

获第一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

(英) 阿·柯南道尔 著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中)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中

(英) 阿·柯南道尔 著



黄 面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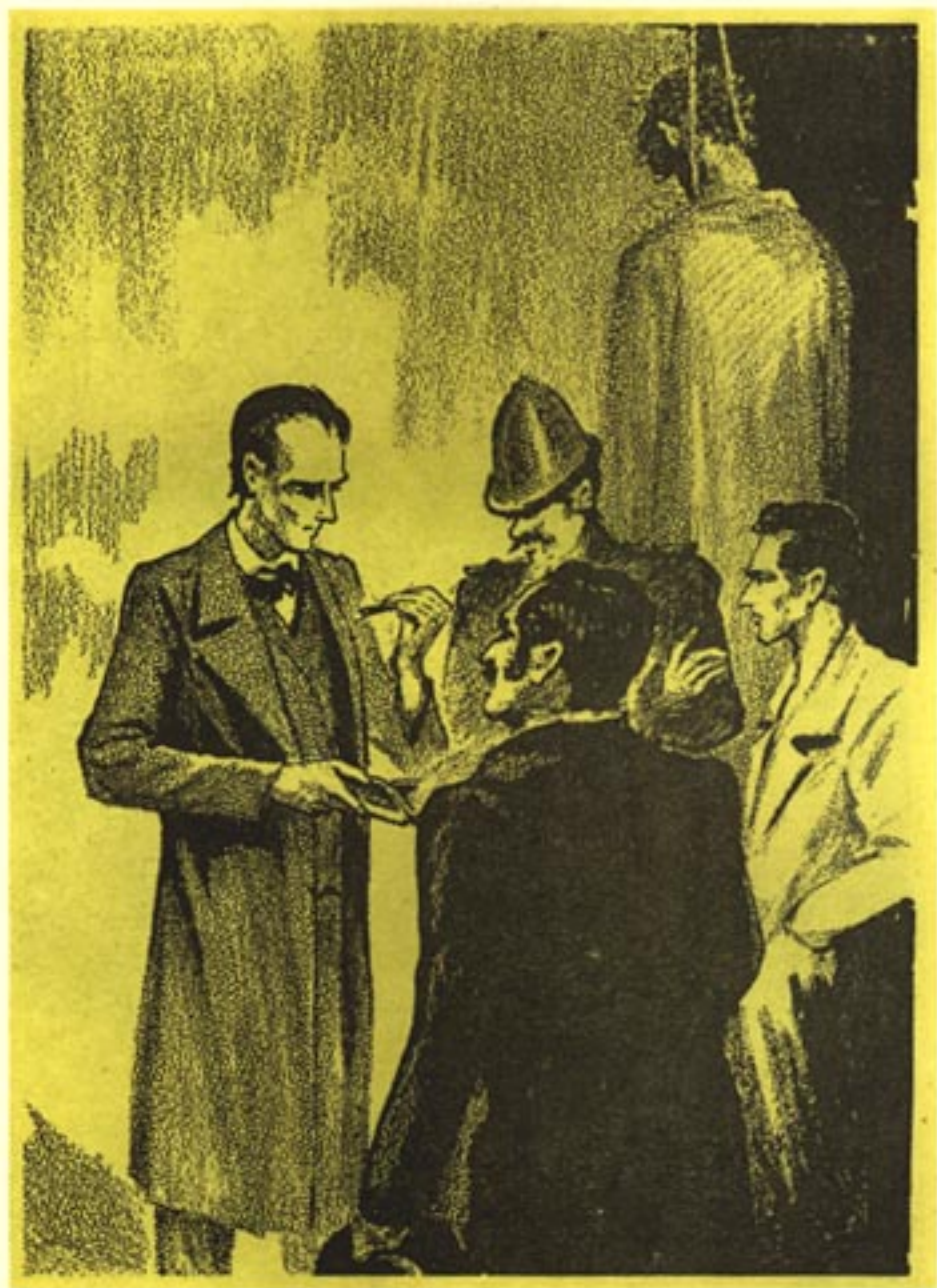
“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



马斯格雷夫礼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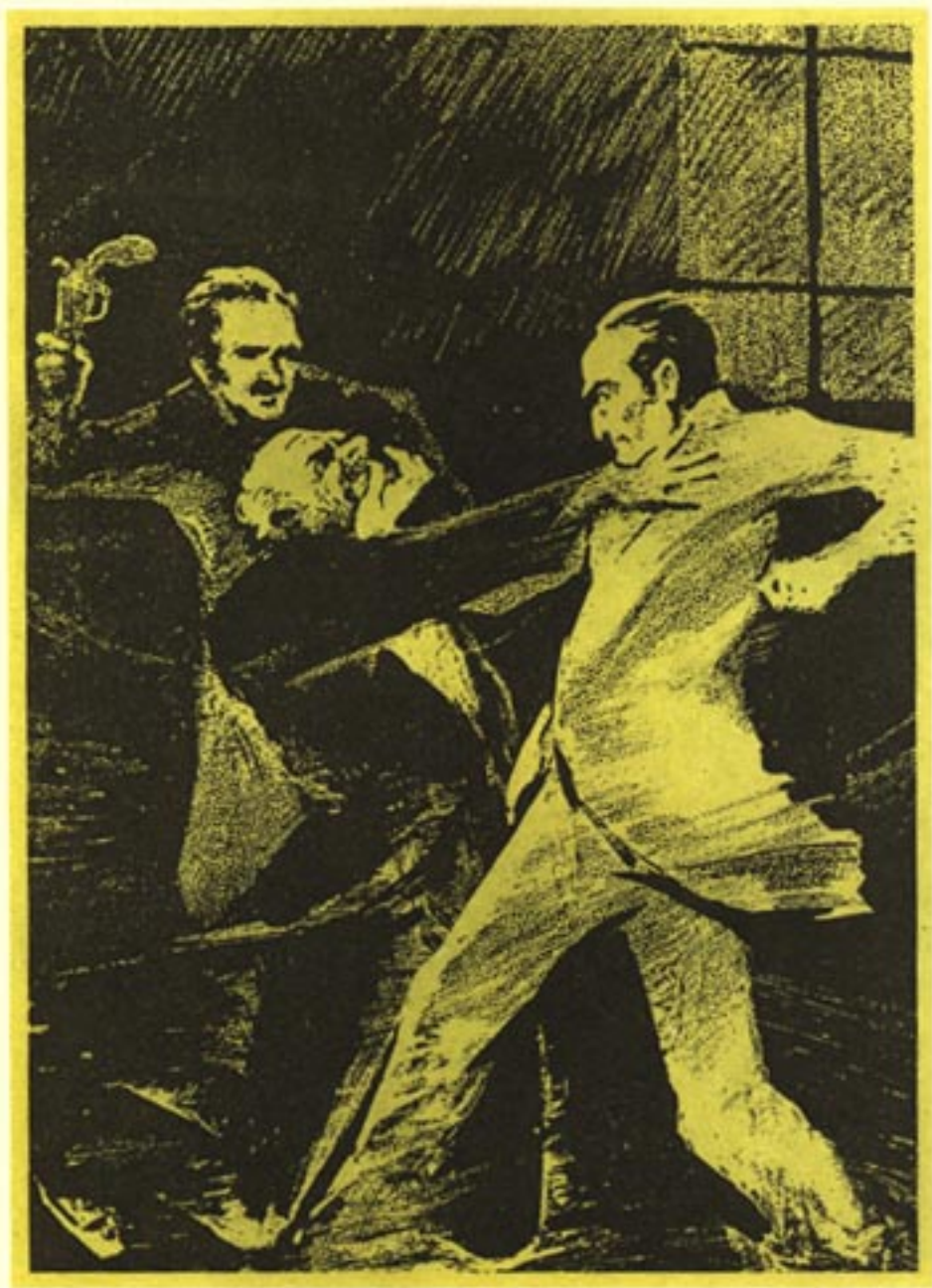
驼 背 人



住院的病人



最 后 一 案



空 屋



诺伍德的建筑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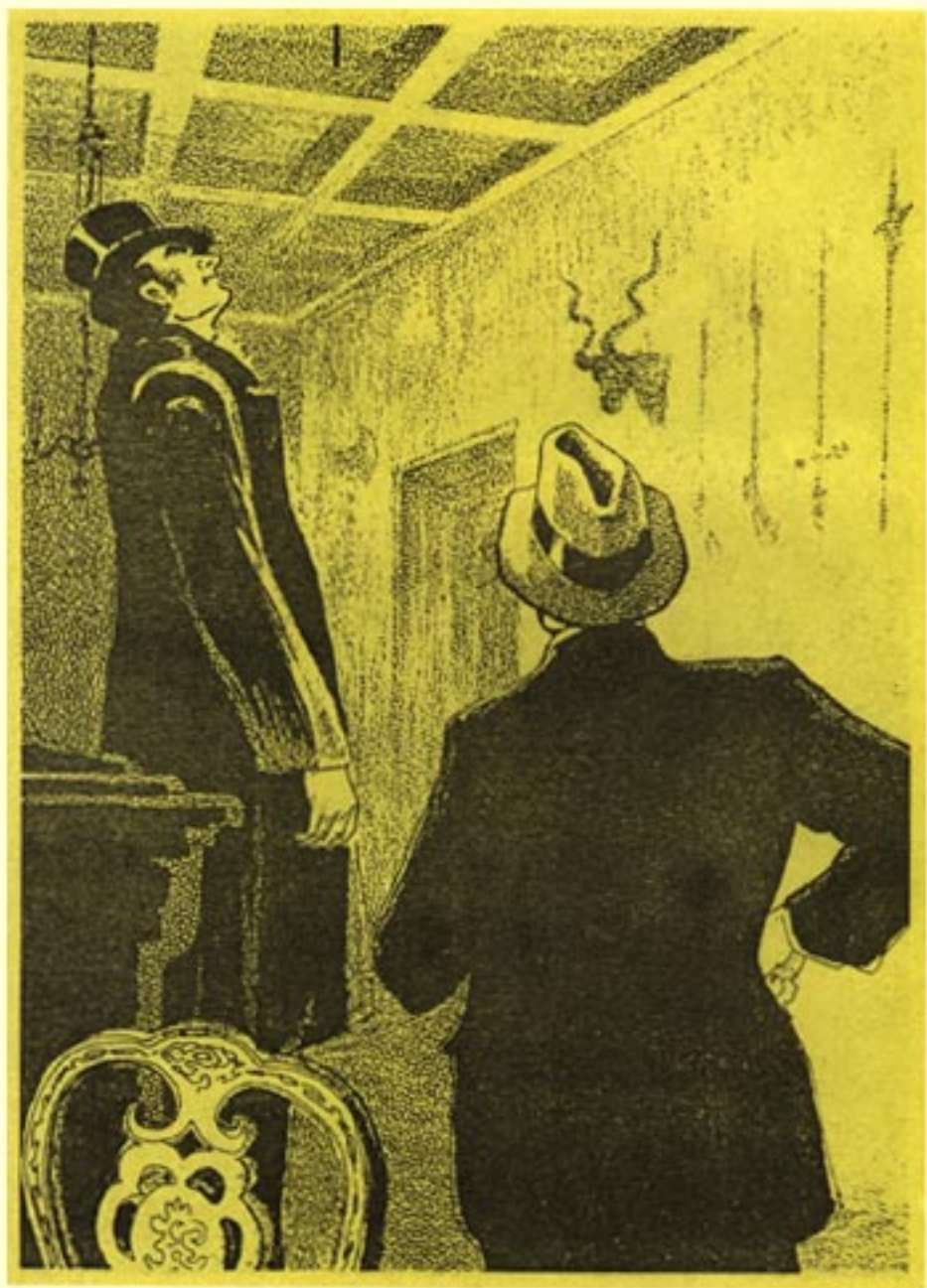
孤身骑车人



米尔沃顿



失踪的中卫



格兰其庄园



巴斯克维尔庄园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目 录

回忆录	李家云 译
银色马	(2)
黄面人	(33)
证券经纪人的书记员	(55)
“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	(77)
马斯格雷夫礼典	(101)
赖盖特之谜	(123)
驼背人	(148)
住院的病人	(170)
希腊译员	(194)
海军协定	(217)
最后一案	(259)
归来记	李广成 欧阳达等译
空屋	(281)
诺伍德的建筑师	(305)
跳舞的人	(333)
孤身骑车人	(363)
修道院公学	(388)
黑彼得	(427)
米尔沃顿	(452)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473)
三个大学生	(497)
金边夹鼻眼镜	(518)

失踪的中卫	(545)
格兰其庄园	(570)
第二块血迹	(597)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倏萤 译
一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629)
二 巴斯克维尔的灾祸	(638)
三 疑案	(650)
四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661)
五 三条断了的线索	(676)
六 巴斯克维尔庄园	(689)
七 梅利琵宅邸的主人斯台普吞	(701)
八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717)
九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	(726)
十 华生医生日记摘录	(746)
十一 岩岗上的人	(758)
十二 沼地的惨剧	(773)
十三 设网	(789)
十四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804)
十五 回顾	(818)

回 忆 录

李家云 译

银 色 马

一天早晨，我们一起用早餐，福尔摩斯说道：

“华生，恐怕我只好去一次了。”

“去一次？！上哪儿？”

“到达特穆尔，去金斯皮兰。”

我听了并不惊奇。老实说，我本来感到奇怪的是，目前在英国各地到处都在谈论着一件离奇古怪的案件，可是福尔摩斯却没有过问。他整日里紧皱双眉，低头沉思，在屋内走来走去，装上一斗又一斗的烈性烟叶，吸个没完，对我提出的问题和议论，完全置之不理。报刊经售人给我们送来当天的各种报纸，他也仅仅稍一过目就扔到一旁。然而，尽管他沉默不语，我完全清楚地知道，福尔摩斯正在仔细考虑着什么。当前，人们面前只有一个问题，迫切需要福尔摩斯的分析推论智能去解决，那就是韦塞克斯杯锦标赛中的名驹奇异的失踪和驯马师的惨死。所以，他突然声称，他打算出发去调查这件戏剧性的奇案，这不出我所料，也正中我下怀。

“要是我不妨碍你的话，我很愿和你一同去。”

“亲爱的华生，你能和我一同去，那我非常高兴。我想你此去决不会白白浪费时间的，因为这件案子有一些特点，看来它可能是极为独特的。我想，我们到帕丁顿刚好能赶上火

车，在路上我再把这件案子的情况详细谈一谈。你最好能把你那个双筒望远镜带上。”

一小时以后，我们已坐在驶往埃克塞特的头等车厢里，一顶带护耳的旅行帽掩住福尔摩斯那张轮廓分明的面孔，他正在匆匆浏览他在帕丁顿车站买到的一堆当天报纸。我们早已过了雷丁站很远，他把最后看的那张报纸塞在座位下面，拿出香烟盒来让我吸烟。

“我们行进得很快，”福尔摩斯望着窗外，看了看表说道，“现在我们每小时的车速是五十三英里半。”

“我没有注意数四分之一英里的路杆，”我说道。

“我也没注意。可是这条铁路线附近电线杆的间隔是六十码，所以计算起来很简单。我想你对于约翰·斯特雷克被害和银色白额马失踪的事，已经知道了吧。”

“我已经看到电讯和新闻报道了。”

“对这件案子，思维推理的艺术，应当用来仔细查明事实细节，而不是去寻找新的证据。这件惨案极不平凡，如此费解，并且与那么多人有切身利益关系，使我们颇费推测、猜想和假设。困难在于，需要把那些确凿的事实——无可争辩的事实与那些理论家、记者虚构粉饰之词区别开来。我们的责任是立足于可靠的根据，得出结论，并确定在当前这件案子里哪一些问题是主要的。星期二晚上，我接到马主人罗斯上校和警长格雷戈里两个人的电报，格雷戈里请我与他合作侦破这件案子。”

“星期二晚上！”我惊呼道，“今天已经是星期四早晨了。为什么你昨天不动身呢？”

“我亲爱的华生，这是我的过错，恐怕我会发生很多错误，而并不象那些只是通过你的回忆录知道我的人所想象的那样。事实是，我并不相信这匹英国名驹会隐藏得这么久，特别是在达特穆尔北部这样人烟稀少的地方。昨天我时时刻刻指望着能听到找到马的消息，而那个拐马的人就是杀害约翰·斯特雷克的凶手。哪知到了今天，我发现除了捉住年轻人菲茨罗伊·辛普森以外，没有任何进展。我感到是该我行动的时候了。不过，我觉得昨天的时间也并没有白白浪费。”

“那么说，你已经作出了分析判断。”

“至少我对这件案子的主要事实有了一些了解。现在我可以对你一一列举出来。我觉得，弄清一件案子的最好办法，就是能把它的情况对另一个人讲清楚。此外，如果我不告诉你们现在掌握什么情况，我就很难指望得到你的帮助。”

我向后仰靠在椅背上，抽了一口雪茄，福尔摩斯俯身向前，用他那瘦长的食指在他左手掌上指点着，向我说明引起我们这次旅行的事件的梗概。

“银色白额马，”福尔摩斯说道，“是索莫密种，和它驰名的祖先一样，始终保持着优秀的记录。它已经是五岁口了，在赛马场上每次都为它那幸运的主人罗斯上校赢得头奖。在这次不幸事件以前，它是韦塞克斯杯锦标赛的冠军，人们在他身上的赌注是三比一。然而它是赛马嗜好者最爱的名驹，而且从未使它的爱好者落空，因此，即使是这样的悬殊的赌注，

赌注三比一是指比赛或打赌时，赢时只拿对方一份，输时则给对方三份。——译者注

也有巨款押在它身上。所以，设法阻止银色白额马去参加下星期二的比赛，显然同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当然，在上校驯马厩所在地金斯皮兰，人们都知道这种事实，所以，对这匹名驹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来保护它。驯马人约翰·斯特雷克原是罗斯上校的赛马骑师，后来因体重增加，才另换他人。斯特雷克在上校家做了五年骑师，七年驯马师，平时的表现是一个热心肠的诚实仆人。斯特雷克手下有三个小马倌。马厩不大，一共只有四匹马。一个小马倌每天晚上都住在马厩里，另外两个就睡在草料棚中。三个小伙子的品行都很好。约翰·斯特雷克已经结婚，住在离马厩二百码远近的一座小别墅里。他没有孩子，有一个女仆，生活还算舒适。那个地方很荒凉，在北边半英里以外，有几座别墅，是塔维斯托克镇的承包商建造的，专供病人疗养以及其他愿来呼吸达特穆尔新鲜空气的人住用。向西二英里以外就是塔维斯托克镇，穿过荒野，大约也有二英里远近，有一个梅普里通马厩，是属于巴克沃特勋爵的，管理人名叫赛拉斯·布朗。荒野其他方向则异常荒凉，只有少数流浪的吉卜赛人散居着。这件祸事发生的星期一晚上，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这天晚上，象平常一样，这些马匹经过训练，刷洗，马厩在九点钟上了锁。两个小马倌到斯特雷克家去，在厨房用过晚饭。第三个小马倌内德·亨特留下看守。九点过几分以后，女仆伊迪丝·巴克斯特把内德的晚饭送到马厩来，这是一盘咖喱羊肉。她没有带饮料，因为马厩里有自来水，按规定，看马房的人在值班时，不能喝别的饮料。因为天很黑，

这条小路又穿过荒野，所以这个女仆带着一盏提灯。

“伊迪丝·巴克斯特走到离马厩不到三十码时，一个人从暗处走出来，叫她站住。在提灯的黄色灯光下，她看到这个人穿戴得象个上流社会的人，身穿一套灰色花呢衣服，头戴一顶呢帽，脚登一双带绑腿的高统靴子，手拿一根沉重的圆头手杖。然而给她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脸色过分苍白，神情紧张不安。她想，这个人的年龄恐怕要在三十岁以上。

“‘你能告诉我这是什么地方吗？’他问道，‘要不是看到你的灯光，我真想在荒野里过夜了。’

“‘你走到金斯皮兰马厩旁边了。’女仆说。

“啊，真的！真好运气！’他叫道，‘我知道每天晚上有一个小马倌独自一人睡在这里。或许这就是你给他送的晚饭吧。我相信你总不会那么骄傲，连一件新衣服的钱也不屑赚吧？’这个人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张叠起来的白纸片，‘务必在今天晚上把这东西送给那个孩子，那你就能得到可以买一件最漂亮的上衣的钱。’

“他这种认真的样子，使伊迪丝大为惊骇，赶忙从他身旁跑过去，奔到窗下，因为她惯于从窗口把饭递过去。窗户已经打开了，亨特坐在小桌旁边。伊迪丝刚刚开口要把发生的事告诉他，这时陌生人又走过来。

“‘晚安，’陌生人从窗外向里探望着说道，‘我有话同你说，’姑娘发誓说，在他说话时，她发现他手里攥着一张小纸片，露出一角来。

“‘你到这里有什么事？’小马倌问道。

“‘这件事可以使你口袋里装些东西，’陌生人说道，‘你

们有两匹马参加韦塞克斯杯锦标赛，一匹是银色白额马，一匹是贝阿德。你把可靠的消息透露给我，你不会吃亏的。听说在五弗隆 距离赛马中，贝阿德可以超过银色白额马一百码，你们自己都把赌注押到贝阿德身上，这是真的吗？’

“‘这么说，‘你是一个该死的赛马探子了！’这个小马倌喊道，‘现在我要让你知道，在金斯皮兰我们是怎样对付这些家伙的。’他跑过去把狗放出来。这个姑娘赶紧奔回家去，不过她一面跑，一面向后望，她看到那个陌生人还俯身向窗内探望。可是，过了一分钟，亨特带着猎狗一同跑出来时，这个人已经走开了，尽管亨特带着狗绕着马厩转了一圈，也没有发现这个人的踪影。”

“等一等，”我问道，“小马倌带着狗跑出去时，没有把门锁上吗？”

“太好了，华生，太好了！”我的伙伴低声说道，“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昨天特意往达特穆尔发了一封电报查问这件事。小马倌在离开以前把门锁上了。我还可以补充一点，这扇窗户小得不能钻进人来。

“亨特等那两个同伙小马倌回来以后，便派人去向驯马师报信，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斯特雷克听到报告以后，虽不知道这里面实在的用意是什么，却非常惊慌。这件事使他心神不安，所以，斯特雷克太太在半夜一点钟醒来时，发现他正在穿衣服。斯特雷克对他妻子的询问回答说，因为他挂念这几匹马，所以一直不能入睡，他打算到马厩去看看它们是

否一切正常。斯特雷克的妻子听到雨点滴滴嗒嗒地打在窗上，央求他留在家里，可是他不顾妻子的请求，披上雨衣就离开了家。

“斯特雷克太太早晨七点钟一觉醒来，发觉她丈夫还没回来，急忙穿好衣服，把女仆叫醒，一同到马厩去了。只见厩门大开，亨特坐在椅子上，身子缩成一团，完全昏迷不省人事，厩内的名驹不知去向，驯马师也毫无踪影。

“她们赶快把睡在草料棚里的两个小马倌叫醒，因为他们两个人睡得非常死，所以晚上什么也没听到。亨特显然受到强烈麻醉剂的影响，所以怎么也叫不醒他，两个小马倌和两个妇女只好任亨特睡在那里不管，都跑出去寻找失踪的驯马师和名驹。他们原以为驯马师出于某种原因把马拉出去进行早训练，可是他们登上房子附近的小山丘向周围的荒野望过去，没有看到失踪的名驹的一点影子，却发现一件东西，使他们预感到发生了不幸事件。

“离马厩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斯特雷克的大衣在金雀花丛中飘露出来。那附近的荒野上有一个凹陷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找到了不幸的驯马师的尸体。他的头颅已被砸得粉碎，分明是遭到什么沉重凶器的猛烈打击。他股上也受了伤，有一道很整齐的长伤痕，显然是被一种非常锐利的凶器割破的。斯特雷克右手握着一把小刀，血块一直凝到刀把上，很明显，他与攻击他的对手搏斗过，他的左手紧握着一条黑红相间的丝领带，女仆认出来，那个到马厩来的陌生人头天晚上就戴着这样的领带。亨特恢复知觉以后，也证明这条领带是那个人的。他确信就是这个陌生人站在窗口的时候，在咖

喱羊肉里下了麻醉药，这样就使马厰失去了看守人。至于那失去的名驹，在不幸的山谷底部泥地上留有充足的证明，说明搏斗时名驹也在场。可是那天早晨它就失踪了，尽管重价悬赏，达特穆尔所有的吉卜赛人都在注意着，却一点消息也没有。最后还有一点，经过化验证明，这个小马倌吃剩下的晚饭里含有大量麻醉剂，而在同一天晚上斯特雷克家里的人也吃同样的菜，却没有任何不良后果。

“全案的基本事实就是这样。我讲时把一切推测都抛掉了，尽可能不加任何虚饰。现在我把警署处理这件事所采取的措施向你讲一讲。

“受命调查该案的警长格雷戈里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官员。要是他的禀赋里多少再有一点儿想象力，那他准会在那门职业中得到高升。他到了出事地点，立刻找到了那个嫌疑犯，并把他逮捕起来。找到那个人并不难，因为他就住在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小别墅里。他的名字，好象叫菲茨罗伊·辛普森。他是一个出身高贵、受过很好教育的人，在赛马场上曾挥霍过大量钱财，现在靠在伦敦体育俱乐部里作马票预售员糊口。检查他的赌注记录本，发现他把总数五千镑的赌注押在银色白额马败北上。被捕以后，辛普森主动说明他到达特穆尔是希望探听有关金斯皮兰名驹的情况，也想了解有关第二名驹德斯巴勒的消息。德斯巴勒是由梅普里通马厰的赛拉斯·布朗照管的。对那天晚上的事，他也不否认，可是却解释说，他并没有恶意，只不过想得到第一手情报而已。在给他看那条领带以后，他脸色立时变得苍白异常，丝毫不能说明他的领带是怎样落到被害人手中的。他的衣服很湿，说明那天夜晚

曾冒雨外出，而他的槟榔木手杖上端镶着铅头，如果用它反复打击，那它就完全可以作武器，使驯马师遭到如此可怕的创伤致死。可是从另一方面看，辛普森身上却没有伤痕，而斯特雷克刀上的血迹说明至少有一个袭击他的凶手身上带有刀伤，概括地说，情况就是这样。华生，如果你能给我一些启发，那我就非常感激你了。”

福尔摩斯以他那种独特的能力把情况讲述得非常清楚，使我听得入了神。尽管我已经知道了大部分情况，我还是看不出这些事情互相之间有什么关系，或这些关系有些什么重要意义。

“会不会是在搏斗时，斯特雷克大脑受了伤，然后自己把自己割伤了呢？”我提出了看法。

“可能性很大，十有八九是如此，”福尔摩斯说道，“这样的话，对被告有利的一个证据就不存在了。”

“还有，”我说道，“我现在还不知道警察的意见是什么。”

“我担心我们的推论正和他们的意见相反，”我的朋友又拉回话题说，“据我所知，警察们认为，菲茨罗伊·辛普森把看守马房的人麻醉倒以后，用他事先设法复制好的钥匙打开马厩大门，把银色白额马牵出来。显然，他是打算把马偷走的。马辮头没有了，所以辛普森必然把这个领带套在马嘴上，然后，就让门那么大敞着，把马牵到荒野上，在半路碰到了驯马师，或者是被驯马师追上，这样自然就引起了争吵，尽管斯特雷克曾用那把小刀自卫，辛普森却没有受到丝毫伤害，而辛普森则用他那沉重的手杖把驯马师头颅打碎。然后，这个偷马贼把马藏在隐蔽的地方，要不就是在他们搏斗时，那

匹马脱缰逃走，现在正漂泊在荒野中。这就是警察们对这件案子的看法。尽管这种说法是不大可靠的，可是所有其它解释则更是不可能的了。不管怎样，只要我到达现场，我会很快把情况查清的，在这以前，我实在看不出我们如何能从当前情况向前跨进一步。”

我们到达小镇塔维斯托克时，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塔维斯托克镇就象盾牌上的浮雕一样，坐落在达特穆尔辽阔原野的中心，车站上已有两位绅士在等候我们，一位身材高大，面容英俊，生着鬃曲的头发和胡须，一双淡蓝色的眼睛炯炯发光。另一个人身材矮小，机警异常，非常干净利落，身穿礼服大衣，脚上是一双有绑腿的高统靴子，修剪整齐的络腮胡子，戴着一只单眼镜，这个人就是著名的体育爱好者罗斯上校。前一个人则是警长格雷戈里，他已经誉满英国侦探界了。

“福尔摩斯先生，你能前来，我真感到高兴，”上校说道，“警长已尽一切力量为我们探查，我愿尽一切力量设法为可怜的斯特雷克报仇，并重新找到我的名驹。”

“有什么新的进展吗？”福尔摩斯问道。

“很抱歉，我们的收获很少，”警长说道，“外面有一辆敞篷马车，你一定愿意在天黑以前去看看现场，我们可以在路上谈一谈。”

一分钟以后，我们已经坐在舒适的四轮马车里，轻捷地穿过德文郡的这个古雅的城市。警长格雷戈里满脑子都是情况，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福尔摩斯偶尔问一问，或插一两句话。我颇感兴趣地注意倾听这两位侦探的对话，罗斯上校则抱臂向后倚靠着，帽子斜拉到双眼上。格雷戈里把他的意

见系统地说了出来，几乎和福尔摩斯在火车上的预言完全一样。

“法网已把菲茨罗伊·辛普森紧紧套住，”格雷戈里说道，“我个人相信他就是凶手；同时，我也认识到证据还不确凿，如有新的进展，很可能推翻这种证据。”

“那么斯特雷克的刀伤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在他倒下去时自己划伤的。”

“在我们来这里的路上，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也是这样推测的。这样的话，情况就对辛普森不利了。”

“那是毫无疑问的了。辛普森既没有刀，又没有伤痕。可是，对他不利的证据却是非常确凿的。他对那匹失踪的名驹非常注意，又有毒害小马倌的嫌疑，他还在那晚暴雨中外出，并且有一根沉重的手仗，他的领带也在被害人手中。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提出诉讼了。”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

“一个聪明的律师完全可以把它驳倒，”福尔摩斯说道，“他为什么要从马厩中把马偷走呢？假如他想杀害它，为什么不在马厩内动手呢？在他身上发现有复制的钥匙吗？是哪家药品商卖给他的烈性麻醉剂？首先，他一个外乡人能把马藏到哪里？况且还是这样一匹名驹？他要女仆转交给看马房少年的那张纸，他自己又是怎么解释的呢？”

“他说那是一张十镑的钞票。他的钱包里确实有一张十镑的纸币。不过你所提的其他疑难问题并不象你所想象的那么难于解决。他在这一地区并不是一个陌生人。每年夏季他要到塔维斯托克镇来住两次。麻醉剂可能是从伦敦带来的。这

把钥匙，既已达到使用目的，也许早已扔掉。那匹名驹可能在荒野中的坑穴里或在一个废旧矿坑里。”

“至于那条领带，他怎么说的呢？”

“他承认那是他的领带，可是却声称已经遗失了。不过有一个新情况足以证明是他把马从马厩中牵出来的。”

福尔摩斯侧耳倾听着。

“我们发现许多足迹，说明有一伙吉卜赛人在星期一夜晚来到距发生凶杀案地点一英里之内的地方。星期二他们就离开了。现在，我们假定，在辛普森和吉卜赛人之间有某些协议，在辛普森被人追赶上时，他不是可以把马交给吉卜赛人吗？现在那匹名驹不是可以仍在那些吉卜赛人手中吗？”

“这当然可能。”

“正在荒原上搜寻这些吉卜赛人。我也把塔维斯托克镇周围十英里以内每一家马厩和小房屋都检查过了。”

“听说，就在附近不是还有一家驯马厩吗？”

“对，这一点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因为他们的马德斯巴勒是打赌中的第二名驹，名驹银色白额马的失踪对他们非常有利。传说驯马师赛拉斯·布朗在这个比赛项目中下了很大赌注，再说，他对可怜的斯特雷克并不友好。不过，我们已经检查了这些马厩，没有发现他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

“辛普森这个人梅普里通马厩的利益没有什么关系吗？”

“完全没有关系。”

福尔摩斯向后靠在车座靠背上，谈话中断了。几分钟以后，我们的马车已停在路旁一座整齐的红砖长檐小别墅前，相

距不远，穿过驯马场，是一幢长长的灰瓦房。四外是平缓起伏的荒原，铺满古铜色枯萎的凤尾草，一直延伸到天边，只有塔维斯托克镇的一些尖塔偶尔把荒原遮断。再向西去，还有一群房屋遮断荒原，那就是梅普里通的一些马厩。除了福尔摩斯以外，我们都跳下车来。福尔摩斯仍仰靠在车座靠背上，双目远望着天空，出神地凝思着。我过去碰了碰他的胳膊，他才猛然跳下车来。

“对不起，”福尔摩斯把身体转向罗斯上校，罗斯上校正惊奇地望着他，福尔摩斯说道，“我正在幻想。”他的双眼发出异样的光彩，尽力抑制着兴奋的心情，我根据以往的经验，知道他已经有了线索，但想不出他是从什么地方找到那线索的。

“也许你愿意立刻就到犯罪现场去吧 福尔摩斯先生，”格雷戈里说道。

“我想我还是先在这里稍停一停，查清一两个细节问题。我看，斯特雷克的尸体已经抬回到这里了吧？”

“是的，就在楼上。明天才能验尸。”

“他在这里服务多年了吧？罗斯上校。”

“对，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出色的仆人。”

“警长，我想你已经检查过死者衣袋里的东西并列了清单吧？”

“我把东西都放在起居室里，你如果愿意看，就去看吧。”

“那太好了。”

我们都走进前厅，围着中间的一张桌子坐下来，警长打开了一个方形锡盒，把一些东西放在我们面前。这里有一盒

火柴，一根两英寸长的蜡烛，一支用欧石南根制成的ADP牌烟斗，一个海豹皮烟袋，里面装着半盎司切得长长的板烟丝，一块带金表链的银怀表，五个一英镑金币，一个铝制铅笔盒，几张纸，一把象牙柄小刀，刀刃非常精致、坚硬，上面刻着伦敦韦斯公司字样。

“这把刀子很奇特，”福尔摩斯说着，把刀拿起打量了一会，“我想，刀上有血迹，这就是死者拿着的那把刀子吧？华生，这样的刀子你一定很熟悉吧。”

“这就是我们医生所说的眼翳刀，”我说道。

“我也这样想。刀刃非常精致，是作非常精密的手术用的。一个人带着这样的小刀在暴雨中外出，又没有把它放到衣袋里，这倒是很奇怪的事。”

“我们在他的尸体旁边找到这把小刀的软木圆鞘，”警长说道，“他的妻子告诉我们这把刀原本放在梳妆台上，他在走出家门时把它带上了，这本来不是一件得手的武器，可是或许在这种时刻这是他能拿到的最好武器了。”

“非常可能。这些纸是怎么回事呢？”

“三张是卖草商的收据。一张是罗斯上校给他的指示信。另一张是妇女服饰商的三十七镑十五先令发票，开票人是邦德街莱苏丽尔太太。发票是开给威廉·德比希尔先生的。斯特雷克太太告诉过我们，德比希尔先生是她丈夫的朋友，往来信件有时就寄到她这里。”

“德比希尔太太倒很阔绰呢，”福尔摩斯看了看发票说道，“二十二畿尼一件衣服可不算便宜。不过，这里没有什么可查看的了，我们现在可以到犯罪现场去了。”

我们走出起居室，一个女人正在过道等着，她走上前来，用手拉了拉警长的衣袖。这个女人面容憔悴，瘦削，显出近日来颇受惊吓。

“你抓到他们了吗？你找到他们了吗？”她气喘吁吁地说道。

“没有，斯特雷克太太。不过福尔摩斯先生已经从伦敦到这里来帮助我们，我们一定尽全力去破案。”

“不久以前我肯定在普利茅斯一座公园里见过你，斯特雷克太太，”福尔摩斯说道。

“不，先生，你弄错了。”

“哎呀！我可以发誓。你那时穿着一件淡灰色镶鸵鸟毛的外套。”

“我从来没有一件这样的衣服，先生，”这个女人答道。

“啊，这就完全清楚了，”福尔摩斯说道，道了一下歉，就随着警长走出来了。走不多远，便穿过荒原来到发现死尸的地点，坑边就是曾经挂着大衣的金雀花丛。

“我听说，那晚并没有风，”福尔摩斯说道。

“没有，但是雨下得很大。”

“既然是这样，那么大衣决不是被风吹到金雀花丛上，而是有人放到这里的。”

“对，是有人挂到金雀花丛上的。”

“这倒很值得注意。我发觉这里有许多足迹。不用说，从星期一夜晚起，有好多人都到过这里。”

“在尸体旁边曾经放了一张草席，我们大家都站在席子上。”

“太好了。”

“这袋子里有斯特雷克穿的一只长统靴，菲茨罗伊·辛普森的一只皮鞋和银色白额马的一块蹄铁。”

“我亲爱的警长，你真高明！”福尔摩斯接过布袋，走到低洼处，把草席拉到中间，然后伸长脖子伏身席上，双手托着下巴，仔细查看面前被践踏的泥土。“哈！这是什么？”福尔摩斯突然喊道。这是一根烧了一半的蜡火柴，这根蜡火柴上面裹着泥，猛然一看，好象是一根小小的木棍。

“不能想象，我怎么会把它忽略了。”警长神情懊恼地说道。

“它埋在泥土里，是不容易发现的，我所以能看到它，是因为我正在有意找它。”

“怎么！你本来就料到可能找到这个吗？”

“我想这不是不可能的。”

福尔摩斯从袋子里拿出长统靴和地上的脚印一一比较，然后爬到坑边，慢慢匍匐前进到羊齿草和金雀花丛间。

“恐怕这里不会有更多的痕迹了，”警长说道，“我在周围一百码之内都仔细检查过了。”

“的确！”福尔摩斯站起来说道，“你既然这样说，我就不必再多此一举了。可是我倒愿意在天黑以前，在荒原上略微走一走，明天对这里的地形就可以熟悉一些，我想，为了讨个吉利，我把这块马蹄铁装在我衣袋里。”

罗斯上校对我的伙伴这样从容不迫、有条不紊的工作方法，感到非常不耐烦，看了看他的表。

“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回去，警长，”罗斯上校说道，“有几

件事，我想听一听你的意见，特别是，我们要不要向公众声明，把我们的那匹马的名字从参加赛马的名单中取消。”

“当然不必了，”福尔摩斯果断地高声说道，“我一定能让它参加比赛。”

上校点了点头。

“听到你的意见，我很高兴，先生，”罗斯上校说道，“请在荒原上走一走之后，到可怜的斯特雷克家找我们，然后我们一起乘车到塔维斯托克镇去。”

罗斯上校和警长已经返回，福尔摩斯和我两个人一起在荒原上慢慢散步。夕阳冉冉隐没到梅普里通马厩后面，我们面前广阔无垠的平原上沐浴着金光，晚霞洒射在羊齿草和黑莓上。可是面对这绚丽景色，福尔摩斯却无意欣赏，完全沉浸在深思之中。

“华生，这样吧，”他终于说道，“我们先把是谁杀害约翰·斯特雷克的问题暂时放下，目前仅限于寻找马的下落。现在，假设在悲剧发生的当时或在悲剧发生后，这匹马脱缰逃跑，它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马是爱合群的。按照它的本性，它不是回到金斯皮兰马厩，就是跑到梅普里通马厩去了。它怎么会在荒原上乱跑呢？假使如此，它一定会被人看到的。吉卜赛人又为什么要拐走它呢？这些人平常一听说出了什么乱子，总是躲得远远的，唯恐被警察纠缠不休。他们是不会认为能卖掉这样一匹名驹的。要是带上它，他们要冒很大风险而且一无所获，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

“那么，马在哪里呢？”

“我已经说过，它不是到金斯皮兰就是到梅普里通去了。

现在不在金斯皮兰，那一定在梅普里通。我们就按这个假想去办，看结果怎么样。警长说过，这一片荒原的土质非常坚硬而且干燥，可是向梅普里通地势则愈来愈低，从这里你可以看到那边是一个长长的低洼地带，在星期一夜晚一定是非常潮湿的。要是我们的假定不错，那么这匹名驹必然会经过那里，我们就可以在那里找到它的蹄印了。”

我们边谈边走，兴致勃勃，几分钟以后，就走到我们所说的洼地了。我按照福尔摩斯的要求，向右边走去，福尔摩斯则走向左方，可是我走了还不到五十步，就听到他叫我，并且看到他向我招手。原来在他面前松软的土地上有一些清晰的马蹄印，而福尔摩斯从袋里取出马蹄铁与地上的蹄印一对照，竟完全吻合。

“你瞧设想该是多么重要，”福尔摩斯说道，“格雷戈里就缺乏这种素质。我们对已发生的事可能是什么有所设想，并按设想的情况去办，结果证明有道理。那我们就进行下去吧。”

我们穿过湿软的低洼地段，走过了四分之一英里的干硬的草地，地形开始下斜，重新发现了马蹄印，后来马蹄印又中断了半英里光景，可是在梅普里通附近，却又发现了马蹄印。福尔摩斯首先发现了它，他站在那里用手指点，脸上现出胜利的喜悦神情。在马蹄印旁边可以明显看出还有一个男人的脚印。

“开始这匹马是独行的。”我大声说道。

“完全如此。开始它是独行的。嘿，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这两种足迹突然朝金斯皮兰方向转去。福尔摩斯吹起口哨，我们两个人追踪前进。福尔摩斯双目紧盯着足迹，可

是我偶然向旁边一看，使我惊奇的是，我看到这同样的足迹又折回原方向。

“华生，你真是好样的，”在我指给福尔摩斯看时，他说道，“你使我们少跑好多路，要不然我们就走回头路了。我们现在还按折回的足迹走吧。”

我们走了没有多远，足迹在通往梅普里通马厩大门的沥青路上中断了。我们刚一靠近马厩，一个马夫从里面跑出来。

“我们这里不准闲人逗留，”那个人说道。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福尔摩斯把拇指和食指插到背心口袋里说道，“要是明天早晨五点钟我来拜访你的主人赛拉斯·布朗先生，是不是太早了？”

“上帝保佑你，先生，如果那时有人来，他会接见的，因为他总是第一个起床。可是他来了，先生，你自己去问他吧。不，先生，不行，如果让他看见我拿你的钱，他就会赶走我，假如你愿意给的话，请等一会。”

福尔摩斯刚要从口袋里拿出一块半克朗的金币，听到这话，随即放回原处，一个面容狰狞可怕的老人从门内大踏步地走了出来，手中挥舞着一支猎鞭。

“这是干什么，道森？！”他叫喊道，“不许闲谈！去干你的事！还有你们，你们究竟来干什么？”

“我们要和你谈十分钟，我的好先生，”福尔摩斯和颜悦色地说道。

“我没有时间和每个游手好闲的人谈话，我们这里不许生

人停留。走开，要不然我就放狗咬你们。”

福尔摩斯俯身向前，在他耳旁低语了几句。他猛然跳起来，面红耳赤。

“扯谎！”他高喊道，“无耻谎言！”

“很好。我们是在这里当众争论好呢，还是到你的客厅里谈一谈好呢？”

“啊，要是你愿意，请吧。”

福尔摩斯微微一笑。

“我不会让你等很久的。华生，”福尔摩斯说道，“现在，布朗先生，我完全听你吩咐。”

过了有二十分钟，福尔摩斯和他重新走出来时，天上的红光已经完全暗下来了。我从来还没见过有谁会象赛拉斯·布朗那样一霎那间就有那么大的转变。他的面色灰白，额上满是汗珠，他的双手颤抖，手中的猎鞭象风中的细树枝一样摆动。他那种专横霸道的神情也一扫而光，畏缩地随在我的伙伴身旁，象一条狗跟着它的主人一样。

“一定照您的指示去办。一定完全照办。”他说道。

“一定不能出错，”福尔摩斯回头看着他说道。他战战兢兢，好象从福尔摩斯的目光中看到了可怕的威力。

“啊，是的，一定不会出错。保证出场。我要不要改变它？”

福尔摩斯想了想，忽然纵声大笑，“不，不用了。”福尔摩斯说道，“我会写信通知你。不许耍花招，嗯，否则……”

“啊，请相信我，请相信我！”

“好，我想可以相信你。嗯，明天一定听我的信。”布朗哆哆嗦嗦地向他伸过手来，福尔摩斯毫不理睬，转身就走，于

是我们便向返回金斯皮兰的方向走去。

“象赛拉斯·布朗这样一会儿气壮如牛、一会儿又胆小如鼠、而且奴气十足的杂种，我倒很少见过呢。”在我们拖着沉重的脚步返回时，福尔摩斯说道。

“那么说，马在他那里了？”

“他原本虚声恫吓，想把事情赖掉。可是我把他那天早晨干的事说得分毫不差，因此他相信我当时是在瞅着他。你当然会注意到那个特殊的方头鞋印，布朗的长统靴正和它一样。还有，这种事当然不是下人们胆敢做的。根据他总是第一个起床的习惯，我对他说，他是怎么发觉有一匹奇怪的马在荒野上徘徊的，又是怎么出去迎它的，当他看到那匹马名不虚传的白额头时，又是如何地喜出望外的，因为只有这匹马才能战败他下赌注的那一匹马，而不意竟然落到了自己的手中。后来我又叙述说，他开始一闪念间是如何打算把马送回金斯皮兰，后来又是如何陡起邪念，想把马一直藏到比赛结束的，因而是怎样把马牵回来，藏在梅普里通的。我把这一切细节都讲给他听，他不得不认输，只想保全自己的生命了。”

“可是马厩不是搜查过了吗？”

“啊，象他这样的老马混子是诡计多端的。”

“既然他为了切身利益可以伤害那匹名驹，可你现在还把马留在他手里，你难道不担心吗？”

“我亲爱的伙计，他会象保护眼珠一样保护它的。因为他知道受宽大的唯一希望就是保证那匹马的安全啊。”

“我觉得罗斯上校无论如何不是一个肯宽恕别人的人。”

“这件事并不取决于罗斯上校。我可以自行其是，根据自

己的选择对掌握的情况多说或少说。这就是非官方侦探的有利条件。华生，我不知道你是否发现，罗斯上校对我有点傲慢。现在我想拿他来稍微开开心。不要告诉他关于马的事。”

“没有你的许可我一定不说。”

“而且这件事与是谁杀害约翰·斯特雷克的问题相比，当然是微不足道的了。”

“你打算追查凶手吗？”

“正相反，我们两个人今天就乘夜车返回伦敦。”

我朋友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们到德文郡才几个小时，而一开始调查研究就干得这么漂亮，现在他竟然要撒手回去，这可使我百思不解了。在我们返回驯马师寓所的途中，不论我怎样追问，他都绝口不谈此事。上校和警长早已在客厅等着我们。

“我和我的朋友打算乘夜车返回城里，”福尔摩斯说道，“已经呼吸过你们达特穆尔的新鲜空气了，可真令人心旷神怡啊。”

警长目瞪口呆，上校轻蔑地撇撇嘴。

“这么说来你是对拿获杀害可怜的斯特雷克的凶手丧失信心了，”上校说道。

福尔摩斯耸了耸双肩。

“这有很大困难，”福尔摩斯说道，“可是我完全相信，你的马可以参加星期二的比赛，请你准备好赛马骑师吧。我可以要一张约翰·斯特雷克的照片吗？”

警长从一个信封中抽出一张照片递给福尔摩斯。

“亲爱的格雷戈里，你把我需要的东西事先都准备齐全

了。请你在这里稍等片刻，我想向女仆问一个问题。”

“我应该承认，对我们这位从伦敦来的顾问我颇为失望，”我的朋友刚一走出去，罗斯上校便直截了当地说道，“我看不出他来这儿以后有什么进展。”

“至少他已向你保证，你的马一定能参加比赛，”我说道。

“是的，他向我保证了，”上校耸了耸双肩说道，“但愿他找到了我那匹马，证明他不是瞎说。”

为了维护我的朋友，我正准备驳斥他，可是福尔摩斯又走进屋来。

“先生们，”福尔摩斯说道，“现在我已经完全准备好到塔维斯托克镇去了。”

在我们上四轮马车时，一个小马倌给我们打开车门。福尔摩斯似乎忽然想起了什么，便俯身向前，拉了拉小马倌的衣袖。

“你们的围场里有一些绵羊，”福尔摩斯问道，“谁照料它们？”

“是我，先生。”

“你发现近来它们有什么毛病吗？”

“啊，先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过有三只跛足了。”

我看出，福尔摩斯极为满意，因为他搓着双手，咧着嘴轻轻地笑了。

“大胆的推测，华生，可推测得非常准，”福尔摩斯捏了一下我的手臂，说道，“格雷戈里，我劝你注意一下羊群中的这种奇异病症。走吧！车夫。”

罗斯上校脸上的表情和以前一样，显出对我朋友的才能

不十分相信的神态，可是我从警长脸上的表情看出，福尔摩斯的话使他非常注意。

“你断定这是很重要的吗？”格雷戈里问道。

“非常重要。”

“你还要我注意其它一些问题吗？”

“在那天夜里，狗的反应是奇怪的。”

“那天晚上，狗没有什么异常反应啊。”

“这正是奇怪的地方。”歇洛克·福尔摩斯提醒道。

四天以后，我和福尔摩斯决定乘车到温切斯特市去看韦塞克斯杯锦标赛。罗斯上校如约在车站旁迎接我们，我们乘坐他那高大的马车到城外跑马场去。罗斯上校面色阴沉，态度非常冷淡。

“直到现在我的马一点消息也没有，”上校说道。

“我想你看到它，总能认得它吧？”福尔摩斯问道。

上校极为恼怒。

“我在赛马场已经二十年了，以前从来还没有听过这样的问题，”他说着，“连小孩子也认得银色白额马的白额头和它那斑驳的右前腿。”

“赌注怎么样？”

“这才是奥妙之处呢。昨天是十五比一，可是差额越来越小了，现在竟跌到三比一。”

“哈！”福尔摩斯说道，“分明是有人知道了什么消息。”

马车驶抵看台的围墙，我看到赛马牌上参加赛马的名单。

韦塞克斯金杯赛

赛马年龄：以四、五岁口为限。赛程：一英里五弗隆。每马交款五十镑。头名除金杯外得奖一千镑。第二名得奖三百镑。第三名得奖二百镑。

一、希恩·牛顿先生的赛马尼格罗。骑师着红帽，棕黄色上衣。

二、沃德洛上校的赛马帕吉利斯特。骑师着桃红帽，黑蓝色上衣。

三、巴克沃特勋爵的赛马德斯巴勒。骑师着黄帽，黄色衣袖。

四、罗斯上校的赛马银色白额马。骑师着黑帽，红色上衣。

五、巴尔莫拉尔公爵的赛马艾里斯。骑师着黄帽，黄黑条纹上衣。

六、辛格利福特勋爵的赛马拉斯波尔。骑师着紫色帽，黑色衣袖。

“我们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的话上了，把准备好的另一匹马也撤出了比赛，”上校说道，“什么，那是什么？名驹银色白额马？”

“银色白额马，五比四！”赛马赌客高声喊道，“银色白额马，五比四！德斯巴勒，五比十五！其余赛马，五比四！”

“所有的赛马都编了号，”我大声说道，“六匹马都出场了。”

“六匹马都出场了？那么说，我的马也出来了，”上校异常焦急不安地喊道，“可是我没看到它，没有我那种颜色的马

过来。”

“刚跑过五匹，那匹一定是你的。”

我正说着，有一匹矫健的栗色马慊悍地从磅马围栏内跑出来，从我们面前缓辔而过，马背上坐着上校那位众所周知的黑帽红衣骑师。

“那不是我的马，”马主人高喊道，“这匹马身上一根白毛也没有。你到底搞了什么鬼，福尔摩斯先生？”

“喂，喂，我们来看它跑得怎样，”我的朋友沉着冷静地说道，他用我的双筒望远镜注意观看了几分钟，“太好了！开始得太好了！”他又突然喊道，“它们过来了，已经拐弯了！”

我们从马车上望过去，赛马一直跑过来，情景异常壮观。六匹马原来紧挨在一起，甚至一条地毯可以把六匹马一齐盖上，可是跑到中途，梅普里通马厩的黄帽骑师就跑到前面。可是，在它们跑过我们面前时，德斯巴勒的力气已经耗尽了，而罗斯上校的名驹却一冲而上，驰过终点，比它的手早到六马身长，巴尔莫拉尔公爵的艾里斯名列第三。

“这样看来，真是我那匹马了，”上校把一只手遮到双眼上望着，气喘吁吁地说道，“我承认，我实在摸不着头脑。你不认为你把秘密保守得时间太久了吗？福尔摩斯先生。”

“当然了，上校，你马上会知道一切情况的。我们现在顺便一起去看看这匹马。它在这里，”福尔摩斯继续说道，这时我们已经走进磅马的围栏，这地方只准许马主人和他们的朋友进去，“你只要用酒精把马面和马腿洗一洗，你就可以看到它就是那匹银色白额马。”

“你真使我大吃一惊！”

“我在盗马者手中找到了它，便擅自作主让它这样来参加马赛了。”

“我亲爱的先生，你做得真神秘。这匹马看来非常健壮、良好。它一生中从来还没有象今天跑得这样好。我当初对你的才能有些怀疑，实在感到万分抱歉。你给我找到了马，替我做了件大好事，如果你能抓到杀害约翰·斯特雷克的凶手，你就更给我帮了大忙了。”

“这件事，我也办到了。”福尔摩斯不慌不忙地说道。

上校和我都吃惊地望着福尔摩斯，上校问道：

“你已经抓到他了？那么，他在哪里？”

“他就在这里。”

“这里！在哪儿？”

“此刻就和我在一起。”

上校气得满脸通红。

“我完全承认我受到了你的好处，福尔摩斯先生，”上校说道，“可是我认为你刚才的话，不是恶作剧就是侮辱人！”

福尔摩斯笑了起来。

“我向你保证，我并没有认为你同罪犯有什么联系，上校，”福尔摩斯说道，“真正的凶手就站在你身后，”他走过去，把手放到这匹良马光滑的马颈上。

“这匹马！”上校和我两个人同时高声喊道。

“是的，这匹马。假如我说明，它是为了自卫杀人，那就可以减轻它的罪过了。而约翰·斯特雷克是一个根本不值得你信任的人。现在铃响了，我想在下一场比赛中，稍稍赢一点。我们再找适当的时机详细谈一谈吧。”

那天晚上我们乘坐普尔门式客车返回伦敦，我们的朋友详细地讲述星期一夜晚达特穆尔驯马厰里发生的那些事，和他的解决方法，使我们听得入了神，我料想，罗斯上校和我本人一样，觉得旅程是太短了。

“我承认，”福尔摩斯说道，“我根据报纸报道所形成的概念，是完全不正确的。可是这里仍然有一些迹象，如果不是被其它细节所掩盖的话，那本来是非常重要的。我到德文郡去时，也深信菲茨罗伊·辛普森就是罪犯。当然，那时我也曾看到并没有确凿的证据。而在我乘坐马车，刚好来到驯马师房前时，我突然想到咖喱羊肉具有重要的意义。你们该记得，在你们都从车上下来时，我那时正在出神，仍旧坐着不动。我是在对我自己的头脑感到惊异，我怎么竟能忽略了这样一条明显的线索。”

“我承认，”上校说道，“甚至现在我也看不出咖喱羊肉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它是我推理锁链中的第一个环节。弄成粉末的麻醉剂决不是没有气味的。这气味虽不难闻，可是能察觉出来。要是把它掺在普通的菜里面，吃的人毫无疑问可以发现出来，可能就不会再吃下去。而咖喱正是可以掩盖这种气味的东西。不可能设想，陌生人菲茨罗伊·辛普森那天晚上会把咖喱带到驯马人家中去用。另一种特别怪诞的设想是，那天晚上他带着弄成粉末的麻醉剂前来，正好碰到可以掩盖这种气味的菜肴，这种巧合当然是难以置信的。因此，辛普森这个嫌疑就排除了。于是，我的注意重点就落到斯特雷克夫妇身上。只有这两个人能选择咖喱羊肉供这天晚上的晚餐用。麻醉剂是

在菜做好以后专门给小马倌加进去的，因为别人也吃了同样的菜但没有坏作用。那么他们两个人中哪一个接近这份菜肴而未被女仆发现呢？

“在解决这个问题以前，我了解到这条狗不出声的重要性，因为一个可靠的推论总会启发出其他的问题来。我从辛普森这个插曲中知道，马厩中有一条狗，然而，尽管有人进来，并且把马牵走，它竟毫不吠叫，没有惊动睡在草料棚里的两个看马房的人。显然，这位午夜来客是这条狗非常熟悉的人物。

“我已经确信，或者说差不多确信，约翰·斯特雷克在深夜来到马厩，把马牵走了。为了什么目的呢？显然，是不怀好意，不然，他为什么要麻醉他自己的小马倌呢？可是，我一下子想不出为什么。以前有过一些案子，驯马师通过代理人把大量的赌注押在自己的马的败北上，然后为了欺骗，故意不让自己的马得胜。有时，在赛马中故意放慢速度而输掉。有时他们用一些更有把握更阴险狡猾的手法。这里用的是什么手法呢？我希望检查死者的衣袋里的东西后再作出结论。

“事实正是如此，你们总不会忘记在死者手中发现的那把奇特的小刀吧，当然没有一个神智正常的人会拿它来当武器使用。正象华生医生告诉我们的那样，这是外科手术室用来做最精密手术的手术刀。那天晚上，这把小刀也是准备用来做精密手术的。罗斯上校，你对赛马是有丰富经验的，你总该知道，在马的后踝骨腱子肉上从皮下划一小道轻轻的伤痕，那是绝对显不出痕迹来的。经过这样处理的马将慢慢出现些轻微的跛足，而这会被人当做是训练过度或是有一点风湿痛，

可是却不会被人发现是一个肮脏的阴谋。”

“恶棍！坏蛋！”上校大声嚷道。

“我们已经清楚约翰·斯特雷克把马牵到荒野去的目的是了。而这样一匹烈马受到刀刺以后，一定高声嘶叫，因而会惊醒在草料棚睡觉的人。所以绝对需要到野外去干这个勾当。”

“我真瞎了眼！”上校高喊道，“怪不得他要用蜡烛和火柴了。”

“是啊，经过检查他的东西以后，我非常幸运地不仅发现了他的犯罪方法，甚至连他的犯罪动机也找到了。上校，你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你当然知道一个人不会把别人的账单装在自己的口袋里。我们一般人都是自己解决自己的账务。所以我立即断定，斯特雷克过着重婚生活，并且另有一所住宅。从那份账单可以看出，这件案子里一定有一个爱挥霍的女人。即使象你这样对仆人慷慨大方的人，也很难料想到他们能花二十畿尼给女人买一件衣服。我曾趁其不备向斯特雷克夫人打听过这件衣服的事，可是她闻所未闻，这使我很满意，说明这件事和她没有关系。我记下了服饰商的地址，本能地感到我带上斯特雷克的照片一定能很容易地解决这位神秘的德比希尔先生的问题。

“从那时起，一切就都清楚了。斯特雷克把马牵到一个坑穴里，在那里他点起蜡烛，使人家看不到。辛普森在逃走时把领带丢了，斯特雷克把它捡起来，或许是打算用来绑马腿。到了坑穴，他走到马后面，点起了蜡烛，可是突然一亮，马受到惊骇，出于动物的特异本能预感到有人要加害于它，便

猛烈地杓起蹶子来，铁蹄子正踢到斯特雷克额头上，而这时斯特雷克为了干他那种细致的工作，不顾下雨，已经把他的外衣脱掉，所以在他倒下去时，小刀就把他自己的大腿划破了。我说得清楚吗？”

“妙啊！”上校喊道，“妙啊！你好象亲眼看到了一样。”

“我承认，我最后的一点推测是非常大胆的。在我看来，斯特雷克是个诡计多端的家伙，他不经过试验是不会轻易在马踝骨髓肉上做这种细致的手术的。他能在什么东西上做实验呢？我看到了绵羊，便提了一个问题，甚至连我自己也感到惊奇，得到的回答竟说明我的推测是正确的。

“我回伦敦后，拜访了那位服饰商，她认出斯特雷克是那个化名德比希尔的阔绰顾客，他有一个打扮得很漂亮的妻子，特别喜好豪华的服饰。我毫不怀疑，就是这个女人使斯特雷克背上了满身的债务，因而走上犯罪的道路。”

“除了一个问题以外。你把一切都说得一清二楚，”上校大声说道，“这匹马在哪里呢？”

“啊，它脱缰逃跑了，你的一位邻居照料了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宽容。我想，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已经到了克拉彭站，过不了十分钟我们就到维多利亚车站了。如果你愿意到我们那里吸吸烟，上校，我很高兴把其它一些细节讲给你听，一定会使你颇感兴趣的。”

黄 面 人

在一些神秘的案件中，我的朋友福尔摩斯的非凡才能使我们对一些离奇的戏剧性故事听得入了神，最后我们自己也投身到这些故事中去了。在我发表根据这些案件所写的短篇小说时，很自然地就把他的成就写得比失败要详细得多。我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顾全福尔摩斯的名声——事实上，每逢濒于绝境时，他的精力和多才多能实在令人钦佩不迭——而是因为凡是福尔摩斯遭到失败之处，别人也不会成功，而故事也就永远没有结局了。然而，往往发生一种情况，甚至当他出现了错误，最后还是被他查出了真情。我曾注意到五六种这类情况的案子，其中有两件案子最明显而引人入胜，一件是马斯格雷夫礼典案，一件就是我现在准备讲述的故事。

福尔摩斯是一个很少为锻炼身体而进行体育活动的人。一般来说，善于运用自己体力的人并不很多。而毫无疑问，在与他同体重的人中，福尔摩斯是我见过的最优秀的拳击家，不过，他把盲目锻炼身体看作是浪费精力，所以除了与他职业有关的项目以外，他对其余活动一向很少问津。可是他精力非常充沛，不知疲倦。显然，他这样的养身之道，确实是很奇怪的。他的饮食总是很简单的，起居也极其简朴，近于节衣缩食。除了偶尔注射些可卡因以外，福尔摩斯没有其他恶

习。每当没有案件可查，而报纸新闻又枯燥无味时，他便求助于麻醉剂，以解除生活的单调。

早春的一天，福尔摩斯清闲起来，居然有时间陪我到公园去散步。此时榆树已生出嫩绿的幼芽，栗树梢头开始冒出五瓣形新叶。我们在一起不言不语地漫步了两个小时，这对两个互知肺腑的人是很适合的。我们回到贝克街时，已经近五点了。

“请原谅，先生，”我们的小仆人一边开门一边说道，“有一位绅士来找过您，先生。”

福尔摩斯抱怨地望了我一眼。

“这都怪午后散步！”福尔摩斯说道，“那么，这位绅士已经走了吗？”

“是的，先生。”

“你没有请他进来吗？”

“请了，先生，他进来过。”

“他等了多久？”

“他等了半小时，先生。他非常焦躁不安，先生，他一直在屋中踱来踱去，跺着脚。我在门外等候，先生，可是我能听到他的动静。最后他走到过道里大声叫喊说：‘是不是他不打算回来了？’他的原话就是这样，先生。我说：‘请再稍等一等。’他又说：‘那么我到外面去等好了，我在这里快闷死了，过一会我就回来。’说完他就走了，我说什么也留不住他。”

“好了，好了，你做得很对，”我们走进屋中，福尔摩斯说道，“真叫人生气，华生。我正需要一件案子。从这个人急不可耐的样子来看，似乎是一件重要案子呢。喂！这桌上的

烟斗不是你的，一定是这个人丢下的。这是一只很好的欧石南根烟斗，斗柄很长，是用烟草商叫做琥珀的那种材料做成的。我不知道伦敦城里究竟有几支真正的琥珀烟嘴，有人认为里面包着苍蝇的那种才是真正的琥珀。喂，他竟把显然很珍贵的烟斗遗忘了，说明他一定是非常心烦意乱了。”

“你怎么知道他珍爱这只烟斗呢？”我问道。

“啊，据我看来，这烟斗的原价不过七先令六便士，可是，你看，已经修补过两次，一次在木柄上，另一次是在琥珀嘴上。你可以看到，每次修补都用的是银箍，比烟斗的原价要高得多。这个人宁愿去修理烟斗，也不愿花同样的钱去买一只新的，说明他一定很珍爱这只烟斗了。”

“还有别的吗？”我问道，因为福尔摩斯正把烟斗翻过来掉过去，以独特的沉思神情凝视着它。

福尔摩斯把烟斗拿起来，用他那细长的食指弹了弹，好象一个教授在讲授动物骨骼课似的。

“烟斗有时是非常重要的，”福尔摩斯说道，“除了表和鞋带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比烟斗更能表示一个人的个性了。可是这只烟斗的迹象既不明显，也不重要。烟斗的主人显然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惯用左手，一口好牙齿，粗心大意，经济富裕。”

我的朋友丝毫不假思索地信口说出了这些话，我看到他斜视着我，看我是否明白他的推理。

“你认为他用一只七先令的烟斗吸烟，那就是一个有钱的人吗？”我问道。

“这是格罗夫纳板烟，八便士一英两，”福尔摩斯说着，把

烟斗在手心中磕出一点烟丝来，“用这一半的价钱，他就可以抽上等烟了，可见他是经济富裕的了。”

“那么，别的几点呢？”

“他有在油灯和煤气喷灯上点烟斗的习惯。你可以看出这烟斗的一边已经烧焦了。当然用火柴就不会弄成这样了。用火柴点烟怎么会烧焦烟斗边呢？但你在油灯上把烟点着，就不能不烧焦烟斗。而烧焦的只是烟斗的右侧，由此，我推测他是一个使用左手的人。现在你把你的烟斗在灯上点燃，你就可以看到，因为你惯用右手，自然是左边侧向火焰了。有时你也许不这么点烟，但这毕竟不是经常的。所以只能认为他惯用左手。琥珀嘴已被咬穿，说明他身强力壮，牙齿整齐。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我听到他已走上楼来，那么，我们可以研究一些比这烟斗更有趣的问题了。”

过了一会儿，我们的屋门开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走进来。他身穿一套讲究而素净的深灰色衣服，手中拿着一顶褐色宽檐呢帽。我猜他的年龄在三十岁上下，可是实际上他还要大几岁。

“请原谅，”他有些窘迫不安地说道，“我想我应当先敲一敲门。是的，我当然应该先敲门。可是事实上我有点心烦意乱，请原谅我的冒失。”他把手放在额上，仿佛头昏眼花似的，一扭身倒在椅子上。

“我可以看出你已经一两夜没有睡觉了。”福尔摩斯和蔼可亲地说道，“这确实比工作还要伤神，甚至比玩乐还要伤神。请问我可以帮你什么忙呢？”

“我要请你指教，先生。我不知道怎样办才好，我的整个

生活似乎已经垮了。”

“你是不是想请我做一個咨询偵探？”

“不单是这样。你是一个见识广博的人，一个饱经世故的人，我需要你赐教。我需要知道下一步我该怎么办。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他说得支离破碎，呼吸急促，声调颤抖，我觉得他好象连说话本身都非常痛苦，始终竭力用意志抑制着自己的感情。

“这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他说道，“哪一个人也不愿意对外人说自己的家务事。尤其是和两个完全陌生的人来商议自己妻子的行为，更是令人难堪。这样做简直太可怕了。可是，我已经到了智穷力尽的地步，不能不向别人求教了。”

“我亲爱的格兰特·芒罗先生……”福尔摩斯开口说道。

我们的来客从椅子上跳起身来。

“怎么？”他大声说道，“你知道我的姓名？”

“假如你想隐瞒自己的姓名身份，”福尔摩斯笑容满面地说道，“我劝你以后不要再把名字写在帽里儿上，或者你拜访别人时，不要把帽里儿冲向人家。我正想告诉你，我和我的朋友在这间屋子里已经听到过许许多多稀奇古怪、神秘莫测的事情，而且我们有幸能够使不少惶惑不安的人得到安宁。我相信我们也能为你做到这一点。因为时间是很重要的，请你不要耽误时间，赶快把事情的原委告诉我吧。”

我们的来客又把手放到额上，仿佛感到非常痛苦。我从他的姿态神情上看出来，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不易冲动的人，天性有些骄傲，宁愿掩盖自己的创痛，也不愿暴露出来。后来，他忽然用握紧的拳头作了个坚定的手势，似乎不再保守

秘密，开始说道：

“事情是这样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是一个已经结了婚的人，婚后已三年了。在这三年中，我和我的妻子象任何一对夫妻一样，恩爱异常，生活美满。我们的思想、言论和行动没有丝毫分歧。可是现在，从上星期一开始，我们中间突然产生了障碍。我发现，在她的生活上和思想上，有一些东西我竟然一无所知，犹如她是个陌路相逢的女人一般。我们疏远了。我要知道这是为什么？”

“不过，有一件事我要先让你知道，然后我再继续讲下去，福尔摩斯先生。艾菲是爱我的。不要在这方面产生什么误会。她一心一意地爱着我，现在更加爱我了。这一点我知道，也感觉得出来，这是毋庸置疑的。一个男人很容易察觉女人在爱他。不过我们夫妻之间，有这个秘密存在，在这个秘密弄清楚以前，我们不能一切照旧了。”

“芒罗先生，请你把事实告诉我，”福尔摩斯有点不耐烦地说道。

“我先把我所知道的艾菲的历史告诉你。我初次见到她时，虽然她很年轻，仅仅二十五岁，却已是未亡人了。那时她叫赫伯龙夫人。她小时就到美国去了，住在亚特兰大城，在那里嫁给了那个赫伯龙，他是个律师，顾客很多。他们有一个孩子，可是那地方流行了黄热病，她的丈夫和孩子得黄热病双双死去，我看到了赫伯龙的死亡证。这使她对美国产生了恶感，便回国和她未出嫁的姑母一起住在米德尔塞克斯的平纳尔。我还要说明，她的丈夫给她留下相当多的遗产，大约有四千五百镑。她丈夫在世时对这笔资产投资得利，平均

年利七厘。我遇见她时，她到平纳尔才六个月，我们互相倾心，几星期后就结婚了。

“我自己是个蛇麻商人，每年有七八百镑的收入。我们在诺伯里租了一座小别墅，每年租金八十镑，生活非常舒适。我们这小地方离城虽然很近，却有乡村风味。离我们不远，有一家小旅馆和两所房屋，我们门前田地的那一边有一所单独的小别墅。除此以外，只有到车站去的半路上才有房子。我的职业使我在一定的季节才进城去办事，可是在夏季我就不用在进城了。于是我和我的妻子在自己的乡下住宅纵情欢乐。我可以告诉你，在这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之前，我们夫妇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

“还有一件事，我应当先告诉你，然后再讲下去。我们结婚时，妻子把全部财产都转让到我名下了。这原不是我的本意，因为我觉得我的事业如果失败，那就很难周转了。可是，她一定要这样做，我只好照办了。啊，大约六个星期以前，她来找我。

“‘杰克，’她说道，‘当你接受我那笔钱的时候，你说过，我什么时候要用就可以向你。’”

“‘不错，’我说道，‘那本来都是你自己的钱嘛。’”

“‘好，’她说道，‘我要一百镑。’”

“我听到这话，感到有些惊愕，因为我以为她不过是要买一件新衣服或其他这一类的东西。

“‘到底怎么回事？’我问道。

“‘噢，’她开玩笑地说道，‘你说过你只不过做我的银行保管，你知道，银行保管是从来不向人家乱发问的。’”

“ ‘如果你真需要这些钱，当然可以拿到它。’ 我说道。

“ ‘啊，是的，我当真需要它。’

“ ‘你不能告诉我你用这笔钱作什么吗？’

“ ‘杰克，过几天可以告诉你，不过现在不行。’

“于是我只好这样办了。不过如果说我们夫妇间有什么秘密的话，这就是破题儿第一遭。我给了她一张支票，事后也没再想这件事。这件事也许和后来发生的事没有什么关系，但我想我还是都说出来好。

“好，我刚才告诉你们，离我们住处不远，有一所小别墅。在我们住所和小别墅之间有一块田野，可是你要到小别墅去，就得沿大道走到对过，然后再绕到一条小路上去。就在小别墅那边，有一片繁茂的苏格兰枞树，我平常很喜欢在那里散步。因为，在树林中散步总是令人心旷神怡的。八个月来，这所小别墅一直无人居住，但这太可惜了。因为那是一座很漂亮的两层楼，有一道古式的游廊，周围到处是金银花。我经常在那里逗留，并且经常想，如果住在这里该是多么惬意啊。

“咳，上星期一傍晚，我走在这条路上，遇到一辆空篷车转到小路上，同时看到游廊旁草地上有一堆地毯和一些别的东西。很明显，这所小别墅终于租出去了。我走过去，象一个游手好闲的人那样停下来打量一番，想知道住得离我们这么近的究竟是什么人。可是我正在打量，突然意识到上面一扇窗户里有一张面孔也正在看着我。

“福尔摩斯先生，我当时不知道这张面孔的样子，可是，我背上似乎冒出了冷汗。我站得稍微远了一点，所以看不清面貌如何。不过这张面孔有点不自然而且不象人脸。这就是

我那时的印象。我便急忙走向前去，以便把窥视我的那个人看得更清楚些。但我走近以后，那张面孔突然不见了，仿佛突然被拉到室内的暗处。我站了足有五分钟，仔细考虑这件事，打算把我得到的印象分析一下。我很难说明这究竟是一张男人的面孔，还是女人的，它离我太远了。可是这张面孔的颜色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很深的。它就象青灰色的白垩土一样，而且有点僵硬呆板，不自然得吓人。我心里很不安，便决心再去看看这所小别墅的新住户。我走近门前敲了敲门，立即有一个身材高大、体态削瘦的女人把门打开，这女人面容丑陋，令人生畏。

“‘你要干什么？’她操着北方口音问道。

“‘我是你对面的邻居，’我把头朝我的住处点了点，说道，我看你们刚刚搬进来，因此我想是不是能帮助你们做些什么……’

“‘喂，我们需要你时，自然会请你的，’她说，竟然把门关上。我吃了这样粗暴的闭门羹，非常恼怒，转身便回家了。整个晚上，尽管我竭力去想别的事情，但我脑中始终萦绕着窗口的那个怪人和那女人的粗鲁形象。我决意不向妻子说这件事，因为她是一个胆怯而又容易激动的女人，我不愿意让她分担我所遭遇到的不快。然而，在我临睡以前，我告诉她那所小别墅现在已经住上人了，她没有回答。

“我通常睡得很死。家里人经常嘲笑我说夜里没有什么能把我吵醒。可是在这天晚上，由于这件事情的小小刺激或是其他原因，我不知道，但我却睡得不象平常那么死。我在似睡非睡中模模糊糊地觉得室内有什么在走动，逐渐意识到我

妻子已经穿好衣服，并且披上了斗篷，戴上了帽子。我喃喃地说了几句惊异的话，对她这种不适时的举动提出了异议。当我半睁半闭的双眼突然落到我妻子被烛光映照的脸上，竟使我惊异得说不出话来。她的表情是以前我从未见过的，也决不会是假装的。她脸色死白，呼吸急促，在她扣紧斗篷时，偷偷地瞧着床上，看是否惊醒了我。后来，以为我还在睡梦中，她便悄悄地从屋中溜出去，过了一会，我听到一阵尖锐的吱吱嘎嘎声，这分明是大门合叶发出的响声。我从床上坐起来，用手关节敲床栏，看看我是不是真的醒着。然后我从枕下拿出表来，已经是凌晨三点钟了。而凌晨三点钟我妻子到外面去，她究竟要干什么呢？

“我坐了有二十分钟，脑中翻腾着这件事，设法寻找一些可能的解释。我越想越觉得离奇古怪，莫名其妙。我正在苦苦思索这件事时，听到门又轻轻关上了，我妻子走上楼来。

“‘你半夜三更到哪里去了，艾菲？’她一进来，我便问道。

“听我一说，她立即大惊失色，猛然尖叫了一声。这一惊一叫比其他的事更使我烦恼，因为这里面具有难以形容的内疚之意。我妻子向来是一个真诚而性情直爽的女人，看到她悄悄溜进自己的屋内，而当丈夫问话时竟然惊呼出声，畏缩不安，这真使我异常寒心。

“‘你醒了，杰克！’她勉强笑了笑，大声说道，‘怎么，我还以为没有什么能把你吵醒呢。’

“‘你到哪里去了？’我更加严厉地问道。

“‘无怪乎你要觉得惊奇了，’她说道。我看到她在解斗

篷上的钮扣时，手指不住颤抖，‘呃，以前我从未做过这样的事。事实是这样的：我觉得好象有些气闷，特别想透一透新鲜空气。假如我不出去，我真以为我要晕倒了。我在门外站了几分钟，现在已经完全恢复过来了。’

“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始终不敢向我这边看一眼，她的声音也完全不象平常的语调。这就说明她说的都是假话。我没有回答，把脸转向墙壁，非常伤心，心中充满了千百种恶意的猜测和怀疑。我妻子对我隐瞒什么呢？她这次奇怪的外出，究竟到哪里去了？我感到，在我查明这件事的底细以前，我是不会安宁的。可是，在她向我说过一次假话以后，我不愿再问她什么了。这一夜我一直辗转反侧，忐忑不安，猜来猜去，越想越糊涂。

“第二天我本应到城里去，但我心中异常烦恼，也顾不得照顾生意了。我妻子似乎也和我一样心神不安，她始终注意着我的脸色，我从她那疑虑的目光看去，她已经知道我不相信她讲的话，现在也是六神无主不知如何是好。早餐时我们一句话也没有交谈，然后我立即出去散步，以便能在清晨新鲜空气中思考这件事。

“我一直走到克里斯特尔宫，在那里度过了一个小时，回到诺伯里时已经一点钟了。我正巧路过那所小别墅，便停下脚步望望那些窗户，看看是否能见到昨天看我的那张面孔。福尔摩斯先生，你想象我是多么惊奇，原来我正站在那里时，小别墅的门突然打开了，我妻子走了出来。

“我一见到她，竟惊呆得说不出话来，可是当我们目光相遇时，我妻子显得比我更加激动。一霎时，她似乎想再退回

到那所别墅中去。后来，看到再隐藏也没有什么用了，便走上前来，面色异常苍白，目光惊惧，与她嘴唇上强露出的微笑，显然是毫不相称的。

“‘啊，杰克，’她说道，‘我刚才来看看是不是能给新邻居帮点忙。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杰克，你不会和我生气吧？’

“‘那么，’我说道，‘这就是你昨夜来过的地方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喊道。

“‘我完全可以肯定，你昨夜到这里来了。这都是些什么人？你竟然在深更半夜来看他们？’

“‘以前我没到这里来过。’

“‘你怎能竟然对我说起假话来？’我大声喊道，‘你说话时声音都变了。我什么时候有事瞒过你？我要进去，把这件事弄个一清二楚。’

“‘不，不，杰克，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进去。’她激动得控制不住自己，气喘吁吁地说道。等我走到门口时，她一把扯住我的袖子，一股蛮劲把我拉回去。

“‘我恳求你不要这样做，杰克，’她高声喊道，‘我保证过几天把一切全都告诉你，如果你进到别墅里去，除了自找苦吃以外，没有别的好处。’后来，我从她手中挣脱开，她紧紧把我缠住，疯狂地哀求着。

“‘请你相信我，杰克！’她叫喊道，‘就相信我这一次。你决不会因此而感到后悔的。你知道，要不是为了你好，我决不会对你隐瞒什么的。这关系到我们的整个生活。如果你和我一起回家，一切都会很好的，如果你硬要进别墅去，那么我们之间的一切就全完了。’

“她的态度如此诚恳，又如此绝望，她的话劝阻了我，使我犹豫不决地站在门前。

“‘要让我相信你，必须有一个条件，而且只有一个条件，’我终于说道，‘那就是从现在起必须停止这种秘密活动。你有权保留你的秘密，但你必须答应我夜里不再出来，不再做什么事情不让我知道。如果你答应我，将来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我就忘掉过去的一切。’

“‘我知道你会相信我的，’她非常宽慰地松了口气，高声喊道，‘完全可以照你的愿望办。走吧，啊，离开这儿回家去吧。’

“她仍然拉着我的衣袖，把我从小别墅引开。我走时向后看了看，看到上面窗上，有一张铅灰色的面孔正向我们张望。我妻子和这个怪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头天我看到的那个粗野而又丑陋的女人和她又有什么瓜葛呢？这是一个奇怪的谜。我知道，在我解开这个疑团之前，我的心情是永远不会平静的。

“在这以后，我在家呆了两天，我妻子很忠实守约，因为，就我所知，她从未出门一步。然而，第三天，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她那么严肃许诺的话，竟不能使她摆脱那股神秘的吸引力，从而使她背弃她的丈夫和她的责任。

“那一天我到城里去了，可是我没有象往常那样乘三点三十六分的火车回来，而是乘两点四十的火车返回的。我一进门，女仆就面带惊慌地跑进厅房。

“‘太太在哪里？’我问道。

“‘我想她出去散步了，’她答道。

“我心里霎时充满了疑云，我跑到楼上看她是否确实不在屋中。这时我偶然向窗外一望，看到刚才和我说话的女仆穿过田野，正向那小别墅方向跑去。那时我当然非常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了。我妻子又到那里去了，并曾吩咐女仆，我如果回来，就去叫她。我气得发抖，跑下楼来，奔出去，决心一劳永逸地把这件事查到底。我看到我妻子和女仆沿小路赶回来，可是我没有站下来和她们说话。这所小别墅里有一种秘密，使黑暗笼罩了我的生活，我发誓，无论如何，不能再让它继续下去。我走到房前，甚至连门都没敲，转动门钮，就冲进过道里。

“楼下是一片寂静。厨房里炉灶上水壶滋滋作响。一只大黑猫盘卧在一只篮中。但没有以前我看到的那个女人的踪影。我跑进另一间屋子，可是也同样空无一人。后来我跑上楼去，另两间屋子也是空的。原来整个别墅竟空空如也。室中的家具和图画都极为平常而粗俗，只有我从窗户看到奇异面孔的那间寝室舒适而讲究。当我看到壁炉台上悬挂着一张我妻子的全身照片时，我的全部疑团燃烧起强烈而痛苦的火焰，那张照片还是三个月前我要她拍摄的。

“我在室内停留了一会，确知完全无人以后，才走出来，心中感到以前从未有过的沉重。我进屋时，我妻子来到前厅，可是我极为痛心，异常恼怒，不愿和她说话，从她身旁冲进我的书房中去。可是她在我把门关上以前，却随我身后走了进来。

“‘我很抱歉，竟破坏了我的诺言，杰克，’她说道，‘可是你如果知道这里面的一切真情，我相信你是一定能原谅我

的。’

“‘那么就把这一切告诉我吧。’我说道。

“‘我不能，杰克，我不能，’她高声喊道。

“‘如果你不告诉我住在那所别墅里的是谁，你送给像片的那个人是什么人，我们就不能互相信任了。’我说道，从她身旁走开，离开了家。这是昨天的事，福尔摩斯先生，从那时起我就没有见过她。对于这件奇怪的多，我只知道这些。这是我们中间头一次出现不和。这使我十分震惊，不知如何解决是好。今天早晨我突然想到你可以指教我，所以急忙赶到你这里来，一切拜托给你。假如这里面有哪一点我没有说清楚，请你问我好了。不过，首先请你赶快告诉我该怎么办，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痛苦。”

福尔摩斯和我聚精会神地静听这件离奇的故事。这个人异常激动，讲得断断续续。我的伙伴，一只手托着下巴，静静地坐在那里，陷入沉思。

“请告诉我，”他终于说道，“你能保证你在窗户上看到的面孔是一张男人的面孔吗？”

“我每次看到这张面孔，距离都比较远，所以不能肯定。”

“但你显然对这张面孔的印象是很不好的。”

“它似乎颜色很不自然，而且面貌呆板得奇怪。但我走近时，就猛然不见了。”

“你妻子向你要一百镑，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大约有两个月了。”

“你看到过她前夫的照片吗？”

“没有，在他死后不久，亚特兰大着了大火，她的所有文

件都烧掉了。”

“可是她有一张死亡证，你说你看到过是吗？”

“是啊，在这场火灾以后，她拿到了一份副本。”

“你可曾遇到过在美国认识她的人吗？”

“没有。”

“或者接到过那里的来信吗？”

“没有。”

“谢谢你。现在我要把这件事情稍微想一想。如果这所别墅现在仍然空着，我们就有些难办了。不过，我想很可能，昨天在你进去以前，里面的住户得到警告，所以事先躲开了，现在可能又回屋了。我们不难把它查清楚。我劝你返回诺伯里，再观察一下那所别墅的窗户。如果肯定里面有人居住，你不必硬闯进去，只要拍一个电报给我和我的朋友就可以了。我们收到电报，一小时就赶到你那里，很快就可以查个水落石出。”

“假如那别墅现在还空着怎么办呢？”

“这样的话，我明天去，然后再和你商量。再见。不过，重要的是，在没有弄清原委之前，你不要再烦恼了。”

“我担心这事情不妙，华生，”我的朋友把格兰特·芒罗先生送到门口以后，回来时说道：“你认为怎么样？”

“这件事很难办，”我回答道。

“对了，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里面必定有诈啊。”

“那么诈人的是谁呢？”

“啊，那一定是住在那唯一舒适的房间里、并把她的照片挂在壁炉墙上的那个人。华生，真的，窗户里那张呆板面孔

真是很值得注意呢，我无论如何也不放过这件案子。”

“你已经有了推论吗？”

“是啊，这仅是暂时的推论。可是如果这推论证明是不正确的，那就不免使我吃惊了。我认为这女人的前夫就住在小别墅里。”

“你为什么这样想呢？”

“不然，她那样惊惶不安、坚决不让现在的丈夫进去的举动又怎样解释呢？照我想来，事实大致是这样：这个女人在美国结了婚，她前夫沾染了什么不良的恶习，或者说，染上了什么令人讨厌的疾病，别人不愿接触了或者能力降低了。她终于抛弃了他，回到英国。更名改姓，想开始一个新的生活。她把一张别人的死亡证给丈夫看过。现在结婚已经三年，她深信自己的处境非常安全。可是她的踪迹突然被她的前夫发现，或者可以设想，被某个与这位病人有瓜葛的荡妇发现了。他们便写信给这个妻子，威胁说要来揭露她。她便要了一百镑设法去摆脱他们。他们却仍然来了。当丈夫向妻子提到别墅有了新住户时，她知道这就是追踪她的人。她便等丈夫熟睡以后，跑出去设法说服他们让她安静。这一次没有成功，第二天早晨她又去了，可是正象她丈夫告诉我们的那样，她出来时正好碰上了他。这时她才答应不再去了。但两天以后，摆脱这些可怕邻居的强烈愿望驱使她又进行了一次尝试。这一次她带上他们向她索要的照片。正在和前夫会晤，女仆突然跑来报告说主人回家了。此时她知道他必定要直奔别墅而来，便催促室内的人从后门溜到附近的枞树丛里。所以，他看到的是一所空房子。但如果他今晚再去，房子还空着才怪呢。你

认为我的推论如何？”

“这完全是猜测。”

“可是它至少符合所有的事实。假使再发现了不相符合的新情况，我们重新考虑也还来得及的。在我们没有收到那位朋友从诺伯里拍来的电报之前，我们只好寸步不前了。”

不过我们并没有等多久。刚刚吃完茶点，电报就来了。

电报说道：

别墅依旧有人居住。又看到窗内那张面孔。请乘七点钟火车来会，一切等你前来处理。

我们下火车时，他已在月台上等候，在车站灯光下，我们看到他面色苍白，忧心忡忡，浑身颤抖。

“他们还在那里，福尔摩斯先生，”他用手紧紧拉住我朋友的衣袖说道，“我经过别墅时，看到有灯光。现在我们应当断然彻底解决它。”

“那么，你有什么打算？”当我们走在幽暗的树荫路上时，福尔摩斯问道。

“我打算闯进去，亲眼看看屋里到底是什么人。我希望你们两位做个见证。”

“你妻子警告你最好不要揭开这个谜，你决心不顾一切地去闯吗？”

“是的，我下了决心。”

“好，我认为你是对的。弄清真相总比无休止地怀疑好得多。我们最好立刻就去。当然，从法律上说，我们这样做是错误的。不过我想这也值得。”

那晚天色异常昏暗，我们从公路转入一条两旁全是树篱

的狭窄小路，天开始下起毛毛细雨，格兰特·芒罗先生急不可耐地奔向前去，我们也竭力随在他身后跌跌撞撞地走着。

“那就是我家的灯光，”他指着树丛中闪现的灯光，低声说道，“这就是我要进去的那所别墅。”

他说话时，我们已在小路上拐了弯，那所房子已近在咫尺。门前地上映着一缕黄色灯光，说明门是半掩着的，楼上一个窗户也被灯光照得异常明亮。我们望过去，见一个黑影正从窗帘上掠过。

“这就是那个怪物！”格兰特·芒罗喊道，“你们可以亲眼见到有人在这里。现在随我来，我们马上就把一切弄明白。”

我们走近门口，突然一个妇人从黑影中走出来，站在灯光的金黄色光影中。在暗中我看不清她的脸面，但她双臂高举，做出恳求的姿态。

“看在上帝面上，不要这样！杰克，”她高喊道，“我预料到今晚你一定会来。亲爱的，请你再好好想一想！再相信我一次，你永远不会后悔的。”

“艾菲，我已经相信你太久了，”他厉声叫道，“放开我！我一定要进去。我的朋友和我要彻底解决这件事！”他把妻子推到一旁，我们紧随在他身后走过去。他刚把门打开，一个老妇人跑到他面前，想阻拦他，可是他一把将她推开，转瞬之间我们都到了楼上。格兰特·芒罗跑到上面亮着灯光的屋中，我们随后走了进去。

这是一间暖和、舒适、布置得很好的卧室，桌上点着两支蜡烛，壁炉台上也点着两支。房间的一角，象是个小女孩俯身坐在桌旁。我们一进门，她就把脸转过去，不过我们可

以看到她穿着一件红上衣，戴着一副长长的白手套。在她突然转向我们时，我不由得惊骇得叫出声来。她的面孔是极为奇怪的铅灰色，完全没有丝毫表情。一瞬间，这个谜就揭开了。福尔摩斯笑了笑，把手伸到这孩子耳后，一个假面具从她脸上掉下来，原来她是一个小黑炭一样的黑人女孩，看到我们惊骇的面容，高兴得露出了一排白牙齿。看到她那滑稽的样子，我也不禁大笑起来。可是格兰特·芒罗却一只手按着自己的喉咙，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

“我的天哪！”他大声喊道，“这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你这是怎么回事，”他妻子面容坚定而自豪地扫视了屋内的人一眼，说道，“你强迫我违反我的意志告诉你，现在我们两个人必须求得一个妥善的办法。我的丈夫死在亚特兰大，可是孩子还活着。”

“你的孩子？”

她从怀里取出一个大银盒说道：

“你从未见它打开过吧。”

“我以为它打不开呢。”

她按了一下弹簧，盒盖立即打开。里面是一张男人的肖像，清秀英俊，温文尔雅，可是他的面貌却明显具有非洲血统的特征。

“这是亚特兰大的约翰·赫伯龙，”夫人说道，“世上再没有比他更高尚的人了。我为了要嫁给他，与我的同种人隔绝了，不过他在世的时候我一时一刻也没后悔过。不幸的是，我们唯一的孩子，竟承受了她祖先的血统而不象我。因为白人和黑人通婚，往往有这种情形。小露西竟比她父亲还要黑得

多。不管黑白，她毕竟是我自己亲爱的小女儿，是母亲的小宝贝儿。”听到这些话，小家伙跑过去偎依在女人身旁。“仅仅是因为她的身体不健康，换了水土可能对她有害，我才把她交给我们以前的仆人，一个忠诚的苏格兰女人抚养。我从未想到遗弃我的孩子。可是自从遇到了你，杰克，并且知道我爱上了你，我不敢把我有小孩的事对你说，上帝原谅我，我怕我会失掉你，所以就没有勇气告诉你。我只有在你们二人中选一个，我这懦弱的人哪，终于舍弃了我的小女孩，选中了你。三年来我一直向你隐瞒了这件事，可是我经常从保姆那里得到消息，知道她一切都很好。然而，我终于遏制不住想见见孩子的愿望。我虽然一再压抑这种愿望，可是无济无事。我知道有危险，也决心让孩子来，那怕是几个星期也好。于是我给保姆寄去一百镑，告诉她这里有所小别墅，她可以来和我住邻居，而我根本无需出面和她联系。我甚至嘱咐她白天不让孩子到外面去，并且把孩子的脸和手都掩盖住，即使有人从窗外看到她，也不会产生流言蜚语，说邻宅有一个小黑人。假使我不是过于小心，也可能做得不这么蠢了。因为我怕你看出真情，反而有些发昏了。

“是你首先告诉我这个小别墅有人住了，我本应等到早晨，可是我激动得睡不着，因为我知道你很难惊醒，所以就溜了出去。不料被你看到了，于是我开始碰到了麻烦。第二天你察觉了我的秘密，可是你宽宏大量，没有追究。三天以后，你从前门闯进去，保姆和孩子却从后门逃走了。今天晚上终于真情大白，请问你打算怎样处理我和孩子呢？”她握紧双手，等待着回答。

这样过了十几分钟，格兰特·芒罗打破了沉默。他的回答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回忆。他抱起孩子，吻吻她，然后，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挽着妻子，转身向门口走去。

“我们可以回家去从容商量嘛，”他说道，“我虽然不是圣人，艾菲，可是我想，总比你所想象的要好一些。”

福尔摩斯和我随他走出那条小路，这时，我的朋友拉了拉我的衣袖。

“我想，”他说道，“我们还是回伦敦去，这比在诺伯里更有些。”

这整晚他对本案再也没提起过，直到他最后拿着点燃的蜡烛走向卧室时才说：

“华生，如果以后你觉得我过于自信我的能力，或在办一件案子时下的功夫不够，请你最好在我耳旁轻轻说一声‘诺伯里’，那我一定会感激不尽的。”

证券经纪人的书记员

我婚后不久，在帕丁顿区买了一个诊所，是从老法夸尔先生手中买下的。有一个时期老法夸尔先生的诊疗业务非常兴旺，可是由于他的年纪大了，又加上遭受一种舞蹈病的折磨，他的门庭也就逐渐冷落下来。因为，人们很自然地遵循一条准则，那就是：医生必须首先自身健康，才能治好别人；如果连自己也不能药到病除，那人们对他的医术自然要冷眼相视了。所以，我的这位老前辈身体越衰弱，他的收入就越微薄，到我买下这个诊所时，他的收入已经由每年一千二百镑降到三百多镑了。然而，我颇以自己年岁正轻、精力旺盛而自信，认为不要几年，这个诊所一定会恢复旧日的兴旺。

开业后三个月，我一直忙于医务，很少见到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因为我非常忙，无暇到贝克街去，而福尔摩斯自己，除了侦探业务需要，也很少到别处走走。六月里的一天清晨，早餐后，我正坐下来阅读《英国医务杂志》，忽听一阵铃声，随后就传来我那老伙伴高亢而有点刺耳的话语声，这真令我十分惊奇。

“啊，我亲爱的华生，”福尔摩斯大踏步走进房内说道，“非常高兴见到你！我相信，‘四签名’案件尊夫人受了惊，现在想必完全恢复健康了。”

“谢谢你，我们两个人都很好，”我非常热情地握着他的手说。

“我也希望，”他坐到摇椅上，继续说道，“尽管你关心医务，可不要把你对我们小小的推理法产生的兴趣完全忘掉了。”

“恰恰相反，”我回答道，“就在昨天夜晚，我还把原来的笔记一一过目，并且还把我们的破案成果分了类呢。”

“我相信你不会认为资料搜集到此为止了吧。”

“一点也不会的。我希望这样的经历愈多愈好！”

“譬如说，今天就去怎么样。”

“可以，如果你愿意，今天就去吧。”

“去伯明翰这样远的地方也行吗？”

“如果你愿意，当然可以。”

“那么你的医务呢？”

“我邻居外出，我就替他行医。他总想报答我这份情意。”

“哈！这再好也没有了！”福尔摩斯向后仰靠在椅子上，眯缝着双眼敏锐地望着我，“我发现你最近一定身体不好，夏天感冒总是有点令人讨厌的。”

“上星期我得了重感冒，三天没有出门。可是，我想我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这一点不错，你看起来很壮实。”

“那么，你怎么知道我生过病呢？”

“我亲爱的伙计，你是知道我的方法的。”

“那么，又靠你的推理法了。”

“一点也不错。”

“从何说起呢？”

“从你的拖鞋上。”

我低头看了看我脚上穿的那双新漆皮拖鞋，“你究竟是怎样……”我开始说，可是福尔摩斯没等我问完就先开了口。

“你的拖鞋是新的，”他说道，“你买来还不到几个星期。可是我看那冲向我这边的鞋底已经烧焦了。起初我以为是沾了水后在火上烘干时烧焦的。可是鞋面上有个小圆纸片，上面写着店员的代号。如果鞋子沾过水，这代号纸片早该掉了。所以你一定是在炉边伸脚烤火烤焦了鞋底。一个人要是无病无灾，即使在六月份这样潮湿的天气，他也不会轻易去烤火的。”

就象福尔摩斯的所有推理一样，事情一经解释，本身看来非常简单。他从我脸上看出了我的想法，笑了起来，但却有些挖苦的意味。

“恐怕我这么一解释，就泄露了天机，”他说道，“只讲结果不讲原因反而会给人留下更深的印象。那么，你是准备到伯明翰去了？”

“当然了。这件案子是怎么一回事？”

“到火车上我把这一切讲给你听。我的委托人在外面四轮马车上等着。你能马上走吧？”

“稍等一等，”我急匆匆地给邻人写了一条便条，跑上楼去向我妻子说明了一下，到门外石阶上赶上了福尔摩斯。

“你的邻居是一个医生，”福尔摩斯向隔壁门上的黄铜门牌点头示意说。

“对，他也象我一样，买了一个诊疗所。”

“这个诊疗所老早就有了？”

“和我的一样，从房子一建成，两个诊疗所就成立了。”

“啊！那么，你这边生意比较好些了。”

“我想是这样。可是你怎么知道的？”

“从台阶上看出来的，我的朋友。你家台阶比他家的磨薄了三英寸。马车上这位先生就是我的委托人，霍尔·派克罗夫特先生。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喂，车夫，把马赶快点，我们的时间刚好能赶上火车。”

我坐在派克罗夫特先生对面，他是一个身材魁伟、气宇轩昂的年轻人，表情坦率而诚恳，有一点卷曲的小黄胡子，戴一顶闪亮的大礼帽，穿一套整洁而朴素的黑衣服，使我们一眼就看出他原来是那种聪明伶俐的城市青年。他们属于被称为“伦敦佬”的那一类人，我国最负盛名的义勇军团，就是由这类人组成的；在英伦三岛上这类人中涌现的优秀体育家和运动员比其它阶层的都多。他那红润的圆脸很自然地带着愉快的表情，可是他的嘴角下垂，我觉得他有一种异样的悲伤。然而，直到我们坐在头等车厢里，动身去伯明翰的途中，我才知道他碰到的那件麻烦事。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才来找歇洛克·福尔摩斯的。

“我们要坐七十分钟的火车，”福尔摩斯说道，“霍尔·派克罗夫特先生，请你把给我谈过的那些非常有趣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讲给我的朋友听，并请你尽可能讲详细一些。再听一遍这些事件的经过对我也有用。华生，这件案子可能有些名堂，也可能没有。不过，至少显示出你我都喜爱的那些不

平常和荒诞的特征，现在，派克罗夫特先生，我不再打扰你了。”

我们的年轻旅伴双眼闪光望着我。

“这事情最糟糕的是，”他说道，“我似乎完全上当了。当然，看起来好象没有上当，我也没看出来已经上当了。不过，如果我真的把这个饭碗丢掉，换得的代价是一场空，那么我该是一个多么傻的家伙呀。华生先生，我不善于讲故事，可是我遇到的事情是这样的：

“我以前在德雷珀广场旁的考克森和伍德豪斯商行供职，可是今年春初商行卷入了委内瑞拉公债券案，以致一蹶不振，这你无疑还记得。当商行破产时，我们二十七名职员当然全被辞退了。我在那里供职五年，老考克森给了我一份评价很高的鉴定书。我东跑跑，西试试，可是很多人处境和我一样，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到处碰壁。我在考克森商行时每星期薪金三镑，我储蓄了大约七十镑，可是我就靠这一点积蓄维持生活，很快就用光了。我终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几乎连应征广告的回信信封和邮票都买不起。我找了多少公司、商店，上下楼梯都磨破了靴子，可是要找到职位仍然是音信杳然。

“我终于听说龙巴德街的一家大证券商行——莫森和威廉斯商行有一个空缺。我斗胆说，你对伦敦东部中央邮政区的情况可能不太熟悉，可是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伦敦一家最富的商行。那家公司规定，只能通过信函应征它的招聘广告。我把我的鉴定书和申请书都寄了去，可是并不抱多大希望。不料突然接到了回信，信中说，如果我下星期一到那里，而我的外表符合要求的话，我立即可以就任新职。谁也不知道人

家是怎么挑选的。有人说，这是经理把手伸到一堆申请书里，随手拣起了一份。不管怎么说，这次是我走运，而我从来也没有象这样高兴过。薪水开始是一星期一镑，职务和我在考克森商行一样。

“现在我就要说到这件事的古怪之处了。我住在汉普斯特德附近波特巷 17 号的一个寓所。对了，就在得到任用通知的那天晚上，我正坐在那里吸烟，房东太太拿着一张名片进屋来，名片上面印着‘财政经理人阿瑟·平纳’。我从来未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更想不出他找我干什么。可是我当然还是让她把那人请进来。进来的人是中等身材，黑发，黑眼，黑胡须，鼻子有点发亮。他走路轻快，说话急促，仿佛是一个珍惜时间的人。

“‘我想，你是霍尔·派克罗夫特先生吧？’他问道。

“‘是的，先生，’我回答道，同时拉过一把椅子给他。

“‘以前是在考克森和伍德豪斯商行做事吗？’

“‘是的，先生。’

“‘是莫森商行新录用的书记员吗？’

“‘正是这样。’

“‘啊，’他说道，‘事情是这样的，我听说你在理财方面很有才干，有许多不凡的事迹。你记得考克森的经理帕克吧，他对你总是赞不绝口的。’

“听他这么说，我当然高兴了。我在业务上一向精明能干，可从未梦想到城里竟有人这样称赞我。

“‘你的记忆力很好吗？’他说道。

“‘还算不错，’我谦恭地回答道。

“ ‘你失业以后，对商情还留意吗？’ 他问道。”

“ ‘是的。我每天早上都要看证券交易所的牌价表。’

“ ‘真下功夫啊！’ 他大声喊道，‘这才是生财之道呢！你不反对我来测验你一下吧？请问埃尔郡股票牌价是多少？’

“ ‘一百零六镑五先令至一百零五镑十七先令半。’

“ ‘新西兰统一公债呢？’

“ ‘一百零四镑。’

“ ‘英国布罗肯·希尔恩股票呢？’

“ ‘七镑至七镑六先令。’

“ ‘太好了！’ 他举起双手欢呼道，‘这完全符合我知道的行情。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你到莫森商行去当书记员太屈才了！’

“ ‘你想想，他这样狂喜多么使我感到惊奇。‘啊，’我说道，‘别人可不象你这样替我着想，平纳先生。我找到这份差事可不容易，我可非常喜欢它呢。’

“ ‘什么话，先生，你理应飞黄腾达，干这事是不得其所。我要告诉你，我是多么重视你的才能。我给你的职位和薪俸，按你的才干衡量还是够低的，但和莫森商行相比，那就有天壤之别了。请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到莫森商行去上班？’

“ ‘下星期一。’

“ ‘哈，哈！我想我应当冒险打个赌，你根本不要到那里去。’

“ ‘不到莫森商行去？’

“ ‘对呀，先生。到那天你要当上法国中部五金有限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在法国城乡有一百三十四家分公司，另外

在布鲁塞尔和圣雷莫还各有一家分公司。’

“这使我大吃一惊。‘我从未听说过这家公司，’我说道。

“‘你很可能没听说过。公司一直在无声无息地营业，因为它的资本是向私人筹集的，生意兴隆，根本不需要加以宣扬。我兄弟哈里·平纳是创办人，做了总经理，并且进了董事会。他知道我在这里交游很广，要我替他物色一个干练而薪俸不高的人，一个精力充沛而又听使唤的小伙子。帕克谈到了你，于是我今晚到这儿来访。我们开始只能给你极为菲薄的五百镑。’

“‘一年五百镑！’我大声喊道。

“‘不过这只是在开始的时候；除此以外，凡是你的代销商完成的营业额，你都可以提取百分之一的佣金。你可以相信我的话，这笔收入会比你的薪水还要多。’

“‘可是我一点也不懂五金啊。’

“‘什么话，我的朋友，你懂会计啊。’

“我头脑在嗡嗡作响，几乎连椅子也坐不稳了。可是突然一点疑问涌上心头。

“‘我必须坦率地对你说，’我说道，‘莫森商行只给我一年二百镑，可是莫森商行是可靠的。啊，说实在话，我对你们的公司确实知道得很少……’

“‘啊，精明，精明！’他欣喜若狂地高声喊道，‘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人。你是不会被人说服的，这也很对。瞧，这是一张一百镑的钞票，如果你认为我们可以成交，那你就把它作为预支薪水收起来吧。’

“‘那太好了，’我说道，‘我什么时候就任新职呢？’

“‘明天一点钟在伯明翰，’他说道，‘我口袋里有一张便条，你可以拿它去见我兄弟。你可以到这家公司的临时办公室科波莱森街 126 号乙去找他。当然他必须对你的任用表示认可，但在我们之间这是不成问题的。’

“‘说实在的，我几乎不知道如何表示感谢才好，平纳先生。’我说道。

“‘不必客气，我的朋友。这不过是你应得的。可是有一两件小事，我必须和你办清楚，这仅仅是个形式。你手边有一张纸，请在上面写上：我完全愿意做法国中部五金有限公司的经理，年薪最少五百镑。’

“我照他所说的写了，他把这张纸放进口袋里。

“‘还有一件小事，’他说道，‘你对莫森商行准备怎样应付呢？’

“我高兴得把莫森商行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我给他们写信辞职好了，’我说道。

“‘我恰恰不希望你这么办。为你的事，我曾和莫森商行的经理发生了口角。我去问他关于你的事，他非常无礼，责备我把你从他们商行骗走等等。我终于忍耐不住说：“如果你要用一些有才干的人，那你就应当给他们优厚的薪俸。”他说：“他宁肯接受我们的低薪，也不会拿你们的高薪。”我说：“我和你赌五个金镑，如果他接受我的聘请，你再也不会听到他的回音了。”他说：“好！我们把他从贫民窟里救了出来，他不会这么轻易离开我们的。”这就是他的原话。’

“‘这个无礼的恶棍！’我喊道，‘我们素未谋面，我为什么非要照顾他不可呢？如果你不愿意让我写信给他，我当然

不给他写信了。’

“‘好！就这样说定了，’他从椅上站起来说道，‘好，我很高兴替兄弟物色到这样有才干的人。这是你的一百镑预支薪金，这是那封信。请记住地址，科波莱森街 126 号乙，记住约好的时间是明天下午一点钟。晚安，祝你一切顺利！’

“这就是我所记得的我们两人谈话的全部情况。华生医生，你可以想象，我交了这样的好运，该是多么高兴。我暗自庆幸，半夜未能入睡。第二天我乘火车去伯明翰，因而有充裕的时间去赴约。我把行李放在新大街的一家旅馆，然后按介绍的地址去找。

“这比我约定的时间早一刻钟，可是我想这没有什么关系。126 号乙是夹在两家大商店中间的一个甬道，尽头是一道弯曲的石梯，从石梯上去有许多套房，租给一些公司或自由职业者做办公室。墙上写着租户的名牌，却没有法国中部五金有限公司的名牌。我惶恐地站了一会儿，想知道整个事件是不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骗局，这时上来一个人向我打招呼，他非常象昨晚我看见的那个人，同样的身形和嗓音，可是他胡子刮得很光，发色比较浅。

“‘你是霍尔·派克罗夫特先生吗？’他问道。

“‘对，’我说道。

“‘啊！我正等着你，可是你比约定的时间来早了一点。我今天早晨接到我哥哥一封来信，他在信上对你褒奖备至。’

“‘你来的时候我正在寻找你们的办公室。’

“‘因为上星期我们刚租到这几间临时办公室，所以还没有挂上我们公司的名牌。随我来，我们把公事谈一谈。’

“我随他走上高楼的最上层，就在楼顶石板瓦下面，有两间空荡荡、布满尘埃的小屋子，既无窗帘、又无地毯，他把我领进去。我本来设想它象我常见的那样，是一间宽敞的办公室，桌明几净，坐着一排排的职员。可是我看到屋里只有两把松木椅和一张小桌子，桌上只有一本总帐，还有一个废纸篓，这就是全部的摆设。

“‘请不要泄气，派克罗夫特先生，’我的新相识看到我脸上露出不快的样子，便说道，‘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们的资本雄厚，但不在办公室上摆阔气。请坐，把那封信给我。’

“我把信交给他，他十分仔细地看了一遍。

“‘看来我哥哥阿瑟对你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说道，‘我知道他很知人善任。你知道，他深深信赖伦敦人，而我信赖伯明翰人，可是这回我接受了他的推荐，你已被正式录用了。’

“‘我的任务是什么呢？’我问道。

“‘你将来要管理巴黎的大货栈，把英国造的陶器源源不断地运给法国一百三十四家代售店。一星期内就可购齐这批商品，在这段时间内你还要待在伯明翰做些有益的事。’

“‘什么事呢？’

“他没有回答，从抽屉里取出一本大红书来。

“‘这是一本巴黎工商行名录，’他说道，‘人名后面有行业名称。我想请你把它带回家去，把五金商和他们的地址都抄下来。这对我们有很大用处。’

“‘一定照办，不过不是有分类表了吗？’我建议说。

“‘那些表不可靠。他们的分类和我们的不同。加紧抄吧，

请在星期一十二点把单子交给我。再见，派克罗夫特先生。如果你继续表现得热情而能干，你会看得出来公司是一个好东道主的。’

“我腋下夹着那本大书回到旅馆，心里充满了矛盾的感觉。一方面，我已被正式录用了，而且口袋里装着一百镑钞票；另一方面，这个办公室的样子，公司没有挂名牌，以及一个实业人员一目了然的其它诸事，使我对东家的经济情况印象不佳。然而，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拿到了钱，于是我坐下来抄录。整个星期日我都在埋头苦干，可是到星期一我才抄到字母 H。我便去找我的东家，还是在那间象被洗劫过的屋子里找到了他。他告诉我要一直抄到星期三，然后再去找他。可是到星期三我还没有抄完，于是又苦干到星期五，也就是昨天。然后我把抄好的东西带去交给哈里·平纳先生。

“‘非常感谢你，’他说道，‘我恐怕把这项任务的困难估计过低了。这份单子对我有很大的实际用处。’

“‘我用了不少时间，’我说道。

“‘现在，’他说道，‘我要你再抄一份家具店的单子，这些家具店都出售瓷器。’

“‘很好。’

“‘你可以在明天晚上七点钟到这里来，告诉我进展情况。请不要过于劳累，经过一天的劳累之后，晚上到戴斯音乐厅去欣赏两小时音乐，这对你是有益无损的。’他说话时面带笑容，我一看，顿时毛骨悚然，因为他左上边第二个牙齿上胡乱镶着金牙。”

歇洛克·福尔摩斯兴奋地搓着双手，我惊奇地望着我们

的委托人。

“显然你很惊奇，华生医生。事情是这样的，”他说道，“我在伦敦和那个家伙谈话时，他听我说不去莫森商行了，便笑逐颜开，我无意中发现他就是在第二个牙齿上胡乱镶着金牙。要知道，这两种场合我都看到了金光一闪，再加上这两人的声音和体形一模一样，只是那些可以用剃刀或假发改装的地方才有所不同。因此，我毫不怀疑，他们‘哥儿俩’就是同一个人。当然人们会想到两兄弟可能长得一模一样，可他们绝不会在同一个牙上镶上同样形状的金牙。他恭敬地把我送出来，我走到街上，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回到旅馆，在凉水盆里洗了头，绞尽脑汁思索这件事。他为什么把我支使到伯明翰来呢？他为什么比我先来呢？他又为什么自己给自己写一封信呢？总而言之，这些问题对我来说是太伤脑筋了，无论如何也弄不清楚。后来我突然想到在我看来是烟雾一团的事，在歇洛克·福尔摩斯看来却可能了如指掌。我正好赶上夜车回到城里，今天清早就来拜访福尔摩斯先生，并请你们二位与我一起回伯明翰去。”

这位证券经纪人的书记员把他奇异的经历讲完以后，我们都默不作声。后来歇洛克·福尔摩斯睨视了我一眼，向后仰靠在座垫上，脸上露出一种满意而又想评论的表情，好象一位品尝家刚刚吸入第一口美酒似的。

“相当不错，对不对？华生，”他说道，“这里面有许多地方使我很感兴趣。我想你一定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到法国中部五金有限公司的临时办公室去拜访一下阿瑟·平纳先生，对你我二人来说，一定是一次相当有趣的经历。”

“可是我们怎样才能拜访他呢？”我问道。

“啊，这很容易，”霍尔·派克罗夫特高兴地说道，“我就说你们是我的朋友，想找个差使干，这样我带你们两个人去找总经理不是更自然一些吗？”

“当然，完全如此，”福尔摩斯说道，“我很愿见一见这位绅士，看看我是否能从他那小小的把戏中找出个头绪来。我的朋友，你到底有什么本领使你的效劳如此难能可贵？也许能够……”他说到这里，开始啮咬他的指甲，茫然若失地凝望着窗外，直到我们到达新大街，再没有听他讲一句话。

这天晚上七点钟，我们三个人漫步来到科波莱森街这家公司的办公室。

“我们早来一点也没有用，”我们的委托人说道，“显而易见的是，他只是到这里来会我，因为除了他指定的那个时间以外，这个房间是空无一人的。”

“这倒是引人深思的，”福尔摩斯说。

“啊，听我说！”这位书记叫喊道，“在我们前面走的就是他啊。”

他指向一个矮小身材、黑黑的、衣服整洁的人，这个人正在街那边慌忙奔走着。我们见到他时，他看到街对过一个叫卖晚报的小孩，就在马车和公共汽车之间穿街而过，向那个孩子买了一份晚报，然后，拿在手中，走进门去。

“他到那里去了！”霍尔·派克罗夫特喊道，“他进去的就是那家公司的办公室。随我来，我尽可能把事情安排得容易些。”

我们跟在他后面爬上五层楼，来到一间门半开半掩的房

间前，我们的委托人轻轻敲了敲门，里面有一个声音叫我们进去。我们走进一个空荡荡的没有摆设的屋子，正象霍尔·派克罗夫特介绍过的一样。我们在街上见到的那个人正坐在仅有的一张桌子旁边，面前放着那张晚报。在他抬头看我们时，我好像觉得，我还从来没见过一张面孔其表情是那样的悲痛，岂止是悲痛，简直是象在生死关头那种极端恐怖的样子。他的额角上冒着汗珠，面颊象鱼肚子一样的死白，双眼瞪得大大的，死死地盯着他的书记员，好象不认识他一样，我们从向导脸上惊异的表情可以看出，这决不是他东家平时的表情。

“你脸色不好！平纳先生，”霍尔说道。

“是的，我不太舒服，”平纳答道，显然竭力恢复镇静，在说话前舐了舐干燥的双唇，“你带来的这两位绅士是什么人？”

“一位是伯蒙奇的哈里斯先生，另一位是本镇的普赖斯先生，”我们的委托人随机应变地说道，“他们是我的朋友，并且是两位经验丰富的先生，不过近来他们失业了，他们希望或许你可以在公司里给他们找个出路。”

“太可能了！太可能了！”平纳先生勉强笑了笑，大声说道，“对了，我肯定我们能为你们尽力的。哈里斯先生，你的专长是什么呢？”

“我是一个会计师，”福尔摩斯说道。

“啊，好，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材。普赖斯先生，那么你呢？”

“我是一个书记员。”我说道。

“我希望公司可以接纳你们，我们一作出决定，我马上就

通知你们。现在请你们走吧，看上帝面上，让我安静安静！”

最后几句他喊叫得声音很大，好象他再也控制不了自己了。福尔摩斯和我面面相觑，霍尔·派克罗夫特向桌前走近一步。

“平纳先生，你忘了，我是应约来这里听取你的指示的，”他说道。

“当然了，派克罗夫特先生，当然了，”对方恢复了比较冷静的腔调说道，“你可以在这里稍等片刻，你的朋友也可以等一等，如果不会使你们不耐烦的话，过三分钟我一定完全听从你们的吩咐，”他彬彬有礼地站起来，向我们点了点头，从屋子那一头的门走了出去，随即把门关上了。

“现在怎么办？”福尔摩斯低语道，“他是不是逃走了？”

“不可能。”派克罗夫特答道。

“为什么不可能呢？”

“那扇门通往套间。”

“没有出口吗？”

“没有。”

“里面有家具吗？”

“昨天还是空的。”

“那么他究竟在里面能干什么呢？这件事真有些叫我摸不着头脑，这个叫平纳的人是不是吓疯了？什么事能把他吓得浑身颤抖呢？”

“他一定怀疑我们是侦探，”我提醒说。

“一定是这样，”派克罗夫特大声说道。

福尔摩斯摇了摇头。“他不是见了我们才吓坏的，我们进

这房间时他已经脸色苍白了，”福尔摩斯说道，“只可能是……”从套间门那边传来了一阵响亮的打门声音，打断了福尔摩斯的话。

“他干什么自己在里面敲门？”书记员喊道。

打门声又响起来，而且更加响亮。我们都怀着期待心情盯着那扇关着的门。我望了福尔摩斯一眼，见他面容严峻，激动异常地俯身向前。接着突然传来一阵低低的喉头咕噜声，一阵咚咚的敲打木器的声音。福尔摩斯发狂似地冲向前去，猛推那扇门。可是门已从里面闩上了。我们也仿效他的样子用尽浑身之力撞门。一个门合叶突然断了，接着另一个也断了。门砰地一声倒下去。我们从门上冲过去，进入套间，里面却空无一人。

我们一时感到不知所措，可是不大功夫就发现靠近我们进来的那个屋角还有一个小门。福尔摩斯奔过去把门推开，忽见地板上扔着一件外衣和背心，门后的一个挂钩上，法国中部五金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用自己裤子的背带绕在脖子上自缢了。他的双膝弯曲，头挂得和他的身体成了一个可怕的角度，他的两个脚后跟咚咚地敲打着木门，原来就是这个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一下子抱住他的腰，把他举起，福尔摩斯和派克罗夫特把有弹性的裤子背带解下来，那根背带早已勒进了他发青的皮肤中。我们把他弄到外屋。他躺在那里，面如土色，发紫的嘴唇随着微微的喘息而颤动着，一副惊人的惨状，完全不是五分钟以前的样子了。

“你看他还有救吗，华生？”福尔摩斯问道。

我俯下身来，对这人进行检查。他的脉搏微弱而有间歇，

可是呼吸却越来越长，他的眼睑微微颤动，眼睑下露出白白的眼球。

“他本来很危险，”我说道，“可是现在已经救活了。请打开窗户，把冷水瓶给我，”我解开他的衣领，在他脸上倒了一些冷水，给他做人工呼吸，直到他自然地长长呼了一口气。“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我从他身旁走开，说道。

福尔摩斯站在桌旁，双手插在裤袋里，低着头。

“我想我们现在应当把警察找来了，”他说道，“等他们来后，我们就把全案交给他们。”

“见鬼，我还是一点也不明白，”派克罗夫特搔着头，叫喊道，“不管他们特地把我引到这里来干什么，可……”

“哼！这一切都很清楚！”福尔摩斯不耐烦地说道，“就是为了这最后的突然行动。”

“那么，你对其余的事都清楚了吗？”

“我想这是极为明显的，华生，你的意见怎样？”

我耸了耸双肩。“我必须承认我对此莫名其妙。”我说道。

“啊，如果你们先把这些事情仔细想一想，就能得出一个结论。”

“那你到底得出什么结论呢？”

“好，全案的关键有两点。第一点是他让派克罗夫特写了一份到这家荒诞的公司服务的声明，你还不明白这是多么发人深思吗？”

“恐怕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他写这份声明呢？这不符常情，因为象这类安排通常都是口头约定的，这一次并没有什么理由

一定要打破惯例。我年轻的朋友，你没有看出他们非常渴望弄到你的笔迹，而又没有别的办法弄到吗？”

“为什么要我的笔迹呢？”

“很好，为什么呢？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的案子就有很大的进展了。为什么呢？只能有一个适当的理由，就是有人要模仿你的笔迹，不得不花钱买你的笔迹样本。现在我们再看看第二点，就发现这两点可以相互说明了。这第二点就是平纳要你不要辞职，一定要让那家大企业的经理抱着希望，认为有一位他从未见过面的霍尔·派克罗夫特先生星期一早晨就要去上班了。”

“我的天哪！”我们的委托人喊道，“我是多么瞎啊！”

“现在看看他为什么要弄到你的笔迹吧。假设有人冒名顶替你去上班，可是字迹和你递交的申请书上的并不相同，当然这出把戏就要露出马脚。可是如果在这几天内那个无赖学会模仿你的笔迹，那他就万无一失了，因为我相信这家公司没有人见过你。”

“一个人也没有见过我，”霍尔·派克罗夫特唉声叹气地说道。

“太好了。当然，这件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设法不让你改变主意，并且不让你和任何知情人接触，以免有人告诉你那个冒名顶替的人已经在莫森商行上班了。所以他们预支给你一笔高薪，把你支到中部地区，在那里他们给你许多工作干，使你无暇返回伦敦，不然你就会把他们的小把戏拆穿了。这一切是非常清楚的。”

“可是为什么这个人要假装他自己的哥哥呢？”

“啊，这也是非常明显的。显然他们只有两个人。另一个人既已冒用你的名字进了莫森商行，他们又不愿有第三者参与阴谋，又要有人当你的东家，所以他就尽量乔装打扮冒充两兄弟，相信你即使发现他们模样相似，也会认作是哥儿俩长得一样。要不是你幸而无意中发现了他的金牙，那你就不会起疑心了。”

霍尔·派克罗夫特双手握拳在空中挥舞。“天啊！”他叫喊道，“在我受人愚弄的时候，那个假霍尔·派克罗夫特在莫森商行里做了些什么呢？我们该怎么办？福尔摩斯先生。请指教我怎么办？”

“我们必须给莫森商行发一份电报。”

“他们每星期六十二点关门。”

“不要紧。会有一些看门人或警卫……”

“啊，对了，因为他们保存着很多贵重的证券，他们有一支常备警卫队。我记得在城里听人讲过这件事。”

“太好了，我们给他发一个电报，看看是否一切正常，是否有一个冒用你名字的书记员在那里办公。这是很清楚的，可是，我还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看到我们，其中的一个无赖却立即跑出去自缢了？”

“报纸！”我们身后传来了一阵嘶哑的声音。这个人已坐起身来，面色和死人一样苍白，双眼已经复原，用手抚摸着咽喉四周的宽宽的红色勒痕。

“报纸！当然了！”福尔摩斯突然激动地叫喊道，“我真是一个白痴！我把我们来访的事想得太多了，一点儿也没有想到报纸。肯定说，秘密就在报纸上。”他把报纸在桌上摊开，

欣喜欲狂地叫喊起来。“请看这一条，华生。”他大声说道，“这是伦敦的报纸，早版的《旗帜晚报》。我们需要的在这里，请看大字标题：‘城里抢动案。莫森和威廉斯商行发生凶杀案。有预谋的大抢劫。罪犯落网。’华生，这不都是我们想知道的吗？请大声读给我们听听。”

这项报道在报纸上占的位置，就说明了这是城里的一件重要案件，内容记载如下：

“今日下午在伦敦发生一起凶险的抢劫案，一人致死，凶犯已落网。不久前，莫森和威廉斯这家著名的证券行存有百万镑以上的巨额证券，设立了警卫人员。经理意识到他肩头责任的重大，便置办了一些最新式的保险柜，并在楼上设了一名武装警卫日夜看守。上周公司招收一名新职员霍尔·派克罗夫特。原来此人不是别人，乃是恶名远扬的伪币制造犯及大盗贝丁顿。该犯与其弟刚刚服满五年苦役获释。现尚未查明彼等用何种方法采用假名竟获得这家公司的任用，以便借此猎取各种锁钥的模式，彻底了解保险库和保险柜的设置情况。

照莫林商行惯例，星期六中午职员放假。因此，在下午一点二十分，苏格兰场的警官图森看到一个人拿着一个毛毡制的手提包走出来时，感到非常惊奇。这个人引起他的怀疑，他便尾随而行，罪犯虽然拚命抵抗，但图森在警察波洛克的协助下，终于将其捕获。当即查明发生了一起胆大包天的大抢劫案。从手提包中搜出价值近十万英镑的美国铁路公债券，此外尚有矿业和其他公司的巨额股票。在

检查房屋时，发现那不幸的警卫的尸体被弯曲着塞进一个大保险柜里，若不是警官图森采取了果断行动，尸体在星期一早晨之前尚不会被人发现。该警卫的颅骨被人从身后用火钳砸碎。毫无疑问，一定是贝丁顿假托遗忘了什么东西，进入楼内，杀死了警卫，迅速把大保险柜内的东西劫掠一空，然后携带赃物逃跑。他的弟弟经常与他一起作案，此次经过查证，却似未曾参与，然警方仍在尽力查访其下落云云。”

“好了，我们可以使警厅在这方面省去好多麻烦，”福尔摩斯望了那蜷缩在窗旁的形容枯槁的人一眼，说道，“人类的天性是一种奇怪的混合物，华生，你看，即使是恶棍和杀人犯也能有这样的感情：弟弟一听说哥哥要丢脑袋便自寻短见。不过，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了。医生和我留下看守，派克罗夫特先生，劳驾你去把警察找来。”

“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

一个冬天的黄昏，我和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对坐在壁炉两侧，福尔摩斯说道：“华生，我这里有几个文件，我确实认为很值得你一读。这些文件和‘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奇案有关系。治安官老特雷佛就是因读了这些文件惊吓而死的。”

福尔摩斯从抽屉里取出一个颜色晦暗的小圆纸筒，解开绳带，交给我一张石青色的纸，这是一封字迹潦草的短筒，上面写着：

The supply of game for London is going steadily up [it ran]. Headkeeper Hudson, We believe, has been now told to receive all orders for fly—paper and for preservation of your hen—pheasant's life.

（按字面可译为：伦敦野味供应正稳步上升。我们相信总保管赫德森现已奉命接受一切粘蝇纸的订货单并保存你的雌雉的生命。——译者）

读完这封莫名其妙的短筒，我抬起头，看见福尔摩斯正

在观看我的表情，还抿着嘴发笑。

“你似乎有点弄糊涂了吧？”他说道。

“我看不出象这样的一份短简怎么能把人吓死。在我看来其内容只不过是荒唐胡言罢了。”

“不错。可是事实上，那位健壮的老人，读完这封短简，竟如手枪射中的靶子一样，应声而倒一命呜呼了。”

“你倒惹起了我的好奇心，”我说道，“可是刚才你为什么说，我有特别的原因，一定要研究这件案子呢？”

“因为这是我着手承办的第一桩案件啊。”

我一直都在设法探问我的同伴，想让他讲讲当初是什么原因使他下决心转向侦探犯罪活动的，可是他一直也没有兴致讲。这时他俯身坐在扶手椅上，把文件铺在膝盖上，然后点起烟斗吸了一阵子，并把文件翻来覆去地察看着。

“你从来没听我谈起过维克托·特雷佛么？”他问道，“他是我在大学两年中结识的唯一好友。我本来极不善交际，华生，总喜欢一个人愁眉苦脸地呆在房里，训练自己的思想方法，所以极少与同年人交往。除了击剑和拳术以外，我也不很爱好体育，而那时我的学习方法与别人也截然不同。因此，我们根本没有往来的必要。特雷佛是我唯一结识的人。这是因为有一天早晨，我到小教堂去，他的猛犬咬了我的踝骨，这样一件意外的事使我们相识了。

“开始交往虽很平淡，但令人难忘。我在床上躺了十天，特雷佛常来看望我。最初他闲聊几分钟就走，可是不久，我们交谈的时间延长了。到那学期结束以前，我们已成了莫逆之交。他精神饱满，血气方刚，精力充沛，在许多方面和我

恰恰相反，但我们也有一些相同之处。当我发现他也和我一样落落寡合时，我们便越加亲密。后来他请我到他父亲那里去，他父亲住在诺福克郡的敦尼索普村，我接受了他的邀请，去度一个月的假期。

“老特雷佛是治安官，又是一个地主，显然有钱有势。敦尼索普村在布罗德市郊外，是朗麦尔北部的一个小村落。特雷佛的宅邸是一所老式的、面积很大的栎木梁砖瓦房，门前有一条通道，两旁是茂盛的菩提树。附近有许多沼泽地，那是狩猎野鸭的绝妙场所，更是垂钓的好地方。有一个小而精致的藏书室，我听说，是从原来的房主手中随房屋一起购买的。此外，有一位还算不错的厨子。故而一个人在这里度一个月假，倘若仍不能心满意足，那他就是一个过分挑剔的人了。

“老特雷佛妻子已故，我朋友是他的独生子。

“我听说，他原来还有一个女儿，但在去伯明翰途中，患白喉死去。老特雷佛使我非常感兴趣。他知识并不多，可是体力和脑力都相当强。他对书本所知甚少，但曾经远游，见过许多世面，对于所见所闻，都能牢记不忘。从外貌上看，他体格很结实，身材粗壮，一头蓬乱的灰白头发，一张饱经风霜的褐色面孔，一双蓝色的眼睛，眼光锐利得近乎凶残。但他在乡中却以和蔼、慈善著称，盛传他在法院理案时也以宽大为怀。

“在我到他家不久，一天傍晚，饭后我们正坐在一起喝葡萄酒，小特雷佛忽然谈到我所养成的那些观察和推理习惯。那时我已经把它归纳成一种方法，虽然还未体会到它对我一生

将起的作用。这位老人显然认为他的儿子言过其实，把我的一点雕虫小技过分夸大了。

“‘那么，福尔摩斯先生，’他兴致勃勃地笑着说，‘我正是是一个绝妙的题材，看你能不能从我身上推断点什么东西出来。’

“‘恐怕我推断不出多少来，’我回答道，‘我推测你在过去一年里担心有人对你进行袭击。’

“这位老人嘴角上的笑意顿时消失殆尽，大吃一惊，两眼盯着我。

“‘啊呀，确实是这样，’他说道，‘维克托，你知道，’老人转身向他儿子说道；在我们把来沼泽地偷猎的那伙人赶走以后，他们立誓要杀死我们，而爱德华·霍利先生果真遭到了偷袭。从那以后我总是小心提防，但不知你是怎么知道这事的呢？’

“‘你有一根非常漂亮的手杖，’我答道，‘我从杖上刻着的字看出，你买它不超过一年。可是你却下了不少工夫把手杖头上凿个洞，灌上融化了的铅，把它做成可怕的武器。我料想你若不担心有什么危险，是绝不会采取这种预防措施的。’

“‘还有呢？’他微笑着问道。

“‘你年轻时还经常参加拳击。’

“‘这也说对了。你怎么知道的呢？是不是我的鼻子有些被打歪了？’

“‘不是，’我说道，‘我是从你耳朵上知道的。你的耳朵特别扁平宽厚，那是拳击家的特征。’

“ ‘ 还有呢？’

“ ‘ 从你手上的老茧看， 你曾做过许多采掘工作。’

“ ‘ 我确实是从金矿上致富的。’

“ ‘ 你曾经到过新西兰。’

“ ‘ 这也不错。’

“ ‘ 你去过日本。’

“ ‘ 十分正确。’

“ ‘ 你曾经和一个人交往得非常密切， 那个人姓名的缩写字母是 J . A .， 可是后来， 你却极力想把他彻底忘掉。’

“ 这时老特雷佛先生慢慢地站起身来， 把那双蓝色的大眼睛瞪得圆圆的， 用奇怪而疯狂的眼神死盯着我， 然后一头向前栽去， 他的脸撞在桌布上的硬果壳堆里， 昏迷不省人事。

“ 华生， 你可想而知， 当时我和他儿子两人是多么震惊了。可是， 他失去知觉的时间并不长， 因为正当我们给他解开衣领， 把洗指杯中的冷水浇到他脸上时， 他喘了一口气就坐起来了。

“ ‘ 啊， 孩子们，’ 他强作笑脸说道， ‘ 但愿没有吓着你们。我的外貌看起来很强壮， 可是心脏很弱， 毫不费力就可使我昏倒。福尔摩斯先生，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推断出来的， 不过我觉得， 那些实际存在的侦探也好， 虚构出来的侦探也好， 在你手下， 都只不过象一些小孩子罢了。先生， 你可以把它做为你一生的职业。你可以记住我这个饱经世事的人所说的话。’

“ 华生， 请你相信这点。当时， 搞推断仅仅是我的业余爱好， 首先促使我想到这种爱好可以作为终生职业的， 就是他

的劝告以及对我的能力的言过其实的评价。然而，当时，我对东道主突然生病感到非常不安，顾不得去想别的事。

“‘我希望我没有说什么使你痛苦的话。’我说道。

“‘啊，你真触到了我的痛处。但我想问一下，你是怎样知道的，你知道了多少情况？’现在他半开玩笑地说道，可是双眼依然残留着惊骇的神情。

“‘这是很简单的，’我说道，‘那天我们在小艇中，你卷起袖子去捉鱼，我见你胳膊弯上刺着 J . A . 二字，字形仍然清晰可辨，但笔划已弄得模糊了。字的四周又染着墨迹，分明后来你曾设法要把那字迹抹去。由此可见这两个缩写字母，你本来十分熟悉，后来却想忘掉它。’

“‘你的眼力好厉害啊！’他放心地松了一口气，说道，‘这事正象你所说的那样。不过我们不必去谈论它了。一切鬼魂之中，我们旧相知的阴魂是最凶恶的。我们到弹子房去安静地吸一支烟吧。’

“从那天以后，虽然老特雷佛对我的态度仍然非常亲切，但亲切中总带有几分疑虑。这一点连他的儿子也觉察出来了。‘你可把爸爸吓了一跳，’小特雷佛说道，‘他再也弄不清，什么事你知道，什么事你不知道了。’依我看，老特雷佛虽然不愿流露出他的疑虑，但他心里的疑虑却非常强烈，一举一动都隐约流露出来。我终于确信是我引起了他的不安，便决定向他们告辞。可是就在我离开的前一天，发生了一件事，这事后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

“那时我们三个人坐在花园草坪的椅子上晒太阳，欣赏布

罗德的景色，一个女仆走过来说有一个人在门外求见老特雷佛先生。

“‘他叫什么名字？’我的东道主问道。

“‘他不说。’

“‘那么，他要干什么呢？’

“‘他说你认识他，他只要同你谈一谈。’

“‘那么领他到这里来。’过了一会儿，便有一个瘦小枯槁的人走进来，此人形容猥琐，步履拖沓，身着一件夹克敞着怀，袖口上有一块柏油污痕，里面是一件红花格衬衫，棉布裤子，一双长统靴已破旧不堪。他那棕色的脸庞瘦削，显出狡猾的样子，总带着笑容，露出一排不整齐的黄牙。他的双手满布皱纹，半握拳，显然是水手们常有的姿态。在他无精打彩地穿过草坪向我们走过来时，我听到老特雷佛喉中发出一种类似打呃的声音，从椅子上跳下来，奔向屋里。转瞬间又跑回来，当他经过我面前时，我闻到一股浓烈的白兰地酒味。

“‘喂，朋友，’他说道，‘你找我有什么事？’

“那个水手站在那里，双眼惶惑地望着老特雷佛，依然咧嘴微笑。

“‘你不认识我了吗？’水手问道。

“‘啊，哎呀，这一定是赫德森了，’老特雷佛惊异地说道。

“‘我正是赫德森，先生，’这个水手说道，‘喂，从我上次见到你，三十多年过去了。你现在已安居在你的家园里，而我仍生活于困苦之中。’

“‘唉，你应该知道我并没有忘记过去的日子，’老特雷佛大声说，一面向水手走过去，低声说了几句，然后又提高嗓门说道，‘请到厨房里，先吃点喝点，我肯定可以给你安排一个位置。’

“‘谢谢你，先生，’水手掠一掠他的额发说道，‘我刚刚下了航速为八海里的不定期货船，在那上面我干了两年，偏偏人手又少，所以需要休息。我想我只好去找贝多斯先生或来找你了。’

“‘啊，’老特雷佛大声喊道，‘你知道贝多斯先生在哪里吗？’

“‘谢天谢地，先生，我的老朋友在哪儿，我全都知道，’这个人狞笑道，匆匆跟在女仆身后向厨房走去。老特雷佛先生含糊地向我们说，他去采矿时，曾和这个人同船而行。说罢他就把我们丢在草坪上，自己走进屋里去。过了一小时我们才进屋去，发现老特雷佛烂醉如泥、直挺挺地躺在餐室的沙发上。这整个事件，在我心中留下了非常恶劣的印象。因此，第二天我离开敦尼索普村时，丝毫不感到惋惜。因为我觉得，我住在他家，一定是使我的朋友感到为难的根源。

“所有这一切发生在漫长的假期中的第一个月。我又回到了伦敦住所，用七个星期时间做了一些有机化学实验。然而，深秋中某一天，假期即将结束，我收到我朋友的一封电报，请我回到敦尼索普村去，并说他非常需要我的指教和协助。我当然又把别的事丢开，立即赶回北方去了。

“他坐在一辆双轮单马车上在车站等我，我一眼就能看出，这两个月来，他备受磨难，变得消瘦异常，失去了平时

特有的高声谈笑兴高采烈的性格。

“‘爸爸危在旦夕，’他第一句话便说道。

“‘不可能！’我叫喊道，‘怎么回事？’

“‘他中了风，是神经受了严重刺激。今天一直处在危险中，我看他现在未必还活着。’

“华生，你可以想见，我听到这意外的消息，是多么惊骇。

“‘是什么引起的呢？’我问道。

“‘啊，这就是要害之处。请你上车，我们路上详细谈一谈。你还记得你走的前一天晚上来的那个家伙吗？’

“‘当然记得了。’

“‘你知道那天我们请进屋里的是什么人吗？’

“‘不知道。’

“‘福尔摩斯，那是一个魔鬼，’他大声喊道。

“我吃惊地呆望着他。

“‘正是，他确实是一个魔鬼，自从他来了以后，我们没有一时一刻安宁过，一点也没有。从那天夜晚起爸爸就没有抬头之时，现在他的生命危在旦夕，他的心也碎了。这都是因为那个该死的赫德森。’

“‘那么，他有什么势力呢？’

“‘啊，这正是我要设法知道的。象爸爸这样慈祥、宽厚的善良长者，怎么会落到那样一种恶棍的魔爪中去呢！不过，福尔摩斯，我很高兴你能前来。我非常相信你的判断和处事能力，我知道你能给我想出一个最好的办法。’

“我们的马车疾驰在乡间洁净而平坦的大路上，在我们的前方是布罗德的一展平阳，隐现在落日红霞之中。在左手边

的一片小树林后面，我已遥望到那位治安官屋上高高的烟囱和旗杆了。

“‘爸爸让这家伙作园丁，’他的同伴说道，‘后来，那人很不满意，便被提升为管家。全家似乎完全在他控制之下，他整日游荡，为所欲为。女仆们向我父亲诉说他酗酒成性，语言卑鄙。爸爸便多方提高她们的薪水，来补偿她们遇到的麻烦。这家伙经常划着小船，带上我爸爸最好的猎枪去游猎。而在他这样干时，脸上总是带着讽刺挖苦、侧目斜视、目无一切的神情，假使他是一个和我同样年纪的人，我早已把他打翻在地上不止二十次了。福尔摩斯，我告诉你，在这段时间里，我只有拚命克制自己，现在我自问，假如我不克制自己，可能情况反而会好些。

“‘唉，我们的境况越来越坏。赫德森这个畜牲越来越嚣张，有一天，他竟当着我的面，傲慢无礼地回答我父亲，我便抓住他肩膀把他推出门去。他一声不响地溜走了，发青的面孔和两只恶狠狠的眼睛，露出一种恫吓的神情。在这以后，我不知道可怜的父亲同这个人又作过什么交涉，但第二天父亲来找我，要我向赫德森道歉。你可以想象到，我当然拒绝了，并且问父亲为什么要容许这样一个坏蛋对他和我们全家这样放肆无礼。

“‘我父亲说道：“啊，我的孩子，你说得完全对，可是你不知道我的处境啊。不过你一定会知道，维克托。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设法让你知道。但你现在总不愿使你可怜的老爸爸伤心罢？孩子。”

“‘爸爸非常激动，整天把自己关在书房里，我从窗户望

见他正在忙于书写。

“‘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使我如释重负的事，因为赫德森对我们说，他打算离开我们。我们吃过午饭后，正在餐室坐着，他走进来，喝得半醉，声音沙哑地说出了他的打算。

“‘他说道：“我在诺福克受够了，我要到汉普郡贝多斯先生那里去。我敢说，他一定象你那样高兴见到我。”

“‘“赫德森，我希望你不是怀着恶感离开这儿的。”我父亲卑躬屈节地说，这使我浑身血液沸腾起来。

“‘“他还没有向我赔礼道歉呢，”他瞟了我一眼，绷着脸说道。

“‘爸爸转身对我说道：“维克托，你应该承认，你对这位可敬的朋友确实失了礼。”

“‘我回答道：“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们父子对他容忍得太过分了。”

“‘赫德森咆哮如雷地说道：“啊，你认为是这样么，是不是？那好极了，伙计。我们走着瞧吧！”

“‘他无精打采地走出屋去，半小时以后便离开我家，使爸爸处于可怜的担惊受怕的状态。我听到爸爸一夜又一夜地在室内踱来踱去，而在他刚刚恢复信心时，灾祸终于从天而降。’

“‘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急忙问道。

“‘非常怪。昨晚爸爸收到一封信，信上盖着福丁哈姆的邮戳。爸爸看过之后，双手轻轻拍打着头部，好象失魂落魄的人一样，开始在室内绕圈子。后来我把他扶到沙发上，他的嘴和眼皮都歪向一侧。我看他是中了风，立即请来福德哈

姆医生，和我一起把爸爸扶到床上，可是他瘫痪越来越厉害，一点也没有恢复知觉的迹象，我想我们很难看到他活着了。’

“ ‘小特雷佛，你简直是在吓唬我！’我大声说道，‘那么，那封信里究竟有什么东西能引起这样可怕的恶果呢？’

“ ‘没有什么。这就是莫名其妙的地方。这封信荒诞而琐碎。啊，我的上帝，我所担心的事果然来了！’

“他说时，我们已走到林荫路转弯处，看到在微弱的灯光下，房子的窗帘都放下了。我们走到门口，我朋友显出满面悲痛，一位黑衣绅士走了出来。

“ ‘医生，我爸爸什么时候故去的？’特雷佛问道。

“ ‘几乎就在你刚刚离去的时候。’

“ ‘他可曾苏醒过？’

“ ‘临终之前苏醒过一会儿。’

“ ‘给我留下什么话吗？’

“ ‘他只说那些纸都在日本柜子的后抽屉里。’

“我的朋友和医生一同向死者的住房走去，我却留在书房中，脑子里不住翻腾这全部事件，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象这样忧郁过。老特雷佛过去是一个拳击家、旅行家，又是一个采金人，那他怎么会听任这个横眉怒目的水手的支配？还有，为什么他一听提到他手臂上半模糊的姓名开头字母竟昏厥过去，而接到一封从福丁哈姆寄来的信竟吓死了呢？这时，我想起福丁哈姆是在汉普郡，就是贝多斯先生的故里，而那个水手就是对他进行敲诈去了。那么这封信可能是水手赫德森发来的，信中说他已经检举了特雷佛过去犯罪的秘密。要不然就是贝多斯发来的，信中警告老特雷佛，有一个旧日的同

伙即将检举这件事。这看起来是很明显的。但这封信怎么又象他儿子所说的那样，琐碎而又荒诞呢？那他一定是看错了。如果真如此，那这里面一定有一种特别的密码，字面的意思和实际的含意不同。我必须看看这封信。如果信中果真有隐秘在内，我相信我可以破译出来。我没点灯坐着反复思考这个问题约有一个小时，后来一个满面泪痕的女仆拿进一盏灯来，我的朋友小特雷佛紧跟着走进来。他面色苍白，但镇静自若，手中拿着现在摊在我膝盖上的这几张纸。他在我对面坐下来，把灯移到桌边，把写在石青色纸上潦草的短简指给我看，这短简就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伦敦野味供应正稳步上升。我们相信总保管赫德森现已奉命接受一切粘蝇纸的订货单并保存你的雌雉的生命。’

“恐怕我第一次读这封信时脸上的惶惑表情也象你刚才一样。然后，我又非常仔细地重读了一遍。显然不出我所料，这些奇怪词组里隐藏着一些秘密的含意。可能象‘粘蝇纸’和‘雌雉’这类词组是事先约好的暗语。这种暗语可以任意约定。无论如何也推断不出它的含义。不过我不相信情况会是这样的，而赫德森这个词的出现似乎表明信的内容正合我的这种猜想。而且这短简是贝多斯发来的，而不是那个水手。我又把词句倒过来读，可是那‘性命、雌雉’等词组却令人大失所望。于是我又试着隔一个词一读，但无论‘the of for’，还是‘supply game London’都没有丝毫意义。

“可是过了一会，打开这个闷葫芦的钥匙终于落到我的手里，我看出从第一个词开始，每隔两个词一读，就可以读出含义来，这些含义足以使老特雷佛陷入绝境。

“词句简短扼要，是告警信。我当即把它读给我的朋友听：

‘The game is up .Hudson has told all .Fly for your life .’

(译为：一切都完了。赫德森已全部检举。你赶快逃命吧！)

“维克托·特雷佛双手颤抖地捂着脸。‘我猜想，一定是这样的，’他说道，‘这比死还要难堪，因为这意味着蒙受耻辱。可是“总保管”和“雌雉”这两个词儿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些词儿在信中没有什么意思，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找到那位发信人，这对我们倒大有用处。你看他开始写的是‘The...game...is’等等，写完预先拟好的词句，便在每两个词之间填进两个词儿。他很自然地使用首先出现在头脑中的词儿。可以确信，他是一个热衷于打猎的人，或是一个喜爱饲养家禽的人。你了解贝多斯的情况吗？’

“‘呃，经你这样一提，’他说道，‘我倒想起来啦，每年秋季，我那可怜的爸爸常常接到贝多斯的邀请到他那里去打猎。’

“‘那么这封信一定是他发来的了，’我说道，‘现在我们只需查明，那个水手赫德森究竟掌握了什么秘密，用来威胁这两个有权有势的人。’

“‘唉，福尔摩斯，我担心那是一件罪恶和丢人的事！’我的朋友惊呼道，‘不过我对你不必保守什么秘密。这就是爸爸的声明，是在他得知赫德森的检举迫在眉睫时写下来的。我

按医生传的话在日本柜子里找到了它。请把它拿去读给我听听，因为我自己实在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去读它了。’

“华生，这几张纸就是小特雷佛给我的，那天晚上我在旧书房读给他听过，现在我读给你听。你看，这几张纸外面写着：‘“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航行记事。一八五五年十月八日自法尔默思启航，同年十一月六日在北纬十五度二十分，西经二十五度十四分沉没。’里面是用信函的形式记载的。

“‘我最亲爱的儿子，既然那日益迫近的耻辱使我的暮年暗淡无光，我可以老实而诚恳地说，我并不畏惧法律，也不怕丧失我在本郡的官职，更不担心相识的人小看我而使我痛心疾首。可是一想到你很爱我，而且极为尊敬我，却要因为我而蒙受耻辱，这才使我心如刀绞。但是如果一直悬在我头上的横祸果真降临了，那么我希望你读一读本篇记事，那时你就可以直接从中了解我该受何种责罚。另一方面，如果平安无事（愿万能的慈悲上帝赐准！），万一这张纸还没有毁掉而落入你手中，我恳求你，看在上帝份上，看在你亲爱的母亲份上，看在我们父子间的恩情份上，把它一烧了之，永世遗忘吧。

“‘但如若那时你果真读到此信，则我知道事已败露，置身囹圄了，或十之八九我已噤舌长眠了（因为你知道我的心脏衰弱）。但无论属于以上哪种情况，即已无需继续隐瞒。以下事事千真万确，愿誓肺腑，以求宽恕。

“‘亲爱的孩子，我本来不叫特雷佛，年轻时叫詹姆斯·

阿米塔奇。由此你就明白我那次受惊昏厥的原因了。我是指几个星期以前，你大学的朋友对我讲的那番话，在我听来好象一语道破了我化名的秘密。作为阿米塔奇，我在伦敦银行工作，而作为阿米塔奇，我被定了违犯国法之罪，判处流刑。孩子，不要过分苛责我吧。这是一笔所谓赌债，我只好偿还，我便用了不属于我自己的钱去偿还了。当然我确有把握能在察觉之前把它补上。可是最可怕的厄运临头了，我所指望的款项竟然没能到手，又加上提前查帐，使我的亏空暴露出来。这件案子本来可以处理得宽大一些，可是三十年前的法律比现在严酷得多。于是在我二十三岁生日那天，便定了重罪和其他三十七名罪犯一起被锁在“格洛里亚斯科特”号帆船的甲板上，流放到澳大利亚去。

“‘那是一八五五年，克里米亚战事正酣。本来载运罪犯的船只大部分在黑海中作军事运输，因此政府只好用较小的不适当的船只来遣送罪犯。“格洛里亚斯科特”号帆船是做中国茶叶生意的，式样古老，船首很重，船身很宽。新式快速帆船早已胜过了它。这只三桅帆船载重五百吨，船上除了三十八名囚犯以外，还载有水手二十六名，士兵十八名，船长一名，船副三名，医生一名，牧师一名和狱卒四名。从法尔默思启航时，船上共约一百人。

“‘通常囚犯船的囚室隔板都用厚橡木制成，可是这只船的囚室隔板却非常薄。还在我们被带到码头时，我特别注意到一个，他现在就囚在船尾和我相邻的囚室里。这是一个

年轻人，面容清秀，没有胡须，细长的鼻子，瘪嘴。他一副得意神情，走起路来昂首阔步，最突出的，还是身材特别高大，我看谁的头也到不了他的肩部，他肯定至少有六英尺半高。在这么多忧郁而消沉的面孔里，看到这样一张精力充沛而坚定果断的面孔，那是非同小可的。看到这张面孔，犹如暴风雨中送来炉火。我发现他和我为邻，非常欢喜。一天夜深人静，几句细语送进我的耳鼓，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他设法在囚室隔板上挖了一个洞，这更使我喜不自胜。

“ ‘ 他说道：“喂，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因什么罪名被关在这里？”

“ ‘ 我回答了他，反问他是谁。

“ ‘ 他说道：“我叫杰克·普伦德加斯特，我发誓，在你和我分手之前，你会知道我的好处的。”

“ ‘ 我记得听说过他的案子，因为在我自己被捕以前，他的案子在全国曾经轰动一时。他出身良家，又很能干，但沾染了不可救药的恶习，靠巧妙的欺诈，从伦敦巨商手中骗取了巨款。

“ ‘ 这时他便骄傲地说道：“哈，哈！你想起我这件案子了。”

“ ‘ 我说：“的确，我记得很清楚。”

“ ‘ 他说：“那么，你可记得那案子有什么特别吗？”

“ ‘ 我说：“有什么特别呢？”

“ ‘ 他说：“我弄到将近二十五万镑巨款，不是吗？”

“ ‘ 我说：“人家说是这么多。”

“ ‘ 他说：“可这笔赃款并没有追回去，你知道吗？”

“ ‘ 我回答：“不知道。”

“ ‘ 他又问道：“喂，你猜这笔巨款现在在什么地方？”

“ ‘ 我说道：“一点也猜不出。”

“ ‘ 他大声说道：“这笔钱还在我的掌握之中。一点不假！记在我名下的金镑数，比你的头发丝还要多。小伙伴，要是你手里有钱，又懂得怎样管钱用钱，那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喂！你不要认为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人，他会甘心在这满是耗子、甲虫的破旧中国航船的恶臭货舱里坐以待毙，不，先生，这样的人不仅要自救，还要搭救他的难友。你可以大干一场！紧紧依靠他，你可以凭圣经宣誓，他一定能把你救出来。”

“ ‘ 他当时说话的语调就是这样。起初我并不当一回事。可是过了一会，他又对我试探了一番，并且一本正经地向我宣誓，告诉我确实有一个夺取船只的秘密计划。在上船之前，已经有十二个犯人事先做了准备，普伦德加斯特领头，他用金钱作动力。

“ ‘ 普伦德加斯特说：“我有一个同伙，是一个难得的好人，完全诚实可靠，钱在他手里。你猜现在这个人在哪里？呃，他就是这只船上的牧师——那位牧师，一点不错！他在船上穿一件黑上衣，身份证响当当，箱子里的钱足以买通全船的一切人。全体水手都是他的心腹。在他们签名受雇以前，他用现金贴现一股脑儿就把他们收买过来了。他还收买了两个狱卒和二副梅勒，要是他认为船长值得收买，那他连船长本人也要收买过来。”

“ ‘ 我问道：“那么，我们究竟要干什么呢？”

“ ‘他说：“你看呢？我们要使一些士兵的衣服比裁缝做的更加鲜红。”

“ ‘我说：“可他们都有武器啊。”

“ ‘他说：“小伙子，我们也要武装起来，每人两支手枪。我们有全体水手做后盾，要是还不能夺取这只船，那我们早该让人送进幼女寄宿学校了。今夜你和在你左邻那个人谈一谈，看看他是否可靠。”

“ ‘我照办了，知道我的左邻是个年轻人，处境和我相同，罪名是伪造货币。他原名伊文斯。现在也象我一样，已更名改姓，是英国南方一个富有而幸运的人。他完全乐意参加这一密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自救，所以在我们的船横渡海湾之前，全船犯人只有两个未参与这一秘密。一个意志薄弱，我们不敢信任他，另一个患黄疸病，对我们没有什么用处。

“ ‘一开始，我们的夺船行动确实没有遇到阻碍。水手们是一伙无赖，是专门挑选来干这种事的。冒牌牧师不断到我们囚舱来给我们鼓劲，他背着一个黑书包，好象是满装着经文，他出来进去十分忙碌。到第三天，我们每个人的床脚都存有一把锉刀、两支手枪、一磅炸药和二十发子弹了。两个狱卒早就是普伦德加斯特的的心腹，二副也成了他的帮手。船上和我们作对的，只有船长、两个船副、两个狱卒、马丁中尉和他的十八名士兵以及那位医生。事情虽然非常保险，但我们还是决定倍加谨慎，准备夜间进行突然袭击。然而，动手比我们预料的要快得多。情况是这样的：

“ ‘在该船开航后第三个星期的一天晚上，医生来给一个

犯人看病。他把手伸到犯人床铺下面，摸到了手枪的轮廓。如果他当时不动声色，就可能使我们的事情全部告吹，但他是个胆小鬼，惊叫一声，面无血色，这就使那个囚徒立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并将他抓住。他来不及发出警报，嘴便被堵住，绑到床上。医生来时打开了通往甲板的门上的锁，我们就通过此门，一拥而上。两个哨兵中弹倒地，一个班长跑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也遭到同样下场。另有两个兵士把着官舱的门，他们的火枪似乎没有装火药，因为根本就没向我们开火。他们在打算上刺刀时中弹身亡。在我们一拥冲入船长室时，里面已响起了枪声，推门一看，只见船长已倒下，脑髓把钉在桌上的大西洋航海图都染污了，而牧师站在死尸旁，手里拿的手枪还在冒烟呢。两个船副早已就擒，整个事情看来大功告成。

“‘官舱紧靠船长室，我们一窝蜂奔到那里，在长靠椅上一坐，一起畅谈起来，因为觉得又一次恢复了自由而欣喜若狂。官舱的四周都是货箱，冒牌牧师威尔逊弄来一箱，拿出二十瓶褐色葡萄酒。我们打碎瓶颈，把酒倒进酒杯，正待举杯痛饮，突然出其不意听到一阵枪声，官舱里顿时烟雾弥漫，隔着桌子竟看不见东西了。等到烟消雾散，这里已是血肉横飞。威尔逊和其他八个人倒在地上垂死挣扎，至今我想起那桌上的血和褐色葡萄酒还觉得恶心。我们一见这情景就吓坏了。我想当时要不是多亏了普伦德加斯特，那一定全完了。他象公牛一般，一声怒吼冲出门去，所有活着的人也都随他一拥而出。我们冲到舱外，看见船尾站着中尉和他手下的十个士兵，官舱上有一个旋转天窗，正对着桌子上方，稍稍打开

一些，他们就从隙缝中向我们射击。我们趁他们来不及重新装填火药，冲上前去。他们虽然英勇抵抗，但我们占了上风，战斗不到五分钟就把他们全解决了。我的天啊！这只帆船简直象一个屠宰场！普伦德加斯特就象狂怒的魔鬼，把一个又一个的士兵象小孩一样提起来，不管死活，通通扔到海里。有一个中士伤势很重，还出人意外地泅游了很长时间，直到某个善人一枪打碎他的脑袋才肯罢休。战斗结束，只剩下两个狱卒、两个船副和一名医生，其余敌人已全部消灭。

“‘对剩下的这几个敌人怎样处置，我们发生了争论。许多人欣喜夺回了自由，打心眼儿里不愿意再杀人。杀死手执武器的士兵是一回事，对冷酷无情地残杀人而无动于衷则是另一回事。我们八个人，五个犯人和三个水手说，我们不愿看见杀死他们，但普伦德加斯特和他的一伙人却无动于衷。他说，我们求得安全的唯一机会就是把事情干利落，他不愿留一个活口将来站到证人席上去饶舌。这差一点儿又使我们遭到拘禁，不过他终于答应说，如果我们愿意，就可以乘小艇离开他们。我们对这个建议欣然答应，因为早已厌恶这种血腥的勾当，我们明白这次杀人之后，还会有更残酷的事发生。于是，他发给我们每人一套水手服，一桶淡水，一小桶腌牛肉，一小桶饼干和一个指南针。普伦德加斯特扔给我们一张航海图，告诉我们要说我们是一艘失事船只的水手，船是在北纬十五度，西经二十五度沉没的。然后他割断缆索，听凭我们漂流而去。

“‘我亲爱的儿子，现在我要讲到这个故事最惊人的情节了。在骚乱的时候，水手们曾经落帆逆风行驶，但在我们离

开之后，他们又扬起风帆，乘东北风离开我们缓缓驶去。我们的小艇便随平稳起伏的波涛前进。这伙人里，只有我和伊文斯受教育最多。我俩坐下来查看海图，确定我们所在的地点，计划向何处海岸行驶。这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因为向北约五百英里是佛得角群岛，向东约七百英里是非洲海岸。由于风向转北，我们基本上确认向塞拉利昂行驶比较好，于是便掉转船首向此方向驶去。这时从小艇向后方看，三桅帆船已不见船身，只见船桅。我们正在向它眺望，突然看到一股浓密的黑烟直升而起，象一棵怪树悬在天际。几秒钟以后，一声雷鸣般巨响震人耳鼓，等到烟消雾散，“格洛里亚斯科特”号帆船已渺无踪影。我们立即掉转船首，全力向该处驶去，那依然缭绕的海面烟尘反映了该船遇难的惨状。

“‘我们用了很长时间才到达那里，开始我们怕来得太晚，救不出什么人了。只见一条支离破碎的小船和一些断桅残板随波起伏，这显示出帆船的沉没地点，但未见活人踪影。在我们失望地掉转船头时，忽听有人呼救，这才看到不远处有一个人直挺挺地横躺在一块残板上。我们把他拖到船上一看，原来是一个叫赫德森的年轻水手，他被烧伤，筋疲力尽，口不能言，直到第二天清早，才把事情经过告诉我们。

“‘原来，在我们离开以后，普伦德加斯特和他那一伙人就动手杀害那剩下的五个被囚禁的人。他把两个狱卒枪毙后扔进海里，对三副也如法炮制。普伦德加斯特下到中舱亲手割断了可怜的医生的喉咙。这时只剩下勇敢机智的大副本本人。他见普伦德加斯特手持血淋淋的屠刀向他走来，便挣开事先设法弄松了的绑索，跑上甲板，一头钻进尾舱。有十二

个罪犯手持手枪向他冲来，只见他手里拿着一盒火柴坐在火药桶边，这桶火药已经打开，船上共载着一百桶火药。大副发誓说，谁要是动他一下，他就叫全船人同归于尽。话犹未了就发生了爆炸。赫德森认为这是一个罪犯开枪误中了火药桶，而不是大副用火柴点着的。但不管原因何在，反正“格洛里亚斯科特”号帆船和那些劫船暴徒就此完结。

“‘我亲爱的孩子，简单说来，涉及到我的可怕事件的过程就是这样。第二天，一艘开往澳大利亚的双桅船“霍特斯泼”号搭救了我们。该船船长轻易地相信了我们是遇难客船的幸存者。海军部将“格洛里亚斯科特”号运输船作为海上失事记录在案，而它的真实命运却一点也没泄露出去。经过一段顺利航程之后，“霍特斯泼”号让我们在悉尼上岸，伊文斯和我更名改姓前去采矿，在各国人麇集之中，我们毫不费力地隐瞒了过去的身份。其余的事我也不必细说了。后来我们发迹了，周游一番，以富有的殖民地居民身份返回英国，购置了产业。二十多年来，我们安居乐业，生活美满，希望把过去的事永远埋葬。后来，这个水手来找我们，我一眼就认出他就是我们从沉船残骸上救上来的那个人，当时我的感觉就可想而知了。他不知怎样追踪到此，欺我们畏惧之心，对我们进行敲诈勒索。你现在该明白，我为什么极力对他和好了，你也该多少同情我内心充满的恐惧了。他虽然离开我到另一个受欺者那里去了，可是还在对我进行虚声恫吓。’

“下面的字写时手已颤栗不止，几乎难以辨认，‘贝多斯写来密信说，赫德森已全部检举。上帝啊，可怜可怜我们吧！’

“这就是那天晚上我读给小特雷佛听的故事。华生，这种

情况可算是富有戏剧性的案子了。我的好友经过这场风波，肝肠寸断，便迁往特拉伊去种茶树，我听说他在那里混得不错。至于那个水手和贝多斯，自从写了那封告警信以后，便音信全无，无影无踪了。没有人向警局提出检举，所以贝多斯是错把赫德森的威胁当做事实。有人看到赫德森潜伏在附近，警局认为他杀害贝多斯以后逃跑了。而我确信事实恰恰相反。八成是贝多斯陷入绝境，认为赫德森告发了自己，便报仇雪恨杀死赫德森，携带手头所有现款逃出国去。这就是这件案子的情况，医生，如果它们对你采集资料有所助益，我很乐意供你选用。”

马斯格雷夫礼典

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性格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经常使我烦恼。虽然他的思想方法敏锐过人，有条有理，着装朴素而整洁，可是他的生活习惯却杂乱无章，使同住的人感到心烦。我自己在这方面也并不是无可指责的。我在阿富汗时那种乱糟糟的工作，还有放荡不羁的性情，已使我相当马虎，不是一个医生应有的样子。但对我来说总是有个限度。当我看到一个人把烟卷放在煤斗里，把烟叶放在波斯拖鞋顶部，而一些尚未答复的信件却被他用一把大折刀插在木制壁炉台正中时，我便开始觉得自己还怪不错的呢。此外，我总认为，手枪练习显然应当是一种户外消遣，而福尔摩斯一时兴之所至，便坐在一把扶手椅中，用他那手枪和一百匣子弹，以维多利亚女王的爱国主义精神，用弹痕把对面墙上装饰得星罗棋布，我深深感到，这既不能改善我们室内的气氛，又不能改善房屋的外观。

我们的房里经常塞满了化学药品和罪犯的遗物，而这些东西经常放在意料不到的地方，有时突然在黄油盘里，或甚至在更不令人注意的地方出现，可是他的文件却是我最大的难题。他最不喜欢销毁文件，特别是那些与他过去办案有关的文件，他每一两年只有一次集中精力去归纳处理它们。因

为，正如我在这些支离破碎的回忆录里有些地方曾经提到的一样，当他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因而扬名时，他才会有这种精力。但这种热情旋即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反映异常冷漠，在此期间，他每日与小提琴和书籍为伍，除了从沙发到桌旁以外几乎一动也不动。这样月复一月，他的文件越积越多，屋里每个角落都堆放着一捆捆的手稿，他决不肯烧毁，而且除了他本人外，谁也不准把它们挪动一寸。

有一年冬季的夜晚，我们一起坐在炉旁，我冒然向他提出，等他把摘要抄进备忘录以后，用两小时整理房间，搞得稍稍适于居住一些。他无法反驳我这正当的要求，面有愠色，走进寝室，一会儿就返回，身后拖着一只铁皮大箱子。他把箱子放在地板当中，拿个小凳蹲坐大箱子前面，打开箱盖。我见箱内已有三分之一装进了文件，都是用红带子绑成的小捆。

“华生，这里有很多案件，”福尔摩斯调皮地望着我说道，“我想，如果你知道我这箱子里装的都是什么，那么你就会要我把已装进去的拿出来，而不要我把没有装的装进去了。”

“这么说，这都是你早期办案的记载了？”我问道，“我总想对这些案件做些札记呢。”

“是的，我的朋友，这都是在我没成名以前办的案子。”福尔摩斯轻轻而又爱惜地拿出一捆捆的文件。“这些并不都是成功的记录，华生，”他说道，“可是其中也有许多很有趣。这是塔尔顿凶杀案报告，这是范贝里酒商案，俄国老妇人历险案，还有铝制拐杖奇案以及跛足的里科里特和他可恶妻子的案件。还有这一件，啊，这才真是一桩有点儿新奇的案件呢。”

他把手伸进箱子，从箱底取出一个小木匣，匣盖可以活

动，活象儿童玩具盒子。福尔摩斯从匣内取出一张揉皱了的纸，一把老式铜钥匙，一只缠着线球的木钉和三个生锈的旧金属圆板。

“喂，我的朋友，你猜这些东西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看到我脸上的表情，笑容满面地问道。

“这简直是一些稀奇古怪的收藏品。”

“非常稀奇古怪，而围绕它们发生的故事，更会使你感到惊奇不迭呢。”

“那么，这些遗物还有一段历史吗？”

“不仅有历史，而且它们本身就是历史啊。”

“这是什么意思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把它们一件一件拿出来，沿桌边摆成一行，然后又坐到椅子上打量着这些东西，两眼露出满意的神情。

“这些，”他说道，“都是我留下来以便回忆马斯格雷夫礼典一案的。”

我曾经听他不止一次提到这件案子，可是始终未能探悉详情。“如果你详细讲给我听，”我说道，“那我真是太高兴了。”

“那么这些杂乱东西还照原样不动了？”福尔摩斯调皮地大声说道，“你的整洁又不能如愿了，华生。可是我很高兴在你的案例记载中，能把这件案子增加进去。因为这件案子不仅在国内犯罪记载中非常独特，而且我相信，在国外也极为罕见。如果搜集我那些微不足道的成就，却不记载这件离奇的案子，那就很不完备了。

“你当然记得‘格洛里亚斯科特’号帆船事件，我向你讲

了那个不幸的人的遭遇，我和他的谈话，第一次使我想到了职业问题，而后来侦探果然成了我的终身职业。现在你看我已经名扬四海了，无论是公众，还是警方都普遍把我当作疑难案件的最高上诉法院。甚至当你和我初交之际，即我正进行着你后来追记为‘血字的研究’一案的时候，虽然我业务并非十分兴隆，但已有了很多主顾了。你很难想象，开始我是多么困难，我经历了多么长久的努力才得到了成功。

“当初我来到伦敦，住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的蒙塔格街，闲居无事，便专心研究各门科学，以便将来有所成就。那时不断有人求我破案，主要都是通过我一些老同学介绍的。因为我在大学的后几年，人们经常议论我和我的思想方法。我破的第三个案件就是马斯格雷夫礼典案。而那使我兴致昂然的一系列奇异事件以及后来证明是事关重大的办案结局，使我向从事今天这一职业迈出了第一步。

“雷金纳德·马斯格雷夫和我在同一个学校学习，我和他有一面之交。因为他看上去很骄傲，所以在大学生中是不怎么受欢迎的。但我总觉得他的骄傲，实际上是力图掩盖他那天生的羞怯的表现。他有一副极为典型的贵族子弟的相貌，瘦身形，高鼻子，大眼睛，慢条斯理，温文尔雅。事实上他确是大英帝国一家最古老贵族的后裔。可是在十六世纪时，他们这一支（次子的后裔）就从北方的马斯格雷夫家族中分出来，定居在苏塞克斯西部，而赫尔斯通庄园或许是这一地区至今还有人居住的最古老的建筑了。他出生地苏塞克斯一带的事物看来对他影响很大，我每次看到他那苍白而机灵的面孔或他那头部的姿态，就不免联想起那些灰色的拱道、直棂

的窗户以及封建古堡的一切遗迹。有一两次我们不知不觉地攀谈起来，我还记得他不止一次说他对我的观察和推理方法感兴趣。

“我们有四年没有见面了，一天早晨他到蒙塔格街来找我。他变化不大，穿戴得象一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他爱讲究穿戴），依然保持他从前那种与众不同的安静文雅的风度。

“‘你一向很好吗？马斯格雷夫，’我们热情地握手以后，我问道。

“‘你大概听说过我可怜的父亲去世了，’马斯格雷夫说道，‘他是两年前故去的。从那时起我当然要管理赫尔斯通庄园了。因为我是我们这一区的议员，所以忙得不可开交。可是，福尔摩斯，我听说你正在把你那令人惊奇的本领用到实际生活中？’

“‘是的，’我说道，‘我已经靠这点小聪明谋生了！’

“‘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因为眼下你的指教对我非常宝贵。我在赫尔斯通碰到许多怪事，警察未能查出任何头绪。这确实是一件最不寻常的难以言喻的案件。’

“你可以想象我听他讲时是多么急不可耐了，华生，因为几个月来我无所事事，我一直渴望的机会看来终于来到了。在我内心深处，我相信别人遭到失败的事情，我能成功，现在我有机会试一试身手了。

“‘请把详情见告，’我大声说道。

“雷金纳德·马斯格雷夫在我对面坐下来，把我递给他的香烟点着。

“‘你要知道，’他说，‘我虽然是一个单身汉，但是我在

赫尔斯通庄园仍然拥有相当多的仆人，因为那是一座偏僻凌乱的旧庄园，需要很多人照料。我也不愿辞退他们，而且在猎野鸡的季节，我经常在别墅举行家宴，留客人小住，缺乏人手是不成的。我共有八个女仆，一个厨师，一个管家，两个男仆和一个小听差。花园和马厩当然另有一班子人。

“‘仆人中当差最久的是管家布伦顿。我父亲当初雇他时，他是一个不称职的小学教师。但他精力旺盛，个性很强，很快就受到全家的器重。他身材适中，眉目清秀，前额俊美，虽然和我们相处已二十年，但年龄还不满四十。由于他有许多优点和非凡的才能（因为他能说几国语言，几乎能演奏所有乐器），长期处于仆役地位而竟然很满足，这实在令人费解。不过我看他是安于现状，没有精力去作任何改变。凡是拜访过我们的人都记得这位管家。

“‘可是这个完人也有瑕疵，就是有一点唐璜的作风，你可以设想，象他这样的人在穷乡僻壤扮演风流荡子是毫不困难的。他初结婚时倒也不错，但自妻子亡故，我们就在他身上碰到无穷无尽的麻烦。几个月以前因为他已经与我们的二等使女雷切尔·豪厄尔斯订了婚，我们本希望他再一次收敛些，可是他又把雷切尔抛弃了，与猎场看守班头的女儿珍妮特·特雷杰丽丝搅在一起。雷切尔是一个很好的姑娘，可是具有威尔士人那种容易激动的性格。她刚闹了一场脑膜炎，现在，或者说直到昨天才开始能够行走。与她过去相比，简直

唐璜：西班牙传奇人物，是一个专门玩弄女性的荒淫贵族，西方诗歌、戏剧中多引用。——译者注

成了一个黑眼睛的幽灵。这是我们赫尔斯通的第一出戏剧性事件。可是接着又发生了第二出戏剧性事件，这使我们把第一件忘在脑后，那第二出戏剧性事件，是由管家布伦顿的失宠和解雇引起的。

“‘事情是这样的：我已经说过，这个人很聪明，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因为聪明使他对毫不关己的事显得过分好奇。我根本没有想到好奇心会使他陷得这样深，直到发生了一件纯属偶然的事情，才使我重视起来。

“‘我说过，这原是一所凌乱的庄园。上星期有一天，更确切地说是上星期四晚上，我在吃过晚餐以后，极为愚蠢地喝了一杯非常浓的咖啡，很久不能入睡，一直闹到清早两点钟，我感到毫无入睡的希望了，便起来点起蜡烛，打算继续看我没看完的一本小说。然而我把这本书丢在弹子房了，于是我便披上睡衣走出卧室去取。

“‘要到弹子房，我必须下一段楼梯，然后经过一段走廊，那条走廊的尽头，通往藏书室和枪库。我向走廊望过去，忽见一道微弱的亮光从藏书室敞开的门内射出，这时你可想见我是多么惊奇了。临睡前我已经亲自把藏书室的灯熄灭，把门也关上了。我自然首先想到这一定是夜盗了。赫尔斯通庄园的走廊里的墙壁上装饰着许多古代武器的战利品。我从里面挑出一把战斧，然后，丢了蜡烛，蹑手蹑脚地走过走廊，向门里窥视。

“‘原来是管家布伦顿呆在藏书室里。他衣着整齐地坐在一把安乐椅里，膝上摊着一张纸，看上去好象是一张地图，手托前额，正在沉思。我瞠目结舌地立在那里，暗中窥探他的

动静。只见桌边放着一支小蜡烛，我借着那微弱的烛光，瞧见他衣着整齐，又见他突然从椅上站起来，走向那边一个写字台，打开锁，拉开一个抽屉。他从里面取出一份文件，又回到原来的座位，把文件平铺在桌边蜡烛旁，开始聚精会神地研究起来。看到他那样镇静自若地检查我们家的文件，我不禁勃然大怒，便一步跨向前去。这时布伦顿抬起头来，见我站在门口，便跳起来，脸吓得发青，连忙把刚才研究的那张海图一样的文件塞进怀中。

“‘我说：‘好哇！你就这样报答我们对你的信任。明天你就离职辞行吧。’”

“‘他垂头丧气地一鞠躬，一言不发地从我身边溜走了。蜡烛依然摆在桌上，借助烛光，我瞥了一眼，看布伦顿从写字台里取出的文件到底是什么。出乎我的意料，那文件根本无关紧要，只是一份奇异的古老仪式中的问答词抄件而已。这种仪式叫“马斯格雷夫礼典”，是我们家族的特有仪式。过去几世纪以来，凡是马斯格雷夫家族的人，一到成年就要举行这种仪式——这只同我们家族的私事有关，就象我们自己的纹章图记一样，或许对考古学家有些重要作用，但是毫无实际用处。’

“‘我们最好还是回头再谈那份文件的事吧，’我说道。

“‘如果你认为确有必要的话，’马斯格雷夫也有些迟疑地答道，‘好，我就继续讲下去：我用布伦顿留下的钥匙重新把写字台锁好，正要转身走开，突然发现管家已经走回来站在我面前，这使我吃了一惊。

“‘他感情激动，声音嘶哑地高声喊道：“先生，马斯格

雷夫先生，我不能丢这个脸，先生，我虽然身份低微，但平生极重脸面，丢这份脸就要了我的命。先生，如果你绝人生路，那我的死亡应由你负责，我会这么办的，确实不假。先生，如果在出了这件事以后你再也不能留我，那么，看在上帝面上，让我向你申请在一个月内离开，就如同自愿辞职一样。马斯格雷夫先生，辞职没有关系，但是当着所有熟人的面前把我赶出去可不行。”

“‘我答道：“你不配那么多照顾，布伦顿，你的行为极其恶劣。不过，既然你在我家这么长时间了，我也无意让你当众丢脸。不过一个月时间太长了，一星期之内离开吧，随便找个什么理由都行。”

“‘他绝望地叫道：“只给一个星期？先生。两个星期吧，我说，至少两个星期！”

“‘我重复道：“一个星期。你该认为这对你已是非常宽大的了。”

“‘他象一个绝望的人，垂头丧气地悄悄走开了。我吹熄了灯，回到自己房里。

“‘以后两天，布伦顿非常勤奋专注，克尽职守。我也不提发生过的事，怀着一种好奇心等着看他怎样保全面子。他有个习惯，总是吃罢早餐来接受我对他一天工作的指示，可是第三天早晨他没有来。我从餐室出来时碰巧遇到女仆雷切尔·豪厄尔斯。前面已经说过，这位女仆最近刚刚病愈复原，疲惫不堪，面无血色，于是我劝她不要再去工作。

“‘我说道：“你应当卧床休息，身体结实些了，再工作。”

“‘她带着那么奇怪的表情望着我，使我开始怀疑她是不

是又犯了脑病。

“ ‘ 她说道：“我已经够结实的了，马斯格雷夫先生。”

“ ‘ 我回答道：“我们要听听医生怎么说。你现在必须停止工作，你到楼下时，请告诉布伦顿，我要找他。”

“ ‘ 她说道：“管家已经走了。”

“ ‘ 我问道：“走了！到哪儿去了？”

“ ‘ 她说：“他走了，没有人看见他。他不在房里。啊，是的，他走了，他走了！”雷切尔说着，靠在墙上，发出一阵阵尖声狂笑，这种歇斯底里的突然发作，使我毛骨悚然，我急忙按铃叫人帮忙。仆人们把姑娘搀回房去。我向她询问布伦顿的情况，她依然尖叫着，抽泣不止。毫无疑问，布伦顿确实不见了。他的床昨夜没有人睡过，从他前夜回房以后，再没有人见到过他。也很难查明他是怎样离开住宅的，因为早晨门窗都是闭着的。他的衣服、表，甚至钱钞，都在屋里原封没动，只有常穿的那套黑衣服不见了。他的拖鞋穿走了，长统靴子却留下来。那么管家布伦顿夤夜到哪里去了呢？他现在又怎么样了？

“ ‘ 我们当然把整个庄园从地下室到阁楼都搜索了一遍，可是连他的影子都没有。正如我说过的，这是一所象迷宫一样的老宅邸，特别是那些古老的厢房，现在实际上已无人居住。可是我们反复搜查了每个房间和地下室，结果连失踪者的蛛丝马迹也没有。我很难相信他能丢弃所有财物空手而去，再说他又到什么地方去呢？我叫来了当地警察，但也无济无事。前夜曾经下过雨，我们察看庄园四周的草坪与小径，依然徒劳无益。情况就是这样。后来事情又有了新进展，把我

们的注意力从这个疑团上引开了。

“‘雷切尔·豪厄尔斯两天来病得很厉害，有时神志昏迷，有时歇斯底里，我便雇了一个护士给她陪夜。在布伦顿失踪后的第三个夜晚，护士发现病人睡得香甜，便坐在扶手椅上打盹，第二天大清早醒来，发现病床上空空如也，窗户大开，病人已无影无踪。护士立即叫醒了我，我带领两个仆人立即出发去寻找那个失踪的姑娘。她的去向并不难辨认，因为从她窗下开始，我们可以沿着她的足迹，毫不费力地穿过草坪，来到小湖边，在这里，足迹就在石子路附近消失了，而这条石子路是通往宅旁园地的。这个小湖水深八英尺，我们看到可怜的疯姑娘的足迹在湖边消失，当时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我们立即打捞，着手寻找遗体，但是连尸体的影子也没能找到。另一方面，却捞出一件最意料不到的东西，那是一个亚麻布口袋，里面装着一堆陈旧生锈和失去光泽的金属件，以及一些暗淡无光的水晶和玻璃制品。我们从湖中捞取的除此奇怪的物品之外，再无其它。此外，虽然昨天我们竭尽一切可能进行搜索、查询，可是对雷切尔·豪厄尔斯和理查德·布伦顿的命运，仍然一无所知。区警局已经智穷力竭。我只好来找你，这是最后一着了。’

“华生，可想而知，我是多么急不可耐地倾听着这一连串离奇事件，极力把它们串到一起，并找出串连所有事件的共同主线来。管家不见了，女仆也不见了，女仆曾经爱过管家，不过后来又有理由怨恨他。姑娘是威尔士血统，性情急躁易怒。管家一失踪，她就立刻万分激动。她把装着怪东西的口袋投进湖中。这些都是需要考虑到的因素，但是没有一个因

素完全触及问题的实质。这一连串事项的起点是什么呢？现在只有这一连串错综复杂事件的结尾。

“我说道：‘我必须看看那份文件，马斯格雷夫，你的管家认为值得冒丢掉职业的危险一读的那一份。’

“‘我们家族的礼典是件非常荒唐的东西。’马斯格雷夫回答道，‘不过由于它是古人留下的，至少还有些可取之处。如果你愿意过目的话，我有这份礼典问答词的抄件。’

“华生，马斯格雷夫就把我现在拿着的这份文件递给了我，这就是马斯格雷夫家族中每个成年人都必须服从的奇怪的教义问答手册。请听问答词的原文。

“‘它是谁的？’

“‘是那个走了的人的。’

“‘谁应该得到它？’

“‘那个即将来到的人。’

“‘太阳在哪里？’

“‘在橡树上面。’

“‘阴影在哪里？’

“‘在榆树下面。’

“‘怎样测到它？’

“‘向北十步又十步，向东五步又五步，向南两步又两步，向西一步又一步，就在下面。’

“‘我们该拿什么去换取它？’

“‘我们所有的一切。’

“‘为什么我们该拿出来呢？’

“‘因为要守信。’

“‘原件没有署日期，但是，文字用的是十七纪中叶的拼写法。’马斯格雷夫说道，‘不过，我怕这对你解决疑案没有多大帮助。’

“‘至少，’我说道，‘它给了我们另外一个不可解的谜，而且比原来的谜更有趣味。很可能是解了这个谜，也就解了那个谜。请原谅，马斯格雷夫，据我看来，你的管家似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并且比他主人家十代人都头脑清楚。’

“‘我很难领会你的意思，’马斯格雷夫说道，‘我好象觉得这份文件没有什么实际重要意义。’

“‘不过我觉得这份文件大有实际重要意义，我想布伦顿和我的见解一致，他可能在那天夜里你抓住他以前早已看过这份文件了。’

“‘这是很可能的。我们从来也没费神珍藏它。’

“‘据我推测，他最后这一次不过是想记住它的内容罢了。我知道，他正用各种地图和草图和原稿对照，你一进来，他就慌忙把那些图塞进衣袋。’

“‘的确是这样。不过他和我们家族的这种旧习俗有什么关系呢？而这个无聊的家礼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不认为查明这个问题会有很大困难，’我说道，‘如果你同意，我们可以乘首班火车去苏塞克斯，在现场把这事深入调查一下。’

“我们两个人当天下午就到了赫尔斯通。可能你早已见过这座著名的古老建筑物的照片和记载，所以我不详加介绍了，只想说明那是一座L形的建筑物。长的一排房是比较近代样式的，短的一排房是古代遗留的房屋中心，其他房屋都是从

这里扩展出去的。在旧式房屋中部的低矮笨重的门楣上，刻着一六七年这个日期。不过行家们都认为，那屋梁和石造构件的实际年代还要久远些。旧式房屋的墙壁又高又厚，窗户都很小，使得这一家人在上一世纪就盖了那一排新房。现在旧房已用做库房和酒窖，此外别无用途。房子四周环绕着茂密的古树，形成一个幽雅的小花园，我的委托人提到的那个小湖紧挨着林荫路，离房屋约有二百码。

“华生，我已经确信，这不是孤立的三个谜，而只是一个谜，如果我能正确地理解‘马斯格雷夫礼典’，就一定能抓住线索，借以查明与管家布伦顿和女仆豪厄尔斯两人有关的事实真相。于是我全力以赴地干这件事。为什么那个管家那样急于掌握那些古老仪式的语句？显然是因为他看出了其中的奥秘，这种奥秘却从来没有受到这家乡绅历代人的注意。布伦顿正在指望从这种奥秘中牟取私利。那么，这奥秘到底是什么？它对管家的命运又有什么影响呢？”

“我把礼典读了一遍，便觉得一清二楚了，这种测量法一定是指礼典中某些语句暗示的某个地点，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地点，我们就走上了揭穿秘密的正确道路，而马斯格雷夫的先人认为必须用这种奇妙方式才能使后代不忘这个秘密。要开始动手，我们得知两个方位标竿：一棵橡树和一棵榆树。橡树根本不成问题，就在房屋的正前方，车道的左侧，橡树丛中有一棵最古老的，是我平生见过的最高大的树。

“‘起草你家礼典的时候就有了这棵橡树吗？’当我们驾车经过橡树时，我说道。

“‘八成在诺耳曼人征服英国时，就有这棵树了，’马斯格雷夫答道，‘这棵橡树有二十三英尺粗呢。’

“我猜中的一点已经证实，我便问道：‘你们家有老榆树吗？’

“‘那边过去有一棵很老的榆树，十年以前被雷电击毁了。我们把树干锯掉了。’

“‘你能指出那棵榆树的遗址吗？’

“‘啊，当然可以了。’

“‘没有别的榆树了吗？’

“‘没有老榆树了，不过有许多新榆树。’

“‘我很想看看这棵老榆树的旧址。’

“我们乘坐的是单马车，没有进屋，委托人立即把我引到草坪的一个坑洼处，那就是榆树过去生长的地方。这地方几乎就在橡树和房屋的正中间。我的调查看来正有所进展。

“‘我想我们不可能知道这棵榆树的高度了吧？’我问道。

“‘我可以立刻告诉你树高六十四英尺。’

“‘你怎么知道的呢？’我吃惊地问道。

“‘我的老家庭教师经常叫我做三角练习，往往是测量高度。我在少年时代就测算过庄园里的每棵树和每幢建筑物。’

“这真是意外的幸运。我的数据来得比我想得还快啊。

“‘请告诉我，’我问道，‘管家曾向你问过榆树的事吗？’

“雷金纳德·马斯格雷夫吃惊地望着我。‘经你一提醒我想起来了，’他回答道，‘几个月以前，布伦顿在同马夫发生

一场小争论时，的确的确向我问过榆树的高度。’

“这消息简直太妙了，华生，因为这说明我的路子对了。我抬头看看太阳，已经偏西，我算出，不要一小时，就要偏到老橡树最顶端的枝头上空。礼典中提到的一个条件满足了。而榆树的阴影一定是指阴影的远端，不然为什么不选树干做标竿呢？于是，我寻找太阳偏过橡树顶时，榆树阴影的最远端落在什么地方。”

“那一定是非常困难的，福尔摩斯，因为榆树已经不存在了。”我说道。

“嗯，至少我知道，既然布伦顿能找到的，我也能找到。何况，实际上并不困难。我和马斯格雷夫走进他的书房，削了这个木钉，我把这条长绳拴在木钉上，每隔一码打一个结，然后拿了两根钓鱼竿绑在一起，总长度正好是六英尺，便和我的委托人回到老榆树旧址。这时太阳正好偏过橡树顶。我把钓竿一端插进土中，记下阴影的方向，丈量了阴影的长度，影长九英尺。

“计算起来当然很简单的了。如竿长六英尺时投影为九英尺，则树高六十四英尺时投影就是九十六英尺了。而钓竿阴影的方向自然也就是榆树的方向了。我丈量出这段距离，差不多就达到了庄园的墙根。我在这地方钉下木钉。华生，当我发现离木钉不到两英寸的地方地上有个锥形的小洞时，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欣喜若狂的样子了。我知道这是布伦顿丈量时做的标记，我正在走他的老路呢。

“从这点起步我们开始步测，首先用我的袖珍指南针定下方向，顺着庄园墙壁向北行了二十步，再钉下一个木钉。然

后我小心地向东迈十步，向南迈四步，便到了旧房大门门槛下。按照礼典指示的地点，再向西迈两步，我就走到石板铺的甬道上了。

“华生，我从来还没有象那时那样扫兴失望过。一时之间我似乎觉得我的计算一定有根本性的错误。斜阳把甬道的路面照得通亮，我看到甬道上铺的那些灰色石板，虽然古老，而且被过往行人踏薄了，但还是用水泥牢固地铸在一起，肯定多年未被人移动过。布伦顿显然未在此地下手。我敲了敲石板，到处声音都一样，石板下面没有洞穴和裂缝。不过，幸而马斯格雷夫开始体会到我这样做的用意，也象我一样兴奋异常，拿手稿来核对我计算的结果。

“‘就在下面，’他高声喊道，‘你忽略一句话：就在下面。’

“我原以为这是要我们进行挖掘呢，当然我立即明白我想错了。‘那么说，甬道下面有个地下室吗？’我大声说道。

“‘是的，地下室和这些房屋一样古老，就在下面，从这扇门进去。’

“我们走下迂回曲折的石阶，我的同伴划了一根火柴，点着了放在墙角木桶上的提灯。一霎时我们就看清了，我们来到了我们要找的地方，而且最近几天还有人来过此地。

“这里早被用作堆放木料的仓库，可是那些显然被人乱丢在地面的短木头，现在都已被人堆积在两旁，以便在地下室中间腾出一块空地。空地上有一大块重石板，石板中央安着生锈的铁环，铁环上缚着一条厚厚的黑白格子布围巾。

“‘天哪！’我的委托人惊呼道，‘那是布伦顿的围巾，我可以发誓看到他戴过这条围巾。这个恶棍在这里干什么？’

“按我的建议召来了两名当地警察，然后我抓住围巾，用力提石板。可是我只挪动了一点点，还是靠一名警察帮助，我才勉强把石板挪到一旁。石板下露出一个黑洞洞的地窖，我们都向下凝视着。马斯格雷夫跪在地窖旁，用提灯伸进去探照着。

“我们看到这地窖大约七英尺深，四英尺见方，一边放着一个箍着黄铜箍的矮木箱，箱盖已经打开了，锁孔上插着这把形状古怪的老式钥匙。箱子外面积尘很厚，受到蛀虫和潮湿的侵蚀，木板已经烂穿，里面长满了青灰色的木菌。一些象旧硬币那样的金属圆片，显然是旧式硬币，象我手里拿的这些，散放在箱底，其他一无所有。

“然而，这时我们就顾不上这个旧木箱了，因为我们的目光落到一件东西上。那东西蜷缩在木箱旁边，是一个人形，穿着一身黑衣服，蹲在那里，前额抵在箱子边上，两臂抱着箱子。这个姿势使他全身血液都凝聚在脸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认出这个扭曲了的猪肝色的面容究竟是谁。但当我们把尸体拉过来时，那身材、衣着和头发，一切都向我们的委托人说明，死者的确是那个失踪的管家。这个人已经死了几天，但身上并无伤痕能说明他是怎样落到这个下场的。尸体运出地下室，但我们仍然面临着一个难题，这难题就象开始时遇到的那个一样难于解决。

“华生，到现在我依然承认，我那时曾经对我的调查感到失望。在我按照礼典的暗示找到这个地方时，我曾经指望解决这个问题。可是现在我已身在此地，显然远未能弄清这一家族采取如此精心筹划的防范措施，究竟为着什么。诚然我

是搞清楚了布伦顿的下场，可是现在还得查明他是怎么遭到这个下场的；而那个失踪的姑娘在这件事情上又起了什么作用。我坐到墙角的一个小桶上，仔细地思索着这整个案件。

“遇到这样的情形，你是知道我的处置方法的，华生。我替这个人设身处地想一想，首先衡量一下他的智力水平，尽力设想我自己在同一情况下该怎么办。在这一情况下，事情就来得很简单，因为布伦顿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不必考虑他观察问题会出什么‘个人观测误差’（这里是借用了天文观测人员的一个术语），他知道藏着宝物，便准确地找到了地方，发现石板盖太重，单人无法挪动。下一步怎么办？就算他在庄园以外有信得过的人吧，那要求此人帮助，也得开门放他进来，要冒被人发觉的重大危险。最好的办法是在庄园内部找个助手。可是他能向谁求助呢？这个姑娘曾经倾心爱过他。男人不管对女人多坏，他也始终不承认最后会失去那女人的爱情。他可能献几次殷勤，同姑娘豪厄尔斯重归旧好，然后约好共同行动。他俩可能夜间一同来到地下室，合力掀开石板。至此我可以追述他们的行动，犹如耳闻目睹一般。

“不过要揭起这块石板，对于他们两个人，并且其中一个还是妇女，还是过于吃力。因为就连我和那个五大三粗的苏塞克斯警察合力去干也不觉得是轻快事呢。他们挪不动石板怎么办？要是我的话应该怎么办呢？我站起身来，仔细地查看了地面四下乱放着的各种短木。我几乎立刻看到了我料到会有的东西。一根约三英尺长的木料，一端有明显的缺痕，还有几块木头侧面都压平了，好象是被相当重的东西压平的。很显然，他们一面把石板往上提，一面把一些木头塞进缝隙中，

直到这个缝隙可以爬进一个人去，才用一块木头竖着顶住石板，不让它落下来。因为石板重量全部压在这根木头上，使它压在另一块石板边缘上，这就使得木头着地的一端产生了缺痕。至此我的证据仍然是可靠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如何重现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很显然，这地窖只能钻进一个人，那就是布伦顿。姑娘一定是在上面等候。然后布伦顿打开了木箱，把箱子里面装的东西递上去（因为他们未被发现），后来，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我想，或许那个性情急躁的凯尔特族姑娘一见亏待过她的人（或许他待她比我们猜想的还要坏得多），可以任自己摆布的时候，那郁积在心中的复仇怒火突然发作起来？或者是木头偶然滑倒，石板自己落下，把布伦顿关死在自找的石墓之中，而她的过错只是隐瞒真情未报？还是她突然把顶木推开，让石板落回洞口？不管是什么情况，反正在我眼前，似乎现出一个女人抓住宝物，拚命奔跑在曲折的阶梯上，充耳不听背后传来的闷声瓮气的叫喊声，以及双手疯狂捶打石板的声音，正是那块石板窒死了那个对她薄幸的情人。

“难怪第二天早晨她面色苍白，吓得发抖，歇斯底里地笑个不停；原来秘密就在于此。可是箱子里又是什么东西呢？这些东西和她又有什么关系呢？当然，箱子里一定是我的委托人从湖里打捞上来的古金属和水晶石了。她一有机会就把这些东西扔到湖中，以便销赃灭迹。

“我在那里坐了二十分钟左右，一动也不动，彻底思考着案子。马斯格雷夫依然站在那里，面色苍白，摆动着提灯，向石洞里凝视着。

“‘这些是查理一世时代的硬币，’他从木箱中取出几枚金币，说道：‘你看，我们把礼典写成的时间推算得完全正确。’

“‘我们还可以找到查理一世时代其他的东西，’我突然想到这个礼典的头两句问答可能是什么涵义，便大声喊道，‘让我们来看看你从湖里捞出的口袋里装的东西吧。’

“我们回到他的书房，他把那些破烂东西摆在我面前。一见那些破烂，我就明白他并不看重它们，因为金属几乎都变成黑色，石块也暗无光泽。然而我拿起一块用袖子擦了擦，它在我手中，竟然象火星一样闪闪发光。金属制品样式象双环形，不过已经折弯扭曲，再不是原来的形状了。

“‘你一定还记得，’我说道，‘甚至在英王查理一世死后，保皇党还在英国进行武装反抗，而当他们终于逃亡时，他们可能把许多极贵重的财宝埋藏起来，准备在太平时期回国挖取。’

“‘我的祖先拉尔夫·马斯格雷夫爵士，在查理一世时代是著名的保皇党党员，在查理二世亡命途中，是查理二世的得力助手。’我的朋友说道。

“‘啊，不错！’我答道，‘现在好了，我看这才真正是我们所要找的最后环节呢。我必须祝贺你得到这笔珍宝，虽然来得很有悲剧性，却是一件价值连城的遗物啊，而作为历史珍品，其意义更为重大呢。’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马斯格雷夫惊讶地追问道。

“‘这不是别的，正是英国的一顶古代的王冠。’

“‘王冠！’

“‘丝毫不假。想想礼典上的话吧！它怎么说来着！“它

是谁的？是那个走了的人的。”这是指查理一世被处死说的。然后是“谁应该得到它？那个即将来到的人。”这是指查理二世说的，已经预见到查理二世要来到赫尔斯通的这座庄园了。我认为，毫无疑问，这顶破旧得不成样子的王冠曾经是斯图亚特帝王戴过的。’

“‘它怎么跑到湖里去了呢？’

“‘啊，这个问题就需要花费一些时间来回答了。’说着，我把我所作的推测和论证从头到尾地对他说了一遍，直到夜色朦胧，皓月当空，我才把那故事讲完。

“‘那为什么查理二世回国后，不来取王冠呢？’马斯格雷夫把遗物放回亚麻布袋，问道。

“‘啊，你准确地指示了我们也许永远也不能解决的一个问题。可能是掌握这个秘密的马斯格雷夫在此时去世，而出于疏忽，他把这个做指南用的礼典传给后人而没有说明其含义。从那时到今天，这个礼典世代相传，直到终于出了一个人，他揭开了秘密，并在冒险中丧生。’

“这就是马斯格雷夫礼典的故事，华生。那王冠就留在赫尔斯通——不过，他们在法律上经过一番周折，又付了一大笔钱才把王冠留下来。我相信，只要你一提我的名字，他们就会把王冠拿给你看。而那个女人，一直是音讯全无，很可能她离开英国，带着犯罪的记忆逃亡国外去了。”

赖 盖 特 之 谜

那是在一八八七年春天，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由于操劳过度，把身体累垮了，健康尚未恢复。荷兰—苏门答腊公司案和莫波吐依兹男爵的庞大计划案，人们还记忆犹新。这些案件与政治和经济关系极为密切，不便在我的一系列回忆录中加以报道。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两起案子又很独特、复杂，使我的朋友有机会证实一种新的斗争方法的重要，这方法是他在毕生与犯罪行为作斗争中所使用的许多方法中的一种。

我查阅笔记，看到在四月十四日，我曾收到一封从里昂发来的电报，通知我，福尔摩斯在杜朗旅馆卧病在床。没过二十四小时，我就赶到他的病房，发现他的症状不甚严重，方才放心。不过，甚至象他这样钢铁般的体质，在两个多月调查的劳累之下，也免不了垮了下来。在这段期间，他每天最少工作十五小时，而且他向我说，还有一次他夜以继日地工作了五天。甚至胜利的喜悦也不能使他在如此可怕的劳累之后恢复过来。在他的名字响遍欧洲，各处发来的贺电在他屋中堆积如山的时候，我发现福尔摩斯依然感到很痛苦，神情沮丧。消息传来，三个国家的警察都失败了，而他却赢得了成功，他在各方面都挫败了欧洲最高超的诈骗犯玩弄的鬼把

戏。即使这样，也不能使他从疲惫中振作起来。

三天以后，我们一起回到了贝克街。不过，换个环境对我的朋友显然会更好一些，乘此大好春光，到乡间去呆一个星期，这种想法对我也充满着吸引力。我的老朋友海特上校在阿富汗时，请我给他治过病。他现在在萨里郡的赖盖特附近买了一所住宅，经常邀请我到他那里去作客。最近，他说，只要我的朋友愿意和我一起去，他也会很高兴地款待他。我转弯抹角地把这意思说了出来，当福尔摩斯听说主人是个单身汉，而且他完全可以自由行动时，他同意了我的计划。在从里昂回来后一个星期，我们便来到了上校的住所。海特是一个洒脱的老军人，见多识广，他很快就发觉，他和福尔摩斯很谈得来，这正是我料到的。

在我们来到的那天傍晚，我们吃过晚餐，坐在上校的贮藏室里。福尔摩斯伸开四肢躺在沙发上，海特和我正在看他那贮藏东方武器的小军械室。

“顺便说一下，”上校突然说道，“我想从这里拿一支手枪带上楼去，以防遇到警报。”

“警报？！”我说道。

“是的，最近我们这个地区出了事，使我们大受惊扰。老阿克顿是本地的一个富绅。上星期一有人闯进他的住宅。他虽然没有遭到很大损失，可是那些家伙却依然逍遥法外。”

“没有一点线索吗？”福尔摩斯望着上校问道。

“现在还没有线索。不过这是小事一桩，是我们村子里的一件小小的犯罪案件，在你办过这样巨大的国际案件之后，它一定不会引起你的注意吧，福尔摩斯先生。”

福尔摩斯摆手叫他不要称赞自己，可是却面露笑容，说明这些赞美之词使他很高兴。

“有什么重要的征候没有？”

“我想没有。那里盗贼在藏书室大搜了一通，尽管费了很大劲，却没得到什么东西。整个藏书室翻了个底朝天，抽屉全敲打开了，书籍都被翻得乱七八糟。结果只有一卷蒲柏翻译的荷马的诗，两只镀金烛台，一方象牙镇纸，一个橡木制的小晴雨计和一团线不见了。”

“真是五花八门，稀奇古怪！”我喊道。

“唉，这些家伙显然是顺手牵羊，碰到什么拿什么。”

福尔摩斯在沙发上哼了一声。

“地区警察应当从这里面发现一些线索，”福尔摩斯说道，“喂，显然是……”

可是我伸出手指警告他道：

“你是到这里来休息的，我亲爱的朋友。在你的神经还十分疲惫的情况下，请你务必不要着手搞新的案件。”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无可奈何地向上校那里溜了一眼，我们便转到无关紧要的话题上去了。

然而，凡事自有天定，命里注定我作为医生提醒他注意的所有那些话都白费了。因为第二天早晨，这个案件本身迫使我们进行了干预，使我们不能置之不理，我们的乡村之行发生了我们两人都料想不到的变化。我们正进早餐时，上校的管家一点礼节也不顾地闯了进来。

“您听到消息了吗？先生，”他气喘吁吁地说道，“是在坎宁安家里！先生。”

“又是盗窃吧！”上校手中举着一杯咖啡，大声地说道。

“杀了人呢！”

上校不由惊呼了一声，“天哪！”他说道：“那么，是谁被害了？是治安官还是他的儿子？”

“都不是，先生。是马车夫威廉。子弹射穿了他的心脏，他再也说不出话了，先生。”

“那么，是谁枪杀了他呢？”

“是那个盗贼，先生。他飞也似地跑掉了，逃得无影无踪。他刚刚从厨房窗户闯进去，威廉就撞上了他。为了保护主人的财产，威廉就丧了命。”

“那是什么时候？”

“是在昨天夜里，先生，大约十二点钟。”

“啊，那么，一会儿我们去看看，”上校说道，又沉着地坐下来吃他的早饭。“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管家走后，上校补充说道，“老坎宁安是我们这里的头面人物，也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对此一定是很伤心的，因为这个人侍候了他好几年，是一个很好的仆人。案犯显然就是那个闯进阿克顿家的恶棍。”

“也就是偷盗那一堆稀奇古怪的东西的那个人吗？”福尔摩斯沉思地说道。

“对。”

“哦！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不过，初看起来，还是有点儿奇怪，是不是？在人们意料中，一伙在乡村活动的盗贼总是要改变他们的作案地点，绝不会在几天之内在同一地区两次闯进住宅进行偷盗。在你昨晚谈到采取预防

措施时，我记得我脑子里闪过过一个想法：这地方可能是英国盗贼最不注意的教区了。由此可见，我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东西。”

“我想这是本地的小偷干的，”上校说道，“假使是这样的话，当然，阿克顿和坎宁安家正好是他要光顾的地方了。因为他们两家是此地最大的人家。”

“也是最富有的人家吗？”

“对，他们应当算是最富有的了。不过他们两家已经打了好几年的官司。我想，这场官司吸去了他们双方不少血汗。老阿克顿曾经提出，要求得到坎宁安家的一半财产，而律师们则从中渔利。”

“如果这是当地恶棍作的案，要把他追查出来不是很困难的。”福尔摩斯打着呵欠说道，“好了，华生，我不打算干预这件事。”

“警官福雷斯特求见，先生，”管家突然打开门，说道。
一个机警的年轻警官走进室内。

“早安，上校，”他说道，“我希望不致打扰你们，不过我们听说贝克街的福尔摩斯先生在这里。”

上校把手向我的朋友那里一挥，警官便点头致意，说道：

“我们想你大概愿意光临指导，福尔摩斯先生。”

“命运是违背你的意志的，华生。”福尔摩斯笑容可掬地说道，“你进来时，我们正在聊着这件案子呢，警官。或许你能使我们知道得更详细一些。”当他照平素习惯的姿式向后仰靠在椅背上时，我知道我的计划又落空了。

“阿克顿案件，我们还没有线索。但是目前这个案子，我

们有许多线索，可以进行工作。毫无疑问，这两个案子是同一伙人干的。有人看到作案人了。”

“啊？！”

“是的，先生。但是作案人在开枪打死了可怜的威廉·柯万之后，象鹿一样飞快地跑掉了。坎宁安先生从卧室的窗户看到了他，亚历克·坎宁安先生从后面的走廊看到了他。是十一点三刻发出的警报。坎宁安先生刚刚睡下，亚历克先生穿着睡衣正在吸烟。他们两人都听见了马车夫威廉的呼救声，于是亚历克先生跑下楼去看是怎么一回事。后门开着。他走到楼梯脚下时，看到两个人正在外面扭打。其中一个放了一枪，另一个倒下了。凶手便跑过花园越过篱笆，逃走了。坎宁安先生从他的卧室望出去，看见这个家伙跑到大路上，但转眼之间就消失了。亚历克先生停下来看看他是否还能拯救这个垂死的人，结果就让这个恶棍逃走了。除了知道凶手中等身材、穿着深色衣服外，我们还没掌握有关他容貌的线索，但我们正在竭力调查，如果他是一个外乡人，我们马上可以把他查出来。”

“那个威廉怎么样了？在临终之前，他说过什么话没有？”

“一个字也没有说。他和他母亲住在仆人住房里。因为他为人非常忠厚，我们想，可能他到厨房里去，是想看看那里是否平安无事。当然，阿克顿案件，使每个人都提高了警惕。那个强盗刚刚把门推开——锁已经被撬开——威廉便碰上他了。”

“威廉在出去之前对他母亲说过什么没有？”

“他母亲年高耳聋，我们从她那里打听不到什么东西。她

受到这次惊吓，几乎变傻了。不过，我知道她平常也不怎么精明。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请看！”

警官从笔记本里取出一角撕坏的纸，把它铺在膝盖上。

“我们发现死者的手里抓着这张纸条。看来它是从一张较大的纸上撕下来的。你可以看到，上面提到的时间正是这个可怜的家伙遭到不幸的时刻。你看，要么是凶手从死者手中撕去一块，要么是死者从凶手那里夺回这一角。这张纸条读起来很象是一种同人约会的短柬。”

福尔摩斯拿起这张小纸片。下面是它的复制品。

*I at quade to Arclve
learn what
maybe*

“我们姑且认为这是一种约会，”警官继续说道，“当然也就可以相信：虽然威廉·柯万素有忠厚之名，但也可能与盗贼有勾结。他可能在那里迎接盗贼，甚至帮助盗贼闯进门内，后来他们两人可能又闹翻了。”

“这字体倒是非常有趣，”福尔摩斯把这张纸条聚精会神

地察看了一番，说道，“这比我想象的要深奥得多。”他双手抱头沉思，警官看到这件案子居然使这位大名鼎鼎的伦敦侦探如此劳神，不禁喜形于色。

“你刚才说，”福尔摩斯过了一会儿说道，“可能盗贼和仆人与人之间有默契，这张纸也许是一个人给另一个人的密约信，这确实是一个独到的见解，并非完全不可能。可是这张纸条上明明写着……”他又双手抱头，沉思了片刻。当他再抬起头时，我很惊奇地看到他又象未病时那样满面红光，目光炯炯，精力充沛，一跃而起。

“我告诉你们，”他说道，“我很想悄悄地去看看，了解一下这个案子的一些细节。它有些地方非常吸引我。如果你允许的话，上校，我想告别你和我的朋友华生，跟警官一起去跑一趟，验证一下我的一两点想法。半小时后，我再来见你。”

过了一个半小时，警官独自一人回来了。

“福尔摩斯先生正在田野里踱来踱去，”他说道，“他要我们四个人一起到那所屋子里去看看。”

“到坎宁安先生家里去？”

“是的，先生。”

“去做什么呢？”

警官耸了耸肩，说道：

“我不十分清楚，先生。我只跟你说，我认为福尔摩斯先生的病还没有全好。他表现得非常古怪，而且过于激动。”

“我认为，你不必大惊小怪，”我说道，“我经常发现，当他好象疯疯癫癫的时候，他已经胸有成竹了。”

“有人会说，他的方法简直是发疯，”警官嘟嘟囔囔地说，“不过他急着要去调查，上校，所以如果你们准备好了，我们最好现在就去。”

我们看到福尔摩斯低着头，双手插在裤兜里，正在田野上踱来踱去。

“这件事变得更有趣了，”福尔摩斯说道，“华生，你发起的乡间旅行已经获得了明显的成功。我度过了一个奇妙的早晨。”

“我知道，你已经到犯罪现场去过了，”上校说道。

“是的，我和警官一起已经对现场检查了一下。”

“有什么成绩吗？”

“啊，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我们边走边谈吧，我把我们做的事都告诉你们。首先，我们看到了那具不幸的尸体。他确实象警官讲的那样，死于枪伤。”

“那么，你对这有什么怀疑吗？”

“啊，还是对每件事都考察一下好。我们的侦察并不是徒劳的。后来我们会见了坎宁安先生和他的儿子，因为他们能够指出凶手逃跑时越过花园篱笆的确切地点。这是极为重要的。”

“那当然了。”

“后来我们又看了看那个可怜人的母亲。但是她年老体弱，我们从她那里未能得到任何情况。”

“那么，你调查的结果到底是什么呢？”

“结果就是我确信这一犯罪行为是很奇特的。或许我们眼下这次访问可以使它多少明朗一些。警官，我认为我们两个

人都同意，死者手中的这张纸片上面写着的时间，正是他死去的时间，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

“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福尔摩斯先生。”

“这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写这张便条的人，就是要威廉·柯万在那个时间起床的人。可是这张纸的那一半在哪里呢？”

“我仔细地检查了地面，希望能找到它。”警官说道。

“它是从死者手中撕去的。为什么有人那么急切地要得到它呢？因为它可以证明他的罪行。撕下以后他又怎么处理它呢？他把它塞进衣袋里，很可能没有注意到有一角纸片还抓在死者手里。如果我们能够得到撕走的那片纸，显然，对我们解开这个谜大有帮助。”

“是的，可是我们没有捉到罪犯，怎能从罪犯的衣袋里得到它呢？”

“啊，啊，这是值得仔细考虑的。而且还有另外一点也很明显。这张便条是给威廉的。写便条的人是不会亲自交给他的，不然的话，他当然可以把内容亲口向他说了。那么，是谁把便条带给死者的呢？或许是通过邮局寄来的？”

“我已经查问过了，”警官说道，“昨天下午，威廉从邮局接到一封信。信封已经被他毁掉了。”

“好极了！”福尔摩斯拍了拍警官的背，大声说道，“你已经见过邮差了。和你一起工作，我非常高兴。好，这就是那间仆人住房，上校，如果你愿意进来，我把犯罪现场指给你看。”

我们走过被害者住的漂亮的小屋，走上一条两旁橡树挺

立的大路，来到一所华丽的安妮女王时代的古宅，门楣上刻着马尔博罗 的日期。福尔摩斯和警官领着我们兜了一圈，然后我们来到旁门前。门外便是花园，花园的篱笆外面是大路。一个警察站在厨房门旁。

“请把门打开，警官，”福尔摩斯说道，“喂，小坎宁安先生就是站在楼梯上看到那两个人搏斗的，两人搏斗之处就是我们现在站的地方，老坎宁安先生就是在左起第二扇窗户旁看到那个家伙刚刚逃到矮树丛左边的。他儿子也这么说。他们两个人都提到矮树丛。后来亚历克先生跑出来，跪在受伤者身旁。你们看，这儿地面非常硬，没有给我们留下丝毫痕迹。”福尔摩斯正说着，有两个人绕过屋角，走上了花园的小径。一个年龄较大，面容刚毅，面部皱纹很深，目光抑郁不欢；另外一个打扮得很漂亮的年青人，他神情活泼，满面笑容，衣着华丽，与我们为之而来的案件，形成非常奇异的对比。

“还在调查这件事吗？”他对福尔摩斯说道，“我想你们伦敦人是不会失败的。但你似乎不象很快就能把案破了。”

“啊，你必须给我们一些时间，”福尔摩斯愉快地说道。

“这对你是很必要的，”亚历克·坎宁安说道，“哦，我根本看不出有什么线索。”

“只有一个线索，”警察回答道，“我们认为，只要我们能找到……天哪！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怎么回事？”

我那可怜的朋友的脸上，突然现出极为可怕的表情。他的两眼直往上翻，痛得脸都变了形。他忍不住地哼了一声，脸朝下跌倒在地上。他突然发病，又那么厉害，把我们吓了一跳。我们急忙把他抬到厨房里，让他躺在一把大椅子上。他吃力地呼吸了一会儿，终于又站了起来，为自己身体虚弱而感到羞愧和抱歉。

“华生会告诉诸位，我生了一场重病刚刚复元。”福尔摩斯解释道，“这种神经痛很容易突然发作。”

“是不是用我的马车把你送回家去？”老坎宁安问道。

“唉，既然我已经到了这里，有一点我还想把它摸清楚。我们能够很容易就查清它的。”

“是什么问题呢？”

“啊，据我看来，可怜的威廉的到来，很可能不在盗贼进屋之前，而在盗贼进屋之后。看来你们只是想当然地认为，虽然门被弄开了，强盗却没有进屋。”

“我想这是十分明显的，”坎宁安先生严肃地说道，“呃，我的儿子亚历克还没有睡，如果有人走动，他是一定能够听到的。”

“他那时坐在什么地方？”

“我那时正坐在更衣室里吸烟。”

“哪一扇窗子是更衣室的？”

“左边最后一扇窗子，紧挨着我父亲卧室的那一扇。”

“那你们两个房间的灯自然都亮着的罗？”

“不错。”

“现在有几点是很奇怪的，”福尔摩斯微笑着说道，“一个

盗贼，而且是一个颇有经验的盗贼，一看灯光就知道这一家有两个人还没睡，却有意闯进屋里去，这难道不奇怪吗？”

“他一定是一个冷静沉着的老手。”

“啊，当然了，要不是这个案子稀奇古怪，我们也就不会被迫来向你请教了，”亚历克先生说道，“不过，你说在威廉抓住盗贼以前，盗贼已经进了这间屋子，我认为这种看法简直荒唐可笑。屋子不是没有被搞乱，也没有发现丢东西吗？”

“这要看是什么东西了，”福尔摩斯说道，“你不要忘记，我们是跟这样一个强盗打交道——他很不简单，看来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你看看，他从阿克顿家拿去的那些古怪东西，都是些什么呢？一个线团，一方镇纸，还有一些我不知道的其它零星东西。”

“好了，我们一切都托付给你了，福尔摩斯先生，”老坎宁安说道，“一切听从你或警官的吩咐。”

“首先，”福尔摩斯说道，“我想请你自己出一个赏格，因为官方要同意这笔款子，可能要费一些时间，同时这些事情也不可能马上就给办。我已经起了个草，如果你不反对的话，请你签字。我想，五十镑足够了。”

“我情愿出五百镑，”治安官接过福尔摩斯递给他的那张纸和铅笔，说道。“但是，这不完全对，”他浏览了一下底稿，又补充了一句。

“我写得太仓促了。”

“你看你开头写的：‘鉴于星期二凌晨零点三刻发生了一次抢劫未遂案，’等等。事实上，是发生在十一点三刻。”

我看到出了这个差错很痛心，因为我知道，福尔摩斯对

这类疏忽，总是感到很尴尬。把事实搞得很准确，是他的特长。可是他最近的病把他折腾得够呛，眼前这件小事，也足以向我表明，他的身体还远远没有复原。显然，他感到很窘。警官扬了扬眉毛，亚历克·坎宁安则哈哈大笑起来。那个老绅士立即把写错的地方改正了，把这张纸还给了福尔摩斯。

“尽快送去付印吧，”老坎宁安说道，“我认为你的想法是很高明的。”

福尔摩斯却小心翼翼地把这张纸收起来，夹在他的记事本里。

“现在，”他说道，“我们最好一起把这宅院仔细检查一下，弄清楚这个古怪的盗贼是否确实没有偷走任何东西。”

在进屋之前，福尔摩斯仔细检查了那扇弄坏了的门。很显然，那是用一把凿子或一把坚固的小刀插进去，把锁撬开的。我们可以看到利器插进去以后在木头上留下的痕迹。

“那么，你们不用门闩吗？”福尔摩斯问道。

“我们一向认为没有必要。”

“你们没有养狗吗？”

“养了，可是我们用铁链子把狗拴在房子的另一边。”

“仆人们是什么时候去睡觉的？”

“十点钟左右。”

“我听说威廉平常不是也在这个时候去睡觉的吗？”

“是的。”

“这就怪了，正在这个出事的夜晚，他却起来了。现在，如果你肯领我们查看一下这所住宅，我将感到很高兴，坎宁安先生。”

我们经过厨房旁边石板铺的走廊，沿着一道木楼梯，径直来到住宅的二楼。我们登上了楼梯平台。它的对面，是另一条通向前厅装饰得较为华丽的楼梯。从这个楼梯平台过去，就是客厅和几间卧室，其中包括坎宁安先生和他儿子的卧室。福尔摩斯不慌不忙地走着，留神着这所房子的式样。我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在紧紧地跟踪着一条线索，可我还是一点也猜不出他所跟踪的是什么。

“我说先生，”坎宁安先生有些不耐烦地说道，“这肯定是非常不必要的。楼梯口就是我的卧室。我儿子的卧室就在隔壁。我倒要请你判断一下，这贼要是上了楼，而我们竟毫无觉察，这可能吗？”

“我想，你应当到房子四周去调查，寻找新的线索，”坎宁安的儿子阴险地笑道。

“我还要请你们再将就我一会儿，比如说，我很想看看从卧室的窗户可以向前望出去多远。我知道，这是你儿子的卧室，”福尔摩斯把门推开说道，“这就是发出警报时他正坐在那里吸烟的更衣室吧！它的窗子朝向什么地方？”福尔摩斯走过卧室，推开门，把另一间屋子四下打量了一番。

“我想现在你总该满意了吧？”坎宁安先生尖刻地说道。

“谢谢你，我认为我想看的都看到了。”

“那么，如果你真的认为必要的话，可以到我的房间里去。”

“如果不太打扰你的话，那就去吧！”

治安官耸了耸肩，领着我们走进他自己的卧室。室内的家具、摆设很简单、平常，是一间普普通通的房间。当我们

向着窗子走去时，福尔摩斯慢腾腾地走，以至他和我都落在了大家的后面。床的旁边，有一盘桔子和一瓶水。我们走过床边时，福尔摩斯把身子探到我的前面，故意把所有这些东西打翻在地。玻璃瓶摔得粉碎，水果滚得到处都是，这惊得我张口结舌！

“看你弄的，华生，”福尔摩斯沉着地说道，“你把地毯弄了个一塌糊涂。”

我慌乱地俯下身来，开始拣水果，我知道，我的朋友想让我来承担责任，是有一定原因的。其他人也一边拣水果，一边把桌子重新扶起来。

“哎呀！”警官喊道，“他到哪儿去了？”

福尔摩斯不见了。

“请在这里等一等，”亚历克·坎宁安说道，“我看，这个人神经有些不正常，父亲，你来，我们一起去看看他钻到哪里去了！”

他们冲出门去，警官、上校和我留在房里面面相觑。

“哎呀，我同意主人亚历克的看法，”警官说道，“这可能是他犯病的结果，可是我似乎觉得……”

他的话还没讲完，突然传来一阵尖叫声，“来人啊！来人啊！杀人啦！”我听出这是我朋友的声音，不禁毛骨悚然。我发疯似地从室内冲向楼梯平台。呼救声低下来，变成嘶哑的，含混不清的喊叫，从我们第一次进去的那间屋里传来。我直冲进去，一直跑进里面的更衣室。那坎宁安父子二人正把歇洛克·福尔摩斯按倒在地上，小坎宁安正用双手掐住福尔摩斯的喉咙，那老坎宁安似乎正扭住他的一只手腕。我们三个

人立即把他们从福尔摩斯身上拉开。福尔摩斯摇摇晃晃地站起来，面色苍白，显然已经筋疲力尽了。

“赶快速捕这两个人，警官，”福尔摩斯气喘吁吁地说道。

“以什么罪名逮捕呢？”

“罪名就是谋杀他们的马车夫威廉·柯万。”

警官两眼盯着福尔摩斯直发愣。

“啊，好啦，福尔摩斯先生，”警官终于说道，“我相信，你不是真的要……”

“咳，先生，你看看他们的脸！”福尔摩斯粗暴地大声说道。

的确，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种自认有罪的面部表情。那老的似乎呆若木鸡，坚定的脸上现出沉痛愠怒的表情。另一方面，那儿子却失掉了原有的活泼态度，变得象凶神恶煞一般，双目露出困兽般的逼人凶光，已没有丝毫文雅神气。警官一言不发，走向门口，吹起了警笛。两名警察应声而至。

“我只好这样，坎宁安先生，”警官说道，“我相信这一切可能都是一场可笑的误会，不过你可以看到——啊，你想干嘛？放下它！”他举手打去，亚历克准备击发的手枪咔哒一声被打落在地。

“别动，”福尔摩斯说道，从容地用脚踩住手枪，“它在审讯时才有用。可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呢。”他举起一个小纸团说道。

“那张纸被撕走的那部分！”警官喊道。

“一点也不错。”

“在哪里找到的？”

“在我预料它所在的地方找到的。我马上就把整个案子给你们讲清楚。上校，我认为你和华生现在可以回去了。我最多一小时就会和你们再次见面。我和警官要讯问罪犯几句，但在午餐时我一定会赶回去的。”

福尔摩斯非常守约，一小时以后，他同我们在上校的吸烟室里又会面了。他由一个矮小的老绅士陪伴前来。福尔摩斯向我介绍，这就是阿克顿先生，头一件盗窃案就发生在他的家里。

“我向你们说明这件小案子时，我希望阿克顿先生也在场听一听，”福尔摩斯说道，“自然，他对案子的详情也很感兴趣。我亲爱的上校，接待了象我这样一个爱闯祸的人，我恐怕你一定感到后悔吧。”

“恰恰相反，”上校热情地答道，“我认为有机会学习你的侦探方法，是我最大的荣幸。我承认，这是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我也完全不能解释你所获得的结果。我连一点儿线索也没有看出来。”

“我恐怕我的解释会使你们失望的，可是无论对于我的朋友华生，还是对于任何认真关心我的工作方法的人，我的工作方法是一点也不保密的。不过，因为我在更衣室里遭到袭击，我想喝一点白兰地定定神，上校。刚才我的气力已经用尽了。”

“我相信你的神经痛不会再这样突然发作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放声大笑起来。“我们待会儿再谈这件事，”福尔摩斯说道，“我把这件案子按顺序给你们讲一讲，并把促使我下决心的几点告诉你们。如果有不十分清楚的地方，

请随时问我。

“在侦探艺术中，最主要的就在于能够从众多的事实中，看出哪些是要害问题，哪些是次要问题。否则，你的精力不但不能集中，反而会被分散。所以，这个案子从一开始，我就毫不怀疑，全案的关键一定在于死者手中那张碎纸片。

“在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想提请你们注意，如果亚历克·坎宁安讲的那一套是真的，如果凶手在打死威廉·柯万之后马上就逃跑了，那么，凶手显然不能从死者手中撕去那张纸。可是如果不是凶手撕的，那就一定是亚历克·坎宁安本人，因为在那个老人下楼以前，几个仆人已经在现场了。这一点是很简单的，可是警官却忽略了。因为他一开始，就推测这些乡绅们与本案无关。那时，我决心不持任何偏见，而按照事实给我指引的方向走。因此，一开始调查，我便以怀疑的眼光注视着亚历克·坎宁安先生扮演的角色。

“我非常仔细地检查了警官交给我们的那张纸角。我立即清楚地看出，这是一张非常值得注意的东西。这就是那张条子。现在你们没有看出某些很能说明问题的地方吗？”

“字体看起来很不规则。”上校说道。

“我亲爱的先生，”福尔摩斯大声说道，“毫无疑问，它是由两个人交替着写出来的。我只要请你们注意‘at’和‘to’字中那两个苍劲有力的‘t’字，再请你们把它跟‘quarter’和‘twelve’中那两个软弱无力的‘t’字对比一下，你们马上就可以看出事情的真相。从这四个字的简单分析上，你们就可以满有把握地说，那‘learn’和‘maybe’是出自笔锋苍劲有力的人的手笔，而那‘what’是那笔锋软弱无力的人写的。”

“天哪，这真是一清二楚的！”上校喊道，“那两人究竟为什么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写这封信呢？”

“这事显然是一种犯罪行为，其中的一个人不相信另外一个人，于是他决定，不管干什么两个人都得一起动手。很清楚，这两个人中，那个写‘at’和‘to’的人是主谋。”

“那你根据什么说的呢？”

“我们可以从对比两个人的笔迹中推断出来。不过我们有更有力的理由。如果你注意检查一下这张纸，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那个笔锋苍劲有力的人首先把他所要写的字全部写完，留下许多空白，叫另一个人去填写。而这些空白并不是都很富余的，你可以看出，第二个人在‘at’和‘to’之间填写‘quarter’一词时，写得非常挤，说明‘at’和‘to’那两个字是先写好的了。那个把他所要写的字首先写完的人，毫无疑问，就是策划这一案件的人。”

“太妙了！”阿克顿先生大声说道。

“不过这是显而易见的，”福尔摩斯说道，“然而，我们现在要谈到重要的一点。可能，你们不知道，专家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笔迹，相当准确地推断他的年龄，在正常情况下，可以相当有把握地断定一个人的岁数。我说，‘在正常情况下’，这是因为不健康和体质弱是老年人的特点，如果年轻人是一个病人，他的字迹也就带有老年人的特点。在这件案子里，只要看看一个人的笔迹粗壮有力，另一个人的笔迹虽然软弱无力，却依然十分清楚，不过‘t’字少了一横，我们就可以说，其中的一个人是一个年轻人，另一个人虽未十分衰老，却也上年纪了。”

“妙极了！”阿克顿先生又大声说道。

“还有一点，是非常微妙而有趣的。这两人的笔迹有某些相同之处。他们是属于同一血统的人，对你们来说，最明显的可能就是那个‘e’写得象希腊字母‘ε’。不过，在我看来，很多细小的地方都可以说明同样的问题。我毫不怀疑，从书写的风格上看，这两种笔迹是出于一家人的手笔。当然，我现在对你们讲的，只是我检查这张纸的主要结果。还有二十三点别的推论结果，专家们大概比你们更感兴趣。而所有这一切加深了我的印象，坎宁安父子二人写了这封信。

“我既得到这样的结论，当然，下一步就是调查犯罪的细节，看看它们对我们能有多大帮助。我和警官来到他们的住所，看到我们所要看的一切。我绝对有把握断定：死者身上的伤口是在四码开外用手枪打的。死者衣服上没有火药痕迹。因此，很明显，亚历克·坎宁安说什么凶手在搏斗中开了枪，完全是撒谎。还有，父子二人异口同声指出这个人逃往大路经过的地方。然而，碰巧，这地方有一条宽阔的沟，沟底是潮湿的。由于沟的附近并没有发现脚印，我不仅绝对相信坎宁安父子又一次撒了谎，而且肯定现场根本没有来过任何来历不明的人。

“现在我必须考虑这件奇案的犯罪动机了。为了达到这一点，我首先要弄清在阿克顿先生家发生的头一件盗窃案的起因。从上校告诉我们的某些事情里，我了解到，阿克顿先生，你和坎宁安家正打着一场官司。当然，我立即想到，他们闯到你书房里去，一定是想偷取有关此案的某个重要文件。”

“一点也不错，”阿克顿先生说道，“毫无疑问，他们是想

这样干的。我完全有权要求获得他们现有财产的一半。可是如果他们能找到我那一纸证据，他们就一定能够胜诉，不过，幸运得很，我已经把这张证据放在我律师的保险箱里了。”

“你看怎么样，”福尔摩斯微笑着说，“这是一次危险而鲁莽的尝试，我似乎觉得这是亚历克做的。他们找不到什么，就故布疑阵，顺手牵羊地拿走一些东西，使人把它当做一件普通的盗窃案。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还有不少地方仍然模糊不清。首先，我要找到被撕走的那半张纸条。我确信它是亚历克从死者手中撕下的，也确信他一定把它塞进了睡衣的口袋里。不然，他能把它放到别的什么地方呢？唯一的问题是，它是否还在衣袋里。这是很值得下功夫去把它找到的。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大家一同到他们家里去了。

“你们大概还记得，坎宁安父子是在厨房门外跟我们碰上的。当然，头等重要的是，不能在他们面前提及这张纸的事，否则他们就会毫不迟延地把它毁掉。在警官正要把我们对这张纸的重视告诉他们时，我装做突然发病晕倒在地，才把话题岔开。”

“哎呀！”上校笑着喊道，“你是说，我们大家都白为你着急了，你突然发病原来是装的？”

“从职业观点上说，这一手做得太漂亮了，”我大声地说道，一边惊奇地望着这位经常运用变幻莫测的手法把我搞得晕头转向的人。

“这是一种艺术，经常用得着的，”福尔摩斯说道，“我恢

复常态以后，便又略施小计，让老坎宁安写上了‘twelve’这个字，这样，我就可以和写在密约信上的‘twelve’进行对比了。”

“哎呀，我是多么蠢笨啊！”我喊叫道。

“我可以看出，你出时对我的身体虚弱很同情，”福尔摩斯微笑着说道，“我知道你当时一定感到非常着急，我很过意不去。后来我们一同上楼。我进了那间屋子，看到睡衣挂在门后，便有意弄翻了一张桌子，设法吸引住他们的注意力，然后溜回去检查那件睡衣的口袋。我刚刚拿到那张纸——它不出我所料，在他们当中的一个人的睡衣兜里——坎宁安父子二人就扑到我身上，我相信，如果不是你们及时来救我，他们就一定会当场把我弄死的。事实上，我感到那个年轻人已经掐住我的喉咙，他父亲把我的手腕扭过去，要从我手里夺回那张纸。你瞧，他们知道我已经了解了事情的全部真相，他们原来觉得绝对保险，可是一下子完全陷入了绝境，于是就铤而走险了。

“后来，我跟老坎宁安谈了几句，问他的犯罪动机是什么。他很老实，他儿子却是一个十足的恶棍，如果他拿到了他那把手枪，他就会把他自己或别的人打死。坎宁安看到案情对他十分不利，便完全失去信心，把一切都坦白交待了。看来，那天晚上，当威廉的两个主人突然闯入阿克顿的住宅时，威廉悄悄地跟上了他们。威廉这样了解了他们的隐私，就要挟

twelve 英文为十二，英文十一点三刻，写为差一刻十二点。福尔摩斯故意将时间写为差一刻一点。以使坎宁安于更正时留下他的笔迹。——译者注

着要揭发他们，开始对他们进行敲诈勒索。然而，亚历克先生是一个惯于玩这类把戏的危险人物。他天才地看出震惊全乡的盗窃案是一个可以干掉他所畏惧的人的机会。他们把威廉诱骗出来，将他击毙了。他们只要把那张完整的纸条弄到手，并对他们同谋作案的细节稍稍加以注意，就很可能不会引起别人怀疑了。”

“可是那张纸条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把这张撕走的纸条放在我们面前。

*If you will only come round
to the east gate you will
will very much surprise you and
be of the greatest service to you and also
to Anne Morrison. But say nothing to anyone
upon the matter*

（密约信译为——如果你在十一点三刻到东门口，你将得知一件极为意外、对你和安妮·莫里森都有极大好处的事。但不要将这件事告诉任何人。）

“这正是我所希望得到的那个东西，”福尔摩斯说道，“当然，我们还不知道在亚历克·坎宁安、威廉·柯万和安妮·

莫里森之间有什么关系。从事情的结局可以看出，这个圈套是安排得异常巧妙的。我相信，当你们发现那些“p”和“g”的尾端都具有相同的特点时，你们一定会感到很高兴的。那老人写“i”字不点上面那一点，也是很独特的。华生，我认为我们在乡间安静地休养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明天我回到贝克街一定会精力充沛了。”

驼 背 人

在我结婚数月后的一个夏夜，我坐在壁炉旁吸最后的一斗烟，冲着本小说不住打盹，因为白天的工作累得我筋疲力尽了。我的妻子已经上楼去了，刚才传来了前厅大门上锁的声音，我知道仆人们也去休息了。我从椅子上站起来，正磕着烟斗灰，突然听到一阵门铃声。

我看了看表，差一刻十二点。时间这样晚，是不可能有人来拜访的；显然是病人，可能还是一个需要整夜护理的病人呢。我满脸不高兴地走到前厅，打开大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门外石阶上站的竟是歇洛克·福尔摩斯。

“啊，华生，”福尔摩斯说道，“我希望我这时来找你还不算太晚。”

“我亲爱的朋友，请进来。”

“你似乎感到惊讶，这也难怪！我想，你现在放心了吧！唉！你怎么还在吸你婚前吸的那种阿卡迪亚混合烟呢！从落在你衣服上蓬松的烟灰看，我这话没错。使人一望而知你一直习惯于穿军服。华生，如果你不改掉袖中藏手帕的习惯，那你总也不象一个纯粹的平民。今晚你能留我过夜吗？”

“欢迎之至。”

“你对我说过，你有一间单身男客住室，我看现在没有住

客人。你的帽架就说明了这一点。”

“你若能住在这里，我很高兴。”

“谢谢。那么，我就占用帽架上的一个空挂钩了。很遗憾，我发现你的屋子里曾经来过不列颠工人。他是一个不幸的象征。我希望，不是修水沟的吧？”

“不，是修煤气的。”

“啊，他的长统靴在你铺地的漆布上留下了两个鞋钉印，灯光正照在上面。不，谢谢你，我在滑铁卢吃过晚饭了，不过我很高兴和你一起吸一斗烟。”

我把烟斗递给他，他坐在我对面默默不语地吸了一会儿烟。我深知，如果没有重要的事情，他是不会在这样的时候来找我的，因此，我耐心地等待他开口。

“我看你近来医务很忙呢，”他向我注意地望了一眼，说道。

“是的，我忙了一整天了，”我回答道。“在你看来，我这样说似乎是非常愚蠢的，”我补充说道，“可是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如何推断出来的。”

福尔摩斯格格一笑。

“我亲爱的华生，我比谁都更了解你的习惯，”福尔摩斯说道，“你出诊时，路途近时就步行，路途远你就乘马车。我看你的靴子虽然穿过，可一点也不脏，便不难知道你现在忙得很，经常乘马车了。”

“妙极了！”我高声说道。

“这是很简单的，”福尔摩斯说道，“一个善于推理的人所提出的结果，往往使他左右的人觉得惊奇，这是因为那些人

忽略了做为推论基础的一些细微地方。我亲爱的朋友，你在写作品时大加夸张，把一些情节故意留下，不透露给读者，这当然也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了。现在，我正和那些读者的情况一样，因为有一件令人绞尽脑汁的奇案，我已经掌握了一些线索，但我还缺乏一两点使我的理论更加完善的根据。不过我一定会找到的，华生。我一定能找到它！”福尔摩斯双目炯炯发光，瘦削的双颊，也略微泛出红色。这时，他不再矜持了，露出天真热情的样子，不过，这仅仅是一刹那的时间。当我再望过去时，他的脸上又恢复了印第安人那种死板板的样子，这使得许多人以为他已失去了人性，仿佛象一架机器了。

“在这种案子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点，”福尔摩斯说道，“我甚至可以说，是一些罕见的值得注意的特点。我已经对案情进行了调查研究，我认为，已经接近破案了。如果你能在这最后一步上助我一臂之力，你就给我帮了大忙了。”

“我很愿意效劳。”

“明天你能到奥尔德肖特那么远的地方去吗？”

“我相信，杰克逊可以替我行医。”

“太好了。我想从滑铁卢车站乘十一点十分的火车动身。”

“这样，我就有时间准备了。”

“那么，如果你不十分困的话，我可以把这案子的情况和需要做的事告诉你。”

“你来以前，我倒很困，现在却十分清醒了。”

“我尽量扼要地把案情跟你讲讲，绝不遗漏任何重要情节。可能你已经读过关于这件事的某些报道了。那就是我正在进行调查的驻奥尔德肖特的芒斯特步兵团巴克利上校假定

被杀案。”

“我一点也没有听说过这件事。”

“看起来，除了在当地以外，这件案子还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这件案子是两天前才发生的。简要情况是这样的：

“你知道，芒斯特步兵团是不列颠军队中一个最著名的爱尔兰团。它在克里米亚和印度两次平叛战役中，建立了奇功。从那时起，在每次战斗中屡建功勋。这支军队直到这星期一夜晚，一直由詹姆斯·巴克利上校指挥。上校是一个勇敢而经验丰富的军人，他开始是一个普通士兵，由于对印度叛军作战勇敢而被提升起来，后来便指挥他所在的这个团了。

“巴克利上校还是军士的时候，就已经结了婚，他妻子的闺名叫做南希·德沃伊，是该团前任上士的女儿。因此，可以想象，这对年轻夫妇（因为当时他们还很年轻）在新环境中，是受到了一些社会排挤的。但是，他们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我听说，巴克利夫人很受该团女眷们的欢迎，她的丈夫也很受同级军官的爱戴。我可以补充一点，她是一个很美的女子，即使现在，她已经结婚三十多年了，容貌依然婉转动人。

“巴克利上校的家庭生活，看来始终是很美满的。我从墨菲少校那里了解到许多情况，他说，他从未听说过这对夫妇之间有什么不和。总的来说，他认为巴克利上校爱他的妻子胜过他妻子爱巴克利。如果巴克利上校有一天离开了他的妻子，他就坐卧不安。另一方面，她虽然也爱巴克利，也忠实于他，但是缺乏女人的柔情。不过他们二人在该团被公认为一对模范的中年夫妇。从他们夫妻关系上，人们绝对看不出

什么东西会引起以后的悲剧。

“巴克利上校本人的性格似乎有些特别。他平常是一个强悍而活泼的老军人，但有时他似乎显得相当粗暴，报复心强。但他的这种脾气，看来从来没有对他妻子发作过。我也和其他五名军官谈过，其中三名军官和墨菲少校曾注意到另一种情况，那就是上校有时有一种奇怪的意志消沉现象。少校说，巴克利上校在餐桌上和人高兴地说笑时，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经常从他的脸上抹去他的笑容。在临难前几天，他处在这种消沉状态中，心情极端忧郁。这种消沉状态和一定的迷信色彩，就是他的同伙所看到的他性格中唯一的不同寻常之处。他的迷信表现在不喜欢一个人独处，尤其是在天黑以后。他这种孩子气的特征自然引起人们的议论和猜疑。

“芒斯特步兵团，本是老一一七团，第一营多年来驻扎在奥尔德肖特。那些有妻室的军官都住在军营外面。上校这些年来一直住在一所叫做‘兰静’的小别墅中，距北营约半英里，别墅的四周是庭院，可是西边离公路不到三十码。他们只雇了一个车夫和两个女仆。因为巴克利夫妇没有孩子，平时也没有客人住在他家，所以整个‘兰静’别墅就只有上校夫妇和这三个仆人居住。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上星期一晚上九十点钟在‘兰静’别墅发生的事情。

“看来，巴克利夫人是一位罗马天主教徒，她对圣乔治慈善会很关心。慈善会是瓦特街小教堂举办的，专门给穷人施舍旧衣服。那天晚上八点钟，慈善会举行一次会议。巴克利夫人匆匆吃过饭，去参加会议。在她出门的时候，车夫听见

她对丈夫说了几句家常话，告诉他不久就回来。随后她去邀请住在邻近别墅的年轻的莫里森小姐两人一起去参加会。会开了四十分钟，九点十五分巴克利夫人回家，在经过莫里森小姐家门时，两人方才分手。

“‘兰静’别墅有一间屋子用作清晨起居室，它面对着公路，有一扇大玻璃门通向草坪。草坪有三十码宽，只有一堵上面安有铁栏杆的矮墙与公路隔开。巴克利夫人回家的时候，就是进的这间屋子，那时窗帘还没有放下，因为这间屋子平常在晚上不怎么使用。可是巴克利夫人自己点上了灯，然后按了按铃，要女仆简·斯图尔德给她送去一杯茶，这是和她平常的习惯相反的。那时上校正坐在餐室中，听到妻子已经回来，便到清晨起居室去见她。车夫看到上校经过走廊，走进那间屋子。上校再也没能活着走出来。

“巴克利夫人要的茶，十分钟后才准备好，可是女仆走近门口时，非常惊奇，因为她听到主人夫妇正争吵得不可开交。她敲了敲门，没有人回答，又转了转门钮，发现门已经从里面锁上了。很自然，她跑回去告诉了女厨师，这两个女仆便和车夫一起来到走廊，听到两人仍在激烈地争吵。他们一致证实说，只听到巴克利和她的妻子两个人的声音。巴克利的话声很低，又不连贯，因此他们三个人谁也听不出他说的是什么。反之，那女人的声音却非常沉痛，在她高声说话时，可以听得很清楚。‘你这个懦夫！’她翻来覆去地说着，‘现在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办呢？把我的青春还给我。我不愿再和你一起生活了！你这个懦夫！你这个懦夫！’这就是她断断续续说的话。接着，仆人们听到那男人突然发出一声可怕的叫喊，

同时又听到一个轰隆倒地的声音和那妇人发出的一声惊心动魄的尖叫。尖叫一声又一声地从里面传出，车夫知道已经发生了悲剧，便冲向门前，想破门而入。然而，他却无法进去，两个女仆已经吓得惊慌失措，一点也帮不上忙。不过，他突然想起一个主意，从前门跑出去，绕到对着一个法式长窗的草坪上。长窗的一扇窗户敞开着，我听说，在夏季这扇窗户总是开着的，于是车夫便毫不费力地从窗子爬进去了。这时他的女主人已经停止了尖叫，失去了知觉，僵卧在长沙发上；那个不幸的军人则直挺挺地倒毙在自己的血泊中，双脚跷起，搁在单人沙发的一侧扶手上，头倒在地上，靠近火炉挡板的一角。

“车夫发现已无法救活他的男主人，自然首先想到把门打开，但却碰到了一个意料不到而令人奇怪的困难。钥匙不在门的里侧，他在屋子里到处找也找不到。于是，他仍旧从窗户出去，找来一个警察和一个医务人员帮忙。这位夫人自然有重大的嫌疑，由于她仍处在昏厥状态，被抬到她自己房中。上校的尸体被安放到沙发上，然后，对惨案发生的现场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这位不幸的老军人所受的致命伤，是在他后脑有一处二英寸来长的伤口，这显然是被一种钝器猛然一击造成的。这凶器是什么也不难推测。地板上紧靠着尸体，放着一根带骨柄的雕花硬木棒。上校生前收集了各式各样的武器，那都是从他打过仗的不同国家带回来的。警察猜测，这根木棒是他的战利品之一。仆人们都说以前没有看见过这根木棒，不过，它若混杂在室内大量珍贵物品之中，是可能被人忽略不加注

意的。警察在这间屋里没有发现其它什么重要的线索。只是有件事令人莫名其妙：那把失踪的钥匙，既不在巴克利夫人身上，也不在受害者身上，室内各处也都没有。最后，从奥尔德肖特找来了一个锁匠，才把门打开了。

“这就是这件案子的情况，华生，我应墨菲少校的邀请，在星期二早晨去奥尔德肖特帮助警察破案。我想你一定承认这件案子已经够有趣的了，不过我经过观察之后，立即感到，这件案子实际上比我最初想象的更加离奇古怪。

“我在检查这间屋子以前，曾经盘问过仆人们，他们所谈的事实，就是我才对你说过的那些。女仆简·斯图尔德回忆起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你一定还记得，她一听到争吵的声音，就去找了另外两个仆人一同回来。在第一次她单独一人在那里时，她说主人夫妇把声音压得很低，她几乎听不到什么，她不是根据他们说的话，而是根据他们的声调，断定出他们是在争吵的。可是，在我极力追问之下，她想起了她曾听到这位夫人两次说出大卫这个字。这一点对推测他们突然争吵的原因，是极为重要的。你记得，上校的名字叫詹姆斯。

“这件案子中有一件事给仆人和警察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那就是上校的面容变得异样了。据他们说，上校的脸上现出一种极为可怕的惊恐表情，竟变得不象一个正常人的脸了。这种可怖的面容，竟使不止一个看到他的人，都几乎昏晕过去。这一定是他已经预见到自己的命运，引起他极度恐怖。当然，这完全符合警察的说法，上校可能已经看出他妻子要谋杀他了。伤在他脑后的事实和这种说法也并不十

分抵触，因为他当时也许正转过身来想躲开这一打击。巴克利夫人因急性脑炎发作，暂时神智不清，无法从她那里了解情况。

“我从警察那里知道，那天晚上和巴克利夫人一起出去的莫里森小姐，否认知道引起她的女伴回家后发火的原因。

“华生，我搜集到这些事实后，连抽了好几斗烟，思索着，设法分清哪些是关键性的，哪些是纯属偶然的。毫无疑问，这件案子最不寻常而又耐人寻味的一点，是屋门的钥匙丢得奇怪。在室内已经进行了十分细致的搜查，却毫无所得。所以，钥匙一定是被人拿走了，那是十分清楚的。但上校和他的妻子都没有拿它，因此，一定有第三者曾经进过这个房间，而这第三者只能是从窗子进去的。依我看，只有对这房间和草坪仔细检查一次，才能发现这个神秘人物留下的某些痕迹。你是知道我的调查方法的，华生。在调查这个案子中，没有哪一种方法我没用过。最后我终于发现了痕迹，可是与我所期望得到的截然不同。有一个人确实到过室内，他是从大路穿过草坪进来的。我一共得到了那人五个十分清晰的脚印：一个就在大路旁他翻越矮墙之处；两个在草坪上；还有两个不十分明显，是当他翻窗而入时，在窗子近旁弄脏了的地板上留下的。他显然是从草坪上跑过去的，因为他的脚尖印比脚跟印要深得多。不过使我感到惊奇的并不是这个人，而是他的同伴。”

“他的同伴！”

福尔摩斯从他口袋里取出一大张薄纸来，小心翼翼地在他的膝盖上摊开。

“你看这里什么？”福尔摩斯问道。

纸上是一种小动物的爪印。有五个很清楚的爪指，很长的爪尖，整个痕迹大小象一个点心匙。

“这是一条狗，”我说道。

“你听说过一条狗爬上窗帘的事吗？可我在窗帘上发现了这个动物爬上去的清楚的痕迹。”

“那么，是一只猴子？”

“可是这不是猴子的爪印。”

“那么，是什么呢？”

“既不是狗，不是猫，不是猴子，也不是我们熟悉的别的什么东西。我曾经设法从爪印的大小描画出这个动物的形象。这是它站着不动时的四个爪印。你看，从前爪到后爪的距离，至少有十五英寸。再加上头和颈部的长度，你就可以得出这动物至少长二英尺，如果有尾巴，那也可能还要长些。不过现在再来看看另外的尺寸。这个动物曾经走动过，我们量出了它走一步的距离，每一步只有三英寸左右。你就可以知道，这东西身体很长，腿很短。这东西虽没有留下什么毛来，但它的大致形状，一定和我所说的一样，它能爬上窗帘，这是一种食肉动物。”

“你是怎么推断出来的呢？”

“因为窗户上挂着一只金丝雀笼子，它爬到窗帘上，似乎是要攫取那只鸟。”

“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兽类呢？”

“啊，如果我能说出它的名字，那就太有助于破案了。总的说来，这可能是什么鼬鼠之类的东西，不过比我曾经见过

的那些要大得多。”

“但这与这件罪案有什么关系呢？”

“这一点也还没有弄清楚。可是，你可以看出，我们已经知道了不少情况。我们知道，因为窗帘没拉上，屋里亮着灯，有一个人曾经站在大路上，看到巴克利夫妇在争吵。我们还知道，他带着一只奇怪的动物，跑过了草坪，走进屋内，也可能是他打了上校，也很可能是上校看到他以后，吓得跌倒了，他的头就在炉角上撞破了。最后，我们还知道一个奇怪的事实，就是这位闯入者在离开时，把钥匙随身带走了。”

“你的这些发现，似乎把事情搞得比以前更加混乱了，”我说道。

“不错，这些情况确实说明，这件案子比最初设想的更复杂了。我把这件事仔细想了想，得出的结论是，我必须从另一方面去探索这件案子。不过，华生，我耽误你睡觉了，明天在我们去奥尔德肖特的路上，我可以把剩下的情况详详细细地告诉你。”

“谢谢你，你已经说到最有趣的地方，欲罢不能了。”

“是这样的。巴克利夫人七点半离开家门时，和她丈夫的关系还很融洽。我想我已经说过，她虽然不十分温柔体贴，可是车夫听到她和上校说话的口气还是很和睦的。现在，同样肯定的是，她一回来，就走到那间她不大可能见到她丈夫的清晨起居室；正象一个女人心情激动时常有的那样，吩咐给她准备茶。后来，当上校进去见她时，她便突然激动地责备起上校来。所以说，在七点半到九点钟之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她完全改变了对上校的感情。可是莫里森小姐在

这一个半小时之内，始终和巴克利夫人在一起，因此，完全可以肯定，尽管莫里森小姐不承认，事实上她一定知道这件事的一些情况。

“原先我猜疑，可能这年轻女人和这位老军人有什么关系，而她现在向上校夫人承认了。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上校夫人气冲冲地回了家，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位姑娘一口否认曾经发生过什么事。这种猜测和仆人听到的那些话也并不是完全矛盾。但是巴克利夫人曾经提到大卫；上校忠实于他的妻子是人所共知的；这些却又与此不相符合，更不用说第三者悲剧式的闯入了，当然，这与上述推想更联系不上。这样就很难选定正确的步骤，不过，总的来说，我倾向于放弃上校和莫里森小姐之间有任何关系的想法，可是我更加相信这位少女对巴克利夫人憎恨她丈夫的原因是知情的。我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去拜访莫里森小姐，向她说明，我完全肯定她知道这些事实，并且使她确信，不把这件事弄清楚，她的朋友巴克利夫人将因负主要责任而受审。

“莫里森小姐是一个瘦小而文雅的姑娘，双眼满含娇羞，淡黄色的头发，非常聪明机智。我讲过之后，她坐在那里，沉思了一会，然后向我转过身来，态度坚决地声明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事，我简要地把它讲给你听。

“‘我曾经答应我的朋友，决不说出这件事，既然答应了，就应该履约，’莫里森小姐说道，‘可是我那可怜的爱友被控犯有如此严重的罪行，而她自己又因病不能开口，如果我确实能够帮助她，那么我想，我情愿不遵守约定，把星期一晚上发生的事，全部告诉你。

“‘我们大约在八点三刻从瓦特街慈善会回来。我们回家路上要经过赫德森街，这是一条非常宁静的大道。街上只有一盏路灯，是在左边。我们走近这盏路灯时，我看到一个人向我们迎面走来，这个人背驼得很厉害，他的一个肩膀上扛着一个象小箱子一类的东西。他看来已经残废了，因为他整个身体佝偻得头向下低，走路时双膝弯曲。我们从他身旁走过时，在路灯映照下，他仰起脸来看我们。他一看到我们，就停了下来，发出了一声吓人的惊呼声：“天哪，是南希！”巴克利夫人面色变得死人一样惨白。如果不是那个面容可怕的人扶住她，她就跌倒在地了。我打算去叫警察，可是出我意料之外，巴克利夫人对这个人说话十分客气。

“‘巴克利夫人颤声说道：“这三十年来，我以为你已经死了，亨利。”

“‘“我是已经死了，”这个人说道。他说话的这种声调，听起来令人惊悸。他的脸色阴郁、可怕，他那时的眼神，我现在还常常梦见。他的头发和胡子已经灰白，面颊也皱缩得象干枯的苹果。

“‘“请你先走几步，亲爱的，我要和这个人说说话，用不着害怕，”她竭力说得轻松些，可是她面色依然死人似的苍白，双唇颤抖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我按照她的要求先走了，他们一起谈了几分钟。后来她双眼冒火地来到街上，我看到那个可怜的残废人正站在路灯杆旁，向空中挥舞着握紧的拳头，气疯了似的。一路上她一言不发，直到我家门口，她才拉住我的手，求我不要把路上发生的事告诉任何人。

“ ‘ “这是我的一个老相识，现在落魄了。”她说道。我答应她什么也不说，她便亲了亲我，从那时起，我便再也没有见到她。我现在已经把全部实情告诉了你。我以前所以不肯告诉警察，是因为我并不知道我亲爱的朋友所处地位的危险。我现在知道，把一切事情全说出来，只能对她有利。’

“这就是莫里森小姐告诉我的话，华生。你可以想象，这对我来说，就象在黑夜中见到了一线光明。以前毫不相关的每一件事，立即恢复了它们的本来面貌。我对这个案件的全部过程，已经隐约看出些眉目了。我下一步显然是去找那个给巴克利夫人留下如此不平常印象的人。如果此人仍在奥尔德肖特，这就不是一件难办的事。这地方居民并不多，而一个残废人势必会引人注意的。我花了一天时间去找他，到了傍晚时分，也就是今天傍晚，华生，我把他找到了。这个人名叫亨利·伍德，寄居在那两个女人遇见他的那条街上。他到这个地方刚刚五天。我以登记人员的资格和女房东谈得非常投机。这个人是一个变戏法的，每天黄昏以后就到私人经营的各个士兵俱乐部去跑一圈，在每个俱乐部都表演几个节目。他经常随身带着一只动物，装在那个箱子里。女房东似乎很怕这东西，因为她从未见过这样的动物。据女房东说，他经常用这只动物来耍几套把戏。女房东所能告诉我的，就是这么多。她还补充说，奇怪的是象他这样一个备受折磨的人，竟能活下来，有时这个人说一些奇怪的话，而最近两天夜晚，女房东听到他在卧室里呻吟哭泣。至于钱，他并不缺

少，不过，他在付押金时，交给女房东的却是一枚象弗罗林的银币。华生，她给我看了，这是一枚印度卢比。

“我亲爱的朋友，现在你可以完全看出：我为什么要来找你了。很清楚，那两个女人与这个人分手后，他便远远地尾随着她们，他从窗外看到那对夫妇间的争吵，便闯了进去，而他用小木箱装着的那个东西却溜了出来。这一切是完全可以肯定的。不过究竟那间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告诉我们的了。”

“那么你打算去问他吗？”

“当然了，不过需要有一个见证人在场。”

“那么你是让我做见证人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那自然了。倘若他能把事情说个明白，那是最好的了。假如他不说，那么，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提请逮捕他。”

“可是你怎么知道，我们回到那里时，他还在那里呢？”

“你可以相信，我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我把我在贝克街雇用的一个孩子派去看守他，无论这个人走到哪里，他也甩不掉这孩子的。明天我们会在赫德森街找到他，华生。假如我再耽误你，去安寝，那么，我就是犯罪了。”

中午时分，我们赶到惨案发生地点，由我的朋友引导，立即前往赫德森街。尽管福尔摩斯善于隐藏他的感情，我也能一眼看出，他是在竭力抑制他的兴奋情绪。我自己一半觉得好奇，一半觉得好玩，也异常兴奋激动，这是我每次和他在

调查案件时都体验到的。

“这就是那条街，”当我们拐进一条两旁都是二层砖瓦楼房的短街时，福尔摩斯说道，“啊，辛普森来报告了。”

“他正在里面，福尔摩斯先生，”一个小个儿街头流浪儿向我们跑过来，大声喊道。

“很好，辛普森！”福尔摩斯拍了拍流浪儿的头，说道，“快来，华生。就是这间房子。”福尔摩斯递进一张名片，声言有要事前来。过了一会，我们就和我们要访问的人见面了。尽管天气很热，这个人却仍蜷缩在火炉旁，而这间小屋子竟热得象烘箱一样。这个人弯腰驼背，在椅中把身体缩成一团，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一种难以形容的丑恶印象。可是当他向我们转过脸来时，这张脸虽然枯瘦而黝黑，但从前一定是相当漂亮的。他那双发黄的眼睛怀疑地怒视着我们，他既不说话，也不站起来，只指指两把椅子让我们坐下。

“我想，你就是从前在印度的亨利·伍德吧，”福尔摩斯和颜悦色地说道，“我们是为了巴克利上校之死这件小事，顺便来访的。”

“我怎能知道这件事呢？”

“这就是我所要查清的了。我想，你知道，如果不把这件事弄清楚，你的一个老朋友巴克利夫人很可能因谋杀罪受审。”

这个人猛地一惊。

“我不知道你是谁，”他大声喊道，“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但你敢发誓，你对我所说的是真的么？”

“当然是真的了，他们只等她恢复知觉以后，就要逮捕她

了。”

“我的天啊！你也是警察署的吗？”

“不是。”

“那么，这件事与你有什么关系呢？”

“伸张正义，人人义不容辞。”

“你可以相信我的话，她是无辜的。”

“那么犯罪的是你？”

“不，不是我。”

“那么，是谁杀害了詹姆斯·巴克利上校呢？”

“这是天理难容，他才死于非命。不过，请你记住，如果我如愿以偿，把他的脑袋打开了花，那么，他死在我的手下，也不过是罪有应得。假如不是由于他问心有愧，自己摔死了，我敢发誓说，我势必也要杀死他。你要我讲一讲这件事。好，我没有必要隐瞒，因为我对这件事是问心无愧的。

“事情是这样的，先生。你看我现在后背象骆驼，肋骨也歪歪扭扭，但在当年，下士亨利·伍德在一一七步兵团是一个最漂亮的人。那时我们驻扎在印度的一个兵营里，我们把那地方叫做布尔蒂。几天前死去的巴克利和我一样，是同一个连的军士，而那时团里有一个美女，是陆战队上士的女儿南希·德沃伊。那时有两个人爱她，而她只爱其中的一个，你们看到蜷缩在火炉前的这个可怜的东西，再听到我说那时正因为我长得英俊她才爱我时，你们一定会忍俊不禁。

“啊，虽然我赢得了她的爱情，可是她父亲却把她许给了巴克利。我那时是个冒失鬼，不顾一切的少年，巴克利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已经要提升军官了。可是那姑娘仍然对我

很忠诚，那时如果不是发生了印度叛乱，全国都骚乱起来，我似乎可以把她娶到手。

“我们都被困在布尔蒂，我们那个团，半个炮兵连，一个锡克教连，还有许多平民和妇女。这时有一万叛军包围了我们，他们竟象一群凶猛的猎狗围在一只鼠笼周围。被围困的第二个星期，我们的饮水用光了。那时尼尔将军的纵队正往内地移动，所以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能和他们取得联系，而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因为我们不能指望携带所有的妇女和儿童冲杀出去。于是我便自告奋勇突围去向尼尔将军求援。我的请求被批准了，我就和巴克利中士商量。他比其他任何人都熟悉地形，便画了一张路线图给我，以便我按图穿过叛军防线。这天夜里十点钟，我便开始走上征途。这时有一千条生命在等待救援，可是我在那天夜晚从城墙上爬下去的时候，心里只挂念着一个人。

“我要经过一条干涸的河道，我们本指望它可以掩护我避开敌军的岗哨，可是当我刚匍匐行进到河道拐角处，正好闯进了六个敌军的埋伏之中，他们正蹲在黑暗中等候我。顷刻之间我被打晕过去，手足都被缚住。可是我真正的创伤是在心里，而不是在头上，因为当我醒来时听到他们的谈话，虽然我只懂一点他们的语言，我也足以明白，原来我的伙伴，也就是给我安排了路线的那个人，通过一个土著的仆人，把我出卖给敌人了。

“啊，我不需要详细讲述这一部分了。你们现在已经知道詹姆斯·巴克利善于做出什么事了。第二天布尔蒂由尼尔将军前来解了围，可是叛军在撤退时，把我随他们一起带走了，

多年来我再也见不到一个白人。我备受折磨，便设法逃走，又被捉回，重新遭受折磨。你们可以亲眼看见，他们把我弄成现在这副模样了。那时他们有些人带着我一同跑到尼泊尔，后来又转到大吉岭。那里的山民把带我的那几个叛军杀死了，于是在我逃脱前，我又一次成了他们的奴隶。不过我逃走时没有向南逃，而不得不向北逃，一直逃到阿富汗。我在那里游荡了几年，最后又回到旁遮普。我在那里多半时间住在土人中，学会了变戏法，用以维持生活。象我这样一个可怜的跛子，又何必再回到英国，让我的一些老同事知道我这种情况呢？即使我渴望复仇，我也不愿回去。我宁愿南希和我的老伙伴们认为亨利·伍德已经直挺挺地死了，也不愿让他们看到他活着，象一只黑猩猩一样拄着一根拐杖踉跄而行。他们深信我已经死了，我也愿意他们这样想。我听说巴克利已经娶了南希，并且在团里升得很快，可是即便如此，我也不愿说出真相。

“不过人到了晚年，思乡之念，油然而生。几年来，我梦想着看到英国绿油油的大地和田园。后来我终于决定在我未死之前再看一看我的故乡。我积蓄了回乡的路费，便来到驻军的地方，因为我了解士兵的生活，知道怎样使他们快乐，并借此维持生活。”

“你讲的故事是非常动人的，”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我已经听说你遇到了巴克利夫人，你们彼此都认出来了。我想，后来你尾随她回家去，从窗外看到她和她丈夫争吵起来，当时巴克利夫人很可能当面斥责了他对你的行为。你情不自禁地奔过了草坪，冲着他们闯了进去。”

“我正是这样，先生，可是他一看到我，脸色就变了，我以前还从未见过这样难看的脸色。接着他向后摔倒，一头撞到炉子护板上。其实他在摔倒以前就已经死了。我从他脸上觉察到他已经死了，这就象我会读壁炉上放着的课本那样一清二楚的。他一看见我，就象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心，那颗做了亏心事的心。”

“后来呢？”

“后来南希晕倒了，我赶忙从她手中拿起了开门的钥匙，打算开门呼救。可是这时我觉得不如不管它走了算了，因为这件事看来对我很不利，如果我被抓住，我的秘密就全暴露出来了。我急忙把钥匙塞进衣袋里，丢下我的手杖去捕捉爬上了窗帘的特笛。我把它捉住放回箱子里，便尽快地逃离了这间屋子。”

“谁是特笛呢？”福尔摩斯问道。

这个人俯身向前，拉开屋角一只笼子的门，转瞬间笼子里溜出来一只漂亮的红褐色小动物。它的身子瘦小而柔软，长着鼯鼠似的腿，一个细长的鼻子，一双很美的红眼睛，我还从未见过别的动物有这样美丽的眼睛呢。

“这是一只猫鼬，”我喊道。

“对，有些人这样叫它，也有人把它叫做獾。”那个人说道，“我把它叫做捕蛇鼬，特笛捕捉眼镜蛇快得惊人。我这里有一条去掉了毒牙的蛇，特笛每晚就在士兵俱乐部里表演捕蛇，给士兵们取乐。

“还有别的问题吗？先生。”

“好，如果巴克利夫人遭到大不幸，我们再来找你。”

“当然，要是那样的话，我会自己来的。”

“如果不是那样，那也不必把死者过去所做的丑事重新翻腾出来。你现在既然已经知道，三十年来，他因为过去做了坏事一直受到良心的责备，至少也该满意了。啊，墨菲少校走到街那边了。再见，伍德。我想了解一下昨天以来又发生什么事没有。”

少校还没走到街拐角处，我们就及时赶上了他。

“啊，福尔摩斯，”少校说道，“我想你已经听说这件事完全是庸人自扰了吧。”

“那么，是怎么回事呢？”

“刚刚验完尸体。医生证明，上校的死是由中风引起的。你看，这不过是一件十分简单的案子。”

“啊，不可能再简单了，”福尔摩斯笑容可掬地说道，“华生，走吧，我想奥尔德肖特这里已经没有我们的事了。”

“还有一件事，”我们来到车站时，我说道，“如果说她丈夫的名字叫詹姆斯，而另一个人叫亨利，她为什么提到大卫呢？”

“我亲爱的华生，如果我真是你所喜欢描述的那种理想的推理家，那么，从这一个词我就应该推想出这全部故事。这显然是一个斥责的字眼。”

“斥责的字眼？”

“是啊，你知道，大卫 有一次也象詹姆斯·巴克利中士一样偶然做了错事。你可记得乌利亚和拔示巴 这个小故事吗？我恐怕我对《圣经》的知识有一点遗忘了。但是你可以在《圣经》的《撒母耳记》第一或第二章去找，便可以得到这个故事了。”

大卫和乌利亚以及拔示巴：《圣经》中记载，以色列王大卫为了攫取以色列军队中赫梯人将领乌利亚之妻拔示巴为妻，把乌利亚派到前方，乌利亚遇伏被害。——译者注

住院的病人

我粗略地看了看一连串内容不连贯的回忆录，想用它们来阐明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智力上的一些特点，但却觉得很难挑出我所需要的例子。因为在侦破这些案子的过程中，福尔摩斯虽然运用了他那分析推理的巧妙手法，证实了他那独特的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但案件本身，却往往微不足道，平凡无奇，我觉得实在不值得向读者介绍。另一方面，也经常发生这样一种情况，他参与调查了一些案情离奇、富有戏剧性的案子，但他在侦破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却又不能满足我这给他写传记的人的愿望。我曾经记述过一件小小的案子，题目是《血字的研究》，后来又有另一个有关“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失事案，都是能作为使历史学家永远感到惊奇的岩礁与漩涡的例子。现在我要记载的这件案子，在侦破案件中我的朋友虽然没有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整个案情却很稀奇古怪，我觉得实在不能够遗漏不记。

那是七月里一个闷热的阴雨天，我们的窗帘放下了一半，福尔摩斯蜷卧在沙发上，把早晨接到的一封信读了又读。由

岩礁与漩涡：意大利墨西拿海峡上的岩礁，它的对面有大漩涡。此处作者用来形容惊险。——译者注

于我在印度服过兵役，使我养成了怕冷不怕热的习惯，因而寒暑表虽已到了华氏九十度，我也毫不觉得难受。不过这天的报纸实在乏味。议会已经休会，人们都离开了城市。我渴望到新森林中的空地或南海的铺满卵石的海滩一游。但因我的存款拮据，我推迟了假期。而对我的伙伴来说，无论是乡下或是海滨，都丝毫不能引起他的兴趣。他只喜欢混迹于五百万人口的中心，对他们中间关于悬而未决的案件的每一个小小的传闻或猜疑特别关心。他对于欣赏大自然，却丝毫不感兴趣。而他唯一的改变，是去看望他在乡间的哥哥。

我发现福尔摩斯正全神贯注，顾不得说话，我便把那枯燥无味的报纸扔到一旁，背靠着椅子，陷入了沉思。忽然我的伙伴的说话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你想得不错，华生，”福尔摩斯说道，“用这种方法解决争端，看来太荒谬了。”

“太荒谬了！”我大声说道，猛然想到，他怎么能觉察出我内心深处的思想呢？我坐直了身子，茫然不解地惊视着他。

“这是怎么回事？福尔摩斯，”我喊道，“这实在太出乎我意料了。”

福尔摩斯看到我这种茫然不解的神情，放声大笑起来。

“你记得不久以前，”他说道，“我曾给你读过一段爱伦·坡写的故事，他在那段故事里讲到一个严密的推理者竟能察觉他的同伴未讲出来的思想，你当时认为这件事纯属作者巧妙的虚构。当我提出，我往往也习惯这样做时，你却表示怀疑。”

“我没有说啊！”

“也许你没有说出口，我亲爱的华生。但从你的眉宇间可以看出来。因此，当我看见你把报纸扔下，陷入沉思，便很高兴有机会研究你的思想，最后把你的思绪打断，以便证明我正猜中了你的想法。”

可是我对他的解释依然不满足。

“在你给我读的故事中，”我说道，“那个推理者是根据观察那个人的动作而得出结论的。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那个人被一堆石头绊了一下，抬头看了看星星，还有一些别的动作。可是我安然不动地坐在椅子上，能给你提供什么线索呢？”

“你对你自己判断错了。人的五官是表达感情的工具，而你的五官更是忠实执行这一职责的仆役。”

“你的意思是说，你从我的面容上看出了我一系列的思想？”

“从你的面容，特别是你的眼睛。或许你自己已经记不得你是怎样陷入沉思的了？”

“对，我记不得了。”

“那么，我来告诉你。你扔下报纸，这个动作就引起了我对你的注意。之后，你茫然地在那里坐了有半分钟的样子。后来你的眼睛凝视着你那张新配镜框的戈登将军肖像，我从你面部表情的改变，看出你已经开始想事了。可是你想得并不很远。接着你的眼光又转到你书架上那张没装镜框的亨利·沃德·比彻的画像上。然后，你又朝上看着墙，当然你的意图是很明显的。你是在想，如果这张画像也配上镜框，那就正好可以挂在这墙上的空处，和那张戈登像并排挂在一起了。”

“你真是紧紧地追随着我的思想！”我惊叫道。

“我至今还没怎么弄错过呢。接着你的思想又回到比彻的身上，你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他的肖像，似乎正是从他的面貌上研究他的性格。后来你不再皱眉头了，可是继续凝视着，你的脸上现出沉思的样子，可见你在回想着比彻经历的事件。我确信你这时不能不联想到他在内战期间代表北方所担当的使命，因为我记得你曾经对他的遭遇表示非常愤慨。你对这件事感受非常强烈，因此，我知道你想到比彻时也不能不想到这些。过了一会，我看到你的视线从画像上移开了，我觉得你的思想又转到内战上去了。当我发现你双唇紧闭，双目炯炯发光，两手紧握，我确信你正在想双方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激战中所表现的英勇气概。可是，你的脸色又渐渐阴沉起来，你摇了摇头。你是在想战争的悲惨、可怕以及徒然死伤了许多人。你的一只手慢慢地移到你自己的旧伤疤上，双唇上泛出一丝微笑，我便看出，你当时在想，这样解决国际问题的方法实在荒谬可笑。在这点上，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是非常荒谬的，我很高兴知道，我这一切推论都是正确的。”

“完全正确！”我说道，“现在你已经解释清楚了，我承认我象以前一样感到惊讶。”

“这是非常肤浅的，我亲爱的华生，我向你保证。要不是那天你表示某些怀疑的话，我决不会打断你的思路的。不过今晚微风轻拂，我们一起到伦敦街上散散步，你看怎样？”

我对我们这间小小的起居室已经感到厌倦，便欣然同意了。我们一起在舰队街和河滨遛了三个小时，观赏着人生的宛如潮汐、千变万化的情景。福尔摩斯独特的议论，对细节

敏锐的观察力和巧妙的推理能力，使我极感兴趣，听得入了迷。我们返回贝克街时，已经十点钟了。一辆四轮桥式马车正等候在我们寓所的门前。

“哈！我看，这是一位医生的马车，是一位普通医生，”福尔摩斯说道，“刚开业不久，不过他的生意还不错。我想，他是来找我们商量事情的。我们回来得真巧！”

我深知福尔摩斯的调查方法，善于领会他的推理。车内灯下挂着一只柳条篮子，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医疗器械，我知道福尔摩斯正是根据这些医疗器械的种类和状况，迅速作出了判断。从楼上我们窗户的灯光可以看出，这位夜晚的来访者确实是来找我们的。我心里有些奇怪：什么事竟使一位同行在这样的时刻来找我们呢？我紧随福尔摩斯走近我们的寓所。

一个面色苍白、尖瘦脸、长着土黄色络腮胡子的人，看到我们进来，从壁炉旁一把椅子上站起来。他的年纪至多三十三、四岁，但他面容憔悴，气色不好，说明生活耗尽了他的精力，夺去了他的青春。他的举止羞怯腼腆，象一位十分敏感的绅士，而他站起来时，扶在壁炉台上的那只细瘦白皙的手，不象是一个外科医生的，却象是一个艺术家的。他的衣着朴素暗淡——一件黑礼服大衣，深色裤子和一条颜色不甚鲜艳的领带。

“晚安，医生，”福尔摩斯爽朗地说道，“我知道你仅仅等了我们几分钟，我很高兴。”

“那么，你和我的车夫谈过了？”

“没有，我是从旁边那张桌子上放着的蜡烛看出来的。请

坐，请告诉我，你有什么事要找我。”

“我是珀西·特里维廉医生，”我们的来访者说道，“住在布鲁克街四 三号。”

“你不是《原因不明的神经损伤》那篇论文的作者吗？”我问道。

他听说我知道他的著作，高兴得苍白的双颊泛出红晕。

“我很少听人谈到这部著作，出版商向我说，这本书销路不广，我还以为没有人知道它呢，”来访者说道，“我想，你也是一位医生吧？”

“我是一个退役的外科军医。”

“我对神经病学很感兴趣。我很希望能够对它进行专门研究，不过，一个人当然必须从事他首先能够着手的工作。可是，这是题外话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你的时间是多么宝贵。在布鲁克街我的寓所里，最近发生了一连串非常奇怪的事情。今晚，这些事情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关头，我感到实在不能再耽误了，必须马上来请你出出主意，帮个忙。”

歇洛克·福尔摩斯坐下来，点起了烟斗。

“你要我出主意、帮忙，我非常欢迎。”福尔摩斯说道，“请把那些使你感到不安的事情，详细地讲给我听听。”

“其中有一两点是不值得说的，”特里维廉说道，“我提到这些，实在觉得惭愧。不过这件事令人非常莫名其妙，而近来变得更加复杂，我只好把一切都摆在你面前，请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首先，我不得不谈谈我大学生活中的某些事情。我曾是

一个伦敦大学的学生，我相信，如果我告诉你们，我的教授认为我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生，你们不会认为我是过于自吹自擂吧。毕业以后，我在皇家大学附属医院担任了一个不甚重要的职务，继续致力于研究工作。我很幸运，我对强直性昏厥病理的研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我写了一篇你的朋友刚才提到的关于神经损伤的专题论文，终于获得了布鲁斯·平克顿奖金和奖章。我毫不夸张地说，那时人们都认为我前程远大。

“可是我最大的障碍就是缺乏资金。你不难知道，一个专家要想出名的话，就必须在卡文迪什广场区十二条大街中的一条街上开业。这就需要巨额房租和设备费。除了这笔创办费用，他还必须准备能维持自己几年生活的钱款，还得租一辆象样的马车和马。要达到这些要求，实在是我力所不及的。我只能期望节衣缩食，用十年的时间积蓄，才能挂牌行医。然而，突然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给我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这就是一位名叫布莱星顿的绅士的来访。布莱星顿和我素不相识，一天早晨他突然走进我房里，开门见山地谈到他的来意。

“‘你就是那位取得卓越成就，最近获奖的珀西·特里维廉先生吗？’他说道。

“我点了点头。

“‘请坦率地回答我的问题，’他继续说道，‘你会看到这样做对你是有好处的。你非常有才华，会成为一个有造就的人。你明白吗？’

“听到这样突如其来的问题，我不由得笑了起来。

“ ‘我相信我会尽力而为的，’ 我说道。

“ ‘你有不良嗜好吗？不酗酒吗？’

“ ‘没有，先生！’ 我大声说道。

“ ‘太好了！这太好了！不过我必须问问，你既然有这些本事，为什么不开业行医呢？’

“我耸了耸肩。

“ ‘是啊，是啊！’ 他赶忙说，‘这是毫不足怪的。虽然你脑子里装的东西很多，可是口袋里却一无所有，对不对？要是我帮你在布鲁克街开业，你的意见如何？’

“我惊异地两眼盯着他。

“ ‘啊，这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并不是为了你，’ 他大声说道，‘我对你十分坦率，如果这对你合适的话，那对我就更加合适了。我有几千镑准备投资，你知道，我认为我可以投资给你。’

“ ‘那为什么呢？’ 我忙问道。

“ ‘啊，这正象别的投机事业一样，不过比较更保险一些。’

“ ‘那么，我该做些什么事呢？’

“ ‘我自然要告诉你的。我要替你租房子，置家具，雇女仆，管理一切。你要做的只是坐在诊室里看病。我给你零用钱和一切需用的东西。然后你把你赚的钱交给我四分之三，剩下的四分之一，你自己留着。’

“这就是那个叫布莱星顿的人向我提出的奇怪的建议，福尔摩斯先生，我不再叙述我们怎样协商、成交的事，以免使

你厌烦。结果是，我在报喜节搬进了这个寓所，并按他所提出的条件开始营业。他自己也搬来同我住在一起，做一个住院的病人。他的心脏衰弱，显然，他需要经常治疗。他自己住用了二楼两间最好的房子，一间用作起居室，一间用作卧室，他脾气古怪，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他的生活很不规律，但就某一方面而言，却又极其有规律。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刻，他都到我的诊室来检查账目。我赚的诊费，每一畿尼他给我留五先令三便士，其余的他全部拿走，放到他自己屋内的保险箱里。

“我可以非常自信地说，对这项投机生意，他永远也用不着后悔。一开始，生意就很成功。我出色地处理了几个病例和我在附属医院的声望，使我很快就出了名，近几年来，我使他变成了一个富翁。

“福尔摩斯先生，我过去的经历以及和布莱星顿先生的关系，就是这些。我要告诉你的，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什么事使我今晚来此求教。

“几星期之前，布莱星顿先生下楼来找我。我似乎觉得，他的心情异常激动。他提到在伦敦西区发生了一些盗窃案，我记得，他当时显然毫无必要那么激动，他声明说，我们应当把门窗加固牢，一天也不能耽误。在这一星期里，他坐立

报喜节：每年三月二十五日为报喜节，报喜天使加百列将耶稣降生告知圣母玛利亚的节日。——译者注

一畿尼为二十一先令，一先令为十二便士，四分之一畿尼正好是五先令三便士。——译者注

不安，不断向窗外张望，就连他午餐前习以为常的短暂的散步，也停止了。他的一举一动给我一个印象，他对什么事或是什么人怕得要死，可是当我向他问到这件事时，他变得非常无礼，于是我不再谈这件事了。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他的恐惧似乎逐渐消失了，他又恢复了常态。可是新近发生的一件事情，又使他处于目前这种可怜而又可鄙的虚弱状态。

“事情是这样的：两天以前，我收到一封信，我现在就把它读给你听，信上既没有地址，也没有日期。

“一位侨居在英国的俄罗斯贵族（信上这样写着），愿到珀西·特里维廉医生处就医。几年来他深受强直性昏厥病的折磨，而特里维廉医生在医治这种病症方面是人所共知的权威。他准备明晚六点一刻左右前往就诊，如果特里维廉医生方便，请在家等候。”

“这封信使我深感兴趣。因为对强直症进行研究的主要困难在于这种疾病是罕见的。你可以相信，当小听差在指定的时间领进病人时，我正等候在我的诊室里。

“他是一位身材瘦小的老人，异常拘谨，而且很平凡——不象是一个人们想象中的俄罗斯贵族。他同伴的相貌给我的印象却很深。这是一个高大的年轻人，面色黝黑，漂亮得惊人，却带着一副凶相，有一副赫拉克勒斯的肢体和胸膛。他们进来时，他用手搀着老人的一只胳膊，把老人扶到椅子跟

前，表现得那样体贴入微，从他的外表你是很难料到他会这样作的。

“‘医生，请原谅我冒昧前来，’他用英语对我说道，说时有些口齿不清，‘这是我父亲，他的健康，对我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事。’

“我见他这样孝顺，深受感动。‘或许，在诊治时，你愿意留在诊室里吧？’我说。

“‘绝对不行，’他惊叫起来，‘我受不了这种痛苦。如果我看到我父亲疾病发作时那种可怕的样子，我相信我是忍受不了的。我自己的神经官能也十分敏感。你如允许，在你给我父亲诊治时，我可以在候诊室里等候。’

“我当然同意这样做，年轻人便离开了。我和病人便开始研究他的病情，我把它详尽无遗地记了下来。他的智力很一般，回答问题常常含糊其词，我认为这是由于他不大懂我们的语言。然而，正当我坐着写病历的时候，他对我的询问，突然停止了回答，当我转身向他时，我非常惊诧地望到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面部毫无表情，肌肉强直，眼睛直盯着我。他的疾病又发作了。

“正如我刚才所说的，我最初的感觉是既怜悯又害怕。后来，我的职业兴趣占了上风。我记下了病人的脉搏和体温，试了试他肌肉的强直程度，检查了他的反应能力，哪一方面都没有发现与我以前所诊断的这种病例有不一致的现象。在过去这样的病例中，我使用烷基亚硝酸吸入剂，曾经取得了良好的疗效。现在似乎正是试验它疗效的极好机会。这个药瓶在楼下我的实验室里，于是，我丢下坐在椅子上的病人，跑

下楼去取药。找药耽误了一些时间，大约五分钟吧，然后我就回来了。可是室内却空空如也，病人已不知去向，可想而知，我是多么惊讶了。

“当然，我首先就跑到候诊室，他儿子也不在了。前门已经关上，可是没有上锁。我那个接待病人的小听差是一个新来的仆役，并不机灵。平时他总是等在楼下，等我在诊室按铃时，他才跑来把病人领出去。他也没听到什么，这件事就成为不解之谜了。不多久，布莱星顿先生散步回来了，可是我一点也没有向他说起这件事，因为，老实说，近来我尽量少和他交谈。

“啊，我想我再也不会见到这个俄罗斯人和他儿子的影子了，所以，在今天夜晚，也是在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象昨天那样，又来到我的诊室时，你们可以想象，我是多么惊讶了。

“‘昨天我突然离开，我觉得实在是太抱歉了，医生，’我的病人说道。

“‘我承认，我对这件事感到非常奇怪，’我说道。

“‘啊，情况是这样的，’他说，‘我每次清醒过来，对犯病时发生的一切事情，记忆总是非常模糊的。我似乎觉得，我醒来时是在一间陌生的房子里，当你不在时，我便昏头昏脑地起身出去，走到街上了。’

“‘我呢，’他儿子说道，‘看到我父亲从候诊室门口走过，自然想到已经诊治完了。直到我们到了家，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好了，’我笑了笑，说道，‘除了你们使我感到惶惑不

解之处，别的倒也没什么。所以，先生，如果你愿意到候诊室去的话，我很高兴再继续进行昨天突然中断的诊治。’

“我和那位老绅士讨论了他的病情，约有半小时的样子，后来，我给他开了处方，之后，便看见他在他儿子搀扶下走出去了。

“我已经向你们说过，布莱星顿先生一般是在这个时间出去散步的。功夫不大，他散步回来了，走上楼去。过了一会，我听到他从楼上跑下来，象一个吓得发疯的人一样，冲进我的诊室。

“‘谁到我的屋子里去了？’他叫喊着。

“‘谁也没去过。’我说道。

“‘撒谎！’他怒吼道，‘你上来看看！’

“我没有注意他说话的粗鲁，因为他害怕得几乎要发疯了。我和他一起上楼时，他把浅色地毯上的几个脚印指给我看。

“‘你说这是我的脚印吗？’他叫喊道。

“这些脚印肯定比他的要大得多，而且显然是不久前留下的。你们知道，今天中午曾经下过大雨，而我的病人只有刚才来过的这父子俩。那么，一定是在候诊室等着的那个人，出于某种目的，趁我在忙于给那个老人诊断时，上楼进了我那位住院病人的房间。没有动什么东西，也没有拿走什么，不过这些足迹证明，毫无疑问，是有人进去过的。

“尽管这是扰乱人心的事，可是布莱星顿先生显得出人意料之外地异常激动不安。他竟然坐在一把扶手椅上不断叫喊，我简直难以让他说得更清楚一些。是他提出要我来找你，我

当然立即看出，这样做是适当的。因为尽管他对这件事的重要性似乎估计过高，但可以肯定这里面是有名堂的。你只要乘我的马车与我一同回去，你至少能使他平静下来，虽然我很难指望你能把所发生的这件奇事解释清楚。”

歇洛克·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倾听着这段冗长的叙述，我看出，这件事引起了 he 强烈的兴趣。他的面容象往常一样毫无表情，可是他的双眼眯缝得愈加厉害，从他烟斗中袅袅上升的烟雾也越来越浓，使得这位医生的故事中的每一个离奇的情节更加突出了。我们来访者的话刚一结束，福尔摩斯二话不说就站起来，把我的帽子递给我，从桌上抓起他自己的帽子，跟随特里维廉医生向门口走去。不到一刻钟，我们便来到布鲁克街这位医生寓所的门前了。一个矮个子小听差领着我们进去，我们立即走上宽阔的、铺着上等地毯的楼梯。

可是突然发生了一件怪事，使我们停了下来。楼顶的灯光蓦地熄灭了，黑暗中传来一个尖细的、颤抖的呼喊声：

“我有手枪，我警告你们，假如再往上走我就开枪。”

“这实在令人不能容忍，布莱星顿先生，”特里维廉医生高声喊道。

“啊，原来是你，医生，”这人宽慰地松了一口气，“可是其他几位先生不是冒充的吗？”

我们知道他已在暗中对我们进行了一番仔细的观察了。

“不错，不错，一点也不错，”那声音终于说道，“你们可以上来，我很抱歉，刚才对你们太无礼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楼梯上的汽灯又点着了，我们看到面前站着一个面貌奇特的人。从他的外表和说话的声音看来，他

确实神经过度紧张。他很胖，可是显然过去有一段时间，他比现在还要胖得多，所以他的脸如同猎犬的双颊一般，耷拉着两只松弛的肉袋。他脸色苍白，那稀疏的土黄色的头发似乎由于感情激动而竖立起来。他手中拿着一支手枪，我们向上走时，他把手枪塞进了衣袋。

“晚安，福尔摩斯先生，”他说道，“我非常感激你到这里来。没有人比我更需要你的指教了。我想特里维廉医生已经把有人非法闯入我房中的事告诉你了。”

“不错，”福尔摩斯说道，“那两个是什么人？布莱星顿先生，他们为什么要有意捉弄你？”

“唉，唉，”那位住院病人神情不安地说道，“当然，这很难说。你也很难指望我能回答这样的问题，福尔摩斯先生。”

“你是说你不知道吗？”

“请到这里来，请吧。请赏脸进来一下。”

他把我们领进他卧室里。房间很宽绰，布置得很舒适。

“你们看看这个，”他指着他床头那只大黑箱子说道，“我并不是一个很富有的人，福尔摩斯先生，特里维廉医生可能已经告诉你了。我一生中除了这次投资外，再也没投过资。可是不信任银行家，我从不信任银行家，福尔摩斯先生。你别跟别人说，我所有的那点钱都在这只箱子里。所以你可以明白，那些不速之客闯入我的房子，对我的影响是多么大了！”

福尔摩斯疑惑地望着布莱星顿，摇了摇头。

“假如你想欺骗我，我是不可能给你出什么主意的。”福尔摩斯说道。

“可是我已经把一切都告诉你了。”

福尔摩斯厌恶地挥了挥手，转过身来说道：

“晚安，特里维廉医生。”

“你不给我一些指教吗？”布莱星顿颤声大叫道。

“我对你的指教就是请讲真话，先生。”

一分钟以后，我们已经来到街上，向家中走去。我们穿过了牛津街，走到哈利街时，我才听到我的朋友发话。

“把你带出来为这样一个蠢人白跑一趟，真是抱歉，华生，”福尔摩斯终于说道，“可是归根结底，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案子。”

“我可看不出什么来，”我坦率地承认道。

“啊，显然，有两个人，或许还要多一些，不过至少是两个人，为了某种原因，决心要找到布莱星顿这个家伙。我心中毫不怀疑，那个年轻人两次都闯入了布莱星顿的房间，而他的同伙则用了一种巧妙的手段，使医生不能进行干涉。”

“可是那强直性昏厥是怎么回事呢？”

“那是骗人的，华生，在这方面，我不想向我们的专家讲得太多。要装这种病是很容易的。我自己也这样做过。”

“那么后来又怎样呢？”

“完全是碰巧，布莱星顿两次都不在屋。他们所以选择这样不平常的时刻来看病，显然是确信候诊室里没有别的病人。然而，这个时间恰好是布莱星顿散步的时间，这似乎说明他们对布莱星顿的日常生活习惯不十分了解。当然，如果他们只是为了偷盗，他们至少会设法搜索财物。此外，我可以从他的眼神里看出来，他已经被吓得魂不附体了。不能想象这个家伙结下了这样两个仇敌，他会不知道。因此，我确信，他

知道这两个人是什么人，而由于他本身的缘故，他隐瞒不说，很可能明天他就会吐露真情了。”

“难道没有另外的一种情况吗？”我说道，“毫无疑问，这几乎是不大可能的，不过还是可以想象的。会不会是特里维廉医生自己居心不良，闯进了布莱星顿室内，而编造出这个患强直症的俄罗斯人和他的儿子的全部故事呢？”

我在汽灯光下看到我这想法引起了福尔摩斯的哂笑。

“我亲爱的朋友，”福尔摩斯说道，“最初我也这样想过。不过我很快就证实了医生所讲的故事。那个年轻人在楼梯地毯上留下了脚印，这样我就没有必要再去看他留在室内的那些脚印了。我只要告诉你，他的鞋是方头的，不象布莱星顿的鞋那样是尖头的，又比医生的鞋长一英寸三，你就可以知道，毫无疑问，是有这么个年轻人了。不过话就说到这里，我们现在可以安睡了。如果明天早晨我们从布鲁克街听不到新情况，那倒会使我惊奇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预言很快就实现了，并且颇具戏剧性的形式。第二天早晨七点半，在晨光熹微中，我看到福尔摩斯穿着晨衣站在我的床旁。

“外面有一辆马车等着我们，华生，”福尔摩斯说道。

“那么，是怎么回事？”

“是布鲁克街的事。”

“有什么新消息吗？”

“是一个悲剧，不过还不一定，”福尔摩斯一边说着一边拉起窗帘，“请看这个，这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草草写着：‘请看在上帝的面，立即前来。珀西

· 特里维廉。’我们的朋友，这位医生写这张便条时，处境是极为困难了。随我来，我亲爱的朋友，因为情况很紧急。”

过一刻钟左右，我们又来到这位医生的寓所。他面带惊恐之色跑来迎接我们。

“啊，竟出了这样的事情！”他双手捂住太阳穴，大声喊道。

“出了什么事？”

“布莱星顿已经自杀了！”

福尔摩斯打了一声呼哨。

“是的，昨晚他上吊了。”

我们走进去，医生把我们引进了那间显然是候诊室的房间。

“我真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他大声说道，“警察正在楼上呢。简直把我吓坏了。”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他每天一大早都要叫女仆给他送去一杯茶。大约七点钟，女仆走进来时，这个不幸的人已经吊在房屋中央了。他把一根绳子绑在平常挂那盏笨重的煤汽灯的钩子上，然后他就从昨天给我们看的那个箱子顶上跳下去吊死了。”

福尔摩斯站着沉思了片刻。

“如果你允许的话，”福尔摩斯终于说道，“我想上楼去把这件事调查一下。”

我们两个人便往楼上走去，医生跟在后面。

我们一进卧室门，迎面看到一个可怕的景象。我曾经说过那个布莱星顿肌肉松弛的样子。当他摇摇晃晃地悬挂在钩

上时，这种样子愈发明显、难看，他看上去简直不象一个人了。他的脖子拉长了，象一只拔了毛的鸡脖子，相形之下，他身体的其余部分似乎更加肥大和不自然。他只穿着一件长睡衣。睡衣下，直挺挺地伸着那双难看的脚和那肿胀的脚脖子。尸体旁边，站着一位精干的侦探，正在笔记本上作记录。

“啊，福尔摩斯先生，”我的朋友一进来，警长便亲切地说道，“见到你我很高兴。”

“早安，兰诺尔，”福尔摩斯答道，“我相信，你不会认为我是闯进屋子的罪犯吧？你听说过这个案子发生前的一些情况了吗？”

“对，我已经听到一些了。”

“你的意见怎样？”

“就我看来，这个人已被吓得魂不附体了。你看，在这张床上他睡了好一阵子，有很深的压痕。你知道，自杀常常发生在早晨五点钟左右。这大约也就是他上吊的时间了。看来，他是经过再三考虑才这样作的。”

“根据肌肉僵硬的情况判断，我看他已经死了大约三个小时，”我说道。

“你注意到屋子里有什么异常现象吗？”福尔摩斯问道。

“在洗手池上发现一把螺丝起子和一些螺丝钉。还发现他夜里似乎抽过不少烟。这是我从壁炉上拣来的四个雪茄烟头。”

“哈！”福尔摩斯说道，“你找到他的雪茄烟嘴了吗？”

“没有，我没有看到。”

“那么，他的烟盒呢？”

“有，烟盒在他的外衣口袋里。”

福尔摩斯把烟盒打开，闻了闻里面的一支雪茄烟。

“啊，这是一支哈瓦那烟，而壁炉台上的这些是荷兰从它的东印度殖民地进口的特殊品种。你知道，这些雪茄通常都包着稻草，并且比别的牌子的都细。”他拿起那四个烟头用他口袋里的放大镜进行检查。

“两支烟是用烟嘴吸的，两支不是，”福尔摩斯说道，“两个烟头是用一把不很快的小刀削下来的，另两个烟头是用尖锐的牙齿咬下来的。这不是自杀，兰诺尔先生，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残酷的谋杀案。”

“不可能！”警长大声喊道。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人要用吊死那样一种笨办法来进行谋杀呢？”

“这就是我们要调查的了。”

“他们怎么进来的呢？”

“从前门进来的。”

“早晨门是上锁的。”

“那么门是在他们走后锁上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到了他们留下的痕迹。请稍等一等，我就能给你们进一步说明它的情况。”

福尔摩斯走到门口，转了转门锁，有条不紊地把门锁检查了一番。然后他把插在门背面的钥匙取了出来，也对它作了检查。接着他又对床铺、地毯、椅子、壁炉台、死者的尸

体和绳索依次进行了检查。最后他终于表示满意，在我和警长的帮助下，割断了绳子，把那可怜的人安放在地上，用床单盖上。

“这条绳子是怎么回事？”他问道。

“是从这上面割下来的，”特里维廉医生从床底下拖出一大卷绳子，说道，“他非常害怕火灾，身边总是保存着这东西，以便在楼梯燃烧时， he 可以从窗户逃出去。”

“这东西倒给凶手们省去了很多麻烦，”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道，“不错，案情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到下午我还不能把发案的原因告诉你，我就感到奇怪了。我要把壁炉台上布莱斯顿这张照片拿去，这将有助于我的调查工作。”

“可是你什么也没告诉我们！”医生叫道。

“啊，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情况是明白无疑的，”福尔摩斯说道，“这里面有三个人：那个年轻人，老人和第三者，对第三者的身份，我还没有线索。前两个人，不用我说，就是那假装俄罗斯贵族以及他儿子的人，所以我们能够十分详尽地叙述他们的情况。他们是被这所房子里的一个同伙放进来的。如果我可以向你进一句忠言的话，警长，那就应当逮捕那个小听差。据我了解，他是最近才到你的诊所当差的，医生。”

“这个小家伙已经找不到了，”特里维廉说道，“女仆和厨师刚才还找过他。”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他在这出戏里扮演的角色并非不重要，”福尔摩斯说道，“这三个人是踮着足尖上楼的，那个老人走在前面，年轻人走

在中间，那个来历不明的人走在后面……”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我突然喊道。

“啊，至于脚印上擦脚印，那是毫无疑问的了。我可以辨认出他们昨天晚上的脚印。后来，他们上了楼，来到布莱星顿的门前，他们发现房门锁上了。然而，他用一根铁丝去转动里面的钥匙。你们甚至不用放大镜，也可以从这把钥匙榫槽上的划痕看出，他们是从什么地方使劲了。

“他们进入室内，第一步一定是把布莱星顿先生的嘴给塞住。他可能已经睡着了，或者被吓瘫了，喊不出声来。这里的墙很厚，可以想象，即使他有可能喊一两声，他的呼救声也是没人能听到的。

“显然，他们把他安置妥当以后，就商量了一番，这种商量可能具有起诉的性质。它一定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他们吸了这几支雪茄烟。老人坐在那张柳条椅子上，他抽烟时用的是雪茄烟嘴。年轻人坐在远处，他把烟灰磕在了衣柜的对面。第三个人在室内踱来踱去。我想，这时布莱星顿正笔直地坐在床上，不过对这一点我还不能绝对肯定。

“好，最后，他们就去抓布莱星顿，把他吊起来。这是他们早就安排好了的，因为我相信他们随身带来了某种滑轮用作绞刑架。我想，那把螺丝起子和那些螺丝钉就是为了安装绞架滑轮用的。然而，他们看到了吊钩，自然省了他们许多麻烦。他们干完以后，就逃跑了。他们的同伙跟着就把门锁上了。”

我们全都以极大的兴趣倾听福尔摩斯讲述昨晚案件的概

况，这都是他凭借细微的迹象推导出来的，甚至当他给我们一一点明当时的情况时，我们还几乎跟不上他的思路。之后，警长急忙跑去查找小听差，我和福尔摩斯则返回贝克街用早餐。

“我在三点钟回来，”福尔摩斯在我们吃过饭以后说道，“警长和医生要在那时到这里来见我，我希望利用现在这段时间把这个案子里一些还不清楚的小问题查清楚。”

我们的客人在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可是我的朋友在三点三刻才露面。然而，他一进门，我从他的表情上就能看出，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

“有什么消息吗？警长。”

“我们已经把那个仆人捉住了，先生。”

“太好了，我也找到那几个人了。”

“你找到他们了！”我们三个人一同喊道。

“对，至少我已经搞清了他们的底细。果不出我所料，那个所谓的布莱星顿和他的仇人，在警察总署是出了名的。那三个人的名字是比德尔、海沃德和莫法特。”

“是抢劫沃辛顿银行的那一伙，”警长大声说道。

“正是他们，”福尔摩斯说道。

“那么，布莱星顿一定是萨顿了。”

“一点不错，”福尔摩斯说道。

“噢，这就一清二楚了。”警长说道。

可是我和特里维廉却面面相觑，感到迷惑不解了。

“你们一定记得那桩沃辛顿银行大抢劫案吧。”福尔摩斯说道，“案中一共有五个人——这四个人，还有那个叫做卡特赖特的第五个人——银行看管员托宾被害，窃贼们抢了七千

镑逃走了。这案子发生在一八七五年。他们五个人全部被捕，但是证据不足，定不了案。这一伙抢劫犯中最坏的那个布莱星顿也就是叫萨顿的，就告发了他们。由于他作证，卡特赖特被判处绞刑，其他三个人每人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前几天他们被提前数年释放，你们可以想到，他们下决心一定要把出卖他们的人找到，为他们死去的同伙报仇。他们两次设法找到他，都未能得手，你们看，第三次成功了。特里维廉医生，还有什么需要说明的没有？”

“我想你已经把一切都说得非常清楚了，”医生说道，“毫无疑问，那一天他之所以那么惶惶不安，就是因为他在报上看到了那几个人被释放的消息。”

“完全不错，他说什么盗窃案，纯粹是放烟幕弹。”

“可是他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你呢？”

“啊，我亲爱的先生，他知道他的那些老伙计报复心很强，便尽量向所有人隐瞒自己的身份。他的秘密是可耻的，他不可能自己泄漏出来。但是，他虽然卑鄙，却依然处于英国法律的保护之下，警长，我毫不怀疑，你可以看到，尽管那个盾没有起到保护作用，那把正义的剑还是会替他复仇的。”

这就是关于那个住院病人和布鲁克街医生的情况。从那天夜晚起，警察再没有看到那三个凶手的影子。苏格兰场推测，他们乘坐那艘不幸的“诺拉克列依那”号轮船逃跑了。那艘船和全体船员数年以前在葡萄牙海岸距波尔图以北数十里的地方遇难。对那个小听差的起诉，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而这件被称为布鲁克街疑案的案件，各报至今都没有详细报道过。

希腊译员

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虽然相识很久,亲密无间,但极少听他说起他的亲属,也很少听他讲起自己早年的生活。他这样沉默寡言,更加使我觉得他有点不近人情,以至有时我把他看作一个孤僻的怪人,一个有头脑无情感的人,虽然他的智力超群,却缺乏人类的感情。他不喜欢接近女人,不愿结交新友,这都表明了他不易动感情的性格特征,不过尤其无情的是他绝口不提家人。因此我开始认为他是一个孤儿,没有亲属在世了。可是有一天,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竟同我谈起他的哥哥来了。

一个夏天的傍晚,茶后无事,我们便海阔天空、东拉西扯地闲聊起来,从高尔夫球俱乐部到黄赤交角变化的原因,最后谈到返祖现象和遗传适应性,讨论的要点是:一个人的出类才能有多少出于遗传,又有多少出于自身早年所受的训练。

“拿你本人来说,”我说道,“从你告诉过我的情况看来,似乎很明显,你的观察才能和独到的推理能力,都取决于自身的系统训练。”

“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福尔摩斯思忖着说道,“我祖上是乡绅,看来,他们过着那个阶级的惯常生活。不过,我这种癖性是我血统中固有的。可能我祖母就有这种血统,因为

她是法国美术家吉尔内的妹妹。血液中的这种艺术成分很容易具有最奇特的遗传形式。”

“可是你怎么知道是遗传的呢？”

“因为我哥哥迈克罗夫特掌握的推理艺术比我掌握的程度高。”

这对我来说确实还是一件新闻。假如英国还有另外一个人也具有这样的奇异才能，警署和公众怎么对他竟然毫无所闻呢？我说这是因为我的朋友谦虚，所以他才认为哥哥比他强。福尔摩斯对我这种说法付之一笑。

“我亲爱的华生，”福尔摩斯说道，“我不同意有些人把谦虚列为美德。对逻辑学家来说，一切事物应当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对自己估价过低和夸大自己的才能一样，都是违背真理的。所以，我说迈克罗夫特的观察力比我强，你可以相信我的话是毫不夸张的实话。”

“你哥哥比你大几岁？”

“比我大七岁。”

“他为什么没有名气呢？”

“噢，他在他自己的圈子里是颇有名气的。”

“那么，在什么地方呢？”

“噢，比如说，在第欧根尼 俱乐部里。”

我从未听说过这么个地方，我脸上的表情也一定显出了这一点，所以歇洛克·福尔摩斯拿出表来看了看，说道：

第欧根尼是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家，相传他生活在一个木桶中，与世隔绝。——译者注

“第欧根尼俱乐部是伦敦最古怪的俱乐部，而迈克罗夫特是个最古怪的人。他经常从下午四点三刻到七点四十分呆在那里。现在已经六点了，如果你有兴致在这美妙的夜晚出去走走，我很高兴把这两个‘古怪’介绍给你。”

五分钟以后，我们就来到了街上，向雷根斯圆形广场走去。

“你一定很奇怪，”我的朋友说道，“为什么迈克罗夫特有这样的才能，却不用于做侦探工作呢？其实，他是不可能当侦探的。”

“但我想你说的是……”

“我说他在观察和推理方面比我高明。假如侦探这门艺术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推理就行，那么我哥哥一定是个举世无双的大侦探了。可是他既无做侦探工作的愿望，也无这种精力。他连去证实一下自己所做的论断也嫌麻烦，宁肯被人认为是谬误，也不愿费力去证明自己的正确。我经常向他请教问题，从他那里得到的解答，后来证明都是正确的。不过，在一件案子提交给法官或陪审团之前，要他提出确凿的有力的证据，那他就无能为力了。”

“那么，他不是以侦探为职业的了？”

“根本不是。我赖以谋生的侦探业务，在他只不过是纯粹业余癖好而已。他非常擅长数学，常在政府各部门查帐。迈克罗夫特住在蓓尔美尔街，拐个弯就到了白厅。他每天步行上班，早出晚归，年年如此，没有其它活动，也从来不到别

处去，唯一去处是他住所对面的第欧根尼俱乐部。”

“我想不起有叫这个名字的俱乐部了。”

“很可能你不知道。伦敦有许多人，有的生性羞怯，有的愤世嫉俗，他们不愿与人为伍，可是他们并不反对到舒适的地方去坐坐，看看最新的期刊。为了这个目的，第欧根尼俱乐部便诞生了，现在它接纳了城里最孤僻和最不爱交际的人。会员们不准互相搭话。除了在会客室，绝对不准许交谈，如果犯规三次，引起俱乐部委员会的注意，谈话者就会被开除。我哥哥是俱乐部发起人之一，我本人觉得这个俱乐部气氛是很怡人的。”

我们边走边谈，从詹姆斯街尽头转过去，不觉来到蓓尔美尔街。歇洛克·福尔摩斯在离卡尔顿大厅不远的一个门口停了下来，叮嘱我不要开口，把我领进大厅。我通过门上的玻璃看到一间宽大而豪华的房间，里面很多人坐着看报，每人各守一隅。福尔摩斯领我走进一间小屋，从这里可以望见蓓尔美尔街，然后离开了我一会儿，很快领回一个人来。我知道这就是他哥哥。

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比他弟弟高大粗壮得多。他的身体极为肥胖，他的面部虽然宽大，但某些地方却具有他弟弟特有的那种轮廓分明的样子。他水灵灵的双眼呈淡灰色，炯炯有神，似乎经常凝神深思，这种神情，我只在歇洛克精神贯注时看到过。

“我很高兴见到你，先生，”他说道，伸出一只海豹掌一样又宽又肥的手来，“由于你为歇洛克作传，他才得以名扬四海。顺便说一下，歇洛克，我还以为上星期会看到你来找我

商量那件庄园主住宅案呢。我想你可能有点力不从心吧。”

“不，我已经把它解决了，”我的朋友笑容可掬地说道。

“当然，这是亚当斯干的了。”

“不错，是亚当斯干的。”

“从一开始我就确信这点。”两个人一起在俱乐部凸肚窗旁坐下来。“一个人要想研究人类，这是最好的地方，”迈克洛夫特说道，“看，就拿这两个向我们走过来的人来说吧！这是多好的典型呀！”

“你是说那弹子记分员和他身旁那个人吗？”

“不错，你怎样看那个人呢？”

这时那两个人在窗对面停下了。我可以看出，其中一个人的背心口袋上有粉笔痕迹，那就是弹子戏的标志了。另一个人瘦小黝黑，帽子戴在后脑门上，腋下夹着好几个小包。

“我看他是一个老兵，”歇洛克说道。

“并且是新近退伍的，”他哥哥说道。

“我看，他是在印度服役的。”

“是一个军士。”

“我猜，是皇家炮兵队的。”歇洛克说道。

“是一个鳏夫。”

“不过有一个孩子。”

“有不止一个孩子，我亲爱的弟弟，有不止一个孩子呢。”

“得啦，”我笑着说道，“对我来说，这有点儿太玄乎了。”

“可以肯定，”歇洛克答道，“他有那么一种威武的神情，风吹日晒的皮肤，一望而知他是一个军人，而且不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最近刚从印度返回不久。”

“他刚退伍不久还表现在他仍旧穿着那双他们所谓的炮兵靴子，”迈克罗夫特说道。

“他走路的姿态不象骑兵，但是他歪戴着帽子，这一点可以从他一侧眼眉上边皮肤较浅看出来。他的体重又不符合作一个工兵的要求。所以说他是炮兵。”

“还有，他那种十分悲伤的样子，显然说明他失去了某个最亲爱的人。从他自己出来买东西这件事来看，象是他丧失了妻子。你看，他在给孩子们买东西。那是一个拨浪鼓，说明有一个孩子很小。他妻子可能在产后去世。他腋下夹着一本小人书，说明他还惦记另一个孩子。”

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歇洛克·福尔摩斯说他哥哥比他本人的观察力还要敏锐。歇洛克瞅了我一眼，微微一笑。迈克罗夫特从一个玳瑁匣子里取出鼻烟，用一块大红丝巾把落在身上的烟末拂去。

“顺便说说，歇洛克，”迈克罗夫特说道，“我有件很合你心意的事情，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我正在着手分析判断。但要我把它进行到底完满解决，我确实没有那份精力。可是它却是我进行推理的良机。如果你愿意听听情况……”

“我亲爱的迈克罗夫特，我非常愿意。”

他的哥哥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匆忙写下几个字，按了按铃，把这张纸交给了侍者。

“我已经叫人去请梅拉斯先生到这里来了。”迈克罗夫特说道，“他就住在我楼上，我和他有点熟，他在遇到疑难时，便来找我。据我所知，梅拉斯先生是希腊血统，精通数国语言。他的生活来源，一半是靠在法院充当译员，一半是靠给

那些住在诺森伯兰街旅馆的阔绰的东方人作向导。我看还是让他自己把他的奇怪的遭遇告诉你们吧。”

过了几分钟，来了一个矮胖粗壮的人，他那橄榄色的脸庞和漆黑的头发说明他是南方人，可是他讲起话来，却象是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他热情地同歇洛克·福尔摩斯握手。听说这位专家愿意听他的奇遇，他那一双黑色的眼睛闪烁出喜悦的光芒。

“我所说的事，恐怕警察不会相信，”他悲戚地说道，“正因为他们以前没有听过这样的事。可是我知道，除非我弄清那个脸上贴着橡皮膏的可怜人的结果如何，我的心里是决不会轻松的。”

“我洗耳恭听，”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

“现在是星期三晚上，”梅拉斯先生说道，“啊，那么，这件事是在星期一夜晚，你知道，也就是发生在两天以前了。我是一个译员，也许我的邻居已经向你们说过了：我能翻译所有语言——或者说几乎是所有语言——可是因为我出生在希腊，并且取的是希腊名字，所以我主要是翻译希腊语。多年来，我在伦敦希腊译员中首屈一指，我的名字早为各家旅馆所共知。

“外国人遇到了困难，或是旅游者到达很晚，往往在不寻常的时候来请我给他们当翻译，这并不是很少见的。因此，星期一夜晚，一位衣着时髦的年轻人拉蒂默先生来到我家中，要我陪他乘坐候在门口的一辆马车外出时，我毫不奇怪。他说，有一位希腊朋友因事到他家去拜访，他自己除了本国语言外，不会讲任何外国话，因此需要请一位译员。他告诉我他家离

这里还有一段路，住在肯辛顿，他似乎非常着急，我们一来到街上，他就一把将我推进马车内。

“我坐进车中，立刻产生了怀疑，因为我发现我坐的并不是一辆普通四轮马车。这辆马车相当宽敞，装饰虽然旧损了，但却很讲究，不象伦敦那种寒酸的普通四轮马车。拉蒂默先生坐在我对面，我们经过了查林十字街，转入谢夫特斯伯里大街，又来到牛津街，我刚想冒失地说：到肯辛顿从这儿走是绕远了，可是却被我同车人一种奇怪的举动打断了。

“他从怀里取出一根样子吓人、灌了铅的大头短棒，前后挥舞了几次，似乎是在试试它的份量和威力，然后一言不发地把它放在身旁座位上，接着他把两边的窗玻璃关好。使我异常吃惊的是，我发现，窗上都蒙着纸，似乎存心不让我看到外面。

“‘很抱歉，挡住你的视线了，梅拉斯先生，’他说道，‘我是不打算让你看到我们要去的地方。如果你能再找到原路回来，那对我可能是不方便的。’

“你们可想而知，他这话使我大吃一惊。我这个同车人是个膀大腰圆、力气过人的青年，即使他没有武器，我也决不是他的对手。

“‘这实在是一种越轨的行为，拉蒂默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道，‘要知道，你这样做是完全非法的。’

“‘毫无疑问，这有点失礼，’他说道，‘不过我们会给你补偿的。但是，我必须警告你，梅拉斯先生，今晚不论何时，只要你妄图告警或做出什么对我不利的事，那对你都是危险的。我提请你注意，现在没有一个人知道你在何处，同时，不论

在这辆四轮马车里或是在我家中，你都跑不出我的手心。’

“他心平气和地说着，可是话音刺耳，极尽恫吓之能事。我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心中奇怪，究竟为什么他要用这种怪办法来绑架我。可是不管怎样，我十分清楚，抵抗是没用的，只好听天由命了。

“马车行驶了大约两个小时，我丝毫不知要去何处。有时马车发出咯噔咯噔的声音，说明是走在石板路上，有时走得平稳无声，说明是走在柏油路上。除了这些声音变化之外，没有别的什么能使我猜出我们现在何地。车窗被纸遮得不透亮光，前面的玻璃也拉上蓝色的窗帘。我们离开蓓尔美尔街时是七点一刻，而当我们终于停下车时，我的表已经是差十分九点。同车人把窗玻璃打开，我看到了一个低矮的拱形大门，上面点着一盏灯。我连忙从马车上下来，门打开了，我进入院内，模糊记得进来时看到一片草坪，两旁长满树木。我不敢确定，这到底是私人庭院呢，还是真正的乡下。

“大厅里面点着一盏彩色煤油灯，拧得很小，我只看到房子很大，里面挂着许多图画，别的什么也看不见。在暗淡的灯光下，我可以看出那个开门的人身材矮小，形容委琐，是个中年人，双肩向前佝偻着。他向我们转过身来，亮光一闪，我这才看出他戴着眼镜。

“‘是梅拉斯先生吗，哈罗德？’他说道。

“‘对。’

“‘这事办得漂亮，办得漂亮！梅拉斯先生，我们没有恶意，可是没有你，我们办不成事。如果你对我们诚实，你是不会后悔的，如果你要耍花招，那就愿上帝保佑你！’他说话

时精神不安、声音颤抖，夹杂着格格的干笑，可不知道为什么，他给我的印象比那个年轻人更可怕。

“‘你要我做什么？’我问道。

“‘只是向那位拜访我们的希腊绅士问几个问题，并使我们得到答复。不过我们叫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不得多嘴，否则……’他又发出格格的干笑，‘否则，你还不如压根儿就没出生呢。’

“他说着打开门，领我走进一间屋子，室中陈设很华丽，不过室内光线仍然来自一盏拧得很小的灯。这个房间很大，我进屋时，双脚踏在地毯上，软绵绵的，说明它很高级。我又看到一些丝绒面软椅，一个高大的大理石白壁炉台，一旁似乎有一副日本铠甲，灯的正下方有一把椅子，那个年纪大的人打个手势，叫我坐下。年青人走出去，又突然从另一道门返回来，领进一个穿着肥大的睡衣的人，慢慢地向我们走过来。当他走到昏暗的灯光之下，我才把他看得比较清楚，他那副样子顿时吓得我毛骨悚然。他面色蜡黄，憔悴异常，两只明亮而凸出的大眼睛，说明他虽然体力不佳，精力却还充沛。除了他那羸弱的身体之外，使我更加震惊的是他脸上横七竖八地贴满了奇形怪状的橡皮膏，一大块纱布用橡皮膏粘在嘴上。

“‘石板拿来了吗，哈罗德？’在那个怪人颓然倒在椅子中时，年纪大的人喊道，‘把他的手松开了吗？好，那么，给他一支笔。梅拉斯先生，请你向他发问，让他把回答写下来。首先问他，他是否准备在文件上签字？’

“那个人双眼冒出怒火。

“‘不！’他在石板上用希腊文写道。”

“‘没有商量的余地吗？’我按照那恶棍的吩咐问道。”

“‘除非我亲眼看见她在我认识的希腊牧师作证下结婚，别无商量余地。’”

“那个年长的家伙恶毒地狞笑着说道：‘那么，你知道你会得到什么结果吗？’”

“‘我什么都不在乎。’”

“上述问答只不过是这场连说带写的奇怪谈话的一些片断，我不得不再三再四地问他是否妥协让步，在文件上签字；而一次又一次得到同样愤怒的回答。我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奇妙的想法。我在每次发问时加上自己要问的话，一开始问一些无关紧要的话，试一试在座的那两个人是不是能听懂。后来，我发现他们毫无反应，便更大胆地探问起来。我们的谈话大致是这样的：

“‘你这样固执是没有好处的。你是谁？’”

“‘我不在乎。我在伦敦人生地疏。’”

“‘你的命运全靠你自己决定。你在这里多久了？’”

“‘爱怎样就怎样吧。三个星期。’”

“‘这产业永远不会归你所有了。他们怎样折磨你？’”

“‘它决不会落到恶棍手里。他们不给我饭吃。’”

“‘如果你签字，你就能获得自由。这是一所什么宅邸？’”

“‘我决不签字。我不知道。’”

“‘你一点也不为她着想么？你叫什么名字？’”

“‘我听她亲自这样说才相信。克莱蒂特。’”

“‘如果你签字，你就可以见到她。你从何处来？’”

“‘那我只好不见她。雅典。’

“再有五分钟，福尔摩斯先生，我就能当着他们的面把全部事情探听清楚。再问一个问题就有可能把这件事查清，不料此时房门突然打开，走进一个女人。我看不清她的容貌，只觉她身材颀长，体态窈窕，乌黑的头发，穿着肥大的白色睡衣。

“‘哈罗德，’那女子操着不标准的英语说道，‘我再也不能多呆了。这里太寂寞了，只有……啊，我的天哪，这不是保罗么！’

“最后的两句话是用希腊语说的，话犹未了，那人把嘴上封的橡皮膏用力撕下，尖声叫喊着：‘索菲！索菲！’扑到女人怀里。然而，他们只拥抱了片刻，年轻人便抓住那女人，把她推出门去。年纪大的人毫不费力地抓住那瘦削的受害者，把他从另一道门拖出去。一时间室内只剩下我一人，我猛地站起来，模模糊糊地想：我可以设法发现一些线索，看看我究竟在什么地方。不过，幸而我还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一抬头就看到那年纪大的人站在门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

“‘行了，梅拉斯先生，’他说道，‘你看我们没有拿你当外人，才请你参与了私事。我们有位讲希腊语的朋友，是他开头帮助我们进行谈判的；但他已因急事回东方去了，否则我们是不会麻烦你的。我们很需要找个人代替他，听说你的翻译水平很高，我们感到很幸运。’

“我点了点头。

“‘这里有五英镑，’他向我走过来，说道，‘我希望这足够作为谢仪了。不过请记住，’他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胸膛，笑

声格格地说道，‘假若你把这事对别人讲出去——当心，只要对一个活人讲了——那就让上帝怜悯你的亡灵吧！’

“我无法向你们形容这个面容委琐的人是何等地使我厌恶和惊骇不已。现在灯光照在他身上，我对他看得更清楚了。他面色憔悴而枯槁，一小撮胡须又细又稀，说话时把脸伸向前面，嘴唇和眼睑颤动不止，活象个舞蹈病患者。我不禁想到他接二连三的怪诞笑声也是一种神经病的症状。然而，他面目可怖之处还在于那双眼睛，铁青发灰，闪烁着冷酷、恶毒、凶残的光。

“‘如果你把这事宣扬出去，我们会知道的，’他说道，‘我们有办法得到消息。现在有辆马车在外面等你，我的伙伴送你上路。’

“我急忙穿过前厅坐上马车，又看了一眼树木和花园，拉蒂默先生紧跟着我，一言不发地坐在我对面。我们又是默不作声地行驶了一段漫长的路程，车窗依然挡着，最后，直到半夜，车才停住。

“‘请你在这里下车，梅拉斯先生，’我的同车人说道，‘很抱歉，这里离你家很远，可是没有别的办法啊。你如果企图跟踪我们的马车，那只能对你自己有害。’

“他边说边打开车门，我刚刚跳下车，车夫便扬鞭策马疾驶而去，我惊愕地环顾四周。原来我置身荒野，四下是黑乎乎的灌木丛。远处一排房屋，窗户闪着灯光；另一边是铁路的红色信号灯。

“载我来到此地的那辆马车已经无影无踪了。我站在那里向四下呆呆地望着，想弄清究竟身在何地，这时我看到有人

摸黑向我走来。等他走到我面前，我才看出他是铁路搬运工。

“‘你能告诉我这里是什么地方吗？’我问道。

“‘这是旺兹沃思荒地。’他说道。

“‘这里有火车进城吗？’

“‘如果你步行一英里左右到克拉彭枢纽站，’他说道，
‘正好可以赶上去维多利亚车站的末班车。’

“我这段惊险经历就到此为止。福尔摩斯先生，除了刚才对你讲的事情之外，我既不知所到何地，也不知和我谈话的是何人，其它情况也一概不知。不过我知道那里正进行着肮脏的勾当。如果可能，我就要帮助那个不幸的人。第二天早晨，我把全部情况告诉了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先生，随后就向警察报了案。”

听完了这一段离奇曲折的故事，我们一言不发地静坐了一会儿。后来歇洛克望望他哥哥。

“采取什么措施了吗？”歇洛克问道。

迈克罗夫特拿起桌上的一张《每日新闻》，上载：

今有希腊绅士保罗·克莱蒂特者，自雅典来此，不通英语；另有一希腊女子名叫索菲者；两人均告失踪，若有人告知其下落，当予重酬。X 二四七三号。

“今天各家报纸都登载了这条广告。但毫无回音。”迈克罗夫特说道。

“希腊使馆知道了吗？”

“我问过了，他们一点不知道。”

“那么，向雅典警察总部发个电报吧。”

迈克罗夫特转身向我说道：“歇洛克在我们家精力最充沛，好，你要千方百计地把这案子查清。如果有什么好消息，请告诉我。”

“一定，”我的朋友站起身来，答道，“我一定让你知道，也要通知梅拉斯先生。梅拉斯先生，如果我要是你的话，在此期间，我一定要特别戒备，因为他们看过这些广告，一定知道是你出卖了他们。”

我们一起步行回家，福尔摩斯在一家电报局发了几封电报。

“你看，华生，”福尔摩斯说道，“我们今晚可算不虚此行。我经办过的许多重大案子就是这样通过迈克罗夫特转到我手中来的。我们刚刚听到的问题，虽然只能有一种解答，但仍具有一些特色。”

“你有解决它的希望吗？”

“啊，我们既已知道了这么多情况，若再不能查明其余的问题，那倒确实是件怪事呢。你自己一定也有一些能解答我们刚才听到的情况的设想。”

“对，不过是模模糊糊的。”

“那么，你是怎么想的呢？”

“在我看来，很明显，那个叫哈罗德·拉蒂默的英国青年拐骗了那位希腊姑娘。”

“从什么地方拐骗来的？”

“或许是从雅典。”

歇洛克·福尔摩斯摇摇头，说道：

“那个青年连一句希腊话也不会讲。那个女子却能讲很好的英语。推断起来——她已经在英国呆了一段时间，而那青年却没有到过希腊。”

“好，那么，我们假定她是来访问英国，是那个哈罗德劝她和自己一起逃走。”

“这倒是很有可能的。”

“后来她哥哥——因为，我想他们一定是亲属——从希腊前来干涉。他冒冒失失地落到那青年和他的老同伙手中。这二人捉住他，对他使用武力，强迫他在一些‘文件’上签字，以便把那姑娘的财产转让给这二人。她哥哥可能是这笔财产的受托管理人，他拒绝签字转让。为了和他进行谈判，那青年和他的老同伙只好去找一个译员，从而选中了梅拉斯先生，以前或许还用过一个译员。他们并没有告诉那姑娘他哥哥到来的事，姑娘是纯粹出于偶然才得知哥哥到来了。”

“对极了！华生，”福尔摩斯大声说道，“我确实认为你所说的距事实不远了。你看，我们已经稳操胜券，只担心他们突然使用暴力。只要他们让我们来得及动手，我们肯定能把他们捉拿归案。”

“可是我们怎样才能查明那住宅的地点呢？”

“啊，如果我们推测得正确，而那个姑娘的现在或过去的名字叫索菲·克莱蒂特，那我们就不难找到她。这是我们的主要希望，因为她哥哥当然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很明显，哈罗德与那姑娘搭上关系已经好长时间——至少几星期了，因此她哥哥在希腊听到消息并赶到了这里。在这段时间里，如果他们住在那地方没动过，那就可能有人对迈克罗夫特的广

告给予回答。”

我们一路说着，不觉回到贝克街寓所。福尔摩斯首先上楼，他打开房门，不觉吃了一惊。我从他肩上望过去，也觉得很奇怪。原来他哥哥迈克罗夫特正坐在扶手椅中吸烟呢。

“进来！歇洛克。请进，先生，”迈克罗夫特看到我们惊异的面容，和蔼可亲地笑着说道，“你没有想到我有这样的精力，是不是？歇洛克。可是不知为什么这件案子吸引了我。”

“你是怎么来的？”

“我坐双轮马车赶过了你们。”

“有什么新进展吗？”

“我的广告有回音了。”

“啊！”

“是的，你们刚离开几分钟回音就来了。”

“结果怎么样？”

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取出一张纸来。

“在这里，”他说道，“信是一个中年人用宽尖钢笔，写在淡黄色印刷纸上的，写信人身体虚弱。

‘先生：

读悉今日贵处广告，现复如下。对此女情况，予知之甚详，若枉驾来舍，当详告彼女之惨史。彼现寓于贝克纳姆之默特尔兹。

你忠实的 J·达文波特’

“他是从下布里克斯顿发的信，”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

说道，“歇洛克，我们现在何不乘车到他那里去把详情了解一番？”

“我亲爱的迈克罗夫特，救那哥哥的性命比了解他妹妹的情况要重要得多。我想我们应当到苏格兰场会同警长葛莱森直接到贝克纳姆去。我们知道，那人的性命正危在旦夕，真是一发千钧啊！”

“最好顺路把梅拉斯先生也请去，”我提议道，“我们可能需要一个翻译。”

“此言甚妙，”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吩咐下人快去找辆四轮马车，我们立刻前往。”他说话时，打开桌子的抽屉，我看到他把手枪塞到衣袋里。“不错，”他见我正在看他，便说道，“我应当说，从我们听到的情况看，我们正在和一个非常危险的匪帮打交道。”

我们到蓓尔美尔街梅拉斯先生家中时，天已完全黑了。一位绅士刚来过他家并把他请走了。

“你能告诉我们他到哪里去了吗？”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问道。

“我不知道，先生，”给我们开门的妇女答道，“我只知道他和那位绅士坐一辆马车走了。”

“那位绅士通报过姓名吗？”

“没有，先生。”

“他是不是一个年轻、英俊的黑大个？”

“啊，不是的，先生。他个子不大，戴着眼镜，面容消瘦，不过性情爽朗，因为他说话时一直在笑。”

“快随我来！”歇洛克·福尔摩斯突然喊道，“事已危急

了，”我们向苏格兰场赶去时，他说道，“那几个人又把梅拉斯搞走了。他们前天夜晚就发现梅拉斯没有勇气，那恶棍一出现在他面前，就把他吓坏了。那几个人无疑是要他做翻译，不过，翻译完了，他可能会因走漏了消息而被杀害。”

我们希望乘火车可以尽快地赶到贝克纳姆，比马车到得早点。然而，我们到苏格兰场后，又用了—个多小时，才找到警长葛莱森，办完允许进入私宅的法律手续。我们九点三刻来到伦敦桥，十点半钟我们四个人到了贝克纳姆火车站，又驱车行驶半英里，才来到默特尔兹——这是一所阴沉沉的大宅院，背靠公路。我们把马车打发走，沿车道一起向前走去。

“窗户都是黑的，”警长说道，“这所宅院似乎无人居住。”

“我们的鸟儿已经飞出，鸟巢已经空空如也，”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辆四轮马车满载着行李刚开走还不到一小时。”

警长笑了笑，说道：

“我在门灯照耀下看到了车辙，可这行李是从哪儿说起呢？”

“你看到的可能是同一车子向另一方向去的车辙。可是这向外驶去的车辙却非常深——因此我们肯定地说，车上所载相当沉重。”

“你比我看得仔细，”警长耸了耸双肩，说道，“我们很难破门而入，不过我们可以试一试，如果我们叫门没有人答应的话。”

警长用力捶打门环，又拼命按铃，可是毫无效果。歇洛

克·福尔摩斯走开了，过了几分钟又返回来。

“我已经打开了一扇窗户，”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

“幸好你是赞成破门而入，而不是反对这样做，福尔摩斯先生，”警长看见我的朋友这么机灵地把窗门拉开，说道，“好，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不邀而入了。”

我们从窗户鱼贯而入，来到一间大屋子，这显然就是梅拉斯先生上次来过的地方。警长把提灯点上，我们借助灯光看到了梅拉斯对我们说过的两个门、窗帘、灯和一副日本铠甲。桌上有两个玻璃杯，一个空白兰地酒瓶和一些残肴剩饭。

“什么声音？”歇洛克·福尔摩斯突然问道。

我们都静静地站在那里仔细倾听。从我们头顶上什么地方传来一阵低微的呻吟声。歇洛克·福尔摩斯急忙冲向门口，跑进前厅。这凄凉的声音是从楼上传来的。他跑上楼去，警长和我紧跟在后，他哥哥迈克罗夫特虽然块头很大，也尽快赶上。

二层楼上对着我们有三个门。那不幸的声音从中间那道门传出来，有时低如呓语，有时高声哀号。门是锁着的，可是钥匙留在外面。歇洛克·福尔摩斯很快打开门冲了进去，不过马上又用手按着喉咙，退了出来。

“里面正烧炭，”歇洛克·福尔摩斯喊道，“稍等一等，毒气就会散的。”

我们向里面张望，只见房间正中一个小铜鼎冒出暗蓝色的火焰，它在地板上投射出一圈青灰色的光芒，我们在暗影中看到两个模糊不清的人蜷缩在墙边，门一打开，冒出一股可怕的毒气，使得我们透不过气来，咳嗽不止。歇洛克·福

尔摩斯奔到楼顶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然后，冲进室内，打开窗户，把铜鼎扔到花园里。

“再等一下，我们就可以进去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又飞快地跑出来，气喘吁吁地说道，“蜡烛在哪里？我看在这样的空气里未必能划得着火柴。迈克罗夫特，现在你站在门口拿着灯，我们去把他们救出来！”

我们冲到那两个中毒的人身旁，把他们拖到灯光明亮的前厅。他们都已失去知觉，嘴唇发青，面部肿胀、充血，双目凸出。他们的容貌的确变得很厉害，若不是那黑胡子和肥胖的身形，我们就很难认出其中一个是那位希腊译员，就是几个小时前才在第欧根尼俱乐部和我们分手的那一位。他连手带脚被人绑得结结实实，一只眼睛上有受人毒打的伤痕。另一个人，和他一样手足被绑，身材高大，已经枯槁得不象样子，脸上奇形怪状地贴着一些橡皮膏。我们把他放下时，他已经停止了呻吟，我一眼看出，对他来说，我们救得太迟了。然而，梅拉斯先生还活着，我们使用了阿摩尼亚和白兰地，不到一小时，我很满意地见他睁开了眼睛，知道我已把他从死亡的深渊中救回来了。

梅拉斯只能向我们简单讲了一下过程，这证实我们的推断是正确的。那个去找他的人，进屋以后，从衣袖中抽出一支护身棒，并用立即处死进行威胁，梅拉斯只好再次被人绑架出去。确实，那个奸笑的暴徒在这位通晓几国语言的可怜人身上产生的威力几乎是难以抗拒的，因为那位译员吓得面如土色，双手颤抖，一句话也说不出。他很快被绑架到贝克纳姆，在第二次会谈中充当译员，这次会谈甚至比第一次

更富有戏剧性，那两个英国人威胁那个被囚的人，如果他不照他们的命令去办，他们就立即杀死他。后来见他始终威武不屈，他们只好把他推回去囚禁起来。然后，他们对梅拉斯大加责难，斥责他在报上登广告出卖了他们，他们用棒子把他打昏过去，梅拉斯一直不省人事，直到发现我们俯身救他为止。

这就是那件希腊译员奇案，至今依然有些未解之谜。我们只能从答复我们广告的那位绅士处查明，那位年轻女子出身希腊富家，到英国来访友。在英国和一个叫哈罗德·拉蒂默的年轻人相遇，这个人掌握了她，终于说服她一同逃走。她的朋友惊悉此事，便急忙通知她住在雅典的哥哥，以便洗清干系。她哥哥来到英国，冒失地落到拉蒂默和他那个叫威尔逊·肯普的同伙手中。肯普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家伙。那两个人发现他语言不通，举目无亲，便把他囚禁起来，用毒打和饥饿迫使他签字，以夺得他和他妹妹的财产。他们把他关在宅内，姑娘并不知情，为了使姑娘即使见到哥哥一时也认不出来，便在他脸上贴了许多橡皮膏。然而，由于女性的敏感，正当译员来访的时候，她第一次见到哥哥，便一眼看破了伪装。不过，这可怜的姑娘自己也是被囚禁的人，因为在这所宅院里，除了那马车夫夫妇之外别无他人。而马车夫夫妇都是这两个阴谋家的爪牙。两个恶棍见秘密已被揭穿，囚徒又威武不屈，便携带姑娘逃离了那所宅院。原来这所家具齐全的宅院是他们花钱租赁的。他们首先要报复那个公然反抗他们的人和那个出卖他们的人。

几个月后，我们收到从布达佩斯报上剪下来的一段奇闻，

上载两个英国人携一妇女同行，忽遭凶祸，两个男人皆被刺死。匈牙利警署认为他们因争风吃醋，互相残杀身亡。然而，看来，歇洛克·福尔摩斯却不以为然，他一直到今天还认为，如果能找到那位希腊姑娘，那就会弄清楚她是怎样为自己和哥哥报仇雪恨的。

海 军 协 定

我婚后那一年的七月实在令人难忘，因为我有幸与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起侦破了三起重大案件，研究了的思想方法。我在日记中记载的案件标题是：《第二块血迹》、《海军协定》和《疲倦的船长》。但其中的第一个案件事关重大，并且牵连到王国许多显贵，以致多年不能公之于众。然而，在福尔摩斯经手的案件中，再没有比该案更能清楚地显出他的分析方法和给合作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的了。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份几乎一字不差的谈话记录，这是福尔摩斯向巴黎警署的杜布克先生和格但斯克的著名的专家弗里茨·冯沃尔鲍叙述案情真相的谈话。他们两位曾在此案上枉费过许多精力，结果证明他们所搞的都是一些枝节的问题。但恐怕要到下一世纪该案才能发表。因此我现在打算把日记中记的第二个案件发表出来，这件案子在一段时间内也事关国家的重大利益，其中一些案情更突出了它独特的性质。

在学生时代，我同一位名叫珀西·费尔普斯的少年交往甚密。他差不多和我同年，但却比我高两级。他才华出众，获得过学校颁发的一切奖励，由于成绩出色，结业时获得了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继续深造。我记得，他颇有几家贵戚，甚至我们都还在孩提相处时，就听说过他舅舅是霍尔德赫斯特

勋爵，一位著名的保守党政客。这些贵戚并未使他在学校捞到好处。相反，我们在运动场上到处捉弄他，用玩具铁环碰他的小腿骨，并引以为乐。不过他走上社会以后，那情形就不同了。我模模糊糊地听说他凭着自己的才能和有权势的亲戚，在外交部谋得一个美差，以后我就完全把他淡忘了，直到接到下面这封信才又想起他来：

沃金 布里尔布雷

我亲爱的华生：

我毫不怀疑你能回忆起“蝌蚪”费尔普斯来，那时我在五年级，你在三年级。可能你也曾听到我凭借舅父的力量，在外交部弄到一个美差，很受信任和尊敬。但一件可怕的祸事从天而降，它毁了我的前程。

没有必要把这可怕事件的详情写给你。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一切口述给你听。我患神经错乱已经九个星期了，现在刚刚恢复，依然十分虚弱。你看是不是能邀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前来看我？尽管当局对我说：对此事再也无能为力了，但我仍愿听听福尔摩斯先生对本案的意见。请你邀他前来，尽量快来。我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度日如年。请你向他说明，我之所以没有及时向他请教，并非是不钦佩他的才能，而是因为我的大祸临头神志不清。现在我头脑已恢复正常，但怕旧病复发，不敢多想这件事。我至今非常虚弱，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只好口述，由人代笔。请务必邀请福尔摩斯先生前来。

你的老校友珀西·费尔普斯

我看到这封信很受震动，他反复呼吁邀请福尔摩斯，令人怜悯。我深受感动，即使这事再困难，我也要设法去办。不过我当然知道福尔摩斯很爱他的技艺，只要他的委托人相信他，他总是随时乐意助人。我的妻子和我的一致意见是：立即把此事告诉福尔摩斯，一分钟也不应耽误。于是，早餐后不到一小时，我就又回到了贝克街的老住处。

福尔摩斯身穿睡衣坐在靠墙的桌旁，聚精会神地做化学试验。一个曲线形大蒸馏瓶，在本生灯红红的火焰上猛烈地沸腾着，蒸馏水滴入一个容积为两升的量具中。我走进来时，我的朋友连头也没抬，我看出他的试验一定很重要，便坐在扶手椅上等着。他看看这个瓶子，查查那个瓶子，用玻璃吸管从每个瓶子里吸出几滴液体，然后拿出一试管溶液放到桌上。他右手拿着一张石蕊试纸。

“你来得正是时候，华生，”福尔摩斯说道，“如果这张纸仍然呈蓝色，就一切正常。如果它变成了红色，那溶液就能致人于死地。”他把纸浸入试管，立即变成了深暗而污浊的红色。“嘿！果然不出我所料！”他高喊道，“华生，我马上就可以听你吩咐了。你可以在波斯拖鞋里拿到烟叶。”他转身走向书桌，潦草地写了几份电报，把它们交给了小听差，然后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曲起双膝，双手紧抱住瘦长的小腿。

“一件平淡无奇的凶杀案，”福尔摩斯说道，“我想，你给我带来的案子会有趣得多。华生，你是没有麻烦事不来的，出了什么事呢？”

我把信递给他，他全神贯注地读起来。

“这信没有向我们说明多少情况，对不对？”福尔摩斯把信交还给我时说道。

“几乎没说明什么。”我说道。

“不过笔迹倒很值得注意呢。”

“不过这笔迹不是他的。”

“确实如此，那是女人写的。”

“一定是男人写的，”我大声说道。

“不，是女人写的，而且是一个具有不平常性格的女人。你看，重要的是，从调查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你的委托人和一个人有密切关系，那个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这件案子现在已经使我发生了兴趣。如果你乐意的话，我们可以马上动身前往沃金，去看看那位遭遇此种不幸的外交官，和照他的口述代写这封信的女人。”

我们很幸运，正好在滑铁卢车站赶上早班火车，不到一小时，我们已来到了沃金的冷杉和石南树丛中。原来，布里尔布雷是一所大宅邸，孤零零地座落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从车站徒步而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我们递进了名片，被带到一间摆设雅致的客厅里，过了几分钟，一个相当壮实的人非常殷勤地接待了我们。他的年龄虽已接近四十岁，但双颊红润，目光欢快，仍然给人一种爽直无邪的顽童的印象。

“我十分欢迎你们前来，”他和我们握了握手说道，“珀西整整一早晨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啊，我那可怜的老朋友，他是不放过一根救命稻草的！他的父母要我来迎候你们，因为他们一提到这件事就觉得非常痛苦。”

“我们还不知道案子的详情，”福尔摩斯说道，“我看你不

是他们家里的人吧。”

我们的新相识表情惊奇，他低头看了一下，开始大笑了起来。

“当然你是看到我项链坠上的姓名花押字首‘JH’了。”他说道，“我一时还以为你有什么绝招呢。我叫约瑟夫·哈里森，因为珀西就要和我的妹妹安妮结婚，我至少也算是他的一个姻亲吧。你们可以在珀西室内见到我妹妹，两个月来她不辞辛苦地照料他。或许我们最好现在就进去，我知道珀西是多么急于见到你们。”

我们要去的珀西的房间同会客室在一层楼上。这房间布置得既象起居室，又象卧室，满堂优雅地摆着鲜花。一位面如土色、身体衰弱的年轻人躺在长沙发上。沙发靠近窗户，浓郁的花香和初夏宜人的空气从开着的窗户飘进来。一个女人坐在他身旁，我们进屋时，她站起身来。

“要我离开吗，珀西？”她问道。

珀西抓住她的手不让她走。

“你好！华生，”珀西亲热地说道，“我见你留着胡须，几乎认不出你了。我敢说你也不保准能认识我了。我猜，这位就是你那大名鼎鼎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吧？”

我三言两语给他们介绍了一番，两人一同坐下。那个壮实的中年人离开了我们，可是他妹妹的手被病人拉着，只好留在室内。她是一个异常惹人注目的女子，身材略嫌矮胖，显得有些不够匀称，但她有美丽的橄榄色面容，一双乌黑的意大利人的大眼睛，一头乌云般的黑发。在她那艳丽的容貌相形之下，她伴侣那苍白的面孔越发显得衰弱而憔悴。

“我不愿浪费你们的时间，”珀西从沙发上坐起来说道，“所以要开门见山地讲这件事。我是一个快乐而有成就的人，福尔摩斯先生，而且就要结婚了。可是一件突如其来的大祸毁掉了我一生的前程。

“华生可能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在外交部供职，通过我舅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关系，我很快将升任要职了。我舅父担任本届政府的外交大臣，他交给我一些重要任务，我总是办得很好，终于赢得了他对我才能和机智的充分信任。

“大约十个星期以前，更确切地说是在五月二十三日，他把我叫到他的私人办公室里，先是称赞我工作干得很出色，然后告诉我，要我执行一件新的重要任务。

“他从写字台里拿出一个灰色的纸卷说道：‘这是英国和意大利签定的秘密协定的原本，很遗憾，报上已经透露出一些传闻。最重要的是，不能再有任何消息透漏出去。法国和俄国大使馆正不惜花费巨款来探听这些文件的内容。若不是非常需要一份抄本，我绝不会从我的写字台里把它拿出来。你办公室里有保险柜吗？’

“‘有的，先生。’

“‘那么，把协定拿去锁到你的保险柜里。但我应当叮嘱你：你可以在别人下班后自己呆在办公室里，以便从容不迫地抄写副本，而不用担心被别人偷看。抄好后再把原件和抄本锁到保险柜里，明天早晨一起交给我本人。’

“我拿了这份文件，就……”

“对不起，请稍停一下，”福尔摩斯说道，“谈这话时只有你们两人在场吗？”

“一点不错。”

“在一个大房间里？”

“有三十英尺见方。”

“谈话是在房中间吗？”

“对，差不多在中间。”

“说话声音不高吗？”

“我舅父说话声音向来很低，我几乎没有说话。”

“谢谢你，”福尔摩斯闭上双眼，说道，“请继续讲吧。”

“我完全照他的吩咐做了，等待其他几个职员离开。只有一个叫做查尔斯·戈罗特的还有一点公事没有办完。于是我就出去吃晚餐，让他自己留在办公室里。我回来时，他已经走了。我急于把我这件公事赶出来，因为我知道约瑟夫——刚才你们见过的哈里森先生——正在城里，要乘十一点钟火车到沃金去，我也想尽可能赶上这趟火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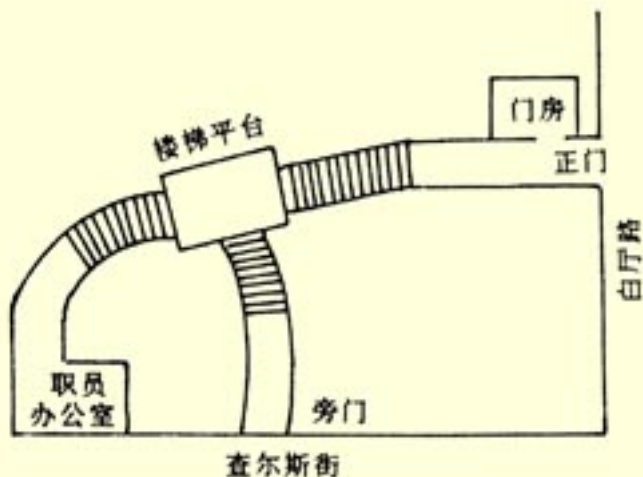
“我一看这份协定，立即发觉它确实极端重要，舅父的话丝毫不夸张。不需细看，我就可以说，它规定了大不列颠王国对三国同盟的立场，同时它也预定了一旦法国海军在地中海对意大利海军占完全优势时，英国要采取的对策。协定涉及的问题纯属海军方面的。协定最后是协商双方高级官员的签署。我草草看过之后，就坐下来动手抄写。

“这份文件很长，用法文写成，包括二十六项条文。我尽可能快抄，可是到九点钟才抄了九条，看来，我想赶十一点火车是没有希望了。由于整日劳累加上晚餐没有吃好，我感到昏昏欲睡，头脑麻木，心想喝杯咖啡清醒清醒头脑。楼下有一个小门房，整夜都有一个看门人守在那里，按惯例给每

一个加夜班的职员用酒精灯烧咖啡。所以，我就按铃召唤他。

“使我惊奇的是，应召而来的是一个女人，一个身材高大、面容粗俗的老婆子，系着一条围裙。她解释说：她是看门人的妻子，在这里作杂役，我就叫她去煮咖啡。

“我又抄了两条，愈发感到昏昏欲睡，便站起身来，在屋内踱来踱去，伸展一下双腿。咖啡还不见送来，我想知道原因是什么，便打开门，顺走廊走过去看。从我抄写文件的房间出来就是一条笔直的走廊，光线昏暗，是我办公室唯一的出口。走廊尽头有一条转弯的楼梯，看门人的小门房就在楼梯下面的过道旁。楼梯的中间有一个小平台，另有一条走廊通到这个平台，与楼梯在平台处呈丁字形。这第二条走廊尽头有一段楼梯通向旁门，专供仆役使用，也是职员们从查尔斯街走进本楼的捷径。这就是那个地方的略图。”



“谢谢你，我认为我完全听懂你说的事了，”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

“请您注意，说到最重要的地方了。我走下楼梯，进入大厅，发现看门人正在门房里酣睡，咖啡壶在酒精灯上滚滚沸腾，咖啡都溢到地板上了，我拿下壶，灭掉酒精灯，伸手正要去摇醒那个仍在酣睡的人，突然间他头顶上铃声大振，他一下子就惊醒过来。

“‘费尔普斯先生！’他困惑不解地望着我说道。

“‘我来看看咖啡是不是煮好了。’

“‘我正在煮着，不觉就睡着了。先生，’他望着我，又抬头望着仍在颤动着的电铃，脸上露出更加惊奇的神色。

“‘既然你在这里，先生，那么谁在按铃呢？’他问道。

“‘按铃！’我叫道，‘按什么铃？’

“‘这是在你办公房间按的电铃。’

“我的心顿时象被一只冰冷的手揪住一样，这么说，是有人在我的办公室里了，而我那份千金难买的协定就放在桌子上。我发疯似地跑上楼梯奔向走廊，走廊里空无一人，福尔摩斯先生。屋内也没有人。一切都和我离开时一模一样，只是交我保管的那份文件原本，被人从我的桌上拿走了，只剩下抄本。”

福尔摩斯笔直地坐在椅上，揉搓着双手。我看得出这件案子引起了他的兴趣。“请原谅，那时你怎么办呢？”他低语道。

“我立即想到盗贼一定是从旁门上楼的。他要是从正门上楼，那我准会碰上他了。”

“你相信，他不会一直藏在室内，或是藏在走廊里吗？你不是说走廊灯光很暗吗？”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无论是室内，还是走廊，连一只老鼠也藏不住的。根本没有藏身之处。”

“谢谢你，请往下说吧。”

“看门人见我大惊失色，知道出了什么可怕的事，就跟着我上楼来。我们两人顺走廊奔向通往查尔斯街的陡峭的楼梯，楼底下的旁门关着，没有上锁。我们推开门，冲了出去。我记得很清楚下楼时听到邻近的钟敲了三下，正是九点三刻。”

“这一点非常重要。”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在他的衬衫袖口上记了下来。

“这一夜天色漆黑，下着毛毛细雨，查尔斯街空无一人，可是，街尽头的白厅路上却象平常一样，车辆行人络绎不绝。我们连帽子也没戴，就沿人行道跑过去，在右手拐角处，看到一个警察站在那里。

“‘出了盗窃案，’我气喘吁吁地说道，‘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被人从外交部偷走了。有人从这条路过去吗？’

“‘我在这里刚站了一刻钟，先生，’警察说道，‘这段时间只有一个人经过，是一个高个子老妇人，披着一条佩兹利披巾。’

“‘哎，那是我妻子，’看门人高声喊道，‘没有别的人过去吗？’

“‘一个人也没有了。’

“‘这么说，这个小偷一定是从左拐角逃走了，’这个家伙扯着我的袖子喊道。

“可是我并不相信，而他企图把我引开，反而增加了我的怀疑。

“‘那个女人是向哪边走的？’

“‘我不知道，先生，我只注意到她走过去，可是我毫无理由去注视她。她似乎很匆忙。’

“‘这有多长时间了？’

“‘啊，没有几分钟。’

“‘不到五分钟吗？’

“‘对，不过五分钟。’

“‘你不过是在浪费时间，先生，现在每分钟都很重要，’看门人高声喊道，‘请相信我，这事和我的老婆绝不相干，快到这条街的左端去吧。好，你不来我去。’说着，他就向左方跑去了。

“可是我一下子追上去，扯住他的衣袖。

“‘你住在哪里？’我问道。

“‘我住在布里克斯顿的艾维巷十六号，’他回答道，‘可是你不要使自己被假线索迷住，费尔普斯先生。我们到这条街的左端去看能不能打听到什么。’

“我想，照他的意见办也没有什么坏处，我们两人和警察急忙赶过去，只见街上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个个都想在这阴雨之夜早些回到安身之处，没有一个闲人能告诉我们谁曾经走过。

“于是我们又返回外交部，把楼梯和走廊搜查一遍，可是毫无结果。通往办公室的走廊上铺着一种米色漆布，一有脚印就很容易发现。我们检查得非常仔细，可是连一点脚印的

痕迹也没有找到。”

“那天晚上一直在下雨吗？”

“大约从七点钟开始下的雨。”

“那么，那个女人大约在九点钟左右进到室内，穿着带泥的靴子，怎么能没有留下脚印呢？”

“我很高兴你指出这一点。那时我也想到了。这个杂役女工有个习惯，就是在看门人房里脱掉靴子，换上布拖鞋。”

“明白了。那么说，虽然当晚下着雨，却没有发现脚印，对吗？这一连串事件的确非常重要。下一步你们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也把房间检查了一遍。这房间不可能有暗门，窗户离地面足有三十英尺。两扇窗户都从里面插上插销了。地板上铺着地毯，不可能有地道门，天花板是普通白灰刷的。我敢拿性命担保，无论是谁偷了我的文件，他只能从房门逃跑。”

“壁炉的情况怎么样呢？”

“那里没有壁炉，只有一个火炉。电铃正在我写字台的右首。谁要按铃都必须到我写字台右首去按。可是为什么罪犯要去按铃呢？这是一个最难解释的疑团。”

“这件事确实非同寻常。你们的下一步措施是什么呢？我想，你们检查过房间，看看那位不速之客有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象烟蒂、失落的手套、发夹或其它什么小东西，是吗？”

“没有这一类东西。”

“没有闻到什么气味吗？”

“唉，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

“啊，在调查这样的案件时，即使有一点烟草气味对我们

也是很有价值的。”

“我一向不吸烟，我想，只要屋里有一点烟味，我就会闻出来的。可是那里一点烟味也没有。唯一确凿的事实就是看门人的妻子，那个叫坦盖太太的女人，是从那地方慌忙走出来的，看门人对这件事也无法解释，他只是说他妻子平常就是在这个时间回家。警察和我一致认为，如果文件确实在那个女人手里，那我们最好趁她没把文件脱手就把她抓住。

“这时苏格兰场已接到警报，侦探福布斯先生立即赶来，全力以赴地接过了这件案子。我们租了一辆双轮双座马车，半小时就到了看门人告诉我们的地点。一个年轻女子开了门，她是坦盖太太的长女。她母亲还没回来，她把我们让进前厅等候。

“十分钟以后，有人敲门。这时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对这一点我只能责怪自己。这就是我们没有亲自开门，而是让那个姑娘去开。我们听到她说，‘妈妈，家里来了两个人，正等着要见你。’接着我们就听到一阵脚步声急促地走进过道。福布斯猛然把门推开，我们两个人跑进后屋也就是厨房，可是那女人抢先走了进去。她带着敌意望着我们，后来，突然认出了我，脸上浮现出一种十分诧异的表情。

“‘怎么，这不是部里的费尔普斯先生么！’她大声说道。

“‘喂，喂，你把我们当作什么人了？为什么躲开我们？’我的同伴问道。

“‘我以为你们是旧货商呢，’她说道，‘我们和一个商人有纠葛。’

“‘这理由是不十分充足的，’福布斯回答道，‘我们有根

据认为你从外交部拿走了一份重要文件，然后跑到这里处理它。你必须随我们一起到苏格兰场去接受搜查。’

“她提出抗议，进行抵抗，都徒劳无益。我们叫来了一辆四轮马车，三个人都坐进去。临走以前，我们先检查了这间厨房，尤其是厨房里的炉火，看看她是否在她一个人到这儿的时候把文件扔进火里。然而，没有一点碎屑或灰烬的痕迹。我们一到苏格兰场，立即把她交给女搜查员。我非常焦急，好不容易才等到女检查员送来了报告，可是报告说文件毫无踪影。

“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我的处境可怕到了极点，迄今为止，我只顾行动，根本没顾上思考。我一直深信可以很快找到那份协定，因此我根本不敢想如果找不到，后果如何。可是现在既已一筹莫展，我就有空来考虑自己的处境了。这实在太可怕了。华生可能已告诉你，我在学校时，是一个胆怯而敏感的孩子。我的性格就是这样。我想到我舅父和他内阁里的同僚，想到我给他带来的耻辱，给我自己和亲友带来的耻辱，我个人成为这个非常离奇的意外事件的牺牲品，又算得了什么呢？重要的是外交利益事关重大，绝不允许出一点意外事故的。我算毁了，毫无希望地可耻地毁了。我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我想我一定是当众大闹了一场。我只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有一些同事围着我，尽力安慰我。有一个同事陪我一起乘车到滑铁卢，把我送上去沃金的火车。我相信，当时如果不是我的邻居费里尔医生也乘这次火车同行，那么那位同事会一直把我送到家的。这位医生对我照顾得非常周到，也确实多亏他这样照顾我，因为我在车站就已昏厥过一次，在

我到家之前几乎成了一个语无伦次的疯子。

“你可以想象，当医生按铃把我家里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看到我这副样子时的情景。可怜的安妮和我母亲几乎肝肠寸断。费里尔医生刚刚在车站听侦探讲过事情的由来，便把经过对我家人讲了一遍，但无济于事。谁都很清楚，我的病不是一时半会就能治好的，所以约瑟夫就被迫匆忙地搬出了这间心爱的卧室，把它改成了我的病房。福尔摩斯先生，我在这里已经躺了九个多星期，不省人事，脑神经极度错乱，要不是哈里森小姐在这里，还有医生的关心，我就是现在也不能和你们讲话。安妮小姐白天照看我，另雇一位护士晚上守护我，因为在我神经病发作时，我什么事都能做出来。我的头脑逐渐清醒过来，不过只是最近三天，我的记忆力才完全恢复。有时我甚至希望它不恢复才好呢。我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经手这件案子的福布斯先生发去一封电报。他来到这里，向我说明，虽然用尽一切办法，却找不到任何线索；运用各种手段检查了看门人和他的妻子，也未能把事情弄清楚。于是警方又把怀疑目标落到年轻的戈罗特身上，读者当还记得，戈罗特就是那天晚上下班以后在办公室里逗留过很长时间的那个人。他实际上只有两点可疑：一点是他走得晚，另一点是他的法国姓名。可是，事实是，在他走以前，我还没有开始抄那份协定；他的祖先是胡格诺派教徒血统，但他在习惯和感情上，象你我一样，是英国人的。无论怎么说，也找不出什么确实的根据把他牵连进去。于是这件案子到此就停下来。福尔摩斯先生，我把最后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你身上了。如果你使我失望的话，那么我的荣誉和地位都将永远断送了。”

由于谈话过久，感到疲乏，病人便斜靠在垫子上，这时护士给他倒了一杯镇静剂。福尔摩斯头向后仰，双目微闭，坐在那里默默不语，在一个陌生的人看来，似乎是无精打彩的样子，不过我知道这表示他正在非常紧张地思索着。

“你讲得很明白，”他终于说道，“我需要问的问题已经不多了。但是，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还要弄明白。你告诉过什么人你要执行这一项特殊任务吗？”

“一个人也没告诉过。”

“比方说，这里的哈里森小姐你也没有告诉吗？”

“没有。在我接受命令和执行任务这段时间里，我没有回沃金来。”

“你的亲友里没有一个人碰巧去看你吗？”

“没有。”

“你的亲友中有人知道你办公室的路径吗？”

“啊，是的，那里的路径我都告诉过他们。”

“当然，如果你没有对任何人讲过有关协定的事，那么这些询问就没有必要了。”

“我什么也没讲过。”

“你对看门人了解吗？”

“我只知道他原来是一个老兵。”

“是哪一团的？”

“啊，我听说，是科尔斯特里姆警卫队的。”

“谢谢你。我相信，我能从福布斯那里得知详情。官方非常善于搜集事实，可是他们却不是经常能利用这些事实。啊，玫瑰花这东西多么可爱啊！”

他走过长沙发，到开着的窗前，伸手扶起一根低垂着的玫瑰花枝，欣赏着娇绿艳红的花团。在我看来，这还是他性格中一个新的方面，因为我以前还从未见过他对自然物表现出强烈的爱好。

“天下事没有比宗教更需要推理法的了。”他把背斜靠着百叶窗，说道，“推理法可能被推理学者们逐步树立为一门精密的学科。按照推理法，据我看来，我们对上帝仁慈的最高信仰，就是寄托于鲜花之中。因为一切其它的东西：我们的本领，我们的愿望，我们的食物，这一切首先都是为了生存的需要。而这种花朵就迥然不同了。它的香气和它的色泽都是生命的点缀，而不是生存的条件。只有仁慈才能产生这些不凡的品格。所以我再说一遍，人类在鲜花中寄托着巨大的希望。”

珀西·费尔普斯和他的护理人在福尔摩斯论证时望着他，脸上流露出惊奇和极度失望的神色。福尔摩斯手中拿着玫瑰花陷入沉思，这样过了几分钟，那位年轻的女子打破了沉寂。

“你看出解决这一疑团的希望了吗？福尔摩斯先生，”她用有点刺耳的声音问道。

“啊，这个疑团！”福尔摩斯一愣，才又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回答道，“嗯，如果否认这件案子复杂而又难解，那是愚蠢的。不过我可以答应你们，我要深入调查这件事，并把我所了解的一切情况告诉你们。”

“你看出什么线索了吗？”

“你已经给我提供了七个线索，不过我当然必须先检验一

番，才能断定它们的价值。”

“你怀疑哪一个人吗？”

“我怀疑我自己。”

“什么？！”

“怀疑我的结论做得太快。”

“那就回伦敦去检验你的结论吧。”

“你的建议非常妙，哈里森小姐，”福尔摩斯站起身来说道，“我想，华生，我们不能再有更好的办法了。费尔普斯先生，你不要抱过高的奢望。这件事是非常扑朔迷离的。”

“我焦急万分地等着再和你见面。”这位外交人员大声说道。

“好，虽然未必能带给你什么好消息，明天我还是乘这班车来看你。”

“愿上帝保佑你成功，”我们的委托人高声叫道，“我知道正在采取措施，这就给了我新生的力量。顺便说一下，我接到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的一封信。”

“啊！他说了些什么？”

“他表示冷淡，但并不严厉。我断定是因为我重病在身他才没有苛责我。他反复说事关绝密，又说除非我恢复了健康，有机会补救我的过失，我的前程——当然他是指我被革职——是无法挽回的。”

“啊，这是合情合理而又考虑周到的，”福尔摩斯说道，“走啊，华生，我们在城里还有一整天的工作要做呢。”

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用马车把我们送到火车站，我们很快搭上了去朴次茅斯的火车。福尔摩斯沉浸于深思之中，一

直缄默无言，直到我们过了克拉彭枢纽站，才张口说话：

“无论走哪条铁路线进伦敦，都能居高临下地看到这样一些房子，这真是一件令人非常高兴的事。”

我以为他是在说笑话，因为这景色实在不堪入目，可是他立即解释道：

“你看那一片孤立的大房子，它们矗立于青石之上，就象铅灰色海洋中的砖瓦之岛一般。”“那是一些寄宿学校。”

“那是灯塔，我的伙计！未来的灯塔！每一座灯塔里都装满千百颗光辉灿烂的小种子，将来英国在他们这一代将更加明智富强，我想，费尔普斯这个人不会饮酒吧？”

“我想他不会饮酒。”

“我也这样想，可是我们应该把一切可能都预料到。这可怜的人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问题是我們有没有能力救他上岸。你认为哈里森小姐怎么样？”

“她是一个性格刚强的姑娘。”

“对，可她是一个好人，不然就是我看错了。她和她的哥哥是诺森伯兰附近一个铁器制造商的仅有的两个孩子。去冬旅行时，费尔普斯与她订了婚，她哥哥陪同她前来和费尔普斯家里人见面。正好出了这件不幸的事，她便留下来照顾未婚夫，她的哥哥约瑟夫·哈里森发觉这里相当舒适，便也留下来。你看，我已经做了一些单独的调查。不过今天一天，我必须进行调查工作。”

“我的医务……”我开始说道。

“啊，若是你觉得你的那些业务比我这案件更重要……”福尔摩斯有些尖刻地说道。

“我是想说我的医务不妨耽搁一两天，因为这是一年里最清淡的时候。”

“太好了，”福尔摩斯说道，他又恢复了高兴的心情，“那我们就一起来研究这件案子吧。我想应该从访问福布斯入手。他大概能讲出我们所要的一切细节，然后我们就知道，从哪一方面来破案。”

“你是说，你已经有线索了？”

“对，我们已经有几个线索了，不过只有经过进一步调查，才能检验它的价值。没有犯罪动机的案件是最难查办的。但这件案子并非没有犯罪动机。什么人能从中得到好处呢？法国大使、俄国大使、那位可以把该协定出卖给其中一个大使的人、还有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对，可以想象一个政治家出于需要，可以毫不后悔地借机销毁这样一份文件。”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不是一个有光荣履历的内阁大臣吗？”

“这是可能的，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点。我们今天就去拜访这位高贵的勋爵，看看他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同时，我已经在进行调查了。”

“已经进行了？”

“对，我从沃金车站给伦敦各家晚报都发了一份电报。每家晚报都将刊登这样一份广告。”

福尔摩斯交给我一张纸，这纸是从日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用铅笔写着：

五月二十三日晚九点三刻，在查尔斯街外交部门口或附近，从一辆马车上下来一位乘客，知者请将马车号码告知贝克街 221 号乙，赏金十镑。

“你确信那个盗贼是乘马车来的吗？”

“即使不是也无妨。假使费尔普斯说得不错，无论办公室或走廊都没有藏身之地，那么，那个人一定是从外面进来的。而如果他在这样阴雨的夜晚从外面进来，走后几分钟就进行检查，也没有发现漆布上留有湿漉漉的脚印，那么，他非常可能是乘车来的。对，我想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推断，他是乘马车来的。”

“这听起来似乎有道理。”

“这是我说的一个线索。它可以使我们得出某种结论。当然，还有那铃声，这是本案最特殊的一点。为什么要按铃呢？是不是那个盗贼出于虚张声势？要不就是有人和盗贼一起进来，故意按铃以防止盗贼行窃。或者是出于无意的？或者是……”他重新陷入方才那种紧张的思索之中，我对他的心情是颇为了解的，他一定是突然又想到了一些新的可能性。

我们到达终点站时，已经三点二十分了，在小饭馆匆忙吃过午餐，立即赶往苏格兰场。因为福尔摩斯已经给福布斯打过电报，所以他正迎候我们。这人五短身材，獐头鼠目，态度尖酸刻薄，毫不友好。特别是他听说了我们的来意以后，对我们更加冷淡。

“在这以前，我已经听说过你的方法，福尔摩斯先生，”他

尖酸刻薄地说道，“你很乐意利用警方供给你的一切情报，然后你自己设法去结案，让警方丢脸。”

“恰恰相反，”福尔摩斯说道，“在我过去破获的五十三件案子里，只有四件案子署过我的名，而警方在四十九件案子里获得了全部荣誉。我不责怪你，因为你了解这个情况，因为你年轻，没有经验。可是如果你想在你的新职业中求得上进，那你最好和我合作而不要反对我。”

“我非常愿意听你指点一二，”这位侦探改变了态度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从办案中的确还没有获得过荣誉呢。”

“你采取过什么措施呢？”

“一直在盯看门人坦盖的梢，但他离开警卫队时名声很好，我们也找不到什么嫌疑。不过他妻子是一个坏家伙，我想，她对这件事知道很多，并不象她表面上装的那样。”

“你跟踪过她吗？”

“我们派了一个女侦探跟踪她。坦盖太太好饮酒，女侦探就趁她高兴陪她饮酒，可是从她身上一无所获。”

“我听说有一些旧货商到过她家？”

“是的，可是她已偿清了欠他们的债务。”

“这笔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一切都正常。看门人刚领到年金，但他们却不象手头宽裕的样子。”

“那天晚上费尔普斯先生按铃要咖啡，她上去应承，对这一点她怎么解释呢？”

“她说，她丈夫非常疲惫，她愿替他代劳。”

“对，过了一会就发现他睡在椅子上，这当然符合情况了。”

那么说，除了这女人的品行不好以外，再没有任何别的罪证了。你没有问她，那天晚上她为什么那么匆忙离去吗？连警察都注意到她那慌张的神情了。”

“她那天已经比平常晚了，所以急于赶回家去。”

“你有没有给她指出来，你和费尔普斯先生至少比她晚动身二十分钟，却比她早到？”

“她解释说，这是因为双轮双座马车比公共马车快。”

“她有没有说清楚，为什么到家以后，她跑进后厨房去？”

“她说，因为她的钱放在后厨房里，要取出来付给旧货商。”

“她对每件事都作了答复。你有没有问她，在她离开现场时，可曾遇到或是看见什么人在查尔斯街上徘徊？”

“除了警察她谁也没有看见。”

“好，看来你对她盘问得很彻底。你还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呢？”

“这九个星期一直在监视职员戈罗特，但毫无结果。我们也找不出他有什么嫌疑。”

“还有什么？”

“啊，我们已无事可做，因为一点证据也没有。”

“你考虑没有电铃为什么会响呢？”

“啊，我必须承认，这可把我难住了。不管他是谁，也算是够大胆的了，不仅来了，而且还敢发出警报。”

“是的，这确实是件怪事。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些情况。如果我要你去抓这个人，我会通知你的。华生，走吧。”

“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呢？”我们离开警厅时，我问他。

“去走访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这位内阁大臣和未来的英国总理。”

很幸运，我们赶到唐宁街时，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还在办公室。福尔摩斯递进名片，我们立即被召见了。这位内阁大臣按旧式礼节接待了我们，把我们让到放在壁炉两旁豪华的安乐椅上，他站在我们中间的地毯上。此人身材修长、削瘦，轮廓分明，面容亲切，卷曲的头发过早地变成灰白色，显得异常气宇不凡，果然是一位显贵的贵族。

“久闻你的大名，福尔摩斯先生，”他满面笑容地说道，“当然，我不能对你们的来意装做不知。因为本部仅有一件事能引起你的关注。可否问问你是受谁委托前来办理这件案子的？”

“受珀西·费尔普斯先生之托，”福尔摩斯答道。

“啊，我那不幸的外甥！你当然明白，由于我们有亲属关系，我不能对他有丝毫包庇。我担心这件意外事故对他的前途非常不利。”

“可是如果找到这份文件呢？”

“啊，那当然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有一两个问题想问问你，霍尔德赫斯特勋爵。”

“我很高兴尽我所知奉告。”

“你就是在這間办公室里吩咐抄写文件的吗？”

“是这样。”

“就是说你们的谈话很难被偷听吧？”

“毫无偷听的可能。”

“你是否对任何人提到过，你打算叫人抄写这份协定？”

“从来没有。”

“你肯定这点吗？”

“绝对肯定。”

“好，既然你从来没说过，费尔普斯也从来没说过，并且再没有别人知道这件事，那么，盗贼来到办公室就纯属偶然的了。他看到这是个机会，便顺手偷走了文件。”

这位内阁大臣笑了。

“你说的已经不在我的能力范围以内了。”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说道。

福尔摩斯沉思片刻。“还有另外极为重要的一点，我想和你商讨一下，”他说道，“据我所知，你担心这一协定的详情一经传出，就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

这位内阁大臣富有表情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说道：“当然会有极其严重的后果。”

“已经产生严重后果了吗？”

“还没有。”

“如果这份协定已经落到，比如说法国或俄国外交部手中，你认为你能听到音信吗？”

“我一定能听到，”霍尔德赫斯特面色不快地说道。

“这么说，既然将近十个星期已经过去，一直没有听到消息，这就有根据设想，由于某种原因，协定还没有落到法、俄外交部手中。”

霍尔德赫斯特勋爵耸耸双肩。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很难设想，盗贼偷走这份协定只是为了装进柜子，或是把它挂起来。”

“或许他是在等待高价出售。”

“如果他要再稍等一些日子，那文件就根本一文不值了。因为再过几个月，这份协定就不成其为秘密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福尔摩斯说道，“当然，还可以设想，盗贼突然病倒了……”

“比如说，得了神经失常，是吗？”内阁大臣迅速扫了福尔摩斯一眼，问道。

“我并没有这样说，”福尔摩斯冷静地说道，“现在，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我们已经耽搁了你很多宝贵的时间，我们要向你告辞了。”

“祝你成功地查出罪犯，不管他是谁。”这位贵族把我们送出门外，向我们点头说道。

“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我们走到白厅街时，福尔摩斯说道，“不过他要保住他的官职，还要作一场斗争才行。他远不富有，可是开销颇大。你当然注意到了他的长统靴子已经换过鞋底了。现在，华生，我不再多耽误你的正经工作。除非我那份寻找马车的广告有了回音，今天我就无事可作了。不过，如果你明天能和我一起乘昨天坐过的那一班车到沃金去，我还是感激不尽的。”

第二天早晨我如约见到了他，一同乘火车到沃金去。他说，他的广告毫无回音，而这件案子也毫无头绪。他说话时，尽力把面孔绷得象印第安人一样呆板，因此我不能从他面容上判断出他对这件案子的现状究竟是否满意。我记得，他谈

到贝蒂荣测量法，他对这位法国学者非常赞赏。

我们的委托人依然由他那位忠心的护理人精心照料，但看起来比以前好多了。我们一进门，他就毫不费力地从沙发上站起身来欢迎我们。

“有消息吗？”他迫不及待地问道。

“正象我所预料的，我未能带来好消息。”福尔摩斯说道，“我见到了福布斯，也见到了你的舅父，然而调查了一两个可能发现一些问题的线索。”

“那么说，你还没有失去信心？”

“当然没有。”

“上帝保佑你！听到你这样说真叫人高兴，”哈里森小姐高声说道，“只要我们不失去勇气和耐性，就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

“你对我们没有讲多少，可是我们却可以告诉你更多的情况。”费尔普斯重新坐到沙发上说道。

“我希望你弄到了重要情况。”

“是的，昨晚我又遇到一件险事，的确是一件严重的事。”他说时表情非常严肃，双眼露出近乎恐怖的神色。“你可知道，”他说道，“我开始相信，我已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个罪恶阴谋的中心，而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我的荣誉，而且还有我的生命。”

贝蒂荣（1853—1914）：法国资产阶级刑事侦察学家，曾提出所谓“人身测定法”，即根据年龄、比较骨骼、结合摄影和指纹等方法鉴别罪犯，被称为“贝蒂荣测量法”。——译者注

“啊！”福尔摩斯叫道。

“这似乎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就我所知，我在世上并没有一个仇敌。可是从昨晚的经历看来，我只能得出有人要谋杀我的结论。”

“请讲给我们听一听。”

“你知道，昨晚是我头一夜没叫人在房内护理我，自己一人独睡。我感觉非常好，觉得自己可以不需护理了。不过我夜晚还是点着灯。啊，大约凌晨两点钟，我正睡意朦胧，突然被一阵轻微的声响惊醒。那声音就象老鼠啮咬木板的声音一样。于是我躺着静听了一阵，以为就是老鼠。后来声音越来越大，突然从窗上传来一阵刺耳的金属摩擦声。我惊异地坐起来，确切无疑地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头一阵声音是有人从两扇窗户缝隙间插进工具撬窗户的声音，第二阵是拉开窗门的声音。

“接着声音平息了十分钟左右，好象那人在等着瞧，这些声响是不是把我惊醒了。接着我又听到轻轻的吱吱声，窗户被慢慢打开了。因为我的神经已经不象往常一样，我再也忍不住了，便从床上跳起来，猛然拉开百叶窗。一个人正蹲伏在窗旁。转眼之间他就逃跑了，我没能看清他是谁，因为他头上戴着蒙面布，把面孔的下半部都蒙住了。我只能肯定一件事，那就是他手中拿着凶器。我看是一把长刀。在他转身逃跑时，我清楚地看到刀光闪闪。”

“这非常重要，”福尔摩斯说道，“请问你后来怎么办了？”

“我要是身体硬朗一点儿，那一定要翻窗去追他。可是那时我只能按铃把全家人叫醒。这就耽误了一点时间，因为这

铃装在厨房里，而仆人们又都睡在楼上。不过，我大声喊叫，叫来了约瑟夫，他又把其他人叫醒。约瑟夫和马夫在窗外花圃上发现了脚印，可是近来天气异常干燥，他们跟踪追查到草地，就再也找不到脚印了。然而，位于路边的木栅栏上，有一个地方有一些痕迹，他们告诉我说，好象有人从那儿翻过去，在翻越时把栏杆尖都碰断了。因为我想我最好先听取你的意见，所以还没有告诉本地警察。”

我们的委托人讲述的这段经历，显然在歇洛克·福尔摩斯身上产生了特别的作用。他从椅上站起来，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室内踱来踱去。

“真是祸不单行，”费尔普斯笑着说道，虽然这件险事显然使他有些受惊了。

“你确实担着一份儿风险呢，”福尔摩斯说道，“你看能不能和我一起到宅院四周去散散步？”

“啊，可以，我愿意晒晒太阳。约瑟夫也一起去吧。”

“我也去，”哈里森小姐说道。

“恐怕你还是不去为好，”福尔摩斯摇头说道，“我想我必须请你就留在这里。”

姑娘快快不乐地坐回原来的位置，而她哥哥则加入我们的行列中，于是我们四人一同出了门。我们走过草坪来到这位年轻外交家的窗外。正如他所讲的那样，花圃上的确有一些痕迹，可是已非常模糊不清无法辨认了。福尔摩斯俯身看了一会儿，接着就耸耸肩站起身来。

“我看谁也不能从这些痕迹上发现多少情况，”他说道，“我们到宅子四周走走看看盗贼为什么偏偏选中了这所房屋。

照我看来，这间客厅和餐室的大窗户应该对他更有诱惑力。”

“可是那些窗户从大路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约瑟夫·哈里森先生提醒说。

“啊，对，当然了。可是这里有一道门，他完全可以从这里试一试。这道门是干什么用的？”

“这是供商人进出的侧门。夜晚当然是锁上的。”

“以前你受过象这样的惊吓吗？”

“从来没有，”我们的委托人说道。

“你房子里有金银餐具或其它招引盗贼的东西吗？”

“没有什么贵重的东西。”

福尔摩斯双手插进衣袋，以一种从未有过的疏忽大意的神情，在房屋周围遛来遛去。

“顺便说一下，”福尔摩斯对约瑟夫·哈里森说道，“听说你发现一处地方，那个人从那儿翻越过栅栏。让我们去看看！”

这个矮胖的中年人把我们引到一处，那地方有一根木栏杆的尖被人碰断了。一小段木片还在耷拉着。福尔摩斯把它折断，注意地查看着。

“你认为这是昨天夜晚碰断的吗？这痕迹看来很陈旧，对吧？”

“啊，可能是这样。”

“这儿也没有从栅栏跳到外边去的脚印。不，我看在这儿找不到什么线索，还是回卧室去商量商量吧。”

珀西·费尔普斯被未来的姻兄搀扶着，走得非常慢。福尔摩斯和我急速穿过草坪，回到卧室里开着的窗前，那两人还远远落在后面。

“哈里森小姐，”福尔摩斯非常严肃地说道，“你一定要整天守在这里不动。发生任何事情你也不要离开这里。这是极端重要的。”

“福尔摩斯先生，如果你要我这样作，我一定照办，”姑娘惊奇地说道。

“在你去睡觉前，请从外面把屋门锁上，自己拿着钥匙。请答应我照这样去作。”

“可是珀西呢？”

“他要和我们一起去伦敦。”

“那我留在这里吗？”

“这是为了他的原故。你可以给他帮很大的忙。快点！快答应吧！”

她很快点了点头，表示应允，这时那两个人刚好走进屋来。

“你为什么愁眉苦脸地坐在这里，安妮？”她哥哥高声喊道，“出去晒晒太阳吧！”

“不，谢谢你，约瑟夫。我有点头痛，这间屋子挺凉爽，正合我意。”

“你现在有什么打算，福尔摩斯先生？”我们的委托人问道。

“啊，我们不能因为调查这件小事而失去主要调查目标。如果你能和我们一起到伦敦去，那对我的帮助就很大了。”

“马上就走吗？”

“对，你方便的话，越快越好，一小时内怎样？”

“我感到身体非常硬朗了，我真能助你一臂之力吗？”

“非常可能。”

“大概你要我今晚住在伦敦吧？”

“我正打算建议你这样做。”

“那么，如果我那位夜中之友再来拜访我，他就会扑空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们一切听你吩咐，你一定要告诉我们你打算怎么办。或许你想让约瑟夫和我们一起去，以便照顾我？”

“啊，不必了，你知道我的朋友华生是医生，他会照顾你的。如果你答应这么办，那我们在这里吃午餐，饭后三人一同进城。”

一切都照他的建议安排停当，只有哈里森小姐按照福尔摩斯的意见，找个借口留在这间卧室里。我想象不出我的朋友究竟耍的什么花招，莫不是他想让那位姑娘离开费尔普斯？费尔普斯正因为已经恢复了健康并期望参加行动，高高兴兴地和我们一起在餐室进午餐。但是，福尔摩斯还有一件更使我们大为吃惊的事，因为他在陪同我们到车站并送我们上车以后，不慌不忙地声明说，他不打算离开沃金了。

“在我走以前，有一两件小事我要弄清楚。”他说道，“费尔普斯先生，你不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对我更有利。华生，你们到伦敦以后，你一定答应我，立即和我们的朋友一同乘车到贝克街去，一直等到我再见到你们为止。好在你们两人是老同学，一定有许多事可以谈的。今晚费尔普斯先生可以住在我那间卧室里。我明天早晨乘八点钟的火车到滑铁卢车站，赶得上和你们一起进早餐。”

“可是我们在伦敦进行调查的事怎么办呢？”费尔普斯沮丧地问道。

“我们明天可以做这些事。我想我现在留在这里正是十分必要的。”

“你回布里尔布雷去后可以告诉他们说，我想明天晚上回去，”我们的火车刚要离开月台时，费尔普斯喊道。

“我不一定回布里尔布雷去，”福尔摩斯答道，在我们的火车离站时，他向我们高高兴兴地挥手致意。

费尔普斯和我一路上都在谈论这件事，可是谁也不能对他这个新行动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理由来。

“我猜想，他是想找出昨夜盗窃案的线索，如果真有盗贼的话。至于我自己，我决不相信那是一个普通的盗贼。”

“那么，你自己的意见是什么呢？”

“老实说，不管你是否把它归结为我的神经脆弱，可是我相信，在我周围正进行着某种隐秘的政治阴谋，并且由于某种我不能理解的原因，这些阴谋家想谋害我的性命。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夸张和荒谬，可是请考虑一下事实吧！为什么盗贼竟想撬开无物可盗的卧室的窗户？他又为什么手中拿着长刀呢？”

“你肯定那不是撬门用的撬棍吗？”

“啊，不，是一把刀。我很清楚地看到刀光一闪。”

“可是究竟为什么会怀有那样深的仇恨来袭击你呢？”

“啊，问题就在这里了。”

“好，如果福尔摩斯也这样看，那么这就可以说明他采取这一行动的原因。对吗？假设你的想法是对的，他能抓住那个昨夜威胁过你的人，那他就向找到偷海军协定的人这个目标前进了一大步。若设想你有两个仇人。一个偷了你的东西，

另一个来威胁你的生命，那未免太荒谬可笑了。”

“可是福尔摩斯说他不回布里尔布雷去。”

“我了解他不是一天半天了，”我说道，“我还从来没见过他没有充分理由就去做什么事情。”说到这里，我们便转入了其他话题。

可是这一天把我弄得疲惫不堪。费尔普斯久病之后依然虚弱，他所遭遇的不幸更加使他易于激怒，紧张不安。我尽力讲一些我在阿富汗、在印度的往事，讲一些社会问题，讲一些能给他消愁解闷的事，来使他开心，但都无济于事。他总是念念不忘那份丢失的协定，他惊异着，猜测着，思索着，想知道福尔摩斯正在做什么，霍尔德赫斯特勋爵正在采取什么措施，明天早晨我们会听到什么消息。夜色深沉之后，他由激动变得痛苦异常。

“你非常信赖福尔摩斯吗？”

“我亲眼见他办了许多出色的案子。”

“可是他还从未侦破过象这样毫无头绪的案子吧？”

“啊，不，我知道他解决过比你这件案子线索还少的案子。”

“但不是关系如此重大的案子吧？”

“这我倒不清楚。但我确实知道，他曾为欧洲三家王室办过极其重要的案子。”

“不过你很了解他，华生。他是一个如此不可思议的人物，我永远也不知如何去理解他。你认为他有希望成功吗？你认为他打算侦破这件案子吗？”

“他什么也没说。”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恰恰相反。我曾经注意到，他失去线索的时候总是说失去了线索。在他查到一点线索而又没有十分把握的时候，他就特别沉默寡言。现在，我亲爱的朋友，为这事使自己心神不安，丝毫于事无益，我劝你快上床安睡，明天早上不管消息好坏，都能精神饱满地去处理。”

我终于说服我的同伴接受了我的劝告，但我从他激动的神态看出，他是没有希望安睡的。确实，他的情绪也影响了我，我自己也在床上辗转了半夜，不能入睡，仔细盘算这个奇怪的问题，作了无数的推论，一个比一个不能成立。福尔摩斯为什么留在沃金呢？为什么他要哈里森小姐整天留在病房里呢？为什么他那么小心谨慎，不让布里尔布雷的人知道他打算留在他们附近呢？我绞尽脑汁竭力寻找符合这一切事实的解答，最后才渐渐入睡。

我一觉醒来，已经七点钟了，便立即起身到费尔普斯房里，发现他容颜憔悴，一定是彻夜未眠。他第一句话就问福尔摩斯是否已经回来。

“他既然答应来，”我说道，“就一定会准时来的。”

我的话果然不错，八点刚过，一辆马车疾驰到门前，我的朋友从车上跳下来。我们站在窗前，看到他左手缠着绷带，面色严肃而苍白。他走进宅内，过了一会才来到楼上。

“他似乎精疲力尽了，”费尔普斯喊道。

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对。“毕竟，”我说道，“这件案子的线索可能还是在城里。”

费尔普斯呻吟了一声。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说道，“可是我对他回来抱有那么多的希望。不过他的手昨天并没有象这样缠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福尔摩斯，你没有受伤吗？”我的朋友走进屋内时，我问道。

“唉，这不过是由于我手脚笨拙，擦伤了点皮，”他一面点头向我们问候，一面回答道，“费尔普斯先生，你这件案子，同我过去查办过的所有案子相比，确实是最隐秘的了。”

“我怕你对这案子是力不从心了。”

“这是一次十分奇异的经历。”

“你手上的绷带就说明你曾经历过险，”我说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等吃过早餐再说吧，我亲爱的华生。别忘了今天早晨我从萨里赶了三十英里路。大概，我那份寻找马车的广告还没有着落吧？好了，好了，我们不能指望一切都顺利。”

餐桌已经准备好了，我刚要按铃，赫德森太太就把茶点和咖啡送来了。几分钟以后，她又送上三份早餐，我们一齐就坐，福尔摩斯狼吞虎咽地吃起来，我好奇地望着，费尔普斯闷闷不乐，垂头丧气。

“赫德森太太很善于应急，”福尔摩斯把一盘咖喱鸡的盖子打开说道，“她会做的菜有限，可是象苏格兰女人一样，这份早餐想得很妙。华生，你那是什么菜？”

“一份火腿蛋，”我答道。

“太好了！费尔普斯先生，你喜欢吃什么，咖喱鸡还是火腿蛋？要不然，就请你吃你自己那一份吧。”

“谢谢你，我什么也吃不下去，”费尔普斯说道。

“啊，来吧！请吃一点你面前那一份。”

“谢谢你，我确实不想吃。”

“好，那么，”福尔摩斯调皮地眨了眨眼，说道，“我想你不会拒绝我的好意吧。”

费尔普斯打开盖子，他刚一打开，突然发出一声尖叫，面色象菜盘一样苍白，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盘内。原来盘内放着一个蓝灰色小纸卷。他一把抓起来，双眼直愣愣地看着，然后把那纸卷按在胸前，高兴得尖声喊叫，在室内如痴如狂地手舞足蹈起来，然后倒在一张扶手椅中，由于过分激动而软弱不堪，筋疲力尽。我们只好给他灌了一点白兰地，使他不至昏厥过去。

“好啦！好啦！”福尔摩斯轻轻拍着费尔普斯的肩膀，安慰他说，“象这样突然把它放到你面前，实在是太糟糕了，不过华生会告诉你，我总是忍不住想把事情做得带点戏剧性。”

费尔普斯抓着福尔摩斯的手吻个不停。

“上帝保佑你！”他大声喊道，“你挽救了我的荣誉。”

“好啦，你知道，这也关系着我自己的荣誉，”福尔摩斯说道，“我应该请你放心，我办案失败，和你受托失信一样，都是不愉快的。”

费尔普斯把这份珍贵文件揣进他上衣里面贴身的口袋。

“我虽不想再打扰你吃早餐，可是我是渴望知道你是怎样把它弄到手，在哪里找到的。”

歇洛克·福尔摩斯喝完一杯咖啡，又把火腿蛋吃完，然后站起身来，点上烟斗，安然坐到椅子上。

“我讲讲我先做了些什么,后来又是如何着手去做的。”福尔摩斯说道,“从车站和你们分手后,我就悠然自得地徒步而行,经过优美的萨里风景区,来到一个名叫里普利的小村落,在小客店里吃过茶点,然后灌满水壶,口袋里装了一块夹心面包,做好了一切准备。我一直等到傍晚,才又返回沃金,当我来到布里尔布雷旁边的公路时,已是黄昏时分了。

“嗯,我一直等到公路上渺无人迹——我想,那条公路上行人从来不太多的——于是我爬过栅栏,来到屋后宅地。”

“那大门日夜都是开着的啊,”费尔普斯突然喊道。

“不错,可是我特别喜爱这么干。我选择了长着三棵枞树的地方,在这些枞树掩蔽下,我走了过去,屋子里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我。我蹲伏在旁边的灌木丛中,从一棵树匍匐前进到另一棵——我裤子膝盖破成这样就是证明,一直爬到你卧室窗户对过的那丛杜鹃花旁边。我在那儿蹲下来,等候事情的发展。

“你房里的窗帘还没有放下,我可以望见哈里森小姐坐在桌旁看书。她合上书关牢百叶窗退出卧室时,已是十点一刻了。

“我听到她关门,清楚地听到她用钥匙锁门的声音。”

“钥匙?”费尔普斯突然喊道。

“对,我事先吩咐过哈里森小姐,在她就寝时,从你的卧室外面把门锁上,并且亲自拿着钥匙。她一丝不苟地执行了我的各项命令,肯定说,要是没有她的合作,你就不会找到你上衣口袋中的那份文件了,后来她走开了,灯也熄了,我依旧蹲在杜鹃花丛中。

“夜色晴朗，但守候起来仍然是令人厌烦的。当然，那种激动的心情，就如同渔人躺在河边守候鱼群一样。不过，时间等得非常久，华生，几乎就象你我在查究‘斑点带子案’那个小问题时，在那间死气沉沉的屋子里等候的时间一样长。沃金教堂的钟声一刻钟一刻钟地响过去，我不止一次地想，也许不会发生什么事了。可是，终于在凌晨两点钟左右，我突然听到拉开门闩和钥匙转动的响声。顷刻间，供仆役出入的门开了，约瑟夫·哈里林先生在月光下走了出来。”

“约瑟夫？！”费尔普斯突然喊道。

“他光着头，可是肩上披着一件黑斗篷，以便在遇到紧急情况时，他可以立即把脸蒙上。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墙壁阴影下，接近窗户，将一把长薄片刀插入窗框，拨开窗闩。然后他撬开窗户，又把刀子插进百叶窗缝中，把百叶窗打开了。”

“我从藏身的地方可以看清室内情况和他的一举一动。他点燃壁炉台上的两支蜡烛，动手卷起门旁地毯的一角。一会儿弯腰取下一块小方木板，那是供管子工修理煤气管道接头时用的。这块木板盖着丁字形煤气管接头，有条管子通往楼下厨房，是给厨房供煤气用的。约瑟夫从这隐蔽之处取出一小卷纸来，把木板重新盖好，又把地毯铺平，吹熄了蜡烛，因为我正站在窗外守候他，他一下子撞进我怀里。”

“啊，约瑟夫先生比我想象的还要凶恶得多！他拿刀向我扑来，我不得不再次抓住他，在我占上风之前，我指节上让刀划伤了。在我们结束搏斗之后，他由于仅能用一只眼看人，看起来象个凶犯，可是他听了我的劝告，把文件交了出来。我拿到文件，便放他走了。不过我今早给福布斯发了一份电报，

把详情都告诉他了。如果他动作麻利，能抓住他要捉的人，那就太好了。可是如果象我预料的那样，他赶到那里人已经逃走了，呃，那政府还巴不得呢。我想，首先，霍尔德赫斯特勋爵，其次，珀西·费尔普斯先生都宁愿这件案子不经违警罪法庭审理才好呢。”

“我的天啊！”我们的委托人呻吟道，“请告诉我，难道在我极其痛苦的十个星期中，这份失窃文件始终和我一起在那间屋子里吗？”

“正是这样。”

“那么约瑟夫！约瑟夫是一个恶棍和盗贼了！”

“嗨！恐怕约瑟夫是一个比他外表看来更阴险、更危险的人物。从他今早对我所说的话来看，我推测他在股票交易中亏了血本，为了转转运气，什么坏事都准备去干。作为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一碰到机会，他既不顾他妹妹的幸福，也不考虑你的名誉。”

珀西·费尔普斯坐回他的椅中。“我的头都昏了，”他说道，“你的话使我更加晕头转向。”

“你这件案子最主要的困难，”福尔摩斯说教似地指出道，“就在于线索太多。极重要的线索被毫不相干的迹象遮掩住了。我们面前的事实非常多，只能从中选择必要的，按顺序把它们串起来，以便重视这一连串怪事的各个环节。我开始对约瑟夫产生怀疑的根据是，你曾打算在失窃的那天晚上和他一起回家，我很自然想到他必然会来找你，因为他对外交部很熟悉，又是顺路。后来我听你说有人急于潜入那间卧室。我想，只有约瑟夫才可能把东西藏在那间卧室里——你对我

们说过你那天和医生一起回到卧室时，是怎样让约瑟夫搬出卧室的——到那时我的怀疑就变成了肯定。特别是头一夜没有人陪你住，就有人企图潜入室内，这说明这位不速之客对房内的情况很熟悉。”

“我是多么有眼无珠啊！”

“我查明这件案子的事实经过是这样的：约瑟夫·哈里森从通向查尔斯街的那个旁门走进外交部，因为他熟悉路，所以在你离开办公室时，他直接闯进去，发现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立刻按起电铃来，正在按铃时，一眼看到桌上的文件。一瞥之间，他觉得他面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得到一份极有价值的国家文件，他一下子把它揣到口袋里扬长而去。正如你所回忆的那样，过了几分钟打盹刚醒的看门人才提醒你注意铃声，这一点时间是足够盗贼逃跑的了。

“他乘第一班车回到沃金，检查了赃物，肯定它极为珍贵，便把那份协定藏到他认为非常安全的地方，企图一两天内取出，送到法国大使馆或他认为可以出高价的任何地方。可是你突然返回家中。他措手不及，就被迫从那间卧室搬了出来。从那时以后，屋里一直至少有两个人在，使他再也无法拿出他的珍宝。这种情况简直使他急得发疯。不过他终于看到了机会。他设法潜入室内，可是你没有睡熟，挫败了他的计划。你可能还记得，那天晚上你没有服用平常吃的那种药。”

“我记得。”

“我想，他一定在那药里做了手脚，因此他相信你一定会毫无知觉了。当然，我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觉得能毫无危险地重新再干，那他还是要再去试试的。你离开卧室

自然是他求之不得的机会。我让哈里森小姐整天待在屋里，为的是使他不能趁我们不在时先下手。我一方面使他误认为没有危险，一方面，正如刚才说过的，监视着卧室内的动静。我早就知道文件十之八九是藏在卧室里，但我不愿拆开所有的地板和壁脚去搜寻它。我让他自己从隐藏之处拿出来，我就省了许多麻烦。还有什么地方我没有讲清楚的吗？”

“第一次他本来可以从门里进去，为什么偏要撬窗户呢？”我问道。

“从门里进他得绕过七间卧室，另一方面，他从窗户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跳进草坪。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认为，”费尔普斯问道，“他有什么行凶的企图吗？那把刀子只能作凶器用啊。”

“可能是这样，”福尔摩斯耸耸双肩回答道，“我只能肯定地说，约瑟夫·哈里林先生绝对不是一个肯发善心的君子。”

最后一案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提笔写下这最后一案，记下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杰出的天才。从“血字的研究”第一次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到他介入“海军协定”一案——由于他的介入，毫无疑问，防止了一场严重的国际纠纷——尽管写得很不连贯，而且我深深感到写得极不充分，但我总是竭尽微力把我和他共同的奇异经历记载了下来。我本来打算只写到“海军协定”一案为止，绝口不提那件造成我一生惆怅的案件。两年过去了，这种惆怅却丝毫未减。然而，最近詹姆斯·莫里亚蒂上校发表了几封信，为他已故的兄弟辩护。我无可选择，只能把事实真相完全如实地公诸于众。我是唯一了解全部真相的人，确信时机已到，再秘而不宣已没有什么用处了。据我所知，报纸上对此事只有过三次报道：一次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六日《日内瓦杂志》；一次见于一八九一年五月七日英国各报刊载的路透社电讯；最后一次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几封信，那是最近才发表的。第一次报道和第二次报道都过分简略，而最后一次，正如我要指出的，是完全歪曲事实的。我有责任把莫里亚蒂教授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之间发生的事实真相第一次公之于众。

读者可能还记得，自从我结婚及婚后开业行医以来，福

尔摩斯和我之间极为亲密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疏远了。当他在调查中需要个助手时，依然不时来找我，不过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少了。我发现，在一八九一年，我只记载了三件案子。这一年冬天和一八九一年初春，我从报上看到福尔摩斯受法国政府的聘请，承办一件极为重要的案子。我接到福尔摩斯两封信，一封是从纳尔榜发来的，一封是从尼姆发来的，由此，我猜想他一定要在法国逗留很长时间。然而，非常出人意外的是，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晚间，我见他走进我的诊室。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他看来比平日更为苍白和瘦削。

“不错，我近来把自己搞得过于筋疲力尽了，”他看到我的神情，不等我发问，抢先说道，“最近我有点儿吃紧。你不反对我把你的百叶窗关上吧？”

我用以阅读的那盏灯，摆在桌上，室内仅有这点灯光。福尔摩斯顺墙边走过去，把两扇百叶窗关了，把插销插紧。

“你是害怕什么东西吧？”我问道。

“对，我害怕。”

“怕什么？”

“怕汽枪袭击。”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你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想你对我是非常了解的，华生，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可是，如果你危险临头还不承认有危险，那就是有勇无谋了。能不能给我一根火柴？”福尔摩斯抽着香烟，好象很喜欢香烟的镇静作用似的。

“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扰你，”福尔摩斯说道，“我还必须

请你破例允许我现在从你花园后墙翻出去，离开你的住所。”

“可是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道。

他把手伸出来，我借着灯光看见他两个指关节受了伤，正在出血。

“你看，这并不是无中生有吧，”福尔摩斯笑道，“这是实实在在的，甚至可以把人的手弄断呢。尊夫人在家吗？”

“她外出访友去了。”

“真的！就剩你一个人吗？”

“对。”

“那么我就便于向你提出，请你和我一起到欧洲大陆去作一周旅行了。”

“到什么地方？”

“啊，什么地方都行，我无所谓。”

这一切都是非常奇怪的，福尔摩斯从来不爱漫无目的地度什么假期，而他那苍白、憔悴的面容使我看出他的神经已紧张到了极点。福尔摩斯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这种疑问，便把两手手指交叉在一起，胳膊肘支在膝上，作了一番解释。

“你可能从来没听说过有个莫里亚蒂教授吧？”他说道。

“从来没有。”

“啊，天下真有英才和奇迹啊！”福尔摩斯大声说道，“这个人的势力遍及整个伦敦，可是没有一个人听说过他。这就使他的犯罪记录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严肃地告诉你，华生，如果我能战胜他，如果我能为社会除掉他这个败类，那末，我就会觉得我本人的事业也达到了顶峰，然后我就准备换一种比较安静的生活了。有件事请不要告诉外人，近来我

为斯堪的那维亚皇室和法兰西共和国办的那几件案子，给我创造了好条件，使我能够过一种我所喜爱的安静生活，并且能集中精力从事我的化学研究。可是，华生，如果我想到象莫里亚蒂教授这样的人还在伦敦街头横行无忌，那我是不能安心的，我是不能静坐在安乐椅中无所事事的。”

“那么，他干了些什么坏事呢？”

“他的履历非同等闲。他出身良家，受过极好的教育，有非凡的数学天赋。他二十一岁时写了一篇关于二项式定理的论文，曾经在欧洲风行一时。借此机会，他在我们的一些小学院里获得了数学教授的职位，并且，显然，他的前程也是光辉灿烂的。可是这个人秉承了他先世的极为凶恶的本性。他血液中奔流着的犯罪的血缘不但没有减轻，并且由于他那非凡的智能，反而变本加厉，更具有无限的危险性。大学区也流传着他的一些劣迹，他终于被迫辞去教授职务，来到了伦敦，打算作一名军事教练。人们只知道他这些情况，不过我现在准备告诉你的是我自己发现的情况。

“你是知道的，华生，对于伦敦那些高级犯罪活动，再没有谁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了。最近这些年来，我一直意识到在那些犯罪分子背后有一股势力，有一股阴险的势力总是成为法律的障碍，庇护着那些作恶的人。我所办理的案件，五花八门——伪造案，抢劫案，凶杀案——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感到这股力量的存在，我运用推理方法发现了这股势力在一些未破案的犯罪案件中的活动，虽然这些案子我个人并未应邀承办。多年来，我想尽办法去揭开荫蔽这股势力的黑幕，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我抓住线索，跟踪追击，经过千百次的

曲折迂回才找到了那位数学名流、退职教授莫里亚蒂。

“他是犯罪界的拿破仑，华生。伦敦城中的犯罪活动有一半是他组织的，几乎所有未被侦破的犯罪活动都是他组织的。他是一个奇才，哲学家，深奥的思想家。他有一个人类第一流的头脑。他象一只蜘蛛蛰伏于蛛网的中心，安然不动，可是蛛网却有千丝万缕，他对其中每一丝的震颤都了如指掌。他自己很少动手，只是出谋划策。他的党羽众多，组织严密。我们说，如果有人要作案，要盗窃文件，要抢劫一户人家，要暗杀一个人，只要传给教授一句话，这件犯罪活动就会周密组织，付诸实现。他的党羽即使被捕，也有钱把他保释出来，或为他进行辩护。可是指挥这些党羽的主要人物却从未被捕过——连嫌疑也没有。这就是我推断出的他们的组织情况，华生，我一直在全力揭露和破获这一组织。

“可是这位教授周围的防范措施非常严密，策划得狡诈异常，尽管我千方百计，还是不能获得可以把他送上法庭的罪证。你是知道我的能力的，我亲爱的华生，可是经过三个月的努力，我不得不承认，至少我碰到了智力与我势均力敌的对手。我佩服他的本事，胜过了厌恶他的罪行。可是他终于出了个纰漏，一个很小很小的纰漏，不过，在我把他盯得这么紧的时候，这点纰漏他也是不能出的。我既已抓住机会，便从这一点开始，到现在我已在他周围布下法网，一切就绪，只等收网了。在三天之内——也就是在下星期一——时机就成熟了，教授和他那一帮主要党羽，就要全部落入警察手中。那时就会进行本世纪以来对罪犯最大的审判，弄清四十多件未结的疑案，把他们全部判处绞刑。可是如果我们

的行动略有不周，那么你知道，他们甚至在最后关头，也能从我们手中溜走。

“唉，如果能把这件事做得使莫里亚蒂教授毫无觉察，那就万事顺遂了。不过莫里亚蒂实在诡计多端，我在他周围设网的每一步，他都知道。他一次又一次地竭力破网而逃，我就一次又一次地阻止了他。我告诉你，我的朋友，如果把他和我暗斗的详细情况记载下来，那必能以光辉的一页载入明枪暗箭的侦探史册。我从来还没有达到过这样的高度，也从来没有被一名对手逼得这样紧。他干得非常有效，而我刚刚超过他。今天早晨我已经完成了最后的部署，只要三天的时间就能把这件事办完。我正坐在室内通盘考虑这件事，房门突然打开了，莫里亚蒂教授站在我面前。

“我的神经还是相当坚强的，华生，不过我必须承认，在我看到那个使我耿耿于怀的人站在门槛那里时，也不免吃了一惊。我对他的容貌十分熟悉。他个子特别高，削瘦，前额隆起，双目深陷，脸刮得光光的，面色苍白，有点象苦行僧，保持着某种教授风度。他的肩背由于学习过多，有些佝偻，他的脸向前伸，并且左右轻轻摇摆不止，样子古怪而又可卑。他眯缝着双眼，十分好奇地打量着我。

“‘你的前额并不象我所想象的那样发达，先生，’他终于说道，‘摆弄睡衣口袋里子弹上膛的手枪，是一个危险的习惯。’

“事实上，在他进来时，我立即意识到我面临的巨大的人身危险。因为对他来说，唯一的摆脱困境方法，就是杀我灭口。所以我急忙从抽屉里抓起手枪偷偷塞进口袋里，并且隔

着衣服对准了他。他一提到这点，我便把手枪拿出来，把机头张开，放到桌上。他依然笑容可掬，眯缝着眼，可是他眼神中有一种表情使我暗自为我手头有这支手枪而感到庆幸。

“‘你显然不了解我，’他说道。

“‘恰恰相反，’我答道，‘我认为我对你了解得非常清楚。请坐。如果有什么话要说，我可以给你五分钟时间。’

“‘凡是我要说的，你早就知道了。’他说道。

“‘那么说，我的回答你也早已知道了，’我回答道。

“‘你不肯让步吗？’

“‘绝不让步。’

“他猛地把手插进口袋，我拿起桌上的手枪。可是他只不过掏出一本备忘录，上面潦草地写着一些日期。

“‘一月四日你阻碍过我行事，’他说道，‘二十三日你又碍了我的手脚；二月中旬你给我制造了很大麻烦；三月底你完全破坏了我的计划。在四月将尽时，我发现，由于你不断迫害，我肯定有丧失自由的危险。事情已经是忍无可忍了。’

“‘你有什么打算吗？’我问道。

“‘你必须住手，福尔摩斯先生！’他左右晃着头说道，‘你知道，你真的必须住手。’

“‘过了星期一再说，’我说道。

“‘啧，啧！’他说道，‘我确信，象你这样聪明的人会明白这种事只能有一种结局。那就是你必须住手。你把事情做绝了，我们只剩下这一种办法。看到你把这件事搅成这个样子，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智力上的一种乐事。我真诚地告诉你，如果我被迫采取任何极端措施，那是令人痛心的。你笑吧，先

生，可是我向你保证，那真是令人痛心的。’

“‘干我们这行危险是不可避免的，’我说道。

“‘这不是危险，’他说道，‘是不可避免的毁灭。你所阻挠的不单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尽管你聪明过人，但你还是不可能认识到这个组织的雄厚力量。你必须站开点，福尔摩斯先生，否则你会被踩死的。’

“‘恐怕，’我站起身来说道，‘由于我们谈得太起劲，我会把别处等我去办的重要事情耽搁了。’

“他也站起身来，默默不语地望着我，悲伤地摇摇头。

“‘好，好，’他终于说道，‘看来很可惜，不过我已尽力了。我对你的把戏每一步都很清楚。星期一以前你毫无办法。这是你死我活的一场决斗，福尔摩斯先生。你想把我置于被告席上，我告诉你，我决不会站到被告席上的。你想击败我，我告诉你，你决不会击败我的。如果你的聪明足以使我遭到毁灭，请放心好了，你会与我同归于尽的。’

“‘你过奖了，莫里亚蒂先生，’我说道，‘我来感谢你一句，我告诉你，如果能保证毁灭你，那么，为了社会的利益，即使和你同归于尽，我也心甘情愿。’

“‘我答应与你同归于尽，但不是你毁灭我。’他咆哮如雷地说道，转身走出屋去。

“这就是我和莫里亚蒂教授那场奇特的谈话。我承认，它在我心中产生了不愉快的影响。他的话讲得那么平静、明确，使人相信他是确有其意的，一个简单的恶棍是办不到这一点的。当然，你会说：‘为什么你不找警察防范他呢？’因为我确信他会叫党羽来加害我。我有最充分的证据，证明一定会

这样。”

“你已经遭到袭击了吗？”

“我亲爱的华生，莫里亚蒂教授是一个不失时机的人。那天，我中午到牛津街处理一些事务，刚走过从本廷克街到韦尔贝克街十字路口的转角时，一辆双马货车象闪电一般向我猛冲过来。我急忙跳到人行便道上，在千钧一发间幸免于难。货车一瞬间冲过马里利本巷飞驰而去。经历了这次事故，我便只走人行道，华生，可是当我走到维尔街时，突然从一家屋顶上落下一块砖，在我脚旁摔得粉碎。我把警察找来，检查了那个地方。屋顶上堆满了修房用的石板和砖瓦，他们对我说是风把一块砖刮下来了。我心里当然很明白，却无法证明有人害我。这以后，我便叫了一辆马车，到蓓尔美尔街我哥哥家，在那里度过了白天。刚才我到你这里来时，在路上又遭到暴徒用大头棒袭击。我打倒了他，警察把他拘留起来。我因打在那个人的门牙上，指关节擦破了。不过我可以绝对有把握地告诉你，不可能查出被拘留的那位先生和那个退职的数学教授之间的关系。我敢断定，那位教授现在正站在十英里以外的一块黑板前面解答问题呢。华生，你听到这些，对我来到你家首先关好百叶窗，然后又请你允许我从你的后墙而不从前门离开住宅，以便不惹人注目，你不会引以为怪了吧。”

我一向佩服我朋友的无畏精神。今天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合起来简直够得上整天恐怖的了。现在他坐在那里平心静气地讲述着这一天所经历的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事件，这使我对他更加钦佩了。

“你在这里过夜吗？”我问道。

“不，我的朋友，我在这里过夜会给你造成危险的。我已经拟定了计划，万事都会如意的。就逮捕而言，事情已进展到不用我帮忙他们也可以逮捕那些不法之徒的程度了，只是将来还需要我出庭作证。所以，在逮捕前这几天，我显然以离开此地为妙，这样便于警察们能自由行动。如果你能同我一起到大陆去旅行一番，那我就太高兴了。”

“最近医务正好清闲，”我说道，“我又有一位肯帮忙的邻居，我很高兴同你去。”

“明天早晨动身可以吗？”

“如果需要，当然可以。”

“啊，好，非常需要。那么，这些就是给你的指令。我请你，我亲爱的华生，一定要不折不扣地遵照执行，因为现在我俩正在同最狡猾的暴徒和欧洲最有势力的犯罪集团作殊死的决斗。好了，注意！不管你打算带什么样的行李，上面一定不要写发往何处，并于今夜派一个可靠的人送往维多利亚车站。明天早晨你雇一辆双轮马车，但吩咐你的仆人可不要雇第一辆和第二辆主动来揽生意的马车。你跳上双轮马车，用纸条写个地址交给车夫，上面写着驶往劳瑟街斯特兰德尽头处，吩咐他不要丢掉纸条。你要事先把车费付清，你的车一停，马上穿过街道，于九点一刻到达街的另一端。你会见到一辆四轮轿式小马车等在街边，赶车的人披深黑色斗篷，领子上镶有红边，你上了车，便能及时赶到维多利亚车站搭乘开往欧洲大陆的快车。”

“我在哪里和你碰头？”

“在车站。我们订的座位在从前往后数第二节头等车厢里。”

“那么，车厢就是我们的碰头地点了？”

“对。”

我留福尔摩斯住宿，他执意不肯。很显然，他认为他住在这里会招来麻烦，这就是他非离开不可的原因。他仓促讲了一下我们明天的计划，便站起身来和我一同走进花园，翻墙到了莫蒂默街，立即呼哨一声，唤来一辆马车，我听见他乘车驶去。

第二天早晨，我不折不扣地按照福尔摩斯的指令行事，采取了谨慎的措施，以防雇来的马车是专门为我们设下的圈套。我吃过早饭，选定了一辆双轮马车，立即驶往劳瑟街。我飞奔着穿过这条街。一位身材异常魁梧的车夫，披着黑斗篷，驾着一辆四轮小马车正等在那里，我一步跨上车，他立即挥鞭策马，驶往维多利亚车站，我一下车，他便调过车头疾驰而去。

到目前为止，一切进行得令人佩服不已。我的行李已在车上，我毫不费力就找到了福尔摩斯指定的车厢，因为只有一节车厢上标着“预定”字样。现在只有一件事令我着急，那就是福尔摩斯没有来。我看了看车站上的钟，离开车时间只有七分钟了。我在一群旅客和告别的人群中寻找我朋友那瘦长的身躯，却毫无踪影。我见到一位高龄的意大利教士，嘴里说着蹩脚的英语，尽力想让搬运工明白，他的行李要托运到巴黎。这时我上前帮了点忙，耽搁了几分钟。然后，他又向四周打量了一番。我回到车厢里，发现那个搬运工不管票

号对不对，竟把那位高龄意大利朋友领来和我做伴。尽管我对他解释说不要侵占别人的座位，可是丝毫没用，因为我说意大利语比他说英语更糟糕，所以我只好无可奈何地耸了耸双肩，继续焦灼不安地向外张望，寻找我的朋友。我想到昨夜他可能是遭到了袭击，所以今天没来，不由吓得不寒而栗。火车所有的门都关上了，汽笛响了，此时……

“我亲爱的华生，”一个声音传来，“你还没有屈尊向我道早安呢。”

我大吃一惊，回过头来，那老教士已向我转过脸来。他那满脸皱纹顷刻不见了，鼻子变高了，下嘴唇不突出了，嘴也不瘪了，呆滞的双眼变得炯炯有神，弯曲的身体舒展开了。然后整个身躯又衰萎了，而福尔摩斯又象他来时那样倏然消失。

“天哪！”我高声叫道，“你简直吓死我了！”

“严密防范依然是必要的，”福尔摩斯小声说道，“我有理由认为他们正紧追我们。啊，那就是莫里亚蒂教授本人。”

福尔摩斯说时，火车已经开动。我向后望了一眼，见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猛然从人群中闯出来，不住挥手，仿佛想叫火车停下似的。不过为时太晚了，因为我们的列车正在加速，一瞬间就出了车站。

“由于作了防范，你看我们很利索地脱身了，”福尔摩斯笑容满面地说着站起身来，脱下化装用的黑色教士衣帽，装进手提袋里。

“你看过今天的晨报了吗，华生？”

“没有。”

“那么，你不知道贝克街的事吗？”

“贝克街？”

“昨夜他们把我们的房子点着了。不过没有造成重大损失。”

“我的天哪！福尔摩斯，这是不能容忍的！”

“从那个用大头棒袭击我的人被捕以后，他们就找不到我的行踪了。否则他们不会以为我已回家了。不过，他们显然预先对你进行了监视，这就是莫里亚蒂来到维多利亚车站的原因。你来时没有留下一点漏洞吗？”

“我完全按你吩咐行事的。”

“你找到那辆双轮马车了吗？”

“对，它正等在那里。”

“你认识那个马车夫吗？”

“不认识。”

“那是我哥哥迈克罗夫特。在办这样的事情时，最好不依赖雇用的人。不过我们现在必须制定好对付莫里亚蒂的计划。”

“既然这是快车，而轮船又和这列车联运，我认为我们已经成功地把他们甩掉了。”

“我亲爱的华生，我曾对你说过这个人的智力水平和我不相上下，你显然并未完全理解这话的意思。如果我是那个追踪者，你决不会认为，我遇到这样一点小小的障碍就被难倒了。那么，你又怎能这样小看他呢？”

“他能怎么办呢？”

“我能怎么办，他就能怎么办。”

“那么，你要怎么办呢？”

“定一辆专车。”

“可是那一定太晚了。”

“根本不晚。这趟车要在坎特伯雷站停车，平常总是至少耽搁一刻钟才能上船。他会在码头上抓住我们的。”

“那别人还以为我们是罪犯呢。我们何不在他来到时先逮捕他？”

“那就使我三个月的心血白费了。我们虽然能捉住大鱼，可是那些小鱼就会横冲直撞，脱网而逃。但到星期一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不行，决不能逮捕他。”

“那怎么办呢？”

“我们从坎特伯雷站下车。”

“然后呢？”

“啊，然后我们作横贯全国的旅行，到纽黑文去，然后到迪埃普去。莫里亚蒂一定象我在这种情况下会作的那样到巴黎，认准我们托运的行李，在车站等候两天。与此同时，我们买两个毡睡袋，以便鼓励一下沿途国家的睡袋商，然后从容自在地经过卢森堡和巴塞尔到瑞士一游。”

所以，我们在坎特伯雷站下了车，可是下车一看，还要等一小时才有车到纽黑文。

那节载着我全套行装的行李车疾驰而去，我依然心情沮丧地望着，这时福尔摩斯拉了拉我的衣袖，向远处指着。

“你看，果然来了。”他说道。

远方，从肯特森林中升起一缕黑烟，一分钟后，可以看到机车引着列车爬过弯道，向车站疾驰而来。我们刚刚在一

堆行李后面藏好身，那列车就鸣着汽笛隆隆驶过，一股热气向我们迎面扑来。

“他走了，”我们见那列车飞快地越过几个小丘，福尔摩斯说道，“你看，我们朋友的智力毕竟有限。他要是能把我推断的事推断出来，并采取相应的行动，那就非常高超了。”

“他要是赶上我们，会怎么样呢？”

“毫无疑问，他一定要杀死我的。不过，这是一场胜负未卜的格斗。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这里提前进午餐呢，还是赶到纽黑文再找饭馆；不过到纽黑文就有饿肚子的危险了。”

当夜我们到达布鲁塞尔，在那里逗留了两天，第三天到达施特拉斯堡。星期一早晨福尔摩斯向苏格兰场发了一封电报，当晚我们回旅店就见回电已经到了。福尔摩斯拆开电报，然后便痛骂一声把它扔进了火炉。

“我早就应该预料到这一点！”福尔摩斯哼了一声说道，“他跑了。”

“莫里亚蒂吗？”“苏格兰场破获了整个集团，可就是没有抓住莫里亚蒂，他溜走了。既然我离开了英国，当然谁也对付不了他了，可是我却认为苏格兰场已经稳操胜券了。我看，你最好还是回英国去，华生。”

“为什么？”

“因为现在你和我作伴已经很危险了。那个人老巢已经被端了，如果他回到伦敦去，他也要完蛋。假如我对他的性格了解得不错的话，他必定一心要找我复仇。在那次和我简短的谈话里，他已说得很清楚了。我相信他是说得出就做得到的。因此我必须劝你回去行医。”

因为我曾多次协助他办案，又是他的老朋友，所以很难同意他的这种建议。对这个问题，我们坐在施特拉斯堡饭馆争论了半小时，但当夜决定继续旅行，我们平安到达日内瓦。

我们一路漫游，在隆河峡谷度过了令人神往的一周，然后，从洛伊克转路前往吉米山隘，山上依然积雪很厚，最后，取道因特拉肯，去迈林根。这是一次赏心悦目的旅行，山下春光明媚，一片嫩绿，山上白雪皑皑，依然寒冬。可是我很清楚，福尔摩斯一时一刻也没有忘掉横在他心上的阴影。无论是在淳朴的阿尔卑斯山村，还是在人迹稀少的山隘，他对每一个从我们身旁经过的人都急速地投以警惕的目光，仔细打量着。我从这件事看出，他确信，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有被人跟踪的危险。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通过了吉米山隘，沿着令人郁闷的道本尼山边界步行，突然一块大山石从右方山脊上坠落，咕咚一声掉下来，滚到我们身后的湖中。福尔摩斯立刻跑上山脊，站在高耸的峰顶，延颈四望。尽管我们的向导向他保证，春季这个地方山石坠落是经常的现象，仍无济无事。福尔摩斯虽默不作声，但向我微笑着，带着早已料到会有此事那种神情。

尽管他十分警惕，但并不灰心丧气。恰恰相反，我过去还从未见过他这样精神抖擞过。他一次又一次反复提起：如果他能为社会除掉莫里亚蒂教授这个祸害，那末，他就心甘情愿结束他的侦探生涯。

“华生，我满可以说，我完全没有虚度此生，”福尔摩斯说道，“如果我生命的旅程到今夜为止，我也可以问心无愧地

视死如归。由于我的存在，伦敦的空气得以清新。在我办的一千多件案子里，我相信，我从未把我的力量用错了地方。我不太喜欢研究我们的社会的那些浅薄的问题，那是由我们人为的社会状态造成的，却更喜欢研究大自然提出的问题。华生，有一天，当我把那位欧洲最危险而又最有能耐的罪犯捕获或消灭的时候，我的侦探生涯也就告终了，而你的回忆录也可以收尾了。”

我准备尽量简明扼要而又准确无误地讲完我这个故事。我本心是不愿细讲这件事的，可是我的责任心不容许我遗漏任何细节。

五月三日，我们到了荷兰迈林根的一个小村镇，住在老彼得·斯太勒开设的“大英旅馆”里。店主是一个聪明人，曾在伦敦格罗夫纳旅馆当过三年侍者，会说一口漂亮的英语。四日下午，在他的建议下，我们两人一起出发，打算翻山越岭到罗森洛依的一个小村庄去过夜。不过，他郑重地向我们建议不要错过半山腰上的莱辛巴赫瀑布，可以稍微绕一些路去欣赏一番。

那确实是一个险恶的地方。融雪汇成激流，倾泻进万丈深渊，水花高溅，宛如房屋失火时冒出的浓烟。河流注入的谷口本身就有个巨大的裂罅，两岸矗立着黑煤一般的山岩，往下裂罅变窄了，乳白色的、沸腾般的水流泻入无底深壑，涌溢迸溅出一股激流从豁口处流下，连绵不断的绿波发出雷鸣般巨声倾泻而下，浓密而晃动的水帘经久不息地发出响声，水

花向上飞溅，湍流与喧嚣声使人头晕目眩。我们站在山边凝视着下方拍击着黑岩的浪花，倾听着深渊发出的宛如怒吼的隆隆响声。

半山坡上，环绕瀑布辟出一条小径，使人能饱览瀑布全景，可是小径断然终止，游客只好原路返回。我们也只好转身返回，忽然看到一个瑞士少年手拿一封信顺小路跑过来，信上有我们刚刚离开的那家旅馆的印章，是店主写给我的。信上写着，在我们离开不久，来了一位英国妇女，已经到了肺结核后期。她在达沃斯普拉茨过冬，现在到卢塞恩旅游访友。不料她突然咯血，数小时内，颇有生命危险，如能有一位英国医生为她诊治，她将感到十分快慰，问我可否返回一趟等等。好心的店主斯太勒在附言中又说，因为这位夫人断然拒绝让瑞士医生诊治，他别无办法只好自己担负重大的责任，我如允诺，他本人将对我蒙感大德。

这种请求，是不能置之不理的，不能拒绝一位身在异国生命垂危的女同胞的请求。可是要离开福尔摩斯，却又使我踌躇不决。然而，最后我俩一致决定，在我返回迈林根期间，他把这位送信的瑞士青年留在身边做向导和旅伴。福尔摩斯说，他要在这瀑布旁稍事逗留，然后缓步翻山而过前往罗森洛依，我在傍晚时分到那里和他相会。我转身走开时，看到福尔摩斯背靠山石，双手抱臂，俯瞰着飞泻的水流。不料这竟是我和他今世的永别。

当我走下山坡扭头回顾时，瀑布已杳不可见，不过仍可看到山腰通往瀑布的蜿蜒崎岖的小径。我记得，当时看见一个人顺小径快步走上去。在他身后绿荫的衬托之下，我很清

楚地看到他黑色的身影。我注意到他，注意到他走路时那种精神抖擞的样子，可是因为我有急事在身，很快便把他忘却了。

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我才到迈林根。老斯太勒正站在旅馆门口。

“喂，”我急忙走过去说道，“我相信她病情没有恶化吧？”

他顿时面呈惊异之色，一见他双眉向上一扬，我的心不由沉重起来。

“你没有写这封信吗？”我从衣袋里掏出信来问道，“旅馆里没有一位生病的英国女人吗？”

“当然没有！”他大声说道，“可是这上面有旅馆的印章！哈，这一定是那个高个子英国人写的，他是在你们走后来到这里。他说……”

可是我没等店主说完，便惊恐失色沿村路急速跑回，奔向刚才走过的那条小径。我来时是下坡走了一个多小时，可这次返回是上坡，尽管我拼命快跑，返回莱辛巴赫瀑布时，还是过了两个多小时。福尔摩斯的登山杖依然靠在我们分手时他靠过的那块岩石上。可是却不见他本人的踪影，我大声呼唤着，可是耳边只有四周山谷传来的回声。

看到登山杖，不由使我不寒而栗。那么说，他没有到罗森洛依去，在遭到仇敌袭击时，他依然待在这条一边是陡壁、一边是深涧的三英尺宽的小径上。那个瑞士少年也不见了。他可能拿了莫里亚蒂的赏钱，留下这两个对手走开了。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有谁来告诉我们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呢？

我被这件事吓昏了头，在那里站了一两分钟，竭力使自

已镇静下来，然后开始想起福尔摩斯的方法，竭力运用它去查明这场悲剧。哎呀，这并不难。我们谈话时，还没有走到小径的尽头，登山杖就说明了曾经站过的地方。微黑的土壤受到水花经常不断的溅洒，始终是松软的，即使一只鸟落在上面也会留下爪印。在我脚下，有两排清晰的脚印一直通向小径尽头处，并没有返回的痕迹。离小路尽头处几码的地方，地面被践踏成泥泞小道裂罅边上的荆棘和羊齿草被扯乱，倒伏在泥水中。我伏在罅边，低头查看，水花在我周围喷溅。我离开旅馆时，天色已经开始黑下来，现在我只能看到黑色的峭壁上的水珠熠熠发光以及峡谷远处浪花冲击的闪光。我大声呼唤，可是只有那瀑布的奔腾犹如人声传入耳中。

不过命中注定，我终于找到了我朋友和同志的临终遗言。我刚才已经说过，他的登山杖斜靠在小径旁的一块凸出的岩石上。在这块圆石顶上有一件东西闪闪发光，映入我的眼帘，我举手取下来，发现那是福尔摩斯经常随身携带的银烟盒。我拿起烟盒，烟盒下面压着的叠成小方块的纸飞落到地面。我打开它，原来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三页纸，是写给我的。它完全显出福尔摩斯的特性，指示照样准确，笔法刚劲有力，仿佛是在书房写成的。

我亲爱的华生（信上写道）：

承蒙莫里亚蒂先生的好意，我写下这几行书信，他正等着对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进行最后的讨论。他已向我概述了他摆脱英国警察并查明我们行踪的方法。这更加肯定地证实了我对他的才能所作的极高评价。我一想到我能为社会除掉由于他的存在而带来的祸害，就很高兴，尽管这

恐怕要给我的朋友们，特别是给你，我亲爱的华生，带来悲哀。不过，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我的生涯已经到了紧要关头，而对我来说，再没有比这样的结局更使我心满意足的了。诚然，如果我对你彻底坦白说，我完全知道迈林根的来信是一场骗局，而我让你走开，是因为我确信，一系列类似的事情会接踵而至。请告诉警长帕特森，他所需要的给那个匪帮定罪的证据放在字首为M的文件架里，里面有一个蓝信封，上写“莫里亚蒂”。在离开英国时，我已将薄产作了处理，并已付与我兄迈克罗夫特。请代我向华生夫人问候，我的朋友。

你忠诚的歇洛克·福尔摩斯

余下的事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经过专家进行现场勘察，毫无疑问，这两人进行过一场搏斗，其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两人紧紧地扭打在一起，摇摇晃晃地坠入裂罅。毫无找到他们的尸体的希望，而当代最危险的罪犯和最杰出的护法卫士将永远葬身在那漩涡激荡、泡沫沸腾的无底深渊中。后来再没有人见到那个瑞士少年，他分明是莫里亚蒂雇用的爪牙。至于那个匪帮，大概公众都还记得，福尔摩斯所搜集的十分完整的罪证，揭露了他们的组织，揭露了死去的莫里亚蒂的铁腕对他们控制得是多么严密。在诉讼过程中，对他们那可怕的首领的详情很少涉及，而现在我之所以不得不把他的罪恶勾当和盘托出，这是由于那些枉费心机的辩护士们妄想用攻击福尔摩斯的手段来纪念莫里亚蒂，而我永远把福尔摩斯看作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人，最明智的人。

归 来 记

李广成 欧阳达等 译

空 屋

一八九四年的春天，可敬的罗诺德·阿德尔在最不寻常和莫名其妙的情况下被人谋杀的案子，引起全伦敦的注意，并使上流社会感到惊慌。在警方调查中公布的详细案情大家都知道了，但有许多细节被删去了。这是因为起诉理由非常充足，没有必要公开全部证据。只是到现在，将近十年之后，才允许我来补充破案过程中一些短缺的环节。案子本身是耐人寻味的，但比起那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这点趣味在我看来就不算什么。在我一生所经历的冒险事件中，这个案子的结局最使我震惊和诧异。即使过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一想起它来就叫我毛骨悚然，并且使我重温那种高兴、惊奇而又怀疑的心情，当时这心情象突然涌来的潮水一般，完全淹没了我的神志。让我向那些关心我偶尔谈起的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段的读者大众说一句话：不要责怪我没有让他们分享我所知道的一切。如果不是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我会把这当作首要义务。这项禁令是在上个月三号才取消的。

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密切交往使我对刑事案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可以想象到的。在他失踪以后，凡是公开发表的疑案，我都仔细读过，从不遗漏。为了满足个人兴趣，

我还不止一次地试用他的方法来解释这些疑案，虽然不很成功。但是，没有任何疑案象罗诺德·阿德尔的惨死那样把我吸引住。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罪时，我比过去更清楚地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给社会带来的损失。我肯定这件怪事中有几点一定会特别吸引他。而且这位欧洲首屈一指的刑事侦探，以他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捷的头脑，很可能弥补警方力量之不足，更可能促使他们提前行动。我整日巡回出诊，脑子里却想着这件案子，找不到一个自己认为是理由充分的解释。我甘冒讲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把审讯结束时已公布过的案情扼要地重述一遍。

罗诺德·阿德尔是澳大利亚某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次子。阿德尔的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国来做白内障手术，跟儿子阿德尔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 427 号。这个年轻人出入上流社会，就大家所知，他并无仇人，也没有什么恶习。他跟卡斯特尔斯的伊迪丝·伍德利小姐订过婚，但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嗣后也看不出有多深的留恋。他平日的时间都消磨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因为他天性冷漠，习惯于无变化的生活。可是，就在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夜里十点至十一点二十分之间，死亡以最奇特的方式向这个悠闲懒散的青年突然袭来。

罗诺德·阿德尔喜欢打纸牌，而且不断地打，但赌注从不大到有损于他的身分。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尔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他遇害的那天，晚饭后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当天下午他也在那儿打过牌。跟他

一起打牌的莫瑞先生、约翰·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证明他们打的是惠斯特，每人的牌好坏差不多，阿德尔大概输了五镑，不会更多。他有一笔可观的财产，象这样的输赢决不致于对他有什么影响。他几乎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就在那个俱乐部打牌，但是他打得小心谨慎，并且常常是赢了才离开牌桌的。证词中还谈到在几星期以前，他跟莫兰上校作为一家，一口气赢了哥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镑之多。在调查报告中提到的有关他的近况就这些。

在出事的那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到家里的时间是整十点。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串门去了。女仆供述听见他走进二楼的前厅——就是他经常当作起居室的那间屋子。她已经在屋里生好了火，因为冒烟她把窗户打开了。一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以前，屋里没有动静。梅鲁斯夫人想进她儿子屋里去说声晚安，发现房门从里边锁上了。母女二人叫喊、敲门都不见答应。于是找来人把门撞开，只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脑袋被一颗左轮子弹击碎，模样很可怕，可是屋里不见任何武器。桌上摆着两张十镑的钞票和总共十一镑十先令的金币和银币，这些钱码起了十小堆，数目多少不一。另外有张纸条，上面记了若干数目字和几个俱乐部朋友的名字，由此推测遇害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现场的详细检查只是使案情变得更加复杂。第一，举不出理由来说明为什么这个年轻人要从屋里把门插上。这有可能是凶手把门插上了，然后从窗户逃跑。由窗口到地面的距离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的花坛里正开满了番红花。可是花丛和地面都不象被人踩过，在房子和街道之间的一块狭长的

草地上也没有任何痕迹。因此，很明显是年轻人自己把门插上的。假使有人能用左轮手枪从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而且造成这样的致命伤，这人必定是个出色的射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行人川流不息的大道，离这所房子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有马车站。这儿已经打死了人，还有一颗象所有铅头子弹那样射出后就会开花的左轮子弹和它造成的立刻致死的创伤，但当时却没有人听到枪声。公园路奇案的这些情况，由于找不出动机而变得更加复杂，因为，正如我前面所讲的，没人听说年轻的阿德尔有任何仇人，他屋里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也没人动过。

我整天反复思考这些事实，竭力想找到一个能解释得通的理论，来发现最省力的途径，我的亡友称它为一切调查的起点。傍晚，我漫步穿过公园，大约在六点左右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头。一群游手好闲的人聚在人行道上，他们都仰起头望着一扇窗户。他们给我指出了我特地要来瞧瞧的那所房子。一个戴着墨镜的瘦高个子，我非常怀疑他是个便衣侦探，正在讲他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都围着听。我尽量往前凑过去，但他的议论听起来实在荒谬，我有点厌恶地又从人群中退了出来。正在这时候我撞在后面一个有残疾的老人身上，把他抱着的几本书碰掉在地上。记得当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看见其中一本书名是《树木崇拜的起源》。这使我想到老人必定是个穷藏书家，收集一些不见经传的书籍作为职业或者作为爱好。我极力为这意料不到的事道歉，可是不巧给我碰掉的这几本书显然在它们的主人眼里是非常珍贵的东西。他讨厌地吼了一声，转身就走。我望着他弯曲的

背影和灰白的连鬓胡子消失在人群里。

我多次观察公园路 427 号，但这对弄清楚我所关心的问题毫无作用。这所房子和大街只隔着一道半截是栅栏的矮墙，高不过五英尺，因此任何人想进花园都非常容易。但那扇窗户可完全够不着，因为墙外面没有水管或者别的东西可以帮助身体轻巧的人爬上去。我比以前更加感到迷惑不解，只得折回肯辛顿。我在书房里呆了没到五分钟，女仆进来说有人要见我。叫我吃惊的是来者并非别人，就是那个古怪的旧书收藏家。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他那张轮廓分明而干瘦的脸，右臂下挟着他心爱的书，至少有十来本。

“您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嘶哑。

我承认没有想到是他。

“我感到过意不去，先生。刚才我一瘸一拐地在您后头跟着走，碰巧瞧见您走进这所房子。我对自己说我要进来看看那位好心的绅士，对他说要是我刚才的态度有点粗暴，可没有恶意，还要谢谢他替我把书捡起来。”

“这点小事您看得太重了，”我说，“可不可以问一下您是怎么认出我的？”

“先生，如果不太冒昧的话，我算是您的街坊，我的小书店就在教堂街拐角的地方。大概您也收藏书吧，先生。这儿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战》——非常便宜，每本都很便宜。再来五本书您就可以正好把那第二层的空档填满。现在看来不大整齐，是不是，先生？”

我转过头去看了看后面的书橱。等我回过头来，歇洛克·福尔摩斯就隔着书桌站在那儿对我微笑。我站了起来，吃

惊地盯着他看了几秒钟，然后我好像是晕过去了，这是我平生头一回，也是末一回。确实有一片白雾在我眼前打旋。白雾消失了，我才发现我的领口解开了，嘴唇上还有白兰地的辛辣余味，福尔摩斯正俯在我的椅子上，一手拿着随身带来的扁酒瓶。

“亲爱的华生，”一个很熟的声音说，“我万分抱歉。我一点也没想到你会这样经受不住。”

我紧紧抓住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我大喊了一声，“真的是你？难道你还活着？你怎么可能从那可怕的深渊中爬出来？”

“等一等，”他说，“你现在真觉得有精神来谈这事儿了吗？瞧我这多此一举的戏剧性的出现给了你多大的刺激。”

“我好了。可是说真的，福尔摩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哪！世界上这么多人，单单会是你在我书房中站着。”我又抓起他的一只袖子，摸着里面那只精瘦而有力的胳膊。“可是不管怎样，你不是鬼，”我说，“亲爱的朋友，看到你我太高兴了。坐下来，告诉我你是怎样从那可怕的峡谷中逃生的。”

他面对着我坐下来，照老样儿若无其事地点燃了一支烟。他全身裹在一件卖书商人穿的破旧长外套里，剩下看得见的只有那一堆白发和放在桌上的旧书。福尔摩斯显得比以前更加清瘦、机警，但他那张鹰似的脸上带着一丝苍白的颜色，使我看出来他最近一阵子生活不规律。

“我很高兴能伸直腰，华生，”他说，“让一个高个子一连几小时把身长去掉一英尺真不是玩笑。至于如何解释这一切，

我亲爱的老朋友，咱们——如果我可以求你合作的话——面前还有一个晚上的艰险工作。或许最好是这项工作完了以后，我再把全部情况告诉你。”

“我很想知道，更喜欢现在就听到。”

“今天晚上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随你说什么时候、去什么地方都行。”

“真的还象过去那样。咱们出发前还有时间吃点晚饭。好吧，就说说那个峡谷。我从峡谷中逃出来并没有多大困难。理由很简单：我根本没有掉进去。”

“你根本没有掉进去？”

“没有，华生。我根本没有掉进去。我给你的便条可完全是真的。当我发觉模样有些阴险的莫里亚蒂教授站在那条通向安全地带的窄道上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怀疑我的末日到了。在他的灰色眼睛中，我觉察到一个无情的意图。于是我跟他交谈了几句，得到他彬彬有礼的许可，写了那封后来你收到的短信。我把信、烟盒和手杖一起留在那里，就沿着那条窄道往前走，莫里亚蒂仍紧跟着我。我走到尽头便无路可去了。他并没有掏出武器，却突然冲过来把我抱住。他知道他的一切都完了，只急着对我报复。我们两人在瀑布边上扭成一团。但是我懂点日本式摔跤，过去有好几次都用上了这一手。我从他的两臂中褪了出来。他发出一声可怕的尖叫，疯狂地踢了几下，两手向空中乱抓。尽管他费了很大的气力，仍旧无法保持平衡而掉下去了。我探头见他坠下去很长一段距离，然后撞在一块岩石上，又被弹出去，掉进水里。”

我惊奇地听了福尔摩斯边抽烟边作的这段解释。

“可是还有脚印哪！”我大声说，“我亲眼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的脚印，往回走的一个也没有。”

“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教授掉进深渊的一刹那，我忽然想到命运给我安排了再巧不过的机会。我知道不仅是莫里亚蒂一个人曾经发誓要置我于死地。至少还有三个人，他们要向我报复的欲望只会由于他们首领的死亡而变得更强烈。他们都是最危险的人。这三人当中，准有一个会找到我。另一方面，如果全世界都相信我死了，这几个人就会随便行动，很快露面，这样我迟早能消灭他们。到那个时候，我就可以宣布我仍在人间。大脑活动起来是那么迅速，我相信在莫里亚蒂还没有沉到莱辛巴赫瀑布下的深潭底之前，我已经想出了这一切。

“我站起来观察后面的悬崖。在你那篇我后来读得津津有味生动描述中，你断言那是绝壁。你说得不完全对。悬崖上仍有露在外面的几个窄小的立足点，并且有一块很象岩架的地方。想要一直爬上那么高的峭壁显然是不可能的，再想顺着那条湿漉漉的窄道走出去而不留下脚印也同样不可能。当然，我也可以象在过去类似场合做过的那样把鞋倒穿，但是在同一方向出现三对脚印，无疑会使人想到这是骗人的手法。所以，总的看来，最好冒险爬上去。这可不是一件叫我高兴的事，华生。瀑布在我脚下隆隆作响。我不是个富于幻想的人，但是一点不假，我仿佛听见莫里亚蒂的声音从深渊中冲着我喊叫。好几次当我手没抓住身边的草丛或是脚从精湿的岩石缺口中滑下来的时候，我想我完了。但是我拼命往上爬，终于爬上一块有几英尺宽的岩架，上面长着柔软的绿

苔，在那儿我可以很舒服地躺下而不被人看见。亲爱的华生，当你和你的随从正在极其同情而又毫无效力地调查我的死亡现场的时候，我就躺在岩架上。

“你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就离开那里回旅馆去了，最后就剩下我一个人。我以为我的险遇到此结束了。可是发生了非常突然的事故，使我预感到还有叫我吃惊的事情就要来到。一块巨大的岩石由上面落下来，轰隆一声从我身边擦过去，砸中下面那条小道，又蹦起来掉进深渊。我当时还以为这块岩石是偶然掉下来的。过了一会儿，我抬头望见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人头。这时又落下来一块石头，砸在我躺着的地方，离我的头部不到一英尺。当然，这意味着什么就很清楚了。莫里亚蒂并非单人行动。在他对我下手的时候，还有一个党羽在守望，而我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党羽是个多么危险的家伙。他躲在我看不见的地方亲眼目睹了他的朋友淹死和我逃脱的情况。他一直等着，然后绕道上了崖顶，企图实现他朋友未能得逞的打算。

“我思考这一切并没有耽搁多少时间，华生。我又看见那张冷酷的脸从崖顶朝下张望，这是有另一块石头要落下来的预兆。我对准崖下的小道往下爬。我不认为自己当时能满不在乎地爬下去，这比往上爬更难百倍。但是我没时间考虑往下爬的危险，因为就在我双手攀住岩架边沿、身体悬空吊起的时候，又有一块石头呼地一声从我身边落下去。我爬到一半的地方脚踩空了。幸好上帝保佑，我掉在那条窄道上，摔得头破血流。我爬起来就逃之夭夭，在山里摸黑走了十英里。一星期以后，我到了佛罗伦萨，这一来包管世界上谁也不知

道我的下落。

“那时候我只有一个可信赖的人——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我再三向你道歉，亲爱的华生。但是当时最要紧的是让大家认为我死了。你要是不相信我死了，你也一定写不出一篇那么令人信服的关于我不幸结局的故事来。在这三年中，我几次提笔要给你写信，但总是担心你对我的深切关心会使你不慎而泄漏秘密。也是为了这个缘故，今天傍晚你碰掉我的书的时候，我只能避开你，因为我的处境很危险，当时只要你稍露出点惊奇和激动，就可能引人注意我的身份而造成可悲的、无法弥补的结果。至于迈克罗夫特，那是为了得到我需要的钱，我必须把我的秘密告诉他。在伦敦，事态的发展并非象我所想得那样顺利，因为在莫里亚蒂匪帮案的审理中，漏掉了两个最危险的成员，使这两个与我不共戴天的仇人得以逍遥法外。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所以常以去拉萨跟大喇嘛在一起消磨几天为乐。你也许看过一个叫西格森的挪威人写得非常出色的考察报告，我相信你决想不到你看到的正是你朋友的消息。然后，我经过波斯，游览了麦加圣地，又到喀土穆 对哈里发 作了一次简短而有趣的拜访，并且把拜访的结果告诉了外交部。回到法国以后，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研究煤焦油的衍生物，这项研究是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一个实验室进行的。我满意地结束了这项研究，又听说我的仇人现在只剩下一个在伦敦，我便准备回来。这时候公园

苏丹首都。——译者注

伊斯兰教国家政教合一领袖的称号。——译者注

路奇案的消息使我加速行动，不仅因为这件案子的是非曲直吸引了我，而且它似乎给我个人带来了最难得的机会。我立刻回到伦敦贝克街自己家里，竟吓得赫德森太太歇斯底里大发作。迈克罗夫特把我的房间和我的记录照原样保存着。就这样，我亲爱的华生，今天下午两点，我发现自己坐在我原来屋里的那把旧椅子上，满心希望能见到我的老朋友华生也坐在对面他一向常坐的那把椅子上。”

这就是四月里的那天晚上我听到的离奇的故事。要是没有亲眼见到我以为再也见不着的那瘦高的体形和热诚的面容来证实的话，这个故事就纯属无稽之谈。我不清楚他是怎样知道了我居丧的消息，以动作代替言辞表示了他的慰问。“工作是对悲伤最有效的解药，”他说，“今天晚上，我给咱俩安排了一件工作，如果咱们能成功地结束它，就不枉活在世上。”我求他讲详细些，但是不管用。“天亮前够你听和看的，”他回答说，“咱们有三年的往事要谈，但只能谈到九点半，就要开始这场特别的空屋历险。”

真象过去那样，到了九点半，我发现自己挨着他坐在一辆双座马车上，我口袋里装着手枪，心里充满了历险的激动。福尔摩斯冷静镇定，一言不发。街灯的亮光忽明忽暗地照在他严峻的脸上，只见他皱眉沉思，嘴唇紧闭。我不知道我们将在伦敦这罪犯充斥的黑暗的丛林中搜寻什么样的野兽，但从这个狩猎能手的神态来看，我完全相信这是一次十分冒险的行动。他那苦行僧般的阴沉的脸上不时露出讥讽的微笑，预示着我们将搜寻的对象凶多吉少。

我本来猜想我们要去贝克街，但就在卡文狄希广场拐角

的地方，福尔摩斯叫马车停下来。我看见他下车时向左右探望了一下，接着在走过的每条街的拐角上又极其细心地看清楚后面有没有人跟踪。我们走的这条路线无疑是独一无二的。福尔摩斯对伦敦的偏僻小道异常熟悉。这一次他迅速而有把握地穿过一连串我从来不知道的小巷和马厩。最后我们出现在一条小路上，两旁都是一些阴暗的老房子。我们沿着这条小路到了曼彻斯特街，然后到了布兰福特街。在这里他立刻拐进一条窄道，又穿过一扇木栅栏门进了一个无人的院子。他用钥匙打开了一所房子的后门，我们一起走进去以后，他把门关上了。

这里边漆黑一团，但很明显是一所空屋子。没铺地毯的地板在我们脚下吱吱地响。我伸手碰到一面墙，上面糊的纸已裂成一片片往下垂着。福尔摩斯用冰凉的手指抓住了我的手腕，领我走过一条长过道，直到我隐约看见门上面昏暗的扇形窗才停住。在这儿福尔摩斯突然往右转，我们便进了一间正方形大空房，四角很暗，只有当中一块地方被远处的街灯照得有点亮。附近没有街灯，窗户上又积了一层很厚的灰尘，所以我们在里面只能看清彼此的轮廓。我同伴一手搭在我肩上，把嘴凑近我的耳朵。

“你知道咱们在哪儿？”他悄悄地问。

“那边就是贝克街，”我睁大眼睛透过模糊的玻璃往外看。

“不错。这里就是咱们寓所对过的卡姆登私邸。”

“咱们干吗来这儿？”

“因为从这儿可以看清楚对过的高楼。亲爱的华生，请你走近窗户一点，小心别暴露自己，再瞧瞧咱们的老寓所——

你那么多的神话故事不都是从那儿开始的吗？让咱们来看看我离开这三年是不是完全失去了我使你惊奇的能力。”

我轻轻地往前移动，朝对面我熟悉的窗户望去。当我的视线落在那扇窗上，我吃惊得叫起来了。窗帘已经放下了，屋里点着亮灯，明亮的窗帘上清楚地映出屋里坐着一个人：那头的姿势，宽宽的肩膀，轮廓分明的面部，看了决不会弄错。那转过半面去的脸，如同我们祖父母那一辈喜欢装上框子的一幅剪影，完全象福尔摩斯本人。我惊奇得忙把手探过去，想弄清楚他还在不在我身边。他不出声地笑得全身颤动。

“看见啦？”他说。

“天哪！”我大声说，“这妙极了！”

“我相信我变化多端的手法尚未因岁月流逝而枯竭，或者因常用而过时吧。”他说。我从他的话中，听出了这位艺术家对自己的创作所感到的高兴和得意。“确有几分象我，是不是？”

“我可以发誓说那就是你。”

“这个功劳归格勒诺布尔的奥斯卡·莫尼埃先生，他化了几天的时间做模子。那是一座蜡像。其余是今天下午我在贝克街自己布置的。”

“你认为有人在监视你的寓所？”

“我知道有人在监视。”

“是谁？”

“我的宿敌——那可爱的一帮人，他们的头子此刻躺在莱辛巴赫瀑布下面。你别忘了他们知道我还活着，也只有他们才知道。他们相信早晚我会回寓所，就不断进行监视。今天

早上他们看见我到达伦敦。”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正从窗口往外瞧，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派来放哨的人。这是个对我不足为害的家伙，姓巴克尔，以杀人抢劫为生，是个出色的犹太口琴演奏家。我不在乎他，但是我非常担心他背后那个更加难对付的人。这人是莫里亚蒂的知心朋友，伦敦最狡猾、最危险的罪犯，也就是从悬崖上投石块的那个人。华生，今天晚上在追我的正是他，可是他一点不知道咱们在追他。”

我朋友的计划渐渐显露出来了：从这个近便的隐蔽所，监视者正受人监视，追踪者正被人追踪。那边窗户上削瘦的影子是诱饵，我们俩是猎人。我们一同沉默地站在黑暗之中，注视着在我们面前匆匆来去的人影。福尔摩斯不说话也不动，但我能看出他正处于紧张的戒备状态，专心盯着过往行人。这是个寒冷喧嚣的夜晚，风刮过长长的大街，发出一阵一阵的呼啸。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大都紧裹着外套和围巾。我有一两次似乎看见了刚见过的模样相同的人影，特别注意到两个象是在附近一家门道里避风的人。我让福尔摩斯注意这两个人，但他不耐烦地叫了一声，又继续目不转睛地望着街上。他有时又局促不安地挪动脚步，手指不住地敲着墙壁。显然他开始担心他的计划不会完全象他希望的那样有效。最后，将近午夜的时分，街上的人渐渐少了，他无法控制自己的不安，在屋里踱来踱去。我正要对他说明点什么，抬眼望了望对过亮着的窗子，使我又跟刚才那样大吃一惊。我抓住福尔摩斯的胳膊，对着前面一指。

“影子动了！”我叫出来了。

窗帘上的影子已经不是侧面而是背朝着我们。

三年的时间并没有消除他粗暴的脾气，也没有减少他对智力低于他的人所表示的急躁。

“它当然动了，”他说，“华生，难道我是一个那么可笑的笨蛋，会支起个一眼就认得出的假人，希望靠它来骗住几个欧洲最狡猾的人？咱们在这屋里呆两个钟头，赫德森太太已经把蜡像的位置改变了八次，每一刻钟一次。她从前面来转动它，这样她自己的影子就决不会被人看见。啊！”他倒吸了一口气。在微弱的光线中，我见他往前探头，全身由于注意而紧张起来。外面大街上已空无一人。那两个人也许还蜷缩在门道里，可是我已看不见他们了。万籁俱寂，除了我们对面那正中现出人影的明亮的黄色窗帘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在一片静寂中，我耳边又响起了只有在忍住极度兴奋时才会发出的那种细微的滋滋声。不一会儿，他拽住我退到最黑的屋角里，一手捂着嘴。他的手指在颤抖，我从未见过我的朋友这样激动。那黢黑的大街仍旧荒凉地、静静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但是，我忽然发觉了他那超人的感官已经察觉了的东西。一阵轻轻的蹑手蹑脚的声音传进我的耳朵，这声音并非来自贝克街的方向，而是从我们藏身的这所屋子后面传来的。一扇门打开又关上了。过了一会儿，走廊里响起蠕动的脚步声。这本来想不弄出声的脚步，却在空屋中引起了刺耳的回响。福尔摩斯靠墙蹲下来，我也照样蹲下来，手里紧握着我的左轮枪柄。我朦胧中看见一个不清楚的人影，颜色稍深于敞开着

的门外的暗黑。他站了片刻，然后弯下身子威胁似地、偷偷地走进屋里。这个凶险的人影离我们不到三码。我已经准备好等他扑过来，才想起他一点也不知道我们在这儿。他从我们旁边走过去，悄悄地靠近了窗子，轻轻地、无声地把窗户推上去半英尺。当他跪下来靠着窗口的时候，街上的灯光不再受积满灰尘的玻璃的遮挡，把他的脸照得清清楚楚。这人似乎兴奋得忘乎所以，两眼闪亮，面部不停地抽搐。他是个上了岁数的人，鼻子瘦小而突出，前额又秃又高，留着一大撮灰白胡子。一顶可以折叠的大礼帽推在后脑勺上，解开的外套露出夜礼服的白前襟。他脸又瘦又黑，满是凶悍的皱纹。他手里拿着一根象是手杖的东西，当他把它放在地板上的时候，却发出了金属的铿锵声。然后他由外套的口袋中掏出一大块东西，摆弄了一阵，最后咔哒响了一下，好象把一根弹簧或者栓子挂上了。他仍旧跪在地板上，弯腰将全身力量压在什么杠杆上，接着发出一阵旋转和摩擦声，最后又是咔哒一响。于是他直起腰来，我这才看清楚他手里拿的是一支枪，枪托的形状非常特别。他拉开枪膛，把什么东西放了进去，又啪地一下推上了枪栓。他俯下身去，把枪筒架在窗台上。我看见他的长胡子坠在枪托上面，闪亮的眼睛对着瞄准器。当他把枪托紧贴右肩的时候，我听见一声满意的叹息，并且看见那个令人惊异的目标——黄色窗帘上的人影毫无遮挡地暴露在枪口前方。他停了停，然后扣动板机。嘎地一声怪响，跟着是一串清脆的玻璃破碎声。就在这一刹那间，福尔摩斯象老虎似地向射手的背上扑过去，把他脸朝下摔倒了。他立刻爬了起来，使尽力气掐住福尔摩斯的喉咙。我用手枪柄照他

头上给了一下，他又倒在地板上。在我扑过去把他按住时，我的朋友吹了一声刺耳的警笛。人行道上马上响起一阵跑步声：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和一个便衣侦探从大门冲进屋来。

“是你吗，雷斯垂德？”

“是我，福尔摩斯先生。我自己把任务接过来了。很高兴看见你回伦敦来，先生。”

“我觉得你需要点非官方的帮助。一年当中有三件谋杀案破不了是不行的，雷斯垂德。你处理莫尔齐的案子不象你平时那样——就是说你处理得还不错。”

大家都已经站起来了。我们的囚犯在大喘气，他两边各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警察。这时已经有些闲人开始聚集在街上。福尔摩斯走到窗前把窗关上，又放下了帘子。雷斯垂德点着了两支蜡烛，警察也打开了他们的提灯，我终于能好好地看看这个囚犯了。

对着我们的是一张精力充沛而奸诈万分的面孔。这人长着哲学家的前额和酒色之徒的下颌，似乎他天赋大才，是好是坏姑且不论。可是，只要一看他那下垂、讥诮的眼睑，那冷酷的蓝眼睛，那凶猛、挑衅的鼻子和那咄咄逼人的浓眉，谁也能认出这都是造物主最明显的危险信号。他一点都不注意别的人，只盯住福尔摩斯的脸，眼中充满了仇恨和惊异。“你这个魔鬼！”他不停地嘟哝，“你这个狡猾的魔鬼！”

“啊，上校！”福尔摩斯边说边整理弄乱了的领子，“就象老戏里常说的：‘不是冤家不碰头。’自从在莱辛巴赫瀑布的悬崖上承蒙关照以后，我就没有再见到你。”

上校就象个精神恍惚的人那样，仍旧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的朋友。他能说出的只有这一句：“你这狡猾的魔鬼！”

“上校，我还没有介绍你呢，”福尔摩斯说，“先生们，这位是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以前在女王陛下的印度陆军中效力，他是咱们东方帝国所造就的最优秀的射手。上校，我想这样说是对的：你在猎虎方面的成绩仍然是举国无双吧？”

这个凶恶的老人一声不响，仍旧瞪大眼睛看着我的伙伴。他那充满野性的眼睛和倒竖的胡子使自己活象一只虎。

“奇怪，我这个很简单的计策能使这么一个老练的猎手受骗。”福尔摩斯说，“这应该是很熟悉的办法。你不是也在一棵树下拴只小山羊，自己带着来复枪藏在树上，等着这只作为诱饵的小山羊把老虎引来吗？这所空屋成了我的树，你就是我想打的虎。你大概还带着几支备用的枪，以防出现好几只老虎，或是你自己万一没有瞄准好，而这是不大可能的。他们都是我的备用枪，”他指了指周围的人，“这是个确切的比拟。”

莫兰上校一声怒吼向前冲来，但被两个警察拽了回去。他脸上露出的愤怒表情看着真可怕。

“我承认你有一招出乎我意外，”福尔摩斯说，“我没有料到到你会利用这所空屋跟这扇方便的前窗。我猜想你在街上行动，那里有我的朋友雷斯垂德和他的随从在等着你。除了这一点以外，一切都如我所料。”

莫兰上校转过脸对着官方侦探。

“你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逮捕我的正当理由，”他说，“但至少没有理由叫我受这个人的嘲弄。如果我现在是处于法律的掌握中，一切都照法律办吧！”

“你说得倒是合理，”雷斯垂德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走以前，你还有别的要讲吗？”

福尔摩斯早把那支威力很大的汽枪从地板上捡起来了，正在细看它的结构。

“真是一件罕见的武器，”他说，“无声而且威力极大。我认识这个双目失明的德国技工冯·赫德尔，这支枪是他给莫里亚蒂教授特制的。我知道有这么一支枪已经好几年了，虽然以前没有机会摆弄它。雷斯垂德，我特别把这支枪，还有这些适用的子弹，都交给你们保管。”

“你可以放心交我们保管，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垂德说，这时大家都向房门口走去，“你还有什么话吗？”

“就问一下你准备以什么罪名提出控告？”

“什么罪名？自然是企图谋杀福尔摩斯先生了。”

“这不成，雷斯垂德。我一点不打算在这件事情上出面。这场出色的逮捕是你的功劳，而且只是你的功劳。雷斯垂德，我祝贺你！你以经常表现的智勇双全抓住了他。”

“抓住了他！抓住了谁，福尔摩斯先生？”

“就是全体警察一直没有找到的这个莫兰上校，他在上月三十日把一颗开花子弹装在汽枪里，对准公园路 427 号二楼正面的窗口开了一枪，打死了罗诺德·阿德尔。就是这个罪名，雷斯垂德。现在，华生，要是你能忍受从破窗口吹进的冷风，不妨到我书房去抽一支雪茄烟，呆上半个小时，这样可以让你消遣一下。”

我们的老房间，多亏迈克罗夫特的监督和赫德森太太直接照管，完全没有改变样子。我一进来就注意到屋里的整洁

确实少见，但是一切原有的标志依然如故：这一角是作化学试验的地方，放着那张被酸液弄脏了桌面的松木桌；那边架子上摆着一排大本的剪贴簿和参考书，都是很多伦敦人想烧掉才高兴的东西。我环视四周，挂图、提琴盒、烟斗架，连装烟丝的波斯拖鞋都历历在目。屋里已经有两人：一个是我们进来时笑脸相迎的赫德森太太，另一个是在今晚的险遇中起了那么大作用而样子冷淡的假人。我朋友的这个做得维妙维肖的、上过颜色的蜡像，搁在一个小架子上，披了一件他的旧睡衣，从大街上望过去，完全逼真。

“一切预防措施你全遵守了吗，赫德森太太？”

“照你的吩咐，我是跪着干的，先生。”

“好极了。你完成得非常好。你看见子弹打在什么地方了吗？”

“看见了，先生。恐怕子弹已经打坏了您那座漂亮的半身像。它恰好穿过头部，然后碰在墙上砸扁了。这是我在地毯上捡到的，给您吧！”

福尔摩斯伸手把子弹递给我。“一颗铅头左轮子弹。真巧妙，谁会发现这样的东西是从汽枪中打出来的？好吧，赫德森太太，我非常感谢你的帮助。现在，华生，请你在老位子上再坐下来，有几点我想和你讨论一下。”

他已经脱掉那件旧礼服大衣，换上他从蜡像上取下来的灰褐色睡衣，于是又成了往日的福尔摩斯了。

“这个老猎手居然手还不抖，眼也不花，”他一边检查蜡像的破碎前额一边笑着说，“对准头的后部正中，恰好击穿大脑。以前在印度他是最好的射手，我想现在伦敦也很少有比

他强的。你听过他的名字吗？”

“没有。”

“瞧，这就叫出名！不过，我要是没记错，你过去也没有听到过詹姆士·莫里亚蒂的名字。他是本世纪的大学者之一。请你把我那本传记索引从架子上拿下来给我。”

他坐在椅子上，把身体往后靠了靠，大口喷着雪茄烟，懒洋洋地翻着他的记录。

“我收集在 M 部的这些材料很不错。莫里亚蒂这个人不论摆在哪里都是出众的。这是放毒犯莫根，这是遗臭万年的梅里丢，还有马修斯——他在查林十字广场的候诊室里把我左边的犬齿打掉了。最后这个就是咱们今晚见到的朋友。”

他把本子递给我，上面写着：

塞巴斯蒂恩·莫兰上校，无职业，原属班加罗尔工兵一团。一八四 年在伦敦出生，系原任英国驻波斯公使奥古斯塔斯·莫兰爵士之子。曾就学于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参加过乔瓦基战役、阿富汗战役，在查拉西阿布（派遣）、舍普尔、喀布尔服过役。著作：《喜马拉雅山西部的大猎物》（1881），《丛林中三月》（1884）。住址：管道街。俱乐部：英印俱乐部，坦克维尔俱乐部，巴格特尔纸牌俱乐部。

在这页的空白边上，有福尔摩斯清晰笔迹的旁注：伦敦第二号最危险的人。

“真叫人惊奇，”我把本子递回给他时说，“这人的职业还是个体面的军人呢。”

“确实是的，”福尔摩斯回答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干得不错。他一向很有胆量，在印度还流传着他怎样爬进水沟去追一只受伤的吃人猛虎的事。华生，有些树木在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会突然长成难看的古怪形状。这一点你常常会在人身上看到。我有个理论是：个人在发展中再现了他历代祖先的发展全过程，而象这样突然地变好或者变坏，显示出他的家系中的某种影响，他似乎成了他的家史的缩影。”

“你这个想法真有点怪诞。”

“好吧，我不坚持。不管是什么原因，莫兰上校开始堕落了。他在印度虽没有任何当众出丑的事情，但仍旧没有呆下去。他退伍了，来到伦敦，又弄得名声很坏。就在这时候他被莫里亚蒂教授挑中了，一度是莫里亚蒂的参谋长。莫里亚蒂很大方地供给他钱，可是只利用过他作一两件普通匪徒承担不了的、非常高级的案子。你可能还有些记得一八八七年在洛德的那个斯图尔特太太被害的案子。记不起来了？我可以肯定莫兰是主谋，但是一点证据都找不出来。上校隐蔽得非常巧妙，即使在莫里亚蒂匪帮被破获的时候，我们也无法控告他。你还记得就在那天我到你寓所去看你，为了防汽枪，我不是把百叶窗关上了吗？很可能当时你认为我是在想入非非。我可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因为我已经知道有这样一支不平常的枪，而且知道在这支枪的后面会出现一名全世界第一流的射手。咱们在瑞士的时候，他同莫里亚蒂一起跟踪着咱们。毫无疑问，就是他给了我在莱辛巴赫悬崖上那不愉快的五分钟。

“你可以想到，我住在法国的时候注意看报，就是为了寻

找机会制服他。只要他在伦敦还逍遥法外，我活在世上实在没意思。他的影子会日夜缠着我，他对我下手的机会迟早总会到来。我能拿他怎么办呢？总不能一看见就拿枪打他，那样我自己就得进法院，向市长求救也无济于事。他们不能凭看起来不过是轻率的怀疑就进行干预。所以我一筹莫展。可是我留心报上的犯罪新闻，想着我早晚要逮住他。后来我看见了罗诺德·阿德尔惨死的消息，我的机会终于来到了。就我知道的那些情况来看，这不明摆着是莫兰上校干的？他先同这个年轻人一起打牌，然后从俱乐部一直跟到他家，对准敞着的窗子开枪打死了阿德尔。这是毫无疑问的了。光凭这种子弹就足以送他上绞架。我马上回到伦敦，却被那个放哨的发现了，他当然会告诉上校注意我的出现。上校不能不把我的突然归来和他犯的案子联系到一起，而且感到万分惊恐。我猜准了他会立刻想办法把我除掉，并且为了达到目的他会再拿出这件凶器来。我在窗口给他留了一个明显的靶子，还预先通知苏格兰场可能需要他们帮助（对了，华生，你准确无误地看出他们呆在那个门道里），然后我找到那个在我看来是万无一失的监视点，决没想到他会挑上那个地方来袭击我。亲爱的华生，有什么别的要我解释吗？”

“有，”我说，“你还没有说明莫兰上校谋杀罗诺德·阿德尔的动机是什么。”

“啊，我亲爱的华生，这一点咱们只能推测了，不过在这方面，就是逻辑性最强的头脑也可能出错。各人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作出他自己的假设，你我的假设都可能对。”

“那末，你已经作出了假设啦？”

“我想说明案件的事实并不难。从证词中知道莫兰上校和年轻的阿德尔合伙赢了一大笔钱。不消说，莫兰作了弊——我很久以来就知道他打牌作弊。我相信就在阿德尔遇害的那天，阿德尔发觉莫兰在作弊。很可能他私下跟莫兰谈过，还恐吓要揭发莫兰，除非他自动退出俱乐部并答应从此不再打牌。照说象阿德尔这样的年轻人不大可能立刻就去揭发一个既有点名气又比他大得多的莫兰，闹出一桩骇人听闻的丑事来。大概他象我所估计的那样做了。对靠打牌骗钱为生的莫兰来说，开除出俱乐部就等于毁掉自己。所以莫兰把阿德尔杀了，那时候阿德尔正在计算自己该退还多少钱，因为他不愿意从搭档的作弊中取利。他锁上门是为了防他母亲和妹妹突然进来硬要知道他弄来那些人名和硬币究竟干什么。这样说得通吗？”

“我相信你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这会在审讯时得到证明，或者遭到反驳。同时，不论发生什么，莫兰上校再也不会打搅咱们了。冯·赫德尔这支了不起的汽枪将为苏格兰场博物馆增色，福尔摩斯先生又可以献身于调查伦敦错综复杂的生活所引起的大量有趣的小问题了。”

诺伍德 的建筑师

“在刑事专家看来，”福尔摩斯先生说，“自从莫里亚蒂教授死了以后，伦敦变成了一座十分乏味的城市。”

“我不认为会有很多正派的市民同意你的看法，”我回答说。

“对，对，我不应该自私，”他笑着说，一面把他的椅子从餐桌旁挪开，“当然这对社会有好处，除了可怜的专家无事可做以外，谁也没受损失。在那个家伙还活动的时候，你可以在每天的早报上看出大量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华生，常常只是一点极小的线索，一个最模糊的迹象，就足以告诉我这个恶毒的匪首在什么地方；如同蛛网的边缘稍有颤动，就使你想到潜伏在网中央的那只可恶的蜘蛛。对掌握线索的人来说，一切小的盗窃行为、任意的暴行、意图不明的逞凶，都可以连成一个整体。对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来说，欧洲别的首都没有具备过象伦敦当时所具有的那些有利条件。可是，现在……”他耸了耸肩，很幽默地表示对他自己花了不少气力造成的现状不满。

我现在谈到的那个时候，福尔摩斯回国已经几个月了。我

依着他的请求，出让了我的诊所，搬回贝克街我们合住过的旧寓所。有个姓弗纳的年轻医生买了我在肯辛顿开的小诊所，他半点也没犹豫就照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付了钱，使我感到奇怪。几年以后，我发现弗纳是福尔摩斯的远亲，钱实际上是他筹措的，这才明白过来。

在我们合作的那几个月里，日子过得并不象他所说的那样平淡无奇。因为我大致翻看了一下我的笔记，就找出了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前穆里罗总统文件案和荷兰轮船“弗里斯兰”号的惊人事件，后者差点使我们两人丧失性命。不过他那种冷静、自重的性格，一向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公开赞扬。他以最严格的规定来约束我不再说一句有关他本人、他的方法或是他的成功的话。我已经解释过了，这项禁令只是到现在才被撤消。

发完那一通古怪的议论之后，福尔摩斯先生往椅子背上一靠，悠闲地打开当天的早报，这时一阵吓人的门铃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紧跟着一阵咚咚的敲门声，象是什么人在用拳头捶打大门。门开了，我听见有人冲进过道和上楼梯的急促的脚步声。没过一会儿，一个脸色苍白、头发散乱的年轻人，发狂似地闯进屋来。他两眼充满了激愤，全身都在颤抖。他来回看了看我们两个。在我们疑问目光的注视下，他感到有必要为他这样无礼地闯进来表示一下歉意。

“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他大声说，“您不要责怪我，我几乎要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就是那个倒霉的约翰·赫克托·麦克法兰。”

他作了这样的自我介绍，似乎只要一提他的姓名，就可

以解释他的访问和访问的方式；但是从我同伴毫无反应的脸上，我能看出这个姓名对他和我都一样不说明什么。

“抽支烟吧，麦克法兰先生，”他说着把烟盒递过去，“我相信我的朋友华生医生会根据症状给你开一张镇定剂的处方。最近这几天天气真够热的。现在如果你感到心定了些，请在那把椅子上坐下来，慢慢地告诉我们你是谁，有什么事找我。你只讲了你的名字，好象我应该认得你，可是除了你是个单身汉、律师、共济会会员、哮喘病患者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以外，确实我对你一点也不了解。”

由于我熟悉我朋友的方法，我很容易领会他的推理，并且看出是这位年轻人的不修边幅、随身带的那一札文件、他表链上的护身符和他喘气的声音使福尔摩斯作出了这些推测。可是这位年轻的委托人惊得目瞪口呆。

“不错，您说的就是我。除此以外，我现在还是全伦敦最不幸的人。看在老天的份上，您别不管我，福尔摩斯先生。要是在我没有把话讲完以前他们来逮捕我的话，务必请您告诉他们给我时间把全部事实告诉您。只要我知道有您在外面为我奔走，我可以高高兴兴地走进监狱。”

“逮捕你！”福尔摩斯说，“这的确太……太有意思了。那你会因为什么罪被逮捕呢？”

“谋杀下诺伍德的约纳斯·奥德克先生。”

在我同伴富于表情的脸上，露出一一种似乎多少带点满意的同情。

“啊，”他说，“刚才吃早饭的时候，我还对我的朋友华生医生说一切轰动社会的案子已经从报上消失了呢。”

我们的客人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把仍在福尔摩斯膝盖上放着的《每日电讯报》拿起来。

“要是您看过这份报的话，先生，那您一眼就能看出我今天为什么来找您了。我觉得好象人人都在谈论着我的名字和我的灾祸。”他把报翻到刊登重要新闻的那一版。“就在这儿。如果您允许的话，我给您念念。您听这个，福尔摩斯先生。这是标题：‘下诺伍德的神秘案件——著名建筑师失踪——怀疑为谋杀纵火案——罪犯的线索’，那就是他们正在追查的线索，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它必然会引到我身上来。我在伦敦桥站一下车就被跟踪了，他们只是在等着对我发出逮捕证。这会使我母亲伤心的——一定会使她伤心的！”在极度恐惧中，他使劲扭着自己的手，在椅子上来回摇晃。

我注意看了看这个被控行凶的男子：他长着淡黄色的头发，面貌清秀，但显得十分疲乏，两只蓝色的眼睛带着惊恐的神色，脸刮得净光，神经质的嘴唇显得优柔寡断。他的年龄大约在二十岁左右，衣着和举止都象个绅士。从他的浅色夏季外衣的口袋里露出一卷签注过的证书，说明了他的职业。

“咱们得利用现在这段时间，”福尔摩斯说，“华生，请你把报拿起来念一念刚才谈到的那一段，好吗？”

就在我们的委托人引述过的大标题下面，有这样一段带暗示的叙述，我照着念道：

“昨晚深夜或今日凌晨时，下诺伍德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恐系严重犯罪行为。约纳斯·奥德克先生为该郊区颇有名气之居民，经营建筑业多年，因而致富。奥德克先

生系独身，五十二岁，住锡登罕路尽头之幽谷山庄，以习性怪僻出名，平素沉默寡言，不爱交际，近几年实已退出建筑业，然宅后之贮木场仍在。昨夜十二点左右，贮木场发出火警，消防车不久即赶至现场，但因木燥火猛，无法扑救，直至整堆木料烧尽始熄。至此，起火原因似属偶然，但另有迹象显示或系严重犯罪行为。火灾现场未见户主，殊令人诧异。经查询，始知户主已失踪。检查卧室，床无人睡过，而保险柜门已开，若干重要文件散落满地。最后发现室内曾发生激烈格斗之迹象，并找到少量血迹及橡木手杖一根，柄上亦沾有血迹。现已查明，是夜奥德克先生曾在卧室接待来客，该手杖即来客之物。此深夜来客为年轻律师约翰·赫克托·麦克法兰先生，即中东区格莱沙姆大楼426号格雷姆——麦克法兰事务所之合伙人。警方相信已掌握能说明犯罪动机之有力证据。总之，此事件有惊人发展，则毋庸置疑。

本报付印时，谣传麦克法兰先生，因谋杀约纳斯·奥德克罪已被逮捕。逮捕证确已发出。正在诺伍德进行之调查又有不祥发展。在建筑师所住楼下寝室里，除有格斗迹象外，现又发现法国式落地窗敞开，并有笨重物体从室内拖往木料堆的痕迹。最后在火场灰烬中找到被烧焦之残骸一说已被肯定。按照警方推测，此乃一起极其惊人之凶案。受害者在寝室中被击毙，文件被盗，尸体拖至木料堆焚烧灭迹。此案已交苏格兰场素有经验之警官雷斯垂德进行调查，此刻渠正以其惯有之精力与机智追查线索。”

福尔摩斯合着眼，两手指尖顶着指尖，听了这篇惊人的报道。

“这件案子有几点的确值得注意，”他慢吞吞地说，“麦克法兰先生，我想先问一问：既然看起来有足够的证据可以逮捕你，怎么你依然逍遥法外呢？”

“福尔摩斯先生，我和父母同住在布莱克希斯 多林顿寓所，但是昨晚因为有点事要替约纳斯·奥德克先生办一办，就在诺伍德一家旅馆里住下来，从旅馆去他家把事情办了。我是在火车上看到报上您刚才听过的那条新闻，才知道诺伍德发生的事件。我立即看出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就赶来把这件案子委托给您。我知道要是我在城里的办公室或在家里，准会给抓走了。有人从伦敦桥车站就跟住我，我一点都不怀疑——哎呀！什么人来了？”

那是门铃响了，立即又从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老朋友雷斯垂德出现在房门口。我从他身后一眼看见门外站着的两名穿制服的警察。

我们这位不幸的委托人站起身来，脸色发白。

“由于你蓄意谋杀下诺伍德的约纳斯·奥德克先生，我现在逮捕你。”

麦克法兰作出一个绝望的手势向我们求援。

“等一等，雷斯垂德。”福尔摩斯说，“再等半个小时左右不会对你有影响吧。这位绅士正要给我们讲这桩非常有趣的事件的经过，这可能帮助我们把事情弄清楚。”

“我觉得弄清楚它不会有困难了，”雷斯垂德冷酷地说。

“不过，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倒很有兴趣听他讲。”

“好吧，福尔摩斯先生，我很难拒绝你的任何要求，因为过去你给我们帮过一两次忙，在我们苏格兰场这方面，还欠你一份情呢。”雷斯垂德说，“我必须同犯人在一起，而且还不得不警告他：凡是他说的话都会成为不利于他的证据。”

“这再好不过了，”我们的委托人说，“我只请求您一定要听我讲，并且明白我讲的绝对是真话。”

雷斯垂德看了一下他的表。“我给你半小时，”他说。

“我必须先说明，”麦克法兰说，“我对约纳斯·奥德克先生一点都不了解。他的名字我熟悉，因为很多年以前我父母和他认识，但是他们后来疏远了。因此，昨天下午，大约三点钟，当他走进我城里的办公室的时候，我感到非常奇怪。在他说明了来意之后，我感到更加惊奇。他手里拿着几张从笔记本中撕下来的单页，上面写满了很潦草的字——就是这几张——把它放在我桌上。

“‘这是我的遗嘱，’他说，‘麦克法兰先生，我要你把它照正式法定的格式写出来。你写你的，我就在这坐着。’

“我开始抄写这份遗嘱。当我看到他除有若干保留外，把其余的全部财产留给我的时候，您可以想象出来我的惊讶。他是个小雪貂似的怪人，长着全白的眉毛。我抬头看他的时候，发现他那双锐利的灰色眼睛正盯着我，脸上带着一种开心的表情。当我读到遗嘱中那些条文的时候，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可是他解释说，他是个没有任何活着的亲属的单身汉，他在青年时期就认识我的父母，而且一直听说我是个值

得信任的年轻人，所以放心把他的钱交给我。当然，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些感谢的话。遗嘱照格式写好了，签了字，由我的书记当证人。就是这张蓝纸上写的。我已经说过，这些小纸条只是草稿。奥德克先生然后告诉我，还有一些字据——租约、房契、抵押契据、临时凭证等等，应该让我看看。他说只有在这一些都办完以后他才放心，并且要我晚上就带着这份遗嘱去诺伍德，在他家里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一下。‘记住，我的孩子，在这一切还没有办完以前，什么话也不要对你父母说。咱们先不讲，好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意外之喜。’他非常坚持这一点，还要我答应一定做到。

“您能想象出来，福尔摩斯先生，我当时无心拒绝他任何要求。他成了我的保护人，我一心想丝毫不差地实现他的愿望。于是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报，说我手边有要紧的事，不好估计我会呆到多晚才回家。奥德克先生还告诉过我，他希望我能在九点钟跟他一起吃晚饭，因为九点以前他可能还没有到家。可是，他住的地方很难找，我到他家的时候快九点半了。我发现他……”

“等一下！”福尔摩斯说，“是谁开的门？”

“一个中年妇女，我猜是他的女管家。”

“把你的名字说出来的，我想就是她吧？”

“不错，”麦克法兰说。

“请说下去。”

麦克法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然后继续讲他这段经过：

“这个妇女把我领进一间起居室，里面已经摆好了简单的晚饭。后来，约纳斯·奥德克先生带我到他的卧室去，那里

立着一个保险柜。他打开保险柜，取出来一大堆文件。我们把这堆文件仔细看了一遍，直到十一点和十二点之间才看完。他说我们不要打搅女管家，就让我从法国窗户出去。那扇窗一直是开着的。”

“窗帘放下来没有？”福尔摩斯问。

“我说不准，不过我想是放了一半下来。对，我记得他为了打开窗户，把窗帘拉起来了。我找不到我的手杖，他说：‘没关系，我的孩子，我希望从现在起能经常见到你。我会把你的手杖收好，等你下次来取。’我离开他的时候，卧室里的保险柜是开着的，那些分成几小包的字据还摆在桌上。已经那么晚了，当然我回不去布莱克希斯，就在安纳利·阿姆斯旅馆过了一夜。其他的我都不知道，一直到今天早晨才从报上知道了这件可怕的事情。”

“你还有别的要问吗，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垂德说。在他听年轻人讲这段不平凡的经历的时候，我见他有一两次扬起他的眉毛来。

“在我没有去布莱克希斯以前，没什么要问的了。”

“你是说没有去诺伍德以前吧，”雷斯垂德说。

“啊，对了，我要说的是诺伍德，”福尔摩斯说，脸上带着他那种高深莫测的微笑。雷斯垂德从多次经验中知道福尔摩斯的脑子就象把锋利的剃刀，能切开在他看来是坚不可破的东西。他只是不愿承认这一点。我见他好奇地看着我的同伴。

“过会儿我想跟你说一两句话，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好吧，麦克法兰先生，我的两个警士就在门口，外面还有辆

四轮马车在等着。”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站了起来，祈求地对我们看了最后一眼，从屋里走出来。警察带着他上了马车，但雷斯垂德留下了。

福尔摩斯正在看他拿在手里的那几页遗嘱草稿，脸上带着极感兴趣的样子。

“这份遗嘱的确有些特点，雷斯垂德，你看呢？”他说着便把草稿递过去。

“我能看出头几行和第二页中间几句，还有最后一两行。这些象印的一样清楚，”他说，“其余的都写得不清楚。有三个地方我一点也认不出来。”

“你怎么解释这一点？”福尔摩斯说。

“你怎么解释呢？”

“是在火车上写的。清楚的部分说明火车停在站上，不清楚的部分说明火车在行驶，最不清楚的部分说明火车正经过道岔。有经验的专家能立刻断定这是在一条郊区铁路线上写出来的，因为只有在大城市附近才能接二连三碰到道岔。假如他花了全旅程的时间来写这份遗嘱，那必定是一趟快车，在诺伍德和伦敦桥之间只停过一次。”

雷斯垂德笑了起来。

“在分析问题上你比我强，福尔摩斯先生，”他说，“你说的这一点跟案子有什么关系呢？”

“它足以证实年轻人所谈的这份遗嘱是约纳斯·奥德克昨天在旅途中拟好的。一个人竟会以这样随便的方式来写一份这么重要的文件，岂非怪事？这说明他实际上并不重视这份遗嘱。只有根本不打算让自己立的遗嘱生效的人才会这样

做。”

“这等于他同时给自己出了一张死刑判决书，”雷斯垂德说。

“哦，你这样想吗？”

“你不这样想吗？”

“很可能，不过这件案子对我来说还不清楚。”

“不清楚？如果这样一件案子都不算是清楚的话，还有什么能算是清楚的呢？有个年轻人忽然知道只要某个老人一死，他就可以继承一笔财产。他怎么办？他不告诉任何人，安排了某种借口在当天昨上去拜访他的委托人。一直等到全屋仅存的第三者睡了，在单独的一间卧室里他杀了委托人，把尸体放在木料堆里焚烧，然后离开那里去附近的旅馆。卧室里和手杖上的血迹都很少。可能他想象连这一点血迹也不会留下，并且希望只要尸体毁了，就可以掩盖委托人如何毙命的一切痕迹，因为那些痕迹迟早要把他暴露出来。这不是很明显吗？”

“我的好雷斯垂德，你所说的使我感到有点过于明显，”福尔摩斯说，“你没有把想象力加到你许多长处中去，但是，如果你能试试把自己摆在这个年轻人的地位上来看，你会挑选立遗嘱的那个晚上去行凶吗？你不觉得把立遗嘱和行凶这两件事连接得这么紧是很危险的吗？还有，你会选择别人知道你在那里、正是这家的佣人开门让你进屋的这样一个时机吗？还有最后一点，你会那么煞费苦心地藏尸体，而又留下手杖作为暴露你是凶犯的证据吗？雷斯垂德，你必须承认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至于那根手杖，福尔摩斯先生，你我都知道：一个罪犯总是慌慌张张的，往往干出头脑冷静的人能避免的一些事情来。他很可能是不敢回那间屋里去。你给我一个别的能符合事实的推测吧。”

“我能够很容易地给你举出好几个推测，”福尔摩斯说，“譬如，有这样一个可能的、甚至是很可能的推测，我把它当礼物赠送给你。老人正在给年轻人看那些贵重的证券，因为窗帘只放下了一半，一个过路的流浪汉在窗外看见了他们。年轻律师走了，流浪汉就进屋来，看到那根手杖，便抓起手杖把奥德克打死，烧了尸体以后就跑了。”

“为什么流浪汉要烧掉尸体？”

“就这点来说，为什么麦克法兰是要这样做呢？”

“为了掩盖一些证据。”

“可能流浪汉想不叫人知道出了谋杀案。”

“那为什么流浪汉不拿东西呢？”

“因为那些字据都是不能转让的。”

“好吧，福尔摩斯先生，你可以去找你的流浪汉。在你找他的时候，我们不放走这个年轻人。将来会证明谁是对的。请注意这一点，福尔摩斯先生：就我们所知，字据一张都没有动过。我们这个犯人根本没有理由要拿走字据，因为他是法定继承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会得到这些字据。”

我的朋友好象给这句话扎了一下。“我无意否认目前的证据在某些方面对你的推测非常有利，”他说，“我只想指出还有其他可能的推测。就象你说的，将来会作出判断。再见！大概今天我会顺便去诺伍德，看看你进展得怎样。”

这位侦探走了，我的朋友从椅子上起来，带着一个人面对合他兴趣的任务时那种神情，为这天的工作做好准备。

“华生，刚才我说过，我第一个行动的方向必须是布莱克希斯，”他说着一边匆忙穿上他的长外衣。

“为什么不是诺伍德？”

“我们在这个案子里看到有两件紧接着出现的怪事。警察当局正在犯这样一个错误，就是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第二件怪事上，因为它恰巧确实是犯罪行为。但在我看来，显然处理这个案子的合理途径应该是从设法说明第一个事件着手，就是那张不寻常的遗嘱。它立得那么草率，又给了那么一个意想不到的继承人。这一点清楚了，可能下一步就好办些。

“亲爱的朋友，我想你帮不上我的忙。我一个人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否则我不会想到单独行动。等我晚上见你的时候，我相信能够告诉你我为了这个求我保护的小伙子已经做到了什么。”

我的朋友回来得很晚。从他憔悴、焦急的脸上，我一眼就看出他出发时所抱的希望落空了。他拉了一小时的提琴，琴声单调而低沉，他竭力使自己的烦躁心情平静下来。最后他猛地放下了提琴，开始详细讲他失败的尝试。

“一切都错了，华生，简直错到底了。我在雷斯垂德面前装着不在乎，但从我本心说，我相信他这一回路子走对了，咱们却走错了。我的直觉指着这个方向，一切事实却指着另一个方向。恐怕英国的陪审团的智力远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以致他们宁愿接受我的假设而不要雷斯垂德的证据。”

“你去了布莱克希斯吗？”

“去了，华生。我到了那里，很快就发现死去的奥德克是个不可小看的恶棍。麦克法兰的父亲出去找儿子了，他母亲在家。她是个蓝眼睛、个子矮小、愚昧无知的妇女，恐惧和气愤使她不停地发抖。当然，她认为她儿子简直不可能犯罪，可是她对奥德克的遭遇既不表示惊讶，也不表示惋惜。恰恰相反，她谈起奥德克时流露的那种深恶痛绝的样子，等于她不自觉地在支持警方的理由。因为要是她儿子曾经听过她这样谈论奥德克的话，那就会自然而然使他产生憎恨和干出暴行。‘奥德克以前与其说是人，倒不如说是个恶毒狡猾的怪物，’她说。‘从年轻的时候起，他一直就是一个怪物。’

“那时候您就认识他？”我说。

“‘是的，我很熟悉他。其实，他是最早向我求婚的一个。谢谢老天我还有眼力离开他，跟一个也许比他穷、但是比他好的人结了婚。在我和奥德克订婚以后，听人讲起他怎样把一只猫放进鸟舍里去。他这种残酷无情的举动使我厌恶极了，再也不愿跟他有任何往来。’她从写字台抽屉里翻出一张女人的照片，脸部给刀划得支离破碎。‘这是我自己的相片，’她说，‘在我结婚的那天上午，他为了诅咒我，把它弄成这样给我寄来了。’

“‘不过，’我说，‘至少他现在宽恕你了，因为他将全部财产都留给了你的儿子。’

“‘我儿子和我都不要约纳斯·奥德克任何东西，不管他是死是活，’她郑重其事地大声说，‘天上有上帝呀，福尔摩斯先生。上帝已经惩罚了这个坏人，到时候上帝也会证明我儿子手上没有沾他的血。’

“我还试了追寻一两个线索,但是找不到有助于我们的假设的东西,有几点恰恰同我们的假设相反。最后我放弃了,去了诺伍德。

“幽谷庄这个地方是一所现代式的大别墅,全部用烧砖盖成的,前面是庭园和种了一丛丛月桂树的草坪。右边是着过火的贮木场,从那里到大路上还有一段距离。这是我在笔记本上画的简图。左边这扇窗户是奥德克的房间,站在这条路上就可以望到屋里,你明白吧。雷斯垂德不在那儿,这是我今天得到的仅有的一点安慰,但是他的警长尽了主人之谊。他们刚发现了一个莫大的宝藏。他们在灰烬中寻找了一上午,除烧焦的有机体残骸以外,还找到几个变了色的金属小圆片。我仔细检查了这些圆片,原来是男裤钮扣。我甚至还辨认出一粒钮扣上的标记:‘海安姆’,这是奥德克的裁缝的姓。然后我仔细检查草坪,希望找到别的痕迹和脚印,可是这场干旱使一切东西都变得象铁一样坚硬,什么也看不出来,只看出象是一具尸体或是一捆什么东西曾经被拖过一片水腊树的矮篱笆,方向正对着木料堆。这些当然符合官方的推测。我在草坪上爬来爬去,背上晒着八月天的太阳,一小时以后我才站起,还是跟去那里以前一样不明白。

“在院子里一无所获,我就进屋去检查那间卧室,里面血迹很少,仅仅是沾上了些,但颜色新鲜。手杖已被人移动了,上面的血迹也很少。那根手杖的确是属于麦克法兰的,他也承认了。地毯上可以看出他和奥德克的脚印,但是没有第三者的脚印,这又使警场赢上一着。他们的得分在往上加,咱们却原地未动。

“我看到过一点点希望，不过也落空了。我检查了保险柜里的东西，其中大部分早已取出来在桌上放着。那些字据都封在封套里，有一两件已经给他们拆开了。在我看，那都是些没有很大价值的东西；从银行存折上也看不出奥德克先生的境况有多富裕。但是我觉得并非所有的字据都在那里。有几处提到一些文契——可能是更值钱的，但是我找不出来。当然，如果咱们能证明这一点，它就会使雷斯垂德的说法自相矛盾。难道会有人偷走他明知自己不久就要继承的东西吗？”

“我检查了所有其它的地方，也没找着线索，最后不得不在女管家身上碰碰运气。勒克辛顿太太是个矮个子，皮肤黑黑的，不多说话，有一双多疑、斜着看人的眼睛。我相信只要她肯说话，她能说出点什么来，但她的嘴紧得象个蜡人一样。是的，她在九点半的时候让麦克法兰先生进来了。她后悔不该让他进屋。她是十点半去睡的；她的房间在那一头，听不见这边发生的事情。麦克法兰先生把他的帽子和一根她相信是他的手杖放在门厅里。她给火警惊醒了。她的不幸的好主人肯定是被人谋害的。他有仇人吗？唉，谁都有仇人，不过奥德克先生很少同人往来，只接见找他办事的人。她看了那些钮扣，并且断定就是他昨晚穿的衣服上的。因为一个月没有下雨，木料堆非常干燥，所以烧得很快。她到了贮木场的时候，除一片烈火之处，什么也看不见了。她和所有的救火员都闻到肉烧焦了的气味。她一点不知道有什么字据，也不知道奥德克先生的私事。

“喏，我亲爱的华生，这就是我的失败经过。但是……但是……”他突然握紧拳头，好象恢复了自信，“我知道一切都

不对。我确实感到全不对。还有点重要的情况，女管家是知道的，可是问不出来。她那种愠怒、反抗的眼神，只说明她自觉有罪。不过再多说也没有用了。除非运气找上门来，恐怕这件诺伍德的失踪案不会在咱们的破案记录中出现。我看耐心的公众只好容忍这一次。”

“这个年轻人的外表一定会感动任何一个陪审团吧？”我说。

“那是个危险的论点，我亲爱的华生。你记得一八八七年那个想要咱们帮他开脱的大谋杀犯贝尔特·司蒂芬斯吧？你见过态度比他更温和、更象主日学校的儿童似的年轻人吗？”

“这倒是真的。”

“除非咱们能提出另一个可取的假设来，不然麦克法兰就算完了。在这个现在就可以对他提出控诉的案子中，你简直找不出一点毛病。进一步调查的结果反倒加强了立案理由。我想起来了，那些字据中还有一点奇怪的地方，也许可以作为一次调查的起点。我在翻看银行存折的时候，发现余额无几，主要因为过去一年里有几张大额支票开给了柯尼利亚斯先生。我很想知道跟这位退休的建筑师有过这样的大宗交易的柯尼利亚斯先生是什么人。也许他和这件案子有关系？柯尼利亚斯先生可能是个掮客，但是我没有找到和这几笔大额付款相符的票据。既然现在没有别的迹象，我必须向银行查询那位把支票兑换成现款的绅士。但是，我的朋友，我担心这件案子将不光彩地以雷斯垂德吊死咱们的委托人告结束，这对苏格兰场无疑会成为一次胜利。”

我不知道那一夜福尔摩斯究竟睡了多久，但我下楼吃早

饭的时候，见他脸色苍白，满面愁容，他那双发亮的眼睛由于周围的黑圈显得更加明亮。在他的椅子附近的地毯上满是烟头和当天的早报。有一份电报摊在餐桌上。

“你看这是什么意思，华生？”他把电报扔过来问我。

电报是从诺伍德来的，全文如下：

新获重要证据，麦克法兰罪行已定，奉劝放弃此案。

雷斯垂德

“听起来象真的，”我说。

“这是雷斯垂德自鸣得意的小胜利，”福尔摩斯回答说，脸上露出一丝苦笑。“不过，放弃这个案子也许还不到时候。不管怎样，任何新的重要证据就象一把双刃的刀，它可能不一定朝着是雷斯垂德猜想的方向切过去。先吃早饭吧，华生。咱们一块儿出去看看有什么可做的，今天我觉得好象需要你的陪伴和精神援助。”

我的朋友自己却没有吃早饭。他在比较紧张的时候就不让自己吃东西，这是他的一个特性。我见过他滥用自己的体力，直到由于营养不足而晕倒。“我现在匀不出精力来消化食物，”他总是以这句话来回答我从医学的角度提出的劝告。因此，这天他没吃早饭就和我出发去诺伍德，并不使我奇怪。有一群好奇的人围在幽谷庄外，这所郊外的别墅和我想象的一样。雷斯垂德在里面迎接我们，胜利使他满面红光，样子很得意。“啊，福尔摩斯先生，你已经证明我们错了吧？你找到那个流浪汉没有？”他高声说。

“我还没有得出什么结论，”我的同伴回答说。

“可是我们昨天得出的结论，现在证明是对的，你得承认这次我们走在你前头了，福尔摩斯先生。”

“你的神气确实象发生了不平常的事情。”

雷斯垂德大笑起来。

“你也和我们一样不喜欢落在别人后面，”他说，“一个人不能指望事事如意，是不是这样，华生医生？先生们，请到这边来。我想我能彻底说服你们本案的凶犯就是约翰·麦克法兰。”

他领我们走出过道，来到那边的一间昏暗的门厅。

“这是年轻的麦克法兰作案后必定要来取他的帽子的地方，”他说。“现在你们看一看这个。”他突然戏剧性地划亮了一根火柴，照出白灰墙上有一点血迹。当他把火柴凑近了些，我看见的不仅是血迹，而且是一个印得很清楚的大拇指纹。

“用你的放大镜看看吧，福尔摩斯先生。”

“我正用放大镜看着呢。”

“你知道大拇指的指纹没有两个同样的。”

“我听说过类似这样的话。”

“那好，请你把墙上的指纹和今天早上我命令从麦克法兰的右手大拇指上取来的蜡指纹比一比吧。”他把蜡指纹挨着血迹举起来，这时候不用放大镜也能看出确实都是由同一个大拇指上印出来的。很明显我们这个不幸的委托人是没希望了。

“这是决定性的，”雷斯垂德说。

“对，是决定性的，”我不由自主地附和他。

“决定性的！”福尔摩斯说。我从他的语气中听出了点什

么，便转过头来看着他。他的表情起了意外的变化，面部因暗暗自喜而不住地抽动，眼睛象星星一样闪闪发光，似乎在竭力忍住一阵大笑。

“哎！哎！”他终于说，“谁能想得到？光看外表多么不可靠，这一点不假！看上去是那么好的一个年轻人！这件事教训我们不要相信自己的眼力，是不是，雷斯垂德？”

“是的，咱们当中有的人就是有些过于自信，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垂德说。这个人的傲慢真令人生气，但是我们说出口来。

“那位年轻人从挂钉上取下帽子的时候会用右手大拇指在墙上按一下，简直是天意！多么自然的一个动作，如果你仔细想一想。”福尔摩斯表面上很镇静，可是他说这话时，抑制不住的兴奋使他全身都在颤动。

“顺便问一下，雷斯垂德，是谁作出这个惊人的发现的？”

“是女管家勒克辛顿太太告诉夜勤警士的。”

“夜勤警士当时在哪里？”

“他留在出事的那间卧室里守着不让动里面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你们昨天没有发现这个血迹呢？”

“嗯，我们当时没有特殊理由要仔细检查这间门厅。再说，你看，这个地方不大显眼。”

“对，对，当然是不大显眼。我想很可能这血迹昨天就在墙上吧？”

雷斯垂德望着福尔摩斯，仿佛他在想这人是不是疯子。我承认连我对福尔摩斯那种高兴的样子和相当任性地表示意见也感到惊奇。

“我不懂你是否认为麦克法兰为了增加自己的罪证，他深夜从监狱里跑出来过，”雷斯垂德说，“我可以请世界上任何一位专家来鉴定这是不是他的拇指印。”

“毫无疑问，这是他的拇指印。”

“那就够了，”雷斯垂德说，“我是个注重实际的人，福尔摩斯先生，只有在找到证据的时候我才下结论。要是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你可以在起居室找到我。我要在那里写我的报告。”

福尔摩斯已经恢复了平静，但我在他的表情中似乎仍旧看得出来他心里觉得可笑。

“哎，这是个很糟的发展，是不是，华生？不过这里面有些奇妙之处，还给咱们的委托人留下几分希望。”

“你这样讲使我听了很高兴，”我由衷地说，“刚才我觉得恐怕他没有希望了。”

“我就不愿意说出这样的话来，亲爱的华生。事实上在咱们这位朋友极其重视的证据中，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真的？什么缺陷？”

“就是这点：我知道昨天我检查门厅的时候，墙上并没有血迹。华生，现在咱们到有太阳的地方去散散步吧。”

我陪着我的朋友在花园里散步；我的脑子很乱，心里却因为有了希望开始觉得有些热呼呼的。福尔摩斯把别墅的每一面都按顺序看了看，很有兴趣地检查了这所房子。然后他领头走进屋里。从地下室到阁楼，他把整个的建筑都看到了。大多数的房间里没有家具摆设。但是他仍然仔细地检查了这些房间。最后到了顶层的走廊上，那里有三间空闲的卧室，福

尔摩斯突然又高兴起来。

“这件案子的确很有特点，华生，”他说，“我想现在是跟咱们的朋友雷斯垂德说真心话的时候了。他已经嘲笑过咱们，也许咱们也可以照样回敬他，如果我对案子的判断证明是对了的话。有了，有了，我想我知道咱们该采取什么办法。”

福尔摩斯打扰这位苏格兰场警官的时候，他仍在起居室挥笔书写。

“我知道你在写一份关于这件案子的报告，”他说。

“我是在写。”

“你不认为有点为时过早吗？我总觉得你的证据不足。”

雷斯垂德很了解我的朋友，决不会不注意他的话。他把笔放下来，好奇地看着福尔摩斯。

“你那是什么意思，福尔摩斯先生？”

“我只是要说有一个重要的证人你还没有见到。”

“你能提出来吗？”

“我想我能做到。”

“那就提出来吧。”

“我尽力而为。你有几个警士？”

“能马上召集来的有三个。”

“好极了！”福尔摩斯说，“他们都是身体壮、嗓门大的吧？”

“当然是，但是我不明白他们的嗓门跟这有什么关系。”

“也许我能帮助你弄明白这点和一两个别的问题，”福尔摩斯说，“请把你的警士叫来，我要试一试。”

过了五分钟，三名警士已经集合在大厅里了。

“外面的小屋里有一大堆麦秸，”福尔摩斯说，“请你们搬

两捆进来。我看这点麦秸可以帮个大忙把我需要的证人找来。谢谢你们。华生，我相信你口袋里有火柴。现在，雷斯垂德先生，请你们都陪我到顶层楼梯的平台上去。”

我已经说过，那三间空着的卧室外面有一条很宽的走廊。福尔摩斯把我们都集合在走廊的一头。三名警士在咧着嘴笑；雷斯垂德望着我的朋友，脸上交替地流露出惊奇、期待和讥笑。福尔摩斯站在我们前面，神气活象个在变戏法的魔术师。

“请你派一位警士去提两桶水来好吗？把那两捆麦秸放在这里，不要挨着墙。现在我看一切都准备好了。”

雷斯垂德的脸已经开始变红。他生气了。

“我不明白你是否在跟我们开玩笑，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如果你知道些什么，你满可以讲出来，用不着做这种毫无意义的举动。”

“我向你保证，我的好雷斯垂德，我做每一件事情都是有完全理由的。你可能记得几小时以前你好像是占了上风的时候，你跟我开了点玩笑，那末现在你就别不让我来点排场呀。华生，你先开窗户，然后划根火柴把麦秸点着，可以吗？”

我照他的话做了。烧着的干麦秸噼啪作响，冒出了火焰，一股白烟给穿堂风吹得在走廊里缭绕。

“现在咱们看看能不能给你找出那个证人来，雷斯垂德。请各位跟我一起喊‘着火了’好吗？来吧，一，二，三——”

“着火啦！”我们都高声叫喊。

“谢谢。请你们再来一下。”

“着火啦！”

“先生们，还要来一次，一齐喊。”

“着火啦！”这一声大概全诺伍德都听到了。

喊声刚落，就发生了惊人的事情。在走廊尽头的那堵看起来是完整的墙上，突然打开了一扇门，一个矮小、干瘦的人从门里冲出来，象是一只兔子从它的地洞里蹦了出来似的。

“好极了！”福尔摩斯沉着地说，“华生，往麦秸上浇一桶水。这就行啦！雷斯垂德，请允许我给你介绍。这就是你们的那个失踪的主要证人约纳斯·奥德克先生。”

雷斯垂德十分吃惊地望着这个陌生人。走廊的亮光晃得他不停地眨眼。他盯着看看我们，又看看仍在冒烟的火堆。那是一张可憎的脸：狡诈，邪恶，凶狠，长着两只多疑的、浅灰色的眼睛。

“这是怎么回事？”雷斯垂德终于说话了，“你这些时候在干什么？”

奥德克看见这个侦探发怒的样子害怕了，不自然地笑了一声。

“我又没害人。”

“没害人吗？你想尽了办法要把一个无辜者送上绞架。要不是有这位先生的话，说不定你就干成了。”

这个坏家伙开始抽噎起来。

“说实话，先生，我只是开了个玩笑。”

“啊！这是玩笑吗？我包你笑不出来。把他带下去，留在起居室里等我来。”

三个警士把奥德克带走后，雷斯垂德接着说：“福尔摩斯先生，刚才当着警士面前我不便说，但是在华生医生面前，我

不怕承认这是你做得最出色的一件事，虽然我想不出来你是怎样做的。你救了一个无辜者的性命，并且避免了一场会毁掉我在警界声誉的丑闻。”

福尔摩斯微笑着拍了拍雷斯垂德的肩膀。

“不但无损于你的声誉，我的好先生，你反而会看到你的名声大增呢。只要把你写的报告稍加改动，他们就觉得要想蒙骗雷斯垂德巡官的眼睛有多么难哪。”

“那你不希望报告中有你的名字？”

“一点也不。工作就是奖赏。等将来我允许这位热心的历史学家再拿起笔的时候，或许我也会受到称赞——嗯，华生？好吧，现在让咱们看看这只耗子隐藏的地方。”

离这条过道的尽头六英尺的地方，曾经用抹过灰的板条隔出来一小间，隔墙上巧妙地安装了一扇暗门。小间全靠屋檐缝隙中透过来一点光照明，里面有几件家具，还存了食物和水，同一些书、报纸放在一起。

在我们往外走的时候，福尔摩斯说：“这是建筑师的有利条件。他能给自己准备一间密室而不需要任何帮手——当然，他那个女管家除外。我应该马上把她也放进你的猎囊。”

“我接受你的意见。可是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福尔摩斯先生？”

“我先断定他就藏在屋里。当我第一次走过这条走廊的时候，发现它比楼下那条同样的走廊短了六英尺，这一来他藏的地方就十分清楚了。我也料到他没有勇气能在火警面前呆着不动。当然，我们也可以进去把他抓住，但是我觉得逼他出来更有趣。再说，雷斯垂德，上午你戏弄了我，也该我来

迷惑你一下作为回敬了。”

“嗯，先生，你的确向我报复了。但是你究竟是怎么知道他藏在屋里的呢？”

“那个拇指印，雷斯垂德。你当时说它是决定性的。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它真是决定性的。我知道前天那里并没有这个指印。我对细节非常注意，这一点你也许知道；而且那天我检查过大厅，墙上确实什么也没有。因此，指印是后来在夜里按上去的。”

“但是怎么按上去的呢？”

“很简单。那天晚上他们把分成小包的字据用火漆封口的时候，约纳斯·奥德克叫麦克法兰用大拇指在其中的一个封套上的热火漆上按一下使它粘牢。这个年轻人很快而且很自然地这样做了，我相信连他自己也忘了这件事。很可能这是碰巧发生的事，奥德克本人当时并没有想要利用它。后来他在密室里盘算这件案子的时候，忽然想到他可以利用这个指印制造一个可以证明麦克法兰有罪的确证。他只要从那个火漆印上取个蜡模，用针刺出足够的血涂在模子上面，然后夜里亲自或者叫女管家把印按在墙上就行了。这是天下最简单的事情。如把他带进密室的那些文件检查一遍，你准能找到那个有指纹的火漆印，这我可以打赌。”

“妙极了！”雷斯垂德说，“妙极了！经你这样一讲，一切都清清楚楚了。但是，福尔摩斯先生，这个大骗局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我看见这位态度傲慢的侦探忽然变得象个小孩在问他老师问题一样，真是有趣。

“这个我认为不难解释。正在楼下等着的这位绅士是个很狡猾、恶毒、记仇的人。你知道麦克法兰的母亲从前拒绝过他的求婚吗？你不知道？我早对你说过应该先去布莱克希斯，然后去诺伍德。后来，这种感情上的伤害在他的邪恶诡诈的心里产生了怨恨，他终生渴望报复，但没有找到机会。最近一两年里，情况变得对他不利——大概是暗中从事投机生意失败，他发现自己的处境不妙。他决心要欺骗他所有的债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给某个柯尼利亚斯先生开出了大额支票。我猜想这个人就是他自己，用了另一个名字。我还没有追查过这些支票，但是我相信这些支票全都用那个名字存进了外地一个小镇的银行，奥德克时常去那个小镇过一种双重人格的生活。他打算将来改名换姓，把这笔钱取出来，然后去别的地方重新开始一切。”

“嗯，完全可能。”

“在他想来，假如他能做出这样一个假象，就是他被旧情人的独子谋杀了，他就可以销声匿迹，同时又对他的旧情人进行了报复。这个恶毒计谋真是个杰作，他象个大师一样把它实现了。为了造成一个明显的犯罪动机而写的那张遗嘱，要麦克法兰瞒着父母私下来见他，故意留藏下手杖，卧室里的血迹，木料堆中的动物尸骨和钮扣——这一切都令人惊叹。他布下的这张罗网，在几小时前看来仍然牢固，但是他缺少艺术家所具有的那种懂得什么时候停住的至高天赋。他画蛇添足，想把已经套在这个不幸的年轻人脖子上的绳索拉得更紧一些，结果他把一切都毁了。咱们下楼去吧，雷斯垂德。我还有一两个问题要问问他。”

那个恶棍在自己的起居室里坐着，两旁各站着一个警察。

“那是一个玩笑，我的好先生——一个恶作剧，没有别的用意，”他不停地哀告，“我向你保证，先生，我把自己藏起来只是为了知道我的失踪会带来什么影响。我相信你不至于认为我会让年轻的麦克法兰先生受到任何伤害吧。”

“那要由陪审团来决定，”雷斯垂德说，“不管怎样，即使不是谋杀未遂，我们也要控告你密谋罪。”

“你大概就要看到你的债主要求银行冻结柯尼利亚斯先生的存款了，”福尔摩斯说。

奥德克吃了一惊，转过头来恶狠狠地看着我的朋友。

“我得多谢你啦，”他说，“也许总有一天我会报答你的恩惠。”

福尔摩斯不计较地微笑了一下。

“我想今后几年里你不会有时间干别的了，”他说，“顺便问一下，除了你的裤子以外，你还把什么丢进了木料堆？一条死狗？几只兔子？或者是别的东西？你不愿意说出来？哎，你多不客气呀！没关系，我想有两只兔子就足够解释那些血迹和烧黑了的骨灰了。华生，如果你要写一篇经过的话，你不妨说是兔子吧。”

跳舞的人

福尔摩斯一声不响地坐了好几个钟头了。他弯着瘦长的身子，埋头盯住他面前的一只化学试管，试管里正煮着一种特别恶臭的化合物。他脑袋垂在胸前的样子，从我这里望去，就象一只瘦长的怪鸟，全身披着深灰的羽毛，头上的冠毛却是黑的。

他忽然说：“华生，原来你不打算在南非投资了，是不是？”

我吃了一惊。虽然我已习惯了福尔摩斯的各种奇特本领，但他这样突然道破我的心事，仍令我无法解释。

“你怎么会知道？”我问他。

他在圆凳上转过身来，手里拿着那支冒气的试管。从他深陷的眼睛里，微微露出想笑出来的样子。

“现在，华生，你承认你是吃惊了，”他说。

“我是吃惊了。”

“我应该叫你把这句话写下来，签上你的名字。”

“为什么？”

“因为过了五分钟，你又会说这太简单了。”

“我一定不说。”

“你要知道，我亲爱的华生，”他把试管放回架子上去，开

始用教授对他班上的学生讲课的口气往下说，“作出一串推理来，并且使每个推理取决于它前面的那个推理而本身又简单明了，实际上这并不难。然后，只要把中间的推理统统去掉，对你的听众仅仅宣布起点和结论，就可以得到惊人的、也可能是虚夸的效果。所以，我看了你左手的虎口，就觉得有把握说你没有打算把你那一小笔资本投到金矿中去，这真的不难推断出来。”

“我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似乎没有，但是我可以马上告诉你这一密切的关系。这一根非常简单的链条中缺少的环节是：第一，昨晚你从俱乐部回来，你左手虎口上有白粉；第二，只有在打台球的时候，为了稳定球杆，你才在虎口上抹白粉；第三，没有瑟斯顿作伴，你从不打台球；第四，你在四个星期以前告诉过我，瑟斯顿有购买某项南非产业的特权，再有一个月就到期了，他很想你跟他共同使用；第五，你的支票簿锁在我的抽屉里，你一直没跟我要过钥匙；第六，你不打算把钱投资在南非。”

“这太简单了！”我叫起来了。

“正是这样！”他有点不高兴地说，“每个问题，一旦给你解释过，就变得很简单。这里有个还不明白的问题。你看看怎样能解释它，我的朋友。”他把一张纸条扔在桌上，又开始做他的分析。

我看见纸条上画着一些荒诞无稽的符号，十分诧异。

“嘿，福尔摩斯，这是一张小孩子的画。”

“噢，那是你的想法。”

“难道会是别的吗？”

“这正是希尔顿·丘比特先生急着想弄明白的问题。他住在诺福克郡马场村庄园。这个小谜语是今天早班邮车送来的，他本人准备乘第二班火车来这儿。门铃响了，华生。如果来的人就是他，我不会感到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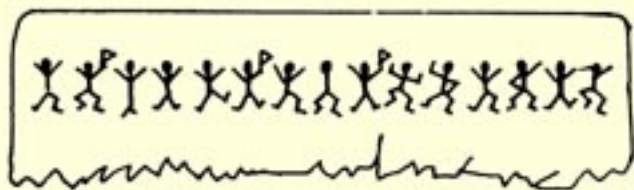
楼梯上响起一阵沉重的脚步声，不一会儿走进来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脸刮得很干净的绅士。明亮的眼睛，红润的面颊，说明他生活在一个远离贝克街的雾气的地方。他进门的时候，似乎带来了少许东海岸那种浓郁、新鲜、凉爽的空气。他跟我们握过手，正要坐下来的时候，目光落在那张画着奇怪符号的纸条上，那是我刚才仔细看过以后放在桌上的。

“福尔摩斯先生，您怎么解释它呢？”他大声说，“他们告诉我您喜欢离奇古怪的东西，我看再找不到比这更离奇的了。我把这张纸条先寄来，是为了让您在我来以前有时间研究它。”

“的确是一件很难看懂的作品，”福尔摩斯说，“乍一看就象孩子们开的玩笑，在纸上横着画了些在跳舞的奇形怪状的小人。您怎么会重视一张这样怪的画呢？”

“我是决不会的，福尔摩斯先生。可是我妻子很重视。这张画吓得她要命。她什么也不说，但是我能从她眼里看出来她很害怕。这就是我要把这件事彻底弄清楚的原因。”

福尔摩斯把纸条举起来，让太阳光照着它。那是从记事本上撕下来的一页，上面那些跳舞的人是用铅笔画的，排列成这样：



福尔摩斯仔细看了会儿，然后很小心地把纸条叠起来，放进他的皮夹子里。

“这可能成为一件最有趣、最不平常的案子，”他说，“您在信上告诉了我一些细节，希尔顿·丘比特先生。但是我想请您再给我的朋友华生医生讲一遍。”

“我不是很会讲故事的人，”这位客人说。他那双大而有力的手，神经质地一会儿紧握，一会儿放开。“如果有什么讲得不清楚的地方，您尽管问我好了。我要从去年我结婚前后开始，但是我想先说一下，虽然我不是个有钱的人，我们这一家住在马场村大约有五百年了，在诺福克郡也没有比我们一家更出名的。去年，我到伦敦参加维多利亚女王即位六十周年纪念，住在罗素广场一家公寓里，因为我们教区的帕克牧师住的就是这家公寓。在这家公寓里还住了一个年轻的美国小姐，她姓帕特里克，全名是埃尔茜·帕特里克。于是我们成了朋友。还没有等到我在伦敦住满一个月，我已经爱她爱到极点了。我们悄悄在登记处结了婚，然后作为夫妇回到

了诺福克。您会觉得一个名门子弟，竟然以这种方式娶一个身世不明的妻子，简直是发疯吧，福尔摩斯先生。不过您要是见过她、认识她的话，那就能帮助您理解这一点。

“当时她在这一点上很直爽。埃尔茜的确是直爽的。我不能说她没给我改变主意的机会，但是我从没有想到要改变主意。她对我说：‘我一生中跟一些可恨的人来往过，现在只想把他们忘掉。我不愿意再提过去，因为这会使我痛苦。如果你娶我的话，希尔顿，你会娶到一个没有做过任何使自己感到羞愧的事的女人。但是，你必须满足于我的保证，并且允许我对在嫁给你以前我的一切经历保持沉默。要是这些条件太苛刻了，那你就回诺福克去，让我照旧过我的孤寂生活吧。’就在我们结婚的前一天，她对我说了这些话。我告诉她我愿意依她的条件娶她，我也一直遵守着我的诺言。

“我们结婚到现在已经一年了，一直过得很幸福。可是，大约一个月以前，就在六月底，我第一次看见了烦恼的预兆。那天我妻子接到一封美国寄来的信。我看到上面贴了美国邮票。她脸变得煞白，把信读完就扔进火里烧了。后来她不提这件事，我也没提，因为我必须遵守诺言。从那时候起，她就没有过片刻的安宁，脸上总带着恐惧的样子，好象她在等待着什么。但是，除非她开口，我什么都不便说。请注意，福尔摩斯先生，她是一个老实人。不论她过去在生活中有过什么不幸的事，那也不会是她自己的过错。我不过是个诺福克的普通乡绅，但是在英国再没有别人的家庭声望能高过我的了。她很明白这一点，而且在没有跟我结婚之前，她就很清楚。她决不愿意给我们一家的声誉带来任何污点，这我完全

相信。

“好，现在我谈这件事可疑的地方。大概一个星期以前，就是上星期二，我发现在一个窗台上画了一些跳舞的滑稽小人，跟那张纸上的一模一样，是粉笔画的。我以为是小马倌画的，可是他发誓说他一点都不知道。不管怎样，那些滑稽小人是在夜里画上去的。我把它刷掉了，后来才跟我妻子提到这件事。使我惊奇的是，她把这件事看得很严重，而且求我如果再有这样的画出现，让她看一看。连着一个星期，什么也没出现。到昨天早晨，我在花园日晷仪上找到这张纸条。我拿给埃尔茜一看，她立刻昏倒了。以后她就象在做梦一样，精神恍惚，眼睛里一直充满了恐惧。就在那个时候，福尔摩斯先生，我写了一封信，连那张纸条一起寄给了您。我不能把这张纸条交给警察，因为他们准要笑我，但是您会告诉我怎么办。我并不富有，但万一我妻子有什么祸事临头，我愿意倾家荡产来保护她。”

他是个在英国本土长大的漂亮男子——纯朴、正直、文雅，有一双诚实的蓝眼睛和一张清秀的脸。从他的面容中，可以看出他对妻子的钟爱和信任。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听他讲完了这段经过以后，坐着沉思了一会儿。

“你不觉得，丘比特先生，”他终于说，“最好的办法还是直接求你妻子把她的秘密告诉您？”

希尔顿·丘比特摇了摇头。

“诺言总是诺言，福尔摩斯先生。假如埃尔茜愿意告诉我，她就会告诉我的。假如她不愿意，我不强迫她说出来。不过，我自己想办法总可以吧。我一定得想办法。”

“那么我很愿意帮助您。首先，您听说您家来过陌生人没有？”

“没有。”

“我猜你那一带是个很僻静的地方，任何陌生面孔出现都会引人注目，是吗？”

“在很邻近的地方是这样的。但是，离我们那儿不太远，有好几个饮牲口的地方，那里的农民经常留外人住宿。”

“这些难懂的符号显然有其含义。假如是随意画的，咱们多半解释不了。从另一方面看，假如是有系统的，我相信咱们会把它彻底弄清楚。但是，仅有的这一张太简短，使我无从着手。您提供的这些情况又太模糊，不能作为调查的基础。我建议你回诺福克去，密切注视，把可能出现任何新的跳舞的人照原样临摹下来。非常可惜的是，早先那些用粉笔画在窗台上的跳舞的人，咱们没有一张复制的。您还要细心打听一下，附近来过什么陌生人。您几时收集到新的证据，就再来这儿。我现在能给您的就是这些建议了。如果有什么紧急的新发展，我随时可以赶到诺福克您家里去。”

这一次的面谈使福尔摩斯变得非常沉默。一连数天，我几次见他从笔记本中取出那张纸条，久久地仔细研究上面写的那些古怪符号。可是，他绝口不提这件事。一直到差不多两个星期以后，有一天下午我正要出去，他把我叫住了。

“华生，你最好别走。”

“怎么啦？”

“因为早上我收到希尔顿·丘比特的一份电报。你还记得他和那些跳舞的人吗？他应该在一点二十分到利物浦街，随

时可能到这儿。从他的电报中，我推测已经出现了很重要的新情况。”

我们没有等多久，这位诺福克的绅士坐马车直接从车站赶来了。他象是又焦急又沮丧，目光倦乏，满额皱纹。

“这件事真叫我受不了，福尔摩斯先生，”他说着，就象个精疲力尽的人一屁股坐进椅子上。“当你感觉到无形中被人包围，又不清楚在算计你的是谁，这就够糟心的了。加上你又看见这件事正在一点一点地折磨自己的妻子，那就不是血肉之躯所能忍受的。她给折磨得消瘦了，我眼见她瘦下去。”

“她说了什么没有？”

“没有，福尔摩斯先生。她还没说。不过，有好几回这个可怜的人想要说，又鼓不起勇气来开这个头。我也试着来帮助她，大概我做得很笨，反而吓得她不敢说了。她讲到过我的古老家庭、我们在全郡的名气和引以为自豪的清白声誉，这时候我总以为她就会说到要点上来了，但是不知怎么，话还没有讲到那儿就岔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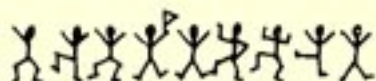
“但是你自己有所发现吗？”

“可不少，福尔摩斯先生。我给您带来了几张新的画，更重要的是我看到那个家伙了。”

“怎么？是画这些符号的那个人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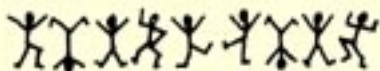
“就是他，我看见他画的。还是一切都按顺序跟您说吧。上次我来拜访您以后，回到家里的第二天早上，头一件见到的东西就是一行新的跳舞的人，是用粉笔画在工具房门上的。这间工具房挨着草坪，正对着前窗。我照样临摹了一张，就在这儿。”他打开一张叠着的纸，把它放在桌上。下面就是他

临摹下来的符号：



“太妙了！”福尔摩斯说。“太妙了！请接着说吧。”

“临摹完了，我就把门上这些记号擦了，但是过了两个早上，只出现了新的。我这儿也有一张临摹的。”



福尔摩斯搓着双手，高兴得轻轻笑出声来。

“咱们的资料积累得很快呀！”他说。

“过了三天，我在日晷仪上找到一张纸条，上面压着一块鹅卵石。纸条上很潦草地画了一行小人，跟上一行的完全一样。从那以后，我决定在夜里守着，于是取出了我的左轮，坐在书房里不睡，因为从那儿可以望到草坪和花园。大约在凌晨两点的时候，我听到后面有脚步声，原来是我妻子穿着睡衣走来了。她央求我去睡，我就对她明说要瞧瞧谁在这样捉弄我们。她说这是毫无意义的恶作剧，要我不去理它。

“‘假如真叫你生气的话，希尔顿，咱们俩可以出去旅行，躲开这种讨厌的人。’

“‘什么？让一个恶作剧的家伙把咱们从这儿撵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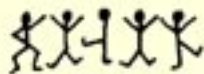
“‘去睡吧，’她说，‘咱们白天再商量。’

“她正说着，在月光下我见她的脸忽然变得更加苍白，她一只手紧抓住我的肩膀。就在对过工具房的阴影里，有什么东西在移动。我看见个黑乎乎的人影，偷偷绕过墙角走到工具房门前蹲了下来。我抓起手枪正要冲出去，我妻子使劲把我抱住。我用力想甩脱她，她拼命抱住我不放手。最后，我挣脱了。等我打开门跑到工具房前，那家伙不见了。但是他留下了痕迹，门上又画了一行跳舞的人，排列跟前两次的完全相同，我已经把它们临摹在那张纸上。我把院子各处都找遍了，也没见到那个家伙的踪影。可这件事怪就怪在他并没有走开，因为早上我再检查那扇门的时候，发现除了我已经看到过的那行小人以外，又添了几个新画的。”

“那些新画的您有没有？”

“有，很短，我也照样临摹下来了，就是这一张。”

他又拿出一张纸来。他记下的新舞蹈是这样的：



“请告诉我，”福尔摩斯说，从他眼神中可以看出他非常兴奋，“这是画在上一行下面的呢，还是完全分开的？”

“是画在另一块门板上的。”

“好极了！这一点对咱们的研究来说最重要。我觉得很有

希望了。希尔顿·丘比特先生，请继续讲您这一段最有意思的经过吧。”

“再没有什么要讲的了，福尔摩斯先生，只是那天夜里我很生我妻子的气，因为正在我可能抓住那个偷偷溜进来的流氓的时候，她却把我拉住了。她说是怕我会遭到不幸。顿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也许她担心是那个人会遭到不幸，因为我已经怀疑她知道那个人是谁，而且她懂得那些古怪符号是什么意思。但是，福尔摩斯先生，她的话音、她的眼神都毋庸置疑。我相信她心里想的确实是我自己的安全。这就是全部情况，现在我需要您指教我该怎么办。我自己想叫五、六个农场的小伙子埋伏在灌木丛里，等那个家伙再来就狠狠揍他一顿，他以后就不敢来打搅我们了。”

“这个人过于狡猾，恐怕不是用这样简单的办法可以对付，”福尔摩斯说，“您能在伦敦呆多久？”

“今天我必须回去。我决不放心让我妻子整夜一个人呆在家里。她神经很紧张，也要求我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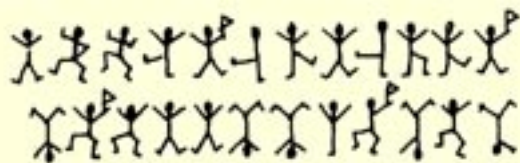
“也许您回去是对的。要是您能呆住的话，说不定过一两天我可以跟您一起回去。您先把这些纸条给我，可能不久我会去拜访您，帮着解决一下您的难题。”

一直到我们这位客人走了，福尔摩斯始终保持住他那种职业性的沉着。但是我很了解他，能很容易地看出来他心里是十分兴奋的。希尔顿·丘比特的宽阔背影刚从门口消失，我的伙伴就急急忙忙跑到桌边，把所有的纸条都摆在自己面前，开始进行精细复杂的分析。我一连两小时看着他把画着小人和写上字母的纸条，一张接一张地来回掉换。他全神贯注在

这项工作上，完全忘了我在旁边。他干得顺手的时候，便一会儿吹哨，一会儿唱起来；有时给难住了，就好一阵子皱起眉头、两眼发呆地望着。最后，他满意地叫了一声，从椅子上跳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不住地搓着两只手。后来，他在电报纸上写了一张很长的电报。“华生，如果回电中有我希望得到的答复，你就可以在你的记录中添上一件非常有趣的案子了，”他说，“我希望明天咱们可以去诺福克，给咱们的朋友带去一些非常明确的消息，好让他知道使他烦恼的原因。”

说实话，我当时非常想问个究竟，但是我知道福尔摩斯喜欢在他选好的时候，以自己的方式来谈他的发现。所以我等着，直到他觉得适合向我说明一切的那天。

可是，迟迟不见回电。我们耐着性子等了两天。在这两天里，只要门铃一响，福尔摩斯就侧着耳朵听。第二天的晚上，来了一封希尔顿·丘比特的信，说他家里平静无事，只是那天清早又看到一长行跳舞的人画在日晷仪上。他临摹了一张，附在信里寄来了：



福尔摩斯伏在桌上，对着这张怪诞的图案看了几分钟，猛

然站起来，发出一声惊异、沮丧的喊叫。焦急使他脸色憔悴。

“这件事咱们再不能听其自然了，”他说，“今天晚上有去北沃尔沙姆的火车吗？”

我找出了火车时刻表。末班车刚刚开走。

“那末咱们明天提前吃早饭，坐头班车去，”福尔摩斯说。

“现在非咱们出面不可了。啊，咱们盼着的电报来了。等一等，赫德森太太，也许要拍个回电。不必了，完全不出我所料。看了这封电报，咱们更要赶快让希尔顿·丘比特知道目前的情况，多耽误一小时都不应该，因为这位诺福克的糊涂绅士已经陷入了奇怪而危险的罗网。”

后来证明情况确实如此。现在快到我结束这个当时看来是幼稚可笑、稀奇古怪的故事的时候，我心里又充满了我当时所感受到的惊愕和恐怖。虽然我很愿意给我的读者一个多少带点希望的结尾，但作为事实的记录，我必须把这一连串的奇怪事件照实讲下去，一直讲到它们的不幸结局。这些事件的发生，使“马场村庄园”一度在全英国成了人人皆知的名词了。

我们在北沃尔沙姆下车，刚一提我们要去的目的地，站长就急忙朝我们走来。“你们两位是从伦敦来的侦探吧？”他说。

福尔摩斯的脸上有点厌烦的样子。

“什么使您想到这个？”

“因为诺威奇的马丁警长刚打这儿过。也许您二位是外科医生吧。她还没死，至少最后的消息是这样讲的。可能你们赶得上救她，但也只不过是让她活着上绞架罢了。”

福尔摩斯的脸色阴沉，焦急万分。

“我们要去马场村庄园，”他说，“不过我们没听说那里出了什么事。”

“事情可怕极了，”站长说，“希尔顿·丘比特和他妻子两个都给枪打了。她拿枪先打丈夫，然后打自己，这是他们家的佣人说的。男的已经死了，女的也没有多大希望了。咳，他们原是诺福克郡最老、最体面的一家！”

福尔摩斯什么也没说，赶紧上了一辆马车。在这长达七英里的途中，他就没有开过口。我很少见他这样完全失望过。我们从伦敦来的一路上福尔摩斯都心神不安，他仔细地逐页查看各种早报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他是那么忧心忡忡。现在，他所担心的最坏情况突然变成事实，使他感到一种茫然的忧郁。他靠在座位上，默默想着这令人沮丧的变故。然而，这一带有许多使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因为我们正穿过一个在英国算得上是独一无二的乡村，少数分散的农舍表明今天聚居在这一带的人不多了。四周都可以看到方塔形的教堂，耸立在一片平坦青葱的景色中，述说着昔日东安格利亚王国的繁荣昌盛。一片蓝紫色的日耳曼海终于出现在诺福克青葱的岸边，马车夫用鞭子指着从小树林中露出的老式砖木结构的山墙说：“那儿就是马场村庄园。”

马车一驶到带圆柱门廊的大门前，我就看见了前面网球场边那间引起过我们种种奇怪联想的黑色工具房和那座日晷仪。一个短小精悍、动作敏捷、留着胡子的人刚从一辆一匹马拉的马车上走下来，他介绍自己是诺福克警察局的马丁警长。当他听到我同伴的名字的时候，露出很惊讶的样子。

“啊，福尔摩斯先生，这件案子是今天凌晨三点发生的。您在伦敦怎么听到的，而且跟我一样很快就赶到了现场？”

“我已经料到了。我来这儿是希望阻止它发生。”

“那您一定掌握了重要的证据，在这方面我们一无所知，因为据说他们是一对最和睦的夫妻。”

“我只有一些跳舞的人作为物证，”福尔摩斯说，“以后我再向您解释吧。目前，既然没来得及避免这场悲剧，我非常希望利用我现在掌握的材料来伸张正义。您是愿意让我参加您的调查工作呢，还是宁愿让我自由行动？”

“如果真的我能跟您共同行动的话，我会感到很荣幸，”警长真诚地说。

“这样的话，我希望马上听取证词，进行检查，一点也不要耽误了。”

马丁警长不失为明智人，他让我的朋友自行其是，自己则满足于把结果仔细记下来。本地的外科医生，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年人，他刚从丘比特太太的卧室下楼来，报告说她的伤势很严重，但不一定致命。子弹是从她的前额打进去的，多半要过一段时间她才能恢复知觉。至于她是被打伤的还是自伤的问题，他不敢冒昧表示明确的意见。这一枪肯定是从离她很近的地方打的。在房间里只发现一把手枪，里面的子弹只打了两发。希尔顿·丘比特先生的心脏被子弹打穿。可以设想为希尔顿先开枪打他妻子，也可以设想他妻子是凶手，因为那支左轮就掉在他们正中间的地板上。

“有没有把他搬动过？”

“没有，只把他妻子抬出去了。我们不能让她伤成那样还

在地板上躺着。”

“您到这儿有多久了，大夫？”

“从四点钟一直到现在。”

“还有别人吗？”

“有的，就是这位警长。”

“您什么都没有碰吧？”

“没有。”

“您考虑得很周全。是谁去请您来的？”

“这家的女仆桑德斯。”

“是她发觉的？”

“她跟厨子金太太两个。”

“现在她们在哪儿？”

“在厨房里吧，我想。”

“我看咱们最好马上听听她们怎么说。”

这间有橡木墙板和高窗户的古老大厅变成了调查庭。福尔摩斯坐在一把老式的大椅子上，脸色憔悴，他那双不宽容的眼睛却闪闪发亮。我能从他眼睛里看出坚定不移的决心，他准备用毕生的力量来追查这件案子，一直到为这位他没能搭救的委托人最后报了仇为止。在大厅里坐着的那一伙奇怪的人当中，还有衣着整齐的马丁警长，白发苍苍的乡村医生，我自己和一个呆头呆脑的本村警察。

这两个妇女讲得十分清楚。一声爆炸把她们从睡梦中惊醒了，接着又响了一声。她们睡在两间连着的房间里，金太太这时已经跑到桑德斯的房间里来了。她们一块儿下了楼。书房门是敞开的，桌上点着一支蜡烛。主人脸朝下趴在书房正

中间，已经死了。他的妻子就在挨近窗户的地方蜷着、脑袋靠在墙上。她伤得非常重，满脸是血，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但是说不出活来。走廊和书房里满是烟和火药味儿。窗户是关着的，并且从里面插上了。在这一点上，她们两人都说得很肯定。她们立即就叫人去找医生和警察，然后在马夫和小马倌的帮助下，他们把受伤的女主人抬回她的卧室。出事前夫妻两个已经就寝了，她穿着衣服，他睡衣的外面套着便袍。书房里的东西，都没有动过。就她们所知，夫妻间从来没有吵过架。她们一直把他们夫妇看作非常和睦的一对。

这些就是两个女仆的证词的要点。在回答马丁警长的问题时，她们肯定地说所有的门都从里面门好了，谁也跑不出去。在回答福尔摩斯的问题时，她们都说记得刚从顶楼她们屋里跑出来就闻到火药的气味。福尔摩斯对他的同行马丁警长说：“我请您注意这个事实。现在，我想咱们可以开始彻底检查那间屋子了。”

原来书房不大，三面靠墙都是书。对着一扇朝花园开的窗户，放着一张书桌。我们首先注意的是这位不幸绅士的遗体。他那魁伟的身躯四肢摊开地横躺在屋里。子弹是从正面对准他射出的，穿过心脏以后就呆在身体里头，所以他当时就死了，没有痛苦。他的便袍上和手上都没有火药痕迹。据这位乡村医生说，女主人的脸上有火药痕迹，但是手上没有。

“没有火药痕迹并不说明什么，要是有的话，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福尔摩斯说，“除非是很不合适的子弹，里面的火药会朝后面喷出来，否则打多少枪也不会留下痕迹的。我建议现在不妨把丘比特先生的遗体搬走。大夫，我想您还没有

取出打伤女主人的那颗子弹吧？”

“需要做一次复杂的手术，才能取出子弹来。但是那支左轮里面还有四发子弹，另两发已经打出来了，造成了两处伤口，所以六发子弹都有了下落。”

“好象是这样，”福尔摩斯说，“也许您也能解释打在窗户框上的那颗子弹吧？”他突然转过身去，用他的细长的指头，指着离窗户框底边一英寸地方的一个小窟窿。

“一点不错！”警长大声说，“您怎么看见的？”

“因为我在找它。”

“惊人的发现！”乡村医生说，“您完全对，先生。那就是当时一共放了三枪，因此一定有第三者在场。但是，这能是谁呢？他是怎么跑掉的？”

“这正是咱们就要解答的问题，”福尔摩斯说，“马丁警长，您记得在那两个女仆讲到她们一出房门就闻到火药味儿的时候，我说过这一点极其重要，是不是？”

“是的，先生。但是，坦白说，我当时不大懂您的意思。”

“这就是说在打枪的时候，门窗全都是开着的，否则火药的烟不会那么快吹到楼上去。这非得书房里有穿堂风不行。可是门窗敞开的时间很短。”

“这您怎么来证明呢？”

“因为那支蜡烛并没有给风吹得淌下蜡油来。”

“对极了！”警长大声说，“对极了！”

“我肯定了这场悲剧发生的时候窗户是敞开的这一点以后，就设想到其中可能有一个第三者，他站在窗外朝屋里开了一枪。这时候如果从屋里对准窗外的人开枪，就可能打中

窗户框。我一找，果然那儿有个弹孔。”

“但是窗户怎么关上的呢？”

“女主人出于本能的第一个动作当然是关上窗户。啊，这是什么？”

那是个鳄鱼皮镶银边的女用手提包，小巧精致，就在桌上放着。福尔摩斯把它打开，将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手提包里只装了一卷英国银行的钞票，五十镑一张，一共二十张，用橡皮圈箍在一起，别的没有。

“这个手提包必须加以保管，它还要出庭作证呢，”福尔摩斯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提包和钞票交给了警长。“现在咱们必须想法说明这第三颗子弹。从木头的碎片来看，这颗子弹明明是从屋里打出去的。我想再问一问他们的厨子金太太。金太太，您说过您是给很响的一声爆炸惊醒的。您的意思是不是在您听起来它比第二声更响？”

“怎么说，先生，我是睡着了给惊醒的，所以很难分辨。不过当时听起来是很响。”

“您不觉得可能那是差不多同时放的两枪的声音？”

“这我可说不准，先生。”

“我认为那的确是两枪的声音。警长，我看这里没有什么还要研究的了。如果您愿意同我一起去的话，咱们到花园里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证据可以发现。”

外面有一座花坛一直延伸到书房的窗前。当我们走近花坛的时候，大家不约而同地惊叫起来。花坛里的花踩倒了，潮湿的泥土上满是脚印。那是男人的大脚印，脚指特别细长。福尔摩斯象猎犬找回击中的鸟那样在草里和地上的树叶里搜

寻。忽然，他高兴地叫了一声，弯下腰捡起来一个铜的小圆筒。

“不出我所料，”他说，“那支左轮有推顶器，这就是第三枪的弹壳。马丁警长，我想咱们的案子差不多办完了。”

在这位乡村警长的脸上，显出了他对福尔摩斯神速巧妙的侦察感到万分惊讶。最初他还露出过一点想讲讲自己的主张的意思，现在却是不胜钦佩，愿意毫无疑问地听从福尔摩斯。

“您猜想是谁打的呢？”他问。

“我以后再谈。在这个问题上，有几点我还对您解释不了。既然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最好照自己的想法进行，然后把这件事一次说个清楚。”

“随您便，福尔摩斯先生，只要我们能抓到凶手就可以。”

“我一点不想故弄玄虚，可是正在行动的时候就开始做冗长复杂的解释，这是做不到的。一切线索我都有了。即使这位女主人再也不能恢复知觉，咱们仍旧可以把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一一设想出来，并且保证使凶手受到法律制裁。首先我想知道附近是否有一家叫做‘埃尔里奇’的小旅店？”

所有的佣人都问过了，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家旅店。在这个问题上，小马倌帮了点忙，他记起有个叫埃尔里奇的农场主，住在东罗斯顿那边，离这里只有几英里。

“是个偏僻的农场吗？”

“很偏僻，先生。”

“也许那儿的人还不知道昨晚这里发生的事情吧？”

“也许不知道，先生。”



“备好一匹马，我的孩子，”福尔摩斯说，“我要你送封信到埃尔里奇农场去。”

他从口袋里取出许多张画着跳舞小人的纸条，把它们摆在书桌上，坐下来忙了一阵子。最后，他交给小马倌一封信，嘱咐他把信交到收信人手里，特别记住不要回答收信人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我看见信外面的地址和收信人姓名写得很零乱，不象福尔摩斯一向写的那种严谨的字体。信上写的是：诺福克，东罗斯顿，埃尔里奇农场，阿贝·斯兰尼先生。

“警长，”福尔摩斯说，“我想您不妨打电报请求派警卫来。因为您可能有一个非常危险的犯人要押送到郡监狱去，如果我估计对了的话。送信的小孩就可以把您的电报带去发。华生，要是下午有去伦敦的火车，我看咱们就赶这趟车，因为我有一项颇有趣的化学分析要完成，而且这件侦查工作很快就要结束了。”

福尔摩斯打发小马倌去送信了，然后吩咐所有的佣人：如果有人来看丘比特太太，立刻把客人领到客厅里，决不能说出丘比特太太的身体情况。他非常认真叮嘱佣人记住这些话。最后他领着我们去客厅，一边说现在的事态不在我们控制之下了，大家尽量休息一下，等着瞧究竟会发生什么。乡村医生已经离开这里去看他的病人了，留下来的只有警长和我。

“我想我能够用一种有趣又有益的方法，来帮你们消磨一小时，”福尔摩斯一边说一边把他的椅子挪近桌子，又把那几张画着滑稽小人的纸条在自己面前摆开，“华生，我还欠你一笔债，因为我这么久不让你的好奇心得到满足。至于您呢，警长，这件案子的全部经过也许能吸引您来作一次不平常的业

务探讨。我必须先告诉您一些有趣的情况，那是希尔顿·丘比特先生两次来贝克街找我商量的时候我听他说的。”他接着就把我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些情况，简单扼要地重述了一遍。“在我面前摆着的，就是这些罕见的作品。要不是它们成了这么可怕的一场悲剧的先兆，那末谁见了也会一笑置之。我比较熟悉各种形式的秘密文字，也写过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粗浅论文，其中分析了一百六十种不同的密码。但是这一种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想出这一套方法的人，显然是为了使别人以为它是随手涂抹的儿童画，看不出这些符号传达的信息。然而，只要一看出了这些符号是代表字母的，再应用秘密文字的规律来分析，就不难找到答案。在交给我的第一张纸条上那句话很短，我只能稍有把握假定代表E。你们也知道，在英文字母中E最常见，它出现的次数多到即使在一个短的句子中也是最常见的。第一张纸条上的十五个符号，其中有四个完全一样，因此把它估计为E是合乎道理的。这些图形中，有的还带一面小旗，有的没有小旗。从小旗的分布来看，带旗的图形可能是用来把这个句子分成一个一个的单词。我把这看作一个可以接受的假设，同时记下E是用代表的。

“可是，现在最难的问题来了。因为，除了E以外，英文字母出现次数的顺序并不很清楚。这种顺序，在平常一页印出的文字里和一个短句子里，可能正相反。大致说来，字母按出现次数排列的顺序是T，A，O，I，N，S，H，R，D，L；但是，T，A，O，I出现的次数几乎不相上下。要是把每一种组合都试一遍，直到得出一个意思来，那会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所以，我只好等来了新材料再说。希尔顿·丘比特先

生第二次来访的时候，果真给了我另外两个短句子和似乎只有一个单词的一句话，就是这几个不带小旗的符号。在这个由五个符号组合的单字中，我找出了第二个和第四个都是E。这个单词可能是 *sever* (切断)，也可能是 *lever* (杠杆)，或者 *never* (决不)。毫无疑问，使用末了这个词来回答一项请求的可能性极大，而且种种情况都表明这是丘比特太太写的答复。假如这个判断正确，我们现在就可以说，三个符号分别代表 N、V 和 R。

“甚至在这个时候我的困难仍然很大。但是，一个很妙的想法使我知道了另外几个字母。我想起假如这些恳求是来自一个在丘比特太太年轻时候就跟她亲近的人的话，那末一个两头是 E，当中有三个别的字母的组合很可能就是 *ELSIE* (埃尔茜) 这个名字。我一检查，发现这个组合曾经三次构成一句话的结尾。这样的一句话肯定是对‘埃尔茜’提出的恳求。这一来我就找出了 L、S 和 I。可是，究竟恳求什么呢？在‘埃尔茜’前面的一个词，只有四个字母，末了的是 E。这个词必定是 *Come* (来) 无疑。我试过其他各种以 E 结尾的四个字母，都不符合情况。这样我就找出了 C、O 和 M，而且现在我可以再来分析第一句话，把它分成单词，还不知道的字母就用点代替。经过这样的处理，这句话就成了这种样子：

. M . ERE .. E SL . NE .

“现在，第一个字母只能是 A。这是最有帮助的发现，因为它在这个短句中出现了三次。第二个词的开头是 H 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句话现在成了：

AM HERE A . E SLANE .

再把名字中所缺的字母添上：

AM HERE ABE SLANE .

(我已到达。阿贝·斯兰尼。)

我现在有了这么多字母，能够很有把握地解释第二句话了。这一句读出来是这样的：

A . ELRI . ES .

我看这一句中，我只能在缺字母的地方加上T和G才有意义（意为：住在埃尔里奇。），并且假定这个名字是写信人住的地方或者旅店。”

马丁警长和我带着很大的兴趣听我的朋友详细讲他如何找到答案的经过，这把我们的一切疑问都解答了。

“后来你怎么办，先生？”警长问。

“我有充分理由猜想阿贝·斯兰尼是美国人，因为阿贝是个美国式的编写，而且这些麻烦的起因又是从美国寄来一封信。我也有充分理由认为这件事带有犯罪的内情。女主人说的那些暗示她的过去的话和她拒绝把实情告诉她丈夫，都使我从这方面去想。所以我才给纽约警察局一个叫威尔逊·哈格里夫的朋友发了一个电报，问他是否知道阿贝·斯兰尼这个名字。这位朋友不止一次利用过我所知道的有关伦敦的犯罪情况。他的回电说：‘此人是芝加哥最危险的骗子。’就在我接到回电的那天晚上，希尔顿·丘比特给我寄来了阿贝·斯兰尼最后画的一行小人。用已经知道的这些字母译出来就成了这样的一句话：

ELSIE .RE .ARE TO MEET THY GO .

再添上P和D，这句话就完整了（意为：埃尔茜，准备

见上帝。)，而且说明了这个流氓已经由劝诱改为恐吓。对芝加哥的那帮歹徒我很了解，所以我想他可能会很快把恐吓的话付诸行动。我立刻和我的朋友华生医生来诺福克，但不幸的是，我们赶到这里的时候，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了。”

“能跟您一起处理一件案子，使我感到荣幸，”警长很热情地说，“不过，恕我直言，您只对您自己负责，我却要对我的上级负责。假如这个住在埃尔里奇农场的阿贝·斯兰尼真是凶手的话，他要是就在我坐在这里的时候逃跑了，那我准得受严厉的处分。”

“您不必担心，他不会逃跑的。”

“您怎么知道他不会？”

“逃跑就等于他承认自己是凶手。”

“那就让我们去逮捕他吧。”

“我想他马上就会来这儿。”

“他为什么要来呢？”

“因为我已经写信请他来。”

“简直不能相信，福尔摩斯先生！为什么您请他就得来呢？这不正会引起他怀疑，使他逃走吗？”

“我不是编出了那封信吗？”福尔摩斯说，“要是我没有看错，这位先生正往这儿来了。”就在门外的小路上，有一个身材高大、皮肤黑黑、挺漂亮的家伙正迈着大步走过来。他穿了一身灰法兰绒的衣服，戴着一顶巴拿马草帽，两撇倒立胡子，大鹰钩鼻，一边走一边挥动着手杖。

“先生们，”福尔摩斯小声说，“我看咱们最好都站在门后面。对付一个这样的家伙，还得多加小心。警长，您准备好

手铐，让我来同他谈。”

我们静静地等了片刻，可这是那种永远不会忘记的片刻。门开了，这人走了进来。福尔摩斯立刻用手枪柄照他的脑袋给了一下，马丁也把手铐套上了他的腕子。他们的动作是那么快，那么熟练，这家伙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无法动弹了。他瞪着一双黑眼睛，把我们一个个都瞧了瞧，突然苦笑起来。

“先生们，这次你们赢啦。好象是我撞在什么硬东西上了。我是接到希尔顿·丘比特太太的信才来的。这里面不至于有她吧？难道是她帮你们给我设下了这个圈套？”

“希尔顿·丘比特太太受了重伤，现在快要死了。”

这人发出一声嘶哑的叫喊，响遍了全屋。

“你胡说！”他拚命嚷着说，“受伤的是希尔顿，不是她。谁忍心伤害小埃尔茜？我可能威胁过她——上帝饶恕我吧！但是我决不会碰她一根头发。你收回自己的话！告诉我她没有受伤！”

“发现的时候，她已经伤得很重，就倒在她丈夫的旁边。”

他带着一声悲伤的呻吟往长靠椅上一坐，用铐着的双手遮住自己的脸，一声不响。过了五分钟，他抬起头来，绝望地说：“我没有什么要瞒你们的。如果我开枪打一个先向我开枪的人，就不是谋杀。如果你们认为我会伤害埃尔茜，那只是你们不了解我，也不了解她。世界上确实没有第二个男人能象我爱她那样爱一个女人。我有权娶她。很多年以前，她就向我保证过。凭什么这个英国人要来分开我们？我是第一个有权娶她的，我要求的只是自己的权利。”

“在她发现你是什么样的人以后，她就摆脱了你的势力，”

福尔摩斯严厉地说，“她逃出美国是为了躲开你，并且在英国同一位体面的绅士结了婚。你紧追着她，使得她很痛苦，你是为了引诱她抛弃她心爱的丈夫，跟你这个她既恨又怕的人逃跑。结果你使一个贵族死于非命，又逼得他的妻子自杀了。这就是你干的这件事的记录，阿贝·斯兰尼先生。你将受到法律的惩处。”

“要是埃尔茜死了，那我就什么都不在乎了，”这个美国人说。他张开一只手，看了看团在手心里的一张信纸。“哎，先生，”他大声说，眼睛里露出了一点怀疑。“您不是在吓唬我吧？如果她真象您说的伤得那么重的话，写这封信的人又是谁呢？”他把信朝着桌子扔了过来。

“是我写的，就为了把你叫来。”

“是您写的？除了我们帮里的人以外，从来没有人知道跳舞人的秘密。您怎么写出来的？”

“有人发明，就有人能看懂。”福尔摩斯说，“就有一辆马车来把你带到诺威奇去，阿贝·斯兰尼先生。现在你还有时间对你所造成的伤害稍加弥补。丘比特太太已经使自己蒙受谋杀丈夫的重大嫌疑，你知道吗？只是因为我今天在场和我偶然掌握的材料，才使她不致受到控告。为了她你至少应该做到向大众说明：对她丈夫的惨死，她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责任。”

“这正合我意，”这个美国人说，“我相信最能证明我自己有理的办法，就是把全部事实都说出来。”

“我有责任警告你：这样做也可能对你不利，”警长本着英国刑法公平对待的严肃精神高声地说。

斯兰尼耸了耸肩膀。

“我愿意冒这个险，”他说，“我首先要告诉你们几位先生：我从埃尔茜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认识她。当时我们一共七个人在芝加哥结成一帮，埃尔茜的父亲是我们的头子。老帕特里克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发明了这种秘密文字。除非你懂得这种文字的解法，不然就会当它是小孩乱涂的画。后来，埃尔茜对我们的事情有所闻，可是她不能容忍这种行当。她自己还有一些正路来的钱，于是她趁我们都不防备的时候溜走，逃到伦敦来了。她已经和我订婚了。要是我干的是另外一行，我相信她早就跟我结婚了。她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沾上任何不正当的职业。在她跟这个英国人结婚以后，我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我给她写过信，但是没有得到回信。之后，我来到了英国。因为写信无效，我就把要说的话写在她能看到的地方。

“我来这里已经一个月了。我住在那个农庄里，租到一间楼下的屋子。每天夜里，我能够自由进出，谁都不知道。我想尽办法要把埃尔茜骗走。我知道她看了我写的那些话，因为她有一次就在其中一句下面写了回答。于是我急了，便开始威胁她。她就寄给我一封信，恳求我走开，并且说如果真的损害到她丈夫的名誉，那就会使她心碎的。她还说只要我答应离开这里，以后不再来缠磨她，她就会在早上三点，等她丈夫睡着了，下楼来在最后面的那扇窗前跟我说几句话。她下来了，还带着钱，想买通我走。我气极了，一把抓住她的胳膊，想从窗户里把她拽出来。就在这时候，她丈夫手里拿着左轮冲进屋来。埃尔茜瘫倒在地板上，我们两个就面对面了。当时我手里也有枪。我举起枪想把他吓跑，让我逃走。他

开了枪，没有打中我。差不多在同一时刻，我也开了枪，他立刻倒下了。我急忙穿过花园逃走，这时还听见背后关窗的声音。先生们，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后来的事情我都没有听说，一直到那个小伙子骑马送来一封信，使我象个傻瓜似地步行到这儿，把我自己交到你们手里。”

在这个美国人说这番话的时候，马车已经到了，里面坐着两名穿制服的警察。马丁警长站了起来，用手碰了碰犯人的肩膀。

“我们该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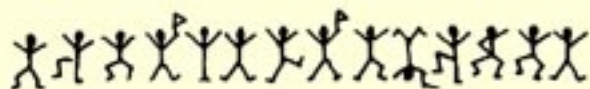
“我可以先看看她吗？”

“不成，她还没有恢复知觉。福尔摩斯先生，下次再碰到重大案子，我还希望碰到您在旁边的这种好运气。”

我们站在窗前，望着马车驶去。我转过身来，看见犯人扔在桌上的纸团，那就是福尔摩斯曾经用来诱捕他的信。

“华生，你看上面写的是什麼，”福尔摩斯笑着说。

信上没有字，只有这样一行跳舞的人：



“如果你使用我解释过的那种密码，”福尔摩斯说，“你会发现它的意思不过是‘马上到这里来’。当时我相信这是一个他决不会拒绝的邀请，因为他想不到除了埃尔茜以外，还有别人能写这样的信。所以，我亲爱的华生，结果我们把这些

作恶多端的跳舞小人变成有益的了。我还觉得自己已经履行了我的诺言，给你的笔记本添上一些不平常的材料。我想咱们该乘三点四十分的火车回贝克街吃晚饭了。”

再说一句关于尾声的话：在诺威奇冬季大审判中，美国人阿贝·斯兰尼被判死刑，但是考虑到一些可以减轻罪行的情况和确实是希尔顿·丘比特先开枪的事实，改判劳役监禁。至于丘比特太太，我只听说她后来完全复原了，现在仍旧孀居，用她全部精力帮助穷人和管理她丈夫的家业。

孤身骑车人

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期间，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异常繁忙。完全可以说，这八年来各种公办的疑难著名案件，没有一件不请教福尔摩斯的。还有千百件私人案件，其中许多是十分错综复杂并具有特色的，福尔摩斯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许多惊人的成就和一些不可避免的失败是这一漫长时期连续工作的结果。由于我对这些案件有闻必录，其中的许多案件我自己也亲身参加过，可以想象，要弄清我应该选择哪些来公之于众，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我可以按照我从前的作法，优先选择那些不是以犯罪的凶残著称，而是以结案的巧妙和戏剧性而引人入胜的案件。由于这个原因，我就选择了有关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查林顿的孤身骑车人一事，以及我们调查到的奇异结局，这个结局以出人意料的悲剧而告终。现在我就把情况介绍给读者。诚然，这些事对我朋友那因以扬名的才能并没有增添什么异彩，可是这件案子却有几点非常突出，不同于我从中收集资料写成了这些小故事的那些长篇犯罪记录。

我翻阅了一八九五年的笔记，查出是四月二十三日，星期六，我们第一次听维奥莱特·史密斯谈自己的事。我记得福尔摩斯对她的来访极不欢迎，因为那时他正全神贯注于一

件十分难解的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著名的烟草大王约翰·文森特·哈登所遭遇的特殊难题。我的朋友最喜欢的事就是准确和思想集中，在办手头的事情时，最厌烦别的事来打扰他。尽管如此，但他生性并不固执生硬，不可能拒绝那位身材苗条、仪态万方、神色庄重的美貌姑娘来讲述她的遭遇，何况她又是在这么晚的晚上亲自来贝克街恳请他帮助和指点的。尽管福尔摩斯声明时间已经排满，但也无济于事，因为那姑娘下定决心非讲不可。很明显，她不达到目的，要想使她离开除非动武。福尔摩斯显出无可奈何的神色，勉强地笑了笑，请那位美丽的不速之客坐下，把她遇到的麻烦事如实地讲给我们听。

“至少不会是一件有碍你身体健康的事，”福尔摩斯用那双敏锐的眼睛把她周身打量了一番说道，“象你这样爱骑车的人，一定是精力充沛的。”

她惊异地看看自己的双脚，我也发现了她鞋底一边被脚蹬子边缘磨得起毛了。

“是的，我经常骑自行车，福尔摩斯先生，我今天来拜访你，正是和骑车的事情有关系呢。”

我的朋友拿起这姑娘没戴手套的那只手，象科学家看标本那样，全神贯注而不动声色地检查着。

“我相信，你会原谅我的。这是我的业务，”福尔摩斯把姑娘的手放下，说道，“我几乎错把你当成打字员了。显而易见，你当然是一位音乐家。华生，你注意到那两种职业所共有的勺形指端吗？不过，她脸上有一种风采，”那女子娴静地把脸转向亮处，“那是打字员所不具备的。所以，这位女士是

音乐家。”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教音乐。”

“从你的脸色来看，我想你是在乡下教音乐。”

“是的，先生，靠近法纳姆，在萨里边界。”

“是一个好地方，可以使人联想到许多有趣的事情。华生，你一定记得我们就是在那附近拿获了伪造货币犯阿尔奇·斯坦福德。嗯，维奥莱特小姐，靠近法纳姆，在萨里边界，你遇到什么事了？”

那位姑娘十分清楚明白、镇静自若地说出下面这一段古怪离奇的事情来：

“福尔摩斯先生，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他叫詹姆斯·史密斯，是老帝国剧院的乐队指挥。我和母亲在世上举目无亲，我只有一个叔父，他名叫拉尔夫·史密斯，于二十五年前到非洲去了，从那时起音信全无。父亲死后，我们一贫如洗，可是有一天人家告诉我们，《泰晤士报》登了一则广告，询问我们的下落。你可以想象我们是多么激动啊，因为我们想这是有人给我们留下遗产了。我们立即按报上登的姓名去找那位律师，在那里又遇到了两位先生，卡拉瑟斯和伍德利，他们是从南非回来探家的。他们说我叔父是他们的朋友，几个月以前在十分贫困中死于约翰内斯堡。我叔父临终之前，请他们去找他的亲属，并务必使他的亲属不至穷困潦倒。这似乎使我们很奇怪，我叔父拉尔夫活着的时候，并不关心我们，而在他死时却那么精心关照我们。可是卡拉瑟斯先生解释说，因为我叔父刚刚听到他哥哥的死讯，所以感到对我们的命运负有重大责任。”

“请原谅，”福尔摩斯说道，“你们是什么时候见面的？”

“去年十二月，已有四个月了。”

“请继续讲下去吧。”

“我看伍德利先生讨厌得很，他是一个面孔虚胖、一脸红胡子的粗暴的青年，头发披散在额头两边，总是向我挤眉弄眼。我认为他十分可憎，我相信西里尔一定不乐意我认识这个人。”

“噢，西里尔是他的名字！”福尔摩斯笑容满面地说道。

那姑娘满面通红，笑了笑。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西里尔·莫顿，是一个电气工程师，我们希望在夏末结婚。哎呀，我怎么扯起他来了呢？我想说伍德利先生十分讨厌，而那位年纪老些的卡拉瑟斯先生可比较有礼貌。虽然他脸色土黄，脸刮得光光的，沉默寡言，但举止文雅，笑容可掬。他询问了我们的境况，发现我们很穷困，便要我到 he 那里教他那十岁的独生女儿。我说我不愿离开母亲，他说我可以在每周末回家去看她。他答应给我每年一百镑，这当然是十分优厚的酬金了。所以最后我答应了，来到离法纳姆六英里左右的奇尔特恩农庄。卡拉瑟斯先生丧妻鳏居，他雇用了一个叫狄克逊太太的女管家来照料家事，这位老妇人老成持重，令人起敬。那个孩子也很可爱，一切都如意。卡拉瑟斯先生十分和善，热衷于音乐，我们晚上在一起过得很高兴，每逢周末我回城里家中看望母亲。

“在我的快乐生活中，头一件不顺心的事就是一脸红胡子的伍德利先生的到来。他来访一个星期，哎呀！对我来说简直如同三个月。他是一个可怕的人，对别人横行霸道，对我

更肆无忌惮。他作了许多丑态表示爱我，吹嘘他的财富，说如果我嫁给他，我就可以得到伦敦最漂亮的钻石。最后，当我始终对他不加理睬时，有一天饭后他抓住我把我抱在怀里——他有可恶的牛劲——发誓说如果我不吻他，他就不放手。这时正好卡拉瑟斯先生进屋，把他从我身边拉开。为了这事，伍德利和东道主翻了脸，把卡拉瑟斯打倒在地，脸上弄出个大口子。伍德利的来访至此结束，第二天卡拉瑟斯先生向我道歉，并保证绝不让我再受这样的凌辱。从那以后我再没见到伍德利先生。

“现在，福尔摩斯先生，我终于谈到今天来向你请教的具体事情上了。你一定知道，我每星期六上午骑车到法纳姆车站，赶十二点二十二分的火车进城。我从奇尔特恩农庄出来，那条路很偏僻，有一段尤其荒凉，这一段有一英里多长，一边是查林顿石南灌木地带，另一边是查林顿庄园外圈的树林。你再也找不到比这段路更荒凉的地方了。在你没有到达靠近克鲁克斯伯里山公路以前，极难遇到一辆马车、一个农民。两星期以前，我从这地方经过，偶然回头一望，见身后两百码左右有个男人在骑车，看起来是个中年人，蓄着短短的黑胡子。在到法纳姆以前，我又回头一看，那人已经消失，所以我也没再想这件事。不过，福尔摩斯先生，我星期一返回时又在那段路上看到那个人。你可想而知我该多么惊奇了。而下一个星期六和星期一，又和上次丝毫不差，这事又重演了一遍，我愈发惊异不止了。那个人始终保持一定距离，决不打扰我，不过这毕竟十分古怪。我把这事告诉了卡拉瑟斯先生，他看来十分重视我说的话，告诉我他已经订购了一匹马

和一辆轻便马车，所以将来我再过那段偏僻道路时，不愁没有伴侣了。

“马和轻便马车本来应该在这个星期就到，可不知什么原因，卖主没有交货，我只好还是骑车到火车站。这是今天早晨的事。我来到查林顿石南灌木地带，向远处一看，一点也不错，那人就在那地方，和两个星期以前一模一样。他总是离我很远，我看不清他的脸，但肯定不是我认识的人。他穿一身黑衣服，戴布帽。我只能看清他脸上的黑胡子。今天我不害怕了，而是满腹疑团，我决心查明他是什么人，要干什么事。我放慢了我的车速，他也放慢了他的车速。后来我停车不骑了，他也停车不骑了。于是我心生一计来对付他。路上有一处急转弯，我便紧蹬一阵拐过弯去，然后停车等候他。我指望他很快拐过弯来，并且来不及停车，超到我前面去。但他根本没露面。我便返回去，向转弯处四处张望。我可以望见一英里的路程，可是路上不见他的踪影。尤其令人惊异的是，这地方并没有岔路，他是无法走开的。”

福尔摩斯轻声一笑，搓着双手。“这件事确实有它的特色，”他说道，“从你转过弯去到你发现路上无人，这中间有多久？”

“二、三分钟吧。”

“那他来不及从原路退走，你说那里没有岔路吗？”

“没有。”

“那他肯定是从路旁人行小径走开的。”

“不可能从石南灌木地段那一侧，不然我早就看到他了。”

“那么，按照排除推理法，我们就查明了一个事实，他向

查林顿庄园那一侧去了，据我所知，查林顿庄园宅基就在大路一侧。还有其它情况吗？”

“没有了，福尔摩斯先生，只是我十分惶惑莫解，感到极不愉快，所以才来见你，求得你的指点。”

福尔摩斯默默不语地坐了一会儿。

“和你订婚的那位先生在什么地方？”福尔摩斯终于问道。

“他在考文垂的米得兰电气公司。”

“他不会出其不意地来看你吧？”

“噢，福尔摩斯先生！难道我还不认识他！”

“还有其他爱慕你的男人吗？”

“在我认识西里尔以前有过几个。”

“从那时以后呢？”

“假如你把伍德利也算做一个爱慕我的人的话，那就是那个可怕的人了。”

“没有别的人了吗？”

我们那位美丽的委托人似乎有点为难。

“他是谁呢？”福尔摩斯问道。

“噢，可能纯粹是我胡思乱想；可是有时我似乎觉得我的雇主卡拉瑟斯先生对我十分有意。我们经常相遇，晚上我给他伴奏，他从来没说过什么。他是一位很好的先生，可是一个姑娘总是心里明白的。”

“哈！”福尔摩斯显得十分严肃，“他以什么为生呢？”

“他是一个富有的人。”

“他没有四轮马车或者马匹吗？”

“啊，至少他生活相当富裕。他每星期进城两三次，十分

关心南非的黄金股票。”

“史密斯小姐，你要把新发现的一切情况告诉我。现在我很忙，不过我一定抽时间来查办你这件案子。在这期间，不要没通知我就采取行动。再见，我相信我们会得到你的好消息。”

“这样的一位姑娘会有一些追求者，这是很自然的，”福尔摩斯沉思地抽着烟斗说道，“不过不要选偏僻村路骑自行车去追逐嘛。毫无疑问是一个偷偷爱上她的人。可是这件案子里有一些颇为奇怪和引人深思的细节，华生。”

“你是说他竟然只在那个地方出现吗？”

“不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明谁租用了查林顿庄园。然后再查明卡拉瑟斯和伍德利究竟是什么关系，因为他俩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啊。他俩为什么急于查访拉尔夫·史密斯的亲属呢？还有一点，卡拉瑟斯家离车站六英里远，连一匹马都不买，却偏偏要出两倍代价来雇一名家庭女教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家之道呢？奇怪，华生，十分奇怪！”

“你下去调查吗？”

“不，我亲爱的朋友，你下去调查好了。这可能是一件无足挂齿的小阴谋，我不能为它中断别的重大调查工作。星期一你一早到法纳姆去，要隐藏在查林顿石南地带附近，亲自观察这些事实。根据自己的判断见机行事，然后，查明是谁住在查林顿庄园，回来向我报告。现在，华生，在弄到几件可靠的证据，有希望用于结案前，我对这件事没有别的话好讲的了。”

那姑娘告诉我们她星期一九点五十分从滑铁卢车站乘车

出发，所以我便提早出发赶乘九点十三分的火车。到法纳姆车站，我毫不费力地问明了查林顿地带。要错过那姑娘的遇险地带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段路一边是开阔的石南灌木地带，另一边是老紫杉树篱，环绕着一座花园，花园里巨树参天。庄园有个长满地衣的石子路，大门两侧的石柱上满是破烂的纹章图案。除了中间行车的石子路之外，我发现几处树篱有豁口，有小路穿入。从路上看不到宅院，四周的环境都显得阴暗、衰颓。

石南地带开满一丛丛的黄色金雀花，在灿烂的春日骄阳下闪闪发光。我在灌木丛后选好隐身之处，以便既能观察庄园大门，又能看到两边长长的一大段路。我离开大路时，路上空无一人，现在有个人骑着车从对面向我来的方向奔去。他穿着黑色服装，我见他蓄有黑胡子。他来到查林顿宅地尽头，跳下车来，把车推进树篱的一处豁口，在我的视线中消失了。

过了一刻钟，第二个骑自行车的人出现了。这次是那位姑娘从火车站来。我见她骑到查林顿树篱时四下张望。过了一会儿，那男人从藏身处走出来，跳上自行车，尾随着她。在那辽阔的如画风景中，只有这两个人影在活动。那位仪态端庄的姑娘笔直地骑在车上，她身后的男人却低伏在车把上，一举一动都带有莫名其妙的鬼鬼祟祟的形迹。她回头看到他，便放慢了速度。他也放慢了速度。姑娘下了车，他也立即下车，在她身后有二百码的距离。那姑娘的下一步动作却是出奇不意地迅猛，她突然扭转车头紧蹬一阵，径直向他冲了过去。然而，他也象那姑娘一样迅速，不顾一切拼命地逃脱了。她又立刻返回大路，傲然地昂着头，不屑再去置理那不声不响的

尾随者了。他也转过身来，依然保持着那段距离，直到转过大路我看不到他们为止。

我依然呆在藏身之处，这样作是很恰当的，因为那个男人马上又露面了，他不慌不忙地骑车返回来。他拐进庄园大门，下了车。我看他在树丛中站了几分钟，举起双手，似乎在整理他的领带。然后又上车从我身旁经过，向对着庄园的车道骑去。我跑出石南灌木地带，从树林缝隙望过去，可以隐约看到远处那座古老的灰楼和它那些矗立的都铎式烟囱，可惜那条车道穿过一片浓密的灌木丛，我再也看不到那个人了。

不过，我看我已经作了一件漂亮事，便兴致勃勃地徒步行走回法纳姆。关于查林顿庄园，当地房产经纪人什么也说不出，只好把我介绍到帕尔马尔的一家著名的公司。我在回家途中到那里停留了一阵，受到经纪人的殷勤接待。不行，我不能租用查林顿庄园避暑了，我来得太晚了，庄园一个月以前已经租出去，租给了一个叫威廉森先生的人。他是一个体面的老先生。那位颇有礼貌的经纪人客气地说他不能再告诉我什么了，因为他不能议论他顾主的事。

那天晚上，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注意地倾听了我向他作的冗长的报告。我本来期望受到称赞，而且很重视他的称赞，可是连一句赞许的话也没有听到。恰恰相反，在他评论我做过的事和没有做到的事时，他那严峻的面容甚至比平时更加严肃。

“我亲爱的华生，你那藏身之地是非常失算的。你本来应该藏到树篱后面，仔细看看那位有趣的人。事实上，你藏的

地方离那儿几百码，告诉我的情况甚至比史密斯小姐还要少。她认为她不认识那个人，我确信她是认识的。要不然，他为什么那样拼死拼活地担心，生怕那姑娘走近他，看清了他的面貌呢？你说他伏身在自行车把上，你看，这不又是为了隐藏面目吗？你确实作得十分不妙。他回到了那所宅院，你要查明他是谁，却跑到一个伦敦房产经纪人那里！”

“那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有点头脑发热地高声喊道。

“到离那儿最近的酒店里去，那里是村上扯闲话的中心。人家会告诉你每一个人的名字，从主人到帮厨的女仆。至于威廉森吗，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假如他是老年人，那么他就不是那个灵敏的骑车人，不是在那个姑娘迅速敏捷的追赶下翩然逃脱的人。你这次远行的收获是什么呢？知道了那姑娘所讲的是真事，这我从来都不怀疑。知道了骑车人和庄园有关系这我同样不曾怀疑过。知道了那庄园是由威廉森租用的。谁又能为这作保证呢？好了，好了，我亲爱的先生，不要显得那么灰心丧气。星期六以前我们还可以多干点事，这段时间我还可以亲自做一两次调查。”

第二天早晨，我们接到史密斯小姐一封短信，简要而又准确地重述了我亲眼看到的那件事，可是信的主旨却留在附言中。

当我告诉你我在这儿的处境已经变得很困难时，我相信你会考虑我所吐露的秘密，这是由于我的雇主已经向我求婚这样一个事实。我相信他的感情是十分深厚而且高尚的。这时，我当然把我已经订婚的事告诉了他。他把我的

拒绝看得非常严重，但又十分和气。然而，你可以理解，我的处境是有些尴尬了。

“我们的年轻朋友看起来陷入了困境，”福尔摩斯看完信后，若有所思地说道，“这件案子肯定比我原来设想的有趣得多，发展的可能性也多得多。我还是应当到乡下去过一天安静太平日子，我打算今天下午就去，并且把我所形成的一两点想法检验一下。”

福尔摩斯在乡下度过的安静日子，结局是很奇特的，因为他晚间很晚才回到贝克街，嘴唇划破了，额头上还青肿了一大块，还有那种狼狈样子，好象是一个苏格兰场调查的对象。他对自己的历险感到非常高兴，一边讲述，一边出自内心地哈哈大笑。

“积极的锻炼总是有用的，可惜我锻炼的不多。”福尔摩斯说道，“你知道，我精通一些优秀的英国旧式拳击运动，并且偶尔用得上它，比如说，今天，要是没有这一手，那我就要遭到非常可耻的惨败了。”

我请他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我到了请你注意过的那个乡村酒店，在那里小心谨慎地进行调查。在酒吧间里，饶舌的店主把我所要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我。威廉森是一个白胡子老头，他和少数几个仆人住在庄园里。传说 he 现在是或过去当过牧师，可是在庄园这段短时间，有一两件小事使我觉得他很象牧师。我查询过一个牧师机构，他们告诉我，曾经有一个叫这名字的牧师，但他过去的行径极不光彩。那店主接着告诉我，庄园里每到周

末总有一些来客——‘是一伙下流痞，先生’——特别是一个蓄红胡子的人，名叫伍德利的，总少不了他。我们正谈到这里，那位伍德利先生竟然走了过来，他一直在酒吧间喝啤酒，把我们的话全都听去了。他问我是什么人？我要干什么？我问这些问题是什么意思？他口若悬河，修饰语满口都是。他最后谩骂了一通，凶恶地反手一击，我没有来得及躲避。后来的几分钟就很有趣了。我给那凶恶的暴徒一连串的打击。我就成了你看到的这种样子。伍德利先生乘车回去了。我这场乡村旅行也就这样告终了。必须承认，不管多么有趣，我这一天萨里边界之行并不比你的收获大。”

星期四那天我们又收到那位委托人的一封信。她写道：

福尔摩斯先生，你听到我就要辞去卡拉瑟斯先生的雇佣，不会感到惊奇吧。即使报酬优厚，我也不甘心忍受这尴尬的处境。我在星期六回城里，不打算再回来了。卡拉瑟斯先生已备好一辆马车，因此，如果说过去路上有什么危险的话，那么偏僻车路上的危险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至于我辞聘的具体原因，不单是我和卡拉瑟斯先生的尴尬处境，而且是那个令人嫌恶的人伍德利先生又来了。他本来可怕，现在的嘴脸更可怕了。因为他好象出了什么事，所以更加不象样子了。我是从窗子里面看到他的，我很高兴说，我并没有碰上他。他和卡拉瑟斯先生谈了很长时间，从此以后卡拉瑟斯先生非常激动。伍德利一定居住在附近，因为他并没有住在卡拉瑟斯家里。今早我又看到他在灌木丛中鬼鬼祟祟地活动。我不久就会在这地方碰到这头凶猛

的吃人野兽，简直说不出是多么憎恨和害怕了。卡拉瑟斯先生怎么竟能容忍这样的家伙？一刻也容忍不得啊！不过，我的一切麻烦到星期六就要结束了。

“我相信是这样的，华生，我相信是这样的，”福尔摩斯严肃地说道，“围绕着这位小姑娘正进行着一场极为隐秘的阴谋，我们有责任去一趟，不让任何人在她最后一次旅行中骚扰她。华生，我想星期六早晨我们一定抽时间一起去，以便保证我们这次奇异而广泛的调查不致遭受不幸的结局。”

我承认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十分看重这件案子，在我看来其中并没有什么危险，只不过有些荒诞、古怪而已。男人埋伏着等待漂亮的女人并且尾随她，这并不是什么闻所未闻的事，如果他只有那么一点点放肆，不仅不敢向她求爱，而在她接近他的时候，反而逃跑，那他就不是十分可怕的暴徒。那个恶棍伍德利则又当别论。可是，除了那一次之外，他再没有骚扰过我们的委托人，近来他到过卡拉瑟斯家，可也没有闯到她面前。那个骑车人无疑是酒店老板所说的周末聚会的成员。可他是什么人呢，他要干什么呢？却依然模糊不清。福尔摩斯的严肃表情，他离开我们房间以前，把一只手枪塞到衣袋里，这些都使我感到，这一连串怪事后面可能隐藏着悲剧。

夜雨之后，早晨阳光灿烂，长满石南灌木丛的农村，点缀着一丛丛盛开的金雀花，闪闪金光，对厌倦伦敦那阴郁灰暗色调的人来说，显得更加美丽，不觉耳目一新。福尔摩斯和我漫步在宽阔而多沙的道路上，呼吸着清晨的新鲜空气，欣

赏着鸟语花香，到处一派欣欣向荣的春意。我们从克鲁克斯伯里山巅的大路高处，可以看到那座不祥的庄园耸立在古老的橡树丛中。橡树本来够古老的了，可是比起橡树环抱的建筑物来，却依然显得年轻。福尔摩斯指着长长的一段路，在那棕褐色的石南灌木丛和一片嫩绿的树林之间，宛如一条红黄色的带子。远处，出现一个小黑点，可以看出是一辆单马马车在向我们这个方向移动。福尔摩斯焦急地惊呼了一声。

“我差了半个小时，”福尔摩斯说道，“假如这是她的马车，她一定是在赶乘早些的列车。华生，恐怕我们来不及会她，她早就经过查林顿了。”

这时，我们过了大路高处，已经看不到那辆马车了，可是我们加速向前赶路，速度之快，使我开始露出平日安坐为生的坏处，因而不得不落到后面。然而，福尔摩斯一直锻炼有素，因为他有用之不竭的旺盛精力。他那轻快的脚步一直没有放慢，突然，他在我前面一百码的地方停止了脚步。我看见他举起一只手作了一个失败而绝望的手势。与此同时，一辆空马车拐过大路的转弯处，那匹马缰绳拖地，慢步小跑，马车吱吱嘎嘎地向我们迎面驶来。

“太晚了，华生，太晚了！”在我气喘吁吁地跑到福尔摩斯身旁时，他大声喊道，“我真愚蠢，怎么没有想到她要赶那趟早些的列车！一定是劫持，华生，是劫持！是谋杀！天知道是什么！把路挡上！把马拦住！这就对了。喂，跳上车，看看我们能否补救自己的大错造成的后果。”

我们跳上马车，福尔摩斯调过马头，狠狠给了那马一鞭子，我们便顺大路往回疾驰。在我们转过弯时，庄园和石南

地段间的整个大路都展现在眼前。我抓住了福尔摩斯的胳膊。

“就是那个人！”我气喘吁吁地说。

一个无伴骑车人向我们冲过来。他低着头，双肩滚圆，把全身气力都用在脚蹬子上，象赛车的人一样蹬得飞快。突然他抬起满是胡子的脸，见我们近在眼前，便停下车，从自行车上跳下来，他那乌黑的胡子和苍白的脸色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双目闪亮，仿佛正在极度兴奋之中。他瞪眼瞅着我们和那辆马车，然后脸上显出惊异的神色。

“喂！停下！”他大声喊道，用他的自行车把我们的路挡住，“你们在哪儿弄到的这辆马车？嗨，停下！”他从侧面口袋中掏出手枪咆哮道，“告诉你，停下，要不然，我可真的要赏你那匹马一颗子弹了。”

福尔摩斯把缰绳扔到我腿上，从马车上跳下来。

“你正是我们要见的人，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在哪里？”福尔摩斯连忙清晰地问道。

“我正要问你们呢。你们坐的是她的马车，应当知道她在哪儿。”

“我们在路上碰到这辆马车，上面没有人，我们才把车赶回来去救那位姑娘。”

“天哪！天哪！我怎么办哪？”那个陌生人绝望地喊道，“他们把她抓走了，那个该死的伍德利和那个恶棍牧师！快来，先生，假如你们真是她的朋友，那就快来。帮我一同搭救她吧，我横尸查林顿森林也在所不惜！”

他提着手枪向树篱的一个豁口疯狂跑去，福尔摩斯紧跟在后，我把马放到路旁吃草，也跟在福尔摩斯身后跑过去。

“他们是从这儿穿过去的，”陌生人指着泥泞小路上的足迹说道，“喂！停一下！灌木丛里是什么人？”

那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衣着象马夫，穿着皮裤，打着绑腿。他仰面躺着，双膝蜷起，头上有一道可怕的伤口，已经失去知觉，不过还有气息。我把他的伤口看了一眼，知道没有伤到骨头。

“这就是马夫彼得，”陌生人喊道，“他就是给那姑娘赶车的。那些畜生把他拉下车来用棍棒打伤了。让他先躺在这儿吧，我们反正救不了他，可是我们却可以从可能落到一个女人身上的最坏厄运中把她搭救出来。”

我们发疯一般向林中盘曲小径奔去，一到环绕着宅院的灌木丛，福尔摩斯就站住了。

“他们没有进宅院。左边有他们的脚印，在这儿，在月桂树丛旁边。啊！我说得不错。”

他正说着，传来一阵女人的尖声哀叫，一种带着极度惊恐的颤声狂呼从我们面前一片浓密的绿色灌木丛中传出来。突然尖声高叫停止了，接着是一阵窒息的咯咯声。

“这边！这边！他们在滚球场，”那陌生人闯过灌木丛，说道，“啊，这些胆小鬼！跟我来，先生们！哎呀！太迟了！太迟了！”

我们猛然闯进古树环绕的一片林间绿草地。草地那一边，在一棵大橡树的树荫下站着三个人。一个是女人，就是我们的委托人，她垂着头，半昏厥过去，嘴上蒙着手帕。她对面站着面貌凶残的红胡子年青人，腿上扎着绑腿，大叉腿站着，一只手叉腰，另一只手里晃动着马鞭，他的整个神情显示出

一种洋洋得意的架式。这两个人中间站着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家伙，穿浅色花呢衣服，外罩白色短法衣，显然刚做完结婚仪式，因为我们一到，他就把一本祈祷书装进衣袋，并且轻轻拍着那阴险的新郎的后背，兴致勃勃地向他祝福。

“他们在举行婚礼！”我气喘吁吁地说道。

“来！”我们的领路人喊道，“来！”他冲过林中空地，福尔摩斯和我紧紧跟随。在我们冲到姑娘跟前时，她摇摇晃晃地靠在树干上以免摔倒。前牧师威廉森向我们嘲弄地鞠了一躬，而暴徒伍德利却野蛮地大吼一声，得意忘形地狂笑着，向我们冲来。

“你可以把你的胡子摘掉，鲍勃，”他说道，“我认识你，一点不含糊。喂，你和你的同伙来得正是时候，我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伍德利夫人。”

我们那带路人的回答很特别。他一把拉掉用以伪装的黑胡子，把它扔到地上，露出刮得光光的浅黄色长脸。然后举起手枪，对准了那年轻的暴徒，这时，那暴徒正好手挥致命的马鞭向他冲来。

“是的，”我们的伙伴说道，“我就是鲍勃·卡拉瑟斯，我要看到这姑娘安然无恙，否则我只好上吊了。我告诉过你，假如你骚扰了她，我准备怎么办。皇天在上，我说到做到。”

“你太晚了，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了。”

“不对，她是你的寡妻。”

枪声响了，我看到血从伍德利前心喷出来。他尖叫一声转了一下身子就仰面倒下了，那丑陋的红脸霎时变成斑驳而又苍白，十分吓人。那老头子依然披着白色的法衣，此时破

口大骂，那骂不绝口的肮脏话语，我真是闻所未闻的。他掏出他自己的手枪来，但还没来得及举枪，就看见福尔摩斯的枪口已经对准他了。

“够了，”我的朋友冷冷地说道，“把枪扔下！华生，你把枪拣起来！把枪对准他的头！谢谢你。还有你，卡拉瑟斯，把你的枪也给我。我们用不着再动武了。来，把枪缴了！”

“那么，你是谁？”

“我叫歇洛克·福尔摩斯。”

“啊呀！”

“我看得出，你们早知道我的名字了。在官方警探来到以前，我只好代劳了。喂，你！”福尔摩斯向林中空地那边一个吓坏了的马夫喊道，“到这儿来。赶快骑马把这张条子送到法纳姆去。”福尔摩斯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纸，草草写了几句话，“把这送到警察署交给警长。在他来到之前，我只好代劳来监护你们了。”

福尔摩斯那坚强的主宰一切的性格在支配着这幕惨剧的场面，所有的人都同样乖乖地听他的摆布。威廉森和卡拉瑟斯把受伤的伍德利抬进屋去，我也扶着那受惊的姑娘。伤者放在床上，我应福尔摩斯的要求对伤者进行了检查。当我向他报告检查结果时，他正坐在挂有壁毯的老式饭厅里，面前坐着受他监护的威廉森和卡拉瑟斯。

“他可以活下来，”我报告说。

“什么！”卡拉瑟斯高声喊道，从椅子上跳下来，“我首先上楼把他结果了再说。你们不是对我说，那个小天使般的姑娘要一辈子受狂徒伍德利的约束吗？”

“这用不着你过问，”福尔摩斯说道，“她根本不成其为他的妻室，这有两条非常充分的理由。第一，我们完全有把握怀疑威廉森主持婚礼的权利。”

“我受任过圣职，”那老无赖喊道。

“早就免去圣职了。”

“一旦做牧师，终身是牧师。”

“我看不行。那么结婚证书呢？”

“我们有结婚证书，就在我衣袋里。”

“照此看来，你们是靠阴谋诡计弄来的。不管怎样来的，反正强迫婚姻绝对不是婚姻，而是十分严重的罪行。在你们完蛋以前，你会悟出这一点的。除非我弄错了，在今后十年左右，你是有时间想通这一点的。至于你，卡拉瑟斯，要是你不从衣袋里掏出枪来，你本来可以干得好一些的。”

“我现在才开始这样想，福尔摩斯先生，可是在我想到我为保护那姑娘所采取的一切预防措施时——因为我爱她，福尔摩斯先生，而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知道什么叫做爱——想到她落入那个南非最残忍的暴徒的魔掌之中，而此人的名字从金伯利到约翰内斯堡 人人惧怕，这简直使我发狂。啊，福尔摩斯先生，你很难相信这些，我知道这些无赖潜伏在这所宅子里，可是自从那姑娘受我聘请以来，她经过这所房子时，我没有一次不骑车护送她，亲眼看她不致受到伤害。我和她保持着一定距离，我戴上了胡子，以便使她认不出我来，因为她是一位善良而品质高贵的姑娘，如果她想到是我在村

路上尾随她，她就不会长期受我雇佣了。”

“你为什么不把危险告诉她呢？”

“因为那样一来，她还是要离开我的，可是我不愿意有这样的事情。即使她不爱我，只要我能在家里看到她那秀丽的容貌，听到她的声音，那我就知足了。”

“喂，”我说道，“你把这叫做爱，卡拉瑟斯先生。可是我却把这叫做利己主义。”

“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不管怎样，我不能让她离开。再说，她周围有这伙人，最好还是有人在身边照顾她好一些。后来，接到电报，我知道他们一定要有所行动了。”

“什么电报？”

卡拉瑟斯从口袋里拿出一份电报来。

“就是这个，”他说道。

电文非常简单明了：

老儿已死。

“哼！”福尔摩斯说道，“我想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并且我也明白，象你所说的，这封电报会引起他们走向极端。你们可以一边等，一边尽你所知全部告诉我。”

那个穿白色法衣的老恶棍破口骂出一连串肮脏话。

“皇天在上！”他说道，“假如你泄露我们的秘密，鲍勃，我就要用你对付杰克·伍德利的手段来对付你。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把那姑娘的事说得天花乱坠，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可是你要把你的朋友出卖给这个便衣警察，那你就要自找倒霉

了。”

“尊敬的牧师阁下用不着激动，”福尔摩斯点燃香烟，说道，“这件案子对你们不利，这是十分清楚的。我不过出于个人好奇，问几个细节问题而已。不过，假如你们不便见告，那么我就来说一说，然后你们就会明白你们还能隐瞒住什么秘密了。首先，你们三个人从南非来玩这场把戏——你威廉森，你卡拉瑟斯，还有伍德利。”

“头号的谎言，”那老家伙说道，“两个月以前，我连他们见也没见过，而且我生来也没到过非洲，所以你可以把这谎言放进烟斗里一起烧掉，爱管闲事的福尔摩斯先生。”

“他说的是实话，”卡拉瑟斯说道。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是从远方来的。这位尊敬的牧师是我们自己的本国货。你们在南非结识了拉尔夫·史密斯。你们有理由相信他不会活得很久了，你们发现他的侄女要继承他的遗产。我这话怎么样？嗯？”

卡拉瑟斯点点头，威廉森咒骂不止。

“毫无疑问，她是最近的亲属，你们知道那个老人不会留下遗嘱。”

“他不认字也不会写，”卡拉瑟斯说道。

“所以你们两人不远万里而来，到处查寻这位姑娘。你们打的主意是，一个人娶她，另一个人分一部分赃款。由于某种原因，伍德利选上做丈夫。那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在航途打牌，用那个姑娘作注，伍德利赢了。”

“我明白了。你把姑娘聘到你家里，好让伍德利到你家向她求爱。可是她看得出伍德利是个酗酒的恶棍，不愿和他来

往。同时，你自己也爱上了这位姑娘，这就完全打乱了你们的安排。你想到那个恶棍要占有这姑娘，便再也不能容忍了。”

“对，的确，我不能再容忍了。”

“于是你们争吵起来。他一怒之下就走了，把你撇在一边，自己打主意了。”

“威廉森，我看，我们要说的这位先生都说了，已经所剩无几了，”卡拉瑟斯苦笑着大声喊道，“对，我们争吵过，他把我打倒了。不管怎样，在打架方面，我和他是不相上下的。后来我就见不到他了。原来那时他在这里结识了这位被免职的牧师。我发现他们俩在这儿租了房子，这正是她去车站的必经之路。在这以后我就留心照料她，因为我知道风声邪恶啊。我一次又一次地去看他们，因为很想知道他们在追求什么。两天以前伍德利带着这封电报到我家来，电报说拉尔夫·史密斯已经去世。伍德利问我是不是遵守讲好的交易条件。我说我不愿意。他问我是不是自己想娶那姑娘，然后分给他一部分财产。我说我倒是愿意这么办，可是姑娘不答应。伍德利说，‘让我们先把她娶到手，过一两个星期，她对事情的看法就会有所不同了。’我说我不愿意动用武力。所以他就现出那出言下流的无赖本色，骂骂咧咧地走了，并且发誓说，一定要把她弄到手。她打算这个周末离开我，我弄到一辆轻便马车送她去车站，可总是放心不下，所以骑自行车赶来。然而，她已经动身了，还没等我追上她，祸事就发生了。我一看到你们两位先生把她乘坐的马车赶回来，我就立即知道情况不妙了。”

福尔摩斯站起来，把烟蒂扔进壁炉。“我的感觉一直很迟

钝，华生，”他说道，“当你报告说你见骑车人好象在灌木丛中整理领带，光是这一件事就早已向我说明了一切。不过，我们还可以庆幸我们通到这样一桩希奇古怪的、在某些方面又是独一无二的案子。我看见车道上来了三名区警察，我很高兴看到那个小马夫也能跟他们走得一样快，所以，看来，不管是牧师，还是那个有趣的新郎，由于他们今天早晨的非法行动，将永无出头之日了。华生，我想，凭你的医务能力，你可以拜访史密斯小姐，告诉她，假如她恢复了健康，我们就送她回娘家去。如果她还没有完全复原，你可以暗示说，我们准备给米得兰公司的一位年轻电学家打电报，这多半可以把她治愈。至于你，卡拉瑟斯先生，我想你对你参加的罪恶阴谋活动，已经力所能及地进行了补救。这是我的名片，先生，如果在审判你的时候，我的证词对你有益的话，请随意使用好了。”

在我们那层出不穷的活动中，读者可能已经察觉，我往往很难对我的记叙文加以润色，并且写出读者可能期望的那些希奇古怪的最终详细情节。每一案件都是另一案件的序幕，而决定性时刻一过，那些登台人物就从我们的忙乱生活中永远退场。然而，我找到了我记叙这件案子的手稿，手稿的结尾有一段简要的记载，我在记载中报告说，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果真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现在她已经是莫顿和肯尼迪公司的大股东，著名的威斯敏斯特电学家西里尔·莫顿的妻子。威廉森和伍德利两个人都因诱拐和伤害罪受审，威廉森被判七年徒刑，伍德利被判十年徒刑。我没有得到卡拉瑟斯结果如何的报告，不过我相信，既然伍德利是一个声名狼藉

的十分危险的恶棍，法庭是不会十分严重地看待卡拉瑟斯所犯的伤害罪的，我想法官判他几个月监禁也就足够了。

修道院公学

在贝克街的这座小小的舞台上，我们已经看到不少人物的出场和退场都很不寻常，可是回忆起来，只有曾经荣获硕士、博士等学位的桑尔尼克夫特·贺克斯塔布尔的首次登场最为突然，最为惊人。那张几乎印不下他的全部学术头衔的小名片刚刚送来几秒钟，他自己就紧跟着进来了。他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神情十分庄严，似乎冷静和稳重全集于一身。但是当他走进屋来随手关上门后，竟立即靠着桌子摇晃起来，随后便四肢无力地跌倒在地板上，那魁梧的身躯匍匐在壁炉前的熊皮地毯上，他失去了知觉。

我们急忙站了起来，片刻之间，我们惊讶地、默默地注视着这艘沉落海底的庞大船只，显然在辽阔的生命海洋上掀起了急剧的、致命的风暴。福尔摩斯匆忙地拿起一个座垫放在他的头下，我便赶紧把白兰地送到他的唇边。他阴沉而又苍白的面孔上，布满了忧愁的皱纹，眼睛紧闭着，眼窝发黑，嘴角松弛而下垂，胡须没有修剪，显得凹凸不平。衣领和衬衣带着长途旅行的灰尘，头发乱蓬蓬的。无疑躺在我们面前的的是一个忧伤过度的人。

福尔摩斯问：“华生，这是怎么一回事？”

“极度衰竭，可能只是由于饥饿和疲劳所致。”我一面说

一面摸着 he 细微的脉搏，感到他的生命力已经由奔腾的泉源变成了涓滴细流。

福尔摩斯从来人放表的口袋中拿出一张火车票，说：“这是从英格兰北部的麦克尔顿到伦敦的往返车票。现在还不到十二点，他一定动身很早。”

过了一会儿，他那紧闭的眼睑开始颤动，他抬起头来用一双灰色呆滞的眼睛看着我们。接着他爬了起来，羞愧得脸色发红。

“福尔摩斯先生，请原谅我的衰弱，我有些过分劳累。最好您能给我一杯牛奶和一块饼干，那样的话我一定会好些。谢谢您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亲自到这儿来是为了请您一定跟我走一趟。我怕电报不足以使您相信这个案件十分紧迫。”

“您先恢复好了……”

“我已经完全好了。我没有想到我会这样虚弱。福尔摩斯先生，我希望您和我乘下一趟火车到麦克尔顿去。”

我的朋友摇了摇头。

“我的同事华生大夫会告诉您我们现在很忙。费尔斯文件案请我处理，还有阿巴加文尼家的谋杀案即将开庭审判。目前除非是极其重大的案件，否则我不会离开伦敦。”

我们的客人摊开双手大声说：“重大！霍尔得芮斯公爵的独生子被劫走的事，您一点也没有听到吗？”

“什么！就是那位前任内阁大臣吗？”

“正是他。我们曾经尽力不使新闻界知道，可是昨天晚上在环球戏院已有了流言。我想这事或许已经传到您的耳中了。”

福尔摩斯急忙从许多本参考资料中，伸手取出“H”那卷。

“‘霍尔得芮斯，第六世公爵、嘉德勋爵、枢密院顾问……’头衔够多了！‘伯维利男爵、卡斯顿伯爵……’天啊，多少头衔！自一九一一年起任哈莱姆郡的郡长。于一八八八年娶爱迪丝·查理·爱波多尔爵士的女儿。他系萨尔特尔勋爵的继承人和独生子。拥有二十五万英亩土地。在兰开夏和威尔士有矿产。地址：卡尔顿住宅区；哈莱姆郡，霍尔得芮斯府邸；威尔士，班戈尔，卡斯顿城堡。一八七二年海军大臣，曾任首席国务大臣……’他当然是国王最伟大的臣民之一喽！”

“不但是最伟大的而且也许是最富有的。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您精通您的职业，并且愿意为了您的事业竭尽全力。但是我不妨告诉您，公爵大人亲自对我讲了，谁能告诉他，他的儿子被劫持到什么地方去了，将会得到五千镑的巨款，要是还能说出劫持他儿子的人的姓名，就要再加一千镑。”

福尔摩斯说：“啊，这样的报酬真是太优厚了！华生，我看我们就同贺克斯塔布尔博士到英格兰北部走一趟吧！贺克斯塔布尔博士，请您先喝牛奶，然后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在什么时候和怎样发生的。最后还有，您这位修道院公学的博士与这个案件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在出事后的第三天——您的未修剪的胡须说明是过了三天——您才来到这里，要求我们献出微薄的力量。”

我们的客人用过了牛奶和饼干，他的一双眼睛重新发出

光芒，脸颊渐渐红润起来，这时他开始有力而清晰地叙述事情的经过。

“先生们，我先要告诉您们，修道院公学是所预备学校，我是创建人也是校长。《贺克斯塔布尔对贺拉斯之管见》这本书或许会使您们想起我的名字。一般说来修道院公学是不错的，在英格兰这所公学是最好的、最优秀的预备学校。布莱克沃特地方的莱瓦斯托克伯爵以及卡其卡特·索姆兹爵士等人都把他们的儿子托付给我。三个星期以前，霍尔得芮斯公爵派了他的秘书王尔得先生来告诉我，他要把他的独生子和继承人、十岁的萨尔特勋爵交我管教。那时我感到我的学校已经达到鼎盛时期了。万万没有想到这竟然是我一生中最悲惨厄运的前奏。

“五月一号这个孩子来到了学校，那时正是夏季学期的开始。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少年，而他自己也很快地习惯了我们的生活。我可以告诉您——我相信我说话一向是谨慎的，可是出了这件不幸的事，我便不宜再把一些情况留在心中了——他在家并不太快乐。公爵的婚后生活并不平静，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后来双方同意分居，公爵夫人定居在法国南部。这事是在不久以前发生的。我们知道这个孩子对于他的母亲怀有更为深厚的感情。他的母亲离开霍尔得芮斯府以后，他闷闷不乐，因此公爵愿意把他送到我的学校来。他到校才两周，便和我们很熟悉了，而且他显得十分快乐。

“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五月十三日夜晩，就是这星期一的

夜晚。他的房间在二楼，是个里间，要穿过另一间有两个孩子住的较大的房间才能走到。这两个孩子当夜丝毫没有察觉有什么动静，所以可以肯定小萨尔特尔没有从这儿走出去。他的窗户是开着的，窗上有一棵茁壮的常春藤连到地面。在地面上没有找到足迹，但是只有这个窗户是出走的唯一途径。

“星期二上午七点发现他已经不在了，他的床是睡过的。临走以前，他完全穿好了衣服，就是他常穿的校服——黑色伊顿上衣和深灰色的裤子。没有痕迹说明有人进过屋子，若有喊叫和厮打的声音一定听得到，因为住在外面一间的年纪较大的孩子康特睡觉一向是很轻的。

“发现萨尔特尔勋爵失踪以后，我立即召集全校点名，包括所有的学生、教师以及仆人。这时我们才确定了萨尔特尔不是独自出走的，因为德语教师黑底格也不见了。他的房间在二楼末端，和萨尔特尔勋爵的房间全朝着一个方向。他的床铺也是睡过的，但是他显然没有完全穿好衣服就走了——衬衣和袜子还在地板上。毫无疑问他是顺着常春藤下去的，在他着地的草地上，他的足迹清晰可见。他平日放在草地旁小棚子里的自行车那时也不见了。

“黑底格和我在一起已有两年了，他来的时候带来的介绍信给他的评语很好，但是他是一个忧郁寡言的人，在教师和学生中不太受欢迎。逃亡者的踪影一点也查不到，直到现在，已经是星期四的上午了，还和星期二一样一无所知。当然出

英国伊顿公学所穿的校服上衣，长袖，前胸翻领较大，长短只到腰部。——译者注

事后我们立刻到霍尔得芮斯府寻找过。府邸离学校不过几英里,我们以为他也许由于想家心切突然回到他父亲那儿了,但是在那儿没有听到任何消息。公爵万分焦虑,至于我自己,您二位已经亲眼看到了,这个事件的责任和由此引起的担忧把我弄得跌倒在地失去神智。福尔摩斯先生,我恳求您在这个案件上,使出您的全部力量,在您的一生中怕是很难有能给您带来这样大好处的案子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位不幸的校长的叙述。他的紧锁的眉头,表明他对于这件事已经开始了全神贯注的思考,完全不需要我的劝说了。因为除了报酬优厚以外,这个案子也引起了他那对于复杂的、非同寻常的案件的兴趣。他拿出他的笔记本记下了几件重要情况。

他严厉地说:“您太疏忽了,没有早些来找我,直等到发生了极大的障碍以后,才让我开始侦查。一个行家在常春藤和草地那儿竟会看不出一点线索,这是不可想象的。”

“福尔摩斯先生,这不应该责怪我。公爵大人想要避开流言蜚语,他担心这会把他的家庭不幸公之于众。他对于流言这一类事情简直深恶痛绝。”

“官方不是已经做了一些调查了吗?”

“是的,先生,但是结果使人大失所望。明显的线索得到得很快,这是由于有人报告说,在邻近的火车站上看见一个孩子和一个青年乘早班火车。昨天晚上我们才知道,这两人被跟踪到了利物浦,结果查明他们和这个案件毫无关系。我的心情是这样的沮丧和失望,一夜未眠,然后乘早班火车径直来到了您这儿。”

“我想在追踪这个虚假的线索的时候,当地的调查便放松了吧?”

“完全没有进行。”

“所以有三天的时间白白浪费掉了。这个案件处理得太不妥当了。”

“我已经感觉到了,并且承认这一点。”

“可是这个案件应该能够得到最终解决。我很愿意研究这个案件,您了解这孩子和那位德语教师的关系吗?”

“一点也不了解。”

“这个孩子是在他的班上吗?”

“不是,而且我听说,这个孩子从来也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

“这种情况倒是很少见。这孩子有自行车吗?”

“没有。”

“另外还丢了一辆自行车吗?”

“也没有。”

“确实吗?”

“确实。”

“那么,你的意思是,这位德国人并没有在深夜里挟着这个孩子骑车出走。是吗?”

“是的,肯定没有。”

“您想应该怎样解释呢?”

“这辆自行车可能是个骗局。车或许藏在某个地方,然后这两人徒步走掉。”

“很可能是这样的,不过拿自行车作幌子似乎相当荒谬,

是不是？棚子里还有别的自行车吗？”

“还有几辆。”

“要是他想使人认为他们骑车走掉，他不会藏起两辆吗？”

“我看他会的。”

“当然他会。幌子的说法解释不通。但是这个情节可以作为调查的良好开端。总之，一辆自行车是不容易隐藏或是毁掉的。还有一个问题。这个孩子失踪的前一天有人来看过他吗？”

“没有。”

“他收到过什么信没有？”

“有一封。”

“谁寄来的？”

“他的父亲。”

“您平常拆他的信看吗？”

“不。”

“您怎么知道是他的父亲寄来的呢？”

“信封上有他家的家徽，笔迹是公爵特有的刚劲笔迹。此外，公爵也记得他写过。”

“在这封信以前他什么时候还收到过信？”

“收到这封信的前几天。”

“他收到过从法国来的信吗？”

“从来没有。”

“你当然明白我提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这个孩子不是被劫走，便是自愿出走。在后者的情况下，您会料想到要有外界的唆使，使得这样小的孩子做出这种事情。如果没有客人

来看他，教唆一定来自信中，所以我想要弄清谁和他通信。”

“恐怕我帮不了多大忙。据我所知，只有他父亲和他通信。”

“他父亲恰巧就在他失踪的那天给他写了信。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是很亲近的吗？”

“公爵无论和谁都不亲近。他的心思完全沉浸在公众的重大问题上，对于一般的情感，他是无动于衷的。但是就公爵本人来说，他待这个孩子是很好的。”

“孩子的感情是在他母亲一边吧？”

“是的。”

“孩子这样说过吗？”

“没有。”

“那么，公爵呢？”

“唉！他也没有。”

“您怎么会知道的呢？”

“公爵大人的秘书詹姆士·王尔德先生和我私下谈过。是他给我讲了这个孩子的感情。”

“我明白了。还要问一下，公爵最后送来的那封信——孩子走了以后在他的屋中找到没有？”

“没有，他把信带走了。福尔摩斯先生，我看我们该去尤斯顿车站了。”

“我要叫一辆四轮马车。过一刻钟我们就会再见到您。贺克斯塔布尔先生，如果您要往回打电报，最好是让您周围的人们以为调查仍然继续进行，是在利物浦，或是在这个假线索使你们想到的任何地方。同时我要在您的学校附近悄悄地

做点工作，也许痕迹尚未完全消失，华生和我这两只老猎狗还可以嗅出一点气味来。”

当天晚上我们到了贺克斯塔布尔先生著名学校的所在地皮克镇；这儿空气清凉使人感到爽快。我们到达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大厅的桌子上放着一张名片，管家向主人耳语了几句，博士转过身来，脸色十分激动。

他说：“公爵在此，公爵和王尔得先生在书房。先生们请进来，我要把你们介绍给他。”

这位著名政治家的照片我当然很熟悉了，可是他本人和他的照片大不相同。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神态庄严的人，衣着考究，脸型瘦长，鼻子长得有些出奇，又弯又长。他的面色苍白象死人一样，在又长又稀的红润的胡须衬托下更为怕人，胡须飘到白色背心上，背心前还有表链的链坠闪烁发光。公爵就是这样庄严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站在壁炉前地毯的正中央冷淡地看着我们。在他的旁边站着一个很年轻的人，我猜到他就是那位私人秘书王尔得。他身材不高，神色紧张而又警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显得很聪明，面孔易于流露感情。他用尖刻而又肯定的语调立即开始讲话。

“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我今天上午来过，但是已经晚了，不能阻止您去伦敦了。我听说您的目的是请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来承办这个案子。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您没有和公爵大人商量，竟然采取这一步骤，是大人意料不到的。”

“是在我了解到警察已经无法……”

“公爵大人绝对没有认为警察已经无法办理。”

“可是王尔得先生，那……”

“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您十分了解，大人特别担心这事会传到公众中去。他的意思是知道这事的人越少越好。”

受到威吓的博士说：“改变一下这个安排不难。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明天可以乘早车回到伦敦。”

福尔摩斯毫不介意地说：“我想不必，博士，不必。北部地区的空气使人精神振奋，并且感到爽快，所以我想在你们的草原住几天，好好地用我的头脑想想。住在您的学校还是住在村中旅店，当然由您决定。”

我看得出可怜的博士十分犹豫不决，但是红胡须公爵的低沉响亮的声音——简直象午饭的皿形铃声——帮了他的忙。

“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我同意王尔得先生的意见，您要是先和我商量一下就妥当了。既然您已经把事情告诉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就不能不请他帮忙。福尔摩斯先生，一定不要住到旅店去，您到霍尔得芮斯府来和我住在一起，我会高兴的。”

“谢谢公爵大人。为了调查，我想我留在事情发生的现场更合适一些。”

“福尔摩斯先生，随您便。您要向王尔得先生和我了解什么情况，只管提出。”

福尔摩斯说：“将来可能需要到您府中见您。现在只想问您一下，对于您儿子的神秘失踪，您想到了什么起因没有？”

“没有，先生。”

“请原谅，我提起使您痛苦的事，这是我无法避免的。您认为公爵夫人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可以看出这位伟大人物迟疑不决。

他终于说：“我想不会。”

“劫持这个孩子的另一个明显的起因是为了索取赎金。有没有向您勒索这类事呢？”

“没有，先生。”

“公爵，还有一个问题。我了解到在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您给他写过信。”

“不是在那一天，是在前一天。”

“正是这样。可是，他是在那一天收到的，是吗？”

“是的。”

“在您的信中有没有什么话使他心情不稳定，导致他这样做呢？”

“没有，先生，肯定没有。”

“信是不是您亲自寄出的？”

公爵正要答话，他的秘书却抢先说：“公爵从来不自己寄信。这一封信和其他的信一起摆在书房的桌子上，是我亲自放到邮袋里的。”

“您可以肯定在这些信中有这一封？”

“是的，我看到了。”

“那一天公爵写了多少封信？”

“二十或三十。我的书信往来是大量的。可是这绝不会与本案有什么相干吧？”

福尔摩斯说：“不是完全无关。”

公爵继续说：“我已经建议警察要把注意力转到法国南部。我说过我不相信公爵夫人会促使孩子做出这样荒唐的举

动，但是这孩子非常刚愎自用，在这个德国人的唆使和帮助下，他有可能跑到公爵夫人那儿去。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我们该回霍尔得芮斯府去了。”

我看出还有一些别的问题福尔摩斯想要提出，可是这位贵族突然表示会见结束了。显然和一个陌生人谈论他的家庭私事，是和他的浓厚的贵族气质格格不入的，并且他不想造成这样的情况：随着每个问题的提出，他细心掩盖的某些历史事件会被无情地揭露出来。

这位贵族和他的秘书走了之后，我的朋友立即开始紧急的侦查，他是一贯这样急迫的。

我们仔细检查了孩子的房间，可是没有得出什么结果，不过我们更加相信，他只能从窗户逃走。德语教师的房间和财物没有提供更多的线索。他窗前的一个常春藤枝杈，经受不住他的体重而折断了。灯光下，我们看到油绿的小草地上，他落下的地方有一个足跟的痕迹。草地上的这个足迹证明德语教师在夜晚走掉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独自离开了住处，十一点以后才回来。他弄到一张这个地区的大的官方地图，拿到我的屋子里，放到床上铺开，并把灯放在地图正中摆好。然后他一面看着一面抽烟，偶尔用烟味浓烈的烟斗指点着引起我们注意的地方。

他说：“华生，这个案子使我很感兴趣。从案情来看，可以肯定地图上有些地点是值得注意的。趁着这个案件刚开始办理，我想让你明白，和我们的侦查有密切关系的，是那些特殊的地形。

“请看地图。这个颜色较深的方块是修道院公学，我插上

一根针。这一条是大路。它是东西向的，经过学校门前。你还可以看到在学校的东西两面一英里内没有小路。如果这两个人是沿着大路走掉的话，那么只有这一条路。”

“正是这样的。”

“我们很幸运，可以大致查清，在出事的那天晚上没有什么人走过这条路。在我放烟斗的这个地方，有一个乡村警察从十二点到六点站岗。你可以看出，这儿是东面的第一个交叉路口。这个警察说他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岗位，并且肯定不管大人还是小孩，只要是经过这条路他不会看不见的。今天晚上我和这个警察谈过话，依我看他是一个完全可靠的人。那么东边就没事了。我们现在看看西边。这儿有一个旅店，店名是‘红牛’，女店主生了病。她派人去麦克尔顿请大夫，但是大夫出诊看另一个病人去了，所以第二天上午才到。旅店的人一夜都很留心，等待大夫到来，并且一直有个人望着大路。他们说没有人走过。要是他们的话可靠，我们可以幸运地认为西面也没有事，由此可见，逃跑的人根本没有走大路。”

我反问道：“那么自行车呢？”

“是的，我们很快就要谈到自行车了。继续我们的推论：如果他们没走大路，那么一定是穿过乡村向学校的北面或南面去了。这是无疑的。我们衡量一下这两种情况。可以看出，学校的南面是一大片耕地，分成小片，中间有石头墙。我认为在这样的地方是无法骑自行车的。我们可以不考虑南面了。我们看看北面。这儿有一片小树林，标为‘萧岗’，再远一点有一大片起伏的荒野，叫做下吉尔荒原，延伸有十英里，地势渐渐增高。霍尔得芮斯府在这片荒野的一边，从大路走

有十英里，穿荒野地走只有六英里。那儿是一块特别荒凉的平地。有几座农民的小棚子，他们在那儿养牛羊等家畜，还有雉鸠和麻鹑。除此之外，在你走到柴斯特菲尔德大路之前什么也看不见了。另一边有个教堂，几间农舍和一座旅店。再往远处去，山变陡了，显然我们应该在北面寻找。”

我再一次问：“那么自行车呢？”

福尔摩斯不耐烦地说：“好，好！一个自行车骑得好的人，不一定非得在大路上才能骑。荒原上有许多小路交错，而且那时月亮正圆。喔，什么声音？”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随着进来了贺克斯塔布尔博士。他手里拿着一顶蓝色的打板球时戴的帽子，帽顶上有白色的V形花纹。

他喊道：“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线索！谢天谢地！我们至少知道了这位少爷走过的路径！这是他的帽子。”

“在哪儿找到的？”

“在吉卜赛人的大篷车上，他们在这片荒原宿过营。他们是星期二走的。今天警察追到他们，并且检查了他们的每辆车，发现了这顶帽子。”

“他们怎样解释呢？”

“他们又搪塞又撒谎，说是星期二早晨在荒原上拾到的。这群恶棍，他们知道孩子在哪儿！谢谢上帝，把他们都关起来了。法律的威力，或是公爵的金钱，总会使他们说出他们知道的情况。”

博士离开之后，福尔摩斯说：“这很好。至少证实了我们的设想，必须在下吉尔荒原的这一边找才会有结果。警察除

去逮捕了这些吉卜赛人之外，确实没有做什么。华生，你瞧！横穿荒原有一条水道。地图上这儿已经标出来了。有的地方水道变宽成为沼泽，尤其是在霍尔得芮斯府和学校之间的一片地区。在这样干燥的天气，到别处去找痕迹是徒劳的，但是在这一带，有可能找到留下的痕迹。明天一清早我来叫你，你和我一起出去试试，看能否给这个神秘的案件找出一线光明。”

天刚刚发亮，我一睁眼就看到福尔摩斯的细长的身子站在我的床边。他已经穿好了衣服，并且显然已经出去过了。

他说：“我已经看过那片窗前的草地和自行车车棚，还在‘萧岗’随便走了走。华生，可可已经煮好，放在里屋，我必须请你快些，因为我们今天有很多事要做。”

他的眼睛神采奕奕，两颊由于兴奋而红润，好象一位巧匠看着他的精心杰作即将完成。这是一个灵活、机警的福尔摩斯，和在贝克街的那个内向、多思、面色苍白的福尔摩斯大不相同。当我看到他灵活的身体、跃跃欲试的样子，我预感到等待我们的一定是十分劳累的一天。

然而这一天的开头，却令人大失所望。我们满怀希望地大步越过富有泥炭的黄褐色的荒原，中间经过无数的羊肠小道，终于来到一片开阔的绿色沼泽地上，这正是把我们和霍尔得芮斯府隔开的那片潮湿地带。如果这个孩子回家了，他必定经过这儿，而且他不可能经过而不留痕迹，但是不管是这个孩子的还是那个德国人的足迹全看不到。我的朋友带着阴沉的面容在湿地的边缘踱来踱去，急切地观察着湿地上的每片污泥有无痕迹。到处是羊群的蹄痕，在一、二英里以外

的一片地方有牛的蹄印。再没有什么别的了。

福尔摩斯忧郁地看着起伏的广阔荒原说：“前面还有一片湿地，我们去查看一下。瞧，快瞧！这是什么？”

我们走上一条很窄的黑油油的小道。在小道的中间，湿润的泥土上，明显地印有自行车的轨迹。

我喊道：“啊！我们找到了。”

但是福尔摩斯摇摇头，并不显得高兴，反而露出迷惑不解的样子，象是期望着什么似的。

他说：“当然是一辆自行车，但是肯定不是那辆自行车。我熟悉的车胎的轨迹就有四十二种。你可以看出这是邓禄普牌的车胎，外胎是加厚的。德语教师黑底格的车胎是帕默牌，有条状花纹。数学老师爱维林对于这一点了解得很清楚。所以这不是黑底格的自行车走过的痕迹。”

“那么，这是那个孩子的？”

“有可能，只要我们能够证明这个孩子有车。可是我们根本不能证明。你看，自行车的轨迹说明骑车人是从学校方向骑来的。”

“也许是向学校去的？”

“不，不，亲爱的华生。当然是承担重量的后轮，压出的轨迹深。这里有几处后轮的轨迹和前轮的交叉，前轮的轨迹较浅被埋住了。无疑是从学校来的。这和我们的侦查也可能有关，也可能无关，不过在我们离开之前，还是返回去看一下吧。”

我们返回去，走了几百码，来到一块沼泽地，自行车的轨迹就不见了。我们沿着小道继续走，到了一处有泉水滴答

作响的地方。这里又有自行车的轨迹，可是几乎被牛蹄的痕迹抹掉。再往前就没有痕迹了，那一条小道一直通向“萧岗”，也就是学校后面的那片小树林。车子一定是从小树林里出来的。福尔摩斯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用手托住下巴。我抽了两支烟，他都一动未动。

过了一会儿他说：“有可能是这样，一个狡猾的人，会把自行车的外胎换了，留下的轨迹使人不易辨认。我是愿意跟能够想出这种办法的罪犯打交道的。这个问题我们先不管，还是注意那片湿地，那里不少地方我们还没有查看。”

在那片湿地的边缘上，我们继续系统地进行查看，不久就收到了良好的成绩。在这片湿地的低洼处，有条泥泞的小道，福尔摩斯走近小道的时候，高兴得喊出了声。在小道的正中象是一捆电线摩擦地面留下了痕迹。这正是帕默轮胎的痕迹。

福尔摩斯喜悦地喊道：“这一定是黑底格先生！华生，我的推论是相当正确的。”

“我祝贺你。”

“可是我们还有许多事要做。劳驾，请你不要走在小道上。我们现在随着轨迹走。我想不会很远了。”

我们继续向前走，发现这片荒原穿插着许多小块湿地。自行车的轨迹时隐时现，依稀可辨。

福尔摩斯说：“毫无疑问，骑车人准是在加快速度，你看这里的轨迹，前后轮胎一样清楚，一样深。这只能表明骑车人把全身重量都加在车把上，象是比赛的时候骑最后的一段路程。呀！他摔倒了。”

在自行车留下的痕迹上，有宽的、形状不规则的斑点，延续几码远。然后有几个脚印，随后轮胎的轨迹又出现了。

我提醒他：“车向一边滑倒。”

福尔摩斯把一束压坏了的金雀花给我看，朵朵黄花上溅满了紫红色的污点，我大为惊讶，在小道上的石南草也沾满了已凝结的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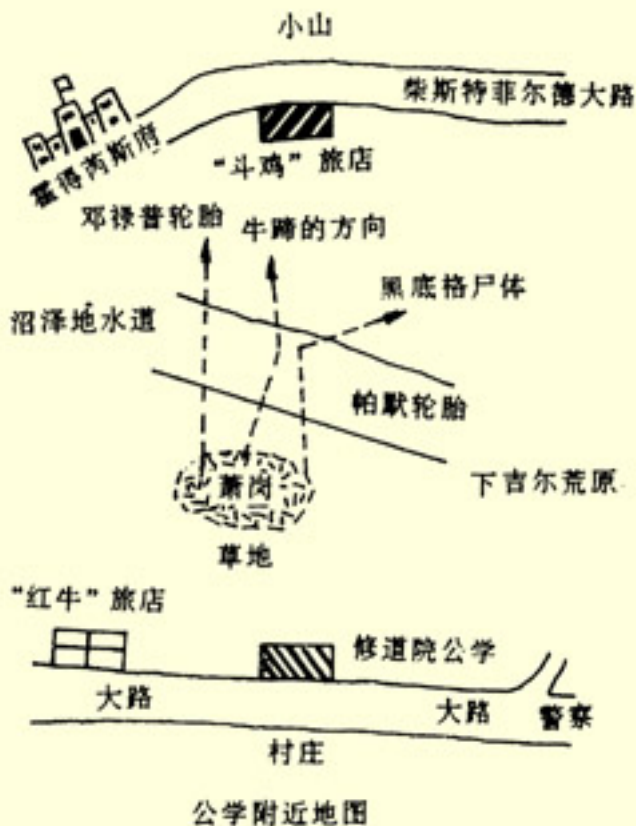
福尔摩斯说：“华生，站开！不要增加多余的脚印！我面前的情况是什么呢？他受伤摔倒，站了起来，又上车，继续骑。可是没有另一辆自行车的痕迹。牛羊蹄痕在另一边的小道上。他不会被公牛抵死吧？不，不可能！这儿看不见另外任何人的脚印。华生，我们还要向前走。我们紧随血迹和自行车的轨迹，这个人一定逃脱不了。”

我们继续追踪，一会儿，就看到轮胎的轨迹在潮湿而光滑的小道上急剧地打起弯来。我向前一看，突然一眼看到在密密的荆豆丛中有件金属物品闪烁发光。我们跑过去从里面拖出了一辆自行车，轮胎是帕默牌的，有一只脚踏子弯着，车前部满是血点和一道道的血痕，很是吓人。在矮树丛的另一边有一只鞋露在外面。我们急忙跑过去，发现这位不幸的骑车人就躺在那儿。他身材高大，满脸胡须，戴着眼镜，一个镜片已经不见了。他的死因是头部受到沉重的一击，部分颅骨粉碎。受到这样的重伤以后他还能继续骑车，说明这个人精力饱满，而且很有勇气。他穿着鞋，但是没穿袜子，上衣敞开着露出一件睡觉穿的衬衣。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位德语教师了。

福尔摩斯恭敬地把尸体翻转了一下，进行了仔细的检查。

然后他坐下沉思了片刻。从他皱起的眉头我可以看出，他认为这具惨不忍睹的尸体，对于我们的调查并没有多少推动。

他终于开了口：“华生，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是有些困难。我的想法是继续调查下去，我们已经用了这么多时间，所以再也不能白白浪费掉哪怕是一小时。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把发现尸体这件事报告给警察，并且要看护好这个可怜人的尸体。”



“我可以送回你的便条。”

“可是我需要你陪同我和协助我，呵，你瞧！那儿有一个人在挖泥煤。把他叫来，让他去找警察。”

我把这个农民带过来，福尔摩斯让这个受了惊的人把一张便条送给贺克斯塔布尔博士。

然后他说：“华生，今天上午我们得到两条线索。一个是安装着帕默牌轮胎的自行车，而且这辆车导致我们获得刚才发现的情况。另一线索是安装着邓禄普牌加厚轮胎的自行车。在我们调查这一线索之前，我们好好想想，哪些情况是我们确实掌握了，以便充分利用这些情况，把本质的东西和偶然的東西分开。

“首先我希望你能明确这个孩子一定是自愿走掉的。他从窗户下来之后，不是他一个人便是和另外一个人一起走掉了。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

我同意他的意见。

“那么，我们谈谈那个不幸的德语教师。这个孩子是完全穿好衣服跑掉的。所以证明他预先知道要干什么。但是这位德国人没有穿上袜子就走了。他一定是根据紧急情况行动的。”

“这是无疑的了。”

“为什么他出去呢？因为他从卧室的窗户看见这个孩子跑掉了；因为他想赶上他把他带回来。他抄起他的自行车去追这个孩子，在追赶的路上遭到了不幸。”

“似乎是这样的。”

“现在我谈我推断的最为关键的部分。一个成人追一个小

孩时自然是跑着去追。他知道他会赶上孩子的。但是这位德国人没有这样做。他依靠他的自行车。我听说他骑车骑得很好。要是他没有看到这个孩子能够迅速跑掉，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这涉及到另外那辆自行车。”

“我们继续设想当时情况：离开学校五英里他遇到不幸——不是中弹而亡，打枪是连一个孩子都会的。请你注意，而是由于一只强壮的手臂给予残酷的一击。那么这个孩子在逃跑过程中一定有人陪同。逃跑是快速的，因为一位善于骑车的人骑了五英里才赶上他们。我们查看过惨案发生的现场。我们找到了什么呢？几个牛羊蹄痕，此外什么也没有了。在现场周围我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五十码之内没有小道。另一个骑车的人可能不会与这件谋杀案有什么关系，而且那里也没有人的足迹。”

我喊道：“福尔摩斯，这是不可能的事。”

他说：“对极了！你的看法很正确。事情不可能是我所叙述的那样，所以一定有一些方面我说得不对。你已经看出这一点了。你能指出哪个地方错了吗？”

“他会不会由于摔倒而碰碎了颅骨？”

“在湿地上会发生这种情况吗？”

“我是简直没有办法了。”

“不要这样说，比这件案子难得多的问题我们都解决过。至少我们掌握了许多情况，问题是我们要会利用它。既然已经充分利用了那辆装有帕默车胎的自行车所提供的材料，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安装着邓禄普加厚车胎的自行车能够给我们

提供什么东西。”

我们找到这辆自行车的轨迹，并且沿着它向前走了一段路程，荒原随即上升成为斜坡，斜坡上长满长长的丛生的石南草，我们还过了一条水道。轨迹没有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材料。在邓禄普车胎轨迹终止的地方，有一条路一头通向霍尔得芮斯府邸，府邸楼房的雄伟尖顶在我们左方几英里外耸立，另一头通到前方一座地势较低的隐隐约约的农村。这正是地图上标志着柴斯特菲尔德大路的地方。

我们来到一家外观可憎而又肮脏的旅店，旅店的门上挂着一块招牌，招牌上画着一只正在搏斗的公鸡。这时福尔摩斯突然发出了一声呻吟，并且扶住我的肩膀以免摔倒。这种使人毫无办法的踝骨扭伤，他已经有过一次。他艰难地跳到门前，那儿蹲着一个皮肤黝黑的、年纪较大的人，嘴里叼着一支黑色的泥制烟斗。

福尔摩斯说：“你好，卢宾·黑斯先生。”

这个乡下人抬起一双狡猾的眼睛，射出怀疑的目光，答道：“你是谁，你怎么会准确地知道我的名字？”

“你头上的招牌上明明写着嘛。看出谁是一家之主也不难。我想你的马厩里大概没有马车这类东西吧？”

“没有。”

“我的脚简直不能落地。”

“那就不要落地。”

“可是我不能走路啊。”

“那么你就跳。”

卢宾·黑斯先生的态度绝不是有礼貌的，但是福尔摩斯

却和蔼处之。

他说：“朋友，你瞧，我确实非常困难。只要能往前就行，怎么走我倒不介意。”

乖僻的店主说：“我也不介意。”

“我的事情很重要。你要是借给我一辆自行车用，我愿给你一镑金币。”

店主人竖起了他的耳朵。

“你要上哪儿去？”

“到霍尔得芮斯府。”

店主人用讽刺的眼光看着我们沾满泥土的衣服说：“大概是公爵的人吧？”

福尔摩斯温厚地笑着。

“反正他见到我们是会高兴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给他带来有关他失踪的儿子的消息。”

店主人显然吃了一惊。

“什么？你们找到他儿子的踪迹了吗？”

“有人说他在利物浦。警察每时每刻都可能找到他。”

店主人胡须未刮的阴沉的面孔上表情再一次迅速地变化着，他的态度突然变得温和了。

他说：“我不象一般人那样祝福他是有理由的，因为我曾经是他的马车夫的头儿，他对我很坏。就是他，连一句象样的话都没说，就把我解雇了。可是我听到在利物浦可能找到小公爵的消息，我还是高兴的，我帮助你们把消息送到公爵府上去吧。”

福尔摩斯说：“我们先要吃些东西。然后你把自行车拿来。”

“我没有自行车。”

福尔摩斯拿出一镑金币。

“我跟你说，我没有自行车。我给你们两匹马骑到公爵府。”

福尔摩斯说：“好，好，我们吃完东西再说这事。”

在用石板盖的厨房里，当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那扭伤的踝骨恢复之快确实惊人。现在夜晚即将降临，而我们自从清早一直没有吃东西，所以我们吃饭用了一些时间。然后福尔摩斯陷入沉思之中，有一二次他走到窗户旁边，呆呆地向外凝视。窗户对着一个肮脏的院子。在远处角落里有座铁匠炉，一个邋遢的孩子正在工作。另外一边就是马厩。有一次福尔摩斯刚从窗户边走回来坐下，立即又从椅子上突然立起身来，一面还喊着。

“天啊！我相信我弄清楚了！是的，一定是这样的。华生，你记得今天看见过牛蹄的痕迹吗？”

“是的，有一些。”

“在哪儿？”

“喔，好多地方。湿地上，小道上，以及可怜的黑底格遇到不幸的附近。”

“正是这样的。那么，华生，在荒原上你看见了牛蹄的痕迹吗？”

“我不记得看见过牛。”

“真怪，华生，我们一路上都看见牛蹄的痕迹，可是在整个荒原上却没有遇到一条牛。多么奇怪啊？”

“是的，是很怪。”

“华生，现在你努力回想一下，在小道上你看见过这些痕迹吗？”

“不错！看见了。”

“你能想起痕迹有时是这样的吗？”他把一些面包屑排列成—— ——“又有时是这样的。”——
. ——“有时偶然象这样，”——
. ——“你能记住这些吗？”

“不，不能。”

“但是我能。我可以发誓是如此。然而只能在有功夫的时候，我们回去验证一下。我真是轻率了，当时没有得出结论。”

“你的结论是什么？”

“只能说那是一头怪牛，又走，又跑，又飞驰。华生，我敢说一个乡村客店老板的头脑想不出这样一个骗局。解决这个问题似乎没有障碍了，只是那个孩子还在铁匠炉那里。我们溜出去，看看能找到什么。”

在那摇摇欲坠的马棚里有两匹鬃毛蓬乱、未经梳理的马，福尔摩斯抬起其中一匹的前蹄看了看，发出一阵大笑。

“马掌是旧的，却是新钉上去的，掌钉还是新的。这的确是个典型案例。让我们到铁匠炉那儿去看看。”

我们走了过去，那个孩子依旧干活，并不理睬我们。我看到福尔摩斯的眼睛从右边到左边扫视着地上的一堆烂铁和木块。突然我们听到身后有脚步声，是店主人来了。他浓眉紧皱，目光凶狠，黝黑的面孔由于恼怒而发涨。他手里拿着

一根包着铁头的短棍子，气势汹汹地朝我们走来，这使我不由得去摸我口袋中的手枪。

他喊道：“你们两个该死的侦探！在这儿干什么？”

福尔摩斯冷淡地说：“怎么，卢宾·黑斯先生，大概是你怕我们发现什么吧。”

店主人竭力控制自己，他狰狞的嘴角松弛下来，露出假笑。这比紧闭的时候还要吓人。

他说：“请您在我的铁匠炉这儿随便搜查。不过，先生，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就探头探脑是不行的，所以我愿意让您尽快付帐，离开我这儿越早越好。”

福尔摩斯说：“好吧，黑斯先生，我们没有恶意，我们只是看了一下你的马。我想我还得走着去。我看路是不远的。”

“到公爵府的大门不超过两英里。走左边那条路。”他用愠怒的眼睛看着我们，直到我们离开他的店址。

我们在路上没有走多远，因为一转过弯，当店主人看不见我们的时候，福尔摩斯就立即停了下来。

他说：“正象孩子们常说的，住在旅店是温暖的。好象我每离开这个旅店一步都感觉更冷一点。不，我绝不能离开这个旅店。”

我说：“我确信这个卢宾·黑斯是知道整个事件的。在我遇到过的恶棍里，他是最坏的。”

“喔，他给你这样的印象吗？还有那些马，那个铁匠炉。是的，这个‘斗鸡’旅店是个有意思的地方。还是让我们再悄悄地看看它吧。”

我们的背后是一个斜长的山坡，散落着一大块一大块的

灰色石灰石。我们离开大路往山上走去，这时我往霍尔得芮斯府方向看了一眼，恰好见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疾驰而来。

福尔摩斯一只手用力按下我的肩膀，一面说：“华生，蹲下。”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藏起来，这个人已经在大路上飞驰而过。透过飞扬的尘土，我一瞬间看到一张激动的苍白面孔——脸上每一条皱纹都显出惊惧，嘴张着，眼睛茫然地直视前方。这个人象是我们昨天晚上见到的衣冠楚楚的王尔得的一幅漫画肖像。

福尔摩斯喊道：“公爵的秘书 华生，我们看看他干什么。”

我们赶忙迈过一块块石头，不一会儿我们来到一处可以看见旅店前门的地方。王尔得的自行车靠在门边的墙上。没有人在旅店里走动，从窗户向里看也看不见任何面孔。太阳落到公爵府的高高的尖顶的后面了，黄昏渐渐降临。朦胧中我们看到，在旅店的马厩那儿挂着两盏连通的汽灯。过一会儿听到马蹄嗒嗒的响声，声音转到大路上，随即迅猛地沿着柴斯特菲尔德大路奔驰而去。

福尔摩斯低声说：“华生，你看这是怎么回事？”

“象是逃跑。”

“我看见是一个人乘着单匹马车。肯定不是王尔得先生，他还在门那儿。”

黑暗中突然出现一片红色灯光。灯光下出现了秘书的身影，他探头探脑地向黑暗中窥视着，显然他在等待着某个人。不一会儿，听到路上有脚步声，借着灯光我们又看到第二个身影一闪，门关上了，又是一片黑暗。五分钟以后，楼下的一个房间里，一盏灯点亮了。

福尔摩斯说：“‘斗鸡’旅店的习惯是很怪的。”

“酒吧间设在另一面。”

“是的，这些人是人们说的私人住客。在这样的深夜，王尔德先生在那个黑窝里到底干什么，到那儿和他见面的人又是谁。华生，我们必须冒一下险，尽力把这件事调查得更清楚点。”

我们两个偷偷地下了山坡，来到大路，然后弯下身，俯行到旅店的门前。自行车仍然靠在墙上。福尔摩斯划了一根火柴去照后轮。火光照亮加厚的邓禄普车胎时，我听到他轻轻地笑了一声。在我们的头上就是有灯光的窗户。

“华生，我必须往里看看。要是你弯下腰并且扶着墙，我想我可以看到。”

不一会儿他的两只脚已经蹬在我的肩膀上，但是他还没有站直又立即下来了。

他说：“朋友，我们这一天工作得够长了。我想我们能够弄到的情况都弄到了。到学校还要走很远，我们越快动身越好。”

当我们疲惫地穿过荒原时，他很少开口讲话，到了学校他没有进去，却继续向麦克尔顿车站走去，在那儿他发了几封电报。回校后他又去安慰贺克斯塔布尔博士，博士正为那位教师的死亡而悲伤不已。后来他进到我屋子里，仍然象一早出发时那样精力饱满和机警。他说：“我的朋友，一切顺利，我保证明天晚上以前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个神秘的案件。”

第二天早上十一点钟，我的朋友和我已经走到霍尔得芮斯府著名的紫杉林荫道上。仆人引导我们经过伊丽莎白式的

门厅，进入公爵的书房。我们见到王尔得先生，文雅而又有礼貌，但是在他的诡秘的眼睛和颤动的面容中，仍然潜藏着昨天夜里那种极度恐惧的痕迹。

“您是来见公爵的吧？很遗憾，公爵身体很不舒适，不幸的消息使他一直不安。我们昨天下午收到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打来的电报，告诉了我们您发现的事情。”

“王尔得先生，我必须见公爵。”

“但是他在卧室。”

“我到卧室去见他。”

福尔摩斯以冷静坚决的态度，向这位秘书表明，劝阻他是无用的。

“好吧，福尔摩斯先生，我告诉他您在这里。”

等了一小时之后，这位伟大的贵族才出现。他面色死灰，耸着双肩，我觉得他好象比前天上午老了许多。他庄严地和我们寒暄过后，便坐在书桌旁，他红润的胡须垂洒在桌上。

但是我朋友的眼睛却盯在秘书身上，他正站在公爵的椅子旁边。

“公爵，我想要是王尔得先生不在场，我可以谈得随便一些。”

秘书的脸色变得更苍白了，并且恶狠狠地看了福尔摩斯一眼。

“要是公爵您愿意……”

“是的，是的，你最好走开。福尔摩斯先生，您要说什么呢？”

我的朋友等待退出去的秘书把门完全关好，才说：“公爵，

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同事华生大夫和我得到贺克斯塔布尔博士的承诺，他说解决这个案件是有报酬的。我希望您亲口说定此事。”

“当然了，福尔摩斯先生。”

“如果他说得无误的话，谁要告诉您您的儿子在哪里，将会得到五千镑。”

“对的。”

“要是说出扣压您儿子的人的名字，可以再得一千镑。”

“对的。”

“这一项不仅包括带走您儿子的人的名字，而且也包括那些共谋扣压他的人们的名字，是吗？”

公爵不耐烦地说：“是的，是的，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要是你的侦查工作做好了，你便没有理由抱怨待遇低。”

我的朋友带着贪婪的样子，搓着他的两只手，这使我感到吃惊，因为我知道他一向索费很低。

他说：“公爵，我想您的支票本就在桌子上吧，您给我开一张六千镑的支票，我将非常高兴。最好您再背签一下。我的代理银行是‘城乡银行牛津街支行’。”

公爵严峻而又僵直地坐在椅子上，冷淡地看着我的朋友。

“福尔摩斯先生，你是说笑话吗？这可不是逗笑的事。”

“公爵，一点也没有。我现在最认真不过了。”

“那么，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的意思是我已经挣得了这笔报酬。我知道你的儿子在哪里，并且我至少知道几个扣压他的人。”

公爵的红胡须苍白了可怕的面孔上愈加红得吓人。

他气喘吁吁地说：“他在哪儿？”

“他在，或者说昨天晚上在‘斗鸡’旅店，离您的花园大门两英里。”

公爵靠在了椅子上。

“你要控告谁？”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回答使人大吃一惊。他迅速走向前去按着公爵的肩膀。

他说：“我控告的就是您。公爵，现在麻烦你开支票吧！”

我永远不会忘记公爵当时的表现，他从椅子上跳起来，两手紧握着拳，象是一个掉进深渊里的人。然后他又施用贵族的极大自我控制力才坐了下来，把脸埋在两手中。好几分钟他没讲话。

他终于开口了，但是没有抬头：“你都知道了吗？”

“昨天晚上我看见您和他们在一起。”

“除去你的朋友，还有别人知道吗？”

“我对谁也没有讲过。”

公爵颤抖地拿起钢笔，并且打开了他的支票本。

“福尔摩斯先生，我说话是算数的，虽然你得到的情况对我不利，我还是要给你开支票。最初规定报酬的时候，我没有想到事情会有变化。福尔摩斯先生，你和你的朋友都是谨慎的人，是吗？”

“我很难理解公爵的意思。”

“福尔摩斯先生，我明白地说吧。要是只有你们两人知道这个事件，那么便没有理由让此事传出去。我想付给你们的总数应该是一万二千镑，对吗？”

福尔摩斯微笑了并且摇摇头。

“公爵，我怕事情并不那样容易处理。学校教师的死亡要考虑在内。”

“可是詹姆士对此一无所知。你不能让他负这个责任。那是那个凶残的恶棍干的，他不幸雇佣了这个人。”

“公爵，我是这样看的。当一个人犯下一桩罪行时，对于由此而引起另一罪行，他也有道义上的责任。”

“福尔摩斯先生，从道义上来说，无疑你是对的，但是绝对不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在一件谋杀案中，一个不在现场的人不应受到刑罚，何况他非常痛恨和憎恶杀害人。王尔得一听到这件事，便向我完全坦白了，并且他是那样地悔恨。不过一小时，他便和杀人犯断绝了往来。喔，福尔摩斯先生，你一定救救他，一定救救他！我跟你说，你一定救救他！”公爵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面孔痉挛起来，在屋内踱来踱去，并且两手握拳在空中挥动。最后他好不容易才安静下来，在书桌旁坐下。他说：“我赞赏你的行动。你没有和任何人讲此事，而是先来这里。至少我们可以商量怎样尽量制止可憎的流言。”

福尔摩斯说：“是的。公爵，我想只有你我之间的彻底坦率才能促成这一点。我想要尽我的最大努力来帮助您，但是为此，我必须仔细地了解事情的情况。我明白您说的是王尔得先生，并且知道他不是杀人犯。”

“杀人犯已经逃跑了。”

歇洛克·福尔摩斯拘谨地微笑了一下。

“公爵，您可能没有听到过我享有的名声是不太小的，否

则您不会想到瞒住我是不易的。根据我的报告，已经在昨天晚上十一点钟逮捕了卢宾·黑斯先生。今天早晨我离开学校之前，收到了当地警长的电报。”

公爵仰身靠在椅背上，并且惊异地看着我的朋友。

他说：“你好象有非凡的能力。卢宾·黑斯已经抓到了？知道这件事我很高兴，但愿不会影响詹姆士的命运。”

“您的秘书？”

“不，先生，我的儿子。”

现在是福尔摩斯露出吃惊的样子了。

“我坦率地说，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请公爵说得清楚一些。”

“我对你一点也不隐瞒。我同意你的意见，在这样的绝境中，不管对我说来是多么痛苦，只有彻底坦率地说明一切才是最好的办法。是詹姆士的愚蠢和妒忌，把我引到这样的绝境中。福尔摩斯先生，当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是以一生只有一次的热恋之情在恋爱着。我向这位女士求婚，她拒绝了，理由是这种婚姻会妨碍我的前途。假如她还活着的话，我肯定不会和任何人结婚的。但是，她死了并且留下了这个孩子，为了她，我抚育和培养这个孩子。我不能向人们承认我们的父子关系，但是我使他受到最好的教育，并且在他成人以后，把他留在身边。我没有想到，他趁我不留心时弄清了实情，从此以后他一直滥用我给他的权利，并且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制造流言蜚语，这是我非常憎恶的。我的婚姻的不幸和他留在府里有些关系。尤其是他一直憎恨我的年幼的合法继承人。你一定会问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仍然留詹姆士在

我家中。那只是因为在他的面孔上我看到他母亲的面孔，为了他母亲的原故，我受的痛苦是没有终结的。她所有的可爱之处——没有一点是詹姆士不能使我联想或回忆起来的。我简直不能让他走。我非常担心他会伤害阿瑟，就是萨尔特勋爵，为了安全，所以我把他送到贺克斯塔布尔博士的学校。

“詹姆士和黑斯这家伙有来往，因为黑斯是我的佃户，詹姆士是收租人。黑斯是个纯粹的恶棍，可是说来也怪，詹姆士和他成了密友。詹姆士总是喜欢结交下流朋友。詹姆士决定劫持萨尔特勋爵的时候，他利用了这个人的帮助。你记得在肇事的前一天我给阿瑟写过信。詹姆士打开了这封信，并且塞进一张便条，要阿瑟在学校附近的小林子‘萧岗’见他。他用了公爵夫人的名义，这样孩子便来了。那天傍晚詹姆士骑自行车去的，我告诉你的这些情况都是他亲自向我供认的，在小林子中会见阿瑟。他对阿瑟说，他母亲很想见他，并且正在荒原上等候他，只要他半夜再到小林子去，便有一个人骑着马把他带到他母亲那儿。可怜阿瑟落入了圈套。阿瑟按时赴约，看见黑斯这家伙，还牵着一匹小马。阿瑟上了马，他们便一同出发了。实际上有人追赶他们，这些是詹姆士昨天才听说的，黑斯用他的棍子打了追赶的人，这个人因伤重死去。黑斯把阿瑟带到他的旅店，把他关在楼上的一间屋中，由黑斯太太照管，她是一个善良的女人，但是完全受她凶残的丈夫的控制。

“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我两天以前第一次见到你时的情况。我当时知道得并不比你多。你会问詹姆士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我只能说，在詹姆士对于我的继承人的憎恨中，有

许多是无法解释和难以想象的。在他看来，他自己应该我的全部财产的继承人，并且他深为怨恨使他得不到继承权的法律。同时他也有一个明确的动机，他急切地要求我不遵守法律的规定，并且他认为我有权力这样做。他用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想使我不让阿瑟成为继承人，并且在遗嘱上写明产业给他。他知道得很清楚，我永远不会情愿地招来警察处置他。我是说他准会这样要挟我，但是实际上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对他来说事情发展很快，他没有时间实现他的计划。

“使他的邪恶计划毁灭的是你发现了黑底格的尸体。詹姆士听到这个消息，大为惊恐。昨天我们二人正坐在这间书房里，消息来了。贺克斯塔布尔博士打来一封电报。詹姆士极为忧伤和激动，以致我的怀疑立即变成了肯定，这种怀疑在此以前不是完全没有的，于是我责备了他的所为。他彻底坦率地承认了一切。然后他哀求我把这个秘密再保持三天，以便给他罪恶的同谋保住性命的机会。我对他的哀求让步了，我对他总是让步的，他立即赶到旅店警告黑斯，并且资助他逃跑。我白天去那儿是不会不引起议论的，所以夜晚一到，我即匆忙地去看我亲爱的阿瑟。我见他安然无恙，只是他所经历的暴力行为使他极为惊恐。为了遵守我的诺言，但也是违背我的意愿，我答应把孩子再留在那里三天，由黑斯太太照顾。很明显向警察报告孩子在那里而不说谁是杀人犯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也看得很清楚，杀人犯受到惩罚不会不牵连我不幸的詹姆士。福尔摩斯先生，你要求坦率，我相信你的话，所以我毫无隐瞒地、毫无保留地告诉了你一切。你是不是也会象我一样地坦率呢？”

福尔摩斯说：“会的。公爵，我首先必须告诉您，在法律面前您处于很不利的地位。您宽恕了重罪犯，并协助杀人犯逃脱，因为我不能不怀疑，王尔得资助他的同谋逃跑的钱是从您那儿得来的。”

公爵点头表示承认。

“这确实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在我看来，更应受到指责的是，您对于您小儿子的态度。您把他继续留在虎穴里三天。”

“他们严肃地做了保证……”

“诺言、保证对于这样的人算得了什么！您无法保证他不会再被拐走。为了迁就您犯罪的长子，您使您无辜的幼子处于不应遭受的危险之中。这是很不公平的行为。”

骄傲的霍尔得芮斯公爵不习惯于在自己的府内受到这样的评论。他的脸从高高的前额到下巴完全红了，可是良心使他沉默。

“我会帮助您的，可是要有一个条件。这就是您把您的佣人叫来，我要按照我的意愿发出命令。”

公爵一句话也没有说，按了一下电铃。一个仆人进来了。

福尔摩斯说：“你一定很高兴你的小主人找到了。公爵希望你立刻驾驶马车到‘斗鸡’旅店去把萨尔特尔勋爵接回家来。”

高兴的仆人走出去后，福尔摩斯说：“既然我们已经把握住了未来，对于过去的事就可以宽容一点。我不处于官方的地位，只要正义得到伸张，我没有理由把我知道的事情说出去。至于黑斯我没有什么可说的，绞刑架在等待着他，我不想出力拯救他。我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但是毫无疑问，公

爵您可以使他明白，沉默对他是有好处的。从警察的观点来看，他劫持这个孩子是为了得到赎金。如果警察他们自己找不到更多的问题，我没有必要促使他们把问题看得更复杂。然而我警告您，公爵，詹姆士·王尔得先生继续留在您的家中只会带来不幸。”

“福尔摩斯先生，我理解这一点。已经说好，他将永远离开我，去澳大利亚自己谋生。”

“公爵，事情要是这样的话，我建议您和公爵夫人尽力和好，恢复你们中断了的关系，因为您自己说过，您婚后的不幸，是由詹姆士造成的。”

“福尔摩斯先生，这件事我也安排了，今天上午我给公爵夫人写了信。”

福尔摩斯先生站起身来说：“这样的话，我想我的朋友和我可以庆幸，我们在这里短短的停留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还有一件小事，我希望弄明白。黑斯这家伙给马钉上了冒充牛的蹄迹的铁掌，是不是从王尔得那里学来的这样不寻常的一招？”

公爵站着想了一会儿，脸上显出十分惊讶的样子，然后打开一个屋门，把我们引进一间装饰得象博物馆的大屋子里。他带我们走到一个角落里，那儿有个玻璃柜，并且指给我们看上面的铭文。

“此铁掌从霍尔得芮斯府邸的护城壕中挖出。供马使用，但铁掌底部打成连趾形状，以使追赶者迷失方向。大概属于中世纪霍尔得芮斯的经常征伐的男爵所有。”

福尔摩斯打开了柜子盖，抚摸了一下铁掌，他的手指潮

湿了，他的皮肤上留下一层薄薄的新泥土。

他关好玻璃柜说：“谢谢您，这是我在英格兰北部看到的第二件最有意思的东西。”

“那么第一件呢？”

福尔摩斯折起他的支票，小心地放到笔记本里。他珍惜地轻拍一下笔记本，并且说：“我是一个穷人。”然后把本放进他内衣口袋的深处。

黑 彼 得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我的朋友福尔摩斯象在一八九五年那样精神振奋，身体健壮。他与日俱增的声望使他有无数的案件要办理，到我们贝克街的简陋住宅来的有不少著名人物。哪怕只暗示一下他们中的一两个人是谁，我也会受到责备，被人认为不够慎重。正象所有的伟大艺术家都是为艺术而生活一样，福尔摩斯一向不因他的无法估量的功绩而索取优厚的报酬，只有霍尔得芮斯公爵一案是个例外。他是那样清高，也可以说是那样任性，要是当事人得不到他的同情，那么，即使他有钱有势，福尔摩斯也会拒绝他的。可是有时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当事人，他却可以一连用上几个星期的时间，专心致志地研究案情，只要案件离奇动人，能够发挥他的想象力和智谋。

在一八九五年这难忘的一年中，有一系列奇怪的、矛盾百出的案件占去了他的全部精力，其中有按照神圣教皇的特别指示进行的、对红衣主教托斯卡突然死亡的绝妙侦查，还有劣迹昭彰的养金丝雀的威尔逊的被捕，这为伦敦东区除掉一个祸根。接着以上两桩奇异案件的有屋得曼李庄园的惨案，这是关于彼得·加里船长之死的离奇案件。要是不记述一下这件离奇的案子，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破案记录就会不

够完美。

七月份的第一周，我的朋友常常不在我们的住处，并且出去的时间较长，所以我知道他有个案件要办理。在此期间有几个粗俗的人来访，并且询问巴斯尔上尉，这使我了解到他正用假名在某处工作。他有许多假名，以便隐瞒他的使人生畏的身分。他在伦敦各处至少有五个临时住所，在每个住所各使用不同的姓名和职业。至于他正在调查什么事情，他没有对我说，我也不习惯于追问他。可是看起来，他这回调查的案子是非常特殊的。吃早饭以前他就出去了，我坐下来吃饭的时候，他迈着大步回到屋内，戴着帽子，腋下夹着一根有倒刺的象伞似的短矛。

我喊道：“天啊！福尔摩斯，你没有带着这个东西在伦敦到处走吧？”

“我跑到一家肉店又回来了。”

“肉店？”

“现在我胃口好极了。亲爱的华生，早饭前锻炼身体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可是你猜不出我进行了什么运动，我敢打赌你猜不出来。”

“我并不想猜。”

他一面倒咖啡一面低声地笑着。

“要是你刚才到阿拉尔代斯肉店的后面，你会看到一头死猪挂在天花板下摆来摆去，还有一位绅士穿着衬衣用这件武器奋力地戳它。这个很有力气的人就是我，我很高兴我没有用多大力气一下子就把猪刺穿了。也许你想试试？”

“绝对不想试。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呢？”

“因为这可能和屋得曼李庄园的神秘案件多少有关。啊，霍普金，我昨天晚上收到你的电报，我一直盼望见到你。请来一起吃早饭吧。”

我们的客人是位非常机智的人，大约三十岁，穿着素雅的花呢衣服，但是还带有惯于穿官方制服的那种笔挺的风度。我立刻认出他就是年轻的警长斯坦莱·霍普金。福尔摩斯认为他是一个大有前途的青年，而这位青年由于福尔摩斯运用科学方法进行侦破，对于这位著名侦探家怀着学生般的仰慕和尊重。霍普金的眉梢露出愁容，带着十分沮丧的样子坐下来。

“先生，谢谢您。我来之前已经吃过早饭，我在市内过的夜。我昨天来汇报。”

“你汇报什么呢？”

“失败，先生，彻底的失败。”

“一点没有进展吗？”

“没有。”

“哎呀，我倒要来侦查一下这个案件。”

“福尔摩斯先生，我巴不得您这样做。这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个重大案件，可是我却毫无办法。看在上帝的面，请您去帮助一下吧。”

“好，好，我刚好仔细读过目前所有的材料，包括那份侦查报告。顺便问一下，你怎样看待那个在犯罪现场发现的烟丝袋？那上面有没有线索呢？”

霍普金好象吃了一惊。

“先生，那是那个人自己的烟丝袋。袋子的里面有他姓名

的第一个字母。是用海豹皮做的，因为他是一个捕海豹的老手。”

“可是他没有烟斗吧？”

“没有，先生，我们没有找到烟斗。他确实很少抽烟，他或许会为他的朋友准备一点烟。”

“有这种可能性的。我之所以提到烟丝袋，是因为如果我来处理这个案件，我倾向于把这个袋子做为侦查的开始。我的朋友华生大夫对于此案一无所知，至于我，再听一次事件的经过并无坏处，所以请你给我们简短地叙述一下主要情况。”

斯坦莱·霍普金从口袋中拿出一张纸条。

“我这里有份年谱说明彼得·加里船长一生做了什么事。他生于一八四五年，现年五十岁。他善于捕海豹和鲸鱼。一八八三年他当了丹迪港的捕海豹船‘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他连续出航了数次，全很有成绩。在第二年，一八八四年，他退休了。他旅行了几年，最后他在苏塞克斯郡，靠近弗里斯特住宅区，买了一小块地方，叫屋得曼李。在这里他住了六年，在上周被害死。

“这个人有一些很特殊的地方。在日常生活中他过的是严格的清教徒式的生活，他是一个沉默、阴郁的人。他家中有妻子，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儿，还有两个女佣人。佣人常常更换，因为环境使人感到不愉快，有时使人不能忍受。这个人时常喝醉，一喝醉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恶魔。人们都知道

他有时半夜把妻子和女儿赶出屋门，打得她们满园子跑，直到全村的人被尖叫声惊醒。

“有一次教区牧师到他家中指责他行为不良，他大骂这位老牧师，因而被传讯。简而言之，福尔摩斯先生，你要想找一个比彼得·加里更蛮横的人是不容易的，我听说他当船长的时候性格也是这样的。海员们都叫他黑彼得。给他起这个名字，不仅因为他的面孔以及大胡子是黑色的，而且因为他周围的人都怕他的坏脾气。不用说，每个邻居都憎恶他，避开他，他悲惨地死了以后，我没有听到过有谁说过一句表示惋惜的话。

“福尔摩斯先生，您一定在那份调查报告中读到过，这个人有一间小木屋；或许您的这位朋友还没有听说过这点。他在他家的外面造了一间木头小屋，他总叫它‘小船舱’，离开他家有几百码远，他每天晚上在这儿睡觉。这是一个单间小房，长十六英尺宽十英尺。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被褥自己收拾自己洗，从来不准许任何人迈进他的门槛。屋子每面都有小窗户，上面挂着窗帘，窗户从来不打开。有一个窗户对着大路，每当夜晚小屋里点上灯的时候，人们常望着这间小房，并且猜想他在做什么。福尔摩斯先生，调查所能得到的，不过是这间小房的窗户所提供的几点情况。

“您还会记得，在出事前两天，清晨一点钟的时候，有个叫斯雷特的石匠，从弗里斯特住宅区走来，路过这个小房，他停下来看了一下，窗户内的灯光照在外面的几棵树上。石匠发誓说：

‘从窗帘上清楚地看见有一个人的头左右摆动，并且这个

影子一定不是彼得·加里的，因为他很熟悉彼得。这是一个长满胡须的人头，但是和这位船长的胡须大不一样，这人的胡须是短的，并且向前翘着。’石匠是这样说的，他在小酒店待了两个小时，酒店设在大路上，离开木屋的窗户有一段距离。这是星期一的事，谋杀是在星期三发生的。

“星期二彼得·加里又大闹起来，喝得醉醺醺的，凶暴得象一头吃人的野兽，他在他家的周围徘徊，他的妻女听到他来了便急忙跑了。晚上很晚的时候，他回到他的小屋。第二天清晨约在两点钟的时候，他的女儿听到小屋的方向传来吓人的惨叫，因为他女儿总是开着窗户睡觉。他喝醉的时候常常大喊大叫，所以没有人注意。一个女佣人在七点起来的时候，看到小屋的门开着，但是黑彼得让人害怕得太厉害了，所以直到中午才有人敢去看看他怎样了。人们站在开着的门那儿向里看，那个景象吓得他们面色苍白，急忙跑回村去。不到一小时我到了现场接过这个案件。

“福尔摩斯先生，您知道我的神经是相当坚强的，但是我跟您说，当我把头探进这个小屋的时候，我也吓了一跳。成群的苍蝇、绿豆蝇嗡嗡叫个不停，地上和墙上看上去简直象个屠宰场。他叫这间房屋小船舱，那确是象一间小船舱，因为在这里你会感到自己象是在船上。屋子的一头儿有一个床铺，一个储物箱，地图和图表，一张‘海上独角兽’号的油画，在一个架子上还有一排航海日志，完全象是我们在船长的舱中所看到的那样。他本人就在屋子里墙的正中间，他的面孔带着人在痛苦中死去的那种扭歪的样子，他的斑白的大胡子由于痛苦往上翘着。一支捕鱼钢叉一直穿过他宽阔的胸

膛，深深地叉入他背后的木墙上。他象是在硬纸板上钉着的一个甲虫。显然他发出了那声痛苦的吼叫便死去了。

“先生，我知道您的方法，也用了这些方法。我仔细地检查过屋外的地面以及屋内的地板以后，才允许移动东西。没有足迹。”

“你的意思是没有看见足迹？”

“先生，肯定根本没有足迹。”

“我的好霍普金，我侦破过许多案件，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飞行的动物作案。只要罪犯生有两条腿，就一定有踩下的痕迹、蹭过的痕迹以及不明显的移动痕迹，一个运用科学方法的侦探全可以看得出来。使人难以相信的是一个溅满血迹的屋子竟会找不到帮助我们破案的痕迹。从你的调查我可以看出，有些东西你没有仔细检查过。”

这位年轻的警长听到我朋友的这番讽刺的话以后有些发窘。

“福尔摩斯先生，我那时没有请您去是太傻了，可是这无法挽回了。屋子里还有一些物品值得特别注意。一件是那把谋杀用的鱼叉。当时凶手是从墙上的工具架上抓到的。还有两把仍然在那儿，有一个位置是空的。这把鱼叉的木柄上刻有‘SS，海上独角兽号，丹迪。’可以断定凶杀是在愤怒之下发生的，杀人犯是顺手抓到了这个武器。凶杀是在早晨两点钟发生的，而且彼得·加里是穿好衣服的，这说明他和杀人犯有约会，桌子上还有一瓶罗姆酒和两个用过的杯子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福尔摩斯说：“我想这两个推论都是合情理的。屋子里除

去罗姆酒外还有别的酒吗？”

“有的，在储物箱上有个小酒柜，摆着白兰地和威士忌。可是这对于我们说来并不重要，因为细颈瓶中盛满了酒，柜子中的酒没有动过。”

福尔摩斯说：“尽管这样，柜子中的酒还是有意义的。不过先请你讲讲你认为和案件有关的其他物品的情况。”

“桌子上有那个烟丝袋。”

“桌子上的哪一部分？”

“在桌子的中间。烟丝袋是用海豹皮，未加工的带毛的海豹皮做的，有个皮绳可以捆住。烟丝袋盖儿的里边有‘P.C.’字样。袋里有半盎斯强烈的海员用的烟丝。”

“很好！还有什么吗？”

斯坦莱·霍普金从他的口袋里拿出一本有黄褐色外皮的笔记本，外表很粗很旧，边缘有点脏。第一页写有字首“J.H.N.”及日期“一八八三”。福尔摩斯把笔记本放在桌子上，进行仔细检查，霍普金和我站在他身后从两边看着。在第二页上有印刷体字母“C.P.R.”，以后的几页全是数字。接着有“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圣保罗”等标题，每项之后均有几页符号和数字。

福尔摩斯问道：“这些说明什么问题吗？”

“这些象是交易所证券的表报。我想‘J.H.N.’是经纪人的名字的字首，‘C.P.R.’可能是他的顾客。”

福尔摩斯说：“你看‘C.P.R.’是不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

斯坦莱·霍普金一面用拳头敲着大腿，一面低声责骂自

己。

霍普金接着喊道：“我太笨了！你说的当然是对的。那么只有‘J.H.N.’这几个字首是我们解决的了。我检查过这些证券交易所的旧表报，在一八八三年我找不到所内或所外任何经纪人名字的字首和它一样。可是我觉得这是我全部线索中最重要的。福尔摩斯先生，您也许承认有这样的可能性，这几个字首是现场的第二个人名字的缩写，换句话说就是杀人犯的。我还认为，记载着大笔值钱证券的笔记本的发现，正好给我们指出了谋杀的动机。”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面部表情说明案件的这一新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他说：“我完全同意你的两个论点。我承认这本在最初调查中没有提到的笔记改变了我原来的看法。我对于这一案件的推论没有考虑到这本笔记的内容。你有没有设法调查笔记本中提到的证券？”

“正在交易所调查，但是我想这些南美康采恩的股票持有者的全部名单多半在南美。必须过几周后我们才能查清这些股份。”

福尔摩斯用放大镜检查笔记本的外皮。

他说：“这儿有点弄脏了。”

“是的，先生，那是血迹。我告诉过您我是从地上捡起来的。”

“血点是在本子的上面呢？还是下面？”

“是在挨着地板的那一面。”

“这当然证明笔记本是在谋杀以后掉的。”

“福尔摩斯先生，正是这样，我理解这一点。我猜想是杀人犯在匆忙逃跑时掉的，就掉在门的旁边。”

“我想这些证券里没有一份是死者的财产，对吗？”

“没有，先生。”

“你有没有依据可以认为这是抢劫杀人案呢？”

“没有，先生。象是没有动过什么东西。”

“啊，这是件很有意思的案子，那儿有一把刀，是吗？”

“有一把带鞘的刀，刀还在刀鞘里，摆在死者的脚旁。加里太太证明那是她丈夫的东西。”

福尔摩斯沉思了一会儿。

他终于开口说：“我想我必须亲自去检查一下。”

斯坦莱·霍普金高兴地喊出声来。

“谢谢您，先生。这的确会减轻我心中的负担。”

福尔摩斯对着这位警长摆摆手。

他说：“一周以前这本来是件容易的工作。现在去，可能还不会完全无补于事。华生，如果你能腾出时间，我很高兴你同我一起去。霍普金，请你叫一辆四轮马车，我们过一刻钟就出发到弗里斯特住宅区。”

在路旁的一个小驿站我们下了马车，匆忙穿过一片广阔森林的遗址。这片森林有几英里长，是阻挡了萨克逊侵略者有六十年之久的大森林——不可入侵的“森林地带”，英国的堡垒——的一部分。森林的大部分已经砍伐，因为这里是英国第一个钢铁厂的厂址，伐树去炼铁。现在钢铁厂已经移到北部的矿产丰富的地区，只有这些荒凉的小树林和坑洼不平的地面还能表明这里有过钢铁厂。在一座小山绿色斜坡上的

空旷处，有一所长而低的石头房屋，从那里延伸出一条小道弯弯曲曲地穿过田野。靠近大路有一间小屋，三面被矮树丛围着，屋门和一扇窗户对着我们。这就是谋杀的现场。

斯坦莱·霍普金领着我们走进这所房子，把我们介绍给一位面容憔悴、灰色头发的妇女——被害人的孀妇。她的面孔削瘦，皱纹很深，眼圈发红，眼睛的深处仍然潜藏着恐惧的目光，这说明她长年经受苦难和虐待。陪着她的是她的女儿，一个面色苍白、头发金黄的姑娘。谈到她父亲的死，她很高兴，当她说到要祝福那个把她父亲戳死的人的时候，她的眼睛闪耀着反抗的光芒。黑彼得把他的家弄得很不象样子，我们走出他家来到日光下时，有重新获释之感。然后我们沿着一条穿过田野的小路向前走，这条小路是死者用脚踩出来的。

这小房是间最简单的住房，四周是木板墙，房顶也是木头的，靠门有个窗户，另一个窗户在尽头的地方。斯坦莱·霍普金从口袋里拿出钥匙，弯身对准锁孔，忽然他停顿了一下，脸上显出又惊异又全神贯注的样子。

他说：“有人撬过锁。”

这个事实是不容怀疑的。木活部分有刀痕，上面的油漆被刮得发白了，好象刚刚撬过门。福尔摩斯一直在检查窗户。

“有人还想要从窗子进去。不管他是谁，反正他失败了，没有进到里面。这个人一定是个很笨的强盗。”

这位警长说：“这是件很不寻常的事情。我可以发誓，昨天晚上这里没有这些痕迹。”

我提醒说：“或许村子里有些好奇的人来过。”

“多半不可能，他们没有人敢走到这儿，更不必说闯进小屋。福尔摩斯先生，您怎样看这件事？”

“我认为我们很幸运。”

“您的意思是说这个人还会来？”

“很有可能。他那次来的时候是没有料到门关着。所以，他要用小折刀弄开门进来。他没有进到屋里。他会怎么办呢？”

“带着更适用的工具第二天夜里再来。”

“我也这样说。我们要是不在这儿等着他，那就是我们的错误。让我看看小屋的里面的情形。”

谋杀的痕迹已经清理掉了，可是屋内的家具仍然象在那天夜里那样摆着。福尔摩斯非常专心地一件一件地检查了两个小时，但是他的面容表明检查不出什么结果来。在他耐心检查的时候，有一次他停了一会儿。

“霍普金，你从这个架子上拿走了什么东西没有？”

“我什么也没动。”

“一定有东西被拿走了。架子的这个角落里比别处尘土少。可能是平放着的一本书，也可能是一个小箱子。好，没有事可做了。华生，我们在美丽的小树林里走吧，享受几小时的鸟语花香。霍普金，我们今天晚上在这儿见面，看看能否和这位昨夜来过的绅士短兵相接。”

我们布置好小小的埋伏的时候，已经过了十一点。霍普金主张把小屋的门打开，福尔摩斯认为这会引来这位陌生人的怀疑。锁是个很简单的锁，只要一块结实的小铁片就能弄开。福尔摩斯还建议，我们不要在屋内而是在屋外等候，在屋角附近的矮树丛里。要是这个人点灯，我们便能看见他，看

出他在夜间偷偷来的目的是什么。

守候的时间又长又乏味，但是有一种历险的感觉，好象猎人在水池旁等候捕捉来饮水的动物一样。在黑暗中偷偷摸摸地来到我们这儿的是什么样的野兽呢？那是一只伤人的猛虎，只有和它尖锐的牙齿以及锋利的爪子进行艰苦的搏斗以后才能捕到呢，还是一只躲躲闪闪的豺狼，仅对于怯懦的人和没有防备的人才是可怕的？

我们蹲伏在矮树丛里，一声不响地等候着一切可能发生的事。起初有回村很晚的人的脚步声和村中传来的讲话声，引起我们的警觉，但是这些不相干的声音，——相继消失，我们的四周一片寂静，只是偶尔传来远方教堂的钟声报告给我们夜晚的进程，还有细雨落在我们头顶树叶上的簌簌声。

钟声已经敲过两点半，这是黎明前最暗的时刻，突然从大门那里传来一声低沉而尖锐的滴答声，我们全都吃了一惊。有人进来走在小道上。然后又有较长时间的寂静，我正猜想那个声音是场虚惊，这时从小屋的另一边传来悄悄的脚步声，过一会儿有了金属物品的摩擦声和碰撞声。这个人正在用力开锁。这次他的技术好些或是工具好些，因为忽然听到啪嗒一声和门枢的嘎吱声。然后一支火柴划亮了，紧接着蜡烛的稳定灯光照亮小屋的内部。透过薄纱窗帘，我们的眼睛盯视着屋内的情景。

这位夜间来客是个身体瘦弱的年轻人，下巴的黑胡须使得他象死人一样苍白的面孔更加苍白。他象个刚过二十岁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象他这样又惊又怕，他的牙齿显然在打冷战，他的四肢全在颤抖。他的衣着象个绅士，穿着诺

福克式的上衣和灯笼裤，头戴便帽。我们看他惊恐地凝视着四周，然后他把蜡烛头放在桌子上，走到一个角落里，我们便看不到他了。他拿着一个大本子又走回来，这是在架子上排成一排的航海日志里的一本。他倚着桌子，一页一页地迅速翻阅，直到翻出他要找的项目。他紧握着拳作了一个愤怒的手势，然后合上本子，放回原处，并且吹熄了蜡烛。他还没有来得及转身走出这间小屋，霍普金的手已经抓住了这个人的领子。当他明白他是被捕了的时候，我听到他大声叹了一口气。蜡烛又点上了。在侦探的看管下他浑身打颤，蜷缩起来。他坐在储物箱上，不知所措地看看这个人又看看那个人。

斯坦莱·霍普金说：“我的好人，你是谁，来这儿干什么？”这个人振作一下精神，尽力保持冷静，然后看着我们。

他说：“我想你们是侦探吧？你们以为我和加里船长的死有关。我向你们保证，我是无辜的。”

霍普金说：“我们会弄清楚的。先说你的名字是什么？”

“约翰·霍普莱·乃尔根。”

我看见福尔摩斯和霍普金迅速交换了一下眼色。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有机密的事情，能够信托你们吗？”

“不，不必。”

“那么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呢？”

“如果你不回答，在审问你的时候可能对你不利。”

这个年轻人有些发窘。

他说：“好吧！我告诉你们。没有隐瞒的必要。可是我很

不愿意让旧的流言蜚语又重新传开。你听说过道生和乃尔根公司吗？”

从霍普金的面孔我看出他从未听说过，但是福尔摩斯却显得很感兴趣。

他说：“你是说西部银行家们吗？他们亏损了一百万镑，康沃尔郡的一半的家庭全破了产，乃尔根也失了踪。”

“是的，乃尔根是我父亲。”

我们终于得到了一点肯定的东西，可是一个避债潜逃的银行家和一个被自己的鱼叉钉在墙上的彼得·加里船长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我们全都专心地听这个年轻人讲话。

“事情主要涉及到我父亲。道生已经退休了。那时我刚刚十岁，不过我已经能够感受到这件事带来的耻辱和恐惧。人们一直说我父亲偷去全部证券逃跑了。这不符合事实。我父亲深信要是给他一些时间，把证券变成现款，一切全可以好起来，并能偿清全部债务。在传票刚发出要逮捕我父亲之前，他乘他的小游艇动身去了挪威。我还记得他在临走前的晚上，向我母亲告别的情景。他给我们留下一张他带走的证券的清单，并且发誓说他会回来澄清他的名声，信任他的人是不会受累的。可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他本人和游艇全无音信。我母亲和我认为他和游艇以及他所带的全部证券全沉到海底了。我们有一位可靠的朋友，他也是一个商人。是他不久以前发现伦敦市场上出现了我父亲带走的证券。我们是多么惊讶，你是不难想象出来的。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去追查这些证券的来源，经过许多波折和困难，我发现最早卖出证券的人便是彼得·加里船长，这间小屋的主人。

“当然喽，我对这个人做了一些调查。我查明他掌管过一艘捕鲸船，这只船就在我父亲渡海去挪威的时候，正好从北冰洋返航。那年秋季风暴很多，南方的大风不断吹来。我父亲的游艇很可能被吹到北方，遇到加里船长的船。如果这是事实的话，我父亲会怎样了呢？不管怎样，要是我可以从彼得·加里的谈话中弄清证券是怎样出现在市场上的，这便会证明我父亲没有出售这些证券以及他拿走的时候，不是想要自己发财。

“我来苏塞克斯打算见这位船长，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这件谋杀案。我从验尸报告中得知这间小屋的情况。报告说这只船的航海日志仍然保存在小屋里。我一下想到，要是我能够看到一八八三年八月在‘海上独角兽’号上发生的事，我便可能解开我父亲失踪之谜。我昨天晚上想要弄到这些航海日志，但是没能打开门。今天晚上又来开门，找到了航海日志，可是发现八月份的那些页全被撕掉了。就在这时我被你们抓住了。”

霍普金问：“这是全部事实吗？”

“是的，这是全部事实。”他说的时候，眼光躲闪开了。

“你没有别的事情要说吗？”

他迟疑了一下。

“没有。”

“昨天晚上以前，你没有来过吗？”

“没有。”

霍普金举着那本作为证物的笔记本，本子的外皮有血迹，第一页有这个人名字的字首，喊道：“那么你怎样解释这个

呢？”

这位可怜的人十分沮丧。他用双手遮住脸，全身颤抖。

他痛苦地说：“你是从哪儿弄到这本子的？我不知道。我想我是在旅馆里丢掉的。”

霍普金严厉地说：“够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到法庭上说去吧。你现在和我一同去警察局。福尔摩斯先生，我非常感谢你和你的朋友，到这儿来帮助我。事实说明，你来是不必要的，没有你我也会使案件取得圆满的结果，但是尽管这样我还是感谢你的。在勃兰布莱特旅店给你们保留了房间，现在我们可以一起到村子里去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乘马车回伦敦的时候，福尔摩斯问：“华生，你觉得这事怎么样？”

“我看你是不满意的。”

“喔，亲爱的华生，我是很满意的。可是斯坦莱·霍普金的方法我不能赞同。我对霍普金感到失望。我本来希望他会处理得好一些。一个侦探总是应该探索是否有第二种可能性，并且防备确有这种可能性。这是侦查罪案的首要原则。”

“那么什么是此案的第二种可能性呢？”

“就是我自己一直在调查的线索。可能得不出结果。我很难说。但是至少我要把它进行到底。”

在贝克街有几封信正在等待着福尔摩斯。他抓起一封拆开，马上发出一阵轻轻的胜利笑声。

“华生，好极了！第二种可能性在发展着。你有电报纸吗？请替我写两封：‘瑞特克利夫大街，海运公司，色姆那。派三个人来，明早十点到。——巴斯尔。’这就是我扮演角色时用

的名字。另外一封是：‘布芮斯顿区，洛得街 46 号，警长斯坦莱·霍普金。明日九点半来吃早饭。紧要。如不能来，回电。——歇洛克·福尔摩斯。’华生，这件讨厌的案子使我十天以来一直不得安宁。从此我要把它从我心中完全除掉。我相信明天我将会听到最后的结果。”

那位警长准确地在规定时刻来到了，我们一起坐下吃赫德森太太准备的丰盛早餐。这位年轻的警长由于办案成功而兴高采烈。

福尔摩斯问：“你真地认为你的解决办法是对的吗？”

“我想不会有更完满的解决办法了。”

“在我看来，案子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

“福尔摩斯先生，您的意见出我意料。还有什么可以进一步查询的呢？”

“你的解释能够说清事情的各个方面吗？”

“毫无疑问。我查明这个乃尔根就在出事的那一天到了勃兰布莱特旅店，他装作来玩高尔夫球。他的房间在第一层，所以他什么时候愿意出去就可以出去。那天晚上他去屋得曼李和彼得·加里在小屋中见面，他们争吵起来，他就用鱼叉戳死了他。他对于自己的行动感到惊恐，往屋外跑的时候掉了笔记本，他带笔记本是为了追问彼得·加里关于各种证券的事。您或许注意到了有些证券是用记号标出来的，而大部分是没有记号的。标出来的是在伦敦市场上发现而追查出来的。其它的可能还在加里手中。按照本人的叙述，年轻的乃尔根急于要使这些证券仍归他父亲所有，以便归还债主。他跑掉以后，有个时候他不敢走进小屋，但是为了获得他所需要的

情况，他最后不得不再去小屋。事情不是十分明显和清楚的吗？”

福尔摩斯笑了，并且摇了摇头。

“我看只有一个漏洞，那就是他根本不可能去杀人。你用鱼叉叉过动物的身体吗？没有？哼，亲爱的先生，你要对这些细小的事十分注意。我的朋友华生可以告诉你，我用了整整一早上做这个练习。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手臂很有力，投掷很准。钢叉戳出去得很猛，所以钢叉头陷进了墙壁。你想想这个贫血的青年能够掷出这样凶猛的一击吗？是他和黑彼得在半夜共饮罗姆酒吗？两天以前在窗帘上看到的是他的侧影吗？不，不，霍普金，一定是一个强壮有力的人，我们必须要找这个人。”

这位警长的面孔在福尔摩斯讲话的时候拉得愈来愈长。他的希望和雄心全粉碎了。但是不经过斗争他不会放弃他的阵地。

“福尔摩斯先生，您不能否认那天晚上乃尔根在场。笔记本是证据。即使您挑毛病，我的证明仍然能使陪审团满意。此外您的那位可怕的罪犯，他在哪儿呢？”

福尔摩斯安详地说：“我想他就在楼梯那儿。华生，我看你最好把那把枪放到容易拿到的地方。”他站起来把一张有字的纸放到一张靠墙的桌子上。他说：“我们准备好了。”

刚一听到外面有粗野的谈话声，赫德森太太便开了门，说是有三个人要见巴斯尔船长。

福尔摩斯说：“让他们一个一个地进来。”

第一个进来的是一个个子矮小、样子引人发笑的人，面

颊红红的，长着斑白、蓬松的连鬓胡子。

福尔摩斯从口袋中拿出一封信，问：“名字是什么？”

“詹姆士·兰开斯特。”

“对不起，兰开斯特，铺位已经满了。给你半个金镑，麻烦你了。到那间屋子去等几分钟。”

第二个人是个细长、干瘦的人，头发平直，两颊内陷。他的名字是休·帕廷斯。他也没有被雇用，同样得到半个金镑，并让他等候。

第三个申请人的外表是很奇怪的。一副哈叭狗似的凶恶面孔镶在一团蓬乱的头发和胡须中，浓重的、成簇的眉毛向下垂悬着，遮住两只黑黑的蛮横的眼睛。他敬了一个礼，象水手似地站在一边，两手转动着他的帽子。

福尔摩斯说：“你的名字？”

“帕特里克·凯恩兹。”

“叉鱼手？”

“是的，先生。出过二十六次海。”

“我想是在丹迪港？”

“是的，先生。”

“挣多少钱？”

“每月八镑。”

“你能马上同探险队出海吗？”

“只要我把用的东西准备好。”

“你有证明吗？”

“有，先生。”他从口袋中拿出一卷已经揉搓了的带着油迹的单子。福尔摩斯看了一下又还给了他。

他说：“你正是我要找的人。合同在靠墙的桌子上。你签个字，事情就算定了。”

福尔摩斯靠住他的肩膀，并把两只手伸过他的脖子。

他说：“这就行了。”

我听到金属相撞声和一声吼叫，象被激怒的公牛的吼叫声。紧接着这个海员和福尔摩斯在地上滚打起来。虽然福尔摩斯已经敏捷地给他戴上了手铐，可是他的力气很大，要不是霍普金和我赶忙帮助，福尔摩斯会很快被这个海员制服。当我把手枪的无情枪口对准他太阳穴的时候，他才明白抵抗是无用的。我们用绳子绑住他的踝骨，然后气喘吁吁地站起来。

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霍普金，我很抱歉，炒鸡蛋怕是已经凉了。不过当你想到案子已经胜利地结束了的时候，你继续吃早餐就会吃得更香。”

斯坦莱·霍普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他红着脸，还未想好就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不知道说什么。好象从一开头我就愚弄了自己。现在我懂得了我永远不该忘记我是学生您是老师。虽然我刚才亲眼看见了你所做的一切，可是我还不明白你是怎样办理的以及它的意义。”

福尔摩斯高兴地说：“好。经一事长一智。这次你的教训是破案的方法不能死守一种。你的注意力全部贯注在年轻的乃尔根身上，分不出一点儿给帕特里克·凯恩兹这个真正谋杀彼得·加里的人。”

这个海员嘶哑的声音打断了我们的谈话。

他说：“先生，您听，这样对待我，我并不抱怨，但是我希望你们说话要确切。你们说我谋杀了彼得·加里，我说我

杀了彼得·加里，这个区别很大。也许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也许你们想我在给你们编故事。”

福尔摩斯说：“不是这样的。让我们听听你要说什么。”

“很快就会说完，而且每句话全是真的，我敢向上帝发誓。我很了解黑彼得，当他抽出刀子的时候，我知道不是我死就是他死，所以我抄起鱼叉对准他戳去。他就是这样死的。你们说是谋杀。不管怎么说，黑彼得的刀插在我的心脏上，或是绞索套在我的脖子上，我全是一样要死的。”

福尔摩斯问：“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我对你从头说起。让我坐坐，这样讲话方便些。事情发生在一八八三年——那年的八月。彼得·加里是‘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我是后备叉鱼手。我们正离开北冰洋的大块碎冰往回行驶，是顶风航行。我们从海上救起一只被吹到北方来的小船，因为刮了一星期的猛烈的南风。船上只有一个人，是一个新水手。我们船上的水手们以为大船已经沉没在海底，这个人乘这只小船去挪威海岸。我猜船上其他海员全死了。一句话，我们把这个人救到我们船上，他和我们的头儿在舱里谈了很长时间。随着这个人打捞上来的行李只有一只铁箱子。这个人的名字从来没有人提到过，至少我是不知道，而且第二天夜晚他就不见了，好象他没有来过船上一样。传出话来说，这个人不是自己跳海便是当时的坏天气把他卷到海里去了。只有一个人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就是我，因为我亲眼看见，在深夜第二班的时候，船长把他的两只脚捆

住，扔到船栏杆外边。又走了两天我们便看见瑟特兰灯塔了。

“这件事我对谁也没说，等着瞧会有什么结果。我们到了苏格兰的时候，事情已经压了下来，也没有人再问。一个生人出了事故死了，谁都没有必要去问。过了不久加里不再出海，好几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在哪儿。我猜到他害那人是为了铁箱子里面的东西。我想他现在应该给一大笔钱让我闭住嘴。

“有一个水手在伦敦遇见了他，我通过这个水手知道他住在哪儿，我马上来找他要钱。头一个晚上他很通情理，准备给我一笔钱，让我一生不再出海。我们说好，过两个晚上就把事情办完。我再去的时候，见他已半醉，并且脾气很坏。我们坐下来喝酒，聊着过去的事。他喝得越多，我越觉得他的脸色不对。我一眼看见挂在墙上的鱼叉，我想在我完蛋以前也许用得着它。后来，他对我发起火来，又啐又骂，眼睛露出要杀人的凶光，手里拿着一把大折刀。他还没有来得及把大折刀从鞘里拔出来，我的鱼叉已经刺穿了他。天啊！他那一声尖叫！他的面孔在我眼前模糊起来，我站在那儿，浑身溅满了他的血。等了一会儿，四周很安静，于是我又鼓起了勇气。我看看屋子四周，见到那只铁箱子就在架子上。可以说我和彼得·加里都有权要这只箱子，于是我拿着它离开了屋子。我真傻把我的烟丝袋忘在桌子上了。

“现在我告诉你一件最怪的事。我刚走出屋，就听到有个人走来，我立刻躲在矮树丛里。有一个人鬼鬼祟祟地走来，走进屋子，喊了一声，好似见了鬼一样，撒腿就拚命跑，一会儿就没影了。他是谁，要干什么，我没法说。我呢，就走了十英里，在顿布芝威尔兹上火车，到了伦敦。

“我一检查这只箱子，发现里面没有钱，只有一些证券，可是我不敢卖。我没有把黑彼得抓在手心，现在困在伦敦，一个先令也没有。我有的只是我的手艺。我看到雇叉鱼人的广告，给钱很多，所以我去海了海运公司，他们把我派到这儿来。这是全部事实，我再说一遍，我杀了黑彼得，法律应当感谢我，因为我给他们省了一条麻绳钱。”

福尔摩斯站起身来点上烟斗说：“说得很清楚。霍普金，我看你应该赶快把这个犯人送到安全的地方。这个房间是不适合作监房的，而且帕特里克·凯恩兹先生身体魁梧，在屋内要占很大的地方。”

霍普金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不知道怎样感谢您才好。甚至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您是怎样使犯人自投罗网的。”

“不过是因为从一开始我就幸运地抓住准确的线索。要是我知道了有那本笔记本，我的思想便有可能被引到别处，象你原来的想法一样。可是我所听到的全集中于一点：惊人的力气、使用鱼叉的技巧、罗姆酒、装着粗制烟丝的海豹皮烟口袋，这些全使人想到有一个海员，而且是个捕过鲸鱼的人。我确信烟丝袋上的字首‘P.C.’不过是巧合，而不是彼得·加里，因为他很少抽烟，而且在屋里也没有找到烟斗。你记得我曾问过，屋内是否有威士忌和白兰地，你说有。有多少不出海的人在能弄到这些酒的时候，要喝罗姆酒呢？所以我确定杀人者是一个海员。”

“您怎样找到他的呢？”

“亲爱的先生，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如果是海员，一定是‘海上独角兽’号上的海员。就我所知，彼得·加里没

有登过别的船。我往丹迪打了电报，三天以后我弄清一八八三年‘海上独角兽’号上全部水手的姓名。我看到叉鱼手中有帕特里克·凯恩兹的名字的时候，我的侦查便即将完成，我推想他可能在伦敦，并且想要离开英国一个时期。所以我到伦敦东区住了几天，设置了一个北冰洋探险队，提出优厚的条件找叉鱼手，在船长巴斯尔手下工作——你看，有了结果！”

霍普金喊道：“妙极了！妙极了！”

福尔摩斯说：“你要尽快地释放乃尔根。我想说你应该向他道歉。铁箱子一定还给他，当然彼得·加里卖掉的证券弄不回来了。霍普金，外面有出租马车，你把这个人带走。如果你要我参加审判，我和华生的地址是在挪威的某个地方——以后我写给你详细地址。”

米尔沃顿

我现在讲的事情发生在许多年以前，尽管如此，我说起来还是有些担心。因为在很长时间里，哪怕是最谨慎、最有节制地把事实讲出去，都是不可能的。现在因为主要人物已经不会再受人间的法律的制裁，所以能够有保留地讲述，而不致损害任何人的名声。这件事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和我平生所经历的最为奇异的案件。如果我略去了日期或其他能够使人追溯到事情真相的情节，希望读者原谅。

在一个严冬的傍晚，福尔摩斯和我出去散步，回来的时候大约已经六点钟了。福尔摩斯打开了灯，灯光照出桌子上有一张名片。他看了名片一眼，不禁哼了一声，便把名片扔在地板上。我捡起来读道：

查尔斯·奥格斯特斯·米尔沃顿

阿倍尔多塔
韩姆斯德区

代理人

我问：“他是谁？”

“伦敦最坏的人。”福尔摩斯答道，然后坐下来把腿伸到

壁炉前。“名片背后有什么字吗？”

我把名片翻过来，读道：

“六点半来访——C . A . M .”

“哼，他就要来了。华生，当你到动物园站在蛇的前面，看着这种蜿蜒爬行的带毒动物，看着它吓人的眼睛和邪恶的扁脸，你一定会有一种厌恶的感觉并且想要避开吧？这就是米尔沃顿给我的感觉。我和不下五十个杀人犯打过交道，就连其中最坏的犯人，也没有象他那样使我如此厌恶。可是我又不能不和他有事务往来，他到这儿来，的确是我约的。”

“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华生，别急，听我告诉你。在诈骗犯的圈子里，他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上帝帮他的忙，尤其是那些名誉和秘密受到米尔沃顿控制的女人更不得不帮忙。他带着一副微笑的面孔和一颗铁石般的心肠，进行勒索，再勒索，直到把她们的血吸干。这个家伙有特殊的本事，本来是在更体面的行业中发迹的。他的方法是：让人们知道，他愿意付出很高的代价收买有钱有势人的信件。他不仅从不可靠的男女仆人手里得到这些东西，而且更多地从上流社会的流氓手里弄到，这些人常常骗得喜欢轻信的妇女的感情和信任。他做买卖绝不小气，我偶然听说他付给一个仆人七百镑，只买了一张有两行字的便条，结局是造成一个贵族家庭的毁灭。市面上的样样事情全会传到米尔沃顿那里。这个大城市里有成百上千的人一听到他的名字便会吓得脸色发白。谁也不知道他哪一天会捉弄到自己头上，因为他有钱又有手腕，可以为所欲为。他还能把一张牌留下好几年，等到可以赢得最大的赌注的时候

才打出去。我说过，他是伦敦最坏的人。试问，一个发脾气时打老婆的暴徒怎么能和他相提并论呢？为了往自己已经满满的钱袋里继续塞钱，他能够有步骤地、从容地去折磨人们的心灵。”

我很少听到我的朋友带着这样强烈的感情讲话。

我说：“那么这个人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从法律上说是应当的，但是实际上做不到。例如，控告他让他坐几个月牢，可是随之自己也将身败名裂，这对于一个女人有什么好处呢？所以，受他害的人不敢反击。要是他敲诈一个无辜的人，我们一定抓他，可是他狡猾得象魔鬼一样。不，我们一定要找出别的方法打击他。”

“为什么他要到我们这儿来呢？”

“因为一位当事人把她的不幸案件交到我手中。这个人很有名气，她就是贵族小姐依娃·布莱克维尔，上一季度初登社交界的最美丽的女士。过两周她将要和德温考伯爵结婚。这个恶魔弄到几封轻率的信——轻率的，华生，没有更坏的事——信是写给一个穷年轻乡绅的。但是，这些信足以破坏这个婚姻。要是不给他一大笔钱，米尔沃顿就会把信送给伯爵。我受委托见他，并且尽我的力量把讨价压低。”

街上传来马蹄声和车轮声。我向窗外望去，只见楼前停着一辆富丽堂皇的双驾马车，车上明亮的灯光照着一对栗色骏马的光润腰腿。仆人开开门，一个矮小而强壮、穿着粗糙的黑色卷毛羊皮大衣的人下了车。过了一分钟他来到屋子里。

查尔斯·奥格斯特斯·米尔沃顿年纪约在五十岁左右，头部较大，显得很聪明，面孔又圆又胖，皮肤很光滑，并且

总是带着冷笑，两只灵活的灰眼睛在金边大眼镜后面闪闪发光，脸上带点匹克威克先生 的那种仁慈，并且堆着假笑，眼里射出锐利而又不耐烦的寒光。他的声音也象他的表情那样，既温和又稳重。他一面向前走着，一面伸出又小又胖的手，口里低声说他第一次来没有见到我们很感遗憾。福尔摩斯不理睬那只伸出来的手，并且冷冰冰地看着他。米尔沃顿的微笑着的嘴咧开了一些，他耸耸肩，脱下他的大衣，放在一个椅子背上，精心叠好，然后坐下来。

他用手向我坐的方向一指，说道：“这位先生是谁？这样讲话慎重吗？行吗？”

“华生大夫是我的朋友和同事。”

“很好，福尔摩斯先生。我这样问，是为了您的当事人好。事情是很微妙的——”

“华生大夫已经听说过了。”

“那么，我们就谈买卖。您说您是代理依娃女士。是不是她已经委托您接受我的条件了？”

“你的条件是什么？”

“七千镑。”

“这个条件可以改动吗？”

“亲爱的先生，我觉得讨论条件是很不愉快的，总之，要是在十四号不付钱，十八号的婚礼便一定不能举行。”他挤出令人难以忍受的微笑，脸上是一副洋洋得意的神情。

福尔摩斯想了一会儿，说道：

“你好像把事情看成是不能更改的了。我当然知道这些信的内容。我的当事人一定会按照我的建议去做。我要劝说她把全部事情告诉她未来的丈夫，相信他的宽宏大量。”

米尔沃顿格格地笑了。

他说：“很明显，你不了解这位伯爵。”

从福尔摩斯困惑的面容上，我清楚地看出福尔摩斯是不了解的。

他问：“这些信有什么害处呢？”

米尔沃顿回答：“害处很大，很大。这位女士的信写得很讨人喜欢。但是我可以向你保证，德温考伯爵是不会赞赏这些信的。既然你的看法不同，我们不再多谈了。这不过是一桩买卖。如果你认为把这些信交到伯爵手中并不违背你的当事人的利益，那么付出这样一大笔钱买回这些信当然是太傻了。”他站起来去拿他的黑色卷毛羊皮大衣。

福尔摩斯又气又恼，脸色发灰。

他说：“等一下。不必这样快就走。在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上，我们当然应该努力避免流言蜚语。”

米尔沃顿又坐到原来的椅子上。

他咕哝着说：“这个问题你只能这样办，这是我预料到的。”

福尔摩斯继续说：“可是依娃女士并不富有。我作证，两千镑准会用光她的全部财产，你说的数目是她力所不能及的。所以我请求你降低你的要求，按照我定的数目交钱退信，我保证你不可能弄到更多的钱了。”

米尔沃顿似笑非笑，嘴角咧开了一些，并且诙谐地眨着眼睛。

他说：“我知道，你所说的这个女士的财产情况是对的。可是你要知道，一个女士的结婚是她的朋友和亲属替她效力的最好时机。要买一件象样的结婚礼品，他们或许犹豫不决。可是买这些信，我向他们保证，这一叠信所给他们的快乐，要比伦敦的全部宴会所给的还要多。”

福尔摩斯说：“那是办不到的。”

米尔沃顿拿出厚厚的一本东西，喊道：“唉呀呀，多么不幸！请看这个！要是这些女士们不做些努力，我只能认为她们太不明智了。”他举着一封便笺，信封上印着家徽。“这是一——不过，在明天早晨以前是不该说出名字的。可是，那时这封信将会落到这位女士的丈夫手中，只是因为她不肯把她的钻石首饰换成纸币，拿出一点点钱来。这真是太可惜了！你记得贵族麦尔兹女士和中尉多尔金的订婚趣闻吗？结婚的前两天，《晨报》上有一段报道，说婚礼取消。为什么？说起来使人难以相信，只要拿出一千二百镑这样小小的一笔钱，问题本来是可以解决的。难道这不可惜吗？我没有想到你是个不通情达理的人，竟然不顾你的当事人的前途和荣誉，在这儿讨价还价。福尔摩斯先生，你实在出我意料。”

福尔摩斯回答：“我所说的是确实的。她没法弄到这笔钱。毁坏这位妇女的一生对你没有什么好处，接下我说的这笔数量并不算小的钱，对你岂不更好？”

“福尔摩斯先生，你错了。事情传出去将会对我间接地有很大好处。我手下有八九件事已到办理的时候了。要是在这

些人中传开我对依娃女士要价很高，我想她们全会更加理智一些。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福尔摩斯猛然从椅子上站起来。

“华生，到他后面去。不要让他出去！先生，现在让我们看看你本子里有什么？”

米尔沃顿象老鼠一样一下子溜到屋子旁边，背靠墙站着。

接着他翻开上衣的前襟，露出一支手枪柄，然后说：“福尔摩斯先生，福尔摩斯先生，我早已料到你会做出些不寻常的事来。这种威胁常常有，可是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老实告诉你，我是全副武装，既然法律允许自卫，我是准备好要动枪的。此外，如果你认为我会把全部信件放在笔记本中带来，那就完全错了。我不会做这种傻事的。先生们，我今天晚上还要见一两个人，而到韩姆斯德区又很远。”他走向前来，拿起他的大衣，手放在枪上，转身走向门口。我抄起一把椅子，福尔摩斯摇了摇头，我又放下了。米尔沃顿鞠了一个躬，微笑一下，眨眨眼，然后走出屋去。一会儿我们听到砰的关门声和嘎拉嘎拉的车轮声。马车走远了。

福尔摩斯坐在火旁一动不动，他的手深深地插在裤子口袋里，下巴垂到胸前，眼睛盯着发光的余烬。足有半小时他默然不动并且一言不发，然后带着已经打定主意的姿态站了起来，走进他的卧室。过了一会儿，走出来的却是一个俏皮的青年工人，长着山羊胡须，样子十分得意。他在灯旁点燃泥制烟斗，对我说：“华生，我过些时候回来。”接着他就消失在黑夜之中。我知道他已经安排好一场和查尔斯·奥格斯特斯·米尔沃顿的较量，可是我作梦也没有想到，这场战斗

竟会采取那样特殊的形式。

那些日子福尔摩斯整天穿着这身衣服出出进进，不必说，他的时光是在韩姆斯德区度过的，而且他是有成绩的。可是对于他所做的具体的事情，我却一无所知。终于在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风在呼呼地叫，雨哒哒地打在窗上，他出征归来了。他除掉了化装，坐在火前，并且以他默默的内向的方式得意地笑了起来。

“华生，你不会觉得我是要结婚了吧？”

“不，确实不。”

“告诉你，你会高兴的，我已经订婚了。”

“亲爱的朋友，我祝——”

“和米尔沃顿的女仆。”

“唉呀，福尔摩斯！”

“华生，我需要情况。”

“你做过头了吧？”

“这是必须的一步。我装扮成一个生意兴隆的管子工，名字是埃斯柯特。每天晚上我都和她出去，和她谈个没完。天啊，谈的是什么呢！可是，我弄到了我所要的情况。我了解米尔沃顿的家就象了解自己的掌心一样。”

“福尔摩斯，可是这个女孩子呢？”

他耸耸肩。

“亲爱的华生，没有别的办法。桌子上的赌注是这样的，你只好尽力出牌。然而，我庆幸我有个情敌，我一转身他准会把我挤掉。今晚的天气多好！”

“你喜欢这种天气？”

“它适合我的目的。华生，我的意思是今天晚上闯入米尔沃顿的家。”

听到这句话，而且是用十分坚决的语气慢慢说出的，我不禁全身打颤，呼吸也停了。象是黑夜的闪电，一瞬间照亮野外的一切角落，我一眼看出这个行动可能产生的每一个后果——查出、被捕、受尊重的事业以不可挽回的失败与屈辱告终，我的朋友将会受到可恶的米尔沃顿的摆布。

我大声说：“看在老天爷的份上，想想你要做的事吧！”

“我的亲爱的朋友，我仔细地想过了。我从来没有鲁莽行事过，要有其它办法可行，我不会采取这样断然的冒险措施。我们仔细地想一下，我想你会认为这样做在道义上是无可非议的，虽然从法律上说是犯罪的。闯入他的家无非是强行拿走他的本子——拿本子的事你会赞同的。”

我心里衡量了一下这件事。

我说：“是的，只要我们的意图是拿那些用于非法目的的物品，我们的行动在道义上便是正当的。”

“既然在道义上是正当的，那么我要考虑的只有个人风险的问题。如果一个女士迫切需要帮助，一个绅士不应过多考虑个人安危。”

“你将被误解。”

“是的，这是一种冒险。可是除去拿回这些信以外没有其它办法可行。这位不幸的女士没有钱，又没有可信任的亲人。明天是限期的最后一天，除非我们今天晚上弄到这些信，不然这个恶棍便会说到做到，使得这位女士身败名裂。所以，我不是让我的委托人听天由命，便是打出这最后一张牌。华生，

只能和你说，这是我和米尔沃顿间的生死决斗。你看到了，他已经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但是我的自尊和荣誉一定要我战斗到底。”

我说：“我不喜欢这样做，可是我想只能如此了。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你不必去。”

我说：“除非你不去。我已经说了要去，决不改悔。要是你不让我和你一同去冒这个险，我就要到警察局去告发你。”

“你帮助不了我。”

“你怎么知道？未来的事是没法说的。不管怎样，我的主意已定。除你以外，别人也有自尊和荣誉的。”

福尔摩斯显得有些不耐烦，但是终于舒展开了眉头，他拍着我的肩膀。

“好吧，好吧，我亲爱的朋友，就这样办。我们在一起生活好几年了，要是我们全死于同一颗子弹，那倒很有意思。华生，我坦率地对你说吧，我一向有个想法，就是要犯一次收效很高的罪。从这点来说，这就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你看！”他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个整洁的皮套子，套子里有一些发亮的工具。“这是上等的、最好的盗窃工具，镀镍的撬棒，镶着金刚石的玻璃刀，万能钥匙等等，完全能够应付各种情况的需要。还有在黑暗中用的灯。样样东西全准备好了。你有走路不出声的鞋吗？”

“我有橡胶底的网球鞋。”

“好极了！有面具吗？”

“我可以用黑绸子做两个。”

“我看得出来，你做这种事情是很有天才的，很好，你做假面具。走前我们吃点现成的东西。现在是九点半。十一点我们会赶到车尔赤住宅区，然后再到阿倍尔多塔要走一刻钟，半夜以前我们就可以开始工作。不管怎样，我们两点以前可以在口袋中装着依娃女士的信回来。”

福尔摩斯和我穿上夜礼服，这样就象是两个喜欢看戏的人正往家走。在牛津街我们叫了一辆两轮马车去韩姆斯德区的一个地方。到达后，我们付了马车钱，并且扣上我们的外衣，因为很冷，风好象要吹透我们似的。我们沿着荒地的边缘走着。

福尔摩斯说：“这件事需要十分谨慎。那些信件锁在这个家伙书房的保险柜里，他的书房就是他卧室的前厅。不过，正象所有会照料自己的壮汉一样，他睡觉睡得很死。我的未婚妻阿格萨说，在仆人的住房里，把叫不醒主人当成笑话讲。他有一个忠心耿耿的秘书，整个白天从不离开书房。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夜晚去。他还有一条凶猛的狗，总在花园里走来走去。最近两个晚上我和阿格萨约会很晚，她把狗锁住了，好让我利落地走掉。这就是那所房子，院子里的那栋大房子。进大门——向右穿过月桂树。我们在这儿戴上面具吧！你看，没有一个窗户有一点灯光，一切都很顺利。”

戴着黑色丝绸面具，我们二人简直变成了伦敦城里那些最好斗的人们了。我们悄悄地走近这所寂静而又阴暗的房子。房子的一边有一个带瓦顶的阳台，并且有几个窗户和两扇门。

福尔摩斯低声说：“那是他的卧室，这扇门正对着书房。这儿对我们最合适，可是门又上着栓又锁着，要进去就会出

很大声音。到这边来。这儿有间花房，门对着客厅。”

花房上着锁，福尔摩斯去掉一圈玻璃，从里面拨开了锁。我们进去了，他随手关上门。从法律观点来看，我们已经成了罪人。花房里温暖的空气和异国花草的浓郁的芳香迎面袭来，简直使得我们不能呼吸。在黑暗中他抓住我的手，领我沿着一些灌木迅速走过，我们的脸擦过灌木。福尔摩斯有在黑暗中辨认事物的特殊能力，这是精心培养出来的。他一面仍然拉着我的手，一面开了一扇门。我模糊地感觉到我们进入了一个大房间，并且刚才在这个房间里有人吸过雪茄烟。他在家具中间摸索着向前走，又开了一扇门，我们过后又随手关上。我伸出手摸到几件上衣挂在墙上，我知道我是在过道里。我们穿过这间过道以后，福尔摩斯又轻轻地开了右手边的一扇门。这时有个东西向着我们冲过来，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了，可是当我察觉到那是一只猫的时候，我真想笑出声来。这间房里，火在烧着，并且也充满了浓厚的烟草味。福尔摩斯踮着脚尖走进去，等我进去以后，他轻轻地关上门。我们已经来到米尔沃顿的书房，对面有个门帘，说明那儿通往他的卧室。

火烧得很旺，照亮了全屋。靠近门有个电灯开关，可是即使安全的话，也没有必要开灯。壁炉的一旁有个很厚的窗帘，挡住我们刚才从外面看到的那个凸窗。壁炉的另一旁，有个门通向阳台。屋子中间摆着一张书桌，后面有把转椅，转椅上的红色皮革闪闪发光。对着书桌有个大书柜，上面有座

雅典娜的半身大理石像。在书柜和墙中间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高高的绿色保险柜，柜门上的光亮铜把映着壁炉的火光。福尔摩斯悄悄地走过去，看了看保险柜。然后他又溜到卧室的门前，站在那儿歪着头专心地听了一会儿。听不到里面有什么声音。这时，我突然想到通过外边的门很适合作退身之路，所以我检查了这扇门，惊喜地发现门既没有上闩也没有上锁。我碰了一下福尔摩斯的手臂示意，他转过带着面具的脸向门的方向看。我看出他吓了一跳，并且对我的行动表示感到出乎意料，而他的反应也出乎我的意料。

他把嘴放在我的耳边说：“这样不好，不过我还没有完全弄清你的意思。不管怎样，我们要抓紧时间。”

“我做什么？”

“站在门旁。要是听见有人来，从里面上上门闩，我们可以从我们来的道儿走出去。要是他们从那条道儿来，我们的事办完可以从这个门走，如果没有办完我们可以藏在凸窗的窗帘后面。你明白吗？”

我点了点头，站在门旁。我刚才的害怕感觉消失了，现在一种强烈的愿望激荡着我的心，这种感觉是在我们保卫法律的时候，从来没有感受过的，而今天我们是在藐视法律。我们的使命是崇高的，我认为我们的行为不是自私的，而是富于骑士精神的，并且也认清了我们的敌人的丑恶本性。这些使得我们这次冒险显得更加有趣。我没有一点犯罪的感觉，反而对于我们的险境感到高兴和振奋。我羡慕地看着福尔摩斯

打开他的工具袋，他象一个正进行复杂手术的外科医生，冷静地、科学地、准确地选择他的工具。我知道福尔摩斯有开保险柜的特别嗜好，我也理解他面前那个绿色怪物给予他的喜悦，正是这条巨龙吞噬了许多美丽女士的名声。他把大衣放在一把椅子上，卷上夜礼服的袖口，拿出两把手钻，一根撬棒和几把万能钥匙。我站在中间的门旁，两眼看着其他的两个门，防备紧急情况。尽管如此，遇到阻挠时应该做些什么，我并不清楚。福尔摩斯集中精神干了半小时，象个熟练的机械师一样放下一件工具，又拿起另一件。最后我听到嗒的一声，保险柜的绿门拨开了，我看见里面有许多纸包，分别捆着，用火漆封着，上面还写着字。福尔摩斯挑出一包，但是在闪烁的火光下看不清字迹，他拿出他在黑暗中使用的小灯，因为米尔沃顿就在旁边的屋内，开电灯是太危险了。突然我看见他停了下来，专心地听，接着他立刻关上保险柜的门，拿起他的大衣，把工具塞在口袋里，就奔向凸窗的窗帘，并且摆手要我也过去。

我到了他那儿，才听到使得他的敏锐感觉警惕起来的声音。远处有砰的关门声。又有迅速走近的沉重脚步声，在重重的落步声中夹杂着不清晰的低微的沙沙声。脚步声已到了屋外的走道，在门前停下来，门开了。随着响亮的嗒的一声电灯开了。门又关上了，我们嗅到强烈的刺鼻子的雪茄烟味。然后在离我们几码远的地方有来回走动的脚步声，有人在不断地踱来踱去。最后脚步声停了，可是又听到椅子嘎吱一声。然后听到钥匙在锁中啪嗒一声，还有纸张的沙沙声。

我刚才一直不敢看，但是现在我轻轻地分开我前面的窗

帘往里窥视。我感到福尔摩斯的肩压住我的肩，所以我知道他也在看。米尔沃顿的又宽又圆的后背正对着我们，几乎伸手就能够着。显然我们把他的行动估计错了，他一直没有在卧室里，而是坐在房子另一翼的吸烟室里或是台球室里抽烟，那儿的窗户我们刚才没有看见。他的头又圆又犬，头发已经灰白，头上还有一块因秃了而发光，这些正在我们视线的前方。他仰靠在红皮椅子上，两条腿伸出，一支雪茄烟斜叼在他嘴上。他穿一件紫红色军服式的吸烟服，领子是黑绒的。他手里拿着一叠很厚的法律文件，懒散地读着，嘴里吐着烟圈儿。看不出他会很快改变他的平静和舒适的姿势。

我感到福尔摩斯悄悄地抓住我的手，并且用力握了一下表示信心，象是说这种情况他有把握对付，他的心情也很稳定。从我这儿能看见，我不知道他是否也看到了：保险柜的门没有完全关好，米尔沃顿随时能发现这点。我心中已经打定主意，要是我从米尔沃顿的凝视的姿态上看出柜子引起了他的注意，我便立即跳出去，用我的大衣蒙住他的头，把他按住，剩下的事就交福尔摩斯去办。但是米尔沃顿没有抬头看。他懒散地拿着文件，一页一页地翻阅这位律师的申辩。后来我想他看完文件抽完烟，会到卧室去，但是还没到这个时候，事情就有了意外的发展，这把我们的思想引到另外一个方向。

我看到米尔沃顿几次看表，有一次他带着不耐烦的样子站起来又坐下。在我听到外面阳台上传来微弱的声音以前，未曾料到在这想不到的时间里，竟会有约会。米尔沃顿放下他的文件，笔直地坐在椅子上。又听到微弱的声音，然后有轻

轻的敲门声。米尔沃顿站起来，开了门。

他不客气地说：“嗯，你晚来了将近半小时。”

这就是为什么米尔沃顿没有锁门和到了深夜仍然不睡的原因。我听到一位妇女的衣服的轻微的沙沙声。刚才当米尔沃顿的脸转向我们这边的时候，我已经把窗帘中间的缝合上了，但是这时我又小心翼翼地再次打开。现在他又坐在椅子上，嘴角上仍然叼着雪茄烟。在明亮的灯光下，他对面站着一位妇女。她身材又高又瘦，肤色黝黑，带着黑色面纱，下巴处系着斗篷。她的呼吸急促，她柔软身躯的每个部位全都因为感情激荡而颤动。

米尔沃顿说：“亲爱的，你使我一夜没有好好休息。我希望你不会辜负这一夜。你在别的时间来不行吗？”

这个妇女摇了摇头。

“好吧，你不能来就不能来吧。要是伯爵夫人是个难对付的女人，你现在有机会和她较量了。祝福你。你为什么打颤？对了，振作起精神来。我们现在谈买卖吧。”他从书桌的抽屉里取出一个笔记本。“你说你有五封信要卖，其中包括伯爵夫人达尔伯的。我要买。这很好。只要是好货——呵，是你？”

这位妇女没说一句话，揭开她的面纱，并从下巴那儿解开斗篷。出现在米尔沃顿面前的是一副美丽、清秀、黑黝黝的面孔，鼻梁，又黑又硬的眉毛遮住一对坚定的、闪闪发光的眼睛，薄薄的双唇上带着危险的微笑。

她说：“是我，正是你毁坏了她的一生的那个女人。”

米尔沃顿笑了，但是恐惧使他的声音发抖。他说：“你太顽固了。你为什么迫使我走那样的极端呢？我不会因为我自

己而伤害一个苍蝇，但是人人都有自己的困难，我又能怎么办呢？我定的钱数完全是你力所能及的。可是你却不能。”

“所以你把信送给了我的丈夫，他是世界上最高尚的人，我连给他系鞋带都不配。这些信伤透了他正直的心，他死去了。你记得昨天晚上，我从那个门进来，恳请和哀求你怜悯我。你讥笑我，你现在仍然想讥笑我，不过你那颗懦夫的心，不能不使你的嘴唇发抖。是的，你想不到在这儿又见到我，但是正是那天夜晚，教会了我怎样面对面地见你，而且是单独地见你。查尔斯·米尔沃顿，你要说什么？”

他一面站起来一面说：“不要以为你可以威胁我。我只要提高一下嗓音，叫来我的仆人，马上会抓起你来。但是我宽容你克制不住自己的怒气，你怎样来的立刻怎样走，我便不再说什么了。”

这位妇女手放在胸前站在那儿，她的薄薄的嘴唇上，仍然带着就要杀人的微笑。

“你不会象毁坏我的一生一样再去毁坏更多人的生活了。你也不会象绞杀我的心一样再去绞杀更多人的心了。我要从世界上消除掉你这个毒兽，你这条恶狗，吃这一枪，一枪，一枪，一枪，再一枪！”

她掏出一支发亮的小手枪，子弹一颗又一颗地打进米尔沃顿的胸膛，枪口距离他的前胸不到两英尺。他蜷缩了一下然后向前倒在书桌上，发出一阵猛烈的咳嗽并且双手在文件中抓挠着。最后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又吃了一枪，便滚倒在地板上。他大声说：“你把我打死了。”然后安静地躺在那儿。这位妇女目不转睛地看了看他，然后又用她的脚跟向他

朝上的脸上踢了一下。她又看了他一眼，仍然不见他有动静。响起了一阵沙沙的衣服摩擦声音，接着夜晚的冷空气吹进这间出事的屋子，复仇者已经走了。

如果我们出面干涉，并不会使这个人免于死。这位妇女一枪又一枪地打在米尔沃顿的蜷缩的身上的时候，我刚要跳出来，福尔摩斯的冰冷的手，使劲地握住了我的手腕。我理解了福尔摩斯的意思：这不是我们的事，是正义打倒一个恶棍，不应忘记我们有我们的责任和目的。这位妇女刚一冲出屋去，福尔摩斯便敏捷地轻轻地迈了几步，出现在另一扇门旁，他转动了一下门锁的钥匙。这时我们听到这栋房内有说话的声音和急促的脚步声。枪声惊动了这栋房内的所有的人。福尔摩斯沉着地快步走到对面，站在保险柜旁，两手抱起一捆捆信件，倾倒在壁炉里。他一再这样做，直到保险柜空了才停止。这时有人转动门把手并且敲门。福尔摩斯迅速地回头看了一下。那封预报米尔沃顿末日将临的信，仍然摆在桌子上，信上溅满了他的血迹。福尔摩斯把它也抛到熊熊的火焰中。他拔出通到外面的一扇门上的钥匙，我们前后出了门，从外面把门锁上。他说：“华生，这边走。从这个方向走，我们可以越过花园的墙出去。”

我简直不能相信，警报会传得那样快。我回头一看，这栋大房子的灯全亮了。前门开着，一个一个的人影正跑出来往小路上去，整个花园吵吵嚷嚷全是人。当我们从阳台上出来的时候，有个家伙喊了一声捉人，并且紧紧地跟随着我们。福尔摩斯好象对这儿的地形了解得很清楚，他迅速地穿过小树丛，我紧跟着他，在后面追赶我们的那个人气喘吁吁。挡

住我们去路的是一座六英尺高的墙，但是他一下子就翻了过去。当我跳的时候，我感到有一个人的手抓住我的踝骨，但是我踢开他的手，爬过长满草的墙头，脸朝下跌倒在矮树丛中，福尔摩斯立即扶起我来。我们一起飞速向前跑去，穿过韩姆斯德荒地。我们跑了两英里才停下来，并且仔细地倾听了一会儿。我们的背后是一片寂静。我们已摆脱掉追逐者们，平安无事了。

办完这件不寻常的事——此事我已经记录下来——的第二天上午，吃过早饭，我们正在抽烟，面容严肃的仆人把苏格兰场的雷斯垂德先生引进我们简陋的客厅。

他说：“早安，福尔摩斯先生，请问，您现在很忙吗？”

“还不至于忙得不能听你讲话。”

“我想要是你手头没有特别的事，你或许愿意帮助我们解决一个非常奇怪的案件，这事是昨天夜里在韩姆斯德区发生的。”

福尔摩斯说：“啊！怎样的案件？”

“谋杀——一件非常惊人的特别的谋杀案。我知道你对于这类案件非常感兴趣，要是你能去阿倍尔多塔一趟，给我们提些建议，我会非常感激你的。我们监视这位米尔沃顿先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老实说，他只是一个恶棍。人们知道他持有一些书面材料，可以用来勒索。杀人犯们把这些材料全烧了。没有拿走任何贵重物品，所以犯人们可能是有地位的人，他们的目的只是防止这些材料传到社会上。”

福尔摩斯说：“犯人们？不止一个？”

“是的，他们是两个人，差一点当场把他们抓住。我们有

他们的足迹，知道他们的外貌，十之八九我们会查出他们来。第一个人行动相当敏捷，第二个人被一个花匠的学徒捉住，经过挣扎才得逃脱。这个人是中等身材，身体强壮，下颚是方的，脖子较粗，有连鬓胡，戴着面具。”

歇洛克·福尔摩斯说：“仍然相当模糊，听来好象你在描述华生。”

雷斯垂德打趣地说：“真的，我是在描述华生。”

福尔摩斯说：“雷斯垂德，我怕我无法帮助你。我知道米尔沃顿这个家伙，我认为他是伦敦最危险的人物之一，并且我认为有些犯罪是法律无法干涉的，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私人报复是正当的。不，不必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我的同情是在犯人的一面，而不是在被害者的一面，所以我不会去办理这个案件。”

关于我们亲眼目睹的这一杀人惨案，那天上午福尔摩斯对我没有提到一句话。我看出他一直在沉思。我得到这样的印象，从他迷茫的眼神和心不在焉的态度来看，他象是在努力回忆什么事情。我们正在吃午饭，他突然站起来，大声说：“天啊！华生，我想起来了！戴上你的帽子！我们一起去！”他快速地走出贝克街，来到牛津街，继续向前走，差不多到了摄政街广场。就在左手边，有一个商店橱窗，里面全是当时著名人物和美人的照片。福尔摩斯的眼睛凝视着其中的一张，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看到一位穿着朝服的、庄严的皇族妇女，头上戴着高高的镶着钻石的冕状头饰。我仔细看着那缓缓弯曲的鼻子，那浓厚的眉毛，那端正的嘴，那刚强的小小下巴。当我读到这位妇女的丈夫——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贵

族——的古老而高贵的头衔的时候，我的呼吸屏住了。我们彼此对望了一眼，当我们转身离开橱窗的时候，他把一个手指放到嘴唇前，示意要我对此事保持沉默。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苏格兰场的雷斯垂德先生晚上到我们这儿来坐坐，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了。福尔摩斯欢迎他的到来，因为这能使福尔摩斯了解到警察总部在做些什么。福尔摩斯总是用心地倾听这位先生讲述办案的细节，同时他根据自己渊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也不时地向对方提出一些建议和意见。

一天晚上雷斯垂德谈过天气和报纸后，便沉默不语，不停地抽着雪茄。福尔摩斯急切地望着他，问道：“手头有什么不寻常的案子吗？”

“啊，福尔摩斯先生，没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事。”

“那么对我说说。”

雷斯垂德笑了。

“好吧，福尔摩斯先生，没有必要否认我心里确实有事。可是它是那样荒诞，所以我不太想麻烦你。从另一方面说来，事情虽小，但是奇怪得很。我当然知道你对于一切不寻常的事都有兴趣。不过我认为这件事和华生大夫的关系比和我们的关系更大。”

我说：“疾病？”

“起码可以说是疯病，而且是奇怪的疯病。你能想到有这样的事情吗？生活在今天的人却非常仇恨拿破仑，看到他的像

就要打碎。”

福尔摩斯仰身靠在椅子上。

他说：“这不是我的事。”

“是的，我已经说过这不是我们的事。但是，当这个人破门而入去打碎别人的拿破仑像的时候，那就不是要把他送到大夫那儿，而是要送到警察这儿来了。”

福尔摩斯又坐直了身子。

“抢劫？这倒很有意思。请你讲讲详细情况。”

雷斯垂德拿出他的工作日志，打开看看，以免讲时有什么遗漏。

他说：“四天以前有人来报了第一个案子。事情发生在冒斯·贺得逊的商店，他在康宁顿街有个分店出售图片和塑像。店员刚刚离开柜台一会儿，他就听到什么东西互相撞击的声音，便立刻跑到店铺的前面，发现一座和其他艺术品一起摆在柜台上的拿破仑像已经被打得粉碎。他冲到街上，虽然有几个过路人说他们看到有一个人跑出商店，但是他没有找到这个人，而且也没认出这个流氓。这象是件时常发生的毫无意义的流氓行为。事情如实地报告了巡警。石膏像最多值几个先令，而全部事情又很小，不值得专门调查。

“但是，第二个案子更严重更特殊。就发生在昨天晚上。

“在康宁顿街离冒斯·贺得逊的商店二三百码远的地方，住着一位著名的巴尔尼柯大夫，泰晤士河南岸一带有很多人常去找他看病。他的住宅和主要诊疗所是在康宁顿街，但是在两英里外的下布列克斯顿街还有一个分诊所和药房。这位巴尔尼柯大夫由衷地崇拜拿破仑，他的家里满是有关这位法

国皇帝的书籍、绘画以及遗物。不久以前他从贺得逊的商店买了两座拿破仑半身像的复制品，这个头像很有名，是法国著名的雕刻家笛万的作品。一座他放在康宁顿街住宅的大厅里，一座放在下布列克斯顿街诊所的壁炉架上。好，今天早晨巴尔尼柯大夫一下楼，他大吃一惊，发现夜里曾有人闯入他的住宅，不过除去大厅里的石膏头像外，并没有拿走什么别的东西。那座石膏头像被拿到外面花园的墙下，已经撞成了碎片。”

福尔摩斯揉搓着他的手。

他说：“这确实很新奇。”

“我想这会使你感兴趣的。但是，我还没有说完。巴尔尼柯大夫十二点来到他的诊所，他一到马上发现窗户已被打开了，屋内满地是另一个拿破仑半身像的碎片，你可以想见他是多么吃惊。半身像的底座也打成细小的碎块。两处全没有任何迹象可以使我们查到制造这个恶作剧的罪犯，或者说是疯子。福尔摩斯先生，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福尔摩斯说：“事情是很奇怪，当然也很荒诞。请问在巴尔尼柯大夫的家里和诊所里打碎的两个半身像和在贺得逊商店打碎的那个，是不是全是同一模型的复制品？”

“全是用一个模型做的。”

“这个事实否定了这样的说法，即认为这个人打碎半身像是因为痛恨拿破仑的缘故。我们知道，整个伦敦市内有几万个这位皇帝的塑像，那些反对偶像崇拜的人，无论是谁，都不可能只从这三个复制品入手表示反对。因此这种看法是不合适的。”

雷斯垂德说：“我曾经象你这样想过。可是，冒斯·贺得逊是伦敦那一个区唯一的塑像供应者，这三座像在他的商店里放了很长时间。所以，尽管象你所说的在伦敦有几万个塑像，不过很有可能这三个是那一区仅有的。所以，这个地区的疯子就从这三个着手。华生大夫，你怎样想的呢？”

我回答：“偏执狂的表现是各种各样没有限度的。有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被当代法国心理学家们称作为‘偏执的意念’的，意思是只在一件细微的事上固执，而在其他各个方面却完全清醒。一个人拿破仑的事迹读得太多了，印象太深了，或是他的家庭遗传给他当时战争所造成的某种心理缺陷，便完全可以形成一种‘偏执的意念’，在这一意念的影响下，他能够因幻想而狂怒。”

福尔摩斯摇摇头说：“我亲爱的华生，不能这样解释。因为不管‘偏执的意念’产生怎样的影响也不会使你所感兴趣的偏执狂患者去找出这些头像分布在什么地方。”

“那么，你怎样解释呢？”

“我不想解释。我只是观察到这位绅士采取这些怪癖行动时是遵循一定方法的。例如，在巴尔尼柯大夫的大厅里，一点声音可以惊醒全家，半身像是先拿到外面再打碎的，而在诊疗所，没有惊动别人的危险，半身像在原地就打碎了。这象是无关紧要的细节，但是经验告诉我不该把任何事情轻易看成是琐碎无关的。华生，你还记得阿巴涅特家的那件烦人的事情是怎样引起我注意的吗？不过是由于看出在热天放到黄油里的芹菜会沉多深罢了。雷斯垂德，所以我不能对于你的三个破碎的半身像一笑置之，要是你让我知道这一连串奇

异事件的新发展，我会深深感谢你的。”

我的朋友想要了解的事情发展得比他想象得更快，更悲惨。第二天清晨我正在卧室穿衣服，刚听到敲门声，福尔摩斯便过来了，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他大声读给我听：

“立刻到肯辛顿彼特街 131 号来。

雷斯垂德”

我问：“怎么一回事？”

“不知道——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不过我猜想是半身像故事的继续。要是这样的话，我们这位打塑像的朋友已经在伦敦的其它区开始活动了。桌子上有咖啡，华生，我已经叫来了一辆马车，快些！”

过了半小时我们到达彼特街，这是一条死气沉沉的小巷，位于伦敦一个最繁华地区的附近。131 号是一排整齐漂亮的房屋中的一座，这些房屋也很实用。我们的马车刚到，便看见房子前的栅栏外挤满了好奇的人们。福尔摩斯口里发出嘘嘘声才穿过人群。“天啊！少说这也是谋杀。这下子伦敦的报童可要被团团围住了。瞧，死者蜷缩着肩膀，伸长了脖子，不是暴力行为又是什么呢？华生，这是怎么一回事？上面的台阶冲洗过，而其它的台阶是干的？哦，脚印倒是不少！喏，雷斯垂德就在前面窗口那儿。我们马上便会知道一切。”

这位警官神色庄严地迎接了我们，并带我们走进一间起居室。只见一位衣着邋遢的长者，身穿法兰绒晨衣，正在颤巍巍地来回踱步。雷斯垂德给我们介绍说，他就是这座房子

的主人，中央报刊辛迪加的贺拉斯·哈克先生。

雷斯垂德说：“又是拿破仑半身像的事。福尔摩斯先生，昨天晚上你好象对它很感兴趣，所以我想你来这儿会高兴的。现在事情发展得严重多了。”

“到什么程度呢？”

“谋杀。哈克先生，请你把发生的事准确地告诉这二位先生。”

哈克先生说：“这件事很不寻常。我的一生全是在收集别人的新闻，而现在却在我的身上发生一件真正的新闻，于是我糊涂了，心情不安，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了。如果我是以记者身份来到这里的话，那么我就得自己会见自己，还要在晚报上写出两栏报道。事实上，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也确实对许多不同的人都做过重要的报道，可是今天我自己实在无能为力了。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听到过你的名字，要是你能解释这件怪事，我讲给你听就不是徒劳了。”

福尔摩斯坐下来静静地听着。

“事情的起因，好象是为了那座拿破仑半身像。那是我四个月以前从高地街驿站旁边的第二家商店，也就是哈定兄弟商店买来的，价钱很便宜，买来后就一直把它放在这间屋子里。我一般是在夜里写稿常常要写到清晨，今天也是这样。大约三点左右我正在楼上我的书房里，忽然听到楼下传来什么声音。我就注意地听着，可是，声音又没有了。于是我想声音一定是从外面传来的。然后，又过了五分钟，突然传来一声非常凄惨的吼叫，福尔摩斯先生，声音可怕极了，只要我活着，它就会永远萦绕在我耳边。我当时吓呆了，直愣愣地

坐了一两分钟，后来就拿起通条走下楼去。我走进这间屋子，一眼就看到窗户大开着，壁炉架上的半身像不见了。我真弄不懂强盗为什么要拿这样的东西，不过是个石膏塑像罢了，并不值多少钱。

“您一定看到了，不管是谁，从这扇开着的窗户那里迈一大步，便可以跨到门前的台阶上。这个强盗显然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就打开门，摸黑走出去，不料差一点被一个死人绊倒，尸体就横在那儿。我赶忙回来拿灯，这才看到那个可怜的人躺在地上，脖子上有个大洞，周围是一大滩血。他脸朝天躺着，膝盖弯曲，嘴大张着，样子实在吓人。呵，我一定还会梦见他的。后来，我赶忙吹了一下警哨，接着就什么都不知道。我想我一定是晕倒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在大厅里，这位警察站在我身边看着我。”

福尔摩斯问，“被害者是谁呢？”

雷斯垂德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表明他的身分。你要看尸体可以到殡仪馆去，可是直到目前我们没有从尸体上查出任何线索。他身高体壮，脸色晒得发黑，年龄超不过三十岁，穿得很不象样子，不过又不象是工人。有一把牛角柄的折刀扔在他身旁的一滩血里。我不知道这把刀究竟是杀人犯的凶器，还是死者的遗物。死者的衣服上没有名字，他的口袋里只有一个苹果，一根绳子，一张值一先令的伦敦地图，还有一张照片。这是照片。”

照片显然是用小照相机快速拍摄的。照片上的人神情机智，眉毛很浓，口鼻都很凸出，而且凸出得很特别，象是狻猊的面孔。

福尔摩斯仔细地看过照片以后问：“那座半身像怎么样了？”

“就在你来之前我们得到一个消息。塑像在堪姆顿街一所空房子的花园里找到了，已经被打得粉碎。我要去看看，你去吗？”

“是的，我要去看一下。”福尔摩斯检查了地毯和窗户，他说：“这个人不是腿很长，便是动作很灵活。窗下地势很低，跳上窗台并且开开窗户要很灵巧才行。可是跳出去是相当容易的。哈克先生，您要不要和我们一同去看那半身像的残迹呢？”

这位新闻界人士情绪低沉地坐到写字台旁。

他说：“虽然我相信今天的第一批晚报已经发行了，上面会有这事的详情，但是我还是要尽力把这件事写一下。我的命运就是这样！你还记得顿卡斯特 的看台坍塌的事吗？我是那个看台上唯一的记者，我的报纸也是没有登载此事的唯一一家报纸，因为我受的震动太大，不能写了。现在动笔写发生在我家门前的这件凶杀案是晚了一些。”

我们离开这间屋子的时候，听到他的笔在稿纸上刷刷地写着。

打碎半身像的地方离这所房子仅仅二三百码远。半身像已经被打得粉碎，细小的碎片散落在草地上。可想而知砸像人心中的仇恨是多么强烈和难以控制。我们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位伟大皇帝落到这种地步。福尔摩斯捡起几块碎片仔细检

查。从他专心致志的面容和自信的神态来看，我确信他找到了线索。

雷斯垂德问：“怎么样？”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他说：“我们要做的事虽然还很多，不过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事实，可以做为行动的依据。对于这个犯人说来，半身像比人的生命值钱得多。这是一点。还有，要是说此人弄到半身像只是为了打碎，而他又不在屋内或是屋子附近打碎，这也是一件奇怪的事。”

“也许当时他遇到这个人便慌乱起来。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付，便拿出了刀子。”

“很可能是这样的。不过我要请你特别注意这栋房子的位置，塑像是在这栋房子的花园里被打碎的。”

雷斯垂德向四周看了看。

“这是一座空房子，所以他知道在花园里没有人打搅他。”

“可是在这条街入口不远的地方还有一栋空房子，他必定先路过那一栋才能到这一栋。既然他拿着半身像走路，每多走一码，被人碰上的危险也就愈大些，为什么他不在那一栋空房子那儿打碎呢？”

雷斯垂德说：“我答不出来。”

福尔摩斯指着我们头上的路灯。

“在这儿他能看得见，在那儿却不能，就是这个理由。”

这位侦探说：“哎呀，确实是这样。我想起来了，巴尔尼柯大夫买的半身像是在离灯光不远的地方打碎的。福尔摩斯先生，对这种情况你怎样办呢？”

“记住它，把它写在备案录里。以后我们也许会碰上与此事有关的情况。雷斯垂德，你考虑下一步怎样做呢？”

“依我看来，弄清内幕的最好办法是查明这个死人的身分。这是不难的。这样，我们便会有个很好的开端，从而可以进一步弄清昨天晚上死者在彼特街做什么，以及谁在哈克先生门前的台阶上遇见他并且杀了他。你看是这样吗？”

“不错，是这样；不过这和我处理这个案件的方法并不完全一样。”

“那么，你要怎样做呢？”

“噢，你一点也不要受我的影响。我建议你做你的，我做我的。以后我们可以交换意见，这样将会互相取长补短。”

雷斯垂德说：“好吧。”

“要是你回彼特街，见到哈克先生，请替我告诉他，我认为可以肯定，昨晚来他家的是一个有杀人狂的人，而且有仇视拿破仑的疯病。这对于他的报道是有用的。”

雷斯垂德凝视着他。

“这并不是你的真实意见吧？”

福尔摩斯笑了。

“不是吗？也许我不这样看。但是，我敢说这会使哈克先生以及中央报刊辛迪加的订户们感兴趣。华生，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很复杂的工作要做。雷斯垂德，我希望你能在今晚六点钟到贝克街来和我们见面。我想先用一下这张死人口袋里的照片，到晚上再给你。要是我的判断没有错误的话，或许要请你在半夜出去一趟协助我们。晚上见，祝你顺利！”

歇洛克·福尔摩斯和我一起步行到高地街，走进卖半身

像的哈定兄弟商店。一个年轻的店员告诉我们哈定先生下午才来，他自己是个新手，不了解情况。福尔摩斯流露出失望和烦恼的表情。

他说：“好吧，既然如此，我们只好改变计划了。看来哈定先生上午不会来了，我们只好下午再来找他。华生，你一定已经猜到，我为什么要追究这些半身像的来源，为的就是要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以便正确解释这些像被砸的原因。现在，我们先到康宁顿街贺得逊先生的商店，看他能不能给我们一点启发。”

我们乘上马车，一小时后，来到了这家商店。贺得逊身材不高，脸色红润，身体强壮，但是态度显得急躁。

他说：“是的，先生，塑像就是在我这个柜台上打碎的。哼！太不象话了！既然强盗可以随心所欲，那我们纳税还有什么用呢？不错，先生，是我卖给巴尔尼柯大夫两座像。这种事情肯定是无政府主义者干的——我就是这样看。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会到处去打碎塑像。我从哪儿弄到这些塑像，我看不出这和那件事有什么关系。不过，你实在想要知道，我就告诉你，是从斯捷班尼区教堂街盖尔得尔公司弄来的。这个公司近二十年来在石膏雕塑行业中一直是有名的。我买了多少？三个，第一次是两个，第二次是一个，共三个。卖给巴尔尼柯大夫两个，还有一个在光天化日之下就在柜台上被打碎了。至于照片上这个人吗？不，我不认识。哦，不，也可以说我认识。这不就是倍波吗？他是个意大利人，干零活的，他在这里干过活儿。他会点雕刻，会镀金，会做框子，总之会做些零活。这家伙是上星期走的，从那以后没有人提到

过他。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他在这儿的时候，干得不错。打碎半身像的时候，他已经走了两天。”

从商店出来之后，福尔摩斯对我说：“我们从冒斯·贺得逊这儿只能了解这么多了。弄清了在康宁顿街和肯辛顿的两个案件里全有倍波，就凭这一点，我们走了十英里是值得的。华生，我们去斯捷班尼区的盖尔得尔公司，这些半身像是在那儿制做的。我估计我们会从那儿得到一些情况。”

于是，我们迅速接连穿过伦敦的一些繁华地区：通过了旅馆集中的街道，戏院毗邻的街道，商店林立的街道，还通过了伦敦海运公司集中的地方，最后到了一个有十来万人口的泰晤士河沿岸的市镇。市镇的分租房屋里住满了欧洲来的流浪者，并且弥漫着他们的气味和情调。在一条原是伦敦富商居住的宽阔街道上，我们找到了我们要找的雕塑公司的工厂，厂里有个相当大的院子，院里堆满了石碑等东西。里面有一间很大的房屋，屋内有五十个工人正在干活。经理是位身材高大皮肤白皙的德国人，他很有礼貌地接待了我们，对于福尔摩斯提的问题一一作出清楚的回答。经查账得知，用笛万的大理石拿破仑头像复制了几百座石膏像，大约一年前卖给冒斯·贺得逊的三座和另外的三座是一批货，另外三座卖给了肯辛顿的哈定兄弟公司。这六座像和其他的任何一座不可能有什么不同。他不能解释有人想要毁坏这些塑像的原因——实际上，他讥笑所谓“偏执狂”的解释。塑像的批发价是六先令，但零售商可以卖到十二个先令以上。复制品是从大理石头像的前后分别做出模片，再把两个半面模片连在

一起，便构成一个完整的头像。这种工作常由意大利人担当，他们就在这间屋内工作，然后把半身像拿到过道的桌子上吹干，一一存放起来。他能告诉我们的，只有这么多了。

可是，那张照片却对这位经理产生了奇怪的影响。他的脸气得发红，他的条顿族式蓝色眼睛上的双眉紧皱。

他大声说：“啊，这个恶棍！是的，我对他了解得很清楚。我们这个公司一向名声很好，只有一次警察到这儿来了，那就是因为这个家伙。那是一年多以前的事。他在街上用刀子捅了另一个意大利人，他刚到车间，紧跟着警察就来了，就是在这儿把他抓走的。他的名字叫倍波——我从来不知道他的姓。雇了这样一个品行不端正的人，我是自找倒霉。但是，他很会干活儿，是一把好手。”

“给他定个什么罪？”

“被捅的人没有死，把他关了一年就放出来了。我肯定他现在不在监狱里，他没有敢在这儿露面。这儿有他的一个表弟，我想他会告诉你他在哪儿。”

福尔摩斯大声说：“不，不，什么也不要对他的表弟说——我请求你一个字都不要说。事情是很严重的，我越来越觉得严重。你查看你卖出这些塑像的账目时，我从旁看到卖出日期是去年六月三日。请你告诉我什么时候倍波被逮捕的。”

这位经理回答：“我看一下工资账就可以告诉你大概的日期。”他翻过几页后继续说：“是的，最后一次发给他工钱是在五月二十号。”

福尔摩斯说：“谢谢你。我想我不必再耽误您的时间和给您添麻烦了。”他最后再次嘱咐经理不要把我们的调查说出

去，我们便起身往回走了。

一直忙到下午四五点钟，我们才来得及在一家饭馆匆忙地吃了午饭。在饭馆门口，报童呼叫着：“肯辛顿凶杀案，疯子杀人。”这条新闻说明，哈克先生的报道终于被刊登了。报道占了两栏，文章使人震惊并且词句漂亮。福尔摩斯把报纸立在调味瓶架上一边吃一边看。有一两次他格格地笑了。

他说：“华生，是要这样写。你听这一段：

‘我们高兴地告诉读者，在这个案件上没有分歧意见，因为经验丰富的官方侦探雷斯垂德先生和著名的咨询侦探家福尔摩斯先生均得出同一结论，以杀人告终的这一系列的荒诞事件，全是出于精神失常而不是蓄意谋杀，只有用心理失常的原因，才能解释全部事件。’

“只要你懂得怎样使用报纸，华生，报纸便是非常宝贵的工具。你要是吃完了，我们就回到肯辛顿，听听哈定兄弟公司的经理会说些什么。”

出乎意料，这个大商店的创建人却是一个削瘦的小个子，但是精明强干，头脑清醒，很会讲话。

“是的，先生，我已经看过晚报上的报道。哈克先生是我们的顾客。几个月前我们卖给了他那座塑像。我们从斯捷班尼区的盖尔得尔公司订了三座那种塑像。现在全卖出去了。卖给谁了？查一查我们的卖货账，便可以立刻告诉你。噢，这几笔账在这儿。你看，一个卖给哈克先生，一个卖给齐兹威克区拉布诺姆街的卓兹雅·布朗先生，第三个卖给瑞丁区下丛林街的珊德福特先生。你给我看的照片上的这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是不容易忘记的，因为他长得太丑了。

你问我们的店员中有没有意大利人吗？有的，在工人和清洁工中有几个。他们要想偷看售货账是很容易的。我想没有什么必要把账本特别保护起来。啊，是的，那是一件怪事。要是您想了解什么情况，请您告诉我。”

哈定先生作证的时候，福尔摩斯记下了一些情况。我看出他对于事情的发展是很满意的。可是，他没说什么，只是急于赶回去，不然就会耽误和雷斯垂德见面。果然我们到贝克街的时候，他已经到了，他正在屋内很不耐烦地踱来踱去。他那严肃的样子说明他这一天工作得很有成绩。

他问：“怎么样？福尔摩斯先生，有成绩吗？”

我的朋友解释道：“我们今天很忙，而且没有白过。零售商和批发制造商我们全见到了。我弄清了每个塑像的来源。”

雷斯垂德喊道：“半身像！好，福尔摩斯先生，你有你的方法，我不应该反对，但是我认为我这一天比你干得好。我查清了死者的身分。”

“是吗？”

“并且查出了犯罪的原因。”

“好极了。”

“我们有个侦探，名叫萨弗伦·希尔，他专门负责意大利区。死者的脖子上挂着天主像，加上他皮肤的颜色，使我认为是从欧洲南部来的。侦探希尔一看见尸体，便认出了他。他的名字是彼埃拙·万努齐，从那不勒斯来的。他是伦敦有名的强盗。他和黑手党有联系。你知道黑手党是个秘密政治组织，想要通过暗杀实现他们的信条。现在看来，事情逐渐清楚了。另外那个人可能也是个意大利人，并且也是黑手党。

他大概是违犯了黑手党某一方面的纪律。彼埃拙是在跟踪他。彼埃拙口袋中的照片可能就是另外那个人的，带照片是为了弄准。他尾随着这个人，看见他进了一栋房子，就在外面等着，后来在扭打中他受了致命伤。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这个解释怎样？”

福尔摩斯赞赏地拍着手。

他喊道：“好极了，雷斯垂德，好极了！可是，我没有完全明白你对于打碎半身像的解释。”

“半身像！你总是忘不了半身像。那算不了什么；小偷小摸，最多关六个月监狱。我们认为调查的是凶杀，老实说，所有的线索我全都弄到手了。”

“下一步呢？”

“那很简单。我和希尔到意大利区，按照照片找人，以凶杀罪逮捕他。你和我们一块儿去吗？”

“我不想去。我想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达到目的。我不能说准，这全看——全看一个我们根本不能控制的因素。但是希望很大——可以说有三分之二的把握——要是你今天晚上和我们一同去，我能帮助你逮捕他。”

“在意大利区？”

“不，我想很可能在齐兹威克区找到他。雷斯垂德，你如果今天晚上和我一同去齐兹威克区，那么明天晚上我一定陪你去意大利区，耽误一个晚上不会碍事的。我看我们现在先得睡几个小时才好，因为要晚上十一点以后出去，大概天亮才能回来。雷斯垂德，你和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在沙发上休息。华生，你最好能打电话叫一个紧急通信员，我有一封

很要紧的信必须立刻送出去。”

说完，福尔摩斯就走上阁楼，去翻阅旧报纸的合订本。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走下楼来，眼睛里流露出胜利的目光，不过他对我们两个人什么也没说。这个复杂的案件几经周折，我一步一步地注视着福尔摩斯侦缉中所采取的方法。虽然我还不能看清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可是我十分清楚福尔摩斯在等待这个荒诞的罪犯去搞另外两座半身像。我记得其中有一个是在齐兹威克区。毫无疑问，我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当场抓到他。所以，我很赞赏我的朋友的机智，他在晚报上塞进了一个错误的线索，使得这个人以为他可以继续作案而不受惩罚。因此，福尔摩斯让我带上手枪的时候，我并不感到吃惊。他自己拿了装好子弹的猎枪，这是他最喜爱的武器。

十一点钟，我们乘上马车来到了汉莫斯密斯桥，下车后，我们告诉马车夫在那儿等候，然后继续向前走，不久就来到一条僻静的大路上，路旁有一排齐整的房子，每一所房前全有自己的花园。借着路灯的微光，我们找到了写有“拉布诺姆别墅”的门牌。主人显然已经休息了，因为在花园的小道上，除了从门楣窗里透出的一圈模糊的光亮之外，周围全是一片黑暗。隔开大路和花园的木栅栏，在园内投下一片深深的黑影，我们正好躲在那里。

福尔摩斯低声说：“恐怕我们要等很久。谢谢老天爷，今晚没下雨。我们不能在这儿抽烟，这样消磨时间可不安全。不过你们放心，事情已有三分之二的把握，所以我们吃点苦还是划得来的。”

出乎意料的是，我们守候的时间并不长，突然听到有了

动静。事先没有一点声音预示有人到来，大门就一下子被推开了，一个灵活的黑色人影象猴子一样迅速而又敏捷地冲到花园的小路上。我们看见这个人影急速穿过门楣窗映在地上的灯光，便消失在房子的黑影中。这时四周完全寂静无声，我们屏住了呼吸。一会儿工夫，忽然听到轻微的嘎吱一声，窗户已经打开了。声音消逝了，接着又是长时间的静寂。估计这个人正在设法潜入室内。一会儿，我们又看到一只深色灯笼的光在室内闪了一下。他所找的东西显然不在那儿，因为我们隔着另一窗帘又看到一下闪光，然后隔着第三个窗帘又有一次闪光。

雷斯垂德低声说：“我们到那个开着的窗户那儿去。他一爬出来，我们就能立即抓住他。”

但是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动，这个人便又出现了。当他走到小路上那块闪烁着微光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腋下夹着一件白色的东西。他鬼鬼祟祟地四下张望着。寂静无声的街道给他壮了几分胆。他转过身去，背向我们，放下这件东西，跟着是很响的“啪嗒”一声，接着又是“格格”的连续响声。他干得很专心，所以当我们悄悄地穿过一块草地时，他并没有听见我们的脚步声。于是福尔摩斯猛虎般地扑向他的背后，雷斯垂德和我立即抓住他的手腕并且给他戴上了手铐。当我们把他扭转过来时，我看到一副两颊深陷奇丑无比的面孔，他的眼睛怒视着我们，他的面孔在抽搐，我这才看清我们抓到的确实是照片上的那个人。

可是，福尔摩斯却不去注意我们抓到的人，他蹲在台阶上仔细地检查这个人从屋里拿出来东西。这是一座拿破仑

的半身像，和我们那天早晨看到的一样，并且也是同样被打成小碎片。福尔摩斯把碎片拿到亮光下认真地检查，没有看出这些石膏碎片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他刚刚检查完，屋里的灯一亮，门开了，房屋的主人，一位和蔼、肥胖的人，穿着衬衫和长裤出现在我们面前。

福尔摩斯说：“我想您是卓兹雅·布朗先生吧？”

“是的，先生，您准是福尔摩斯先生吧？我收到通讯员送来的急信，便完全按照你所说的做了。我们把每扇门全从里面锁上，等待事情的发展。我很高兴你们抓到了这个流氓，先生们，请你们到屋里来休息一下。”

然而雷斯垂德急于把犯人送到安全的地方，所以没有几分钟便叫来马车，我们四个人动身去伦敦了。犯人一句话也不说，他的眼睛从乱蓬蓬的头发阴影里恶狠狠地看着我们，有一次我的手离他较近，他便象饿狼一样地猛抓过来。我们在警察局对他进行了搜查，他身上除去几个先令和一把刀身很长的刀子之外，什么也没有，刀把上有许多新的血迹。

分手的时候，雷斯垂德说：“事情就是这样了。希尔很了解这些流氓，他会给他定罪的。你看，我用黑手党来解释并没有错，不过，福尔摩斯先生，我非常感谢你这样巧妙地抓住了他，可我还没完全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

福尔摩斯说：“时间太晚，不能解释了。另外，还有一两件小事没有弄清楚，这个案件是应该搞彻底的。要是你明天晚上六点钟到我家来，我会给你说明直到现在你还没有完全了解的这个案件的意义。总的说来，这个案件确实有独特的地方。华生，要是我同意你继续记录我办的一些案子，我敢

说这桩案子一定会使你的记载增色不少。”

到第二天晚上大家见面的时候，雷斯垂德给我们讲了这个犯人的详细情况。我们已经知道犯人名字叫倍波，但姓氏不详，他在意大利人聚集的地方是个出名的坏蛋。他很会制造塑像，一度老老实实在过日子，可是后来他走上了歪道，两次被捕，一次是因为偷了一点东西，另一次是因为刺伤了他的一个同乡。他英语讲得很好。他毁坏这些塑像的原因还不清楚，他拒绝回答这方面的问题。可是警察发现这些塑像可能是他亲手做的，因为他在盖尔得尔公司的时候是做这种工作的。对于这些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福尔摩斯只是有礼貌地听着，但是我明确地感到——因为我很了解他——他的思想是在别处。我觉察到，在他惯有的面部表情下，交织着不安和期待。最后，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了，他的眼睛闪闪发光。这时门铃响了。一会儿我们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仆人领进来一位面色红润、长着灰白色连鬓胡的老年人。他手里拿着一个旅行袋，进门后把它放到桌子上。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在这儿吗？”

我的朋友点了点头，并且微笑一下说：“我想您是瑞丁区的珊德福特先生？”

“是的，我大概是迟到了一会儿，火车太不方便了。您给我写信谈到我买的半身像。”

“是的。”

“您的信在这儿。您说：‘我想要一座仿笛万塑的拿破仑像，对于您的那座我愿意付十镑。’是这样吗？”

“不错，是这样。”

“我对您的来信感到意外，因为我想象不出您怎么会知道我有这个像。”

“当然您会感到意外，可是理由却很简单。哈定公司的哈定先生说，他们把最后的一座卖给了您，并且把您的地址告诉了我。”

“噢，是这么一回事！他告诉您我花了多少钱吗？”

“没有，他没提。”

“我虽然并不富有，但是我是诚实的。我只用了十五个先令，我想在我拿走您十镑纸币之前，您应该知道这一点。”

“珊德福特先生，您的顾虑说明您的诚实。既然我已经定了这个价钱，我要坚持这样做。”

“福尔摩斯先生，您很慷慨。我按照您的要求，带来了这座像。这就是！”他解开袋子。于是，我们总算看到了一座完整的拿破仑像；以前几次，我们见到的都是碎片。

福尔摩斯从衣袋中取出一张纸条和一张十镑的纸币放到桌子上。

“珊德福特先生，请您当着这几位证人在这张条子上签名。这只是表明，您对于这座塑像的占有权和有关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我。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一个人永远无法预见将来会出什么事。谢谢您，珊德福特先生，这是您的钱，祝您晚安。”

客人走了以后，福尔摩斯的行动引起我们的注意。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块白布，铺在桌子上，又把新买来的半身像放在白布中间。然后他端起猎枪，猛地往拿破仑像的头顶上放了一枪，于是像立刻变成了碎片。福尔摩斯弯下腰来，急切

地察看着这些分散的碎片。不一会儿，他便得意地喊了起来，我看到，他手里高举着一块碎片，碎片上嵌着一颗深色的东西，就象布丁上的葡萄干一样。

他嚷道：“先生们，让我把著名的包格斯黑珍珠介绍给你们吧！”

雷斯垂德和我一下子愣住了。极度的惊叹使我们突然鼓起掌来，好象看戏看到了最精彩的关键部分。福尔摩斯苍白的面孔泛出红晕，他向我们鞠了一躬，就象著名的剧作家在答谢观众的盛情。只是在这样的时刻，他才暂时中断理性的思考，而流露出喜欢受到赞扬的人之常情。朋友的惊奇和赞扬竟然深深地打动了这样一个蔑视世俗的荣誉、性格独特、沉默寡言的人。

他说：“先生们，这是世界上现有的最著名的珠宝，我是很幸运的，能够依照一系列的归纳法，从这颗珍珠遗失的地方——科隆那王子在达柯尔旅馆的卧室开始，追查到斯捷班尼地区的盖尔得尔公司所造的六个拿破仑像之一。雷斯垂德，你还记得吧，这颗无价的珍宝遗失之后造成了多么大的震动，当时伦敦的警察徒劳无功。在这件案子上，他们询问过我的意见，但是我提不出任何办法。怀疑过王妃的女仆，她是个意大利人，当局查明她有一个兄弟在伦敦，但是我们没有弄清他们之间有无联系，女仆的名字叫芦克芮什雅·万努齐。我想两天以前被杀害的彼埃拙便是她的兄弟。我查看过报上的日期，珍珠是在倍波被捕前两天遗失的。逮捕倍波是因为他打伤了人，在盖尔得尔公司抓的，那时他正做这些塑像。你们现在可以完全明白事情发生的顺序了，当然，我思考的时

候，思路与这些事件的顺序正好相反。倍波确实拿到了珍珠。他可能是从彼埃拙那儿偷来的，他也可能就是彼埃拙的同谋，还有可能是彼埃拙和他妹妹的中间人。不过这些对于我们无关紧要。

“重要的事实是他占有了这颗珍珠，正当他身上带着这颗珍珠的时候，警察来追捕他。他跑到他工作的工厂，他知道他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了，但是必须把这颗无价之宝藏好，否则便会在搜身的时候，被警察搜出。当时六座拿破仑的石膏像正放在过道吹干，一座还是软的。倍波是一个熟练工人，所以立刻在湿石膏上挖了一个小洞，把珍珠放到里面，然后又抹了几下，把小洞抹平。石膏像是个理想的外壳，没有人会想到在那里能找到这颗珍珠。倍波被关了一年，同时他的六座石膏像被卖到伦敦各处。他不知道哪座像里有那颗珍珠。摇摆石膏像是不起作用的，因为珍珠会粘在湿石膏上，因此，只有把石膏像打碎，才能找到它。倍波并没有失望，他很机灵又有毅力，便继续寻找。通过一个在盖尔得尔公司工作的堂兄弟，他弄清了买这些像的是哪几家零售公司。于是他设法在冒斯·贺得逊公司得到雇用，这样他查明了三座塑像的去处。珍珠不在这三座里。然后在其它意大利雇工的帮助下，他又弄清另外三座塑像的去处。一座是在哈克先生家。在那儿他被他的同谋所跟踪，这个人认为他应对丢失珍珠负责，在后来的搏斗中他刺死了他的同谋。”

我问：“要是他是他的同谋，为什么还带着他的照片？”

“那是为了追寻他用的，要是他想向第三者询问倍波的时候可以拿出来。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我想倍波在杀人以后，行动会加快，而不会延迟。他怕警察发现他的秘密，所以他

要在警察追捕他之前加速行动。当然，我不能肯定地说，他在哈克买的半身像中没有找到那颗珍珠。我甚至不能断定石膏像里藏的是珍珠，但是我很清楚他是在找什么东西，因为他把半身像拿出去，走过几栋房屋，在有灯的花园里才把它打碎。既然哈克买的半身像是三个里面的一个，那么也就证明了我告诉你们的，珍珠在里面的可能性是三分之一。还有两个半身像，很显然他要先找在伦敦的那一个。我警告房子的主人，以避免发生第二次惨案，然后我们便行动了，并且取得了最好的成绩。当然，只是在这个时候，我才明确地知道我们要找的是包格斯的珍珠。被害者的姓名使我把两个事件联系起来。那么只剩下一个半身像——在瑞丁区的那座了——而且珍珠必定在那个像里面，所以，我当着你们的面从物主那儿买来——珍珠就在这儿。”

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雷斯垂德说：“福尔摩斯先生，我看你处理过许多案件，但是都不象处理这个案件那样巧妙。我们苏格兰场的人不是嫉妒你，不是的，先生，而是引以为荣。如果明天你能去的话，不管是老的侦探还是年轻的警察，都会很高兴地向你握手祝贺。”

福尔摩斯说：“谢谢你！谢谢你！”这时他转过脸去。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由于人类的温暖感情而象现在这样地激动。过了一会儿，他又冷静地投入了新的思考。他说：“华生，把珍珠放到保险柜里。把康克—辛格尔顿伪造案件的文件拿出来。再见，雷斯垂德。如果你遇到什么新的问题，我将会尽我的可能助你一臂之力。”

三个大学生

一八九五年中有些互相关联的事情，使福尔摩斯和我在我们著名的大学城住了几周。我要记述的事正是在这时发生的。事情虽然不大，但是富有教育意义。为了使那种令人痛心的流言自行消灭，最好是不让读者分辨出事情发生在哪个学院，以及发生在谁的身上，因此我在叙述时竭力避免使用那些容易引起人们联想和猜测的词句，只是谨慎地追述一下事情本身，以使用它来说明我的朋友的一些杰出的品质。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栋离图书馆很近带家具出租的寓所里，因为福尔摩斯正在对英国早期宪章进行紧张的研究。他的研究是很有成效的，也许会成为我将来记述的题目。一天晚上，我们的熟人希尔顿·索姆兹先生来访，他是圣路加学院的导师和讲师。索姆兹先生身材较高，言语不多，但是容易紧张和激动。我知道他一向不够安静，此时他显得格外激动，简直无法控制自己，显然，是发生了什么不寻常的事情。

“福尔摩斯先生，我相信您会为我牺牲一两个小时的宝贵时间。在圣路加学院刚刚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要不是恰巧您在城内，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的朋友答道：“我现在很忙，不希望有什么事使我分心。您最好请警察去帮助您。”

“不，亲爱的先生，这样的事不能请警察，因为一旦交到官方，便不能撤回。这是涉及到学院名声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传扬出去。您是那样有能力，而且说话谨慎，所以只有您能够帮我的忙。福尔摩斯先生，我请求您尽力而为。”

自从离开贝克街的惬意环境以来，我的朋友脾气有些不太好。离开了他的报纸剪贴簿、化学药品以及邋遢的住室，他便感到极不舒服。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我们的客人便急忙把事情倾吐出来，他谈话的时候心情很激动。

“福尔摩斯先生，你知道明天是福兹求奖学金考试的第一天。我是主考人之一。我主考的科目是希腊文。试卷的第一题是一大段学生没有读过的希腊文，要求译成英文。这一段已经印在试卷上，当然，要是学生事先准备了这段希腊文，会占很大的便宜。所以，我非常注意试卷的保密问题。”

“今天下午三点钟，印刷所送来了试卷的校样。第一题是翻译修昔的底斯著作中的一节。我仔细地校阅了清样，因为原文需要绝对正确。直到四点三十分，还没有校对完。可是我答应一个朋友去他的屋里吃茶，所以我把清样放在桌子上，就离开了屋子，连来带去前后只用了半小时多一点。”

“福尔摩斯先生，你知道我们学院的屋门都是双重的，里面的门覆盖着绿色台面呢，外面的门是橡木的。当我走近外面的屋门，很吃惊地看见屋门上有把钥匙。一时间，我以为是我自己把钥匙忘在门上了，但是再一摸口袋，我才发现钥匙在里面。我清楚地知道，另一把钥匙是在我的仆人班尼斯

特手中。他给我收拾房间已经有十年了，是绝对诚实可靠的。钥匙确实是他的，我推想，他一定进过我的屋子，来看我是否要喝茶，出去时，也许不小心把钥匙忘在门上了。他来的时候，我刚刚出去几分钟。如果不是今天的情况，他忘记钥匙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今天却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后果。

“我一看到我的桌子，立即知道有人翻了我的试卷。清样印在三张长条纸上。原来我是放在一起的。现在呢，一张在地板上，一张在靠近窗户的桌子上，还有一张仍在原处。”

福尔摩斯开始感兴趣了，他说：“在地板上的是第一张，在窗户旁的桌子上的是第二张，仍在原处的是第三张。”

“福尔摩斯先生，你使我吃惊，你怎么会知道得这样清楚呢？”

“请继续叙述你的有趣的事情。”

“开始的时候，我想是班尼斯特干的，这种行为实在不可饶恕。然而他十分诚恳地否认了，我相信他讲的是实话。另一个解释只能是这样：有人走过看见钥匙在门上，知道我不在屋里，便进来看考卷。这个奖学金的金额是很高的，涉及到大笔的钱财，所以一个厚颜无耻的人或许愿意冒险偷看试卷好去胜过他的同伴。

“这件事使得班尼斯特非常不安。当我们发现试卷准是被人翻过的时候，他几乎昏了过去。我给他一点白兰地喝，然后让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他象瘫了似地坐着，这时我检查了整个房间。除了弄皱的试卷外，我很快地找到这位闯入者留下的其它痕迹。靠窗户的桌子上有削铅笔剩下的碎木屑，还有一块铅笔心的碎头儿。显然，这个骗子匆匆忙忙地抄试题，

把铅笔尖弄断了，不得不重削。”

这个案件渐渐吸引了福尔摩斯，他的脾气也就随着好了起来。他说：“讲得好极了！你是吉星高照，大有破案的希望。”

“还有一些痕迹。我有一个新写字台，桌面是漂亮的红色皮革。我和班尼斯特可以发誓，桌面非常光滑，没有一点污点。现在我发现桌面上有明显的刀痕，大约三英寸长，不是东西擦过的痕迹，而是确实的刀痕。还有，我在桌子上看到一个小的黑色泥球，也许是面球，球面上有些斑点，象是锯末。我肯定这些痕迹是那个弄皱试题的人所留下来的。没有足迹或是其他证据可以辨认这个人。我正着急没有办法的时候，忽然想起您在城里，就直奔您来，向您求教。福尔摩斯先生，请您一定帮我的忙。现在您明白了我所处的困境：或者找出这个人来，或者推迟考试，等到印出新的试题。不能不作任何解释就更换试题，可是，这样一来便会引起讨厌的谣言。这不仅会损害本学院的名声，而且也会影响到领导本院的大学的声誉。最要紧的是，我希望能默默地、谨慎地解决这个问题。”

“我很高兴处理这件事，而且愿意尽力提供一些意见。”福尔摩斯站了起来穿上他的大衣。“这个案子还是很有意思的。你收到试卷以后有人去过你的屋子吗？”

“有，道拉特·芮斯，一个印度学生。他和我住在同一栋楼，来问考试的方式。”

“他到你的屋里就是为这事吗？”

“是的。”

“那时试卷在你的桌子上吗？”

“是的，不过我记得是卷起来的。”

“可以看出来那是清样吗？”

“有可能。”

“你的屋子里没有别人？”

“没有。”

“有人知道清样要送到你那儿吗？”

“只有那个印刷工人知道。”

“班尼斯特知道吗？”

“他肯定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班尼斯特现在在哪儿？”

“他身体不舒服，坐在椅子上，好象瘫了似的。我立即匆忙地来找你。”

“你的屋门还开着吗？”

“我已把试卷锁了起来。”

“索姆兹先生，那么可以这样说：翻弄试题的人是偶然碰上的，事先并不知道试卷在你的桌子上。”

“我看是这样的。”

福尔摩斯微笑了一下，可是这个微笑令人费解。

他说：“好，我们去看看。华生，这不属于你的职业范围，不是生理的问题，而是属于心理方面的。不过，要是你愿意去，就去吧。索姆兹先生，现在请你吩咐！”

我们当事人的起居室正对着这座古老学院的庭园，庭园的地面上长满苔藓。起居室的窗户又大又低，上面还有花窗棂。一扇峨特式的拱门后面有石梯，石梯已经年久失修了。这位导师的房间在第一层。另外三个大学生，分别各住一层楼。我

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福尔摩斯停住脚步，注视了一下起居室的窗户。然后，他走近这扇窗户，用脚尖站起来，伸着脖子往屋里探望。

我们有学问的当事人说：“他一定是从大门进去的。除了这扇玻璃窗以外，再没有别的开口了。”

福尔摩斯看着我们的当事人，微笑了一下，笑得有些奇怪，并且说：“哦，如果在这儿弄不清什么，我们最好还是到屋里去。”

这位导师打开屋门，把我们领进他的房间。我们站在门口的时候，福尔摩斯检查了地毯。

他说：“我想这儿不会有什么痕迹。天气这样干燥，很难找到。你仆人的身体大概已经恢复了。你说你让他坐在椅子上，是哪一把椅子？”

“窗口旁边的那把。”

“哦，是靠近这个小桌子的。你现在可以进来了。地毯我已经检查完了。我们再看看这个小桌子。当然，发生过的事情已经清楚了。这个人进屋后，从屋子中间这张桌子上一页一页地拿起试卷，拿到靠窗口的桌子上，因为假如有人从庭园走过来，从这儿一眼就可以看到，便于逃跑。”

索姆兹说：“实际上他跑不掉，因为我常常从旁门过来。”

“那很好！不管怎样说，这是他设想的。让我看看那三张清样。没有留下指纹！他先是拿过这一页去抄写的。这用了多长时间呢，快抄也不少于一刻钟。然后丢掉这一张，又拿起另一张。正在这个时候，你回来了，于是他急于跑掉，所以他没有时间把考卷放回原处。当你走进屋门的时候，听没

听见石梯上有急促的脚步声？”

“没有，我没听见。”

“他急忙地抄写，把铅笔尖弄断了，不得不又削一次。华生，有意思的是：那支铅笔不是普通铅笔。它比普通铅笔粗，软铅，笔杆是深蓝色，制造商的名字是银白色的，笔只剩一英寸半长。索姆兹先生，如果能找到那样一支铅笔，也就找到了那个人。我还要告诉你，他的刀子较大而且很钝，这样你又有了一个线索。”

索姆兹先生被福尔摩斯谈的这些情况弄糊涂了。他说：“别的我还能理解，可是铅笔的长短……”

福尔摩斯拿出来一小片铅笔木屑，上面有字母 nn。

“你看。”

“不，我仍然……”

“华生，我过去常常低估你的能力。好，nn 是什么意思呢？它们是一个字的末尾两个字母。你知道 Johann Faber 是销路最广的铅笔商的名字。这不是很清楚了吗？铅笔用得只剩下了 Johann 字后面的一小段。”他把小桌子拉到电灯下。“我希望他抄写用的纸是很薄的，这样便能透过纸张在光滑的桌面上留下痕迹。唔，没有看见什么痕迹。从小桌子上找不到什么。现在看看中间的桌子。我猜想这个小球就是你谈的那个黑色的面团。形状略象金字塔，中间是空的。正象你说的，小球上还有锯末屑。啊，真有意思。桌面上还有刀痕——确切地说是划痕。开始的地方是划的痕迹，然后才是边缘不整齐的小洞。索姆兹先生，我非常感谢你使我注意这个案情。那扇门通到哪儿？”

“我的卧室。”

“出事以后，你去过吗？”

“没有，我直接来找你。”

“最好让我查看一下。多么漂亮的古色古香的屋子！请你先等一分钟，我检查完了地板你们再进来。噢，没有看出什么。这块布幔干什么用的？你在这块布幔的后面挂衣服。要是有人不得已藏在这间屋里，他必定藏在这块布幔的后面，因为床太低，衣柜又不够厚。我想可能没有人在这儿吧。”

当福尔摩斯拉那块布幔的时候，我从他那坚决而又机警的表情知道，他已经做好准备，以防万一。可是拉开布幔一看，除了挂在衣钩上的三、四套衣服以外，什么也没有。福尔摩斯转过身刚要走开，突然又蹲到地板上。

他说：“喂，这是什么？”

那是一小块金字塔形状的黑色东西，象腻子，和书房里桌子上的那块完全一样。福尔摩斯把它放在手心上拿到电灯下看。

“索姆兹先生，这位不速之客在你的起居室里和你的卧室里都留下了痕迹。”

“他到卧室里去干什么？”

“我想这很清楚。你突然回来，到了门口，他才发觉。他怎么办呢？无论做什么都会暴露他自己，所以他只好冲进你的卧室躲藏起来。”

“哎呀，我的上帝，福尔摩斯先生，你是不是说，我和班尼斯特在起居室谈话的时候，这个人一直藏在这里？”

“我是这样看的。”

“福尔摩斯先生，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我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我卧室的窗户了？”

“玻璃上面有花窗棂，框子是金属的，共三扇，一扇有折叶，可以钻进人来。”

“正是这样的。卧室对着庭园的一角，所以从外面看不到整个卧室。这个人也许是从窗户进来的，走过卧室，留下了痕迹，最后，发现门开着，便从门那儿跑掉。”

福尔摩斯不耐烦地摇了摇头。

他说：“让我们从实际情况着手。你说过，有三个学生用这个石梯，并且总是走过你的门前。”

“是有三名学生。”

“他们都要参加这次考试吗？”

“是的。”

“三个人里有没有人嫌疑较大呢？”

索姆兹犹豫不决。

他说：“这是一个很难答复的问题。没有证据不好轻易怀疑某一个人。”

“你说说你的怀疑，我来给你找证据。”

“那么，我简单地告诉你住在这儿的三个人的性格。三个人中住在最下面的是吉尔克利斯特，一位优秀的学生，也是个优秀的运动员，参加了学院的足球队和板球队，低栏和跳远他都得过奖。他是一个漂亮的、很有风度的男人。他父亲是名声不好的扎别兹·吉尔克利斯特勋爵，因为赛马破了产。这个学生很穷，但是他很努力，很勤奋。他是有前途的。

“住在中间一屋的是一位印度人，名字叫道拉斯·芮斯。

他是一个性情安静但是难于接近的人，多数印度人都是这样，他学习得很好，不过他的希腊文差一些。他很稳健，办事很有条理。

“最上面住的是迈尔兹·麦克拉伦。他要是想学习，可以学得很出色，他是这所大学里最有才华的一个。但是，他任性，生活放荡。第一学年因为打牌的事他差一点被开除。这一学期他懒散地混过来了，对于这次奖学金考试他一定很怕。”

“那么，你怀疑的就是他了？”

“我还不敢这样说。但是，这三个人里面或许他是最有可能做这种事的。”

“很好，索姆兹先生，现在我们见见你的仆人班尼斯特。”

这个仆人个子不高，面色苍白，胡须剃得很干净，花白头发，年纪有五十多岁。自从试题的事打乱了他安静的生活，他还没有完全平静下来。由于紧张他那圆圆的面颊还在抽动，手指也在颤动。

他的主人说：“班尼斯特，我们正在调查这件不幸的事。”

“是的，先生。”

福尔摩斯说：“我听说你把钥匙忘在门上了。”

“是的，先生。”

“正当试卷放在屋里的时候，你这样做，那不是很反常吗？”

“先生，发生这事是很不应该的。但是，在别的时候，我也忘过。”

“你什么时候进的屋子？”

“大约四点半。是索姆兹先生吃茶的时间。”

“你在屋里等了多久？”

“我看见他不在，就赶紧出来了。”

“你看桌子上的试卷了吗？”

“没有，先生，真的没看。”

“你怎么会把钥匙忘在门上的？”

“我手里拿着茶盘。我想等回来再拿钥匙。后来就忘了。”

“通到外边的屋门是不是有把弹簧锁？”

“没有，先生。”

“那扇门一直开着吗？”

“是的，先生。”

“不管谁从屋里全可以出来吗？”

“是的，先生。”

“索姆兹先生回来后找你，你很不安，是吗？”

“是的，先生。我来这里这么多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我差一点昏过去了。”

“我知道你昏过去了。你开始感觉不舒服的时候，你在哪儿？”

“我在哪儿，先生？怎么？就在这儿，靠近屋门。”

“那就有些奇怪了，你坐的是那边靠屋角的椅子。你为什么要走过另外这几张椅子呢？”

“先生，我不知道，我没有注意我坐在哪儿。”

“福尔摩斯先生，我也认为他不会注意他当时坐在哪儿。那时他脸色很不好，特别苍白。”

“你的主人离开以后，你还在这里？”

“只有一两分钟。然后我锁上门就回我自己的屋子了。”

“你怀疑谁呢？”

“噢，我不敢随便说。我不相信这所大学里有人会做出这种不择手段损人利己的事。先生，我不信会有这样的人。”

福尔摩斯说：“谢谢你，就谈到这里。噢，还有一句话。你没有向你服侍的三位先生提到出了事吧？”

“没有，先生，没提一个字。”

“你看见他们了吗？”

“没有。”

“很好。索姆兹先生，您愿意和我在这个院子里走走吗？”

天色愈来愈黑，楼上各层的窗户上全有灯光闪耀着。

福尔摩斯抬头看了看，说：“你的三个小鸟全回窝了。喂！那是什么？他们当中有一个象是坐立不安。”

原来是那个印度人，窗帘上突然出现了他的侧影。他在屋内迅速来回踱步。

福尔摩斯说：“我希望见每个人一面。这可能吗？”

索姆兹说：“没有问题。这些房间是学院里最古老的，常有客人来参观。来，我亲自领你去。”

当我们敲吉尔克利斯特的屋门的时候，福尔摩斯说：“请不要通报姓名。”一个细高个、黄头发的青年开了门，当他知道我们是来参观的时候，他表示欢迎。屋内有一些罕见的中世纪室内结构，福尔摩斯对于一个结构很感兴趣，一定要画在他的笔记本上，他弄断了铅笔尖，希望向主人借一支，最后是借了一把小刀削他自己的铅笔。在印度人的房间中，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这个印度人是个沉默寡言、身材矮小、长

着弯勾鼻子的人。他斜眼看着我们，当福尔摩斯画完建筑结构图的时候，他显得十分高兴。我看不出福尔摩斯从这两处找到了他所查寻的线索。我们没有能够访问第三处。我们敲不开他的门，而且从门内传过来一阵责骂声，夹杂着愤怒的吼声。“我不管你是谁。去你妈的！明天就要考试了，少来打扰我！”

我们的向导气得脸都红了，一面下台阶一面说：“真是粗鲁！即使他不知道是我敲门，这样做不也太无礼了吗？在目前的情况下看来，很值得怀疑。”

福尔摩斯的回答却很奇怪。

他问：“你能告诉我他的确切身高吗？”

“福尔摩斯先生，这个我实在说不准确。他比那个印度人高一些，但是又不象吉尔克利斯特那样高。我想大约是五英尺六英寸吧。”

福尔摩斯说：“这一点很重要。那么，索姆兹先生，我祝你晚安。”

我们的当事人是又惊讶又失望，大声喊道：“天啊，福尔摩斯先生，你不会这样突然地走掉吧！你好象没有理解我的处境。明天就要考试啦！今天晚上我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试卷被人翻弄了，我就不能举行考试。一定要正视这种情况。”

“事情只能达到目前这一步。我明天清早再来和你谈这件事。也许我能够告诉你怎样办。可是，你不要动什么东西，什么都不要动。”

“好，就这样，福尔摩斯先生。”

“你完全不必担忧。我们一定会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我

要带走那两个黑泥球和铅笔屑。再见。”

我们走出了院子，在黑暗中又抬头看了看那几扇窗户。那个印度人仍然在屋内踱步。其他两扇窗户里已经没有灯光了。

走到大街上，福尔摩斯问：“华生，你怎样看这件事呢？这完全是个客厅中的小游戏，从三张牌中摸出一张，是不是？一定是三个人中的一个干的。你挑你的牌，你说是哪个人？”

“最上面那个嘴不干净的家伙。他的品行最坏。可是那个印度人也很狡猾。为什么他总在屋内走来走去呢？”

“这没有什么关系。有些人在努力记东西的时候，常常走来走去。”

“他看着我们的那个样子，很奇怪。”

“假如你正准备功课，第二天参加考试，每时每刻都很宝贵，这时有一群人突然找到你，你也会这样看他们的。我看这一点不能说明什么。至于那两支铅笔和两把刀子全没有问题。可是那个人我确实弄不清。”

“哪一个人？”

“那个仆人班尼斯特。在这件事情中他耍了什么花招呢？”

“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十分诚实的人。”

“我也有这种印象。这是使人不能理解的。为什么一个诚实的人——哦，这儿有一家文具店。我们从这家商店开始调查。”

城内只有四家较大的文具店，福尔摩斯到每一家文具店全拿出那几片铅笔屑，并且要付高价买同样的铅笔。四家全要给他订做一支，因为这不是一支普通尺寸的铅笔，很少有存货。我的朋友并没因此而失望，只是随便地耸一下肩，表

示无可奈何罢了。

“亲爱的华生，我们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这个最能说明问题的线索也没有用了。但是，我深信我们仍然能够弄清原来的情况。天哪！已经快九点了，女房东还唠叨过七点半给我们做好豌豆汤呢。华生，你总是不停地抽烟，还不按时吃饭。我想房东会通知你退房的，而我也要随着你倒霉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先解决这位焦虑不安的导师、粗心大意的仆人和三个前程无限的大学生这些问题吧。”

到我们吃饭时候已经很晚了，尽管饭后他沉思了很久，可是他再也没有和我提到这件事。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我刚刚盥洗完毕，福尔摩斯便到我的屋里来了。

他说：“华生，我们应该去圣路加学院了。你不吃早饭行吗？”

“可以。”

“要是我们不给索姆兹肯定的回答，他是要坐立不安的。”

“你有什么明确的回答吗？”

“有的。”

“你已经得出结论了？”

“是的，亲爱的华生，我已经解决了这个谜。”

“可是你弄到了什么新的证据呢？”

“我六点钟就早早地起了床，决不会一无所得。我已经辛苦地工作了两小时，至少走了五英里路，终于得到一点东西说明问题。请看这个！”

他伸出手掌，掌心上有三个金字塔形状的小黑泥团。

“怎么，你昨天只有两个？”

“今天清早又得到一个。可以断定第三个小泥球的来源，也就是第一、第二个泥球的来源。走吧，华生，我们要让我们的朋友索姆兹安心。”

我们在索姆兹的房间里看到他心情十分不安。过几个小时考试即将开始，可是他还处于进退维谷的地位——是宣布事实，还是允许罪犯参加这个高额奖学金的考试，他拿不定主意，看样子简直连站都站不稳了，可是一见福尔摩斯，他立刻伸出两手急忙迎上去。

“谢天谢地，你终于来了！我真担心你因为感到没有办法而不管这件事了。我怎么办呢？考试还要举行吗？”

“是的，无论如何还要举行。”

“可是这个骗子呢？”

“不能让他参加。”

“你找出来了吗？”

“我想会找出来的。如果不想让事情传到公众的耳中，我们必须有点权威，自己组成一个私人军事法庭。索姆兹，你坐在那里。华生，你坐这儿。我坐在中间的扶手椅上。我想这样足以使犯罪的人产生畏惧的心情。请按铃吧！”

班尼斯特进来了，看见我们威严的面容感到惊恐，后退了一步。

福尔摩斯说：“请你关上门。班尼斯特，现在请你告诉我们昨天事件的真实情况。”

他的脸色完全吓白了。

“先生，我全都说了。”

“没有要补充的吗？”

“一点没有了，先生。”

“好，我来提醒你一下。你昨天坐到那把椅子上的时候，是不是为了要遮掩一件东西？这件东西正好说明谁到这个屋子里来过。”

班尼斯特脸色惨白。

“不，先生，绝不是。”

福尔摩斯又缓和地说：“这不过是提醒你一下。我坦率地承认我无法证实这件事情。但是，很可能是这样的，索姆兹先生一转过身去，你便放走了卧室里的人。”

班尼斯特舔了舔他发干的嘴唇。

“先生，没有人。”

“班尼斯特，这可不好。到了现在，你应该说真话，可是我知道你还在说谎。”

他绷着脸表示若无其事。

“先生，没有人。”

“班尼斯特，说出来吧！”

“先生，是没有人。”

“你拒绝给我们提供情况。是否请你留下不要出去？站到卧室的门旁。索姆兹先生，请你费心亲自去吉尔克利斯特屋中，请他到你这儿来。”

一会儿，这位导师带着那个学生回来了。这个学生体格很健壮，高高的身材，行动轻巧又灵活，步伐矫健，面容愉快开朗。他用不安的眼光看了看我们每个人，最后茫然失措地凝视着角落里的班尼斯特。

福尔摩斯说：“请关上门。吉尔克利斯特先生，我们这儿

没有外人，而且也没有必要让人知道我们之间谈了什么。我们彼此可以以诚相待。吉尔克利斯特先生，我想知道你这样一位诚实的人怎么会做出昨天那样的事情？”

这位不幸的青年后退了一步，并且用恐惧和责备的目光看了班尼斯特一眼。

仆人说：“不，不，吉尔克利斯特先生，我没有说过一个字，一个字也没说过。”

福尔摩斯说：“可是现在你说出来了。吉尔克利斯特先生，你必须明白，班尼斯特说话以后，你便毫无办法了，你的唯一出路是坦率地承认事实。”

一瞬间，吉尔克利斯特举起双手想要控制他抽动着的身体。紧接着他跪倒在桌旁，把脸埋在双手中，他激动得不停地呜咽起来。

福尔摩斯温和地说：“不要这样，人总是要犯错误的，至少没有人责备你是个心肠不正的罪犯。如果由我来把发生的事告诉索姆兹先生，不对的地方，你来改正，这样你或许感觉方便一些。我开始说吧，好，你听着，以免我把你做的事说错了。

“索姆兹先生，你曾经告诉我没有一个人，包括班尼斯特在内，知道试卷在你的屋中。从那时起，在我的心里就开始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当然这没有把那个印刷工考虑在内，因为这个工人要想偷看试卷的话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看。还有那个印度人，我想他也不会做什么坏事。如果清样卷成一卷，你可能不会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另一方面，假设有一个人的竟敢擅自进屋，并且恰巧碰上桌子上有试卷，这种巧合是

很难想象的。所以我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进到屋里的人知道试卷在哪儿。他怎么知道的呢？

“当我走近你的屋子的时候，我检查了那扇窗户。你那时的设想使我发笑，你以为我会相信或许有一个人会在青天白日之下，在对面屋子里众人的注视下破窗而入吗？不，这样的想法是荒谬的。我是在衡量一个过路的人要有多高才能往里看到桌子上有试卷。我六英尺高，费点劲可以看到。低于六英尺的人是看不到的。所以，我想要是你的三个学生里有一个比一般人高，他便是最可能做这件事的人。

“我进屋后，发现了靠窗桌子上的线索，这一点曾经告诉过你。从中间的桌子上我没有得出什么结论。后来你谈到吉尔克利斯特是个跳远运动员，这时我立即明白了全部经过，可是我还需要一些旁证。这些旁证我也很快地弄到了。

“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年轻人下午在运动场练习跳远。他回来的时候，带着他的跳鞋。你知道，跳鞋底上有几个尖钉。他路过你的窗口的时候，由于他个子很高，看见你桌子上的清样，他猜出了那是试卷。要是他经过你的屋门，没有看见有把钥匙忘在门上，就不会有什么坏事了。突然的冲动使他进到屋里，看看那是否是清样。这并不是冒险的行动，因为他完全可以装作进来是想要问个问题。

“当他看清那确是清样的时候，他抵制不住诱惑了。他把鞋放到桌子上。在靠近窗口的椅子上，你放的是什么呢？”

年轻人回答：“手套。”

福尔摩斯得意地看着班尼斯特。“他把手套放在椅子上，然后他拿起清样一张一张地抄写。他以为这位导师一定从院

子大门回来，这样他可以看得见。可是我们知道，索姆兹先生是从旁门回来的。他突然听到导师的脚步声已到屋门口。已经没有办法跑掉了。于是他抓起跳鞋立即窜到卧室里，但是忘了他的手套。你们看到桌面上的划痕一头很轻，可是对着卧室的一头渐渐加深。划痕本身就足以说明是朝着卧室的方向抓起跳鞋的。这个犯法的人就躲在卧室里。鞋钉上的泥土留在桌子上，另一块掉在卧室内。我还要说明，今天清早我去过运动场，看见跳坑内用的黑色粘土，上面洒着细的黄色锯末，为的是防止运动员滑倒。我带来了一小块黑土做样子。吉尔克利斯特先生，我说得符合事实吗？”

这个学生已经站了起来。

他说：“是的，完全是事实。”

索姆兹说：“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是的，先生。我做了这件不光彩的事以后，惊慌得不知所措。索姆兹先生，我有一封信给您，信是我一夜未睡今天清早写的。也就是说在我知道我的罪行已经被查出来之前写的。先生，请您看这封信。我写道：‘我已经决定不参加考试。我收到罗得西亚警察总部的任命，我准备立即动身去南非。’”

索姆兹说：“我听到你不打算用欺骗手段取得奖学金，我很高兴。但是你是怎样改变了你的意图的呢？”

吉尔克利斯特指着班尼斯特说：

“是他使我走上了正路。”

福尔摩斯说：“班尼斯特，你过来。我已经讲得很清楚，只有你能放走这个青年人，因为当时留在屋中的只是你一人，并且你出去的时候一定把门锁上了。至于他从窗口跑掉，那

是不可能的。请你把这个案件最后一个疑问讲清楚，并且告诉我们你这样做的理由。”

“要是你一了解，理由就很简单了。不过，尽管你很聪明，你也不可能了解。事情是这样的，我曾经是这位年轻先生的父亲——老吉尔克利斯特勋爵的管家。他破产以后，我来到这所学院做仆人，但是我从未因为老主人没落而忘记他。为了纪念过去，我尽可能地照顾他的儿子。昨天你按铃叫我来的时候，我首先看到的是吉尔克利斯特先生的棕黄色手套放在椅子上。我知道这副手套是谁的，我也知道手套在这儿意味着什么。要是索姆兹先生看见，秘密就要暴露了。我急忙坐到椅子上，直到索姆兹先生去找您，我才敢移动。这时我可怜的小主人出来了，他是我抱大的，他对我承认了一切。我要救他，这不是很自然的吗？我要象他的已死的父亲一样开导他不应当这样取巧，这不是也很自然吗？先生，你能责怪我吗？”

福尔摩斯很高兴地站起来，说：“确实不能。索姆兹，我看我们已经把你的小问题弄了个水落石出，而我们还没有吃早饭。华生，我们走吧！至于你，先生，我相信在罗得西亚会有你的光明前途。尽管你这次跌倒了，我们仍然期望你将来会前程无量。”

金边夹鼻眼镜

有三本厚厚的手稿，记录着我们一八九四年的工作。要从这样丰富的材料里，选出一些最富于趣味、又最能说明我朋友的特殊才能的案例，对我说来是很困难的。我翻阅了这些手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令人憎恶的红水蛭事件以及银行家克罗斯比的惨死；看到阿得尔顿惨案以及英国古墓内的奇异的葬品；还可以看到著名的史密斯—莫梯麦继承权案件。在这期间，福尔摩斯由于追踪并且逮捕了布洛瓦街的杀人犯贺芮特，曾得到法国总统的亲笔感谢信和法国的勋章。虽然这些都可以写成极好的故事，不过总的说来，我以为都比不上约克斯雷旧居的事件，这里有许多扣人心弦的情节，不仅有青年威洛比·史密斯的惨死，还有许多起伏跌宕的插曲。

那是在十一月底的一个狂风暴雨的深夜。福尔摩斯和我默默地坐在一起，他用一个高倍的放大镜辨认一张纸片上的残留字迹，我在专心阅读一篇新的外科学论文。外面狂风呼啸着横扫贝克街，雨点猛烈地敲打着窗户。说来也怪，住在市中心、方圆十英里以内全是人造建筑物的地方，却仍然感到大自然对于人类的无情威胁，而且我还意识到在大自然巨大的力量面前，整个伦敦并不比田间野外的无数小土丘更坚固。我走近窗户，向着那寂静无人的街道望去，只见远处出

现一缕灯光，照到泥泞的小路和发光的马路上。一辆单骑出租马车，正从牛津街的尽头溅着泥水驶过来。

福尔摩斯放下放大镜，卷起那张纸片，说：“华生，幸好我们今晚没有出去。我刚才做了不少事。这都是些伤眼睛的工作。依我看来，这不过是十五世纪后半期的一所修道院的记事簿。喂！喂！这是什么声音？”

在呼呼的风声中，又传来嗒嗒的马蹄声，还有车轮碰到人行道的石边的声音。我看到那辆出租马车在我们门前停了下来。

看见一个人从马车里走出来，我喊道：“他要做什么？”

“怎么，他要找我们。可是我们还要准备大衣、围巾、套鞋等坏天气用的各样东西。等一下！出租马车走了！这下可好了！要是他想请我们出去，他一定会让马车留下等着。亲爱的华生，别人全早睡下了，你快下楼去开开门。”

客人刚走到门厅的灯下，我立刻认出来了——他是年轻的斯坦莱·霍普金——他是一位很有前途的侦探，福尔摩斯对他的工作很感兴趣。

福尔摩斯急切地问我：“他进来了吗？”

“亲爱的朋友，”福尔摩斯站在楼上开玩笑地对他说，“请上楼来。我希望在这样的夜晚你不会对我们怀有什么不良企图吧！”

这位侦探登上楼梯，灯光照到他的雨衣上，雨衣闪着光。我帮助他脱掉雨衣，福尔摩斯把壁炉的火捅得更旺。

福尔摩斯说：“亲爱的霍普金，靠近火一点，暖暖你的脚。请吸支雪茄。我们的大夫还要给你开个处方，这样狂风暴雨

的夜晚，热开水加柠檬是一剂上等良药。你在这个时候到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事吧？”

“福尔摩斯先生，一点也不错，你知道我今天下午忙得不可开交，你看了晚报上约克斯雷那件事吗？”

“对于十五世纪以后的事情，我今天全都没看。”

“报上只是一小段，而且全不符合事实，所以读不读没有关系。我倒是抓紧时间到现场去了一趟。约克斯雷是在肯特郡，离凯瑟姆七英里，距铁路线三英里。三点十五分我接到电话，五点钟时我就到了约克斯雷旧居，进行了现场调查，然后乘最后一列火车到了查林十字街，又雇了一辆出租马车就一直到你这儿来了。”

“我想你还没弄清楚这个案件吧？”

“是的，我搞不清事情的起因。我觉得事情现在还象我去调查前一样模糊，可是开始调查的时候，好象很简单不会出错。福尔摩斯先生，没有目的的行凶怎么可能呢？使我烦恼的是我找不到行凶的目的。有一个人死了——当然谁也不能否认这件事——可是，我看不出来有人要害他的理由。”

福尔摩斯点上雪茄，然后往椅背上一靠。

他说：“请你详细谈谈。”

斯坦莱·霍普金说：“我已经把事实完全弄清楚了。可是这些事实的意义我还不能理解。根据我的调查，事情是这样的：几年前，一位年长的考芮姆教授买了这栋乡村宅邸——约克斯雷旧居。教授因为有病，总是半天躺在床上；半天拄着手杖，在住宅周围一跛一跛地走走，或是坐在轮椅上，园丁推着他在园内转转。邻居很喜欢和他来往。他在那儿是位

有名的学识渊博的人。他家里有一位年纪较大的管家马可太太，还有一位女佣人苏珊·塔尔顿。自从他到这儿以来，一直是这两个人服侍他，这两个女人似乎名声不错。这位教授正在写一本专著。大约一年前，他感到需要雇用一位秘书。他请过两位，全不合适。第三位威洛比·史密斯先生，是个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人，教授对他很满意。秘书的工作是上午记录教授的口述，晚上查阅资料以及与第二天工作有关的书籍。威洛比·史密斯无论是年幼的时候，还是在剑桥读书的时候，行为都很好，教授十分满意。我看了他的证明书，他一直是品行端正、性情温和、并且工作很努力的人。正是这样的一个青年，今天上午在教授的书房里遭到谋害。”

狂风在吼叫，刮得窗户吱吱作响。我和福尔摩斯不约而同地向壁炉移近了一些。这位年轻的侦探继续不慌不忙地叙述着这个故事。

他说：“我想整个英格兰没有一家象教授这样地与外界隔绝的。一连几周，他家可以没有一个人走出园子的大门。教授只埋头于他的工作，对于其它一切都不闻不问。史密斯一个邻居也不认识，过着和他主人一样的生活。也没有什么事情需要那两位妇女走出这座庭园，推轮椅的园丁莫提迈尔从军队领取抚恤金，他参加过克里木战争，也是一个好人。他住在花园的一头，那儿有三间农舍。在约克斯雷旧居内只有这些人。而且，花园的大门与从凯瑟姆到伦敦的大路相距只有一百码远。门上有个门闩，谁都可以随便进来。

“现在我给你们讲苏珊·塔尔顿的证词，只有她还能说出一点当时的情况。事情发生在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之间。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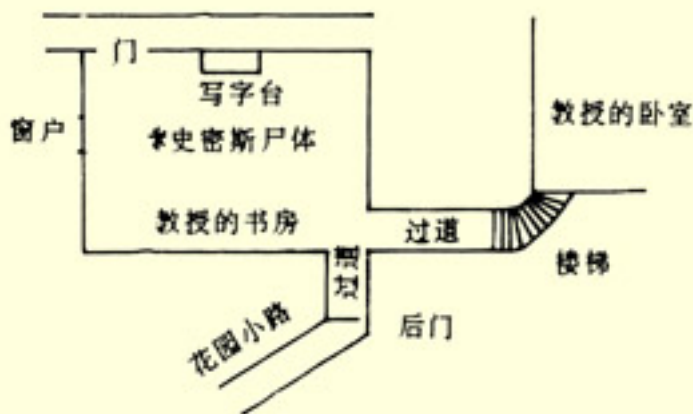
时她正在楼上，在前面的卧室里挂窗帘。考芮姆教授还躺在床上，天气不好的时候，他过了中午才起床。女管家在房后忙着干活儿。威洛比·史密斯在他的卧室里，他的卧室也是他的起居室。这时她听到威洛比走过过道，下楼走进书房，书房正好在她脚下。她没有看见他，但是她说根据威洛比的迅速、有力的脚步声她不会弄错。她没有听到关上书房门的声音，不一会儿从下面的屋子里就发出了可怕的叫声。叫声是嘶哑的、绝望的，也是很怪的、不自然的，所以分辨不出是男人还是女人的声音。同时，又传来重重的脚步声，震得这所旧房屋都摇晃了，然后一切又安静了。苏珊惊得发呆，过一会儿她才鼓起勇气走下楼去。她看见书房的门关上了，她打开门看见威洛比躺在地板上。起初她没看见伤口，但是当她想要抬起他的时候，才看见血顺着他的脖子直往下流。脖子上刺了一个不大但是很深的伤口，切断了颈动脉，刺杀用的工具是一把放在写字台上封文件用的小刀。刀把是象牙的，刀背很硬，小刀是教授书桌上的用具。

“起初女仆以为史密斯已经死了，她用冷水瓶往他的前额上倒水的时候，他睁开了一会儿眼睛，喃喃地说：‘教授，是她。’苏珊保证这是威洛比说的原话。他还努力要想说什么，曾举起他的右手。随后他就放下手死了。

“这时女管家也已经到了现场，但是她晚了一步，没有听到威洛比临终的话。她把苏珊留下看着尸体，自己跑到楼上教授的卧室。教授正坐在床上，惶恐不安，因为从听到的声音，他知道发生了不幸的事。马可太太说得很肯定，教授还穿着睡衣，莫提迈尔通常是十二点钟来帮助教授穿衣服。教

授说他听到了远处的叫声，其它的事他就知道了。他也没法解释这个青年临终的话：‘教授，是她。’不过他认为这是神智不清的胡话。教授认为威洛比并没有仇人，无法解释这件谋杀案的原因。他当时立即吩咐莫提迈尔去叫当地警察。又过了一会儿，当地警长把我找去。我到那儿之前，什么东西全没有移动，并且警长还严格地规定不许人们从小道上走近那所房子。福尔摩斯先生，这件案子是运用你的理论的好机会，条件已经具备齐全了。”

我的朋友带着微笑幽默地说：“条件齐全了吗？还缺少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呢。我们先听听你的意见，霍普金先生，你认为这件谋杀案是怎么一回事？”



“福尔摩斯先生，我先要请你看看这张略图，从图上可以粗略地看出教授的书房的位置以及有关处所的位置。这样你

会很容易地了解我的侦查。”

他打开那张略图，放在福尔摩斯的膝盖上。我站起来，走到福尔摩斯身旁，从他的背后看着这张图。现在我把它誊写在下面。

“当然这张图很粗略，只画了我认为重要的几处。其他地方在我讲述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出来。我们首先假设凶犯走进了书房，但他是怎样进来的呢？毫无疑问，他一定是经过花园的小道，从后门走进来的。因为这是一条捷径，直通书房，从别处走都要绕远。而且凶犯一定也是顺原路逃跑的，因为书房的另外两个出口，一个苏珊早就在她下楼的时候锁上了。另一个是直接通到教授的卧室。所以，我一开始就注意花园的小道，由于最近多雨，小道很潮湿，一定能看得出足迹。

“我在侦查中发现凶手很谨慎、老练，小道上看不出足迹。不过很明显，有人沿着小道两旁的草地边走过，因为那里的草被踩倒了。这个人准是凶杀犯，因为雨是在夜里开始下的，而园丁和别的人，当天早晨都没到那里去过。”

福尔摩斯说：“请停一下，这条小道通到什么地方？”

“通到大路。”

“小道有多长？”

“大约一百码左右。”

“在大门附近，一定可以找到痕迹吧？”

“遗憾的是大门旁的路是铺了砖的。”

“那么，大路上有痕迹吗？”

“大路全踩成了烂泥。”

“真遗憾！那么草上的足迹是进来的还是出去的呢？”

“那不太好说。因为足迹的方向很不明显。”

福尔摩斯露出了不耐烦的样子。

他说：“的确，雨一直下得很大，风刮得也很猛，分辨脚印可能比我看那张纸片还要困难。这是没办法的事。霍普金，当你知道已经毫无办法的时候，你打算怎么办呢？”

“福尔摩斯先生，我想我还是弄清了一些情况的。我敢肯定是有从外面谨慎地走进了屋内，我还检查了过道。过道铺着椰子毛编的垫子，垫子上没有什么痕迹。我从过道走到书房。书房里的家具不多。主要的有一个写字台，下边有个固定着的柜子。柜子有两排抽屉，中间是个小柜，抽屉全开着，小柜锁着。抽屉大概经常是开着，里面没有贵重的东西。小柜里有些重要文件，但是不象是被翻弄过的。教授对我说没有丢失什么东西。看来确实也没有劫走什么东西。”

“我走到这个青年的尸体旁边。尸体靠近柜子的左边，图上已经标明。刀子是刺在脖子的右边，从后向前扎过去的，所以不可能是自杀。”

福尔摩斯说：“除非他摔倒在刀子上。”

“是的，这个想法我也有过，可是刀子是在离尸体几英尺外的地方，因此，这是不可能的。当然，死者自己的话也可以做证。另外，还有一件最重要的证据，握在死者右手中。”

斯坦莱·霍普金从他的口袋里取出一个小纸包。他打开纸包，取出一副金边夹鼻眼镜，眼镜一端垂着一条断成两截的黑丝带。他说：“威洛比·史密斯的视力很好。这副眼镜一定是从凶手的脸上或是身上夺过来的。”

福尔摩斯接过眼镜，饶有兴味地赏玩起来。他把眼镜架

在自己的鼻梁上，试着看东西，又走近窗户向外面巡视，然后便凑到灯光下，仔细地观察这副眼镜。最后，他哈哈地笑起来，坐在桌旁拿起一张纸，写了几行字，然后扔给对面的斯坦莱·霍普金。

他说：“我只能这样帮助你，也许有些用处。”

霍普金大声地读道：

“寻找一位穿着体面、打扮得象贵族似的妇女。她的鼻子很宽，眼睛紧挨鼻子，前额上有皱纹，面容呆滞刻板，也许她还有点削肩。有些迹象表明，最近几个月里她至少两次去过同一家眼镜店。她的眼镜度数很深。这座城市眼镜店不多，找到她是不难的。”

霍普金露出非常惊异的神色，此时我的面部表情一定也是同样的，而福尔摩斯只微笑了一下，又接着说：“得出以上的结论是很容易的。什么东西也不如眼镜能够这样有力地说明问题，何况这又是一副特别的眼镜呢。考虑到眼镜的精致以及死者的遗言，不难推论出眼镜是属于一位妇女的。至于说她是一个文雅的穿着体面的人，那是因为我以为一个带金边眼镜的人在服饰方面是不会邋遢的。你注意到了吗，这副眼镜的夹子很宽，这说明这位女士的鼻子底部很宽。这样的鼻子一般都是短而粗的，不过也有很多例外，所以这一点我不敢过于武断。我的脸型是狭长的，可是我的眼睛还对不上镜片的中心，可见这位妇女的眼睛长得十分靠近鼻子。华生，你看得出镜片是凹陷的，度数很深。一个人平时总要眯着眼

睛看东西，这必然会在生理上产生一定影响，使前额、眼睑以及肩膀具有某些特点。”

我说：“是的，我能理解你的推论。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不能理解你怎样得出她两次去眼镜店的说法。”

福尔摩斯把眼镜摘下拿在手中。

他说：“你们可以看见，眼镜的夹子衬着软木，以防压痛鼻子。这里，一块软木褪了色，而且有点磨损，可是另一块是新的。显然这边有一块软木掉过，并且换了新的。而这块旧的软木，我认为装上不过几个月。两块软木完全相同，所以我推测她去过同一家眼镜店两次。”

霍普金羡慕地说：“天啊！妙极了，所有的证据全在我的手中，可是我却无能为力，不过我倒是想过要去伦敦各家眼镜店的。”

“当然，你是应该去的。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

“没有了，我知道的并不比你多，也许你知道的要更多些，凡是在那条大路上，或是火车站上出现的陌生人，我们全都盘查过。我们没有得到什么情况。令人伤脑筋的是这件谋杀案的目的。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为了什么。”

“啊！这我可没办法帮助你了。你是不是要我们明天去看看呢？”

“福尔摩斯先生，如果你能去的话，那太好了。早晨六点钟有火车从查林十字街开到凯瑟姆，八九点钟就可以到约克斯雷旧居。”

“那么我们就坐这趟火车。这个案件有些方面确实使人很感兴趣，我愿意调查一下。快一点了，我们最好睡几个小时。

你在壁炉前面的沙发上睡，一定很舒服。明天动身以前，我点上酒精灯给你煮一杯咖啡。”

第二天早晨，风已经停了。我们动身上路时，天气依然很冷。严冬的太阳无精打采地照在泰晤士河以及两岸的沼泽地上。经过一段令人厌倦的路程，我们在离凯瑟姆几英里远的车站下了火车。在等候马车时，急急忙忙吃了早饭，所以一到约克斯雷旧居，我们便立即开始工作。一位警察在花园的大门口等候我们。

“威尔逊，有什么消息吗？”

“先生，没有。”

“有没有人报告看见了生人？”

“没有。昨天火车站那儿既没有生人来，也没有生人从那儿走。”

“你问过旅店和其它一些可以住宿的地方了吗？”

“问过了，先生。找不到一个和谋杀有关的人。”

“从这儿走到凯瑟姆不算远。有人待在凯瑟姆或是去上火车是不会不被注意的。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我所说的那条小道。我保证昨天小道上没有足迹。”

“草地上的足迹是在小道的哪一边呢？”

“先生，这一边。在小道和花坛之间的很窄的边缘上。现在看不见了，可是我昨天看得还很清楚。”

福尔摩斯弯腰看着草地，说：“是的，有人经过这儿。这位妇女走路一定很小心，不然的话，她会在小道上留下痕迹的，如果在小道的另一边走，就会在湿软的地面上留下更清楚的痕迹。”

“是的，先生，她一定是一个头脑很冷静的人。”

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思考着。

“你说她一定是从这条路走出去的？”

“是的，先生，没有别的路。”

“从这一段草地上吗？”

“肯定是这样，福尔摩斯先生。”

“哼，这件谋杀案干得很出色——很出色，小道已经到头儿了吗？我们再往前走。我想花园的这扇小门通常是开着的吧，唔，那么这位客人一定是从这儿走进屋的。那时她还没有想到杀人，不然的话她会带着武器，而不必去拿写字台上的刀子。她走过过道，在椰子毛的垫子上没有留下痕迹，然后她走进了书房。她在书房呆了多久？我们没法判断。”

“先生，不过几分钟。我忘记告诉你了，女管家马可太太在出事不久以前，还在书房里打扫，她说大约在出事一刻钟以前。”

“这告诉我们一个时限。这位夫人进到屋内，做了些什么呢？她走到写字台旁边。为什么要走近写字台？不会是为了抽屉里的东西。要是值得她拿的东西，一定也已经锁起来了。她是要拿小柜里的东西，噢！小柜上象有什么东西划过，这痕迹是怎么回事？华生，点根火柴。霍普金，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这划痕呢？”

福尔摩斯检查了这道划痕，它是从钥匙孔右边的铜片上开始的，大约有四英寸长，小柜表面上的漆被划掉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看见了，不过钥匙孔周围总是有划痕的。”

“这个划痕是新的，很新。你看，铜片上划过的地方有多亮啊！旧的划痕颜色和铜片表面颜色是一样的。你用我的放大镜看一下这里的油漆，这条痕迹两边的油漆象犁沟两旁翻起的土一样。马可太太在吗？”

一位年纪较大面带愁容的妇女走进屋里。

“你昨天上午擦过这个柜子吗？”

“是的，先生。”

“你看到这条痕迹了吗？”

“先生，我没有。”

“肯定你没有，不然抹布会把油漆的粉屑擦掉的。谁拿着这个柜子的钥匙？”

“钥匙挂在教授的表链上。”

“是一把普通的钥匙吗？”

“是一把车布牌的钥匙。”

“好，马可太太，你可以走了。现在我们有一点进展了。这位夫人走进屋子里，来到柜子前，不是已经打开了它，便是要设法打开。正在这个时候，威洛比·史密斯来到屋里。她匆匆忙忙抽出钥匙，不小心在柜门上划了一道痕迹。威洛比捉住了她，她抄起一件近在手边的东西，正好是那把刀子，向威洛比扎去，好让威洛比放开她。这一扎使威洛比受了致命伤。威洛比倒下了，她逃跑了，也许带着她要拿的东西，也许没有带着。女仆苏珊在这儿吗？苏珊，你听见喊叫的声音以后，她能从那扇门走掉吗？”

“不能，先生，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是有人在过道里，我不必到楼下来就可以看见。这扇门没有开过，不然的话，我

会听到声音的。”

“这边的出口没问题了。那么这位夫人一定是从她来的路逃出去的。我知道这面的过道通到教授的卧室。那这里没有出口吧？”

“没有，先生。”

“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教授。喂，霍普金，这点很重要，确实很重要：通向教授卧室的过道也铺着椰子毛垫子。”

“可是这与案情有什么关系呢？”

“你看不出来吗？我并不坚持一定有关系，可是我觉得会有帮助。我们一起去，你把我介绍一下。”

我们走过这个过道，它和通向花园的那个过道同样长。过道的尽头有一段楼梯，楼梯尽头是一扇门。霍普金敲了门，然后就把我们带进教授的卧室。

这间房很大，屋里堆满了书籍，书架上，书柜下，到处都是书，一张单人床放在屋子正中央。这栋房子的主人，正靠着枕头，躺在床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外貌这样奇特的人。教授面庞瘦削，长着鹰钩鼻子，他转过脸，我们看到一对敏锐的深蓝色眼睛，深陷在眼眶中，成簇的眉毛低垂着，他的头发和胡须全白了，只有嘴巴周围的口髭还有些发黄。在蓬乱的白胡须中一支烟卷发出亮光。屋子里充满了难闻的陈旧的烟草味。他向福尔摩斯伸出手的时候，我看见他手上沾满了黄色的尼古丁。

他说话很注意用词，并且声调十分缓慢。

“福尔摩斯先生，您抽烟吗？请您抽一支吧。这位先生，

您也抽一支吧，我愿意让您尝尝这烟，因为这是亚历山大港的埃俄尼弟斯为我特制的。他每次寄来一千支，每两周我必须让他寄来一次。这不好，很不好，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一个老人又没有什么可供娱乐的。留给我的只有烟草和工作。”

福尔摩斯点燃一支烟卷，一边用眼睛满屋子瞥来瞥去地看着。

老人感慨地说：“烟卷和工作，可是现在只有烟卷了。唉！发生这件事实在是不幸，连我也无心工作了！这真是祸从天降呵！多么难得的一个好青年呵！我敢担保，再经过几个月训练，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助手。福尔摩斯先生，您怎么看这件事呢？”

“我还没有想好。”

“如果您能帮助我们弄清这件没有头绪的案子，我会非常感激您的。象我这样的书呆子和残废人，受到这种打击，简直是当头一棒，我连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了。好在您来了，而且又那样精明强干，您的天赋和职业那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您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能够处之泰然，有您帮助我们，实在是万分荣幸。”

福尔摩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而老教授还在不停地讲着。我注意到福尔摩斯烟吸得很快。看来，他也象这屋子的主人一样，很喜欢这种新寄来的亚历山大烟卷。

老人说：“是的，先生，这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小桌子上的那一叠稿件是我的著作。我对天启教派的理论基础作了

深入的研究，并且分析了在叙利亚和埃及的科普特寺院中发现的文献。因此，这部著作是很有价值的。但是，由于我的身体日益衰弱，又失去了助手，我真不知道还能否继续完成此部著作。呀！福尔摩斯先生，你吸烟比我还快！”

福尔摩斯笑了。

他从烟盒中又取出一支，这已经是第四支了，用剩下的烟头点着，然后说道：“我是一个鉴赏家。我不想长时间地盘问你，给你找许多麻烦。考芮姆教授，我知道出事的时候，你在床上，所以什么也不知道。我只想问一个问题，可怜的威洛比最后说：‘教授，是她’，你认为他的意思是什么？”

教授摇了摇头。

他说：“苏珊是个农村的女孩子。你知道这种人是愚蠢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我想这个青年人只是咕哝了一些不连贯的谰语，而苏珊却错误地把它理解成了意思不明的话。”

“那么，您自己对于这件事怎样解释呢？”

“可能是个偶然事件，也可能是自杀，不过我只在我们自己人里这样说说，青年们都有些隐藏在内心的烦恼，如象爱情这类的事，这是我们无法知道的。或许这比谋杀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可是怎样解释那副眼镜呢？”

“我不过是一个读书人，一个好空想的人。我不善于解释生活中的实际事物。但是，我的朋友，我们知道爱情的晴雨表是有其特殊的表现形式的。请务必再吸一支烟。我很高兴您能这样赏光。当一个人要结束自己生命的时候，可以把一把扇子、一双手套、一副眼镜等等任何东西当作珍品拿在手

中。这位先生谈到草地上的脚印，这种推测是很容易弄错的。至于刀子，很可能是这个青年摔倒的时候丢出去的。可能我说得不对，总之，我认为威洛比是自杀身死的。”

这种解释似乎使福尔摩斯感到惊异，不过他继续踱来踱去，专心思索，一支又一支地吸着烟。

过了一会儿，他说：“考芮姆教授，请告诉我写字台的小柜里装着什么？”

“没有什么使小偷感兴趣的东西。家里人的证件，我不幸的妻子的来信，我在一些大学的学位证书，这是钥匙。你自己可以去看看。”

福尔摩斯接过钥匙，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把它还给教授。

他说：“我想钥匙对我没什么用处。我倒更愿意悄悄地到你的花园里，把情况好好思考一下。你提出的自杀的说法，还是应该考虑的。考芮姆教授，很抱歉，我们突然来打扰你。午饭以前我们不再来打搅你了。两点钟的时候，我们再来，向你报告有关情况。”

说来也怪，福尔摩斯好象有些心不在焉。我们在花园的小道上，默默地来回走了许久。

我后来问：“你有线索了吗？”

他说：“这完全取决于我所吸的这些烟卷。也有可能我完全错了，不过，烟卷会告诉我的。”

我惊讶地说：“亲爱的福尔摩斯，你怎么——”

“你会明白的。如果不是这样，并没有害处。当然，我们还可以再去找眼镜店这个线索。可是如果眼镜店这个线索不对头，我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捷径，啊！马可太太来了！我

们和她好好谈五分钟，这对于破案会有启发的。”

我早就应当指出，如果福尔摩斯愿意的话，他是很会讨好女人的，并且他还能很快就取得她们的信任。没有用五分钟，他便得到了这位女管家的信任，并且和她谈得很投机，象是多年的老朋友一样。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正象你说的那样，一定是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使他不断地抽烟。有的时候简直是整天整夜地吸烟。有一天早晨我到他那儿去，屋子里满是烟气，就象伦敦的雾那样浓。可怜的史密斯先生也吸烟，但是不象教授吸得那样厉害。对于教授的健康，哼，我不知道吸烟是有好处还是有害处。”

福尔摩斯说：“啊，可是吸烟妨害食欲。”

“先生，这我不懂。”

“我想，教授吃东西一定很少。”

“我应该说，他的食量时大时小。”

“我敢打赌，他今天早晨一定没有吃早饭。我看见他抽了这么多支烟，大概午饭也吃不下了。”

“先生，你输了，事情和你想的完全不一样，他今天早晨吃得很多。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吃这么多，而且午饭他又吃了一大盘肉排。真叫我吃惊。可是我呢，自从昨天早晨我看见史密斯先生倒在屋里地板上起，我对吃的东西就连看都不想看了。是的，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教授可没因为这件事吃不下饭。”

整整一个上午，我们在花园里消磨过去了。斯坦莱·霍普金到村子里去调查一些传言，据说前天清早有几个孩子，在

凯瑟姆大路上，看见了一个奇怪的女人。至于我的朋友呢，听到这个消息，他就变得象一个有气无力的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这样心不在焉地处理案子。甚至连霍普金带回来的消息，也没能引起他的兴趣。霍普金说：“有的孩子确实看见过一个相貌完全象福尔摩斯所说的那样的妇女，她带着一副眼镜，也许是夹鼻眼镜。”吃饭的时候，苏珊一边服侍我们，一边也积极地讲了一些情况。他的话倒引起了福尔摩斯的极大兴趣。苏珊说：“昨天清晨史密斯先生出去散步，回来只有半小时，便发生了这件惨案。”我实在不能理解散步这件事对整个案情有什么影响。可是我清楚地看出福尔摩斯把这件事纳入他对整个案件的解释里了。突然福尔摩斯站了起来，看了一下表。他说：“两点了，先生们，我们该上楼去了，和我们这位教授把事情谈个明白。”

这位老人刚刚吃过午饭，桌上的空盘子说明他的食欲很好，女管家说得很对。当他转过头来，闪烁的目光投向我们时，我感到他确实是个神秘的人物。他已经穿好衣服，坐在火旁的一个扶手椅上。嘴上仍然抽着烟。

“福尔摩斯先生，你搞清这个离奇的案子了吗？”他把桌子上靠近自己的一大铁盒烟卷，推向福尔摩斯一边。于是福尔摩斯伸出手去，不料他们二人把烟盒打翻了，烟卷滚了满地。我们只好跪下来，到处拣散落的烟卷，足足用了一两分钟。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我看到福尔摩斯眼睛里闪烁着光芒，他的两颊显得特别红润。在他脸上一现即逝的这种临战的表情，我只在最危急的情况下，看到过一次。

他说：“是的，我已经弄清楚了。”

霍普金和我目瞪口呆。老教授憔悴的面孔不停地颤动着，同时露出讥讽的嘲笑。

“真的！在花园里？”

“不，在这里。”

“这里！什么时候？”

“就是现在。”

“福尔摩斯先生，你一定是在开玩笑。我不得不提醒你，这是件极其严肃的事情，不能这样随随便便。”

“考芮姆教授，我的结论的每个论点，都是经过调查核实的，所以我敢肯定它是对的。至于你的动机是什么，以及在这个奇怪的案件中，你扮演了什么角色，我还不能确定。过几分钟你或许会亲口对我讲。为了给你个方便，还是由我来把这两天发生的事叙述一下，这样你也可以明白我还要查问什么。

“有一位妇女昨天走进你的书房，她来的目的是要拿走你写字台柜子里的文件。她身上带有一把钥匙，至于你的钥匙，我已经检查过，你的钥匙上没有那个划痕能够造成的轻微退色。我从有关证据得知，你并不知道她来抢文件，所以，你不是从犯。”

教授吐出一口浓烟，说：“这倒很有趣而且对我颇有启发。那么这位女士的情况，你已经弄清了不少，当然你也能说出她以后的行动喽？”

“不错，先生，我是要说的。起初你的秘书抓住了她，为了脱身，她就抓起小刀向这位秘书刺去。不过，我倾向于把这个案件看成是不幸的偶然事件，因为我认为这位女士并不

想刺死秘书；如果是预谋杀人，她必定自己带着武器。结果，她做的事使她非常害怕，她不顾一切地要赶快逃走，不料在和威洛比厮打的时候，她丢了眼镜。她很近视，不戴眼镜什么也看不清。她沿着一个过道跑，以为就是来的时候走的过道，凑巧的是两边过道全铺着椰子毛织的垫子。当她知道走错了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退路已被切断。怎么办呢？她不能退回去，又不能站在那儿不动，她只好继续向前走。她上了楼梯，推开房门，便来到你的房中。”

老教授坐在那儿，张着嘴，目不转睛地看着福尔摩斯，脸上露出极度的惊讶和恐惧。他故作镇静地耸耸肩，发出一阵假笑。

他说：“福尔摩斯先生，你的推论很不错，可是有一个小漏洞。你知道，我一直在屋里，一整天都没有离开过。”

“考芮姆教授，我知道这一点。”

“那就是说我躺在床上，没有注意到有位妇女来到我屋里？”

“我并没有这样说。你注意到有人来。你和她讲话，你认识她，并且你协助她逃脱。”

教授又高声笑了起来。他猛地立起身，眼睛里飘着最后一线希望。

他大声喊道：“你发疯了！你在说胡话！我帮助她逃脱？她现在在哪儿？”

福尔摩斯指着放在屋子一角的一个高高的书柜，冷静地说：“她在那里。”

刹时，老人惊呆了。他举起颤抖的双手，接着整个躯体

却又颓然落倒在椅子上。这时，屋角上的书柜门自动打开了，一位妇女急冲冲地走出来，站在屋子中间。她用很怪的异国语调说：“你对了！你对了！我是在这儿。”

她满身满脸都是一道道的尘土，衣服上还挂着从墙上蹭来的蜘蛛网。她长得并不漂亮，她的体型和脸型正是象福尔摩斯所推测的那样，此外，她的下巴也比较长，显得很顽强。她的视力本来就很差，同时又是刚从暗处到明处，因此她站在那儿眨着两眼，努力要看出我们的位置和身分。尽管她并不漂亮，但是举止端庄，神态从容，表现出一种顽强和豪迈的精神，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敬慕。

斯坦莱·霍普金抓住她的手臂，就要给她戴上手铐。她神色庄严地把霍普金轻轻推开。老教授仰靠在扶手椅上，微微颤抖着，目光阴郁地看着她。

她说：“先生，我是被捕了。我站在柜子里可以听到一切，所以我知道你们已经弄清了事实。我愿意交待全部事实，是我杀死了那个青年。你说那是意外事件，这是对的。我不知道我手中拿的是刀子，因为我从桌子上抓起一件东西，便绝望地向那个青年刺去，好让他放开我。我说的是真实情况。”

福尔摩斯说：“夫人，我相信你说的是事实。我看你身体很不好。”

她的脸色很难看，加上一道道的尘土简直显得可怕。她坐到床边上，继续说：

“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可是我仍然要把全部事实告诉你们。我是这个人的妻子。他不是英国人，他是个俄国人，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

这个老人显得心情激动，他喊道：“安娜，上帝保佑你，上帝保佑你！”

她非常藐视地向着老人看了一眼，说：“塞尔吉斯，你为什么一定要过这种痛苦的生活呢？你一生毁掉了许多人，甚至对于你自己也没有好处。可是是否在上帝召唤你之前，便结束你的生命，这要由你自己决定。但是，我一定要说，不然的话，我便没有时间了。”

“先生们，我说过我是这个人的妻子。我们结婚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岁，而我只是一个二十岁的傻姑娘。我在俄国的一个城市上大学，我不想说出这个地名。”

老人又咕哝地说：“安娜，上帝保佑你。”

“你知道，我们是革新家、革命者、无政府主义者。我们人数很多。后来遇到困难，由于一个警长被害，我们有许多人被捕了。而他为了得到一大笔钱，更为了活命，便提供证据，背叛了他的妻子和伙伴。由于他的交待，我们全都被捕了。有的被送上绞刑架，有的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被送到西伯利亚，但不是终生流放。我丈夫带着那笔不义之财来到英国，过上了安宁的生活。他知道得很清楚，如果我们的团体知道了他在哪儿，不到一个星期就会结束他的生命。”老人哆哆嗦嗦地伸出手又拿起一支烟卷。他说：“安娜，你随便处置我吧，你一向对我很好。”

她说：“我还没有把他的最大罪恶告诉你们。在我们的团体里，有位同志是我现在的朋友，他高尚、大公无私、乐于助人，这些品质我丈夫全没有。他仇视暴力，如果说使用暴力是犯罪的话，我们全都犯过罪，只有他没有。他总是写信

给我们，劝我们不要使用暴力。这些信件是可以使他免受刑罚的。我的日记也可以证明，因为我在日记中记述了我对他的感情以及我们每个人的看法。可是我丈夫发现了这些信件和我的日记，就偷偷把它们藏了起来，一面还尽力证明这位年轻人应判死刑。虽然他没有达到目的，但是阿列克谢被当做罪犯送到西伯利亚，在一个盐矿做工。你这个恶棍，你想想，你好好想想，那样高尚的一个人却受着奴隶般的待遇，而你，你的生命就在我手中，可我还是放过了你。”

老人一面吐着烟，一面说：“安娜，你是一个高尚的女人。”

她慢慢站了起来，但是紧接着她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喊叫，便又坐了下去。

她说：“我一定要说完。在我服刑期满以后，我就开始设法寻找这些信件和日记，因为如果俄国政府得到这些东西，便会释放我的朋友。我知道我的丈夫来到了英国。经过几个月的查访，我终于弄清了他的住址。我知道他仍然保存着这些日记，因为当我还在西伯利亚时，他有一次给我写信，信中责备我时引用的是我日记中的话。我清楚地知道，由于他生性报复心强，他一定不会自愿地把日记交还给我。我必须想办法亲自弄到手。因此，我请了一位私人侦探，他到我丈夫家来做秘书——也就是你的第二个秘书，塞尔吉斯。他来不久便很快走了，他发现文件全收在小柜中，并且取了钥匙样。他不愿意做更多的事，便把这栋房的平面图交给了我，并且告诉我，秘书是在楼上住，上午书房里没有人。所以我后来才鼓起最大的勇气，亲自来拿这些东西，东西拿到了，可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啊！

“我刚刚拿到日记和信件，正要锁上柜子，这时一个青年抓住了我。那天清早我曾在路上遇见过他，我请他告诉我考芮姆教授的住处，可是不知道他是考芮姆雇用的人。”

福尔摩斯说：“是这样的！秘书回来以后告诉了考芮姆，说他遇见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妇女。威洛比在断气之前想要说明：就是他和教授说过的那个女人杀了他。”

这位妇女面部抽搐，好象非常痛苦，并用命令的口吻说：“你让我讲完。这个年轻人倒下去的时候，我闯出书房，走错了门来到我丈夫的房间。他说要告发我。我告诉他：他如果这样做，我不会放过他，他如果把我交给警察，我就把他的事告诉我们的团体。我不是为了自己想活命，而是想要达到我的目的。他知道我说到做到，而他自己的命运又和我的命运互相牵连，只是因为这个原故，他才掩护了我。他把我塞进那个黑暗的角落——只有他自己才知道这个秘密。他让佣人把饭送到屋里，以便分给我一些。我们商量好，只要警察一离开这栋房子，我就乘黑夜偷偷走掉，并且永远不再回来。但是你到底识破了我们的计划。这是我生前最后的话。”她从胸前拿出一个小包。她对福尔摩斯说：“这个小包裹可以救阿列克谢。先生，由于你的荣誉和正义，我把这包裹委托给你，请你把它转交给俄国大使馆。我已尽了我的责任，并且……”

福尔摩斯突然喊道：“挡住她！”他一下子跳到屋子的另一边，从她手中夺下一只小药瓶。

她往床上倒了下去，说：“太晚了！太晚了！我出来……的时候，便吃了药。我头晕。我要死了！先生，我请求你……”

不要忘记……那个小……包裹。”

我们乘车回城时，福尔摩斯说：“这案件很简单，但是也很发人深思。从一开始问题便围绕着夹鼻眼镜。虽然那个青年在临死前幸运地抓到眼镜，但是我那时还不能肯定，我们是否能够解决问题。很清楚，从眼镜深度可以断定，戴眼镜的人近视程度很深，离开眼镜什么事也做不了。霍普金先生，当你让我相信她确实走过一小块草地，而不是故意作假时，你还记得吗，我当时说过，这种做法很不寻常，值得注意。可是实际上我心中认为这完全不可能，除非她还有一副眼镜。所以，我只能认真考虑另一个假设——她呆在这栋房子内。我一看见两个过道完全相似，就想到她很可能走错路，这样她就会走到教授的屋中。我密切地注意一切能够证实这个假设的事情，我仔细地检查这间屋子有没有可以躲藏的地方。地毯是整块的，并且钉得很牢固，所以地板上不会有活门。书柜后面可能有躲藏的地方。你知道，在老式的书房里常有这种结构。我注意到地板上各处都堆满了书，但是书柜却是空的，所以书柜可能是一扇门。我找不到别的证据来证实，但是地毯是暗褐色，所以我抽了很多支那种好烟，把烟灰洒在可疑的书柜前。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办法，但是非常有效。然后我便下楼去了，并且，我已经弄清楚——华生，当时你也在场，而你却没有理解我谈话的目的——考芮姆教授的饭量增加了，这容易使人怀疑他还让另一个人吃饭。然后，我们又上楼去了，我弄翻烟卷盒，以便清楚地看看地毯。从地毯上的烟灰可以知道，在我们离开那里以后，她从躲藏的地方出来过。霍普金，我们已经到了查林十字街，我祝贺你胜利

地结束了这个案件。你一定是去警察总部吧！我和华生要到俄国使馆去，再见，我的朋友。”

失踪的中卫

在贝克街我们常常收到一些内容离奇的电报，这本来是不值一提的。可是，七八年前，在二月一个阴沉沉的早晨收到的那封，却给我印象很深，并且使得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也迷惑了足有一刻钟之久。电报是拍给他的，电文如下：

请等候我。万分不幸。右中卫失踪。明日需要。

欧沃顿

福尔摩斯看了又看，说：“河滨的邮戳，十点三十六分发的。显然欧沃顿先生拍电报时心情很激动，所以电报才语无伦次。我断定等我读完《泰晤士报》，他一定会赶到这里，那时我们就能知道一切了。”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工作不很忙，因此，就是最无关紧要的问题，也同样是受欢迎的。

经验告诉我，无所事事的生活是很可怕的，因为我的朋友头脑过于活跃，如果没有什么事情让他思考，那就很危险。经过我的努力，他停止服用刺激剂，已经有好几年了，因为这种药物曾经一度妨碍他从事他的富有意义的事业。现在，一般情况下福尔摩斯不需要再服用这种人造的刺激剂了。但是，我很明白，他的病症并没有消除，只是潜伏下来了，并且潜

伏得很深，当事情少的时候，还会复发。在那种情况下，我看到过福尔摩斯两眼深陷，面容阴郁，看上去令人莫测高深。所以，不管欧沃顿是什么人，他既然带来了不解之谜，我就是要感谢他，因为风平浪静要比狂风暴雨更使我的朋友感到痛苦。

正如我们所料，发报人紧随电报亲自登门了。他的名片上印着：剑桥，三一学院，西锐利·欧沃顿。走进来的是一位身材魁梧的年轻人，足有十六石重，他宽阔的身体把屋门都堵住了，他的相貌英俊，但是面容憔悴，无神的眼睛缓缓地打量着我们。

“哪位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我的朋友点了点头。

“福尔摩斯先生，我去过苏格兰场，见到了侦探霍普金。他建议我来找您。他说，在他看来，我这个案件由您解决更适当一些，不必找官方侦探。”

“请坐，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吧！”

“福尔摩斯先生，事情真糟，糟糕极了！我的头发都快急白了。高夫利·斯道顿——您听说过这个名字吧？他是全队的灵魂。我宁愿在中卫线上只有斯道顿，不要另外那两个。不论是传球、运球、还是抢球，没人能够赶得上他。他是核心，可以把我们全队带动起来。我怎么办呢？福尔摩斯先生，我来请教您该怎么办。当然有莫尔豪斯替补，他是踢前卫的，但

英国重量名，用来表示体重时，一石等于十四磅，现已废除。——译者

是他总是喜欢挤进去争球，而不是守在边线上。他定位球踢得很好，但是他不会判断情况，而且不善于拼抢，牛津的两员宿将，莫尔顿或约翰逊，可能会死死地缠住他。斯蒂文逊跑得很快，但是他不会在二十五码远的地方踢落地球。而一个中卫既不会踢落地球，又不能踢空球，根本就不配参加比赛。福尔摩斯先生，您若是不帮助我们找到高夫利·斯道顿，我准输了。”

我的朋友神情专注，津津有味地听着。这位客人急切地诉说着，他强壮的手臂不时地拍着自己的膝盖，力求使每句话都得到别人充分的理解。客人的话刚一停下来，福尔摩斯便取出有“S”字母的那一卷资料。从这一卷内容丰富的资料中他没有查到什么。

他说：“有阿瑟·H·斯道顿，一个发了财的年轻的伪造纸币者。有亨利·斯道顿，我协助警察把这个人绞死了。可是高夫利·斯道顿这个名字我以前却没有听说过。”

我们的客人露出惊讶的样子。

他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以为您什么都知道。如果您没有听说过高夫利·斯道顿，您也就不会知道西锐利·欧沃顿了。”

福尔摩斯微笑地摇了摇头。

这位运动员说：“大侦探先生！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比赛中，我的球队是英格兰的第一队。我是大学生队的领队，不过，你不知道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想在英国每个人都知道高夫利·斯道顿。他是最好的中卫，剑桥队、布莱克希斯队和国家队都请他打中卫，而且国家队请了他五次。福尔摩斯先

生，您原来住在英国吗？”

福尔摩斯对这位天真的巨人笑了一笑。

“欧沃顿先生，你的生活范围和我的不一样，你生活在一个更愉快更健康的范围里。我和社会上的各界人士几乎全有接触，可就是和体育界人士没有来往，而业余体育运动是英国最有意义、最有益于健康的事业。您这次意外的光临说明，就是在最讲究规则的户外运动方面，我也有事可做。那么，请你坐下来，慢慢地安静地确切地告诉我们出了什么事，以及你要我怎样帮助你。”

欧沃顿的脸上露出了不耐烦的样子，那种样子正象惯于使用体力而不用脑力的人所常有的那样。他开始给我们一点一点地讲述这个奇怪的故事，他的叙述中有许多重复和模糊之处，我便把它们删去了。

“福尔摩斯先生，事情是这样的。我已经和您说过，我是剑桥大学橄榄球队的领队，高夫利·斯道顿是最好的队员。明天我们和牛津大学比赛。昨天我们来到这里，住在班特莱旅馆。晚上十点钟，我去看了看，所有的队员全休息了，因为我相信严格的训练和充足的睡眠可以保持这个队的良好竞技状态。我看见斯道顿脸色发白，似乎心情很不安。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没有什么，不过有点头疼。我向他道了晚安便走了。半小时后，旅馆服务员对我说有一个长着满脸胡须、衣着简陋的人拿着一封信要找高夫利。高夫利已经上床睡了，所以服务员把信送到他屋子里。谁知他读过信，一下子就瘫倒在椅子上，好象是被谁用斧子砍了似的。服务员很惊讶，要去找我，高夫利阻止了服务员，喝了一点水又振作

起来。然后他走下楼，和在大门里等候的人说了几句话，两个人便一起走出去了。服务员看到的最后情景是他们二人在大街上朝着河滩跑去。今天早上高夫利的房间是空的，没有人睡过，他的东西一点未动，还是象我昨天晚上看到的那样。那个陌生人来找他，他立刻随那人走了，再也没有音信，我想他不会回来了。高夫利是个真正的运动员，他打心眼里喜欢运动，要不是受到什么沉重的打击，他决不会退出比赛，决不会欺骗他的领队。我觉得他是永远回不来了，我们不会再见到他了。”

福尔摩斯很感兴趣地听着他叙述这件怪事。

他问：“你采取什么措施了吗？”

“我打电报给剑桥，问他们是否知道他的消息。回答是没有人看见过他。”

“他能回到剑桥去吗？”

“是的，有一趟晚车——十一点一刻开。”

“可是，按照你的判断，他没有乘这趟火车？”

“是的，没有人看见过他。”

“后来呢？”

“我又打电报给蒙特·詹姆士爵士。”

“为什么给他打呢？”

“高夫利是个孤儿，蒙特·詹姆士是他最近的亲属——大概是他的叔父。”

“这对于解决问题或许会有帮助。蒙特·詹姆士爵士是英国最富有的。”

“我听高夫利这样说过。”

“高夫利是他的近亲？”

“是的，高夫利是继承人，老爵士已经快八十岁了，而且风湿病很重，人们说他可能快要死了。他从来不给高夫利一个先令，他是个地道的守财奴，可是财产早晚都要归高夫利。”

“蒙特·詹姆士爵士那儿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

“如果高夫利去蒙特·詹姆士爵士那儿，他又是为了什么呢？”

“头一天晚上有件事使高夫利心情不安，如果和钱有关，那可能是爵士要把遗产给他。爵士的钱很多，当然就我所知，高夫利得到这笔钱的可能性很小。高夫利不喜欢这个老人。要是他能不去他那儿，他不会去的。”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这样假设吗？如果你的朋友高夫利是到他的亲属蒙特·詹姆士爵士那儿去，你就可以解释那个衣着简陋的人为什么那么晚来，为什么他的来临使得高夫利焦虑不安。”

西锐利·欧沃顿困惑地说：“我解释不了。”

福尔摩斯说：“好吧！今天天气很好，这件事我愿意去侦查一下。我主张不管这个青年情况怎样，你还是要准备参加比赛，正象你所说的，他这样突然离开，一定是有极要紧的事，而且也正是这件要紧的事使他至今不能回来。我们一起步行去旅馆，看看服务员是否能够提供新的情况。”

歇洛克·福尔摩斯是那样循循善诱，使得当事人心情很快就平静了下来。过不多久，我们来到了旅馆，走进斯道顿住过的单人房间。在这里福尔摩斯打听到了服务员所知道的

一切。头一天晚上来的客人既不是一位绅士，也不是一个仆人，而是一个象服务员所说的“穿着不怎么样的家伙”，年纪大约五十岁左右，胡子稀疏，脸色苍白，穿着很朴素。他似乎很激动，拿着信的手在不停地抖动。服务员看到高夫利·斯道顿把那封信塞到口袋里。斯道顿在大厅里没有和这个人握手。他们交谈了几句，服务员只听到“时间”两个字。然后他们便急匆匆地走出去了。那时大厅的挂钟正好十点半。

福尔摩斯坐在斯道顿的床上，说：“我想你值白班，对吗？”

“是的，先生，我十一点下班。”

“值夜班的服务员没有看见什么吗？”

“没有，先生。只有看戏的人回来晚些。再没有别人了。”

“你昨天一整天都在值班吗？”

“是的，先生。”

“有没有邮件一类的东西交给斯道顿先生呢？”

“有的，先生，有一封电报。”

“啊！那很重要。在什么时候？”

“大约六点钟。”

“斯道顿在哪儿收到的电报？”

“就在这间房子里。”

“他拆电报的时候，你在吗？”

“是的，我在这里。我等着看他是不是要回电。”

“那么，他要回电吗？”

“是的，先生，他写了回电。”

“是你去拍的回电吗？”

“他自己去的。”

“但是，他是当你面写的回电吗？”

“是的，先生。我站在门边，他转过身去，在桌子上写的。他写完后对我说：‘好了，服务员。我自己去拍。’”

“他用什么笔写的？”

“铅笔，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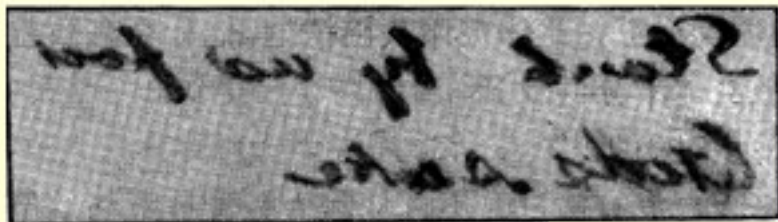
“是不是用了这张桌子上的电报纸？”

“是的，就是原来最上面的那一张。”

福尔摩斯站了起来。他拿起现在在上面的那张电报纸走到窗户旁，仔细地检查上面的痕迹。

他说：“很遗憾，他没有用铅笔写。”然后丢下这张电报纸，失望地耸了一下肩，接着说：“华生，你一定也会想到，字迹会透到第二张纸上的——曾经有人利用这种痕迹破坏了多少美满的婚姻。可是在这张纸上我看不到什么。呵，有了！我看出他是用粗尖的鹅毛笔写的，这样我们准会在吸墨纸上找到一些痕迹。哈，你们瞧，一点儿不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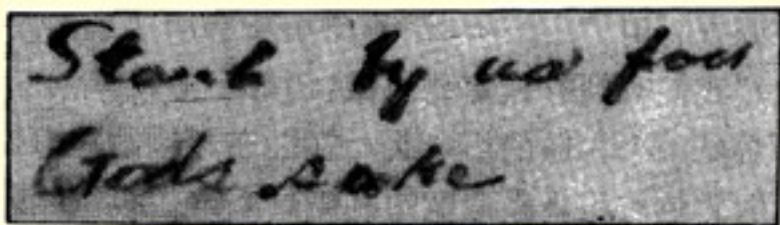
他撕下一条吸墨纸，并把上面的字迹给我们看。字迹如下：



西锐利很激动地喊：“用放大镜看！”

福尔摩斯说：“不必，纸很薄，从反面可以看出写的是什

么。”他把吸墨纸翻过来，我们读到：



（译为：看在上帝的面上支持我们！）

“这就是高夫利·斯道顿在失踪前几小时所拍的电报的最后一句。电报上至少有六个字我们找不到了，可是剩下的这些证明这个青年看到严重的危险将要降临到他身上，并且说明有另外一个人能够保护他。请注意‘我们’！有第三者参与了。除去那个面色苍白、自己也显得十分紧张的大胡子以外，还能是谁呢？那么，高夫利和这个大胡子又是什么关系呢？为了躲避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二人去寻求援助的第三者又是谁呢？我们的调查应当围绕在这些问题上。”

我建议说：“我们只要弄清电报是给谁拍的就好办了。”

“亲爱的华生，是要这样办。你的办法是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也这样想过，可是你要知道，如果去邮局要求看别人的电报底稿，邮局的工作人员可能不会满足你。办这种事需要很多手续，但是，我深信通过一些巧妙的手段可以办到。欧沃顿先生，趁着你在现场，我要看看留在桌子上的那些文件。”

桌子上有一些信件、账单和笔记本等，福尔摩斯迅速而又认真地翻阅着。过了一会儿，他说：“这些东西没有问题。顺便说一下，你的朋友斯道顿身体健康头脑清醒，他什么东

西也不会弄乱。”

“他身体十分健壮。”

“他生过病吗？”

“一天也没有病过。不过他因为胫骨被踢伤躺倒过，还有因为滑倒，膝盖受过伤，可这都不能算是病。”

“也许他不象你想得那样健壮。我想他可能有难以对别人说起的疾病。要是你同意的话，我就拿走这桌子上的一两份材料，以备将来调查时用。”

忽然我们听到有人焦急地喊：“等一下，等一下！”我们抬起头来，看见一个古怪的小老头，颤颤巍巍地站在门口。他穿着已经发白的黑色衣服，戴着宽边礼帽，系着白色宽领带——看上去很土气，就象是殡仪馆的工人。尽管他衣衫褴褛，样子滑稽，但他说话的声音却很清脆，看样子他象是有急事。这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他问：“先生，你是谁？你有什么权力动这些文件呢？”

“我是个私人侦探，我正努力弄清他为什么会失踪。”

“你是侦探？谁请你来的？”

“这位先生，斯道顿的朋友。他是苏格兰场介绍给我的。”

“先生，你是谁呢？”

“我是西锐利·欧沃顿。”

“那么，是你给我拍了一封电报吗？我是蒙特·詹姆士爵士，是乘倍斯瓦特公共汽车急忙赶来的。你已经把事情委托给一位侦探来办了吗？”

“是的，先生。”

“你准备付钱了吗？”

“要是我们能够找到我的朋友高夫利，他无疑是会付钱的。”

“可是如果找不到他呢？你回答这个问题！”

“要是这样，他家准会……”

这个小个子老头儿尖声喊道：“先生，不会有这样的事。不要向我要一个便士——就是一个便士也不给。侦探先生，你明白了吗？这个年轻人只有我这一个亲人。但是，我告诉你，我不负任何责任。就因为我从来不浪费钱，他才有可能得到我的财产，可我还不想让他现在就继承。你随便动了这些文件，我可以告诉你，里面要是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可要负全部责任。”

歇洛克·福尔摩斯说：“先生，就这样吧！同时我要问你，对于这个青年的失踪，你有责任没有？”

“没有，先生。他已经长大了，年纪不小了，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他笨得自己看不住自己，我是完全不负找他的责任的。”

福尔摩斯眨了眨眼睛，用嘲笑的口吻说：“我十分理解您的意图，也许您并不理解我。人们一直认为高夫利·斯道顿是个穷人。他被劫持，那不会是因为他自己有财产。蒙特·詹姆士爵士，你很阔气，你的名声是传播在外的，很可能是一伙强盗为了了解你的住宅、财宝等等情况，而把你的侄子劫走。”

这位使人没有好感的客人面色发白了，正好和他的白色领带相互映衬。

“天啊，真可怕！没想到会有人做这种坏事！世界上竟会

有这种没人性的恶棍！高夫利是个好孩子——一个顽强的孩子。他决不会出卖他叔叔的。我今天晚上就把我的财物送到银行去。侦探先生，我请求你不辞劳苦，一定把他安全地找回来。至于钱吗，五镑、十镑的您尽管找我要。”

这位高贵的吝啬鬼，即便他身上铜臭全无，也不会对我们有半点用处，因为他毫不了解他侄子的生活。我们支走了蒙特·詹姆士爵士。我们唯一的线索全在那份残存的电报上。于是，福尔摩斯拿起一份抄录的残文，去寻找有关的线索。欧沃顿也去找他的队员商量怎么应付这个意外的不幸。

离旅馆不远有个邮电局。我们走到邮电局门口，福尔摩斯说：“华生，可以试一下。当然，如果有证明，我们可以索取存根查对，可是现在弄不到证明。我想邮局很忙，不会记住我们的相貌。我们冒险试一下。”

他对着格栅后面的一位年轻妇女，若无其事地说：“麻烦您一下，昨天我拍的那个电报可能有点错误。因为我没有收到回电，我想怕是忘记在后面写上名字了。请您帮助我查找一下好吗？”

她问：“什么时候拍的？”

“六点过一点。”

“拍给谁的？”

福尔摩斯把一个手指放到嘴唇上，并且看着我，表示不让我说出。然后，他很自信地低声说：“电报上最后的几个字是‘看在上帝的面上支持我们’。我很急于收到回电。”

这位青年妇女抽出一张存根。

她说：“就是这张。上面没有名字。”然后，她把存根平

铺在柜台上。

福尔摩斯说：“怪不得我没有收到回电。哎呀，我太蠢了！早安，女士，谢谢您使我弄清了。”等我们走到街上的时候，福尔摩斯一面搓着手一面格格地笑了。

我问：“怎么样？”

“大有进展。华生，我想了七种可以看到那个电报存根的办法，可是我没想到这样省事，第一次便成功了。”

“你得到了什么情况呢？”

他说：“我知道了从哪儿着手调查。”

他叫了一辆马车，去帝国十字街火车站。

“我们去的地方很远吗？”

“是的，我们必须去一趟剑桥。似乎所有的迹象全和剑桥有关。”

当我们驶过格雷饭店大路的时候，我又问道：“对于斯道顿失踪的原因，你怎样考虑呢？我们办的案子里还没有一个是肇事动机不明的。你并不认为劫持斯道顿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他的阔叔叔的钱吧？”

“亲爱的华生，我承认，我并不那样认为，当时我突然想到这一点，因为这样才能引起那个讨厌的老头子的兴趣。”

“确实只能这样说，不过，你实际上怎样考虑呢？”

“我可以谈几点。我们要看到，事情发生在这场重要比赛的前夕，而且牵涉到一个关系全队胜负的队员。当然，这两个因素可能是巧合，不过倒很有意思。业余比赛是不许打赌的，但是在公众中有些人在场外打赌，就象赛马场的流氓在赛马上下赌注一样。这是一种解释。第二个理由是明摆着的，

这个青年虽然现在没有钱，但他将来确实要继承大笔钱财，扣留他是为了得到赎金，这也是很可能的事。”

“这两种说法全不能解释电报的问题。”

“是的，华生，电报仍然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难题，而且我们也不应当分散注意力。我们去剑桥正是为了弄清打这封电报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怎样侦查现在还不清楚，不过一定要在天黑以前确定下来，或是有个眉目。”

当我们来到古老的大学城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福尔摩斯在火车站叫了一辆马车，让驾驶到莱斯利·阿姆斯昌大夫家中。几分钟后，我们的马车驶进一条繁华的街道，在一栋豪华的房子前面停了下来。一个仆人把我们领了进去，等了很久我们才被引到诊疗室，这位大夫坐在桌子后面。

我不知道莱斯利·阿姆斯昌的名字，这说明我和医学界人士联系得太少了。现在我才知道，他不仅是剑桥大学医学院的负责人之一，而且在不少学科上都造诣很深，是个名扬欧洲的学者。一个人即使不知道他的光辉成就，看到他时也一定会得到很深的印象：方方正正的胖脸庞，浓眉下长着一双阴郁的眼睛，倔强的下巴象是用大理石雕刻出来的。我认为阿姆斯昌大夫是个性格阴沉、头脑敏捷、冷酷无情、能够吃苦、善于自制、而且很难对付的人。他手中拿着我朋友的名片，抬起头来看看，脸上没有一点喜悦的感情。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我听到过你的名字，也了解你的职业——这种职业我是绝对不赞成的。”

我的朋友安详地说：“这样你便在无形中支持了全国的每一个罪犯。”

“您致力于制止犯罪，这会得到社会上每个通情达理的人的协助，不过，我深信官方机构完全可以办好这种事。可是你所做的事，却常常受到非议，你刺探到私人的秘密、家庭的私事，本应遮掩，你却把它宣扬出去，而且你有时打搅比你忙得多的人。例如，现在我应当写论文而不是和你谈话。”

“大夫，你说的也许是对的，可是事实将会证明我们的谈话比你的论文更重要。我可以顺便告诉你，我所做的事和你所指责的完全相反，我们尽力防止私人事件公之于众，可是事情落到警察手中，便必然会宣扬出去。我象是一支非正规的先遣队，走在正规军前面。我来是向你了解高夫利·斯道顿先生的情况。”

“他怎么了？”

“你不认识他吗？”

“他是我的密友。”

“你知道他失踪了吗？”

“真的吗？”看不出大夫肥胖的面孔上有任何表情的变化。

“他昨天夜里离开了旅馆，就再也没有消息。”

“他准会回来的。”

“明天就要举行大学橄榄球比赛。”

“我不喜欢这种孩子们的比赛。我很关心斯道顿的情况，因为我认识他，也喜欢他。我不管什么橄榄球比赛举行还是不举行。”

“我是在调查斯道顿先生的情况，所以请你帮助。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我不知道。”

“昨天以来你没有见到他吗？”

“没有。”

“斯道顿先生身体很健康吗？”

“十分健康。”

“他生过病吗？”

“从来没有过。”

福尔摩斯突然拿出一张单据摆在大夫眼前。“那么，请您解释一下这张十三个畿尼的单据，是斯道顿上月付给剑桥的阿姆斯昌大夫的。我从他桌子上的文件中看到了这张单据。”

大夫气得脸都红了。

“福尔摩斯先生，我觉得没有必要给你解释。”

福尔摩斯把单据又夹在他的笔记本里。他说：“如果你愿意当众解释，你就等着，这一天总会来的。我已经告诉过你，别的侦探必定传扬出去的事，我可以遮掩下来。如果你放聪明一点，那你就应该告诉我一切。”

“我什么也不知道。”

“斯道顿在伦敦给你写过信吗？”

“没有。”

福尔摩斯不耐烦地叹了一口气说：“唉，邮局的事又来了！昨天晚上六点十五分，斯道顿从伦敦给你发来紧急电报，毫无疑问，这个电报和他的失踪有关，可是，你没有收到。邮局太疏忽了！我一定要去邮局责问他们。”

阿姆斯昌大夫突然从桌子后面站起来了，他的黑脸庞由于生气变成了紫红色。

他说：“先生，劳驾，我请你走出去。你可以告诉你的当

事人蒙特·詹姆士爵士，我不愿意和他本人以及他的代理人有什么联系。先生，一句话也不要再说了。”他愤怒地摇了摇铃。“约翰，把这两位先生送出去。”一个肥胖的管家严肃地把我们领出大门。我们到了街上，福尔摩斯笑起来了。

他说：“阿姆斯特昌大夫是个很倔强的人，我看只有他最适合于解决著名的学者莫阿蒂大夫所遗留下来的问题。华生，我们现在困在了这个举目无亲的城镇里，可是不调查完这个案件我们是不能离开的。对着阿姆斯特昌家的那个小旅馆很适合我们住，你去订一间临街的房间，并且买一些晚上需用的东西。我利用这个时间做些调查。”

然而，这些调查所用去的时间，比福尔摩斯原来想的要长得多，一直到晚上九点钟他才回到旅馆。他面色发白，精神沮丧，满身是土，并且又饿又累。摆在桌子上的晚餐已经凉了。他吃过饭，点上烟斗，正要谈谈他幽默的而又富有哲学意味的意见的时候——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他总是这样谈话——马车车轮的声音使他站了起来，我们同时向窗外望去，只见在煤气灯的光亮下，一辆四轮马车，由两匹灰马拉着，停在了大夫的门前。

福尔摩斯说：“马车是六点半出去的，过了三个小时回来，那么可以走十到十二里，他每天出去一次，有时是两次。”

“大夫出诊是经常的事。”

“可是阿姆斯特昌并不是个一般的出诊大夫。他是个讲师和会诊医生，不看一般的病症，看病妨碍他的研究工作。为什么他不厌其烦地去这么远的地方，他找的人又是谁呢？”

“他的马车夫……”

“亲爱的华生，你想不到我最初是要找这个马车夫了解情况吧？也不知道是由于他的下流无耻还是由于他主人的唆使，他竟然无礼地朝着我放出狗来。不管是人还是狗全不喜欢我的样子，不管怎么说吧，事情没办成。关系紧张以后，也就无法进行调查了。我从一个和蔼的本地人那里，打听到一些情况，他就在这个旅馆工作。是他告诉了我关于大夫的生活习惯和他天天出去的情况。我们正说着，马车就到了门前，刚好证明他说的话是对的。”

“你没有跟着马车去看看吗？”

“好极了，华生！你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你一定注意到了，紧挨着我们的旅店有一家自行车铺。我赶快进了自行车铺，租了一辆自行车，幸好马车还没有走远，我拼命用力骑，赶上了马车，始终和它保持着约一百码的距离。我跟着马车的灯光，一直出了城。在乡村的大路上又走了很长一段，这时发生了一件使我尴尬的事。马车突然停住，大夫下了车，他很快地回身走到我停住的地方，并且用讥讽的口吻对我说，他怕道路太窄，会妨碍我的自行车通过。他的话说得很巧妙。我只好超过马车，在大路上又骑了几英里，然后在一个方便的地方停下来，看看马车是否已经不见了。果然马车已经毫无踪影，显然已经拐到我刚才看见的岔路上去了。我往回骑，但还是没有看见马车。现在你看，马车是在我回来之后才到的。当然，本来我没有特别的理由把高夫利的失踪和阿姆斯昌的外出联系起来，侦查阿姆斯昌的外出，只是认为和他有关的事，都值得我们注意。现在我发现他小心提防着是否有人跟踪他，那么他的外出一定很重要。弄不清这件事，我是不会

安心的。”

“我们明天继续跟踪他。”

“我们两人去？事情不是象你想的那样容易。你不熟悉剑桥郡的地理情况吧？这里不容易躲藏。我今天晚上走过的乡村全都很平坦，很整洁，而且我们所跟踪的人，绝不是一个傻子，他今天晚上已经表现得很充分。我给欧沃顿拍了电报，要他往这里回电，告诉我们伦敦有没有新情况。同时，我们专心注意阿姆斯特昌，这个人 是邮局的那位好心肠的妇女使我从存根上知道的。我敢发誓，他一定知道斯道顿在哪里。如果只有他知道，而我们不能设法去弄明白，那就是我们自己的过错。眼下必须承认决定胜负的关键的牌还在他的手中。华生，你是了解的，我办事不习惯半途而废。”

第二天，我们仍然无法解开这个谜，事情毫无进展。早饭后有人送来一封信，福尔摩斯看过以后，微微笑了笑，把信递给了我。

先生：

可以肯定，你们跟踪我是白白浪费时间。你昨天晚上已经发现，我的四轮马车后面有个窗户，所以如果你愿意来回走二十里，那就请便吧。同时我可以告诉你，你窥伺我，这对于高夫利·斯道顿先生不会有什么好处。如果你想帮助他，最好还是回到伦敦去，向你的当事人说，你不能找到他。你在剑桥的时间是要白白浪费掉的。

莱斯利·阿姆斯特昌

福尔摩斯说：“这位大夫是个坦率的、直言不讳的对手。他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一定要弄清再走。”

我说：“他的马车现在就在他门前，他正要上车。我看见他又往上看了看我们的窗户。让我骑车去试试能不能侦查清楚，你看怎么样？”

“你不要去，亲爱的华生，不要去。尽管你很聪明机智，恐怕你不是这个大夫的对手。我想我单独去试探试探或许能够成功。你自己在城内随便走走。如果在寂静的乡村出现两个探头探脑的陌生人，一定会引起对我们不利的谣言。这个著名的城市有一些名胜古迹，你可以去游览游览。我希望傍晚能够给你带来好消息。”

然而我的朋友又一次失败了。他在深夜又疲劳又失望地回到旅馆。

“华生，我今天又白跑了。已经知道大夫去的大致方向，我就在那一带村庄里等候他，我和当地的客栈老板及卖报纸的人们谈了许久。我去了不少地方，契斯特顿、希斯顿、瓦特比契和欧金顿我都去了，可是大失所望。在这样僻静的地方天天出现两匹马拉的四轮马车，是不会被人忽视的。这一次大夫又胜利了。有我的电报吗？”

“有，我拆开了。这样写的：

‘向三一学院的吉瑞姆·狄克逊要庞倍。’

我看不懂这份电报。”

“电报写得很清楚，是我们的朋友欧沃顿拍来的，他回答

了我提出的一个问题。我只要给狄克逊先生写封信，事情一定会好转。顺便问你一下，比赛的事有什么消息吗？”

“本地的晚报今天有详细报道。有一场牛津赢了一分，有两场打平。报道的最后一段是：

‘穿淡蓝色运动衣的球队之所以失利，完全是因为世界第一流的运动员，国际比赛的参加者斯道顿未能出场，大大削弱了全队的实力，前卫线上协作不够，进攻和防守也很薄弱。’”

福尔摩斯：“欧沃斯的预言被证实了。就我个人来说，我和阿姆斯特昌的想法一样，橄榄球不是我份内的事。华生，我们今天要早睡，我敢断定，明天事情一定很多。”

第二天早晨我看到福尔摩斯坐在火炉旁，手里拿着皮下注射的针管，我大吃一惊。一看到兴奋剂我便想到他的体质很差，担心发生什么事。他看到我惊愕的样子，禁不住笑了，把针管放到了桌子上。

“亲爱的朋友，别为我担心。在这种紧急时刻使用兴奋剂不能算做吸毒，反倒是解破这个谜的关键。我的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一针兴奋剂上。我刚刚去侦查了一番，一切全很顺利。华生，好好吃顿早饭，我们今天要追踪阿姆斯特昌大夫。我一跟上他，不追到他的老窝，我是不想吃饭休息的。”

我和福尔摩斯下了楼，来到马厩的院子里，他打开马房门，放出一条猎狗。这条狗又矮又肥，耳朵下垂，黄白相间，既象小猎兔犬又象猎狐犬。

他说：“请你和庞倍互相认识一下。庞倍是当地最著名的追踪猎犬，它跑得非常快，而且是个顽强的追踪者。庞倍，你不要跑得太快。我怕我们俩人赶不上你，所以只好给你的脖子套上皮带。好，庞倍，去吧，今天就看你的了。”

福尔摩斯把狗领到对面大夫家门前。狗到处嗅了一会儿，然后一声尖叫便向大街跑去，我们拉着皮带尽力朝前跑。半小时后，我们已经出了城，飞跑在乡村的大路上。

我问：“福尔摩斯，你打算怎么办？”

“这是个老办法，不过有时很有用。我今天清早到了大夫的庭院里，在马车后轮上洒了一针管的茴香子油，一头猎犬闻到茴香子气味会从那儿一直追到天涯海角，他要想摆脱掉庞倍是不可能的！这大夫真狡猾！前天晚上他就是把车驾到乡村后面甩开了我。”

狗突然从大路转到一条长满野草的小径上，我们走了半英里，来到另一条宽阔的大路上。从这儿向右转弯便通往城里。大路向城南转去，向北转就会回到我们出发的地方。

福尔摩斯说：“这个迂回对于我们是有好处的！难怪向村子里的人打听不出来什么。大夫的这个把戏耍得很好，可是我想要知道他为什么设了这样一个精心的骗局。我们的右面一定是川平顿村了。呀！马车就要拐过来了！华生，快，快，不然我们就要被发现了！”

福尔摩斯拉着不听话的庞倍跳进一座篱笆门，我也随着进去。我们刚刚躲到篱笆下面，马车便咕隆咕隆地驶过去了。我看见阿姆斯特大夫在车里面，他的两肩向前拱着，两手托着头，带着很沮丧的样子。从福尔摩斯那严肃的神情上可以

知道他也看见了。

他说：“我怕我们会发现不幸的事情。我们很快便会弄明白，庞倍，来！到田野里的那间茅屋去！”

显然，我们的旅程已经到了终点。庞倍在茅屋的门外，跑来跑去，并且使劲地叫，在这儿可以看见马车车轮的痕迹。有一条小道通向这座孤零零的农舍。福尔摩斯把狗拴在篱笆上，我们来到屋门前。他敲了敲简陋的屋门，许久没有人回话。可是屋子里并不是没有人居住，因为我们听到里面有低沉的声音，似是一种痛苦的悲泣声，使人感到非常悲伤。福尔摩斯迟疑了一下，然后回头看看刚才穿过的大路。一辆四轮马车正在大路上行驶着，还有一对灰色马，正是大夫的马车。

福尔摩斯喊道：“大夫又回来了。这回问题可以解决了，我们一定要在他来之前，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他推开了门，我们走进门道。低沉的声音显得大了一些，后来变成如泣如诉的呜咽。声音来自楼上。福尔摩斯急忙走上去，我在后面跟着。他推开一扇半掩的门，眼前出现的景象使我们异常吃惊。

一位年轻而又美丽的妇女死在床上。她的面容宁静而苍白，一双无神的蓝眼睛透过乱蓬蓬的金色头发向上瞪着。一个青年男子在床上半坐半跪，他的脸埋在床单里，哭得浑身颤抖。他完全沉浸在悲伤之中，福尔摩斯的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之后，他才抬起头来。

“你是高夫利·斯道顿先生吗？”

“是的，是我，可是你太晚了。她已经死了。”

这个青年悲痛得心神迷乱，没有明白我们根本不是来看

病的大夫。福尔摩斯正要说几句安慰的话，并且说明我们的来历，这时，楼梯上传来了脚步声，阿姆斯昌大夫出现在门旁，他脸上交织着沉痛、严峻和质问的神情。

他说：“先生们，你们终于达到了目的，并且在这样特别不幸的时刻来打搅我们。我不能在死者面前大吵大嚷，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我年轻一点，我绝不会饶过你们这种恶劣的行为。”

我的朋友十分庄重地说：“阿姆斯昌大夫，请原谅。我想我们彼此有点误解。最好请你下楼来，我们可以互相谈谈这件不幸的事情。”

一会儿，这位严厉的大夫随我们来到楼下的起居室。

他说：“先生，说吧！”

“首先，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没有受蒙特·詹姆士爵士的委托，而且在这件事上我是反对这位贵族的。一个人失踪了，我的责任是弄清他的下落。但是一开始侦查，事情超出了我的范围，既然不存在犯罪的问题，我们也就很愿意使流言平息下去而不是扩散。既然这件事没有违法的地方，请相信我会守口如瓶，并且不使新闻界知道。”

阿姆斯昌大夫迅速向前走了几步，握住福尔摩斯的手。

他说：“你是一个好人。我错怪了你。既然你已经知道了这些情况，问题便好解释了。一年以前斯道顿在伦敦住了一个时期，对于房东的女儿产生了强烈的爱情，并且娶了她。她聪明、善良、而且美丽。谁有这样的妻子都会感到幸福。可是高夫利是那个脾气乖戾的贵族的继承人，如果结婚的消息传到他那儿，高夫利一定会失掉继承权。我十分了解这个青

年人，他有许多优点，我很喜欢他。所以，我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不使他失去继承权。我们尽量不让外人知道这件事，因为只要有一个人知道，很快地便会人人都知道。由于这所农舍很偏僻，而且斯道顿很谨慎，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外人知道这件事。他们的秘密只有我和一个忠实的仆人知道。这个仆人到川平顿办事去了。但是他的妻子很不幸，得了重病，一种很厉害的肺病。可怜的斯道顿愁得要疯了，可是他还得要去伦敦参加比赛，因为不去就需要说明理由，这样便会暴露他的秘密。我发电报安慰他，他回电请我尽力帮忙。这就是那封电报。这封电报不知怎的竟会被你看到了，我没告诉他病情有多么危急，因为他在这儿也帮不上忙。但是我把真实病情告诉了病人的父亲，而她父亲不会办事，去告诉了斯道顿。结果是，他象发了疯似地径直离开那里，回来跪在他妻子的床前，一直不动，直到今天上午，死亡结束了他妻子的痛苦。福尔摩斯先生，这是全部情况，我相信你和你的朋友全是言语谨慎的。”

福尔摩斯紧握了一下大夫的手。

我们离开那所充满忧伤的房子，来到冬季的暗淡阳光下。我的朋友缓慢地说：“华生，走吧！”

格兰其庄园

一八九七年冬末一个下霜的早晨，黎明时分，有人推动我的肩膀，我醒来一看原来是福尔摩斯。他手里拿着蜡烛，带着焦急的面容，俯身告诉我发生了一件紧急案子。

他喊道：“快，华生，快！事情十分急迫。什么也不要问，穿上衣服赶快走！”

十分钟后我们乘上马车。马车隆隆地行驶在寂静的街道上，直奔查林十字街火车站。天色已经微微发亮，在伦敦的灰白色晨雾中时而可以朦胧地看到一两个上早班的工人。福尔摩斯裹在厚厚的大衣里一言不发，我也是同样，因为天气很冷，而且我们也没吃早饭。

在火车站上我们喝过热茶，走进车厢找到座位，这时才感到身体逐渐暖和过来。火车是开往肯特郡的，一路上福尔摩斯不停地讲着，我只是听。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封信，大声读道：

肯特，玛尔舍姆，格兰其庄园

下午三点三十分

亲爱的福尔摩斯先生：

我希望你能够立刻协助我解决这桩极特殊的案件。处

理这一类案件正是你的特长。现在除去已把那位夫人放开之外，现场一切东西全未移动，我请求你火速赶来，因为单独留下优斯塔斯爵士是不妥当的。

您的忠实朋友 斯坦莱·霍普金

福尔摩斯说：“霍普金找到现场有七次，每次确实都很需要我的帮助。我想你一定已经把他的案子全收到你的集子里去了，当然我承认你很会选材，这弥补了你叙述不够得力的缺陷。但是你看待一切问题总是从写故事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科学破案的角度，这样就毁坏了这些典型案例的示范性。你把侦破的技巧和细节一笔带过，以便尽情地描写动人心弦的情节，你这样做，只能使读者的感情一时激动，并不能使读者受到教育。”

我有些不高兴地说：“你为什么不自己写呢？”

“亲爱的华生，我是要写的。你知道，目前我很忙，但是我想在我的晚年写一本教科书，要把全部侦查艺术写进去。我们现在要侦查的象是一件谋杀案。”

“这么说你认为优斯塔斯爵士已经死了？”

“我想是这样的。霍普金的信说明他心情相当激动，可是他并不是易动感情的人。我想一定是有人被害，等我们去验尸。如果是自杀，他不会找我们的。信中谈到已把夫人放开，好象是在发生惨案的时候，她被锁在自己的屋中。华生，这个案件是发生在上流社会里，你看信纸的质地很好，上面有E、B两个字母组成的图案做为家徽，出事地点是个风景如画的地方。霍普金不会随便写信的，所以我们今天上午一定够

忙的。凶杀是在昨天夜里十二点以前发生的。”

“你怎么知道呢？”

“算一下火车往来以及办事的时间就可以知道。出事后要找当地的警察，警察还要报告苏格兰场，霍普金要去现场，还要发信找我，这至少需要一整夜。好，齐赛尔贺斯特火车站已经到了，我们这些疑问马上就会得到解决。”

在狭窄的乡村小道上我们匆匆忙忙地走了两英里，来到一座庭园的门前。一个看门的老人走过来，给我们打开了大门，他憔悴的面容证实这里确实发生了不幸的事件。一进富丽堂皇的庭园，就看见两排老榆树，恰好形成一条林荫道，通向一座低矮而宽敞的房屋，正面有帕拉弟奥式的柱子。房屋的中央部分被常春藤覆盖着显得十分古老陈旧，但是从高大的窗户可以看出，这栋房子进行过改建，并且有一侧完全是新建的。年轻机智的霍普金正站在门道里迎接我们，看样子显得很焦急。

“福尔摩斯先生，华生大夫，你们来了我真高兴。不是情况紧急，我是不会如此冒昧的。现在夫人已经苏醒过来，她把事情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要做的事不多了。你还记得路易珊姆那伙强盗吗？”

“怎么，就是那三个姓阮达尔的吗？”

“是的，父亲和两个儿子。毫无疑问是他们干的。两周以前他们在西顿汉姆做了案，有人发现后报告了我们。这么快就又害了人，真是残酷，一定是他们干的。一定要把他们绞

死！”

“那么优斯塔斯爵士死了？”

“是的，他的头部被通条打破了。”

“车夫在路上告诉我，爵士的姓名是优斯塔斯·布莱肯斯特尔。”

“不错。他是肯特郡最大的富翁。夫人正在盥洗室，真可怜，她遭遇了这样可怕的事，我刚一看见她的时候，她简直象是个半死的人。你最好见见她，听她给你们叙述一下。然后我们再一起去餐厅查看。”

布莱肯斯特尔夫人是个很不平常的人，象她这样仪态优美、风度高雅、容貌美丽的女人我还很少看到。她有白皙的皮肤、金黄色的头发、深蓝色的眼睛，加上她那秀丽的面容，真可谓天姿国色。可是这桩不幸的事件使她神情阴郁，脸色憔悴。她的一只眼睛红肿，可以看出，她不仅忍受着精神上的、而且还忍受着肉体上的痛苦。她的女仆——一个神色严厉的高个子妇女，正用稀释了的醋不停地给她冲洗眼睛。夫人疲惫地躺在睡椅上。我刚一进屋就看出，她那灵敏的、富有观察力的目光以及脸上的机警的神情表明：她的智慧和勇气并没有被这桩惨案所动摇。她穿着蓝白相间的宽大的晨服，身旁还放着一件镶有白色金属片的黑色餐服。

她厌倦地说：“霍普金先生，所发生的事情我已经都告诉你了。你能不能替我重复一遍呢？不过，如果你认为有必要的话，我就再讲一次。他们去过餐厅了吗？”

“我想还是让他们先听夫人讲讲为好。”

“既然如此，我就再重复一遍，我一想到餐厅里的尸体，

就感到非常恐怖。”她浑身颤抖，抬起手来挡住脸，这时宽大晨服袖口向下滑动，露出她的前臂。福尔摩斯惊讶地喊道：“夫人，您受伤不止一处！这是怎么一回事？”我看见夫人那洁白的、圆圆的前臂上露出两块红肿的伤痕。她匆忙地用衣服把它盖住。并且说道：“没有什么。这和夜里的惨案没有关系。你和你的朋友都请坐，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们。

“我是优斯塔斯·布莱肯斯特尔的妻子。我结婚已经有一年了。我们的婚姻是不幸的，我想没有必要掩盖这一点。即使我想否认，我的邻居们也会告诉你的。对于婚后双方的关系，也许我也应负一部分责任。我是在澳大利亚南部比较自由、不很守旧的环境中长大的，这里拘谨的、讲究礼节的英国式生活不合我的口味。不过主要的原因是由另外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引起的，那就是：布莱肯斯特尔爵士已经嗜酒成癖，和这样的人在一起，哪怕是一小时，也会使人感到烦恼。把一个活泼伶俐的妇女整日整夜地拴在他身边，你能想象出这是多么无法忍受的事吗？谁要是认为这样的婚姻不能解除那简直就是犯罪，是亵渎神圣，是败坏道德。你们荒谬的法律会给英国带来一场灾难，上帝是会制止一切不义行为的。”她从睡椅上坐直身子，两颊涨红，她的眼睛从青肿的眼眶里发出愤怒的光芒。那个神色严厉的女仆有力而又温和地把夫人的头部放回到靠垫上，她愤怒的高亢的说话声渐渐变成了激动的呜咽。停了一会儿她继续说：

“昨天夜里，所有的仆人全象往常一样睡在这所房子新建的那一边。这栋房子正中部分包括起居室、它后面的厨房以及我们楼上的卧室。我的女仆梯芮萨住在我卧室上面的阁楼。

这个正中部分没有别人住，无论什么声音都不会传到新建的一侧惊醒仆人们。这些情况强盗们一定都知道，否则他们决不会这样肆无忌惮。

“优斯塔斯爵士大约十点半休息。那时仆人们都已经回到他们自己的屋子。只有我的女仆还没有睡，她在阁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听候吩咐。在我上楼前总要亲自去各处看看是不是一切都收拾妥当了，这是我的习惯，因为优斯塔斯是靠不住的。我总是先到厨房、食品室、猎枪室、弹子房、客厅，最后到餐厅。我走到餐厅的窗户前，窗户上还挂着厚窗帘，我忽地感到一阵风吹到脸上，这才看到窗户还开着。我把窗帘向旁边一掀，呵，迎面竟站着一个宽肩膀的壮年人，他象是刚刚走进屋里。餐厅的窗户是高大的法国式的窗户，也可以当作通到草坪的门。当时我手中拿着我卧室里的蜡烛台，借着蜡烛的微光，我看见这个人背后，还有两个人正要进来。我吓得退后了一步，这个人立即向我扑来。他先抓住我的手腕，然后又卡住我的脖子。我正要开口喊，他的拳头便狠狠地打在我的眼睛上，把我打倒在地。我一定是昏过去了好几分钟，因为等我苏醒过来的时候，看见他们已经把叫佣人的铃绳弄断，把我紧紧地缚在餐桌一头的一把橡木椅子上。我全身被缚得很牢，一点也动不了，嘴里塞着手绢，喊不出声。正在这时我倒霉的丈夫来到餐厅。显然他是听到了一些可疑的声音，所以他是有所准备的。他穿着睡衣和睡裤，手里拿着他喜欢用的黑刺李木棍。他冲向强盗，可是那个年纪较大的早已蹲下身子从炉栅上拿起了通条，当爵士走过的时候，他凶猛地向着爵士头上打去。爵士呻吟一声便倒下了，再也未动一动。

我又一次昏过去，我失去知觉的时间大概还是几分钟。我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他们从餐具柜里把刀叉拿出，还拿了一瓶酒，每人手中有个玻璃杯。我已经说过，一个强盗年纪较大有胡子，其他两个是尚未成年的孩子。他们可能是一家人——父亲带着两个儿子。他们在一起耳语了一会儿，然后走过来看看是否已把我缚紧。后来，他们出去了，并且随手关上了窗户。又过了足足一刻钟我才把手绢从口里弄出去，这时我喊叫女仆来解开我。其他的仆人们也听到了，我们找来警察，警察又立即和伦敦联系。先生们，我知道的就是这些，我希望以后不要让我再重复这段痛苦的经历了。”

霍普金问：“福尔摩斯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福尔摩斯说：“我不想再使布莱肯斯特尔夫夫人感到不耐烦，也不想再耽误她的时间了。”然后他对女仆说：“在我去餐厅以前，希望你讲讲你看到的情况。”

她说：“这三个人还没有走进屋子，我就已经看见他们了。当时我正坐在我卧室的窗户旁，在月光下我看到大门那儿有三个人，但是那时我没有把这当回事。过了一个多小时以后，我听见女主人的喊声，才跑下楼去，看见这可怜的人儿。正象她自己所说的那样，爵士倒在地板上，他的血和脑浆溅了满屋子。我想这些事使她吓昏过去，她被绑在那儿，衣服上溅了许多血点。要不是这位澳大利亚阿得雷德港的玛丽·弗莱泽女士，也就是这位格兰其庄园的布莱肯斯特尔夫夫人变得性格坚强，那她一定会失掉生活的勇气了。先生们，你们询问她的时间已经够长的了，现在她该回到自己的屋里，好好地休息一会儿了。”

这个瘦削的女仆象母亲般温柔地把她的手搭在女主人肩上，把她领走了。

霍普金说：“她俩一直在一起。这位夫人是由她从小照料大的，十八个月前夫人离开澳大利亚，她也随同来到了英国。她的名字叫梯芮萨·瑞特，这种女仆现在没处找了。福尔摩斯先生，请从这边走。”

福尔摩斯表情丰富的脸上，原来那种浓厚的兴致已经消失了，我知道这是由于案情并不复杂，丧失了它的吸引力。看来事情只剩下逮捕罪犯，而逮捕一般罪犯又何必麻烦他呢？此刻我的朋友眼睛中流露出的烦恼，正象一个学识渊博的专家被请去看病，却发现患者只是一般疾病时所感到的那种烦恼。不过格兰其庄园的餐厅倒是景象奇异，足以引起福尔摩斯的重视，并且能够再度激起他那渐渐消失的兴趣。

这间餐厅又高又大，屋顶的橡木天花板上刻满了花纹，四周的墙壁上画着一排排的鹿头和古代武器，墙壁下端有橡木嵌板。门的对面是刚才谈过的高大的法国式窗户，其右侧有三扇小窗户，冬季的微弱阳光从这里射进来，其左侧有个很大很深的壁炉，上面是又大又厚的壁炉架。壁炉旁有把沉重的橡木椅子，两边有扶手，下面有横木。椅子的花棱上系着一根紫红色的绳子，绳子从椅子的两边穿过连到下面的横木上。在释放这位妇人的时候，绳子被解开了，但是打的结子仍然留在绳子上。这些细节只是后来我们才注意到，因为我们的注意力完全被躺在壁炉前虎皮地毯上的尸体吸引住了。

一眼看上去，死者大约四十岁，体格魁梧，身材高大。他仰卧在地上，又短又黑的胡须中露出毗着的白牙。他两手握

拳放在头前，一根短粗的黑刺李木棍横放在他的两手上。他面色黝黑，鹰钩鼻，本来相貌倒还英俊，而现在却是面孔歪曲，狰狞可怖。显然他是在床上听到声音的，因为他穿着华丽的绣花睡衣，裤腿下露出来一双光着的脚。他的头部伤得很重，屋子里到处都溅满鲜血，可见他所受到的那致命的一击是非常凶狠的。他身旁放着那根很粗的通条，猛烈的撞击已经使它折弯。福尔摩斯检查了通条和尸首。

然后他说道：“这个上了年纪的阮达尔，一定是个很有力气的人。”

霍普金说：“正是这样。我有关于他的一些材料，他是个很粗暴的家伙。”

“我们要想抓到他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一点也不困难。我们一直在追查他的去向，以前有人说他去了美国。既然我们知道这伙人还在英国，我相信他们肯定逃不掉。每个港口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傍晚以前我们要悬赏缉拿他们。不过使我感到奇怪的是，既然他们知道夫人能够说出他们的外貌，并且我们也能认出他们，为什么他们还会做出这种蠢事？”

“人们会认为，为了灭口，这伙强盗准会把布莱肯斯特尔夫人弄死。”

我提醒他说：“他们也许没有料到夫人昏过去后一会儿就又苏醒了。”

“那倒很有可能。如果他们以为她当时完全失去了知觉，那他们也许不会要她的命。霍普金，关于这个爵士有什么情况吗？我好象听到过有关他的一些怪事。”

“他清醒的时候心地善良,但是等他醉了或是半醉的时候就成了个地道的恶魔。我说他半醉,因为他烂醉如泥的时候倒不多。他一醉就象着了魔,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尽管他有钱又有势,不过据我所知,社交活动他很少参加。听说他把狗浸在煤油里,然后用火烧,而且狗是夫人的,这件事费了很大劲儿才平息下来。还有一次他把水瓶向女仆梯芮萨·瑞特扔去,这也惹起了一场风波。我们两人私下里说,总而言之,这个家没有他倒好。你在看什么?”

福尔摩斯跪在地上,仔细观察缚过夫人的那根红绳子上的结子,然后又细心地检查强盗拉断了的那一头绳子。

他说:“绳子往下一拉,厨房的铃声应该是很响的。”

“没人听得到。厨房在这栋房子的后面。”

“这个情况强盗怎么会知道的呢?他怎么敢不顾一切地拉这根铃绳呢?”

“福尔摩斯先生,你说得很对。这个问题,我也反复地考虑过。强盗一定很熟悉这栋房子,熟悉这里的习惯。他肯定知道仆人们睡觉较早,知道没人能听到厨房的铃声。所以他准和某个仆人有勾结。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仆人有八个,而且全都行为端正。”

福尔摩斯说:“如果每个仆人的情况都基本一样,那就要怀疑主人向她头上扔过水瓶的那个。可是这样就会怀疑到那个女仆所忠心服侍的女主人身上。不过这一点是次要的,你抓到阮达尔以后弄清同谋大概就不难了。夫人所讲的情况需要证实,我们可以通过现场的实物来证实。”他走到窗前,打开那扇法国式的窗户,看了一眼说:“窗户下的地面很硬,这

里不会有什么痕迹。壁炉架上的蜡烛是点过的。”

“对，他们是借着这些蜡烛和夫人卧室的蜡烛光亮走出去的。”

“他们拿走了什么东西？”

“拿的东西不多，只从餐具柜里拿走了六个盘子。布莱肯斯特尔夫人认为优斯塔斯爵士的死使强盗们惊慌失措，所以来不及抢劫，不然的话，他们一定会把这栋房子劫掠一空。”

“这样解释很有道理。据说他们喝了点儿酒。”

“那一定是为了镇定神经。”

“正是。餐具柜上的三个玻璃杯大概没有移动吧？”

“没有动，还象原来那样放着。”

“我们看看。喂，这是什么？”

三个杯子并排在一起，每个杯子都装过酒，其中一个杯子里还有葡萄酒的渣滓。酒瓶靠近酒杯，里面还有大半瓶酒，旁边放着一个长长的肮脏的软木塞。瓶塞的式样和瓶上的尘土说明杀人犯喝的不是一般的酒。

福尔摩斯的态度突然有了改变。他的表情不再那样淡漠，我看见他炯炯有神的双眼迸射出智慧和兴奋的光芒。他拿起软木塞，认真地察看着。

他问：“他们怎样拔出这瓶塞的？”

霍普金指了指半开的抽屉。抽屉里放着几条餐巾和一把大的拔塞钻。

“布莱肯斯特尔夫人说没说用拔塞钻的事？”

“没说，想必是这伙强盗开酒瓶的时候，她已经失去了知觉。”

“实际上他们没有用拔塞钻。用的可能是小刀上带的螺旋，这个螺旋不会超过一英寸半长。仔细观察软木塞的上部可以看出，螺旋插了三次才拔出软木塞。其实用拔塞钻卡住瓶塞，一下便能拔出来。你抓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会弄清他身上有把多用小刀。”

“分析得太妙了！”霍普金说。

“可是这些玻璃杯意味着什么，我不清楚。布莱肯斯特尔夫夫人确实看见这三个人喝酒了，是不是？”

“是的，这一点她记得很清楚。”

“那么，这个情况就说到这儿。还有什么可说的吗？可是，霍普金，你要承认，这三个玻璃杯很特别。怎么？你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那好，不管它了。可能一个人有些专门知识和能力，便不愿意采取就在手头的简单解释，而要去寻求复杂的答案。当然，玻璃杯的事也可能是偶然的。好，霍普金，再见吧！我看我帮不了你的忙了，对你说来，好象案子已经很清楚。抓到阮达尔或是有什么新的情况，请你告诉我。我相信你很快就会顺利地结束这个案件。华生，走吧，我想我们到家可以好好地做点事。”

回家的路上，我看到福尔摩斯脸上带着困惑不解的神情。时而他努力驱散疑团，豁然畅谈；时而疑窦丛生，双眉紧皱，目光茫然；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又回到了格兰其庄园堂皇的餐厅。正当我们的火车从一个郊区小站缓缓地开动的时候，他却突如其来地跳到站台上，而且随手把我也拉下了火车。

火车转过弯完全消失了，他说：“好朋友，请原谅，让你感到突然，因为我心里忽然产生一个念头，华生，不管怎么

样，这个案子我不能不管。我的本能迫使我这样做。事情颠倒了，全颠倒了，我敢说是颠倒了。可是夫人说的话无懈可击，女仆的证明又很充分，就连细节也相当准确。哪些是我不同意的呢？三个酒杯，就是那三个酒杯。如果我没把事情看成理所当然，没有被编造的事实搅乱我的思想，如果我这时再去察看一切，是不是会得到更多的实证呢？我相信一定会的。华生，我们坐在这条凳子上等候去齐塞尔贺斯特的火车吧。我现在告诉你我的证据，不过你先要从心里排除这种想法，即认为女仆和女主人所说的一切都必然是真实的。万万不能让这位夫人讨人喜欢的性格影响你的判断力。

“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夫人讲的话里有些细节是可以引起我们的怀疑的。那些强盗们两周以前已经在西顿汉姆闹得不象样子了。他们的活动和外貌已经登在报纸上，所以谁想要编造一个有强盗的事，当然就会想到他们。事实上，已经弄到一大笔钱财的强盗往往都是想要安安静静地享受一下，而不会轻易再去冒险。另外，强盗们一般不会那么早地去打劫，也不会用打伤一位妇女的办法来阻止她喊叫，事实上，打她，她会更用力地喊叫。另外，如果强盗人数多，足以对付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一般不会杀人。还有，他们一般都很贪婪，能拿的东西，都会拿走，不会只拿一点。最后一点，强盗们喝酒一般都是喝得净光，不会剩下大半瓶。华生，有这么多不一般的事，你的看法怎样呢？”

“这些事加到一起，意义当然很大，可是每件事就其本身来说又是有可能的。我看最奇怪的是竟会把夫人绑在椅子上。”

“这一点我还没完全弄清。华生，显然应该是他们或者杀了她，或者把她弄到看不见他们逃跑的地方。但是，不管怎样说，这位夫人所讲的话并不全是事实。此外，还有酒杯的问题。”

“酒杯又怎么样呢？”

“酒杯的情况你弄清了吗？”

“我弄得很清楚。”

“说是有三个人用杯子喝酒。你觉得这可能吗？”

“为什么不可能？三个杯子全沾了酒。”

“是的，可是只有一个杯子里有渣滓。你注意到这一点没有？你是怎么看的呢？”

“倒酒时最后一杯很可能是有渣滓的。”

“不对。酒瓶是盛满酒的，所以不能想象前两杯很清，第三杯很浊。有两种解释，只有两种。一种是：倒满了第二个杯子以后，用力地摇动了酒瓶，所以第三杯有渣滓。但是这好象不太可能。对，肯定是不可能的。”

“那么你又怎样解释呢？”

“只用了两个杯子，两个杯子的渣滓都倒在第三个杯子里，所以产生了假象，好象有三个人在那儿喝酒。这样，所有的渣滓不是都在第三个杯子里了吗？对，我想一定是这样的。如果对于这个小小的细节我碰巧做出了符合事实的解释，那么这就是说夫人和她的女仆故意对我们撒谎，她们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能相信，于是，这个案件立刻变成一件很不寻常的案子。她们掩护罪犯一定有重大的理由，因此我们不能依靠她们，这就得全凭我们自己设法弄清当时的情况。这也就

是我目前的打算。华生，去西顿汉姆的火车来了。”

格兰其庄园的人们对于我们的返回感到非常惊讶。斯坦莱·霍普金已经去总部汇报，所以福尔摩斯走进餐厅，从里面锁上门，认真仔细地检查了两个小时。结果为他由逻辑推理所得出的正确结论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他坐在一个角落里仔细观察着，好象一个学生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教授的示范动作。我跟随着他，进行细致入微的检查。窗户、窗帘、地毯、椅子、绳子，逐个地仔细查看，认真思考。爵士的尸体已经移走，其余的一切仍是我们早上见到的那样。最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福尔摩斯竟然爬到坚固的壁炉架上。那根断了的仅剩下几英寸的红色绳头仍然连在一根铁丝上，正高高地悬在他头上。他仰着头朝绳头看了好一会儿，为了离绳头更近，他一条腿跪在墙上的一个木托座上。这使他和那根断了的绳子只离几英寸远了，可是引起他注意的好象不是绳子而是托座本身。后来，他满意地跳了下来。

他说：“华生，行了，我们的案子解决了，这是我们的故事集里最特殊的一个案件。咳，我多迟钝呵，几乎犯了最严重的错误！现在除了几点细节还不太清楚外，事情的全部过程已经清晰完整了。”

“你弄清哪些人是罪犯了？”

“华生老兄，只有一个罪犯，但是是个非常难对付的人。他健壮得象头狮子——他一下能把通条打弯。他身高六英尺三英寸，灵活得象只松鼠，他的手很灵巧，还有头脑也非常聪明，因为这整个巧妙的故事是他编造的。我们遇到的是这个特殊人物的精心杰作。可是在铃绳上却露出了破绽，铃绳

本来不应该显出破绽的。”

“怎么一回事呢？”

“华生，如果你想把铃绳拉下来，你认为绳子应当从哪儿断呢？当然是在和铁丝相接的地方。为什么这根绳子在离铁丝三英寸的地方断了呢？”

“因为那儿磨损了？”

“对。我们能够检查的这一头是磨损了的。这个人很狡猾，用刀子故意磨损绳子的一头。可是另外一头没有磨损。从这里你看不清，但是从壁炉架上看，那一头切得很齐，没有任何磨损的痕迹。你可以想出原来是怎么一回事。这个人需要一根绳子，可是怕铃一响发出警报，所以他不把绳子拉断。他怎么办呢？他跳上壁炉架，还是够不到，于是又把一条腿跪在托座上——托座上的尘土有痕迹——于是拿出他的小刀切断绳子。我够不着那个地方，至少还差三英寸，因此我推测出他比我高三英寸。你看橡木椅子座上的痕迹！那是什么？”

“血。”

“确实是血。这一点表明夫人的谎言不值一驳。强盗行凶的时候，她若是坐在椅子上，那么血迹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一定是她丈夫死后她才坐到椅子上的。我敢保证，那件黑色衣服也有同样的痕迹。华生，我们并没有失败，而是胜利了，是以失败开始，以胜利告终。我要和保姆梯芮萨谈几句话。为了得到我们所需要的情况，我们谈话时一定要加倍小心。”

严厉的澳大利亚保姆梯芮萨很引人注目，她沉默寡言，秉性多疑，而且没有礼貌。福尔摩斯对她态度友好，温和地倾听着她的叙述，过了一阵，终于赢得了她的信任。她没有掩

盖她对于已死的主人的痛恨。

“是的，先生，他对准我扔过水瓶。有一次我听见他骂女主人，我跟他说要是女主人的兄弟在这儿的话，他就不敢骂了。所以他就拿起水瓶向我扔过来。要不是我的女主人拦阻他，说不定他要接连扔上十几次。他总是虐待女主人，而女主人却顾全面子不愿吵闹。并且夫人不愿告诉我她怎样受到虐待。你今天早上看到夫人手臂上有伤痕，这些夫人是不肯和我说的，可是我知道那是别针扎的。这个可恶的魔鬼！这个人已经死了，我还是这样说他，上帝宽恕我吧！我们初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非常和蔼可亲，可那是十八个月以前的事，我们两人都感到象是过了十八年似的。那时女主人刚到伦敦。以前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家，那是她第一次出外旅行。爵士用他的封号、金钱和虚伪的伦敦气派赢得了女主人的欢心。女主人走错了路，受到了惩罚，真是够她受的。到伦敦后的第二个月，我们就遇见了他。我们六月到的，那就是七月遇见的。他们去年正月结了婚。呵，她又下楼到起居室来了，她准会见你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提过多的问题，因为这一切已经够她难受的了。”

女仆和我们一起走进起居室。布莱肯斯特尔夫人仍然靠在那张睡椅上，精神显得好了一些。女仆又开始给女主人热敷青肿的眼睛。

夫人说：“我希望你不是再次来盘问我。”

福尔摩斯很温和地说：“不是的。布莱肯斯特尔夫人，我不会给你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苦恼。我的愿望是让你安静，因为我知道你已经遭受了很多的痛苦。如果你愿意把我当做朋

友一样地信任我，事实将会证明我不会辜负你的诚意。”

“你要我做什么呢？”

“告诉我真实的情况。”

“福尔摩斯先生！”

“布莱肯斯特尔夫人，掩盖是没有用的。你也许听过我的小小的名声。我用我的名誉担保，你所讲的完全是编造出来的。”

布莱肯斯特尔夫人和女仆一起凝视着福尔摩斯，夫人脸色苍白，双眼流露出恐惧的目光。

梯芮萨喊道：“你是个无耻的家伙！你是不是说我的女主人撒谎了？”

福尔摩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没有什么要和我说的了吗？”

“我全说了。”

“布莱肯斯特尔夫人，再想一想。坦率一些不是更好吗？”

隔了一会儿，夫人美丽的脸庞上露出了犹豫不决的神色，继而是一种坚决的表示，最后，她重新陷入了一种呆滞的神态。她茫然地说：

“我知道的都说了。”

福尔摩斯拿起他的帽子，耸了耸肩说：“对不起。”我们再也没有说什么，便走出了这间起居室，离开了这栋房子。庭院中有个水池，我的朋友向水池走去。水池已经完全冻住了，但是为了养活一只天鹅，冰面上打了一个洞。福尔摩斯注视了一下水池，便继续往前走到大门。他在门房里匆忙地给霍普金写了一封短笺，交给了看门人。

他说：“事情也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是为了证明我们第二次不是白来，我们一定要帮霍普金做点事情。现在我还不能告诉他我们要做什么。我看现在我们应该到阿得雷德——南安普敦航线的海运公司的办公室去，这个公司大概是在波尔莫尔街的尽头。英国通往南澳大利亚还有另外一条航线，不过，我们还是先去这家较大的公司。”

公司经理见到福尔摩斯的名片以后，立即会见了我们，福尔摩斯很快地得到了他所需要的情况。一八九五年六月只有一条航船到了英国港口。这条船叫“直布罗陀磐石”号，是这家公司最大最好的船只。查阅了旅客名单，发现了阿得雷德的弗莱泽女士和女仆的名字。现在这只船正要开往南澳大利亚，在苏伊士运河以南的某个地方。它和一八九五年比较基本没有变化，只有一个变动——大副杰克·克洛克已被任命为新造的“巴斯磐石”号船的船长，这只船过两天要从南安普敦开航。船长住在西顿汉姆，他可能过一会儿来公司接受指示，如果我们愿意等，可以见到他。

福尔摩斯先生并不想见他，但是想了解他过去的表现和品行。

经理认为他的工作表现是完美无瑕的。船上没有一个官员能够比得上他。至于为人方面，他也是可靠的。但是下船以后，却是一个粗野、冒失的家伙，性情急躁，容易激动，然而他忠实，诚恳，热心肠。福尔摩斯了解到主要的情况后，我们就离开了阿得雷德——南安普敦海运公司，乘马车来到苏格兰场。可是他没有进去，却坐在马车里，皱着眉头沉思。过了一会儿，他叫马车夫驾车到查林十字街的电报局，拍了一

份电报，然后我们就回到贝克街。

我们走进屋子以后，他说：“华生，不，我不能这样做。传票一发出便无法搭救他了。曾经有一两次，我深深意识到，由于我查出罪犯而造成的害处要比犯罪事件本身所造成的害处更大。我现在已经懂得需要谨慎，我最好是哄骗一下英国的法律，而不要哄骗我的良心。我们先要了解更多的情况，然后再行动。”

快到傍晚的时候，霍普金来了。他的事情进行得不够顺利。

“福尔摩斯先生，我看你真是个魔术师。我有时候认为你有神仙一样的能力。你怎么会知道丢失的银器在水池底下呢？”

“我并不知道。”

“但是你让我检查水池。”

“你找到这些银器了？”

“找到了。”

“我很高兴帮助了你。”

“可是，你并没有帮助我。你使得事情更困难了。偷了银器又丢到附近的水池里，这是什么强盗呢？”

“这种行为当然是很古怪的。我只是想：不需要银器而偷了银器的人，也就是为了制造骗局而偷的人，一定急于丢掉银器。”

“为什么你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呢？”

“我不过是想可能如此。强盗们从窗户那里出来以后，看到眼前有个水池，水池的冰面上还有一个洞，藏在这里不是

最好吗？”

斯坦莱·霍普金高声说：“啊，藏东西的最好的地方！是的，是的，我全都明白了！那时天色还早，街上有人，他们拿着银器怕被人看见，所以他们把银器沉到水池里，打算没有人的时候回来再拿。这个解释很恰当，福尔摩斯先生，比你的有关骗局的说法要好。”

“是的，你的解释很好。无疑，我的想法是不着边际的，但是，你必须承认他们再也找不到这些银器了。”

“是的，先生，是的。不过这都归功于你。可是，我却受到很大挫折。”

“挫折？”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阮达尔一伙强盗今天上午在纽约被捕。”

“哎呀，霍普金！这当然和你的说法——他们昨天夜里在肯特郡杀人，不一致了。”

“正是这样，完全不相符合。不过，除去阮达尔们，还有别的三个一伙的强盗，或者也许是警察还未听说过的新强盗。”

“是的，这是完全可能的。你打算怎么办呢？”

“福尔摩斯先生，我要是不把案子弄个水落石出，我是不安心的。你有什么启发给我吗？”

“我已经告诉你了。”

“是什么呢？”

“我提出那是个骗局。”

“为什么是个骗局，福尔摩斯先生，为什么？”

“当然，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我只不过给你提出这个看法。你也许会觉得这种看法有些道理。你不留下来吃饭了？那好，再见吧，请告诉我们你的进展情况。”

吃过晚饭，收拾了桌子，福尔摩斯又谈到这个案子。他点上了烟斗，换上拖鞋，把脚放到燃得很旺的壁炉前。突然他看了一下表。

“华生，我想事态会有新的发展。”

“什么时候？”

“就是现在，几分钟之内。我猜想你一定认为我刚才对待霍普金态度不好。”

“我相信你的判断。”

“华生，你的回答太妙了。你应该这样看，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是属于非官方的，他所了解到的是属于官方的。我有权利做出个人的判断，可是他没有。他要把他知道的一切全说出去，不然的话，他就不忠于职守。在一个还没有定论的案子里，我不想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所以我保留我所了解到的情况，直到我的看法确定以后再说。”

“什么时候确定呢？”

“时候已经到了。现在请你看这场奇怪的戏剧的最后一幕。”

刚一听到楼梯上有声音，我们的屋门就被打开了，进来的是一个最标准的青年男子。他的个子很高，长着金黄色的胡须，深蓝色的眼睛，皮肤带着受过热带太阳照射的那种颜色，步伐是那样敏捷，这足以说明他不但身体强壮而且非常灵活。他随手关好门，就站在那里，两手握成拳，胸膛一起

一伏，努力压制着心中难以控制的感情。

“请坐，船长克洛克。你收到我的电报了吧？”

我们的客人坐到一把扶手椅上，用疑问的眼光逐个望着我们。

“我收到了你的电报，并且按照你的要求准时来了。我听说你去过办公室。我是无法逃脱了。先说最坏的事吧！你打算把我怎么办？逮捕我？你说啊！你不能坐在那儿和我玩猫捉老鼠的把戏啊！”

福尔摩斯说：“给他一支雪茄。克洛克船长，抽抽烟，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如果我把你当成罪犯，我就不会坐在这儿和你一起抽烟了，这一点你要相信。坦率地把一切都告诉我，我们可以想些办法。和我耍花招，我便要使你毁灭。”

“你想要我做什么呢？”

“对我老老实实在地讲讲昨天晚上格兰其庄园出的事——我提醒你，老老实实在地、什么也不加什么也不减地讲出来。我已经了解到了很多，如果你有半点隐瞒，我就要到窗口吹警哨，那时我就再也管不了你了。”

这位水手想了一会儿，然后用黧黑的手拍了一下腿。

他喊道：“看我的运气吧！我相信你是言行一致、守信用的人，我告诉你整个经过。但是有一点我要先说清楚：涉及到我自己，我什么也不后悔，也不害怕，我可以再做一遍这种事，并且以此自豪。那个该死的家伙，他有几条命，我就弄死他几次！但是，涉及夫人，玛丽——玛丽·弗莱泽，我不愿意用夫人这个可诅咒的名字称呼她。为了她，我愿意付出我的生命来换取她美丽的一笑。我一想到使她陷入了困境，

我就心神不安。可是，可是我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先生们，我告诉你们我的事情，然后请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我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我要从头说起。你好象全知道了，所以我估计你知道我们是在‘直布罗陀磐石’号上相遇的，她是旅客，我是大副。从我遇见她的第一天起，她就成了我心上唯一的人。在航行中一天一天地我越来越爱她，我曾多次在值夜班的时候在黑暗中跪在甲板上，俯吻着甲板，只是因为我知道她从那儿走过。她和我没有特别的交往。她象一般妇女那样对待我，我并没有怨言。爱情只是单独地存在于我这方面，而她的一面只是朋友、友谊。我们分别的时候她仍是无所牵挂，而我却不再是个自由的人了。

“我第二次航海回来以后，听说她结了婚。当然她可以和她喜爱的人结婚。爵位、金钱，她是有权享受的。她生来就是应该享受一切美好和高贵的东西。对于她的结婚我并不悲伤，我不是个自私的家伙。我反而高兴，她交了好运，躲开了一个一文不名的水手。我就是这样爱玛丽·弗莱泽的。

“我没想到会再遇到她，可是上次航行以后我被提升，而新船还没下海，所以我要和我的水手们在西顿汉姆等两个月。有一天，我在乡村的一条小道上走着，遇见了她的老女仆，梯芮萨·瑞特。梯芮萨把她的一切以及她丈夫的一切，全详细地告诉了我。先生们，我告诉你们，这简直要使我气疯了。那个醉鬼，连舔她的鞋跟都不配，竟敢动手打她。我又一次遇见了梯芮萨。后来我见到了玛丽本人，以后又见到她一次。往后她不想再见我了。但是有一天我得到通知要在一周内出海，

于是我决定出发以前见她一次。梯芮萨总是帮助我的，因为她爱玛丽，她象我一样痛恨那个恶棍。梯芮萨告诉了我她们的生活习惯。玛丽经常在楼下自己的小屋里看书看到很晚。昨天晚上我悄悄地去到那里轻轻敲她的窗户。起初她不肯给我开窗，但是我知道她内心是爱我的，她不肯让我夜里在外面受冻。她低声对我说，要我拐过去到正面的大窗户，我拐过去看见窗户开着，我走进餐厅。我又一次听她亲口说出使我非常气愤的事，我也再一次咒骂那个虐待我心爱的人的野兽。先生们，我和她只是站在窗户后面，上帝作证，我们是完全清白的，这时那个人象疯子似地冲了进来，用最难听的话骂她，并且用手中的棍子朝她脸上抡去。我跳过去抓起通条，我们两人拼死搏斗起来。请看我的手臂，他第一就打中了我。然后该我打了，我象打烂南瓜似地一下将他揍死。你以为我后悔吗？不，不是他死便是我亡，更重要的是，不是他死便是玛丽死，我怎么能够让玛丽留在一个疯子的手中呢？这就是我杀死他的过程。是我的错吗？先生们，要是你们二位中有一人处在我的地位上，又该怎么办呢？

“他打玛丽的时候，玛丽尖叫了一声，梯芮萨听到声音从楼上屋子里下来。餐具柜上有一瓶酒，我打开往玛丽的口里倒了一点，因为她吓得半死。然后我自己也喝了一口。梯芮萨非常镇静，是我们二人出的主意，我们弄成象强盗杀人似的。梯芮萨一再给她的女主人重复讲我们编造的故事，而我爬上去切断铃绳。然后我把玛丽绑在椅子上，并把绳子的末端弄成磨损的样子，不然的话，人们会怀疑强盗怎么会上去割绳子。后来我拿了一些银器，以便装成庄园遭到抢劫。接

着我就走了，并且商量好一刻钟后报警。我把银器丢进水池里，就到西顿汉姆去了，我感到这是我一生中做的最大的好事。这就是事实，全部事实，福尔摩斯先生，是不是打算要我偿命呢？”

福尔摩斯默默地抽着烟，有一会儿没讲话。然后他走向我们的客人，并且握住他的手。

他说：“你所说的正是我想到的。我知道你的每一句话全是真实的。只有杂技演员或水手才能从墙上的托座够到铃绳，只有水手会打那把椅子上的那种绳结。这位夫人只有在那一次航海旅行时和水手有接触，她既然尽力掩护这个水手，说明水手和她社会地位相同，也说明她爱这个水手。所以你知道，我一旦抓住正确的线索，找你是极其容易的。”

“原来我以为警察永远不会识破我们的计谋。”

“我相信那个警察永远不会。克洛克船长，虽然我承认你是在受到极为严重的挑衅之后才行动的，可是事情是严重的。我不能肯定你的自卫是否可以算作合法。这要大英帝国陪审团来决定。可是我非常同情你，因此你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逃走，我保证没有人阻拦你。”

“这样就可以没事了？”

“肯定不会有什么事了。”

水手的脸都气红了。

“一个男子汉怎么能提出这样的建议呢 我还懂得一点法律，我知道这样玛丽要被当成同谋而遭到拘禁。你想我能让她承担后果，而我自己溜掉吗？不，福尔摩斯先生，让他们随便怎样处置我全行，可是看在上帝面上，请你想办法使玛

丽不受审判。”

福尔摩斯向这位水手第二次伸过手去。

“我只是试探你一下，这次你又经受住了考验。不过，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我已经启发过霍普金，如果他不善于思考，我就不再管了。克洛克船长，是这样，我们将按照法律的适当形式予以解决。克洛克船长，你是犯人。华生，你是一位英国陪审员，你当陪审员最合适了。我是法官。陪审员先生们，你们已经听取了证词。你们认为这个犯人有罪还是无罪？”

我说：“无罪，法官大人。”

“人民的呼声便是上帝的呼声。克洛克船长，你可以退堂了。只要法律不能找出其他受害者，我保证你的安全。过一年后你再回到这位妇女身边，但愿她的未来和你的未来都能证明我们今夜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

第二块血迹

我原来打算发表《格兰其庄园》之后，不再写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辉煌事迹了。这并不是因为缺少素材，还有几百个案例没有使用过；也不是因为读者对于这位卓越人物的优秀品格和独特方法失掉了兴趣。真正的原因是福尔摩斯先生不愿意再继续发表他的经历。其实，记录他的事迹对他的侦缉工作是有好处的，但是他一定要离开伦敦，到苏塞克斯丘陵地带去研究学问和养蜂，所以很不喜欢继续发表他的经历，而且再三叮咛要我尊重他的意愿。我对他说，我已经向读者表明，《第二块血迹》发表之后，即将结束我的故事，而且用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案件做为全书的结尾，是最恰当不过了。所以，最后我得到他的同意，小心谨慎地给公众讲一讲这个事件。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些细节可能显得不很清楚，请公众谅解我不能不有所保留的苦衷。

某一年秋天，年代不能讲明，请读者原谅，一个星期的上午，有两位驰名欧洲的客人来到我们贝克街的简陋住所。一位是著名的倍梭格勋爵，他曾两度担任英国首相。他的鼻梁高高耸起，两目炯炯发光，相貌显得十分威严。另一位肤色黝黑，面目清秀，举止文雅，虽然不到中年，可是看样子阅历很广。他就是崔洛尼·候普——负责欧洲事务的大臣，英

国最有前途的政治家。他们二人并肩坐在堆满文件的长沙发椅上，从他们忧虑而焦急的神色可以看出，他们到这里来，一定是有要事相求。首相那青筋凸起的双手紧紧握着一把雨伞的象牙柄，他看看我又看看福尔摩斯，憔悴、冷漠的脸上现出无限的忧愁。那位欧洲事务大臣也心神不安地时而捻捻胡须，时而又摸摸表链坠。

“福尔摩斯先生，今天上午八点钟我发现有重要文件遗失，赶忙告诉了首相。遵从首相的意见，我们立即来找你。”

“您通知警察了吗？”

首相说起话来迅速而又果断——众所周知，他总是这样讲话的：“没有，我们不能这样做。通知警察就意味着把文件公之于众，这正是我们所不希望的。”

“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一旦公之于众很容易、或者说很可能引起欧洲形势复杂化。甚至说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完全取决于此都不过分。追回文件一事，必须绝对保密，否则也就毫无必要，因为盗窃文件的目的是为了公布文件的内容。”

“我明白了。崔洛尼·候普先生，请您准确地叙述一下文件是在什么情况下丢失的。”

“好，福尔摩斯先生，几句话便可以说清楚。我们六天以前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外国君主寄来的。这封信事关重大，因此我不敢放在保险柜里，而是每天带到白厅住宅街我的家中，锁在卧室的文件箱里。昨天晚上还在那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换衣服吃晚饭的时候，打开箱子，看见文件还在里面。今

天上午就不见了。文件箱一整夜全放在我卧室梳妆台镜子旁边。我和我的妻子睡觉都很轻。我们二人都敢肯定夜里没有人进到屋里，可是文件却不见了。”

“您什么时候吃的晚饭？”

“七点半。”

“您睡觉前做了哪些事？”

“我的妻子出去看戏了。我一直坐在外屋等她。到十一点半我们才进卧室睡觉。”

“也就是说，文件箱放在那儿有四小时没人看守。”

“除了我自己的仆人和我妻子的女仆早晨可以进屋以外，其他任何时间绝不允许任何人走进屋内。这两个仆人是可靠的，在我们这里工作已经相当久了。此外，他们二人谁也不可能知道在我的文件箱里放着比一般公文更重要的东西。”

“谁知道有这封信呢？”

“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您的妻子一定知道了？”

“不，先生。直到今天上午丢了这封信我才对她说。”

首相赞许地点了点头。

他说：“先生，我早就知道您的责任感是很强的。我深信这样一封重要信件的秘密问题会重于家庭中的个人情感。”

这位欧洲事务大臣点了点头。

“蒙您过奖。今天早晨以前我和我的妻子一个字都没有提到过这封信。”

“她会猜出来吗？”

“不，她不会，谁也不会猜出来的。”

“您以前丢过文件吗？”

“没有，先生。”

“在英国还有谁知道有这样一封信呢？”

“昨天通知了各位内阁大臣有这样一封信，每天内阁会议都强调保密，特别在昨天的会上首相郑重地提醒了大家。天啊，过了几个小时我自己便丢失了这封信！”他用手揪住自己的头发，神情极为懊丧，就连他那英俊的面容也变得十分难看。我们猛然看出他是个为人热忱、感情容易冲动、而且非常敏感的人。随后他的脸上又恢复了那种高贵的神情，语气也温和起来了。

“除了内阁大臣之外，还有两名、也可能是三名官员知道这封信。福尔摩斯先生，我可以保证在英国再没有别人知道此事了。”

“可是国外呢？”

“我相信除了写信人以外，国外不会有人看见过这封信。我深信写信人没有通过他的大臣们，这件事不是按照通常的官方渠道办的。”

福尔摩斯考虑了一会儿。

“先生，我不得不问一下，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什么，为什么丢失这封信会造成这样重大的后果？”

这两位政治家迅速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首相浓眉紧皱。他说：“信封又薄又长，颜色是淡蓝的。信封上面有红色火漆，漆上盖有蹲伏的狮子的印记。收信人的姓名写得大而醒目……”

福尔摩斯说：“您说的这些情况很重要，值得重视，可是

为了调查，我总要追本溯源。信的内容是什么？”

“那是最重要的国家机密，我不好告诉你，并且我以为这也不必要。如果你能施展你的能力找到我所说的信封和信，你会受到国家的奖赏，我们将会给你我们权限所允许的最大报酬。”

歇洛克·福尔摩斯面带微笑，站了起来。

他说：“你们二位是英国最忙的人，可是我这个小小的侦探也很忙，有很多人来访。我非常遗憾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能帮助你们，继续谈下去是浪费时间的。”

首相立即站了起来，两只深陷的眼睛里射出凶光，一种使全体内阁大臣都望而生畏的目光。他说：“对我这样说话……”可是，他忽然压制住自己的满腔怒火，又重新坐了下来。有一两分钟，我们都静坐着，没有人讲话。这位年迈的政治家耸了耸肩，说道：“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可以接受你的条件。你是对的，只有完全信任你，你才能采取行动。”

那位年轻的政治家说：“我同意您的意见。”

“我相信你和你的同事华生大夫的声誉，所以我将要把全部事情告诉你们。我也相信你们有强烈的爱国心，因为这件事一旦暴露出来，便会给我们国家带来不可想象的灾难。”

“您可以放心地信任我。”

“一位外国君主，对于我国殖民地发展很快感到愤慨而写了这封信。信是匆匆忙忙写成的，并且完全出于他个人的意见。调查说明他的大臣们并不知道这件事。同时，这封信写得也很不合体统，其中有些词句，还带着挑衅性质，发表这封信将会激怒英国人。这会引来轩然大波，我敢说这封信如

果发表，一星期之后将会引起战争。”

福尔摩斯在一张纸条上写了一个名字，交给了首相。

“是的，正是他，这封信不知怎么丢失了，它可能引起几亿英镑的损耗和几十万人的牺牲。”

“您通知写这封信的人没有？”

“通知了，先生，刚才发了密码电报。”

“或许写信的人希望发表这封信。”

“不，我们有理由认为写信的人已经感到这样做太不慎重，并且过于急躁了。如果这封信公之于众，对他自己国家的打击要比对英国的打击还沉重。”

“如果是这样的话，公布这封信符合哪些人的利益呢？为什么有人要盗窃并且公布这封信呢？”

“福尔摩斯先生，这就牵涉到紧张的国际政治关系了。如果你考虑一下目前欧洲的政局，就不难看出这封信的动机。整个欧洲大陆是个武装起来的营垒，有两个势均力敌的军事联盟，大不列颠保持中立，维持着它们之间的平衡。如果英国被迫和某个联盟交战，必然会使另一联盟的各国占优势，不管它们参战与否。你明白了吗？”

“您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是这位君主的敌人想要得到并且发表这封信，以便使发信人的国家和我们的国家关系破裂。”

“是的。”

“如果这封信落到某个敌人的手中，他要把这封信交给谁呢？”

“交给欧洲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位大臣。也许目前持信的

人，正乘火车急速前往目的地。”

崔洛尼·候普先生低下头去，并且大声呻吟了一下。首相把手放在他肩上安慰他说：“亲爱的朋友，你很不幸，谁也不能责怪你。你没有疏忽大意。福尔摩斯先生，事情你全了解了，你认为该怎么办呢？”

福尔摩斯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先生们，你们认为找不到这封信，便会发生战争吗？”

“我认为这是有可能的。”

“那么，先生们，请准备打仗吧。”

“福尔摩斯先生，可是，很难说信一定找不回来了。”

“请考虑一下这些情况，可以想象，夜里十一点半以前，文件已经拿走了，因为候普先生和他的妻子从那时起直到发现信件丢失为止，这段时间全在屋内。那么信件是在昨天晚上七点半到十一点半之间被盗走的，很可能是七点半过一点的时候，因为偷信的人知道信在文件箱内，一定想尽早拿到手。既然如此，那么现在信在哪儿呢？谁也没有理由扣压这封信。信很快便会传到需要这封信的人手中。我们还有什么机会找到信，或是弄清信在哪儿？所以信是无法弄到了。”

首相从长沙发椅上站了起来。

“福尔摩斯先生，你说的完全合乎逻辑，我感到我们确实是无能为力了。”

“为了研究这件事，我们假设信是女仆或是男仆拿走的……”

“他们都是老佣人，并且经受过考验。”

“我记得您说过，您的卧室是在二楼，并且没有门直接通

到楼外，有外人从楼外去那儿不会不被人看见。所以一定是您家里的人拿走的。那么这个小偷把信件交给谁了呢？交给了一个国际间谍，或是国际特务，这些人我是熟悉的。有三个人可以说是他们的领头人，我首先要一个一个地调查，看看他们是否还在。如果有一个人失踪了，尤其是从昨天晚上不见了，那么，我们便可以得到一点启发，知道文件到哪儿去了。”

欧洲事务大臣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出走呢？他完全可以把信送到各国驻伦敦的大使馆。”

“我想不会的。这些特务是独立地进行工作，他们和大使馆的关系常常是紧张的。”

首相点点头表示同意。

“福尔摩斯先生，我相信你说得有道理。他要把这样宝贵的东西亲手送交总部。你要采取的步骤是可行的。候普，我们不要因为这件不幸的事情而忽略了其他事务。今天如果有新的进展，我们将会告诉你，并且请你告诉我们关于你调查的结果。”

两位政治家向我们告别后，庄严地离开了。

客人走了以后，福尔摩斯默默地点上烟斗，坐下来，沉思了好一会儿。我打开晨报，全神贯注读着一件昨天夜里发生的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正在这时，我的朋友长叹一声，站了起来，并把他的烟斗放在壁炉架上。

他说：“只能这样着手解决，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情况十分严重，不过还不是完全绝望的。现在需要我们弄清谁拿走了这封信，可能信还在他手中没有交出去。对于这些人说来，

无非是个钱的问题，我们有英国财政部支付，不怕花钱。只要他肯出卖，我就要买，不管花多少钱。可以想象到这个偷信的人把持着这封信，看看这一方能付多少钱，再试试另一方。只有三个人敢冒这样大的危险，奥勃尔斯坦，拉若泽和艾秋阿多·卢卡斯。我要分别去找他们。”

我向我手中的晨报瞥了一眼。

“是高道尔芬街的艾秋阿多·卢卡斯吗？”

“是的。”

“你见不到他了。”

“为什么？”

“昨天晚上他在家里被杀害了。”

在我们破案的过程中，他常常使我吃惊，而这一次我看到我使他吃了一惊，不免心中十分高兴。他惊讶地凝视着报纸，然后从我手中夺过去。下面就是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我正在读的一段。

威斯敏斯特教堂谋杀案

昨晚在高道尔芬街十六号发生了一起神秘的谋杀案。这条街位于泰晤士河与威斯敏斯特教堂之间，议院楼顶的倒影几乎可以遮住它，幽静的街道两旁全是十八世纪的旧式住宅。十六号是栋小巧精致的楼房，伦敦社交界有名的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在这里已经居住多年了。他平易近人，曾享有英国最佳业余男高音演员的声誉。卢卡斯先生，现年三十四岁，未婚，家中有一名女管家波林格尔太太和一名男仆米尔顿。女管家住在阁楼上，很早便就寝了。

男仆当晚不在家，外出探望住在汉莫尔斯密的一位朋友。晚十点以后，家中只有卢卡斯先生一人，此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尚待查清，到了十一点三刻，警察巴瑞特巡逻经过高道尔芬街，看到十六号的大门半开着。他敲了敲门，却没有有人答应。他看见前面的屋子里有灯光，便走进过道又继续敲门，仍然没有动静。于是他推门走了进去，只见屋里乱得不象样子，家具几乎全都翻倒在屋子的一边，一把椅子倒在屋子正中央。死于非命的房主倒在椅子旁，一只手仍然抓着椅子腿，一定是刀子扎进他的心脏后，他当即身亡。杀人的刀子是把弯曲的印度匕首，是原来挂在墙上作为装饰品的东方武器。凶杀的动机不象是抢劫，因为屋内的贵重物品并没有丢失。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很有名，同时也很受大家喜爱，所以他的悲惨而神秘的死亡一定会引起他众多朋友们的深切关心和同情。

福尔摩斯过了一会儿问：“华生，你认为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过是个偶然的巧合。”

“巧合！他就是我们刚才说过的三个人中最可能登台表演的人物，正在这场戏上演的时刻，他惨死了。从情况看来大半不会是巧合，当然还不能说得很准确。亲爱的华生，这两件事可能是互相关联的，一定是互相关联的。我们正是要找出它们互相之间的关系。”

“现在警察一定全知道了！”

“不。他们只知道他们在高道尔芬街所看到的。至于在白

厅住宅街发生的事，他们肯定不知道，将来也不会知道。只有我们两件事全知道，并且能够弄清这两件事之间的关系。不管怎么说，有一点使我怀疑卢卡斯，这就是：从威斯敏斯特教堂区的高道尔芬街到白厅住宅街步行只需要几分钟。可是，我说的其他两个间谍都住在伦敦西区的尽头。因此，卢卡斯要比其他二人容易和欧洲事务大臣的家人建立联系或是得到消息，虽然这件事本身是小事，但是考虑到作案时间只发生在几小时之内，那么这一点也许就是重要的了。喂！谁来了？”

赫德森太太拿着托盘走进来，盘内有一张妇女的名片。福尔摩斯看了看名片，好象看到一线希望，又随手把名片递给了我。他对赫德森太太说：“请希尔达·崔洛尼·候普夫人上楼来。”

在这间简陋的房间里，那天早上我们接待了两位名人之后，一位伦敦最可爱的妇女又光临了。我常听人说起倍尔明斯特公爵的幼女的美貌，但是无论是别人对她的赞美还是她本人的照片，都不曾使我料到她竟长得这样纤柔婀娜，容貌是那样艳丽无比。然而，这样一位妇人，在那个秋天的上午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却不是美丽。她的双颊虽然十分可爱，但是由于感情激动而显得苍白；双眼虽然明亮，但是显得急躁不安；为了尽力控制自己，她那薄薄的嘴唇也紧紧地闭拢着。当她笔直地站在门边时，最先映入我们眼帘的不是她的无比美丽而是她的极度恐惧。

“福尔摩斯先生，我丈夫来过这里吗？”

“不错，太太，他来过。”

“福尔摩斯先生，我请求您不要告诉他我来过。”

福尔摩斯冷淡地点了点头，并且指着椅子请她坐下。

“夫人，您使我很为难。请您坐下讲您有什么要求，不过我恐怕不能无条件地答应一切。”

她走到屋子另一边，背对着窗户坐下来。那风度真象个皇后，身材苗条，姿态优雅，富有女性的魅力。

她的两只戴着白手套的手时而握在一起，时而松开，她说：“福尔摩斯先生，我愿意对您开诚布公，同时希望您对我也能十分坦率。我和我丈夫几乎在所有的事情上是完全互相信任的，只不过有一件事例外，那就是政治问题。在这方面他总是守口如瓶，什么也不告诉我。现在我才知道我们家中昨夜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我知道丢失了一个文件。但是因为这是个政治问题，我丈夫就没有对我完全讲清楚。事情很重要，非常重要，我应该彻底了解这件事。除了几位政治家之外，您是唯一了解情况的人，福尔摩斯先生，我请求您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可能导致什么结果。福尔摩斯先生，请告诉我详情。请您不要因为怕损害我丈夫的利益而不肯对我说，因为只有充分相信我，他的利益才能有所保证，这一点他早晚是会明白的，请您告诉我究竟丢失的是什么文件呢？”

“夫人，您所问的是不能说的。”

她叹了口气并用双手遮住了脸。

“夫人，您要明白，我只能这样做。您的丈夫认为不应当让您知道这件事；那么我，由于职业的缘故，并且在发誓保守秘密之后，知道了全部事实，难道我能随便说出他不允许讲的话吗？您还是应该去问他本人。”

“我问过他。我到您这儿来是万不得已的。福尔摩斯先生，

您既然不肯明确地告诉我，那么您能够给我一点启发吗？这样对我也会很有帮助的。”

“夫人，这一点启发指的是什么呢？”

“我丈夫的政治生涯是否会因为这个意外事件而受到严重的影响呢？”

“除非事情得到纠正，否则是会产生严重后果的。”

“啊！”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好象疑难全解决了似的。

“福尔摩斯先生，我还有一个问题。从我丈夫对于此事刚一显出震惊起，我便明白，丢失这个文件将会在全国引起可怕的后果。”

“如果他这样说，我当然不会有异议。”

“丢失文件所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性质的呢？”

“不，夫人，您所问的，不是我应该回答的。”

“那么我不再耽误您的时间了。福尔摩斯先生，我不能责怪您讲话过于严谨，而我相信您也不会说我不好，因为我希望分担他的忧虑，虽然他不愿意这样做。我再一次请求您不要对他说我来过。”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我们一下，她那美丽而又焦虑的面容又一次留给我深深的印象，还有她那受惊的目光和紧闭着的嘴。她走出了房门。

起初的裙子摩擦的窸窣声渐渐听不见了，接着前门砰然一响，声音完全消失了。这时，福尔摩斯微笑着说：“华生，女性属于你的研究范围。这位漂亮的夫人在耍什么把戏呢？她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呢？”

“当然，意图她讲得很清楚，而她的焦虑也是很自然的。”

“哼！华生，你要想想她的表情、她的态度、她的压抑着的焦虑不安和她一再提出的问题。你知道她是出身于一个不肯轻易表露感情的社会阶层。”

“的确，她的样子是很激动的。”

“你还要记住，她一再恳切地对我们说，只有她了解到一切，才对她丈夫有利。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而且你一定注意到了，她坐在那儿设法使阳光只照到她的背部，她不想让我们看清她的面部表情。”

“是这样的，她特别挑了那把背光的椅子坐下。”

“妇女们的心理活动是很难猜测的。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怀疑过玛尔给特的那位妇女，这你大概还记得，从她鼻子上没有擦粉而得到启发，终于解决了问题。你怎能这样轻信呢？有时她们一个细小的举动包含了很大的意义，一个发针或一把卷发火剪就可以显露出她们的反常。华生，早安。”

“你要出去？”

“是的，我要去高道尔芬街和我们苏格兰场的朋友们一起消磨今天上午。我们的问题和艾秋阿多·卢卡斯有直接关系，不过，究竟采取什么方法解决，我现在是毫无办法。事情还没有发生便得出看法，这样做是极大的错误。我的好华生，请你值班接待客人，我尽量回来和你一起吃午饭。”

从那天算起，三天过去了，福尔摩斯一直很沉默，凡是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在沉思默想，而外人却以为他很沮丧。他出出进进，不停地吸烟，拿起小提琴拉两下又丢开，不时坠入幻想，不按时吃饭，也不回答我随时提出的问题。显然，他的调查进行得很不顺利。关于这个案件，他什么也不说，我

只是从报纸上知道一些片断，例如逮捕了死者的仆人约翰·米尔顿，但是随后又释放了。验尸官提出申诉说这是一件蓄意谋杀案，但是弄不清楚案情以及当事人。杀人动机不明。屋内有很多贵重物品，都丝毫未动，死者的文件也没有翻动。详细地检查了死者的文稿书信等，得知他热衷于研究国际政治问题，非常健谈，是个出色的语言学家，往来信件很多，他和几个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很熟悉，但是从他抽屉里的文件中没有发现值得怀疑之处。至于他和女人的关系，很杂乱，但都交往不深。他认识许多女人，但是女朋友很少，也没有一个为他所爱。他没有特殊的生活习惯，他的行为循规蹈矩。他的死亡是很神秘的，也可能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逮捕仆人约翰·米尔顿，那不过是沮丧失望之余的一点措施，以免人们议论当局无所行动。这个仆人那天夜里到汉莫尔斯密去看望朋友，案发时不在现场的证据是充分的。从他动身回家的时间推算，他到达威斯敏斯特教堂的时候，还没有人发现这件凶杀案。但是他解释说当晚夜色很好，他步行了一段路程，所以，他是十二点到家的，到家后就被这件意外的惨案吓得惊惶失措。他和他主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在这个仆人的箱子里发现了一些死者的物品，引人注目的是一盒刮脸刀，但是他说这是主人送他的，而且女管家也证实了此事。卢卡斯雇用米尔顿已有三年，值得注意的是卢卡斯没有带米尔顿去过欧洲，有时卢卡斯在巴黎一住便是三个月，而米尔顿只是留在高道尔芬街看家。至于女管家，出事的夜里，她什么也没听到，如果有客人来的话，她说也是主人自己去请进来的。

我从报纸上一连三个上午都没有看到侦破此案的消息。如果福尔摩斯知道更多的情况的话，至少他没有讲出来。但是，他告诉我，侦探雷斯垂德把所掌握的情况都告诉了他，我也相信他能够迅速了解破案的进展情况。直到第四天上午，报上登载了从巴黎拍来的一封很长的电报，似乎就解决了全部问题。电文如下：

巴黎的警察已经有所发现〔据《每日电讯报》报道〕，这可以揭示艾秋阿多·卢卡斯先生惨死之谜。读者或许还记得，卢卡斯先生是本周星期一夜间在高道尔芬街自己的住室内被人用匕首行刺致死的。他的男仆曾受到怀疑，后经查证因他不在犯罪现场而释放。昨日有几名仆人向巴黎警察当局报告他们的主人亨利·弗那依太太精神失常。她居住在奥地利街某处的一栋小房子里。经有关卫生部门检查，证实弗那依太太长期以来患有危险的躁狂症。据调查，弗那依太太本周星期二自伦敦归来，有证据说明其行踪与威斯敏斯特教堂凶杀案有关。经验证和多方核对照片之后，当局认为M·亨利·弗那依与艾秋阿多·卢卡斯，事实上是一个人，死者由于某种原因，分别在巴黎和伦敦轮流居住。弗那依太太是克里奥尔人，性情古怪，很易激动，因忌妒而转为颠狂，据估计病人可能由于颠狂发作而持匕首行凶，以致轰动整个伦敦。目前，对于星期一晚间病人的全部活动尚未查清。但是，星期二清晨，在查林十字街火车站上，有一名容貌酷似她的妇女，由于外貌奇异、举止狂暴而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因此，有关人士认为或者是

病人因处于颠狂状态而杀了人，或者是由于行凶杀人，致使病人颠狂症复发。目前，她尚不能连贯地叙述她的过去，并且医生们认为使她恢复理智是无望的。有人证明，有一位妇女，本周星期一晚上在高道尔芬街曾一连几个小时地凝视着那栋房子，她也许就是弗那依太太。

福尔摩斯快吃完早饭的时候，我给他读了这段报道，并说：“福尔摩斯，你对于这段报道怎样看呢？”

他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他说：“华生，你真能把话闷在心中不说。过去三天里我没给你讲什么，是因为没有什么可说的。现在从巴黎来的这个消息，对我们同样没有多大用处。”

“和卢卡斯之死总还有较大的关系吧？”

“卢卡斯的死只是个意外的事件，它和我们的真正目标——找到文件并使欧洲避免一场灾难相比，实在是小事一件。过去三天里唯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事也没发生。这两天我几乎每过一小时就收到一次政府方面的报告，可以肯定整个欧洲，不管在哪里，目前都没有不安的迹象。如果这封信丢失了，不，不可能丢失，如果丢失了，信又在哪儿呢？谁拿着这封信呢？为什么要扣压这封信呢？这个问题真象是一把锤子，日夜敲着我的脑子。卢卡斯的死和丢失信件，这真是巧合吗？他收没收到过信呢？如果收到了，为什么他的文件里却没有呢？是不是他的疯狂的妻子把信拿走了呢？这样的话，信是不是在她巴黎的家中呢？我怎样才能搜到这封信而不引起巴黎警察的怀疑呢？亲爱的华生，在这个案子上，不

但罪犯和我们为难，连法律也和我们作对。人人都妨碍我们，可是事情又很重大。如果我能顺利地解决这个案子，那将是我平生事业的最高光荣。啊，又有最新的情况！”他匆忙地看了一眼刚刚交到他手中的来信，说：“好象雷斯垂德已经查出重要的情况，华生，带上帽子，我们一同走到威斯敏斯特教堂区去。”

这是我第一次到现场，这栋房子比较高，外表显得很陈旧，但是布局严谨，美观大方，结实耐用，它带着十八世纪的风格。雷斯垂德正由前面窗户那儿往外张望，一个高个子警察打开门，请我们进去，雷斯垂德走上前来热情地表示欢迎。我们走进去看，除了地毯上有一块难看的、形状不规则的血迹以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一小块方形地毯，摆在屋子正中央，四周是由小方木块拼成的美丽的旧式地板，地板擦得很光滑。壁炉上面的墙上挂满缴获的武器，行凶的武器就是墙上挂着的一把匕首，靠窗户放着一张贵重的写字台，屋里的一切摆设如油画、小地毯、以及墙上的装饰品，无不显得精美而豪华。

雷斯垂德问：“看到巴黎的消息了吗？”

福尔摩斯点了点头。

“我们的法国朋友这次似乎抓住了要害，他们说得有道理，当时是她敲门。这是意外的来客，因为卢卡斯很少和外界接触，因为卢卡斯不能让她待在街上，所以才开门让她进去。弗那依太太告诉卢卡斯她一直在找他，并且责备了他。事情总是互相联系着的，匕首挂在墙上，所以，用起来很方便。但是并不是一下就刺死了，你看椅子全倒在一边，而且卢卡

斯手里还拿着一把椅子，他想用椅子挡开卢卡斯太太。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就象发生在眼前一样。”

福尔摩斯睁大了眼睛，看着雷斯垂德。

“为什么还要找我呢？”

“啊，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是一件小事，但是你会感兴趣的，因为它很奇怪，正象你说的是反常的。这和主要事实无关，至少从表面看来无关。”

“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你知道，这一类案件发生以后，我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现场，派人日夜看守，不准动任何东西，也确实没有人动过什么东西。今天上午我们把这个人埋葬了，调查也进行完了，所以我们想到屋子也要打扫一下。这块地毯没有固定在地板上，只是摆在那里。我们碰巧掀了一下地毯，发现……”

“什么？你发现……”

福尔摩斯的面部表情由于焦急而显得有些紧张。

“我敢说一百年你也猜不出我们发现了什么。你看见地毯上的那块血迹了吗？大部分血迹已经浸透过地毯了吧？”

“应该是这样。”

“可是白色的地板上相应的地方却没有血迹，对这一点你不感到很奇怪吗？”

“没有血迹！可是，一定——”

“尽管你说一定应该有，可是，事实上就是没有。”

他握住地毯的一角，一下子翻了过来，以便证实他所说的。

“不，地毯下面和上面的血迹是同样的，一定会留有痕迹。”

雷斯垂德弄得这位著名的侦探迷惑不解，因而高兴得格格地笑了起来。

“现在我来给你看谜底。是有第二块血迹，但是和第一块位置不一样。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他一面说着一面把地毯的另一角掀开，立刻，这一块洁白的地板上露出一片紫红色的血迹。“福尔摩斯先生，你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很简单，这两块血迹本来是一致的，但是有人转动了地毯。地毯是方形的，而且没有钉住，所以容易移动。”

“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警察不需要你告诉我们地毯一定转动过了。这是很明显的，因为地毯上的血迹是应该正好盖住地板上的血迹。我要知道的是，谁移动了地毯，为什么？”

我从福尔摩斯呆滞的神情上看出他内心十分激动。

过了一会儿，他问道：“雷斯垂德，门口的那个警察是不是一直看守着这个现场呢？”

“是的。”

“请按照我的意见做，你仔细盘问他一下。不过，不要当着我们的面。把他带到后面的屋里，你单独和他谈，他也许会承认。问问他为什么居然敢让别人进来，而且还把他单独留在屋里。不要问他是不是让人进来了，你就说你知道有人进来过，逼问他，告诉他只有坦白才有可能得到谅解。一定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雷斯垂德走了，福尔摩斯这才欢喜若狂地对我说：“华生，

你瞧吧！”他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精神大振，一反刚才平静的神态。他迅捷地拉开地毯，立即匍匐在地板上，并且试图抓起地板的每块方木板。他用指甲不断地掀着木板，忽然，有一块木板活动了。它象箱子盖一样，从有活页的地方向上翻起。下面有一个小黑洞，福尔摩斯急忙把手伸进去，但是，抽回手时，他又生气又失望地哼了一声。洞里是空的。

“快，华生，快，把地毯放好！”刚刚扣上那块木板，并把地毯放好，便听见了雷斯垂德在过道里的说话声音。他看见福尔摩斯懒散地靠着壁炉架，无所事事，显得很有耐心，一边用手遮住嘴，打着呵欠。

“福尔摩斯先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恐怕你会不耐烦了吧？他已经承认了。麦克弗逊到这儿来，让这两位先生听听你办的好事。”

那个高个子警察，羞得满脸通红，一脸后悔的样子，悄悄溜进屋来。

“先生，我确实是想做坏事。一位年轻的妇女，昨天晚上走到大门前，她弄错了门牌号码。我们就谈了起来。一个人整天在这儿守着，实在很寂寞。”

“那么，后来怎样呢？”

“她想看看在什么地方发生的凶杀。她说她在报上看到了。她是个很体面又很会说话的女人。我想让她看看没有什么关系。她一看见地毯上的血迹，立刻就跌倒在地板上，躺在那儿象死了一样。我跑到后面弄了点水来，但还是没能让她醒过来。我就到拐角的‘常春藤商店’买了一点白兰地，可是等我拿回白兰地以后，这位妇女已经醒过来，并且走掉了。

我想她可能是感到不好意思，不愿意再见我。”

“那块地毯怎么会移动了呢？”

“我回来的时候，地毯是弄得有些不平了。你想，她倒在地毯上，而地毯贴着光滑的地板又没有固定住。后来我就把地毯摆好。”

雷斯垂德严肃地说：“麦克弗逊，这是个教训，你欺骗不了我。你一定认为你玩忽职守不会被发现，可是我一看到地毯马上就知道有人到屋里来过了。没丢什么东西，这是你的运气，不然的话，你少不了要吃点苦头的。福尔摩斯先生，为了这样一件小事，把你请来，真是对不起。不过，我以为两块血迹不在一起或许会使你感兴趣。”

“不错，我很感兴趣。警察，这位妇女只来过一次吗？”

“是的，只来过一次。”

“她是谁？”

“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看了广告要应聘去打字的，走错了门，一位很温柔很和蔼的年轻妇女。”

“个子高吗？漂亮吗？”

“一点不错，她是个长得很好看的年轻妇女，可以说是漂亮的。也许有人要说她很漂亮。她说：‘警官，请让我看一眼！’她有办法，会哄人。我本来想让她只从窗户探头看看，那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她打扮得怎么样？”

“很素雅，穿着一件拖到脚面的长袍。”

“在什么时间？”

“天刚刚黑。我买白兰地回来的时候，人们都在点灯。”

福尔摩斯说：“很好。走吧，华生，我们还要到别处去，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离开这栋房子的时候，雷斯垂德仍然留在前面的屋子里，那位悔过的警察给我们开了门。福尔摩斯走到台阶上，转过身来，手里还拿着一件东西。这位警察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脸上露出吃惊的样子，喊道：“天啊！”福尔摩斯把食指贴在嘴唇上，表示不让警察说话，然后又伸手把这件东西放进胸前的口袋里，得意洋洋地走到街上，这时他放声笑了。他说：“妙极了！我的朋友，你瞧吧，最后一场的幕布已经拉开了。你放心，不会有战争，崔洛尼·候普先生的光辉前程不会受到挫折，那位不慎重的君主不会因为这封信受到惩罚，首相不必担心欧洲情况会复杂化。只要我们用一点策略，谁也不会因为这件不幸的大事而有半点倒霉。”

我心中对于这样一位特殊人物，感到十分的羡慕。

我不禁喊道：“你把问题解决了？”

“华生，还不能这样说。还有几点疑问仍象以前一样没有弄清。但是我们了解的情况，已经够多的了，如果还是弄不清其他的问题，那是我们自己的过失。现在我们直接去白厅住宅街，把事情结束一下。”

当我们来到欧洲事务大臣官邸的时候，歇洛克·福尔摩斯要找的却是希尔达·崔洛尼·候普夫人。我们走进了上午用的起居室。

这位夫人愤懑地红着脸说：“福尔摩斯先生！您实在太不公平，不宽厚了。我已经解释过了，我希望我到您那儿去的事要保密，免得我丈夫说我干涉他的事情。可是您却到这里

来，借此表示您和我有事务联系，有意损害我的名声。”

“夫人，不幸的是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既然受托找回这件非常重要的信件，只能请求您把信交到我手中。”

这位夫人突然站了起来，她美丽而丰润的脸骤然变了颜色。她的眼睛凝视着前方，身体摇晃起来，我以为她要晕倒。她强打精神，竭力使自己保持镇定，她脸上各种复杂的表情一时完全被强烈的愤懑和惊异所掩盖住了。

“福尔摩斯先生，您——您侮辱我。”

“夫人，请冷静一点，这些手法没有用，您还是交出信来。”

她向呼唤仆人的手铃那儿奔去。

“管家会请您出去的。”

“希尔达夫人，不必摇铃。如果您摇铃，我为了避免流言所做的一切诚恳的努力将会前功尽弃。您交出信来，一切都会好转。如果您和我协作，我可以把一切都安排好。如果您与我为敌，那么我就要揭发您。”

她无所畏惧地站在那儿，显得非常威严。她的眼睛盯着福尔摩斯的眼睛，好象是要把福尔摩斯看透似的。她的手放在手铃上，但是她克制着自己没有摇。

“您想要吓唬我，福尔摩斯先生。您到这里来威胁一个妇女，这不是大丈夫应该做的事。您说您了解一些情况，您了解的是什么呢？”

“夫人，请您先坐下。您如果摔倒会伤了自己的。您不坐下，我不讲话。”

“福尔摩斯先生，我给您五分钟。”

“希尔达夫人，一分钟就够了。我知道您去过艾秋阿多·

卢卡斯那儿，您给了他一封信；我也知道昨天晚上您又巧妙地去过那间屋子；我并且知道您怎样从地毯下面隐蔽的地方取出这封信。”

她凝视着福尔摩斯，脸色灰白，有两次她气喘吁吁，欲言又止。

过了一会儿，她大声说：“您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您疯了。”

福尔摩斯从口袋中取出一小块硬纸片。这是从像片上剪下来的面孔部分。

福尔摩斯说：“我一直带着这个，因为我想也许有用。那个警察已经认出这张照片了。”

她喘了一口气，回身靠在椅子上。

“希尔达夫人，信在您的手中，事情还来得及纠正。我不想给您找麻烦。我把这封丢失的信还给您丈夫，我的责任就完成了。希望您接受我的意见，并且对我要讲实话。这是您最后的机会。”

她的勇气实在令人赞叹。事已至此，她还不想承认失败。

“福尔摩斯先生，我再和您说一遍，您简直是荒谬。”

福尔摩斯从椅子上站起来。

“希尔达夫人，我为您感到遗憾。我为您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一切全白费了。”

福尔摩斯摇了一下铃。管家走了进来。

“崔洛尼·候普先生在家吗？”

“先生，他十二点三刻回到家来。”

福尔摩斯看了看他的表，说：“还有一刻钟。我要等候他。”

管家刚一走出屋门，希尔达夫人便跪倒在福尔摩斯脚下，她摊开两手，仰头看着福尔摩斯，眼里满含泪水。

她苦苦地哀求说：“饶恕我吧，福尔摩斯先生，饶恕我吧！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告诉我的丈夫！我多么爱他啊！我不愿意让他心里有一点不愉快的事情，可是这件事会伤透他的心的。”

福尔摩斯扶起这位夫人。“太好了，夫人，您终于明白过来了。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信在哪儿？”

她急忙走到一个写字台旁，拿出钥匙开开抽屉，取出一封信，信封很长，颜色是蓝的。

“福尔摩斯先生，信在这儿，我发誓没有拆开过。”

福尔摩斯咕哝着说：“怎样把信放回去呢？快，快，我们一定要想个办法！文件箱在哪儿？”

“仍然在他的卧室里。”

“多么幸运啊！夫人，快把箱子拿到这儿来！”

过了一会儿，她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扁箱子走来。

“您以前怎样打开的？您有一把复制的钥匙？是的，您当然有。开开箱子！”

希尔达从怀里拿出一把小钥匙。箱子开了，里面塞满文件。福尔摩斯把这封信塞到靠下面的一个文件里，夹在两页之间。关上了箱子，锁好之后，夫人又把它送回卧室。

福尔摩斯说：“现在一切就绪，只需要等候你的丈夫了。还有十分钟。希尔达夫人，我出了很大的气力来保护您，您应该用这十分钟坦率地告诉我，您干这种不寻常的事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这位夫人大声地说：“福尔摩斯先生，我把一切全告诉您。我宁愿把我的右手切断，也不愿意让我丈夫有片刻的烦恼，恐怕整个伦敦再不会有一个女人象我这样爱自己的丈夫了，可是如果他知道了我所做的一切，尽管我是被迫的，他也决不会原谅我的。因为他非常重视他的名望，所以他不会忘记或是原谅别人的过失的，福尔摩斯先生，您一定要搭救我！我的幸福，他的幸福，以及我们的生命全都受到威胁！”

“夫人，快讲，时间很短了！”

“先生，问题出在我的一封信上，我结婚前写的一封不慎重的信，愚蠢的信，是在我的感情一时冲动下写的。我的信没有恶意，可是我丈夫会认为这是犯罪。他如果读了这封信，他便再也不会信任我了。我曾经想把这件事忘掉。可是后来卢卡斯这个家伙写信告诉我，信在他的手中，并且要交给我的丈夫。我恳求他宽大为怀。他说只要我从文件箱里把他要的文件拿给他，他便可以把信还给我。我丈夫的办公室里有间谍，告诉了卢卡斯有这样一封信。他向我保证我丈夫不会因此受到损害。福尔摩斯先生，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应该怎么办呢？”

“把一切都告诉您丈夫。”

“不行，福尔摩斯先生，不行！一方面是导致幸福的毁灭，另一方面是件非常可怕的事，去拿我丈夫的文件。可是在政治问题上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而爱情和信任的重要性，我是十分理解的。福尔摩斯先生，我拿了文件！我取了钥匙的模子。卢卡斯给了我一把复制的钥匙。我打开文件箱，取出文件并且送到高道尔芬街。”

“到那儿的情况怎么样？”

“我按照约定的方式敲门，他开了门，我随他走进屋中，可是大厅的门我没有关严，因为我怕和这个人单独在一起。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外面有一个妇女。我们的事情很快办完了。我的那封信摆在他的桌子上。我把文件交给了他，他还给了我那封信。正在这时候，房门那里有声音，又听见门道有脚步声，卢卡斯赶忙掀起地毯，把文件塞到一个藏东西的地方，然后又盖上地毯。

“这以后的事简直象是个恶梦。我看到一个妇女，黑黝黝的面孔，神色颠狂，还听到她讲话的声音，她讲的是法语，她说：‘我没有白等，终于让我发现了你和她在一起！’他二人很凶狠地搏斗起来。卢卡斯手里拿着一把椅子，那个妇女手中有把闪亮的刀子。当时的场面可怕极了，我立即冲出屋子去，离开了那栋房子。第二天早上我便在报纸上看到了卢卡斯被杀死的消息。那天晚上我很高兴，因为我拿回了我的信。可是我没有想到这会带来什么后果。

“只是第二天早上我才明白，我不过用新的苦恼替代了旧的。我丈夫失去文件后的焦虑使我心神不安。我当时几乎就要跪倒在他脚下，向他讲清是我拿的文件。可是这意味着我要说出过去的事。我那天早上到您那儿去是想弄清我犯的错误的严重性。从我拿走文件那一刻起，我就一直想怎样把文件弄回来。要不是卢卡斯当时藏起了那封信，我也就不会知道信藏在什么地方。我怎样走进屋子呢？我接连两天去看了那个地方，可是门总是关着。昨天晚上我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我怎么拿到的，您已经听说过了。我把文件带回来，想要销

毁,因为我没有办法还给我丈夫这个文件而又不必承认错误。天啊,我听到他在楼梯上的脚步声了!”

这位欧洲事务大臣激动地冲进屋内。

他说:“有什么消息,福尔摩斯先生,有什么消息?”

“有点希望。”

他的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谢谢上帝!首相正来和我一起吃午饭。他可以来听听吧?他的神经是非常坚强的,可是我知道自从出了这件事以后,他几乎没有睡过觉。雅可布,你把首相请到楼上来。亲爱的,我想这是一件政治上的事情,过几分钟我们就到餐厅和你一起吃午饭。”

首相的举止是镇静的,但是从 he 激动的目光和不停地颤动着的大手上,我知道他也象他的年轻同事一样十分激动。

“福尔摩斯先生,我听说你有好消息?”

我的朋友回答:“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弄清。可能失落文件的地方,我全调查过了,没有找到,但是我敢肯定不必耽心有危险。”

“福尔摩斯先生,那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永远生活在火山顶上。我们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才行。”

“有找到文件的希望,所以我才来到这里。我越想越觉得文件不会离开您的家。”

“福尔摩斯先生!”

“如果文件拿出去了,现在一定已经公布了。”

“会有人拿走文件而只是为了要藏在他家里的吗?”

“我不相信有人把信拿走了。”

“那么信怎么会不在文件箱里呢?”

“我也不认为文件会离开了文件箱。”

“福尔摩斯先生，开这个玩笑是不合时宜的，我保证信是不在箱子里。”

“自从星期二早晨以来，您又检查过箱子吗？”

“没有，这不需要。”

“您有没有想到您可能疏忽了呢？”

“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是说一定如此。但是我知道发生过这样的事。我想箱子里还有别的文件，可能同别的文件混在一起了。”

“这个文件放在上面。”

“可能有人晃动了箱子，弄乱了。”

“不，不，我曾经把东西全拿了出来。”

首相说：“候普，这很好办。我们把文件箱拿到这里来。”大臣摇了摇铃。

“雅可布，把文件箱拿来。这太可笑了，这是浪费时间，不过我说不服你，只好这样办。谢谢你，雅可布，放在这儿。钥匙一直在我的表链上。你看这些文件。麦罗勋爵的来信，查理·哈代爵士的报告，贝尔格莱德的备忘录，关于俄—德粮食税问题的记录，马德里来的一封信，弗洛尔爵士的信——天啊！这是什么！倍棱格勋爵，倍棱格勋爵！”

首相从他手中急切地拿过去那封蓝色的信。

“是的，正是这封。信没有动过！候普，我祝贺你。”

“谢谢您，谢谢您！我心里真是一块石头落了地。可是这是不可想象的——不可能的。福尔摩斯先生，你是个巫师，是个魔术师！你怎么会知道信还在这里？”

“因为我知道信不在别处。”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了！”他急速地走到门旁。“我的妻子在哪儿呢？我要告诉她事情顺利结束了，希尔达！希尔达！”我们听到他在楼梯上呼喊的声音。

首相望着福尔摩斯，眼球骨碌碌地转着。

他说：“先生，这里面一定有什么问题。文件怎么会又回到箱子里了呢？”

福尔摩斯笑着避开了那一对好奇的眼睛。

“我们也有我们的外交秘密。”他一面说着，一面拿起帽子，转身向屋门走去。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倏 萤 译

一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坐在桌旁早餐，他除了时常彻夜不眠之外，早晨总是起得很晚的。我站在壁炉前的小地毯上，拿起了昨晚那位客人遗忘的手杖。这是一根很精致而又沉重的手杖，顶端有个疙疸；这种木料产于槟榔屿，名叫槟榔子木。紧挨顶端的下面是一圈很宽的银箍，宽度约有一英寸。上刻“送给皇家外科医学院学士杰姆士·摩梯末，C .C .H .的朋友们赠”，还刻有“一八八四年”。这不过是一根旧式的私人医生所常用的那种既庄重、坚固而又实用的手杖。

“啊，华生，你对它的看法怎么样？”

福尔摩斯正背对着我坐在那里，我原以为我摆弄手杖的事并没有叫他发觉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干什么呢？我想你的后脑勺儿上一定长了眼睛了吧。”

“至少我的眼前放着一把擦得很亮的镀银咖啡壶。”他说，“可是，华生，告诉我，你对咱们这位客人的手杖怎样看呢？遗憾的是咱们没有遇到他，对他此来的目的也一无所知，因此，这件意外的纪念品就变得更重要了。在你把它仔细地察看过后，把这个人给我形容一番吧。”

“我想，”我尽量沿用着我这位伙伴的推理方法说，“从认识他的人们送给他这件用来表示敬意的纪念品来看，摩梯末医生是一位功成名就、年岁较大的医学界人士，并且很受人尊敬。”

“好哇！”福尔摩斯说：“好极了！”

“我还认为，他很可能是一位在乡村行医的医生，出诊时多半是步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根手杖原来虽很漂亮，可是，已经磕碰得很厉害了，很难想象一位在城里行医的医生还肯拿着它。下端所装的厚铁包头已经磨损得很厉害了，因此，显然他曾用它走过很多的路。”

“完全正确！”福尔摩斯说。

“还有，那上面刻着‘C . C . H . 的朋友们’，据我猜想，所指的大概是个猎人会；他可能曾经给当地的这个猎人会的会员们作过一些外科治疗，因此，他们才送了他这件小礼物表示酬谢。”

“华生，你真是大有长进了，”福尔摩斯一面说着，一面把椅子向后推了推，并点了支纸烟，“我不能不说，在你热心地为我那些微小的成就所作的一切记载里面，你已经习惯于低估自己的能力了。也许你本身并不能发光，但是，你是光的传导者。有些人本身没有天才，可是有着可观的激发天才

因为猎人(Hunter)一词的头一个字母是H，所以华生推想C . C . H .可能是个什么猎人会组织名称的缩写字。——译者注

的力量。我承认，亲爱的伙伴，我真是太感激你了。”

他以前从来没有讲过这么多的话，不可否认，他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快乐。因为过去他对于我对他的钦佩和企图将他的推理方法公诸于众所作的努力，常是报以漠然视之的态度，这样很伤我的自尊心。而现在我居然也能掌握了他的方法，并且实际应用起来，还得到了他的赞许，想起这点我就感到很骄傲。现在他从我手中把手杖拿了过去，用眼睛审视了几分钟，然后带着一副很感兴趣的神情放下了纸烟，把手杖拿到窗前又用放大镜仔细察看起来。

“虽很简单，但还有趣，”他说着就重新在他所最喜欢的那只长椅的一端坐下了，“手杖上确实有一两处能够说明问题。它给我们的推论提供了根据。”

“我还漏掉了什么东西吗？”我有些自负地问道，“我相信我没有把重大的地方忽略掉。”

“亲爱的华生，恐怕你的结论大部分都是错误的呢！坦白地说吧，当我说你激发了我的时候，我的意思是说：在我指出你谬误之处的同时，往往就把我引向了真理。但并不是说这一次你完全错误了。那个人肯定是一位在乡村行医的医生，而且他确是常常步行的。”

“那么说，我的猜测就是对的了。”

“也只是到这个程度而已。”

“但是，那就是全部事实了。”

“不，不，亲爱的华生，并非全部——决不是全部。譬如说，我倒愿意提出，送给这位医生的这件礼物，与其说是来自猎人会，倒不如说是来自一家医院；由于两个字头‘C.C.’

是放在‘医院’一词（在英文中，医院一词的字头也是H）之前的。因此，很自然的使人想起了Charing Cross这两个字来。”

“也许是你对了。”

“很可能是这样的。如果咱们拿这一点当作有效的假设的话，那我们就又有了一个新的根据了。由这个根据出发，就能对这位未知的来客进行描绘了。”

“好吧！假设‘C .C .H .’所指的就是查林十字医院，那我们究竟能得出什么进一步的结论呢？”

“难道就没有一点能够说明问题的地方了吗？既然懂得了我的方法，那么就应用吧！”

“我只能想出一个明显的结论来，那个人在下乡之前曾在城里行过医。”

“我想咱们可以大胆地比这更前进一步，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最可能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这样的赠礼的行动呢？在什么时候，他的朋友们才会联合起来向他表示他们的好意呢？显然是在摩梯末为了自行开业而离开医院的时候。我们知道有过一次赠礼的事；我们相信他曾从一家城市医院转到乡村去行医。那么咱们下结论，说这礼物是在这个转换的当儿送的不算过分吧。”

“看来当然是可能的。”

“现在，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会为主要医师，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在伦敦行医已有了相当名望的时候，才能据有这样的地位，而这样的一个人就不会迁往乡村去了。那么，他究竟是个做什么的呢？如果说他是在医院里工作而又不算在主

要医师之列，那么他就只可能是个住院外科医生或者是住院内科医生——地位稍稍高于医学院最高年级的学生；而他是在五年以前离开的——日期是刻在手杖上的，因此你的那位严肃的、中年的医生就化为乌有了。亲爱的华生，可是这里出现了一位青年人，不到三十岁，和蔼可亲、安于现状、马马虎虎，他还有一只心爱的狗，我可以大略地把它形容成比狸犬大，比獒犬小。”

我不相信地笑了起来。歇洛克·福尔摩斯向后靠在长椅上，向天花板上吐着飘荡不定的小烟圈。

“至于后一部份，我无法检查你是否正确，”我说，“但是要想找出几个有关他的年龄和履历的特点来，至少是不怎么困难的。”我从我那小小的放医学书籍的书架上拿下一本医药手册来，翻到人名栏的地方。里面有好几个姓摩梯末的，但只有一个可能是我们的来客。我高声地读出了这段记载：

“杰姆士·摩梯末，一八八二年毕业于皇家外科医学院，德文郡达特沼地格林盆人。一八八二至一八八四年在查林十字医院任住院外科医生。因著文《疾病是否隔代遗传》而获得杰克逊比较病理学奖金。瑞典病理学协会通讯会员。曾著有《几种隔代遗传的畸形症》（载于一八八二年的《柳叶刀》），《我们在前进吗？》（载于一八八三年三月份的《心理学报》）。曾任格林盆、索斯利和高冢村等教区

《柳叶刀》（原文为Lance）是英国的一种医学杂志，至今仍继续出版。——译者注

的医务官。”

“并没有提到那个本地的猎人会啊，华生！”福尔摩斯带着嘲弄的微笑说，“正象你所说的观察结果一样，他不过是个乡村医生；我觉得我的推论是很正确的了。至于那些形容词，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我说过‘和蔼可亲、安于现状和马马虎虎’。根据我的经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待人亲切的人才会收到纪念品；只有不贪功名的人才会放弃伦敦的生涯而跑到乡村去；只有马马虎虎的人会在你的屋里等了一小时以后不留下自己的名片，反而留下自己的手杖。”

“那狗呢？”

“经常是叼着这根手杖跟在它主人的后面。由于这根木杖很重，狗不得不紧紧地叼着它的中央，因此，它的牙印就能看得很清楚了。从这些牙印间的空隙看来，我以为这只狗的下巴要比狸犬下巴宽，而比獒犬下巴窄。它可能是……对了，它一定是一只卷毛的长耳獾犬。”

他站了起来，一面说着一面在屋里来回地走着。他在向楼外突出的窗台前站住了。他的语调里充满了自信，引得我抬起头来，以惊奇的眼光望着他。

“亲爱的伙伴，对这一点，你怎么能这样地肯定呢？”

“原因很简单，我现在已经看到那只狗正在咱们大门口的台阶上，而且它主人按铃的声音也传了上来。不要动，我恳求你，华生。他是你的同行兄弟，你在场对我也许会有帮助。华生，现在真是命运之中最富戏剧性的时刻了，你听得到楼梯上的脚步声了吧，他正在走进你的生活；可是，你竟不知

道是祸是福。这位医学界的人物，杰姆士·摩梯末医生要向犯罪问题专家歇洛克·福尔摩斯请教些什么呢？请进！”

这位客人的外表，对我来说真是值得惊奇的事，因为我先前预料的是一位典型的乡村医生，而他却是一个又高又瘦的人，长长的鼻子象只鸟嘴，突出在一双敏锐而呈灰色的眼睛之间，两眼相距很近，在一副金边眼镜的后面炯炯发光。他穿的是他这一行人常爱穿的衣服，可是相当落拓，因为他的外衣已经脏了，裤子也已磨损。虽然还年轻，可是长长的后背已经弯曲了，他在走路的时候头向前探着，并具有贵族般的慈祥风度。他一进来，眼光马上就落在福尔摩斯拿着的手杖上了，他欢呼一声就向他跑了过去。“我太高兴了！”他说道，“我不能肯定究竟是把它忘在这里了呢？还是忘在轮船公司里了。我宁可失去整个世界，也不愿失去这根手杖。”

“我想它是件礼物吧。”福尔摩斯说。

“是的，先生。”

“是查林十字医院送的吗？”

“是那里的两个朋友在我结婚时送的。”

“唉呀！天哪，真糟糕！”福尔摩斯摇着头说。

摩梯末医生透过眼镜稍显惊异地眨了眨眼。

“为什么糟糕？”

“因为您已经打乱了我们的几个小小的推论。您说是在结婚的时候，是吗？”

“是的，先生，我一结婚就离开了医院，也放弃了成为顾

问医生 的全部希望。可是，为了能建立起自己的家庭来，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

“啊哈！我们总算还没有弄错。”福尔摩斯说道，“嗯，杰姆士·摩梯末博士……”

“您称我先生好了，我是个卑微的皇家外科医学院的学生。”

“而且显而易见，还是个思想精密的人。”

“一个对科学略知一二的人，福尔摩斯先生；一个在广大的未知的海洋岸边拣贝壳的人。我想我是在对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讲话，而不是……”

“不，这是我的朋友华生医生。”

“很高兴能见到您，先生。我曾听到人家把您和您朋友的名字相提并论。您使我很感兴趣，福尔摩斯先生。我真想不到会看见这样长长的头颅或是这种深深陷入的眼窝。您不反对我用手指沿着您的头顶骨缝摸一摸吧，先生？在没有得到您这具头骨的实物以前，如果按照您的头骨做成模型，对任何人类学博物馆说来都会是一件出色的标本。我并不想招人讨厌，可是我承认，我真是羡慕您的头骨。”

歇洛克·福尔摩斯用手势请我们的陌生客人在椅子上坐下。“先生，我看得出来，您和我一样，是个很热心于思考本行问题的人，如同我对我的本行一样。”他说道，“我从您的食指上能看出来您是自己卷烟抽的；不必犹豫了，请点一支

顾问医生为医生中之地位最高者。顾问医生停止一般医疗工作而专门协助诊断治疗一般医生难以诊治之疑难病症。——译者注

吧。”

那人拿出了卷烟纸和烟草，在手中以惊人的熟练手法卷成了一支。他那长长的手指抖动着，好象昆虫的触须一样。

福尔摩斯很平静，可是他那迅速地转来转去的眼珠使我看出，他已对我们这位怪异的客人发生了兴趣。

“我认为，先生，”他终于说起话来了，“您昨晚赏光来访，今天又来，恐怕不仅仅是为了研究我的头颅吧？”

“不，先生，不是的，虽然我也很高兴有机会这样做。我所以来找您，福尔摩斯先生，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个缺乏实际经验的人，而且我忽然遇到了一件最为严重而又极为特殊的问题。由于我确知您是欧洲第二位最高明的专家……”

“喝，先生！请问，荣幸地站在第一位的是谁呢？”福尔摩斯有些刻薄地问道。

“对于一个具有精确的科学头脑的人来说，贝蒂荣先生办案的手法总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的。”

“那么您去找他商讨不是更好吗？”

“先生，我是说，就具有精确的科学头脑的人说来。可是，就对事物的实际经验说来，众所共知的，您是独一无二的了。我相信，先生，我并没有在无意之中……”

“不过稍微有一点罢了，”福尔摩斯说道，“我想，摩梯末医生，最好请您立刻把要求我协助的问题明白地告诉我吧。”

二 巴斯克维尔的灾祸

“我口袋里有一篇手稿，”杰姆士·摩梯末医生说道。

“在您进屋时我就看出来，”福尔摩斯说。

“是一张旧手稿。”

“是十八世纪初期的，否则就是假造的了。”

“您怎么知道的呢，先生？”

“在您说话的时候，我看到那手稿一直露着一两英寸的光景。如果一位专家不能把一份文件的时期估计得相差不出十年左右的话，那他就真是一位差劲儿的蹩脚专家了。可能您已经读过了我写的那篇关于这问题的小论吧。据我判断，这篇手稿是在一七三 年写成的。”

“确切的年代是一七四二年。”摩梯末医生从胸前的口袋里把它掏了出来，“这份祖传的家书，是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交托给我的，三个月前他忽遭惨死，在德文郡引起了很大的惊恐。可以说，我是他的朋友，同时又是他的医生。他是个意志坚强的人，先生，很敏锐，经验丰富，并和我一样地讲求实际。他把这份文件看得很认真，他心里早已准备接受这样的结局了；而结果，他竟真的得到了这样的结局。”

福尔摩斯接过了手稿，把它平铺在膝头上。

“华生，你注意看，长 S 和短 S 的换用，这就是使我能确定年代的几个特点之一。”

我凑在他的肩后看着那张黄纸和退了色的字迹。顶上写着“巴斯克维尔庄园”，再下面就是潦草的数字“1742”。

“看来好象是一篇什么记载似的。”

“对了，是关于一件在巴斯克维尔家流传的传说。”

“不过我想您来找我恐怕是为了当前的和更有实际意义的事情吧？”

“是近在眼前的事，这是一件最为现实和急迫的事了，必须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做出决定。不过这份手稿很短，而且与这件事有着密切联系。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就把它读给您听。”

福尔摩斯靠在椅背上，两手的指尖对顶在一起，闭上了眼睛，显出一副听其自然的神情。摩梯末将手稿拿向亮处，以高亢而嘶哑的声音朗读着下面的奇特而古老的故事：

“关于巴斯克维尔的猎犬一事有过很多的说法，我所以要写下来是因为我相信确曾发生过象我所写的这样的事。我是修果·巴斯克维尔的直系后代，这件事是我从我父亲那里听来的，而我父亲又是直接听我祖父说的。儿子们，但愿你们相信，公正的神明能够惩罚那些有罪的人，但是只要他们能祈祷悔过，无论犯了多么深重的罪，也都能得到宽恕。你们知道了这件事，也不用因为前辈们所得的恶果而恐惧，只要自己将来谨慎就可以了，以免咱们这家族过去所尝到的深重的痛苦重新落在咱们这些败落的后代身上。

“据说是在大叛乱时期（我真心地向你们推荐，应该读一读博学的克莱仑顿男爵所写的历史），这所巴斯克维尔大厦本为修果·巴斯克维尔所占用，无可否认，他是个最卑俗粗野、最目无上帝的人了。事实上，如果只是这一点的话，乡邻本是可以原谅他的，因为在这一地区圣教从来就没有兴旺过。他的天性狂妄、残忍，在西部已是家喻户晓了。这位修果先生偶然地爱上了（如果还能用这样纯洁的字眼称呼他那卑鄙的情欲的话）在巴斯克维尔庄园附近种着几亩地的一个庄稼人的女儿。可是这位少女一向有着谨言慎行的好名声，当然要躲着他了，何况她还惧怕他的恶名。后来有一次，在米可摩斯节那天，这位修果先生知道她的父兄俩都出门去了，就和五六个游手好闲的下流朋友一起，偷偷地到她家去把这个姑娘抢了回来。他们把她弄进了庄园，关在楼上的一间小屋子里，修果就和朋友们围坐狂欢痛饮起来，他们在夜里是常常这样干的。这时，楼上的那位可怜的姑娘听到了楼下狂歌乱吼和那些不堪入耳的脏字，已是惊恐万分不知所措了。有人说，修果·巴斯克维尔酒醉时所说的那些话，不管是谁，即使是重说一遍都可能会遭到天谴。最后，她在恐惧已极的情况之下竟干出来一桩就连最勇敢和最狡黠的人都会为之咋舌的事来。她从窗口出来，攀缘着至今仍爬满南墙的蔓藤由房檐下面

指英国 1642—1660 年的内战而言。——译者注

基督教纪念圣徒麦可 (St. Michael) 的节日（每年 9 月 29 日）。——译

者注

一直爬了下来，然后就穿过沼地直往家里跑去了，庄园离她家约有九英里的样子。

“过了一会儿，修果离开了客人，带着食物和酒——说不定还有更糟糕的东西呢——就去找被他掳来的那个姑娘去了，可是竟发现笼中之鸟已经逃走了。随后，他就象中了魔似地冲下楼来，一到饭厅就跳上了大餐桌，眼前的东西，不管是酒瓶还是木盘全都被他踢飞了。他在朋友面前大嚷大闹着说：只要当晚他能追上那丫头，他愿把肉体 and 灵魂全都献给恶魔任其摆布。当那些纵酒狂饮的浪子们被他的暴怒吓得目瞪口呆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凶恶的家伙——也许是因为他比别人喝得更醉——大叫着说应当把猎狗都放出去追她。修果听他一说就跑了出去，高呼马夫牵马备鞍并把犬舍里的狗全都放出来，把那少女丢下的头巾给那些猎狗闻了闻就把它一窝蜂地轰了出去，这些狗在一片狂吠声中往被月光照耀着的沼地上狂奔而去。

“这些浪子们目瞪口呆地站着，不知道这样匆匆忙忙地搞了半天究竟是怎么回事。过了一会儿他们才弄明白了到沼地里去要干什么，接着又都大喊大叫起来了，有的人喊着要带手枪，有的人找自己的马，有的人甚至还想再带一瓶酒。最后，他们那疯狂的头脑终于恢复了一点理智，十三个人全体上马追了下去。头顶上的月亮清清楚楚地照着他们，他们彼此紧靠一起顺着那少女返家的必经之途疾驰而去。

“在他们跑了一二英里路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沼地里的牧人，他们大喊着问他看到了他们所追捕的人没有。据说

那牧人当时被吓得简直都说不出话来了，后来，他终于说他确实看到了那个可怜的少女，后面还有一群追索着她的猎狗。‘我看到的还不止这些呢，’他说道，‘修果·巴斯克维尔也骑着他那黑马从这里过去了，还有一只魔鬼似的大猎狗一声不响地跟在他的后面。上帝啊，可别让那样的狗跟在我的后面！’那些醉鬼老爷们骂了那牧人一顿就又骑着马赶了下去。可是不久他们就被吓得浑身发冷了。因为他们听到沼地里传来了马跑的声音，随后就看到了那匹黑马，嘴里流着白沫跑了过去，鞍上无人，缰绳拖在地上。从那时起那些浪子们都挤到了一起，因为他们已经感到万分恐怖了，可是他们总还是在沼地里前进着。如果他们只是一个人走在那里的话，无疑地早就会拨转马头跑回去了。他们就这样慢慢地骑着前进，最后终于赶上了那群猎狗。这些狗虽然都是以骁勇和优种出名的，可是这时竟也挤在沼地里的一条深沟的尽头处，竞相哀鸣起来，有些只已经逃之夭夭了，有些则颈毛直竖，两眼直瞪瞪地向前面一条窄窄的小沟里望着。

“这帮人勒住了马，可以猜想得到，他们现在已比出发的时候清醒得多了。其中大多数已经不想再前进了，可是有三个胆子最大的——也许是醉得最厉害的——继续策马向山沟走了下去。前面出现了一片宽阔的平地，中间立着两根大石柱——至今还可以看到——是古时不知是谁立起来的。月光把那块空地照得很亮，那因惊恐和疲惫而死的少女就躺在那块空地的中央。可是使这三个胆大包天的酒鬼毛骨悚然的既不是少女的尸体，也不是躺在她近旁的修

果·巴斯克维尔的尸体，而是站在修果身旁撕扯着他喉咙的那个可怕的东西，一只既大又黑的畜生，样子象一只猎狗，可是谁也没见过这样大的猎狗。正当他们看着那家伙撕扯修果·巴斯克维尔的喉咙的时候，它把闪亮的眼睛和直流口涎的大嘴向他们转了过来。三个人一看就吓得大叫起来，赶忙拨转马头逃命去了，甚至在穿过沼地的时候还惊呼不已。据说其中的一个因为看到了那家伙当晚就吓死了，另外两个也落得个终身精神失常。

“我的儿子们啊，这就是那只猎狗的传说的来历，据说从那时起那只狗就一直可怕地骚扰着咱们的家族。我所以要把它写下来，还因为我觉得：随便听到的东西和猜测的东西要比知道得清清楚楚的东西可怕得多。不可否认，在咱家的人里，有许多都是未得善终的，死得突然、凄惨而又神秘。但愿能得上帝无边慈爱的庇护，不致降罚于我等三代以至四代唯圣经是听的人们。我的儿子们，我借上帝之名命令你们，并且劝你们要多加小心，千万要避免在黑夜降临、罪恶势力嚣张的时候走过沼地。

“〔这是修果·巴斯克维尔 留给两个儿子罗杰和约翰的家书，并敦嘱二人万勿将此事告知其姊伊莉莎白。〕”

摩梯末医生读完了这篇怪异的记载之后就把眼镜推上了前额，直望着歇洛克·福尔摩斯。福尔摩斯打完呵欠就把烟

此修果·巴斯克维尔为这篇家书开头所提到之修果·巴斯克维尔之同名后代。——译者注

头扔进了炉火。

“嗯？”他说。

“您不觉得很有趣味吗？”

“对一个搜集神话的人来说，是很有趣味的。”

摩梯末医生从衣袋里掏出来一张折叠着的报纸。

“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我要告诉您一件发生时间较近的事。这是一张今年五月十四日的《德文郡纪事报》。是一篇有关几天前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死亡的简短叙述。”

我的朋友上身稍向前倾，神色也变得专注起来。

我们的来客重新放好了眼镜，又开始读了起来：

“最近，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之暴卒，使本郡不胜哀悼。据云，在下届选举中，此人可能被选为中部德文郡自由党候选人。虽然查尔兹爵士在巴斯克维尔庄园居住不久，但其厚道与慷慨已深得周围群众之敬爱。值此暴发户充斥之时，如查尔兹这样一支名门之后，竟能致富还乡，重振因厄运而中衰之家声，诚为可喜之事。众所周知之查尔兹爵士曾在南非投机致富。但他较之一直于到倒霉为止的人们聪明，他带着变卖了资财返回英伦。他来到巴斯克维尔庄园不过两年，人们普遍在谈论着他那庞大的重建和修幕的计划，然此计划已因其本人逝世而中断。因他并无子嗣，他曾公开表示，在他有生之日整个乡区将得到他的资助，因此，有很多人都悲悼他的暴亡。至于他对本地及郡慈善机关的慷慨捐输，本栏曾常有登载。

“验尸之结果尚未能将与查尔兹爵士之死亡相关之诸

情况弄清，至少尚未能消除由于当地之迷信所引起之诸种谣传。毫无理由怀疑有任何犯罪成分，或想象死亡并非由于自然原因。查尔兹爵士为鳏夫，据说他在某些方面表现精神状态有些反常。他虽有如许财产，但个人所好却很简单。巴斯克维尔庄园中之仆人只有白瑞摩夫妇二人，丈夫是总管，妻子当管家妇。他们的已被几个朋友证实了的证词说明：查尔兹爵士曾有健康情况不良之征象，尤其是几点心脏症状；表现在面色改变、呼吸困难和严重的神经衰弱。死者的朋友和私人医生杰姆士·摩梯未也提供了同样的证明。

“案件实情甚为简单。查尔兹·巴斯克维尔有一种习惯，每晚在就寝前，须沿巴斯克维尔庄园出名之水松夹道散步。白瑞摩夫妇的证词说明死者之习惯确是如此。五月四日，查尔兹爵士曾声称他第二天想去伦敦，并曾命白瑞摩为他准备行李。当晚他照常出去作晚间散步，他常吸着雪茄散步，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在十二点钟的时候，白瑞摩发现厅门还开着，他吃了一惊，于是就点了灯笼，出去寻找主人。当时外面很潮湿，所以沿着夹道下去很容易看到爵士的足迹，小路的中间有个通向沼地的栅门。种种迹象都说明查尔兹爵士曾站在门前，然后他就沿着夹道走了下去，他的尸体就是在夹道的末端被发现的。有一件尚未得到解释的事实就是：白瑞摩说，他主人的足迹在过了通往沼地的栅门后就变了样，好象是从那以后就换用足尖走路了。有一个叫作摩菲的吉卜赛马贩子，当时正在沼地里距出事地点不远的地方，可是他自己承认当时酒醉得很

厉害。他说他曾听到过呼喊声，但说不清是来自哪方。在查尔兹爵士身上找不出遭受暴力袭击的痕迹，可是医生的证明中曾指出面容变形到几乎难以相信的程度的、躺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朋友和病人的尸体——据解释说，这是一种在因呼吸困难和心脏衰竭而死的时候常有的现象。这一解释已为尸体解剖所证明，说明存在着由来已久的官能上的病症。法院验尸官也缴呈了一份与医生证明相符的判断书。如此结束究属妥善，因查尔兹爵士之后代仍将在庄园居住，并将继续不幸为之中断的善行，因此，显然此点具有极端重要性，如验尸官平凡的发现不能最后扑灭那些邻里相传的有关此事的荒诞故事，则欲为巴斯克维尔庄园找个住户就很困难了。据了解，如果说爵士还有活着的最近的亲属的话，那就是他弟弟的儿子亨利·巴斯克维尔先生了。以前曾听说这位年轻人在美洲。现已进行调查，以便通知他来接受这笔为数庞大的财产。”

摩梯末把报纸叠好，放回口袋去。

“福尔摩斯先生，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有关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死亡的事实。”

“我真得感谢您，”歇洛克·福尔摩斯说，“能引起我对这件饶有兴趣的案件的注意。当时我曾读过一些报纸的报导，但那时我正专心致力于梵蒂冈宝石案那件小事，在受着教皇急迫的嘱托之下竟忽略了在英伦发生的一些案件。您说这段新闻已包括了全部公开的事实吗？”

“是的。”

“那么再告诉我一些内幕的事实吧！”他靠在椅背上，把两只手的指尖对顶在一起。显出了他那极为冷静的、法官似的表情。

“这样一来，”摩梯末医生一面说着，一面感情开始激动起来，“就会把我还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事情都说出来了，我连验尸官都隐瞒了。因为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最怕在公众面前显得他似乎是相信了一种流传的迷信。我的另一个动机，就象报纸上所说的那样，如果有任何事情再进一步恶化它那已经相当可怕的名声，那么巴斯克维尔庄园就真的再不会有人敢住了。为了这两个原因，我想，不把我知道的全部事情都说出来还是正确的，因为那样做不会有什么好处，但是对你说来，我没有理由不开诚布公，彻底谈出来。

“沼地上的住户们住得彼此相距都很远，而彼此居住较近的人们就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和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见面的机会就很多。除了赖福特庄园的弗兰克兰先生和生物学家斯台普吞先生而外，方圆数十英里之内就再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了。查尔兹爵士是一位喜欢隐居独处的人，可是他的病把我们俩拉到了一起，而且对科学的共同兴趣也大大有助于使我们两人亲近起来。他从南非带回来很多科学资料，我还常常将整个美好动人的傍晚和他共同消磨在研讨对布史人和豪腾脱人的比较解剖学上。

“在最后的几个月里我看得愈来愈清楚，查尔兹爵士的神

南非一种原始的、以游牧狩猎为生的种族。——译者注

南非黑人中的一个种族。——译者注

经系统已经紧张到极点了。他深信着我读给你听的那个传说——虽然他经常在自己的宅邸之内散步，但一到晚上就说什么也不肯到沼地上去了。福尔摩斯先生，在你看来是那样的不可信，可是，他竟深信他的家已经是厄运临头了。当然，他由上辈得知的传说确实使人不快。可怕的事就要在眼前出现的想法经常占据着他的身心，他不只一次地问过我，是否在夜间出诊的途中看到过什么奇怪的东西，或是听见过一只猎狗的嗥叫。后边这个问题他曾问过我好多次，而且总是带着惊慌颤抖的声调。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傍晚我驾着马车到他家去，那是在这件致命的事情发生以前约有三个星期的时候。碰巧他正在正厅门前。我已经从我的小马车上下来站在他的面前了，我忽然看到他的眼里带着极端恐怖的表情，死死地盯视着我的背后。我猛然转过身去，刚刚来得及看到一个象大牛犊似的黑东西飞快地跑了过去。他惊慌恐怖得那样厉害，我不得不走到那动物曾经走过的地方四下寻找了一番。它已经跑了。但是，这件事似乎在他心中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我陪着他呆了一晚，就在那时，为了解释他所表现的情绪，他就把我刚来的时候读给您听的那篇记载托我保存了。我所以要提到这一小小的插曲，是因为它在随后发生的悲剧中可能有些重要性，可是在当时，我确实认为那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他的惊恐也是没有来由的。

“还是听从了我的劝告，查尔兹爵士才打算到伦敦去。我知道，他的心脏已经受了影响，他经常处于焦虑之中，不管其缘由是如何的虚幻，显然已严重地影响了他的健康。我想，

几个月的都市生活就能把他变成一个新人了。我们共同的朋友斯台普吞先生非常关心他的健康状况，他和我的意见相同。可是，这可怕的灾祸竟在临行前的最后一刻发生了。

“在查尔兹爵士暴死的当晚，总管白瑞摩发现以后，立刻就派了马夫波金斯骑着马来找我，因为我就寝很晚，所以在出事后一小时之内我就来到了巴斯克维尔庄园。我验证了所有在验尸过程中提到过的事实。我顺着水松夹道往前观察了他的脚印，看过了对着沼地的那扇栅门的地方，看来他曾在那儿等过人，我注意到由那一点以下的足迹形状的变化。我还发现了，除了白瑞摩在软土地上留下的那些足迹之外没有其他足迹。最后我又细心地检查了尸体，在我到达以前还没有人动过它。查尔兹爵士趴在地上，两臂伸出，他的手指插在泥土里；他的面部肌肉因强烈的情感而紧缩起来，甚至使我无法辨认，确实没有任何伤痕。可是在验尸的时候白瑞摩曾提供了一个不真实的证明。他说在尸体周围的地上没有任何痕迹，他什么也没有看到。可是，我倒看到了——就在相距不远的地方，不仅清晰而且是痕迹犹新。”

“足迹？”

“足迹。”

“是男人的还是女人的？”

摩梯末奇怪地望着我们一会儿，在回答的时候，声音低得几乎象耳语一样：

“福尔摩斯先生，是个极大的猎狗的爪印！”

三 疑 案

坦白地说，一听到这些话，我浑身都发抖了，医生的声调也在发颤，这说明连他都被亲口说给我们听的那件事所深深地激动了。福尔摩斯惊异地向前探着身，两眼显出当他对一件事极感兴趣时所特有的炯炯发光的专注的眼神。

“您真看到了吗？”

“清楚得就象现在我看见您一样。”

“您什么也没有说吗？”

“说又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别人就没有看到呢？”

“爪印距尸体约有二十码，没有人注意到。我想如果我不知道这件传说的话，恐怕也不会发现它。”

“沼地里有很多看羊的狗吗？”

“当然有很多，但是这只并不是看羊狗。”

“您说它很大吗？”

“大极了。”

“它没有接近尸体吗？”

“没有。”

“那是个什么样的夜晚？”

“又潮又冷。”

“并没有下雨吧？”

“没有。”

“夹道是什么样的？”

“有两行水松老树篱，高十二英尺，种得很密，人不能通过，中间有一条八英尺宽的小路。”

“在树篱和小路之间还有什么东西吗？”

“有的，在小路两旁各有一条约六英尺宽的草地。”

“我想那树篱有一处是被栅门切断了是吧？”

“有的，就是对着沼地开的那个栅门。”

“还有其他的开口吗？”

“没有了。”

“这样说来，要想到水松夹道里来，只能从宅邸或是由开向沼地的栅门进去罗？”

“穿过另一头的凉亭还有一个出口。”

“查尔兹爵士走到那里没有？”

“没有，他躺下的地方距离那里约有五十码。”

“现在，摩梯末医生，请告诉我——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你所看到的脚印是在小路上而不是在草地上吧？”

“草地上看不到任何痕迹。”

“是在小路上靠近开向沼地的栅门那一面吗？”

“是的，是在栅门那一面的路边上。”

“您的话引起了极大的兴趣。还有一点，栅门是关着的吗？”

“关着，而且还用锁锁着呢。”

“门有多高？”

“四英尺左右。”

“那么说，任何人都能爬过来了？”

“是的。”

“您在栅门上看到了什么痕迹吗？”

“没有什么特别的痕迹。”

“怪了！没有人检查过吗？”

“检查过，是我亲自检查的。”

“什么也没有发现吗？”

“简直把人搞得胡里糊涂；显然查尔兹爵士曾在那里站过五分钟到十分钟的样子。”

“您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从他的雪茄上曾两次掉下烟灰来。”

“太妙了，华生，简直是个同行，思路和咱们一样。可是脚印呢？”

“在那一小片沙砾地面上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脚印；我看得出来有别人的脚印。”

歇洛克·福尔摩斯带着不耐烦的神情敲着膝盖。

“要是我在那里该多好！”他喊道，“显然这是一个极有意思的案件，它为犯罪学专家提供了进行研究工作的广泛的好机会。我本可在那片沙砾地面上看出不少线索来的；但是，现在那些痕迹已被雨水和爱看热闹的农民的木鞋所消灭了。啊！摩梯末医生，摩梯末医生啊，当时您为什么不叫我去呢！说真的，您该对这件事负责。”

“福尔摩斯先生，我无法既请了您去，而又不把这些真相暴露于世，而且我也已经说明不愿这样做的原因了。同时，同时——”

“为什么您犹豫不说呢？”

“有的问题，就连最精明老练的侦探也是毫无办法的。”

“您是说，这是一件神怪的事情吗？”

“我并没有肯定这样说。”

“您是没有肯定这样说。但是，显然您是这样想的。”

“福尔摩斯先生，自从这件悲剧发生之后，我曾听到过一些很难与自然法则相符合的事情。”

“请举例说吧。”

“我知道在这可怕的事情发生之前，就有些人曾在沼地里看到过跟所说的这个巴斯克维尔的怪物形状相同的动物，而且决不是科学界所已知道的兽类。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是一只大家伙，发着光，狰狞得象魔鬼似的。我曾盘问过那些人；其中有一个是精明的乡下人，一个是马掌铁匠，还有一个是沼地里的农户；他们都说了关于这个可怕的幽灵的相同的故事，完全和传说之中的狰狞可怕的猎狗相符。您可以相信，全区都被恐惧所笼罩了，敢在夜晚走过沼地的真可以算是大胆的人了。”

“难道您——一个有着科学素养的人，会相信这是神怪的事吗？”

“我也不知道应该相信什么。”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至今为止，我的调查工作的范围还仅限于人世，”他说，“我只与罪恶做了稍许的斗争。但是，要接触到万恶之神，也许就不是我之力所能及的了。但是无论如何，您总得承认，脚印是实实在在的吧。”

“这只古怪的猎狗确是实在得足以撕碎人的喉咙了，可是它又确实象是妖魔。”

“我看得出来，您已经非常倾向于超自然论者了。可是，摩梯末医生，现在请您告诉我，您既持有这种看法，为什么还来找我呢？您以同样的口气对我说，对查尔兹爵士的死进行调查是毫无用处的，而您却又希望我去调查。”

“我并没有说过希望您去调查啊。”

“那么，我怎样才能帮助您呢？”

“希望您告诉我，对于即将抵达滑铁卢车站的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应该怎么办呢？”摩梯末医生看了看他的表，“他在一个钟头零一刻钟之内就要到了。”

“他就是继承人吗？”

“对了，查尔兹爵士死后，我们对这位年轻的绅士进行了调查，才发现他一直就在加拿大务农。根据我们的了解，由种种方面看来，他都是个很好的人。我现在不是作为一个医生，而是作为查尔兹爵士遗嘱的受托人和执行人说话的。”

“我想没有其他申请继承的人了吧？”

“没有了。在他的亲属之中，我们唯一能够追溯到的另一个人就是罗杰·巴斯克维尔了。他是兄弟三个之中最年轻的一个，查尔兹爵士是最年长的一个，年轻时就死了的二哥就是亨利这孩子的父亲。三弟罗杰是家中的坏种，他和那专横的老巴斯克维尔可真是一脉相传；据他们说，他长得和家中的老修果的画像维妙维肖。他闹得在英格兰站不住脚了，逃到了美洲中部，一八七六年生黄热病死在那里。亨利已是巴斯克维尔家最后仅存的子嗣。在一小时零五分钟之后，我就

要在滑铁卢车站见到他了。我接到了一份电报，说他已于今晨抵达南安普敦。福尔摩斯先生，现在您打算让我对他怎么办呢？”

“为什么不让他到他祖祖辈辈居住的家里去呢？”

“看来似乎很应该，不是吗？可是考虑到每个巴斯克维尔家的人，只要到那里去，就会遭到可怕的命运。我想，如果查尔兹爵士在死前还来得及能和我说话的话，他一定会警告我，不要把这古老家族的最后一人和巨富的继承者带到这个致命的地方来。可是，不可否认的，整个贫困、荒凉的乡区的繁荣幸福都系于他的来临了。如果庄园里没有个主人，查尔兹爵士做过的一切善行就会全部烟消云散。由于我个人显然对这事很关心，恐怕我个人的看法对此事影响过大，所以才将这案件向您提出来，并征求您的意见。”

福尔摩斯考虑了一会儿。

“简单说来，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您的意见是说，有一种魔鬼般的力量，使达特沼地变成了巴斯克维尔家人居处不安之所——这就是您的意见吗？”

“至少我可以说，有些迹象说明可能是这样的。”

“是的。可是肯定地说，如果您那神怪的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这青年人在伦敦就会象在德文郡一样地倒霉。一个魔鬼，竟会象教区礼拜堂似的，只在本地施展权威，那简直太难以想象了。”

“福尔摩斯先生，如果您亲身接触到这些事情，也许您就不会这样轻率地下断语了。根据我的理解，您的意见是：这位青年在德文郡会和在伦敦同样的安全。他在五十分钟内就

要到了，您说该怎么办呢？”

“先生，我建议您坐上一辆出租马车，叫走您那只正在抓挠我前门的长耳猎犬，到滑铁卢去接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然后呢？”

“然后，在我对此事作出决定之前，什么也不要告诉他。”

“您要用多长时间才能作出决定呢？”

“二十四小时。如果您能在明天十点钟到这里来找我的话，摩梯末医生，那我真是太感谢您了；而且如果您能偕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同来的话，那就会更有助于我作出未来的计划了。”

“我一定这样作，福尔摩斯先生。”他把这约会用铅笔写在袖口上，然后就带着他那怪异的、凝目而视和心不在焉的样子匆忙地走了。当他走到楼梯口时，福尔摩斯又把他叫住了。

“再问您一个问题，摩梯末医生，您说在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死前，曾有几个人在沼地里看见过这个鬼怪吗？”

“有三个人看见过。”

“后来又有人看见过吗？”

“我还没有听说过。”

“谢谢您，早安。”

福尔摩斯带着安静的、内心满足的神情回到他的座位上去，这表示他已找到了合乎口味的工作了。

“要出去吗，华生？”

“是啊，不过如果能对你有帮助的话，我就不出去。”

“不，我亲爱的伙伴，只有在采取行动的时候，我才会求助于你呢。真妙啊，从某些观点看来，这件事实在特别。在你路过布莱德雷商店的时候，请你叫他们送一磅浓烈的板烟来好吗？谢谢你。如果对你方便的话，请你在黄昏前不要回来，我很想在这段时间里把早上获得的有关这极为有趣的案件的种种印象比较一下。”

我知道，在精神高度集中，权衡点滴证据，作出不同的假设，把它们对比一下，最后再确定哪几点是重要的，哪些是不真实的时候，闭门独处，苦思终日，对我朋友说来是极为必要的。因此我就把时间全部消磨在俱乐部里了，黄昏前一直也没有回到贝克街去。在将近九点钟的时候，我才又坐在休息室里了。

我打开门，第一个感觉就是好象着了火似的，因为满屋都是烟，连台灯的灯光都看不清了。走进去以后，我总算放下了心，因为浓烈的粗板烟气呛得我的嗓子咳了起来。透过烟雾，我模模糊糊地看到福尔摩斯穿着睡衣的身影蜷卧在安乐椅中，口里衔着黑色的陶制烟斗，周围放着一卷一卷的纸。

“着凉了吗，华生？”他说。

“没有，都是这有毒的空气搞的。”

“啊，你说得对，我想空气也确实是够浓的了。”

“浓得简直无法忍受。”

“那么，就打开窗子吧！我看得出来，你整天都呆在俱乐部里吧？”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

“我说得对吗？”

“当然了，可是怎么——”

他讥笑着我那莫名其妙的神情。

“华生，因为你带着一身轻松愉快的神情，使我很想耍耍小把戏拿你开开心。一位绅士在泥泞的雨天出了门；晚上回来的时候，身上却干干净净，帽上、鞋上依然发着亮光，他一定是整天呆坐未动。他还是个没有亲近朋友的人，这么说来，他还会到哪里去过呢？这不是很明显的事吗？”

“对，相当明显。”

“世界上有的是没有人看得出来的明显的事。你以为我是呆在什么地方？”

“这不是呆在这里没有动吗？”

“正相反，我到德文郡去过了。”

“‘魂灵’去了吧？”

“正是，我的肉体一直是坐在这只安乐椅里。可是遗憾的是，我竟在‘魂灵’已远远飞走的期间喝掉了两大壶咖啡，抽了多得难以相信的烟草。你走了以后，我派人去斯坦弗警局取来了绘有沼地这一地区的地图，我的‘魂灵’就在这张地图上转了一天。我自信对那个地区的道路已了如指掌了。”

“我想该是一张很详细的地图吧？”

“很详细。”他把地图打开了一部分放在膝头上。“这里就是与我们特别有关系的地区。中间的地方就是巴斯克维尔庄园。”

“周围是被树林围绕着的吗？”

“是的。我想那条水松夹道，虽然在这儿并没有注明，一定是沿着这条线伸展下去的；而沼地呢，你可以看得出来，是

在它的右侧。这一小堆房子就是格林盆村，咱们的朋友摩梯末医生的住宅就在这里。在半径五里之内，你看得到，只有很少几座零星散布的房屋。这里就是事件里提到过的赖福特庄园。这里有一所注明了的房屋，可能就是那位生物学家的住宅；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姓斯台普吞。这里是两家沼地的农舍，高陶和弗麦尔。十四英里以外就是王子镇的大监狱。在这些分散的各点之间和周围伸延着荒漠凄凉的沼地。这里就是曾经演出悲剧的舞台，也许靠我们的帮助，在这舞台上还会演出些好戏呢。”

“这一定是个荒野之地。”

“啊，左近的环境可真太合适了，如果魔鬼真想插足于人世间的的事情的话……”

“这么说，你自己也倾向于神怪的说法了。”

“魔鬼的代理人也许是血肉之躯呢，难道不会吗？咱们面临着两个问题：第一，究竟是不是发生过犯罪的事实；第二，究竟是什么性质的罪行和这罪行是怎样进行的？当然罗，如果摩梯末医生的疑虑是正确的话，我们就要和超乎一般自然法则的势力打交道了；那样，我们的调查工作也就算是到了头了。但是我们只有在各种假设都被推翻之后，才能再回到这条路上来探索。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想咱们得关上那窗户了。很奇怪，我总觉得浓厚的空气能使人们的思想集中。虽然我还没有到非钻进箱子去才能思考的地步，可是我相信，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势必会得到那样的结果呢。这件案子，你在脑子里思考过了吗？”

“是的，白天的时候我想得很多。”

“你的看法怎么样呢？”

“太扑朔迷离了。”

“这案件确有其独特之处。它有几个突出的地方。譬如说吧，那足迹的变化，对这一点你的看法是怎样的呢？”

“摩梯末说过，那人在那一段夹道上是用足尖走路的。”

“他不过是重复了一个傻瓜在验尸时说过的话。为什么一个人会沿着夹道用足尖走路呢？”

“那么，该怎样解释呢？”

“他是跑着呢，华生——拼命地跑着，他在逃命，一直跑到心脏破裂伏在地上死去为止。”

“他是为了逃避什么才跑的呢？”

“咱们的问题就在这里。种种迹象都说明，这人在开始跑以前已经吓得发疯了。”

“你为什么这样说呢？”

“据我想象他恐惧的原因是来自沼地的。如果是这样的话，看来最可能的是：只有一个被吓得神魂颠倒的人才会不向房子而向相反的方向跑。如果那吉卜赛人的证词可以被认为是真实的话，他就是边跑边呼救命，而他所跑的方向却正是最不可能得到救助的方向。还有就是，当晚他在等谁呢？为什么他要在水松夹道而不在自己的房子里等人呢？”

“你认为他是在等人吗？”

“那人年事较长并且身体虚弱，我们可以理解，他会在傍晚时分散步的；可是地面潮湿而夜里又那样冷。摩梯末医生的智慧确是值得我大大赞赏的；他根据雪茄烟灰所得出的结论，说明他竟站了五分钟或十分钟的时间，难道这是很自

然的事吗？”

“可是他每天晚上都出去啊！”

“我不以为他每天晚上都在通向沼地的门前伫立等待。相反的，有证据能说明他是躲避沼地的。那天晚上他是在那里等过的，而且是在他要出发到伦敦去的前一个晚上。事情已经略具端倪了，华生，变得前后相符了。请你把我的小提琴拿给我，这件事等咱们明晨和摩梯末医生与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见面时再进一步考虑吧。”

四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我们的早餐桌很早就收拾干净了，福尔摩斯穿着睡衣等候着约定的拜会。我们的委托人对他的约会很守时刻，钟刚打十点，摩梯末医生就来了，后面跟着年轻的准男爵。准男爵是个短小精悍、生着一双黑眼珠的人，约有三十岁模样，人很结实，眉毛浓重，还有一副显得坚强而好斗的面孔。他穿着带红色的苏格兰式服装，外表显出是个久经风霜、大部时间都在户外活动的人，可是他那沉着的眼神和宁静自信的态度，显现出了绅士的风度。

“这就是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摩梯末医生说。

“噢，是的，”亨利爵士说道，“奇怪的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即使我的这位朋友没有建议今晨来找您，我自己也会来的。我知道您是善于研究小问题的。今天早晨，我就

遇到了一件实在想不通的事。”

“请坐吧，亨利爵士。您是说从您到了伦敦以后已经遇到了一些奇特的事吗？”

“没有什么重要的事，福尔摩斯先生，多半是开玩笑。如果您能把它叫做信的话，这就是我今早收到的一封信。”

他把信放在桌上，我们都探身去看。信纸的质地平常，呈灰色。收信地址是“诺桑勃兰旅馆”，字迹很潦草，邮戳是“查林十字街”，发信时间是头一天傍晚。

“谁知道您要到诺桑勃兰旅馆去呢？”福尔摩斯用锐敏的目光望着我们的来客问道。

“谁也不可能知道啊。还是在我和摩梯末医生相遇以后，我们才决定的。”

“但是，摩梯末医生无疑已经到那里去过了吧？”

“不，我以前是和一个朋友住在一起的，”医生说，“我们并没有表示过要到这家旅馆去。”

“嗯，好象有谁对你们的行动极为关心呢。”他由信封里拿出了一页叠成四折的半张 13×17 英寸的信纸。他把这张信纸打开，平铺在桌上。中间有一行用铅印字贴成的句子，是这样写的：

若你看重你的生命的价值或还有理性的话，远离沼地。

只有“沼地”两字是用墨水写成的。

“现在，”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说，“福尔摩斯先生，也

许您能够告诉我，这究竟是什么意思，究竟是谁，对我的事这样感兴趣呢？”

“您对这件事怎样看法呢，摩梯末医生？无论如何，您总得承认这封信里绝没有什么神怪的成分吧？”

“当然，先生。但是寄信的人倒很可能是个相信这是件神怪的事的人。”

“怎么回事啊？”亨利爵士急促地问道，“我觉得似乎你们二位对我的事比我自己知道得还要多得多。”

“在您离开这间屋子之前，您就会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了，亨利爵士，这点我保证。”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目前还是请您允许我们只谈关于这封一定是昨天傍晚凑成寄出的很有趣的信吧。有昨天的《泰晤士报》吗，华生？”

“在那个墙角放着呢。”

“麻烦你拿给我可以吗？翻开里面的一版，劳驾，专登主要评论的那一面。”他迅速地从上到下看了一遍，这篇重要的评论谈的是自由贸易，让我给你们读一读其中的一段吧。

“可能你还会重被花言巧语哄得相信，保护税则会对你的本行买卖或是工业具有鼓励的作用，但若从理性出发，由长远来看的话，此种立法命定会使国家远离富足，减低进口总价值，并降低此岛国之一般生活水平。”

“华生，你对这事的想法如何呢？”福尔摩斯欣喜莫名地叫了起来，很满意似地搓着手，“你不认为这是一种很可钦佩的情感吗？”

摩梯末医生带着职业的兴趣的神气望着福尔摩斯，而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则将一对茫然的眼睛盯住了我。

“我不大懂得税则这一类的事情，”亨利爵士说道，“可是据我看来，就这封短信来说，我们已经有点离题了。”

“正相反，我认为我们恰恰是在正题上呢，亨利爵士。华生对于我所采用的方法比您知道得要多，但恐怕就连他也不见得十分了解这个长句子的重要性呢。”

“是的，我承认我看不出来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可是，我亲爱的华生啊，两者之间的联系是这样的紧密，短信中的各个单字都是由这个长句中抽出来的。例如：‘你’、‘你的’、‘生’、‘命’、‘理性’、‘价值’、‘远离’等，你现在还看不出来这些字是由那里弄来的吗？”

“天那！您太对了！唉呀，您可真聪明！”亨利爵士喊了起来。

“如果对此还有任何怀疑之处的话，‘远离’和‘价值’这几个字是由同一处剪下来的，这个事实就足以消除怀疑了。”

“嗯，现在……确实！”

“实在，福尔摩斯先生，这完全是我料想不到的事，”摩梯末医生惊异地盯着我的朋友说，“如果有任何人说这些字是由报纸上剪下来的，我也能够相信，可是您竟能指出是哪份报纸，还说是剪自一篇重要的社论，这可是我所听过的最了不起的事了。您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想，医生，您能区别黑人和爱斯基摩人的头骨吧？”

“当——然了。”

“但是，怎样区别呢？”

“因为那是我的特殊嗜好，那些区别是很明显的。眉骨隆起，面部的斜度，颞骨的线条，还有……”

“这也是我的癖好啊，那不同点也是同样的明显，正象黑人和爱斯基摩人在您眼中的区别一样。在我看来，《泰晤士报》里所用的小五号铅字和半个便士一份的晚报所用的字体拙劣的铅字之间，也同样具有着很大的区别。区别报纸所用的铅字，对犯罪学专家说来，是最基本的知识中的一部分。不过，坦白地说，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也曾有一次把《李兹水银报》和《西方晨报》搞混了。但是《泰晤士报》评论栏所采用的字型是非常特殊的，不可能被误认为是其他的报纸。因为这封信是昨天贴成的，所以很可能在昨天的报纸里就能找到这些文字。”

“我明白了，那么说，福尔摩斯先生，”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说道，“剪成这封短信的那个人是用一把剪刀……”

“是剪指甲的剪刀，”福尔摩斯说，“您可以看得出来，那把剪子的刃很短，因为用剪子的人在剪下‘远离’这个词的时候不得不剪两下。”

“正是这样。那么就是说，有一个人用一把短刃剪刀剪下了这封短信所用的字，然后用浆糊贴了上去……”

“用胶水。”福尔摩斯说。

“是用胶水贴在纸上的。可是我想知道，为什么‘沼地’这个词竟是写的呢？”

“因为他在报纸上找不到这个词。其他字都是在任何一份报纸里都能找得到的常用字，可是‘沼地’这个词就不怎么常用了。”

“啊，当然了，这样就能解释清楚了。您从这封短信里还看出些什么别的东西吗，福尔摩斯先生？”

“还有一二迹象是可供研究的。他为了消灭所有的线索，确曾费了极大的苦心呢。这住址，您看得出来，是写得很潦草的。可是《泰晤士报》这份报纸除了受过很高教育的人之外，是很少有人看它的。因此，我们可以假定，这封信是个受过相当教育的人写的，可是他装成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而从他尽力掩饰自己的笔迹这一点看来，似乎他这笔迹可能会被您认出或查出来。还有，您可以看得出来，那些字不是贴成一条直线的，有些贴得比其他字要高得多。例如说‘生命’这个词吧，贴得就很不是地方。这一点可能说明剪贴的人的粗心、激动或是慌张。总起来讲，我是比较倾向于后一种想法的，因为这件事显然是重要的，这样一封信的编纂者，看来也不象是个会粗心大意的人。如果他是慌张的话，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新问题：为什么他要慌张呢？因为清早寄出的任何信件，在他离开旅馆以前都会送到亨利爵士的手里的。写信的人是怕被人撞见吗——可是怕谁呢？”

“现在我们简直胡猜起来了。”摩梯末医生说道。

“嗯，不如说是在比较各种可能性，并将其中最与实际相近的选择出来；这就是科学地运用想象力，可靠的物质根据永远是我们进行思考的出发点。现在，还有一点，您无疑地又会把它称为胡猜，可是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信上的地址是在一家旅馆里写成的。”

“您根据什么这样说呢？”

“如果您仔细地把它检查一下，您就可以看出来，笔尖和

墨水都曾给写信的人添了不少麻烦。在写一个字的当儿，笔尖就两次挂住了纸面，溅出了墨水。在写这样短短的一个地址中间，墨水就干了三次，这说明瓶中的墨水已经很少了。您想吧，私人的钢笔和墨水瓶是很少会这样的，而这两种情况竟会同时出现，当然更是十分罕有的事了，您知道，旅馆的钢笔和墨水却很难不是这样的。真的，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如果咱们能到查林十字街附近的各旅馆去检查一下字纸篓，只要一找到评论被剪破的那份《泰晤士报》剩下的部分，我们马上就能找到发出这封怪信的人了。啊！唉呀！这是什么呢？”

他把贴着字的那张 13×17 英寸的信纸拿到离眼睛只有一二英寸的地方仔细地检查着。

“啊？”

“没有什么，”他一面说着一面又扔下了信纸，“这是半张空白信纸，上边连个水印都没有。我想，咱们从这封奇异的信上能够得到的东西也就仅止于此了。啊，亨利爵士，从您来到伦敦以后，还发生过什么值得注意的事情吗？”

“嗯，没有，福尔摩斯先生。我想还没有。”

“您还没有看到过有人注意您的行动或是盯您的梢吗？”

“我好象是走进了一本情节离奇惊人的小说里似的，”我们的客人说，“见鬼，盯我的梢干什么？”

“我们就要谈这个问题了。在我们谈这问题之前，您再没有什么可告诉我们的了吗？”

“噢，这要看什么事情是你们认为值得讲的了。”

“我认为日常生活里的任何反常的事情都是值得提出来

的。”

亨利爵士微笑起来。

“对于英国人的生活，我知道得还不多，因我的时间几乎全部都是在英国和加拿大度过的。可是我希望失落一只皮鞋并不是这里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吧？”

“您丢了一只皮鞋吗？”

“我亲爱的爵士，”摩梯末医生叫了起来，“这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罢了。您回到旅馆以后就会找到的。拿这种小事来烦扰福尔摩斯先生有什么用呢？”

“唉，是他问我除了日常生活之外还发生过什么事情啊。”

“很对，”福尔摩斯说，“不管这件事看来是多么的荒唐。您是说您丢了一只皮鞋吗？”

“唉，还不就是放错地方了嘛。昨晚我把两只鞋都放在房门外，而今早就剩一只了。我从擦这双皮鞋的那个家伙的嘴里也没问出所以然来。最糟糕的是，这双高筒皮鞋是我昨天晚上刚刚由河滨路买来的，还没有穿过呢。”

“如果您还没有穿过，为什么您要把它放在外面去擦呢？”

“那双浅棕色的高筒皮鞋，还没有上过油呢，因此我就把它放在外边了。”

“那么说，昨天您一到伦敦马上就出去买了一双高筒皮鞋吗？”

“我买了很多东西呢，摩梯末医生陪着我跑来跑去的。您知道，既然我们要到那里去做个乡绅，那么我就必须穿着当地式样的服装，也许我在美国西部所沾染的生活方式使我显得有些放荡不羁了呢。除了其他东西以外，我还买了这双棕

色高筒皮鞋——付了六块钱——可是还没有穿上脚，就被偷去了一只。”

“被偷去的似乎是一件不成对就没有用处的东西，”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我承认我和摩梯末医生的想法相同，那只丢了的皮鞋不久可能会找到的。”

“嗯，先生们，”准男爵带着坚决的口气说，“我觉得好象我已经把我所知道的点点滴滴全都说了。现在，你们应当实现你们的诺言了，把我们大家所共同关心的事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吧。”

“你的要求是很合理的，”福尔摩斯回答道，“摩梯末医生，我想最好还是请您象昨天给我们讲过的那样，把您知道的全部事实再讲一遍吧。”

受到这样的鼓励之后，我们这位从事科学事业的朋友便由口袋里拿出了他那份手稿，就象昨天早晨那样地把全部案情叙述了出来。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并且不时地发出惊奇的声音。

“嗯，看来我似乎是承继了一份附有宿怨的遗产，”在冗长的叙述结束之后他说，“当然了，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听到过关于这只猎狗的事，这是我们家最喜欢讲的故事了，可是我以前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它。说起来，我伯父的去世——啊，这件事似乎使我内心感到十分不安，而且至今我还没有能把它搞清楚呢。看来你们似乎也还没有十分确定这究竟是警察该管的案子呢，还是一件牧师该管的事。”

“就是啊。”

“现在又出现了给我寄到旅馆的这封信。我想它大概和这

件事是有关系的。”

“这件事似乎说明，关于在沼地上所发生的事，有人知道得比我们还多。”摩梯末医生说。

“还有一点，”福尔摩斯说道，“那个人对您并无恶意，因为他只是向您提出了危险的警告。”

“也许是为了他们个人的目的，他们想把我吓跑。”

“啊，当然那也是可能的。我非常感激您，摩梯末医生，因为您向我介绍了一个具有几种有趣的可能性的问题。可是，亨利爵士，眼下的一个很现实的必须加以决定的问题，就是究竟您是到巴斯克维尔庄园去好呢？还是不去的好。”

“我为什么要不去呢？”

“那里似乎有危险。”

“您所说的危险，是来自我家的那个恶魔呢，还是来自人的呢？”

“啊，那正是我们要弄清楚的事啊。”

“不管它是什么，我的答复是已经肯定了的。地狱里并没有魔鬼，福尔摩斯先生，而且世界上也没有人能阻挡我回到我的家乡去。您可以把这句话当作我的最后答复。”在他说话的时候，他那浓浓的眉毛皱在一起，面孔也变得暗红起来。显然，巴斯克维尔家人的暴躁脾气，在他们这位硕果仅存的后裔身上，还没有完全消失。“同时，”他接着说，“对于你们所告诉我的全部事实，我还没有时间加以思考。这是件大事，只聚谈一次，谁也不可能全部理解并作出决定来，我愿意经过独自静思以后再作决定。喂，福尔摩斯先生，现在已是十一点半钟了，我要马上回到我的旅馆去。如果您和您的朋友华

生医生能够在两点钟的时候来和我们共进午餐的话,那时,我就能更清楚地告诉你们这件事是多么地使我震惊了。”

“华生,这样对你方便吗?”

“没有问题。”

“那么您就等着我们吧。我给您叫一辆马车好吗?”

“我倒想遛一遛,这件事确实使我相当激动。”

“我很高兴陪您一起散步,”他的同伴说。

“那么,咱们就在两点钟时再见吧。再见,早安!”

我们听到了两位客人下楼的脚步声和砰地关上前门的声音。

福尔摩斯突然由一个懒散半醒似的人变成了个说做就做的人了。

“穿戴好你的鞋帽,华生,快!一点时间都不能浪费!”他穿着睡衣冲进屋内,几秒钟以后就已穿好上装出来了。我们一同慌忙走下楼梯来到街上。在我们前面,向着牛津街的那个方向约有二百码的地方,还看得到摩梯末医生和巴斯克维尔爵士。

“要不要我跑去把他们叫住?”

“天哪!可千万别这样,我亲爱的华生。你能陪伴我,我就极为满足了,只要你还愿意和我在一起的话。我们的朋友确实聪明,今天早晨实在是很适于散步的。”

他加快了脚步,使我们和他俩之间的距离缩短了一半。然后就跟在他们后面,保持着一百码的距离,我们跟随着他们走上了牛津街,又转到了摄政街。有一次我们的两位朋友站住了,向商店的橱窗里探望着,当时福尔摩斯也同样地望着

橱窗。过了一会儿，他高兴得轻轻地叫了一声，顺着他那急切的眼神，我看到了一辆本来停在街对面的、里面坐着一个男人的双轮马车现在又慢慢地前进了。

“就是那个人，华生，来呀！即使是干不了什么的话，至少咱们应该把他看清楚。”

一瞬间，我看到了生着一络浓密的黑须和一双炯炯逼人的眼睛的面孔，在马车的侧窗中向我们转过头来。突然间，他把车顶的滑动窗打开了，向马车夫喊了些什么，然后马车就顺着摄政街疯狂地飞奔而去。福尔摩斯焦急地往四下里望着，想找一辆马车，可是看不到空车。跟着他就冲了出去，在车马的洪流里疯狂地追赶着，可是那马车跑得太快了，已经看不到了。

“唉，”福尔摩斯喘着气，脸色发白，由车马的浪潮中钻了出来，恼怒地说道，“咱们可曾有过这样坏的运气和干得这么糟糕的事吗？华生，华生，如果你是个诚实的人，你就应该把这事也记下来，作为我无往而不利的反证吧。”

“那人是谁呀？”

“我还不知道。”

“是盯梢的吗？”

“哼，根据咱们所听到的情况判断，显然是自从巴斯克维尔来到城里以后，就被人紧紧地盯上了。否则怎么那么快就被人知道了他要住在诺桑勃兰旅馆呢？如果第一天他们就盯上了他的梢，我敢说，第二天还是要盯的。你可能已经看了出来，当摩梯末医生在谈那件传说的时候，我曾走到窗前去过两次。”

“是的，我还记得。”

“那时我是向街中寻找假装闲逛的人们，可是我一个也没有看到，跟咱们打交道的是个精明人啊，华生。这件事很微妙呢，虽然我还没有能肯定对方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但是我觉得他是个有能力、有智谋的人。在我们的朋友告别之后，我马上就尾随了他们，为的是想发现他们的暗中追随者。他可真狡猾，连走路都觉得不可靠，他为自己准备了一辆马车，这样他就能跟在后边逛来逛去，或是从他们的身旁猛冲过去，以免引起他们的注意。他这手法还有个特别的好处呢，果真他们坐上一辆马车的话，他马上就能尾随上他们了。但是，显然也有一个不利之处。”

“这样他就要听凭马车夫的摆布了。”

“完全正确。”

“咱们没有记下车号来，多可惜。”

“我亲爱的华生，虽然我竟显得那样笨拙，可是你一定不会真的把我想象得连号码都忘了记下来吧？No. 2704 就是咱们要找的车号。但是，它眼下对咱们还没有用处。”

“我看不出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你还能干些什么。”

“在看到那辆马车的当时，我本来应该马上转身往回走。那时我应当不慌不忙地雇上另一辆马车，保持相当距离跟在那辆马车的后面，或者还不如驱车到诺桑勃兰旅馆去等。当我们所不知道的那个人，跟着巴斯克维尔到家的时候，我们就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看着他到什么地方去。可是当时由于我的疏忽急躁，使得咱们的对手采取了极为狡猾的行动，咱们暴露了自己，失去了目标。”

我们一边谈着一边顺着摄政街漫步前进，在我们前面的摩梯末医生和他的伙伴早就不见了。

“现在再尾随他们也没有什么意义了，”福尔摩斯说道，“盯梢的人走了，就不会再回来了。咱们必须考虑一下，咱们手里还剩下哪几张牌，用就要用得果断。你能认出车中人的面貌吗？”

“我只能认出他的胡须来。”

“我也能——可是我估计那可能是一络假胡须。对于一个干这样细致事的聪明人说来，一络胡子除了能掩饰他的相貌外，是没有别的用处的。进来吧，华生！”

他走进了一家本区的佣工介绍所，受到经理的热情欢迎。

“啊，维尔森，我看您还没有忘记我曾有幸地帮过您忙的那桩小案子吧？”

“没有，先生，我真的没有忘。您挽救了我的名誉，甚至也许还救了我的性命呢。”

“我亲爱的伙伴，您夸大其词了。维尔森，我记得在您的手里有一个名叫卡特莱的孩子，在那次调查期间，曾显示出一些才干。”

“是的，先生，他还在这里呢。”

“您可以把他叫出来吗？谢谢您！还希望您把这张五镑的钞票给我换成零钱。”

一个十四岁的、容光焕发而相貌机灵的孩子，听从经理的召唤来了。他站在那里，以极大的尊敬注视着这位著名的侦探。

“把那本首都旅馆指南给我，”福尔摩斯说道，“谢谢！啊，

卡特莱，这里有二十三家旅馆的名称，全都在查林十字街附近。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先生。”

“你要挨家地到这些旅馆去。”

“是，先生。”

“你每到一家就给看门人一个先令，这儿是二十三个先令。”

“是的，先生。”

“你告诉他们说，你要看看昨天的废纸。你就说你寻找一份被送错了的重要电报。明白了吗？”

“明白了，先生。”

“可是真正需要你找的是夹杂在里面的一张被剪子剪成一些小洞的《泰晤士报》。这里有一份《泰晤士报》，就是这一篇。你很容易认出它来，你认得出来吗？”

“能，先生。”

“每一次，大门的看门人都要把客厅看门人叫来问问，你也要给他一个先令。再给你二十三个先令。在二十三家里你可能发现大多数的废纸昨天都已烧掉或已运走了，其中三、四家可能将一堆废报纸指给你看，你就在那废纸堆里找这一张《泰晤士报》，但也很可能什么都找不到。再给你十个先令以备急需。在傍晚以前你向贝克街我的家里发一个电报，报告查找的结果。现在，华生，咱们唯一剩下要干的事就是打电报查清那个马车夫了，车号是No. 2704，然后到证券街的一家美术馆去消磨掉在我们去旅馆之前的一段时间吧。”

五 三条断了的线索

歇洛克·福尔摩斯有着高度的控制个人感情的意志力。把我们纠缠其中的怪事在这两小时内似乎已被遗忘了，他全神贯注地观看着近代比利时大师们所作的绘画。从我们离开美术馆直至走到诺桑勃兰旅馆为止，除了艺术之外他什么也不谈。其实，他对艺术的见解是非常粗浅的。

“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正在楼上等着你们呢。”帐房说道，“他让我等你们一来马上就把你们领上去。”

“我想看一看你们的旅客登记簿，您不反对吧？”福尔摩斯说。

“一点也不。”

从登记簿上可以看出，在巴斯克维尔之后又来了两起客人。一起是来自新堡的肖菲勒斯·约翰森一家；另一起是来自奥吞州亥洛基镇的欧摩太太及女佣人。

“这一定是我认识的那个约翰森吧，”福尔摩斯向守门人说道，“是个律师，不是吗？头发花白，走起来有些跛。”

“不是的，先生，这位是煤矿主约翰森先生，是个好动的绅士，年纪不比您大。”

“您一定把他的职业搞错了吧？”

“没有，先生！他在我们这旅馆已经住过很多年了，我们都很了解他。”

“啊，行了。还有欧摩太太，我似乎记得这个名字，请原谅我的好奇心，可是在访一个朋友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另一个朋友，这也是常有的事啊。”

“她是一位病魔缠身的太太，先生。她丈夫曾做过葛罗斯特市的市长。她进城时总是到我们这里来住的。”

“谢谢您，恐怕不能说她是我的熟人了。”

“刚才咱们所问的这些问题已经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华生，”在咱们一起上楼的时候，他继续低声说，“咱们现在知道了，那些对咱们的朋友极感兴趣的人们，并没有和他住在同一个旅馆里。这就是说，虽然他们象咱们所看到的那样，非常热衷于对他进行监视，可是，同样地，他们也非常担心会被他看到。啊，这是一件很能说明问题的事实呢。”

“它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它说明——天啊，亲爱的朋友，这是怎么的了？”

当我们快走到楼梯顶端的时候，正遇上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迎面走来。他气得脸都红了，手里提着一只满是尘土的旧高筒皮鞋。他气得说不出话来，等到他说话的时候，若与早晨相比，就显得声音高亢，西部口音也重得多了。

“他们这旅馆的人，好象看我好欺侮似的，”他喊道，“让他们小心点吧，不然他们就会知道，他们开玩笑找错了人了。真是岂有此理！如果他找不到我丢了的鞋的话，那就得找麻烦了。我是最不怕开玩笑的，福尔摩斯先生，可是这回他们未免有点太过份了。”

“还在找您的皮鞋吗？”

“是啊，先生，非找到不可。”

“可是您说过，您丢的是一只棕色高筒的新皮鞋啊？”

“是啊，先生。可是现在又丢了一只旧的黑皮鞋。”

“什么，您恐怕不是说……”

“我正是要说，我一共有三双鞋——新的棕色的，旧的黑色的和我现在穿着的这双漆皮皮鞋。昨晚他们拿跑了我的一只棕色皮鞋，而今天又偷了我一只黑的——喂，你找到了没有？说呀，喂，不要光是站着瞪眼！”

来了一个惊慌不安的德国籍侍者。

“没有，先生。在旅馆里我到处都问过了，可是什么也没有打听到。”

“好吧，在日落前把鞋给我找回来，否则我就要找老板去，告诉他，我马上就离开这旅馆。”

“一定能找到的，先生，只要您能稍微忍耐一下，我保证一定能够找到。”

“但愿如此，在这个贼窝里我可不能再丢东西了——咳，福尔摩斯先生，请原谅我竟拿这样小事烦扰了您……”

“我倒认为这是一件很值得引起注意的事呢。”

“啊，您把它看得过于认真了吧。”

“您对这件事怎样解释呢？”

“我根本就不想解释它。看来在我所发生过的事情里，这要算是最气人和最奇怪的事情了。”

“也许是最奇怪的事情……”福尔摩斯意味深长地说道。

“您对这件事是怎样看法呢？”

“啊，我不敢说我已经了解了。您的这件案子是很复杂的呢，亨利爵士。把这件事与您伯父的死一联系起来看之后，我

真不敢说，在我经手办理过的五百件重要案件里，是否有一件能象这样的曲折离奇。可是我们手中已经掌握了几条线索，料想其中必然会有一条能使我们找到真相。我们也可能会在错误的路上糟蹋些时间，但是我们早晚总能找出正确的线索来的。”

我们愉快地进了午餐，饭间很少谈到将我们拉在一起的那件事。饭后，福尔摩斯在起坐室里问巴斯克维尔的意向如何。

“到巴斯克维尔庄园去。”

“什么时候去？”

“周末。”

“总起来说，”福尔摩斯说道，“我觉得您的决定还是聪明的。我完全可以证明，您在伦敦已经被人盯上稍了，在这样大的城市里，在成千上万的人里，很难弄清这些人是谁，或是他们怀着什么目的。如果他们怀有恶意的话，他们就可能给您造成不幸，我们恐怕也无力阻止不幸的发生。摩梯末医生，您不知道你们今早从我家出来之后，就被人盯上了吗？”

摩梯末医生大吃一惊。

“被盯上了！被谁？”

“不幸得很，这正是我无法奉告的事。在达特沼地，在您的邻居和熟人之中，有没有留着又黑又长的胡子的人？”

“没有——嗯，让我想想看——啊，对了，查尔兹爵士的管事白瑞摩是留有连腮黑胡子的。”

“啊！白瑞摩在什么地方？”

“他总管那座庄园。”

“我们最好证实一下，他是否确实呆在那里，说不定他正在伦敦呢。”

“您怎么能证实这一点呢？”

“给我一张电报纸。‘是否已为亨利爵士备好了一切？’这样就行了。发给巴斯克维尔庄园，交白瑞摩先生。离庄园最近的电报局在哪里？是格林盆吗？好极了，咱们再发一封电报给格林盆的邮政局长，就写‘发白瑞摩先生的电报务交本人。如不在，请回电通知诺桑勃兰旅馆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这样一来，到不了晚上咱们就能知道白瑞摩是否确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了。”

“这样很好，”巴斯克维尔说道，“可是，摩梯末医生，这个白瑞摩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他是已故老管家的儿子，他们负责照看这所庄园至今已有四辈了，据我所知，他和他的妻子在乡间是很受人尊敬的一对夫妇呢。”

“同时，”巴斯克维尔说道，“事情很清楚，只要没有我们家的人住在庄园里，这些人可就太舒服了，简直无事可作。”

“这是实情。”

“白瑞摩从查尔兹爵士的遗嘱里究竟得到些好处没有？”福尔摩斯问道。

“他和他的妻子每人得到了五百镑。”

“啊！他们以前是否知道将来要拿到这笔钱呢？”

“知道，查尔兹爵士是很喜欢谈论他那遗嘱的内容的。”

“这事很有意义。”

“我希望，”摩梯末医生说道，“您不要对每一个从查尔兹

爵士的遗嘱里得到好处的人都投以怀疑的眼光吧，他也留给了我一千镑呢。”

“真的吗？还有谁得到了呢？”

“还有很多分给一些小笔款项和大批捐给公共慈善事业的钱。余产完全归亨利爵士。”

“余产有多少呢？”

“七十四万镑。”

福尔摩斯惊奇地扬起了眉毛说：“我真没有想到竟有这样大的数目。”

“查尔兹爵士是以富有闻名的，可是在我们检查他的证券以前，我们并不知道他究竟有多么富。原来全部财产的总值竟约有一百万镑。”

“天啊！一个人见了这样大的赌注，当然要拚命赌他一场了。可是还有一个问题，摩梯末医生，假若咱这些位年轻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不幸的话——请您原谅我这不愉快的假设吧——谁来继承这笔财产呢？”

“因为查尔兹爵士的弟弟罗杰·巴斯克维尔没有结过婚就死了，所以财产就应当传给远房的表兄弟戴斯门家里的人了。杰姆士·戴斯门是威斯摩兰地方的一位年长的牧师。”

“谢谢您，这些细节都是很值得注意的。您见过杰姆士·戴斯门先生吗？”

“见过，他来拜访过查尔兹爵士一次。他是个态度庄重可敬的人，过着圣洁的生活。我还记得，他拒绝从查尔兹爵士那里接受任何产业，虽然查尔兹爵士曾强其接受。”

“这个没有什么癖好的人竟要成为查尔兹爵士万贯家财

的继承人吗？”

“他将成为产业的继承人，因为这是法律所规定的。他还将继承钱财，除非现在的所有者另立遗嘱——当然他有权任意处置。”

“亨利爵士，您立过遗嘱了吗？”

“没有，福尔摩斯先生。我还没有时间呢，因为昨天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可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总觉得钱财不应该与爵位和产业分离。我那可怜的伯父的遗志就是这样的。如果主人没有足以维持产业的钱的话，他怎么能恢复巴斯克维尔家的威望呢？房地产与钱财绝不能分开。”

“非常正确。啊，亨利爵士，对于您应该马上到德文郡去的这个意见，我和您的看法相同。但有一个条件，您决不能单独去。”

“摩梯末医生和我一起回去。”

“可是，摩梯末医生有医务在身啊，而且他家离您的家也有数英里之遥，尽管他对您怀有天大的好意，恐怕他对您也是爱莫能助。不行，亨利爵士，您必须另找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能够永远和您形影不离的人一起去。”

“您自己去可能吗，福尔摩斯先生？”

“如果事情到了发生危机的程度的时候，我一定尽可能亲自出马，但是您可以了解到，我有着接受广泛咨询的业务和经常的来自各方面的请求，如果让我无限期地离开伦敦，那是不可能的。目前就有一位英格兰的极为可敬的人物，正在受人威胁和污蔑，而只有我才能制止这件后果严重的诽谤。您可以看得出来，现在叫我到达特沼地去是件多么不可能的

事。”

“那么，您打算让谁去呢？”

福尔摩斯用手拍着我的手背说道：

“如果我的朋友愿意担任这件事的话，那末在您正处于危急的情况之下，要想找一个人来陪伴和保护您，就再也没有比他更好的了，这一点也再没有人能说得比我更有信心了。”

这个意外的建议，使我完全不知如何是好了。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巴斯克维尔就抓住了我的手，热情地摇了起来。

“啊，华生医生，您的厚意我真是感谢之至，”他说，“您了解我所处的境地，对于这件事，您知道得和我一样多；如果您能到巴斯克维尔庄园去陪我，我将永远铭记在心。”

即将投入的冒险，对我是永远具有吸引力的，何况我还受到了福尔摩斯的恭维和准男爵把我当作伙伴看待的真挚之情的感动呢。

“一定，我很愿意去，”我说道，“这样使用我的时间是非常值得的。”

“你得很细心地向我报告，”福尔摩斯说道，“当危机到来的时候——危机总是会来临的——我将指示你如何行动。我想星期六就可以准备好动身了吧？”

“这样对华生医生方便吗？”

“很方便。”

“那么，除非我另有通知，否则星期六咱们就在车站会面，坐由帕丁顿开来的十点三十分的那趟车。”

当我们正站起来告辞的时候，巴斯克维尔突然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并且冲向屋角，由橱柜下面拖出一只棕色的长筒

皮鞋。

“正是我丢的鞋。”他喊了起来。

“但愿咱们所有的困难都象这件事一样地消失！”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

“可是这真是件奇怪的事，”摩梯末医生说道，“午饭以前，我已在这屋里仔细搜寻过了。”

“我也搜寻过啊！”巴斯克维尔说，“到处都找遍了。”

“那时，屋里肯定没有长筒皮鞋。”

“这样说来，一定是当我们在吃午饭的时候，侍者给放在那里的。”

那德国籍侍者被叫了来，可是他说对这件事一点也不知道，无论怎样问也是弄不清楚。目的不明的神秘事件一个紧接一个地连续发生，现在又多了一件。除了查尔兹爵士暴死的整个可怕的故事之外，在两天之内就意外地发生了一连串无法解释的奇事：其中包括收到用铅印字凑成的信，双轮马车里蓄着黑胡子的那个盯梢人，新购棕色皮鞋的遗失和旧黑皮鞋的失踪，还有现在被送还的新的棕色皮鞋。在我们坐车回贝克街的时候，福尔摩斯沉默不语地坐着，我由他那紧皱的双眉和严峻的面孔就能看出，他的心里正和我一样，在忙于努力拼凑一些能够解释这一切奇异而又显然是彼此毫无关联的插曲的推想。整个下午直到深夜，他都呆坐着，沉浸在烟草和深思之中。

刚要吃晚饭就送来了两封电报，

第一封是：

顷悉，白瑞摩确在庄园。巴斯克维尔。

第二封是：

依指示曾去二十三家旅馆，未寻得被剪破之《泰晤士报》。歉甚。卡特莱。

“我的两条线索算是都完了，华生。再没有比事事不顺的案子更恼人的了。咱们必须转换方向另找线索。”

“咱们总还可以找到给那盯梢人赶车的马夫啊。”

“确实。我已发了电报要求执照管理科查清他的姓名和地址——如果这来的就是对于我的问题的答案的话，我也不会感到惊奇的。”

事实证明，门铃声带来的结果较我们希望的答案更加使人满意。因为门一开就进来了一个举止粗鲁的家伙，显然他正是我们所要找的那个人。

“我接到总局的通知，说这里有一位绅士要找No. 2704车的车夫！”他说道，“我赶马车已经赶了七年了，从来没有听过乘客说一句不满意的话；我直接从车场到这里来了，我要当面问清，您对我有什么不满意之处。”

“老弟，我对你没有丝毫不满，”福尔摩斯说，“相反的，如果你能清清楚楚地回答我的问题，我就给你半个金镑。”

车夫听了咧开嘴笑着说：

“啊，我今天可真赶上好日子啦。先生，您要问我什么呢？”

“首先，我要问你的姓名和地址，以后需要的时候我好再

去找你。”

“约翰·克雷屯，住在镇上特皮街3号；我的车是由滑铁卢车站附近的希波利车场租来的。”

歇洛克·福尔摩斯将这些记了下来。

“现在，克雷屯，请你把今晨来监视这所房子而后来又又在摄政街尾随两位绅士的那个乘客的情况告诉我吧。”

看样子那人吃了一惊，并且还有点不知所措了。

“呃，这件事似乎用不着我再告诉您了，因为看来您知道的和我一样多，”他说，“事实是这样的，那位绅士曾经和我说过，他是个侦探，并且说关于他的事不许对任何人讲。”

“老弟，这是一件很严重的事呢，如果你想对我隐瞒任何东西，你就要倒霉了。你说你的乘客曾告诉你他是个侦探吗？”

“是的，他是这样说的。”

“他什么时候说的呢？”

“在他离开我的时候。”

“他还说过什么别的吗？”

“他提到了他的姓名。”

福尔摩斯以胜利的眼神迅速地瞟了我一眼。“噢，他提到了他的姓名，是吗？那可真够冒失的。他说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的姓名，”车夫说，“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我的朋友象听到马车夫的话时那样地大吃一惊。刹时间他惊愕得坐在那里一言不发。然后，他又纵声大笑起来。

“妙啊，华生，真是妙极了，”他说，“我觉得他真是个和我一样迅速、机敏的人。上次他可把我搞得真够瞧的——他

的姓名就是歇洛克·福尔摩斯，是吗？”

“是的，先生，这就是那位绅士的姓名。”

“太好了！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搭上了你的车和那以后的事吧。”

“九点半的时候，他在特莱弗嘎广场叫了我的车，他说他是个侦探，并说如果我能整天绝对地服从他的指示而不提出任何问题的话，他就给我两个金镑。我很高兴地同意了。我们首先赶到诺桑勃兰旅馆，在那里一直等到两位绅士出来并雇上了马车。我们尾随着他们的马车，直到停在这里附近为止。”

“就是这个大门。”福尔摩斯说道。

“啊，这一点我不能肯定。可是，我敢说我的乘客什么都知道。我们停在街上等了一小时半。后来有两位绅士由我们旁边步行过去，我们就顺着贝克街跟踪下去，并沿着……”

福尔摩斯插言道：

“这我知道了。”

“当我们走过了摄政街约有四分之三的时候。忽然间，我车上的那位绅士打开了车顶滑窗，向我喊着说，让我尽快地将车赶向滑铁卢车站。我鞭挞着马，不足十分钟就到了。他真的给了我两个金镑就进车站去了。就是在他正要走开的时候，他转过身来说道：‘你如果知道了也许会感到兴趣的，你的乘客就是歇洛克·福尔摩斯。’这样我才知道了他的姓名。”

“原来如此。你以后再没有看到过他吗？”

“他进了车站以后，就再没有见到过了。”

“现在你怎样来形容一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呢？”

马车夫搔了下头皮说道：

“啊，他可真不那么容易形容。我看他有四十岁的样子，中等身材，比你矮二三英寸，先生。衣着象个绅士，蓄着黑胡须，须端剪齐，面色苍白。我想我能说的也就是这些了。”

“眼珠的颜色呢？”

“不，我说不出来。”

“别的你再也记不得什么了吗？”

“嗯，先生，记不得了。”

“好吧，那么给你这半个金镑。如果往后你能带来更多的消息，还可以再拿半镑。晚安！”

“晚安，先生，谢谢您。”

约翰·克雷屯格格地笑着走了。福尔摩斯耸了耸肩带着失望的微笑向我转过头来。

“咱们的第三条线索又算是断了，刚摸着点头就又吹了。”他说道，“这个狡猾的流氓！他摸了咱们的底，他知道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曾经找过我，在摄政街察觉了我是谁，考虑到我已记下马车的号数，一定会去找马车夫的，因此他就送来了这个戏谑的口信。我告诉你，华生，这一回咱们可真搞上了一个值得干一场的对手了。我在伦敦已经遭到了挫折。但愿你在德文郡运气能够比在这里好一点，可是我真不放心。”

“对什么不放心呢？”

“对派你去的这件事不放心。这事很棘手，华生，既棘手而又危险，这件事我愈看就愈不喜欢它。是啊，亲爱的伙伴，你可以笑我，可是我跟你讲，如果你能安安全全地再回到贝克街来，那我就太高兴了。”

六 巴斯克维尔庄园

在约定的那一天，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和摩梯末医生都准备好了。我们就按照预先安排的那样出发到德文郡去。歇洛克·福尔摩斯和我一道坐车到车站去，并对我作了些临别的指示和建议。

“我不愿提出各种说法和怀疑来影响你，华生，”他说，“我只希望你将各种事实尽可能详尽地报告给我，至于归纳整理的工作，就让我来干吧。”

“哪些事实呢？”我问道。

“看来与这案件有关的任何事实，无论是多么的间接，特别是年轻的巴斯克维尔和他的邻居们的关系，或是与查尔兹爵士的暴卒有关的任何新的问题。前些天，我曾亲自进行过一些调查，可是我恐怕这些调查结果都是无补于事的。只有一件看来是肯定的，就是下一继承人杰姆士·戴斯门先生是一位年事较长的绅士，性格非常善良，因此这样的迫害行为不会是他干出来的。我真觉得在咱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可以完全将他抛开，剩下的实际上也就只有在沼地里环绕在亨利·巴斯克维尔周围的人们了。”

“首先辞掉白瑞摩这对夫妇不好吗？”

“千万别这样做，否则你就要犯绝大的错误了。如果他们是无辜的话，这样就太不公正了；如果他们是有罪的话，这

样一来，反而不能加他们以应得之罪了。不，不，不能这样，咱们得把他们列入嫌疑分子名单。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还有一个马夫，还有两个沼地的农民。还有咱们的朋友摩梯末医生，我相信他是完全诚实的，但是，关于他的太太，咱们是一无所知的。生物学家斯台普吞，还有他的妹妹，据说她是位动人的年轻女郎呢。有赖福特庄园的弗兰克兰先生，他是个情况未明的人物。还有其他一两个邻居。这些都是你必须加以特别研究的人物。”

“我将尽力而为。”

“我想你带着武器吧？”

“带了，我也想还是带去的好。”

“当然，你那只左轮枪，日日夜夜都应带在身边，不能有一时一刻的粗心大意。”

我们的朋友们已经订下了头等车厢的座位，正在月台上等着我们呢。

“没有，我们什么消息都没有，”摩梯末在回答我朋友的问题时说，“可是有一件事，我敢担保，前两天我们没有被人盯梢。在我们出去的时候，没有一次不是留意观察的，谁也不可能逃出我们的眼去的。”

“我想你们总是在一起的吧？”

“除了昨天下午以外。我每次进城来，总是要有一整天的时间是完全花在消遣上面的，因此我将昨天整个下午的时间都消磨在外科医学院的陈列馆里了。”

“我到公园去看热闹去了，”巴斯克维尔说，“可是我们并没有发生任何麻烦。”

“不管怎么样，还是太疏忽大意了，”福尔摩斯说，一面样子很严肃地摇着头，“亨利爵士，我请求您不要单独走来走去，否则您就要大祸临头了。您找到了另一只高筒皮鞋了吗？”

“没有，先生，再也找不着了。”

“确实，真是很有趣味的事。好吧，再见，”当火车沿着月台徐徐开动起来的时候，他说，“亨利爵士，要记住摩梯末医生给我们读的那个怪异而古老的传说中的一句话——不要在黑夜降临、罪恶势力嚣张的时候走过沼地。”

当我们已远离月台的时候，我回头望去，看到福尔摩斯高高的、严肃的身影依然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注视着我们。

这真是一趟既迅速而又愉快的旅行，在这段时间里，我和我的两位同伴搞得较前更加亲密了，有时还和摩梯末医生的长耳獾犬嬉戏。车行几小时以后，棕色的大地慢慢变成了红色，砖房换成了石头建筑物，枣红色的牛群在用树篱围得好好的地里吃着草，青葱的草地和极其茂密的菜园说明，这里的气候湿润而易于获得丰收。年轻的巴斯克维尔热切地向窗外眺望着，他一认出了德文郡熟悉的风景，就高兴得叫了起来。

“自从离开这里以后，我曾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华生医生，”他说道，“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地方能和这里相比。”

“我还从没有见到过一个不赞美故乡的德文郡人呢。”我说道。

“不光是本郡的地理条件，就是本地的人也是不凡呢。”摩梯末医生说道，“试看我们这位朋友，他那圆圆的头颅就是属

于凯尔特型的，里面充满着凯尔特人的强烈的感情。可怜的查尔兹爵士的头颅则属于一种非常稀有的典型，他的特点是一半象盖尔人，一半象爱弗人。以前看到巴斯克维尔庄园的时候，您还很年轻呢，是不是？”

“我父亲死的时候，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那时他住在南面海边的一所小房子里，所以我从来还没有看到过这所庄园。我父亲死后，我就直接到美洲的一个朋友那儿去了。我跟您说，对于这庄园，我和华生医生是同样地感到新鲜的，我是非常渴望要看一看沼地的。”

“是吗？那样的话，您的愿望很容易就能实现了，因为您就要看到沼地了。”摩梯末医生一面说着一面向车窗外边指着。

在那被切割成无数绿色方格的田野和顶端连成低矮的曲线的树林那面，远远地升起了一座灰暗苍郁的小山，山顶上有形状奇特、参差不齐的缺口，远远望去晦暗朦胧，宛如梦幻中的景色一般。巴斯克维尔静坐了好久，两眼盯住那里。我从他那热切的面部表情里看得出来，这地方对他关系多么重大啊，第一次看到那怪异的、被同族人掌管了那么久的、处处都能引起人们对他们深深回忆的地方。他穿着苏格兰呢的服装，说话时带着美洲口音，坐在一节普普通通的火车车厢的角落里，可是每当我看到他那黝黑而富于表情的面孔的时候，我就愈加感觉到他真真是那支高贵、热情的家族的后裔，而且具有一家之主的风度。在他那浓浓的眉毛、神经质的鼻孔和栗色的大眼睛里显示着自尊、豪迈和力量。如果在那恐怖的沼地里，果真出现了什么困难和危险的事，他至少是个

确实可靠的、会勇敢地担当起责任来的同志。

火车在路旁的一个小站上停了下来，我们都下了车。在矮矮的白色栏杆外面，有一辆两匹短腿小马拉着的四轮马车在那里等着。我们的到来显然是件大事，站长和脚夫都向我们围了上来，带着我们搬行李。这里本是一个恬静、可爱而又朴实的地方，但是，在出口的地方，有两个穿着黑制服的、象军人似的人站在那里，却不由得使我感到诧异。他们的身体倚在不长的来复枪上，两眼直勾勾地瞧着我们走过去。马车夫是个身材矮小的家伙，相貌冷酷而又粗野，他向亨利·巴斯克维尔行了个礼。几分钟之后，我们就沿着宽阔的灰白色的大道飞驰而去了。起伏不平的牧草地，在大道的两侧向上隆起，穿过浓密绿荫的隙缝，可以看到一些墙头和屋顶都被修成人字形的古老的房屋，宁静的、阳光普照的村子后面出现了绵延不断的被傍晚的天空衬托出来的阴暗的沼地，中间还罗列着几座参差不齐的、险恶的小山。

四轮马车又转入了旁边的一条岔路，我们穿过了被车轮在几世纪的时间里轧成的、深深陷入地面的小巷似的沟道，曲折上行，道路两侧都是长满着湿漉漉的苔藓和一种枝叶肥厚的羊齿植物的石壁。古铜色的蕨类和色彩斑驳的黑莓在落日的余辉之中闪闪发光。我们一直在往上走着，过了一座花岗石的窄桥，就沿着一条奔腾叫嚣的急流向前走去了。水流汹涌奔腾，泡沫喷溅，在灰色的乱石之间怒吼而过。道路在密生着矮小的橡树和枞树的峡谷之中，沿着曲折迂回的小河蜿蜒溯流而上。在每一转折处，巴斯克维尔都要高兴得欢呼起来，他急切地向四周环顾着，一面向我们问着无数的问题。在

他看来，什么都是美丽的，可是我总觉得这一带乡间有一些凄凉的味道和明显的深秋的景象。小路上铺满了枯黄的树叶，在我们经过的时候，又有些树叶翩翩飞舞地由头顶上飘落下来。当我们的马车从枯叶上走过时，辘辘的轮声静了下来——这些东西在我看来都是造物主撒在重返家园的巴斯克维尔家族后裔车前的不祥的礼物。

“啊！”摩梯末医生叫了起来。“那是什么？”

前面出现了满复着石南一类常青灌木的陡斜的坡地，这是突出在沼地边缘的一处地方。在那最高的地方，有一个骑在马上士兵，清清楚楚的，就象是装在碑座上的骑士雕像似的，黝黑而严峻，马枪作预备放射的姿势搭在伸向前方的左臂上。他在监视着我们所走的这条道路。

“那是干什么的啊，波金斯？”摩梯末医生问道。

车夫在座位上扭转身来说道：

“王子镇逃走了一个犯人，先生，到现在为止，他已经逃出来三天了，狱卒们正监视着每一条道路和每个车站，可是至今还没有找到他的踪迹呢。附近的农户们很感不安，老爷，这倒是真的。”

“啊，我知道，如果谁能去通风报信的话，就能拿到五镑的赏金呢。”

“是啊，老爷，可是如果和可能会被人割断喉管相比起来，这种可能拿到的五镑钱，就显得太可怜了。您要知道，这不是个普普通通的罪犯啊。他是个肆无忌惮的人。”

“那么，他究竟是谁呀？”

“他叫塞尔丹，就是那个在瑙亭山杀人的凶手。”

那件案子我记得很清楚，他的罪行极端残忍，全部暗杀的过程都贯串着绝顶的暴行，因而此案曾引起了福尔摩斯的兴趣。后来所以减免了他的死刑，是由于他的行为出奇地残暴，人们对他的精神状态是否健全发生了一些怀疑。我们的马车爬上了斜坡的顶巅，面前出现了广袤的沼地，上面点缀着很多圆锥形的石冢和凹凸不平的岩岗，色彩斑驳，光怪陆离。一股冷风从沼地上吹来，使我们都打起了寒战。在那荒无人迹的平原上，这个魔鬼似的人，不定在哪一条沟壑之中象个野兽似地潜藏了起来，他内心充满着对摈弃他的那些人们的憎恨。光秃秃的荒地，冷飕飕的寒风和阴暗的天空，再加上这个逃犯，就益发显得恐怖了。即使巴斯克维尔也沉默了，他把大衣裹得更紧了些。

丰饶的乡区已落在我们的后下方，我们回头遥望了一下，夕阳斜照，把水流照得象金丝一般，照得初耕的红色土地和宽广的密林都在闪烁发光。前面赤褐色和橄榄色斜坡上的道路益发变得荒芜萧瑟了，到处罗列着巨石。我们时而路过一所沼地里的小房，墙和屋顶都是用石料砌成的，墙上也没有蔓藤掩饰它那粗糙的轮廓。我们俯望下面，忽然看到了一处象碗似的凹地，那里长着小片小片的因年久而被狂风吹弯了的发育很坏的橡树和枞林。在树林的顶上，伸出了两个又细又高的塔尖。车夫用鞭子指了指说道：

“这就是巴斯克维尔庄园。”

庄园的主人站了起来，双颊泛红，目光炯炯地望着，几分钟后，我们就到了寓所门口。大门是用稠密的、曲折交织成奇妙花样的铁条组成的，两侧各有一根久经风雨侵蚀的柱

子，由于长了苔藓而显得肮脏了，柱顶装有石刻的巴斯克维尔家的野猪头。门房已经成了一堆坍塌的黑色花岗石，并露出了一根根光秃的橡木。可是它的对面却是一座新的建筑，刚建成了一半，是查尔兹爵士首次用由南非赚来的黄金兴建的。

一进大门就走上了小道。这时，车轮因走在枯叶上而沉静了下来，老树的枝丫在我们的头顶上交织成一条阴暗的拱道。穿过长而阴暗的车道，看到了末端有一所房屋象幽灵似地在发着亮光，巴斯克维尔不由得战栗了一下。

“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吗？”他低声地问道。

“不，不是，水松夹道在那一边。”

这位年轻的继承人面色阴郁地向四周眺望着。

“在这样的地方，难怪我伯父会总觉得要大难临头了，”他说道，“足以让任何人恐惧呢。我决定在六个月内，在厅前装上一行一千支光的天鹅牌和爱迪生牌的灯泡，到那时您就要再也认不得这个地方了。

道路通向一片宽阔的草地，房子就在我们的面前了。在暗淡的光线之下，我看得出中央是一幢坚实的楼房，前面突出着一条走廊。房子的前面爬满了常春藤，只有在窗户或装有盾徽的地方被剪去了，就象是在黑色面罩的破处打上的补钉似的。中央这座楼的顶上有一对古老的塔楼，开有枪眼和很多了望孔。在塔楼的左右两侧，各有一座式样更新的、用黑色花岗岩建成的翼楼。暗淡的光线，射进了窗棂坚实的窗口，装在陡峭而倾斜的屋顶上的高高的烟囱里喷出了一条黑色的烟柱。

“亨利爵爷，欢迎！欢迎您到巴斯克维尔庄园来！”

一个高个子的男人由走廊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打开了四轮马车的车门。在厅房的淡黄色的灯光前面，又出现了一个女人的身影，她走出来帮助那人拿下了我们的行李袋。

“亨利爵士，如果我要一直赶回家去您不会见怪吧？”摩梯末医生说道，“我太太在等着我呢。”

“您还是等一下吃了晚饭再回去吧。”

“不，我一定得走，也许家中已经有事在等着我干呢。我本该留下来领您看一看房子，但若拿白瑞摩和我比较起来，他却是个更好的向导呢。再见吧，不分昼夜，只要我能帮助的话，就马上去叫我好了。”

亨利爵士和我一进入厅堂，小路上的车轮声就听不到了，身后随着发出了沉重的关门声。我们所在的房间确是华美，又高又大，因年代久远而变成了黑色的橡木巨梁密密地排着。在高高的铁狗雕像后面，巨大的旧式壁炉里面，木柴在劈啪爆裂地燃烧着。亨利爵士和我伸手烤火取暖，因为长途乘车，弄得我们都浑身麻木了。后来我们又向四周环顾了一番，看到狭长的、装着古老的彩色玻璃的窗户，橡木做的嵌板细工，牡鹿头的标本，以及墙上所挂的盾徽，在中央大吊灯柔和的光线照耀下，都显得幽暗而阴郁。

“正如我所想象的那样，”亨利爵士说道，“难道这不恰恰是一个古老的家庭应有的景象吗？这就是我家的人们住了五百年的大厅，一想到这些就使我感到沉重。”

当他向四周环顾的时候，我看得出来，在他那黝黑的面孔上燃起了孩童般的热情。在他站立的地方虽有灯光照射，可是墙上长长的投影和黑黝黝的天花板就象在他的头顶上张开

了一座天棚似的。白瑞摩把行李送进我们的居室以后又回来了。他以受过良好训练的仆役所特有的服从的态度，站在我们的面前。他是个仪表非凡的人，高高的身材，相貌漂亮，剪得方方正正的黑胡须，有一副白皙而出色的面貌。

“爵爷，您愿意马上吃晚饭吗？”

“已经准备好了吗？”

“几分钟之内就能准备好，爵爷。你们的屋里已经预备了热水，亨利爵士，在您作出新的安排以前，我的妻子和我很愿意和您呆在一起，可是您得了解，在这种新的情况下，这所房子里就需要相当多的佣人。”

“什么新的情况？”

“爵爷，我不过是说，查尔兹爵士过的是非常隐遁的生活，因此我们还可以照顾得了他的需要，而您呢，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您同居一起，因此您必然会需要将家事情况加以改变。”

“你是说，你和你的妻子想要辞职吗？”

“爵爷，这当然要在对您很方便的时候才行。”

“可是你们一家已经和我家的人同居了好几代了，不是吗？如果我一开始在这里生活便断绝了这条由来已久的家庭联系，那我真要感到遗憾了。”

我好象在这管家的白皙的面孔上看出了一些感情激动的迹象。

“我也这样觉得，爵爷，我的妻子也是一样。说实话，爵爷，我们两人都是很敬爱查尔兹爵士的，他的死使我们大为震惊，这里周围的环境，处处都使我们感到十分痛苦。我怕

在巴斯克维尔庄园里我们的内心再也不会得到安宁了。”

“可是你想怎么办呢？”

“爵爷，我确信，如果我们做点儿生意，一定会成功的。查尔兹爵爷的慷慨大量，已使我们有可能这样去做了。可是现在，爵爷，我最好还是先领您看看您的房间去吧。”

在这古老的厅堂的上部，有一周装有回栏的方形游廊，要通过一段双叠的楼梯才能上去。由中央厅堂伸出两条长长的甬道一直穿过整个建筑，所有的寝室都是开向这两条甬道的。我和巴斯克维尔的寝室是在同一侧的，并且几乎是紧紧相邻，这些房间看来要比大楼中部房间的样式新得多，颜色鲜明的糊墙纸和点着的无数蜡烛多少消除了在我们刚到时留在脑中的阴郁的印象。

可是开向厅堂的饭厅则是个晦暗阴郁的处所，这是一间长形的屋子，有一段台阶把屋子由中间分成高低不同的两部分，较高部分为家中人进餐之所，较低部分则留给佣人们使用。在一端的高处建有演奏廊。乌黑的梁木横过我们的头顶，再上面就是被熏黑了的天花板了。如果用一排盛燃的火炬把屋子照亮，在一个丰富多采、狂欢不羁的古老的宴乐之中，这严峻的气氛也许能被缓和下来，可是现在呢？两位黑衣绅士坐在由灯罩下面照出来的不大的光环之内，说话的声音都变低了，而精神上也感受到压抑。一排隐隐现出的祖先的画像，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由伊丽莎白女皇时代的骑士起，直至乔治四世皇太子摄政时代的花花公子止，他们都张目注视着我们，沉默地陪伴着我们，威慑着我们。我们很少说话，我很高兴这顿饭总算是吃完了，我们可以到新式的弹子房去吸

一支烟了。

“说实话,我觉得这里真不是一个能使人很愉快的地方,”亨利爵士说道,“我本以为可以逐渐习惯于这样的环境呢,可是现在我总感觉有点不对劲。难怪我伯父单独住在这样一所房子里会变得心神不安呢。啊,如果您愿意的话,咱们今晚早些休息,也许在清晨时分事物会显得更使人愉快些呢。”

我在上床以前拉开了窗帘,由窗内向外眺望了一番。这窗是向厅前草地开着的,再远一些又有两丛树,在愈刮愈大的风中呻吟摇摆。由竞相奔走的云朵的缝隙之中露出了半圆的月亮。在惨淡的月光之下,在树林的后面,我看到了残缺不齐的山岗边缘和绵长低洼、缓缓起伏的阴郁的沼地。我拉上了窗帘,觉得我当时的印象和以先所得的印象还是一致的。

可是这还不算是最后的印象呢。我虽感疲倦,可是又不能入睡,辗转反侧,愈想睡愈睡不着。古老的房屋被死一般的沉寂笼罩了,远处传来了报时的钟声,一刻钟一刻钟地打着。可是后来,突然间,在死寂的深夜里,有一种声音传进了我的耳鼓,清晰而又响亮。决不会弄错,是个妇女啜泣的声音,象是一个被按捺不住的悲痛折磨着的人所发出的强忍着和哽噎的喘息。我在床上坐了起来,聚精会神地听着。这声音不可能是来自远处的,而且可以肯定,就是在这所房子里。我就这样,每根神经都紧张地等了半小时,可是除了钟的敲打声和墙外常春藤的窸窣声之外,再也没有传来别的声音。

七 梅利琵宅邸的主人斯台普吞

第二天早晨的清新美景，多少消除了我们初见巴斯克维尔庄园时所产生的恐怖与阴郁的印象。当巴斯克维尔爵士和我坐下来吃早饭的时候，阳光已由高高的窗棂中散射进来，透过装在窗上的盾徽形窗玻璃投射出一片片淡薄无力的色光，深色的护墙板被金色的阳光照得发出象青铜色的光辉；要说这就是昨晚在我们的心灵上投以暗影的那个房间，实在难以令人相信。

“我想这只能怪咱们自己，而不能怪房子！”准男爵说道，“那时，咱们由于旅途劳顿，乘车寒冷，以致对这地方产生了不快的印象。现在，咱们的身心已经焕然一新，所以又感到很愉快了。”

“可是，这还不仅仅是想象的问题，”我回答道，“比如说吧，您听到了有人——我想是个妇女，——在夜里哭泣吗？”

“真是奇怪，我在半醒半睡的时候确实听到过哭声。我等了很久，可是再也听不到了，因此我就肯定了那都是做梦。”

“我听得清清楚楚，而且我敢肯定地说，是女人的哭声。”

“咱们得马上将这事问清楚。”他摇铃叫来了白瑞摩，问他是否能对我们所听到的哭声给以解释。据我看来，总管听到主人所问的问题之后，苍白的面孔变得更加苍白了。

“亨利爵爷，在这房子里只有两个女人，”他回答道，“一

个是女仆，她睡在对面厢房里；另一个就是我的妻子，可是我敢保证，哭声决不是由她发出来的。”

可是后来证明他竟是撒谎，因为在早饭之后，我碰巧在长廊上遇到了白瑞摩太太，阳光正照着她的脸，她是个体格高大、外表冷淡、身体胖胖的女人，嘴角上带着严肃的表情。可是她的两眼无可掩饰地都红着，还用红肿着的眼睛望了我一下。这么说，夜间哭的就是她了。如果她确是哭过，她丈夫就一定知其原委，可是他居然冒着显然会被人发现的危险否认事实。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还有，她为什么哭得那样伤心呢？在这面孔白皙、漂亮、蓄着黑胡须的人的周围，已经形成了神秘而凄惨的气氛。是他第一个发现了查尔兹爵士的尸体，而且我们也只由他那里才得到了关于将那老人引向死亡的有关情况的介绍。可能吗？难道我们在摄政街所看到的那辆马车里的那个人就是白瑞摩吗？胡须很可能是相同的。马车夫形容的是个身材相当矮小的人，可是这样的印象很可能是错误的。我怎样才能弄清这一点呢？显然，首先该做的就是去找格林盆的邮政局长，弄清那件试探性的电报是否真的当面交给了白瑞摩。无论答案如何，我至少应该有些能向歇洛克·福尔摩斯报告的事。

早餐之后，亨利爵士有很多文件要看，因此这段时间恰好可以让我出门了。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散步，我沿着沼地的边缘走了四英里路，最后走到了一个荒凉单调的小村，村中有两所较其余都高的大房子，事后知道一所是客栈，一所是摩梯末医生的房子，那位邮政局长——又是本村的食物杂货商，对那封电报记得很清楚。

“肯定的，先生，”他说道，“我是完全按照指示叫人将那封电报送交白瑞摩先生的。”

“谁送去的？”

“我的小孩送去的。杰姆士，上星期是你把那封电报送交住在庄园的白瑞摩先生的，是不是？”

“是的，爸爸，是我送的。”

“是他亲手收到的吗？”我问道。

“啊，当时他正在楼上呢，所以我没有能亲自交到他手，可是，我把它交到了白瑞摩太太的手里了，她答应说马上就送上去。”

“你看到白瑞摩先生了吗？”

“没有，先生，我跟您说他是在楼上呢。”

“如果你并没有看到他，你怎么能知道他是在楼上呢？”

“噢，当然他自己的妻子应该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啊！”邮政局长有些愠怒地说道，“究竟他收到了那份电报没有？如果发生了任何差错，也应该是白瑞摩先生自己来质问啊。”

要想继续这件调查似已无望了，可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虽然福尔摩斯使用了巧计，我们仍未能证明白瑞摩一直也没有去过伦敦。假设事实就是如此——假设他就是最后看到查尔兹爵士还活着的人，就是首先跟踪刚刚回到英伦的新继承人的人，那又怎么样呢？他是受别人的指使呢，还是另有个人的阴谋呢？害巴斯克维尔家的人对他会有什么好处呢？我想起了用《泰晤士报》评论剪贴而成的警告信。这是否就是他干的呢，还是可能有谁因为决心要反对他的阴谋而干的呢？唯一能想象得出的就是亨利爵士所猜测过的那种动机，那就

是说，如果庄园的主人能被吓跑的话，那么白瑞摩夫妇就能到手一个永久而舒适的家了。可是这样一种解释，对于如同环绕年轻的准男爵织成一面无形罗网的、深谋远虑的阴谋来说，确乎十分不当。福尔摩斯本人曾说过，在他那一长串惊人的侦探案里，再没有过比这更复杂的案子了。在我沿着颜色灰白而又孤寂的道路回来的途中，心里默默地祷告着，愿我的朋友能从他的事务中脱身到这里来，从我的双肩卸下这份沉重的责任吧。

忽然一阵跑步声和唤着我名字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我转过身去，心想一定是摩梯末医生，但是很使我惊奇，追我的竟是一个陌生人。他是个矮小瘦削、胡子刮得很干净和面貌端正的人，长着淡黄色的头发，下巴尖瘦，大约三四十岁的样子，穿着一身灰色衣服，戴着草帽，肩上挂着一只薄薄的植物标本匣，一只手里拿着一把绿色的捕蝶网。

“我相信您一定会原谅我的冒昧无礼，华生医生，”当他喘着气跑到我跟前的时候说道，“在这片沼地里，人们都象是一家人似的，彼此相见，都不用等着正式的介绍。我想您从咱们的朋友摩梯末医生那里可能已经听说过我的姓名了，我就是住在梅利琵的斯台普吞。”

“您的木匣和网就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了，”我说道，“因为我早就知道斯台普吞先生是一位生物学家。可是您怎么会认识我呢？”

“在我拜访摩梯末医生的时候，您正从他的窗外走过，于是，他就把您指给我看了。因为咱们走的是一条路，所以我想赶上您来作个自我介绍。我相信亨利爵士的这趟旅行一切

都好吧？”

“谢谢您，他很好。”

“在查尔兹爵士惨死之后，我们都担心这位新来的准男爵也许会不愿住在这里呢。要想使一位有钱的人屈尊埋没在这样一个地方，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可是，用不着我多说，这一点对乡鄙之地说来，确实是关系重大呢。我想，亨利爵士对这件事不会有什么迷信的恐惧心理吧？”

“我想大概不会吧。”

“您一定听说过关于缠着这一族人的魔鬼似的猎狗的那件传说吧？”

“我听说过了。”

“这里的农民们真是太容易轻信传闻了，他们每个人都能发誓说，在这片沼地里曾经见到过这样一只畜生。”他说话时带着微笑，可是我好象从他的眼里看得出来，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很认真呢。“这事在查尔兹爵士的心理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肯定地相信，就因为这件事才使得他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怎么会呢？”

“他的神经已紧张到一看见狗就会对他那有病的心脏发生致命影响的程度。我估计他临死的那天晚上，在水松夹道里，他真的看到了什么类似的东西。过去我常担心会发生什么灾难，因为我很喜欢那位老人，而且我也知道他的心脏很弱。”

“您怎么会知道这一点呢？”

“我的朋友摩梯末告诉我的。”

“那么，您认为是有一只狗追着查尔兹爵士，结果他就被吓死了吗？”

“除此以外您还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吗？”

“我还没有作出任何结论呢。”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呢？”

这句话使我刹时间屏住了呼吸，可是再一看我那同伴的温和平静的面孔和沉着的眼光，才又觉得他并非故意要使我惊讶。

“要想让我们假装不认识您，那是毫无用处的，华生医生，”他说道，“我们在这里早已看到了您那侦探案的记述了，而且您也无法做到既赞扬了您的朋友，而又不使您自己闻名。当摩梯末对我谈起您的时候，他也无法否认您的身份。现在您既然到了这里，那么显然是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本人也对这件事发生了兴趣，而我呢，自然也就很想知道一下他对这件事的看法究竟如何了。”

“恐怕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冒昧地请问一下，他是否要赏光亲自来这儿呢？”

“目前他还不能离开城里。他在集中精力搞别的案子呢。”

“多么可惜！他也许能把这件难解的事给我们搞出些端倪来呢。当您在进行调查的时候，如果我能效劳的话，尽管差遣好了。如果我能够知道您的疑问或是您准备如何进行调查，我也许马上就能予以协助或提出建议来呢。”

“请您相信，我在这里不过是来拜访我的朋友亨利爵士，而且我也不需要任何协助。”

“好啊！”斯台普吞说道，“您这样的小心谨慎完全是正确

的。我受到训斥完全是罪有应得，因为我的想法只是没有道理的多管闲事。我向您保证，以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了。”

我们走过了一条狭窄多草的由大道斜岔出去的小路，曲折迂回地穿过沼地。右侧是陡峭的乱石密布的小山，多年前已被开成了花岗岩采石场；向着我们的一面是暗色的崖壁，隙罅里长着羊齿植物和荆棘；在远处的山坡上，浮动着一抹灰色的烟雾。

“顺着这条沼地小径慢慢走一会儿，就能到梅利琵了，”他说道，“也许您能匀出一小时的时间来吧，我很愿意把您介绍给我的妹妹。”

我首先想到我应当陪伴着亨利爵士，可是随后又想起了那一堆满满地堆在他书桌上的文件和证券，当然在这些事情上我是无法帮他忙的，而且福尔摩斯还曾特意地说过，我应当对沼地上的邻人们加以考察，因此我就接受了斯台普吞的邀请，一起转上了小路。

“这片沼地可真是个奇妙的地方，”他说道，一面向四周环顾。起伏不平的丘原，象是绵延的绿色浪潮；参差不齐的花岗岩山巅，好象是被浪涛激起奇形怪状的水花。“您永远也不会对这沼地感到厌烦的，沼地里绝妙的隐秘之处您简直就无法想象，那样的广大，那样的荒凉，那样的神秘。”

“那么说，您对沼地一定知道得很清楚啰？”

“我在这里才只住了两年，当地居民还把我称作新来的呢，我们来的时候，查尔兹爵士也是刚在这里住下没有多久。我的兴趣促使我观察了这乡间的每一部分，所以我想很少有人能比我对这里知道得更清楚了。”

“要想弄清楚是很难的事吗？”

“很难。您要知道，比如说吧，北面的这个大平原，中间矗起了几座奇形怪状的小山。您可看得出来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这倒是个少有的纵马奔驰的好地方。”

“您自然会这样想，可是到现在为止，这种想法已不知葬送了多少性命了。您看得见那些密布着嫩绿草地的地方吗？”

“是啊，看来那地方要比其他地方更肥沃些呢。”

斯台普吞大笑起来。

“那就是大格林盆泥潭，”他说道，“在那里只要一步不小心，无论人畜都会丧命的。昨天我还看到一匹沼地的小马跑了进去，它再也没有出来。过了很长时间我还看到它由泥坑里探出头来，可是最后终于陷了进去。就是在干燥的月份，穿过那里也是危险的。下过这几场秋雨之后，那里就更加可怕了。可是我就能找到通往泥潭中心去的道路，并且还能活着回来。天哪！又是一匹倒霉的小马陷进去了。”

这时，我看到那绿色的苔草丛中，有个棕色的东西正在上下翻滚，脖子扭来扭去地向上伸着，随后发出一阵痛苦的长鸣，可怕的吼声在沼地里起着回音。吓得我好象浑身都凉了，可是他的神经似乎比我要坚强些。

“完了！”他说道，“泥潭已经把它吞没了。两天之内就葬送了两匹，今后，说不定还会陷进多少匹去呢；因为在干燥的天气里，它们已习惯于跑到那里去，可是它们在被泥潭缠住以前是不会知道那里天旱和雨后的不同的。格林盆大泥潭真是个糟糕的地方。”

“但是您不是说您能穿得过去吗？”

“是啊，这里有一条小路，只有动作很灵敏的人才能走得过去，我已经找到这条路了。”

“可是，您为什么竟想走进这种可怕的地方去呢？”

“啊，您看到那边的小山吗？那真象是周围被无法通过的、年代久远的泥潭隔绝了的小岛。如果您能有办法到那里去的话，那才是稀有植物和蝴蝶的生长之处呢。”

“哪天我也去碰一碰运气。”

他忽然脸上带着惊讶的表情望着我。

“千万放弃这个念头吧，”他说道，“那样就等于是我杀了您。我敢说您难得会活着回来的，我是靠着记住某些错综复杂的地标才能到那里去的。”

“天哪！”我喊了起来，“那是什么？”

一声又长又低、凄惨得无法形容的呻吟声传遍了整个沼地，充满了整个空间，可是无法说出是从哪里发出来的。开始是模糊的哼声，然后变成了深沉的怒吼，再后来又变成了忧伤而有节奏的哼声。斯台普吞面带好奇的表情在望着我。

“沼地真是个奇怪的地方！”他说道。

“这究竟是什么呢？”

“农民们说是巴斯克维尔的猎狗在寻找它的猎物。我以前曾听到过一两次，可是声音从没有象这样大过。”

我心里害怕得直打冷战，一面向四周环顾点缀着一片片绿色树丛的起伏不平的原野。在广大的原野上，除了有一对大乌鸦在我们背后的岩岗上呱呱大叫之外，别无动静。

“您是个受过教育的人，谅必不会相信这些无稽之谈吧？”

我说道：“您认为这种奇怪的声音是从什么地方发出来的呢？”

“泥潭有时也会发出奇怪的声音来的。污泥下沉或是地下水往上冒，或是什么别的原因。”

“不，不，那是动物发出来的声音。”

“啊，也许是。您听过鹭鸶叫吗？”

“没有，从来没有听过。”

“在英伦这是一种很稀有的鸟——几乎已经绝种了——可是在沼地里也许还有。是的，即使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绝无仅有的鹭鸶的叫声，这也是不足为奇的。”

“这真是我一生中所听到过的最可怕、最奇怪的声音了。”

“是啊，这里简直是个神秘可怕的地方。请看小山那边，您说那是些什么东西？”

整个陡峭的山坡上都是灰色石头围成的圆圈，至少有二十堆。

“是什么呢，是羊圈吗？”

“不，那是咱们可敬的祖先的住处，在史前时期住在沼地里的人很多，因为从那时以后再没有人在那里住过，所以我们看到的那些安排的细微之处还和他们离开房子以前一模一样。那些是他们的缺了房顶的小屋。如果您竟因为好奇而到里面去走一趟的话，您还能看到他们的炉灶和床呢。”

“真够个市镇的规模呢。在什么时候还有人住过呢？”

“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没有确实的年代可考。”

“他们那时干些什么呢？”

“他们在这些山坡上牧放牛群，当青铜的刀开始代替石斧的时候，他们就学会了开掘锡矿。您看对面山上的壕沟，那

就是挖掘的遗迹。是的，华生医生，您会发现沼地的一些很特别的地方的，噢，对不起，请等一会儿！一定是赛克罗派德大飞蛾。”

一只不知是蝇还是蛾的东西横过了小路，翩翩地飞了过去，顷刻之间斯台普吞就以少有的力量和速度扑了过去。使我大吃一惊的是，那只小动物竟一直向大泥潭飞了过去，而我的朋友却挥舞着他那绿色的网兜，一步不停地在一丛丛小树中间跳跃前进着。他穿着灰色的衣服，加以猛然纵跳、曲折前进的动作，使他本身看来就宛如一只大飞蛾。我怀着既羡慕他那敏捷异常的动作又害怕他会在那莫测深浅的泥潭里失足的复杂心情，站在那里望着他往前追去。由于听到了脚步声，我转过身来，看到在离我不远的路边有一个女子，她是从浮游着一抹烟雾、说明是梅利琵所在之处的方向来的，因为一直被沼地的洼处遮着，所以直到她走得很近时才被我发现。

我相信这位就是我曾听说过的斯台普吞小姐，因为在沼地里太太小姐很少，而且我还记得曾听人把她形容成是个美人。向我走过来的这个女人，的确是应归入最不平凡的类型的。兄妹相貌的不同，大概再也没有比这更显著的了。斯台普吞的肤色适中，长着淡色的头发和灰色的眼睛；而她的肤色呢，比我在英伦见过的任何深肤色型的女郎都更深，身材纤长，仪态万方。她生就一副高傲而美丽的面孔，五官那样端正，要不是配上善感的双唇和美丽的黑色而又热切的双眸的话就会显得冷淡了。她有着完美的身段，再加以高贵的衣着，简直就象是寂静的沼地小路上的一个怪异的幽灵。在我

转过身来的时候，她正在看着她的哥哥，随后她就快步向我走了过来。我摘下了帽子正想说几句解释的话，她的话就把我的思潮引进了一条新路。

“回去吧！”她说道，“马上回到伦敦去，马上就走。”

我只能吃惊得发愣地盯着她。她的眼对我发着火焰似的光芒，一只脚不耐烦地在地上拍打着。

“我为什么就应该回去呢？”我问道。

“我不能解释。”她的声音低微而恳切，带有奇怪的大舌头似的声音，“可是看在上帝的面，按照我所请求您的那样做吧，回去吧，再也不要到沼地里来。”

“可是我刚才来啊！”

“您这个人啊，您这个人哪！”她叫了起来，“难道您还看不出来这个警告是为您好吗？回伦敦去！今晚就动身！无论如何也要离开这个地方！嘘，我哥哥来了！关于我说过的话，一个字也不要提。劳驾您把杉叶藻那边的那枝兰花摘给我好吗？在我们这片沼地上兰花很多，您显然是来得太迟了，已经看不到这里的美丽之处了。”

斯台普吞已经放弃了对那只小虫的追捕，回到了我们的身边，由于劳累而大喘着气，而且面孔通红。

“啊哈，贝莉儿！”他说道。可是就我看来他那打招呼的语调并不热诚。

“啊，杰克，你很热了吧？”

“嗯，我刚才追一只赛克罗派德大飞蛾来着，是在晚秋时分很少见的一种。多可惜呀，我竟没有捉到！”他漫不经心地说着，可是他那明亮的小眼却不住地向我那女子的脸上看

来看去。

“我看得出来，你们已经自我介绍过了。”

“是啊，我正和亨利爵士说，他来得太晚了，已经看不到沼地的真正美丽之处了。”

“啊，你以为这位是谁呀？”

“我想象一定是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

“不，不对，”我说道，“我不过是个卑微的普通人，是爵士的朋友，我是华生医生。”

她那富于表情的面孔因懊恼而泛起了红晕。“我们竟然在误会之中谈起天来了。”她说道。

“啊，没关系，你们谈话的时间并不长啊。”她哥哥说话时仍以怀疑的眼光看着我们。

“我没有把华生医生当作客人，而是把他当作本地住户似地和他谈话，”她说道，“对他说来，兰花的早晚是没多大关系的。可是来吧，您不看一看我们在梅利琵的房子吗？”

走了不多的路就到了，是一所沼地上的荒凉孤独的房子，在从前这里还繁荣的时候是个牧人的农舍，可是现在经过了修理以后，已经变成一幢新式的住宅了。四周被果园环绕着，可是那些树就象沼地里的一般的树似的，都是矮小的和发育很坏的，这地方整个都显出一种阴郁之色。一个怪异、干瘦、看来和这所房子很相配的、衣着陈旧褪色的老男仆把我们让了进去。面的屋子很大，室内布置得整洁而高雅，由此也能看出那位女士的爱好来。我从窗口向外望着，那绵延无际的、散布着花岗岩的沼地，毫无间断地向着远方地平线的方向起伏着。我不禁感到奇怪，什么原因使得这位受过高深教育的

男子和这位美丽的女士到这样的地方来住呢？

“选了个怪里怪气的地点，是不是？”他象回答我所想的问题似地说道，“可是我们竟能过得很快活，不是吗，贝莉儿？”

“很快活。”她说道。可是她的语调却显得很勉强。

“我曾经办过一所学校。”斯台普吞说道，“是在北方，那种工作对我这种性格的人来说，不免要感到枯燥乏味，但能够和青年们生活在一起，帮助和培养那些青年，并用个人的品行和理想去影响他们的心灵，这对我来说却是很可贵的。怎奈我们的运气不好，学校里发生了严重的传染病，死了三个男孩，经过这次打击，学校再也没有恢复起来，我的资金也大部分不可挽救地赔了进去。可是，如果不是因丧失了与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同居共处之乐的话，我本可以不把这件不幸的事念念不忘。因为我对动物学和植物学有着强烈的爱好，在这里我发现了无穷无尽的材料可供我进行研究，而且我妹妹也和我一样地深爱着对大自然的研究工作。所有这一切，华生医生，在观察着我们窗外的沼地的时候都已钻进了您的脑子，由您的表情里就看得出来。”

“我确曾想到，这里的生活对您妹妹可能有些枯燥无味，也许对您还稍微好些。”

“不，不，我从不感到枯燥。”她赶快说道。

“我们有书，有我们的研究工作，而且我们还有着有趣的邻居。摩梯末医生在他那一界里是个最有学问的人了！可怜的查尔兹爵士也是可亲的同伴。我们对他知之甚深，并且对他还感到说不出的怀念。您认为我今天下午是否应该冒昧地去拜访一下亨利爵士呢？”

“我敢说，他一定会高兴见您的。”

“那么，最好您顺便提一声，就说我打算这样作吧。也许在他习惯于这新的环境以前，我们能聊尽绵薄，以使他更方便些呢。华生医生，您愿意上楼看一看我所收集的鳞翅类昆虫吗？我想那已是在英伦西南部所能收集的最完整的一套了。等您看完的时候，午饭差不多也就预备好了。”

可是我已急于要回去看我的委托人了。阴惨的沼地，不幸的小马的丧命和那与巴斯克维尔的猎狗的可怕的传说相关联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所有这些都给我的思想蒙上了一层忧伤的色彩。浮现在这些多少还是模糊的印象之上的，就是斯台普吞小姐的清楚、肯定的警告了。她当时谈话的态度又是那样的诚心诚意，使我无法再怀疑在这警告的后面必然有着深刻而严重的理由。我婉谢了一切使我留下来吃午饭的敦请，立刻就踏上了归途，顺着来时的那条长满野草的小路走了回去。

好象是路熟的人一定能找到捷径似的，在我还没有走上大路的时候，我就大吃一惊地看到了斯台普吞小姐正坐在小路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她由于经过剧烈运动，脸上泛出了美丽的红晕，两手叉着腰。

“为了截住您，我一口气就跑来了，华生医生，”她说道，“我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来得及戴。我不能在这里久停，否则我哥哥就要因我不在而感到寂寞了。对我所犯的愚蠢的错误，我想向您致以深深的歉意，我竟把您看成了亨利爵士。请把我所说过的话忘掉吧，这些话与您是毫无关系的。”

“可是我是忘不掉的，斯台普吞小姐，”我说道，“我是亨

利爵士的朋友，我非常关心他的幸福。告诉我吧，为什么您那么急切地认为亨利爵士应当回到伦敦去呢？”

“不过是女人的一时之念罢了，华生医生。等您对我了解得更深一些的时候，您就会知道，我对我自己的一言一行并不是都能说出个道理来的。”

“不对，不对。我还记得您那发抖的声调，我还记得您那时的眼神。喔，请您对我坦白地讲吧，斯台普吞小姐，从我一到这里起，我就感到周围都是疑团。生活已经变得象格林盆泥潭一样了，到处都是小片小片的绿丛，人们会在那里陷入地里，而没有向导能给他指出一条脱身的道路。告诉我吧，您究竟是什么意思，我答应您一定把您的警告转达给亨利爵士。”

她的脸上刹时间闪现了一种犹豫不决的表情，可是在她回答我的时候，她的两眼马上又变得坚决起来了。

“您想得太多了，华生医生，”她说道，“我哥哥和我听到了查尔兹爵士的噩耗以后，都非常震惊。我们和这位老人相知甚深，因为他最喜欢穿过沼地到我们的房子这边来散步。他深深地受着笼罩着他家的厄运的影响。在这悲剧发生之后，我自然而然地感觉到，他所表现的恐惧绝非出之无因。现在当这家又有人到这里来住的时候，我感到担心，因此我觉得，对于可能又降临在他身上的危险，应该提出警告来。这就是我想传达给他的全部的意思。”

“可是，您所说的危险是什么呢？”

“您知道那个猎狗的故事吧？”

“我不相信这种无稽之谈。”

“可是我相信。如果您还能影响亨利爵士的话，就请您把他从对他们一家说来永远是个致命的所在带走吧。四海之大，尽有安身之处，为什么他偏偏愿意住在这个危险的地方呢？”

“正因为这是个危险的地方，他才到这里来住的，亨利爵士的性格就是这样。除非您能再供给我一些比这更加具体的材料，否则，若想让他离开这里恐怕是不太容易的。”

“我再说不出任何具体的东西来了，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任何具体的东西。”

“我要再问您一个问题，斯台普吞小姐。如果说，您当初和我说的時候寓意只不过如此的话，为什么您不愿让您哥哥听到您的话呢？这里面并没有值得他或是任何人反对的地方啊。”

“我哥哥很希望这座庄园能有人住下来，因为他认为这样对沼地上的穷人们会有些好处。如果他知道我说了什么可能会使亨利爵士离开这里的话，他可能会大发雷霆呢。现在我已尽了我的责任了，我再不说什么了。我得回去了，否则他看不见我，就会怀疑我是来和你见面了。再见吧！”她转身走去，几分钟之内就消失在乱石之中了，而我就怀着莫名的恐惧赶回了巴斯克维尔庄园。

八 华生医生的第一份报告

从此以后，我要按照事情发生的前后，把放在我面前的

桌子上的、我写给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信件抄录下来。虽然其中一篇已经遗失，但我相信我现在所写的内容与事实绝无出入。我对这些可悲的事件记忆得很清楚，可是这些信总还是能更准确地说明我当时的感觉和怀疑的。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

我以前发的信和电报，谅已使你及时地了解了在这个最荒凉的角落里所发生的一切。一个人在这里呆得愈久，沼地的神貌就会愈深地渗入你的心灵，它是那样的广大，具有那样可怕的魔力。只要你一到了沼地的中心，你就要看不到近代英国的丝毫的痕迹了：可是另一方面，你在这里到处都能看到史前人的房屋和劳动成果。在你散步的时候，四周都是这些被人遗忘的人们的房屋，还有他们的坟墓和粗大的石柱，这些石柱，可能就标明了他们的庙宇之所在。当你在斑驳的山坡上看到那些用灰色岩石建成的小屋的时候，你就会忘记你现在所处的年代了，如果你竟看到从低矮的门洞里爬出一个身披兽皮、毛发茸茸的人，将燧石箭头的箭搭在弓弦上，你会感到他的出现比你本人在这里还要自然得多呢。奇怪的倒是在这一直都是最贫瘠的土地上，他们竟会住得那样稠密。我并不是个考古学家，可是我能想象得出，他们都是些不喜争斗而受人蹂躏的种族，被迫接受了这块谁也不愿居住的地方。

显然，这些都是和你将我派来这里执行的任务毫无关系的东西，而且对你这样最讲求实际的人来说，可能会感到很乏味。我还记得在谈到究竟是太阳围着地球转还是地球围太阳转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还是让我回到关于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的事情上来吧。

如果说你前些天没有收到任何报告的话，那是因为一直还没有发生过什么值得报告的重要情况。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件很惊人的事情，我现在就一五一十地向你报告吧。首先，我得使你对于整个情况中的其他一些有关的因素有个了解。

其中之一就是我很少谈到的沼地里的那个逃犯。现已完全可以相信，他已经跑了，这对在本区住得很分散的居民说来，是可以大大地松一口气了。从他逃跑以来已有两星期了，在这期间，没有人看见过他，也没有听到过关于他的消息。确实很难想象，他在这段时间内能始终坚持呆在沼地里。当然了，如果单就藏匿这个问题来看，他是毫无困难的，任何一所石头小房都可以作为他的藏身之所。可是除非他能捕杀沼地里的羊，否则他是什么吃的东西都没有的。因此我们就认为他已经逃走了，而那些住得边远的农民们也就可以睡得稍为安心些了。

我们这里一起住着四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因此我们还能很好地照顾自己。可是坦白地说，我一想起斯台普吞这一家来，心中就感到不安。他们住的地方是一处方圆几英里之内孤立无援的所在，家中只有一个女仆、一个老男仆和他们兄妹二人，而这个哥哥也不是个很强壮的人。如果这个来自璆亭山的逃犯一旦闯进门去的话，落在这样一个不要命的家伙手里，他们真会被弄得束手无策呢。亨利爵士和我都很关心他们的情况，并且还曾建议让马夫波金斯到他们那边去睡，可是斯台普吞却不以为然。

事实上，咱们的朋友——这位准男爵，对我们的女邻居已开始表现出相当大的兴趣来了。这本是不足为奇的事，对

他这样一个好动的人来说，在这样一个孤寂的地方实在无聊得很，而她又是个很动人的美女。在她身上，有着一种热带的异国情调，这一特点和她哥哥的冷淡而不易动情形成了奇特的对比，但是，他也使人感觉到在他的内心潜藏着烈火似的情感。他肯定具有左右她的力量，因为我曾看到，她在谈话的时候不断地望着他，好象她所说的话都需要征求他的同意似的。我相信他待她很好。他的两眼炯炯有神，嘴唇薄而坚定，这些特点往往显示着一种独断和可能是粗暴的性格。我想你一定会感到他是个很有趣的研究对象吧。

第一天他就来拜访了巴斯克维尔，第二天早晨，他又带领着我们两人去看据说是关于放荡的修果的那段传说的出事地点。在沼地里走了好几英里才到，那个地方十分荒凉凄惨，很可能使人触景生情，编出那个故事来。我们在两座乱石岗中间发现了一段短短的山沟，顺着这条山沟走过去，就到了一片开阔而多草的空地，到处都长着白棉草。空地中央矗着两块大石，顶端已被风化得成了尖形，很象是什么庞大的野兽的被磨损了的獠牙。这个景象确实和传说中的那旧时悲剧的情景相符。亨利爵士很感兴趣，并且不止一次地问过斯台普吞，是否真的相信妖魔鬼怪可能会干预人类的事。他说话的时候，表面似乎漫不经心，可是显而易见，他内心里是非常认真的。斯台普吞回答得非常小心，很容易看得出来他是要尽量少说，似乎是考虑到对准男爵情绪的影响，他不愿把自己的意见全部表白出来。他和我们说了一些类似的事情，说有些家庭也曾遭受过恶魔的骚扰，所以他使我们感觉到他对这件事的看法也和一般人一样。

在归途中，我们在梅利琵吃了午饭，亨利爵士和斯台普吞小姐就是在那里结识的。他一见她似乎就被强烈地吸引住了，而且我敢说，这种爱慕之情还是出自双方的。在我们回家的路上，他还一再地提到她。从那天起，我们几乎每天都和他们兄妹见面。今晚他们在这里吃饭时就曾谈到我们下礼拜到他们那里去的问题。人们一定会认为，这样的一对如果结合起来，斯台普吞一定会欢迎的，可是不止一次地看到过，每当亨利爵士对他妹妹稍加注视的时候，斯台普吞的脸上就露出极为强烈的反感。他无疑地是非常喜欢她的，没有了她，他的生活就会非常寂寞，可是如果他竟因此而阻碍她这样美好的婚姻，那未免也太过于自私了。我敢肯定地说，他并不希望他们的亲密感情发展成为爱情，而且我还多次发现过，他曾想尽方法避免使他俩有独处密谈的机会。嗯，你曾指示过我，永远不许亨利爵士单独出去，可是在我们的其他种种困难之外再加上爱情的问题，这可就难办得多了。如果我当真坚决彻底地执行你的命令的话，那我就可能会变成不受欢迎的人了。

那一天——更准确地说是星期四——摩梯末和我们一起吃饭，他在长岗地方发掘了一座古坟，弄到了一具史前人的颅骨，他为之喜出望外。真没有见过象他这样一心一意的热心人！后来斯台普吞兄妹也来了，在亨利爵士的请求之下，这位好心肠的医生就领我们到水松夹道去了，给我们说明了在查尔兹爵士丧命的那天晚上，事情发生的全部经过。这次散步既漫长而又沉闷，那条水松夹道被夹在两行高高的剪齐的树篱中间，小路两旁各有一条狭长的草地，尽头处有一栋破

烂的旧凉亭。那扇开向沼地的小门正在中间，老绅士曾在那儿留下了雪茄烟灰，是一扇装有门闩的白色木门，外面就是广阔的沼地。我还记得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我在心中试着想象出全部发生过的事情的实况。大概是当老人站在那里的时候，他看见有什么东西穿过沼地向他跑了过来，那东西把他吓得惊慌失措地奔跑起来，一直跑到因恐惧和力竭而死为止。他就是顺着那条长而阴森的夹道奔跑的。可是，他为什么要跑呢？只因为沼地上的一只看羊狗吗？还是看到了一只不出声的鬼怪似的黑色大猎狗呢？是有人在其中捣鬼吗？是不是那白皙而警觉的白瑞摩对他所知道的情况还有所隐瞒呢？这一切都显得扑朔迷离，可是我总觉得幕后有着罪恶的阴影。

从上次给你写信以后，我又遇到了另一个邻人，就是赖福特庄园的弗兰克兰先生，他住在我们南面约四英里远的地方。他是一位长者，面色红润，头发银白，性情暴躁。他对英国的法律有着癖好，并为诉讼而花掉了大量的财产。他所以与人争讼，不过是为了获得争讼的快感，至于说站在问题的哪一面，则全都一样，无怪乎他要感到这真是个费钱的玩艺儿呢。有时他竟隔断一条路并公然反抗教区让他开放的命令；有时竟又亲手拆毁别人的大门，并声言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早是一条通路，反驳原主对他提出的侵害诉讼。他精通旧采邑权法和公共权法，他有时利用他的知识维护弗恩沃西村居民的利益，但有时又用来反对他们。因此，根据他所做的事，他就时而被人胜利地抬起来走过村中的大街，时而被人做成草人烧掉。据说目前他手中还有七宗未了的讼案，说不定这些讼案就会吞光他仅余的财产呢。到那时候，他就会象

一只被拔掉毒刺的黄蜂那样再也不能为害于人了。如果把法律问题放开不谈，他倒象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我不过只是提一提他而已，因为你特意嘱咐过我，应该寄给你一些对周围人们情况的描述。他现在正在莫名其妙地忙着，他是个业余天文学家，有一架绝佳的望远镜，他就一天到晚地伏在自己的屋顶上，用它向沼地上了望，希望能发现那个逃犯。如果他能把精力都花费在这件事上，那么一切也就都能太平无事了，可是据谣传，他现在正想以未得死者近亲的同意而私掘坟墓的罪名控靠摩梯末医生。因为摩梯末从长岗地方的古墓里掘出了一具新石器时代人的颅骨。这位弗兰克兰先生确实有助于打破我们生活的单调，并在迫切需要的时候使我们得到一些娱人心怀的小趣味。

现在，已给你及时地介绍了那逃犯、斯台普吞、摩梯末医生和赖福特庄园的弗兰克兰。下面再让我告诉你一些关于白瑞摩的最重要的事情作为结束吧，其中特别是昨晚的那种惊人发展更加值得注意。

第一件就是关于你由伦敦发来的那封为了证实白瑞摩是否确实呆在这里的试探性的电报。我已向你解释过，邮政局长的话说明那次试探是毫无结果的，咱们什么也没能证明。我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亨利爵士，可是他马上就直截了当地把白瑞摩叫了来，问他是否亲自收到了那封电报。白瑞摩说是的。

“那孩子亲自交给你的吗？”亨利爵士问道。

白瑞摩好象很惊讶，他稍稍地考虑了一会儿。

“不是，”他说道，“当时我正在楼上小屋里面呢，是我妻

子给我送上来的。”

“是你亲自回的电报吗？”

“不是，我告诉了我妻子应当怎样回答，她就下楼去写了。”

当晚，白瑞摩又重新提起了这个问题。

“我不大明白，今天早晨您提出那问题来的目的何在，亨利爵士，”他说道，“我想，您所以那样问我，不会是说我已作了什么事使您失去对我的信任了吧？”

亨利爵士这时不得不向他保证说绝无此意，并且把自己大部的旧衣服都给了他，以使他安心。因为在伦敦新置办的东西现在已经全部运来了。

白瑞摩太太引起了我的注意，她生得胖而结实，很拘谨，极为可敬，几乎是带着清教徒式的严峻，你很难想象出一个比她更难动情感的人来了。可是我曾告诉过你，在我到这里来的第一天晚上，曾听到她伤心地啜泣过，从那以后，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她脸上带有泪痕，深重的悲哀在噬啮着她的心。有时我想，是否她心中存有什么内疚；有时我怀疑白瑞摩也许是个家庭的暴君。我总觉得在这个人的性格里有些特别可疑之处，可是昨晚的奇遇消除了我全部的怀疑。

也许这事情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你知道，我是个睡觉不很沉的人，又因为我在这所房子里时刻警醒着的缘故，所以我的觉睡得比平常还要不踏实。昨天晚上，大约在午夜以后两点钟的时候，我被屋外偷偷走过的脚步声惊醒了。我爬了起来，打开我的房门，偷偷地往外瞧，有一条长长的黑影投射在走廊的地上。那是一个手里拿着蜡烛、轻轻地沿着过道

走去的身影，他穿着衬衫和长裤，光着双脚。我只能看到他身体的轮廓，可是，由他的身材可以看得出来，这人就是白瑞摩。他走得很慢，很谨慎，由他的整个外表看来，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鬼鬼祟祟不可告人的样子。

我曾告诉过你，那环绕大厅的走廊是被一段阳台隔断了的，可是在阳台的另一侧又继续下去了。我一直等到他走得不见了以后才又跟踪上去，当我走近阳台的时候，他已走到远处走廊的尽头了，我看到了由一扇开着的门里射出来的灯光，就知道他已走进了一个房间。由于这些房间现在既无陈设又无人住，所以他的行止就愈发显得诡秘了。灯光很稳定，似乎他是在一动不动地站着，我蹑手蹑脚、尽量不出声地沿走廊走去，并从门边向屋里偷看。

白瑞摩在窗前弯着腰，拿着蜡烛，凑近窗玻璃，头部侧面半面向着我，当他向着漆黑的沼地注视的时候，面部因焦急而显得十分严肃。他站在那里专心一志地观察了几分钟，然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以一种不耐烦的手势弄灭了蜡烛。我马上就回房去了，没有多久就传来了潜行回去的脚步声。过了很久以后，在我刚要朦胧入睡的时候，我听到什么地方有拧锁头的声音，可是我说不出声音来自何方。我猜不出这些都意味着什么，可是我想，在这阴森森的风子里正在进行着一件隐秘的事，我们早晚会把它弄个水落石出的。我不愿拿我的看法来打搅你，因为你曾要求我只须提供事实。今天早晨我曾和亨利爵士长谈了一次，根据我昨晚所作的观察，我们已作出了一个行动计划。我现在还不打算谈，可是它一定会使我的下一篇报告读起来饶有兴趣的。

自巴斯克维尔庄园 十月十三日

九 华生医生的第二份报告

沼地里的灯光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

如果说在我担当起这个使命的初期，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没有能供给你多少消息的话，你就该知道，我现在正设法弥补已经损失的时间，而且现在，在我们的周围，事件发生得愈见频繁复杂起来了。在我最后的那篇报告里，我把高潮结束在白瑞摩站在窗前那里，如果我没有估计错的话，现在我已掌握了会使你相当吃惊的材料。事情变化得出乎我意料之外。从几方面看来，在过去四十八小时里，事情已经变得清楚多了，可是从另一些方面来看，又似乎变得更为复杂了。我现在就把全部情况都告诉你，你自己去加以判断吧。

在我发现那桩怪事以后的第二天早饭以前，我又穿过走廊，察看了一下昨晚白瑞摩去过的那间屋子。在他专心一志地向外看的西面窗户那里，我发现了和屋里其他窗户都不同的一个特点——这窗户是面向沼地开的，在这里可以俯瞰沼地，而且距离最近，在这里可以穿过两树之间的空隙一直望见沼地，而由其他窗口则只能远远地看到一点。因此可以推论出来，白瑞摩一定是在向沼地上找什么东西或是什么人，因为要达到这种目的只有这个窗户适用。那天夜里非常黑暗，因此我很难想象他能看到什么人。我曾突然想到，这可能是在

搞什么恋爱的把戏，这样也许可以说明他这种偷偷摸摸的行动和他妻子的惴惴不安之间的关系。他是个相貌出众的家伙，足可以使一个乡村女子对他倾心，因此这一说法看来还是稍有根据的呢。我回到自己房间以后所听到的开门声，可能是他出去赶密约了。因此到了早晨我自己就细加推敲起来，尽管结果也许证明这种怀疑是毫无根据的，现在我还是把所怀疑的各点都告诉你吧。

不管究竟应该怎样才能正确地解释白瑞摩的行为，我总是觉得，在我能解释清楚之前，要把这件事秘而不宣对我是个很重的负担。早饭后我到准男爵的书房去找他的时候，就把我所见到的事都告诉他了。可是他听了以后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感到吃惊。

“我早知道白瑞摩在夜里经常走动，我曾想和他谈一谈这件事，”他说道，“我曾两三次听到他在过道里走来走去脚步声，时间恰和您所说的差不多。”

“那么，也许他每晚都要到那窗前去一趟呢，”我提醒道。

“也许是。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咱们倒可以跟踪一下，看一看他究竟在干什么。我真不晓得如果您的朋友福尔摩斯在这里的话，他会怎么办。

“我相信他一定会象您所建议的那样采取行动，”我说道，“他会跟踪白瑞摩，并看看他干些什么事。”

“那么咱们就一块干吧。”

“可是，他一定会听到咱们的。”

“这个人有点聋，而且无论如何咱们也得抓住这个机会。咱们今晚就一起坐在我的屋里，等他走过去。”亨利爵士高兴

得搓着双手，显然他是喜欢来这么一次冒险，以消解他在沼地生活的枯寂的。

准男爵已和曾为查尔兹爵士拟订修筑计划的建筑师与来自伦敦的营造商联系过了，还有来自普利摩斯的装饰匠和家俱商。因此，不久我们可能就会在这里看到巨大的变化了。显然，我们的朋友怀有规模巨大的理想，并决定不辞辛苦、不惜代价地来恢复这个大族的威望。在这所房子经过整修刷新并重新布置之后，所差的也就是一位夫人了。我们可以从一些迹象中很清楚地看到，只要这位女士愿意的话，这一点就不会“尚付阙如”了，因为我很少见到过一个男人会象他对我们的美丽的邻居斯台普吞小姐那样地着迷。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爱情的发展并不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顺利。譬如说吧，爱情之海的平静的水面今天就被一阵意想不到的波澜所扰乱了，给我们的朋友造成了很大的不安和烦恼。

在结束了我曾提过的那段关于白瑞摩的谈话之后，亨利爵士就戴上帽子准备出去了，当然我也准备出去。

“什么，您也去吗，华生？”他问道，一面怪模怪样地望着我。

“那要看您是不是要到沼地去。”我说。

“是的，我是到那里去。”

“啊，您是知道我所接受的指示的。我很抱歉对您有所妨碍，可是您也听到过福尔摩斯是怎样郑重其事地坚持说我不应该离开您，尤其是您不能单独到沼地去。”

亨利爵士带着愉快的微笑把手扶在我的肩膀上。

“我亲爱的伙伴，”他说道，“虽然福尔摩斯聪明绝顶，可

是他并没有预见到从我到了沼地以来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您明白我的话吗？我相信您决不愿意做一个妨碍别人的人。我一定得单独出去。”

这事使我处在很为难的地位。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办才好。就在我还没有下定决心怎样办的当儿，他已拿起手杖走了。

在我将此事重新加以考虑之后，我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因为我竟托辞让他离开了我的身旁。我想象得出，一旦由于我不听你的指示而发生了一些不幸的事，使我不得不回到你的身旁向你忏悔，我的感情将是怎样的。说真的，我一想到这里脸就红了。也许现在去追他还不太晚呢，因此，我马上就朝着梅利琵宅邸那方向出发了。

我以最快的速度沿着道路匆匆走去，一直到我走到沼地小路分岔处才望到了亨利爵士。在那里，我因为恐怕走错路就爬上了一座小山，从山上我可以居高临下地观望一切——就是那座插入阴暗的采石场的小山。从那里我马上就看到了他。他正在沼地的小路上走着，距我约四分之一英里远，身旁还有一位女士，除了斯台普吞小姐而外还能是谁呢。显然在他俩之间已有了默契，而且是约定相会的，他们一面并肩徐徐而行，一面喁喁而语。我看见她双手做着急促的手势，似乎对自己所说的话很认真的样子；他则聚精会神地听着，有一两次他还截然不能同意似地摇着头。我站在乱石中间望着他们，真不知道下一步应当怎么办。跟上他们并打断他们亲密的交谈，看来似乎是一个荒谬的举动，而我的责任显然是要求我一时一刻也不要让他们离开我的视线。跟踪窥察一个

朋友，真是一件可憎的工作。尽管如此，可是除了从山上观察他，事后再向他坦白以求心安外，我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确实，如果当时有任何突然的危险威胁到他，我离他就显得太远了，来不及援助，可是我相信，你和我的意见一定相同。处在这样的地位是非常困难的，而且我再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了。

咱们的朋友亨利爵士和那位女士又停住了脚步，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谈着话，我突然发现，看到他们会面的并不止我一个人，因为我一眼看到了一个绿色的东西在空中浮动着，再一看才知道那绿色的东西是装在一根杆子的顶端的，拿着那杆子的人正在坎坷不平的地方走着。原来那正是斯台普吞拿着他的捕蝶网。他距那对情侣要比我近得多，他好象是在向着他们的方向走去。正在那时，亨利爵士突然将斯台普吞小姐拉近身旁，他的胳膊环抱着她，她似乎力图由他手中挣脱，她的脸躲向一边。他低头向她，可是她象是抗议似地举起一只手来。随后我看到他们一跳就分开了，并且慌忙地转过身来，原来是受到了斯台普吞的搅扰。他狂奔着向他俩跑去，那只捕蝶网可笑地在他身后摆动着。他在那对爱侣面前激怒得手舞足蹈起来，可是我想象不出他究竟是什么意思。看样子似乎是斯台普吞在责骂亨利爵士，爵士在进行解释，可是斯台普吞不但拒绝接受，而且变得更加暴怒了，那位女士高傲而沉默地在旁边站着。最后斯台普吞转过身去专横地向他妹妹招了招手，她犹豫不决地看了亨利爵士一眼之后，就和她哥哥并肩走了。那生物学家的手势说明，他对那位女士也同样的极感不快。准男爵望着他们的背影站了一会，然后

就慢慢地沿着来路走回去了。他低着头，充分表现出一副失意的神态。

我不知道这究竟都是怎么回事，我只是因为自己在咱们的朋友不知不觉的时候，偷看了他们这样亲密的情景而深感羞愧。我沿着山坡跑了下去，和准男爵在山脚下相遇。他的脸色气得通红，双眉紧皱，就象是个智穷才竭不知所措的人一样。

“天哪！华生，您是从哪里掉下来的，”他说道，“难道说您竟真的尾随我来了吗？”

我把一切都解释给他听了：我怎样感到再不可能呆在家里，我怎样跟踪了他，以及我怎样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他以怒火炽燃的眼睛向我看了一会，可是我的坦白冲淡了他的怒气，他终于发出了悔恨失望的笑声。

“我原以为平原的中心是个不会被人发现的相当可靠的地方呢。”他说道，“可是天哪！就好象全乡的人都跑了出来看我求婚似的——而且还是这样糟糕透顶的求婚！你找到的座位在什么地方啊？”

“就在那座小山上。”

“原来是坐在很远的后排呀，啊！但是她哥哥可真的跑到最前排来了。您看到他向我们跑过去了么？”

“是的，我看到了。”

“您曾经见过他象是疯了似的吗？——她那位好哥哥。”

“我没有见过。”

“我敢说，他一点也不疯。直到今天为止，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头脑清醒的人，但是，请您相信我的话，不是他，就是

我，总有一个得穿上捆疯子用的紧身衣的。可是，我是怎么的了呢？您和我相处也有几个星期了，华生。喂！坦白地跟我说吧！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使我不能做我所热爱的女人的好丈夫呢？”

“依我说，没有。”

“他总不会反对我的社会地位吧，因此，他必然是因为我本身的缺点而憎恶我。他有什么可反对我的地方呢？在我一生所认识的人们里，无论是男是女，我都没有得罪过。可是他竟几乎连碰她的手指尖都不许。”

“他说过这样的话吗？”

“这样的话吗，比这还多呢。我告诉您吧，华生，我和她相识还只有几个礼拜，可是从一开始，我就觉得好象她是为我而造出来的；而她呢，也是这样想——她觉得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很快活，对于这一点我敢发誓，因为女人的眼神是比说话更为有力的。可是他从不让我们呆在一起，仅仅是今天我第一次找到了能单独和她谈几句话的机会。她很高兴见到我，可是和我见面以后，她又不愿谈关于爱情的事，如果她能制止我的话，她甚至不许我谈到爱情。她一再重复地说，这里是个危险的地方，除非我离开这里，她永远也不会快乐。我告诉她说，自从我见到她以后，我再不着急离开这里了，如果她真的想让我走的话，唯一的办法就是她设法和我一起走。我说了很多话，要求和她结婚，可是还没等她回答，她的那位哥哥就向我们跑了过来，脸上的神色就象个疯子。他暴怒得脸色都变白了，连他那浅色的眼里也燃起了怒火。我对那女士怎么了？我怎么敢做使她不高兴的事啊？难道是因为我

自以为是个准男爵，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如果他不是她的哥哥的话，对付他本没有什么困难。当时我只对他说，我并不把和他妹妹产生的感情引以为耻，而且我还希望她能屈尊做我的妻子。这样的话似乎也未能使事态有丝毫的好转，因此，后来我也发了脾气。在我回答他的时候也许有些厉害过分，因为，她还站在旁边呢。结局你是看到了，他和她一起走了，而我呢，简直被弄得比谁都更莫名其妙和不知所措了。华生，只要您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那我对您真是要感激莫名了。”

我当时虽然试着提出了一两种解释；可是，说实在的，连我自己也并没有真正弄清其所以然。就咱们朋友的身分、财产、年龄、人品和仪表来说，条件都是最优越的，除了萦绕他家的厄运之外，我简直找不到任何于他不利的地方。使人十分吃惊的倒是：丝毫不考虑女士本人的意愿，就对她的追求者给以这样粗暴的回绝；而那位女士在这种情况下，也竟能毫不表示任何抗议。当天下午，斯台普吞又亲自来访，这才算是把我们心里的种种猜测平息了下去。他是为了自己早晨的态度粗鲁而来道歉的，两人在亨利爵士的书房里经过长时间的会谈，结果裂痕消除了。由我们决定下星期到梅利琵去吃饭这件事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并不是说他现在就不是个疯子了，”亨利爵士说道，“我忘不了今早他向我跑来时的那股眼神，可是我不得不承认，再没有人道歉能道得象他这样圆满自然了。”

“他对他早晨那种行为做过任何解释吗？”

“他说他妹妹是他生活中的一切。这是很自然的事，而且他能这样重视她，我也高兴。他们一直就生活在一起，而且

正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是个非常孤独的人，只有她陪伴着，因此，当他一想到将要失去她的时候，那是多么可怕啊！他说他本来并没有认为我已爱上了她，可是当他亲眼看到了这确是事实，而且感觉到我可能从他手中把她夺去的时候，便使他大为震惊，以至他对自己当时的言行都无法负责了。他对发生过的事感到十分抱歉，并且也认识到，自己妄想为了个人而将象他妹妹那样美丽的女子的一生，束缚在自己的身旁是多么的愚蠢和自私。如果她非得离开他不可的话，他也情愿把她嫁给象我这样的邻居，而不愿嫁给其他的人。可是无论如何，对他说来这毕竟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因此他还需要一些时间，以便他对这件事的来临做好精神准备。如果我答应在今后三个月之内把这件事暂搁一下，在这期间只是培养与女士的友情而不要求她的爱情的话，他就决定不再反对了。这一点我答应了，于是事情也就平息下来了。”

在我们那些不大的谜里，就这样地弄清了一个。正好象当我们在泥沼之中挣扎的时候，在什么地方碰到了底似的。现在我们懂得了，为什么斯台普吞那样看不上他妹妹的追求者——即使那位追求者是象亨利爵士那样恰当的人。现在我再转到由一团乱线里抽出来的另一条线索上去吧，就是那夜半哭声和白瑞摩太太满面泪痕的秘密，还有管家到西面格子窗前去的秘密。祝贺我吧，亲爱的福尔摩斯，你得说我没有辜负你的嘱托了吧，你不会后悔在派我来的时候所寄予我的信任的。这些事经过一夜的努力就都彻底弄清了。

我说“经过一夜的努力”，实际上是经过了两天两夜的努力，因为头一夜我们什么也没搞出来。我和亨利爵士在他房间里

一直坐到早晨将近三点钟的时候，可是除了楼梯上端的大钟报时的声音以外，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那真是一次最可怜的熬夜了，结果是我们俩都在椅子上睡着了。所幸的是我们并没有因此气馁，并且决定再试一试。第二天夜里，我们捻小了灯头坐在那里，无声无息地吸着烟。时间似乎过得令人难以相信地那么慢，可是我们靠着猎人在监视着自己设的陷阱，希望所要捉的动物会不意地闯进去时所必然会有的那种耐心和兴趣熬了过来。钟敲了一下，又敲了两下，在绝望之中，我们几乎都想再度放弃不干了，就在这时，突然我俩在椅子上猛地坐直起来，已经疲倦的全部感官又重新变得警醒而敏锐了。我们听到了过道里的咯吱咯吱的脚步声。

我们听着那脚步声偷偷摸摸地走了过去，直到在远处消失为止。然后准男爵轻轻地推开了门，我们就开始了跟踪。那人已转入了回廊，走廊里是一片漆黑。我们轻轻地走到了另一侧的厢房，刚好能看到他那蓄着黑须的、高高的身影。他弯腰伛背，用脚尖轻轻地走过了过道，后来就走进了上次进去过的那个门口，门口的轮廓在黑暗中被烛光照得显露出来，一道黄光穿过了阴暗的走廊。我们小心地迈着小步走了过去，在以全身重量踩上每条地板以前，都要先试探一下。为了小心起见，我们没有穿鞋，虽然如此，陈旧的地板还是要在脚底下咯吱作响。有时似乎他不可能听不到我们走近的声音，所幸的是那人相当地聋，而且他正在全神贯注地干着自己的事。最后，我们走到了门口偷偷一望，看到他正弯腰站在窗前，手里拿着蜡烛，他那苍白而聚精会神的面孔紧紧地压在窗玻璃上，和我在前天夜里所看到的完全一样。

我们预先并未安排好行动计划，可是准男爵这个人总是认为最直率的办法永远是最自然的办法。他走进屋去，白瑞摩随即一跳就离开了窗口，猛地吸了一口气就在我们面前站住了，面色灰白，浑身发抖。他看看亨利爵士又看看我，在他那苍白的脸上，闪闪发光的漆黑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恐的神色。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白瑞摩？”

“没干什么，爵爷。”强烈的惊恐不安使他简直说不出话来了，由于他手中的蜡烛不断地抖动，使得人影也不停地跳动着。“爵爷，我是夜间四处走一走，看看窗户是否都上了插销。”

“二楼上的吗？”

“是的，爵爷。所有的窗户。”

“告诉你，白瑞摩，”亨利爵士严厉地说道，“我们已决心要让你说出实话来，所以，你与其晚说还不如早说，免得我麻烦。现在，说吧！可不要谎话！你在那窗前干什么来着？”

那家伙无可奈何地望着我们，就象是个陷于极端疑惧、痛苦的人似的，两手扭在一起。

“我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害处啊，爵爷，我不过是把蜡烛拿近了窗户啊！”

“可是你为什么要把蜡烛拿近窗口呢？”

“不要问我吧，亨利爵士——不要问我了！我跟您说吧，爵爷，这不是我个人的秘密，我也不能说出来，如果它与别人无关而且是我个人的事的话，我就不会对您隐瞒了。”

我突然灵机一动，便从管家抖动着手的手里把蜡烛拿了过

来。

“他一定是拿它作信号用的，”我说道，“咱们试试看是否有什么回答信号。”我也象他一样地拿着蜡烛，注视着漆黑的外面。我只能模糊地辨别出重叠的黑色的树影和颜色稍淡的广大的沼地，因为月亮被云遮住了。后来，我高声欢呼起来，在正对着暗黑的方形窗框中央的远方，忽然出现了一个极小的黄色光点刺穿了漆黑的夜幕。

“在那儿呢！”我喊道。

“不，不，爵爷，那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管家插嘴道，“我向您保证，爵爷……”

“把您的灯光移开窗口，华生！”准男爵喊了起来，“看哪，那个灯光也移开了！啊，你这老流氓，难道你还要说那不是信号吗？来吧，说出来吧！你的那个同伙是谁，正在进行着的是个什么阴谋？”

那人的面孔竟公然摆出大胆无礼的样子来。

“这是我个人的事，不是您的事，我一定不说。”

“那么你马上就不要再在这里干事了。”

“好极了，爵爷。如果我必须走的话我就一定走。”

“你是很不体面地离开的。天哪！你真该知些羞耻啊！你家的人和我家的人在这所房子里同居共处有一百年之久了，而现在我竟会发现你在处心积虑地搞什么阴谋来害我。”

“不，不，爵爷，不是害您呀！”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白瑞摩太太正站在门口，脸色比她丈夫更加苍白，样子也更加惶恐。如果不是她脸上惊恐的表情的话，她那穿着裙子、披着披肩的庞大身躯也许会显得可笑了呢。

“咱们一定得走。伊莉萨。事情算是到了头了。去把咱们的东西收拾一下吧。”管家说道。

“喔，约翰哪！约翰！是我把你连累到这种地步的，这都是我干的，亨利爵士——全是我的事。完全是因为我的缘故，而且是因为我请求了他，他才那样做的。”

“那么，就说出来吧，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那不幸的弟弟正在沼地里挨饿呢，我们不能让他在我们的门口饿死。这灯光就是告诉他食物已准备好了的信号，而他那边的灯光则是表明送饭地点的。”

“那么说，您的弟弟就是……”

“就是那个逃犯，爵爷——那个罪犯塞尔丹。”

“这是实情，爵爷。”白瑞摩说道，“我说过，那不是我个人的秘密，而且我也不能告诉您。可是，现在您已经听到了，您会明白的，即使有个阴谋，也不是害您的。”

这就是对于深夜潜行和窗前灯光的解释。亨利爵士和我们都惊异地盯着那个女人。难道这是可能的吗？这位顽强而可敬的女人竟会和那全国最最声名狼藉的罪犯同出一母？

“是的，爵爷，我就姓塞尔丹，他就是我的弟弟。在他小的时候，我们把他纵容过度了，不管什么事情都是随着他的意思，弄得他认为世界就是为了使他快乐才存在的，因此他就应该在这个世界里为所欲为。他长大以后，又碰上了坏朋友，于是他就变坏了，一直搞到使我母亲为之心碎，并且玷污了我们家的名声。由于一再地犯罪，他就愈陷愈深，终于弄到了若不是上帝仁慈的话，他就会被送上断头台的地步。可是对我说来，爵爷，他永远是我这个做姐姐的曾经抚育过和

共同嬉戏过的那个一头卷发的孩子。他之所以敢于逃出监狱来，爵爷，就是因为他知道我们在这里住，而且我们也不能不给他以帮助。有一天夜晚，他拖着疲倦而饥饿的身体到了这里，狱卒在后面穷追不舍，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我们就把他领了进来，给他饭吃，照顾着他。后来，爵爷，您就来了，我弟弟认为在风声过去以前，他到沼地里去比在哪里都更安全些，因此他就到那里去藏起来了。在每隔一天的晚上，我们就在窗前放一个灯火，看看他是不是还在那里，如果有回答信号的话，我丈夫就给他送去一些面包和肉。我们每天都希望着他快走，可是只要是他还在那里，我们就不能置而不顾。这就是全部的实情，我是个诚实的基督徒，您能看得出来，如果这样做有什么罪过的话，都不能怨我丈夫，而应该怪我，因为他是我才干那些事的。”

那女人的话听着十分诚恳，话的本身就能证明这都是实情。

“这都是真的吗？白瑞摩？”

“是的，亨利爵士。完全是真实的。”

“好吧，我不能怪你帮了你太太的忙。把我刚才说过的话都忘掉吧。你们现在可以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了，关于这件事，咱们明早再谈吧。”

他们走了以后，我们又向窗外望去。

亨利爵士把窗户打开，夜间的寒风吹着我们的脸。在漆黑的远处，那黄色的小小光点依旧在亮着。

“我真奇怪他怎么敢这么干呢？”亨利爵士说道。

“也许他放出光亮的地方只能由这里看到。”

“很可能，您认为距这里有多远？”

“我看是在裂口山那边。”

“不过一二英里远。”

“恐怕还没有那么远呢。”

“嗯，白瑞摩送饭去的地方不可能很远，而那个坏蛋正在蜡烛旁边等着呢。天哪，华生，我真想去抓那个人去。”

在我的脑子里也产生过同样的想法，看样子白瑞摩夫妇不见得信任我们，他们的秘密是被迫暴露出来的。那个人对社会说来是个危险，是个十足的恶棍，对他既不应该可怜，也不应该原谅。如果我们借这机会把他送回使他不能再为害于人的地方去的话，那我们也只不过是尽了我们应尽的责任罢了。就他这样残暴、凶狠的天性来说，如果我们袖手旁观的话，别人可能就要付出代价呢。譬如说吧，随便哪天夜晚，我们的邻居斯台普吞都可能受到他的袭击，也许正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才使得亨利爵士要去冒这样的险呢。

“我也去。”我说道。

“那么您就把左轮手枪带着，穿上高筒皮鞋。我们愈早出发愈好，那家伙可能会吹灭蜡烛跑掉的。”

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出了门，开始远征了，我们在秋风低吟和落叶沙沙声中匆忙地穿过了黑暗的灌木丛。夜晚的空气里带着浓厚的潮湿和腐朽的气味。月亮不时地由云隙里探头下望，云朵在空中奔驰而过。我们刚刚走到沼地上的时候，就开始下起细雨来了。那烛光却仍旧在前面稳定地照耀着。

“您带了武器吗？”我问道。

“我有一条猎鞭。”

“咱们必须很快地向他冲过去，因为据说他是个不要命的家伙。咱们得出其不意地抓住他，在他能够进行抵抗之前就得让他就范。”

“我说，华生，”准男爵说道，“这样干法福尔摩斯会有什么意见呢？在这样的黑夜、罪恶嚣张的时候。”

就象回答他的话似的，广大而阴惨的沼地里忽然发出了一阵奇怪的吼声，就是我在大格林盆泥潭边缘上曾经听见过的那样。声音乘风穿过了黑暗的夜空，先是一声长而深沉的低鸣，然后是一阵高声的怒吼，再又是一声凄惨的呻吟，然后就消失了。声音一阵阵地发了出来，刺耳、狂野而又吓人，整个空间都为之悸动起来。准男爵抓住了我的袖子，他的脸在黑暗中变得惨白。

“我的上帝啊，那是什么呀，华生？”

“我不知道。那是来自沼地的声音，我曾经听说过一次。”

声音已经没有了，死一样的沉寂紧紧地包围了我们。我们站在那里侧耳倾听，可是什么也听不见了。

“华生，”准男爵说道，“这是猎狗的叫声。”

我感觉浑身的血都凉了，因为他的话里时有停顿，说明他已突然地产生了恐惧。

“他们把这声音叫什么呢？”他问道。

“谁呀？”

“乡下人啊！”

“啊，他们都是些没有知识的人，您何必管他们把那声音叫什么呢！”

“告诉我，华生，他们怎么说的？”我犹豫了一下，可是

没法逃避这问题。

“他们说那就是巴斯克维尔猎狗的叫声。”

他咕哝了一阵以后，又沉默了一会儿。

“是一只猎狗，”他终于又说话了，“可是那声音好象是从几里地以外传来的，我想大概是那边。”

“很难说是从哪边传来的。”

“声音随着风势而变得忽高忽低。那边不就是大格林盆那个方向吗？”

“嗯，正是。”

“啊，是在那边。喂，华生，您不认为那是猎狗的叫声吗？我又不是小孩，您不用怕，尽管说实话好了。”

“我上次听到的时候，正和斯台普吞在一起。他说那可能是一种怪鸟的叫声。”

“不对，不对，那是猎狗。我的上帝呀，难道这些故事会有几分真实吗？您不会相信这些吧，您会吗，华生？”

“不，我决不相信。”

“这件事在伦敦可以当作笑料，但是在这里，站在漆黑的沼地里，听着象这样的叫声，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的伯父死后，在他躺着的地方，旁边有猎狗的足迹，这些都凑在一起了。我不认为我是个胆小鬼，华生，可是那种声音简直把我浑身的血都要凝住了。您摸摸我的手！”

他的手冰凉得象一块石头。

“您明天就会好的。”

“我想我已无法不使那种叫声深印在我的脑中了。您认为咱们现在应当怎么办呢？”

“咱们回去好吗？”

“不，决不，咱们是出来捉人的，一定得干下去。咱们是搜寻罪犯，可是说不定正有一只魔鬼似的猎狗在追踪着咱们呢。来吧！就是把所有洞穴里的妖魔都放到沼地里来，咱们也要坚持到底。”

我们在暗中跌跌撞撞地缓缓前进着，黑暗而参差不齐的山影环绕着我们，那黄色的光点依然在前面稳定地亮着。在漆黑的夜晚，再没有比一盏灯光的距离更能骗人了，有时那亮光好象是远在地平线上，而有时又似乎是离我们只有几码远。可是我们终于看出它是放在什么地方了，这时我们才知道确已距离很近了。一支流着蜡油的蜡烛被插在一条石头缝里，两面都被岩石挡住，这样既可避免风吹，又可使除了巴斯克维尔庄园以外的其他方向都看不到。一块突出的花岗石遮住了我们。于是我们就在它后面弯着腰，从石头上面望着那作为信号的灯光。看到一支蜡烛点在沼地的中央，而周围却毫无生命的迹象，确是奇事——只有一条向上直立的黄色火苗和它两侧被照得发亮的岩石。

“咱们现在怎么办呢？”亨利爵士悄悄地说道。

“就在这里等着，他一定在烛光的附近。看一看，咱们是否能够看得到他。”

我的话刚说出口，我们两人就看到了他，在蜡烛附近的岩石后面探出来一张可怕的面孔——一张吓人的野兽般的面孔，满脸横肉，肮脏不堪，长着粗硬的长须，乱蓬蓬的头发，倒很象是古代住在山边洞穴之中的野人。在他下面的烛光照着他的小而狡猾的眼睛，可怕地向左右黑暗之中窥探，好

象是一只听到了猎人脚步声的狡黠的猛兽。

显然已有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怀疑。说不定是因为他还有什么和白瑞摩私订的暗号我们不知道，也许是那家伙根据其他理由感觉到了事情的不妙，因为我从他那凶恶的脸上看出了恐惧的神色。因为考虑到每一秒钟他都可能从亮处窜开、消失在黑暗之中，所以我就跳向前去，亨利爵士也跟了上来。正当这时，那罪犯尖声痛骂了我们一句，便打过来一块石头，那石头在遮住我们的大石上碰得粉碎。当他跳起来转身逃跑的时候，碰巧月光刚从云缝里照了下来，我一眼看到了他那矮胖而强壮的身形。我们冲过了小山头，那人从山坡那面疾驰而下，他一路上用山羊似的动作在乱石上跳来跳去。如果用我那左轮手枪远射，碰巧了就可能把他打瘸，可是我带它来只是为了在受人攻击的时候用以自卫，而不是用来打一个在逃的没有武器的人的。

我们两个都是快腿，而且受过相当好的训练，可是，不久我们就知道已没希望追上他了。在月光之下，我们很久还看得见他，直到他在一座远处小山山侧的乱石中间变成了一个迅速移动着的小点。我们跑呀跑的，直跑到疲惫不堪，可是他和我们的距离反而愈来愈大了。最后，我们终于在两块大石上坐了下来，大喘着气，眼看着他在远处消失了。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最最奇怪和想象不到的事。当时我们已经从石头上站了起来，放弃了无望的追捕，就要转身回家了。月亮低悬在右侧空中，满月的下半部衬托出一座花岗石岩岗的嶙峋的尖顶。在明亮的背景前面，我看到一个男人的身影，他站在岩岗的绝顶上，恰似一座漆黑的铜像。你可

别认为那是一种幻觉，福尔摩斯。我敢说，在我一生里还从来没有看得这样清楚过呢。根据我的判断，那是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他两腿稍稍分开地站着，两臂交叉，低着头，就象是面对着眼前满布泥炭和岩石的广大荒野正在考虑什么问题。他也许就是那可怖的地方的精灵呢。他不是那罪犯，他离那罪犯逃遁的地方很远，同时他的身材也高得多。我不禁惊叫了一声，并把他指给准男爵看，可是就在我转身抓他手臂的时候，那人就不见了。这时花岗岩的尖顶依然遮着月亮的下半部，可是在那顶上再也没有那静立不动的人的踪影了。

我本想向那方向走去，把那岩岗搜索一下，可是距离相当远。从听到那使他回想起他家庭可怕的故事的叫声以后，准男爵的神经还一直在震颤，因此他已无心再作冒险了。他并没有看到岩顶上的那个孤独的人，因此他还不能体会那人的怪异的出现和他那威风凛凛的神气所给予我的毛骨悚然的感觉。

“是个狱卒，没错。”他说道，“从这家伙逃脱之后，沼地里到处都是他们。”

嗯，也许他的解释是正确的，可是没有更进一步的证明，我是不会相信的。今天，我们打算给王子镇的人们打个电报，告诉他们应当到那里去找他们那个逃犯。说起来也真倒霉，我们竟没有能当真胜利地把他作为我们的俘虏带回来。这就是我们昨晚所作的冒险。你得承认，我亲爱的福尔摩斯，就拿给你作报告这件事来说吧，我已经为你做得很不错了。在我所告诉你的东西里，有很多无疑是很离题了，可是我总觉得最好还是让我把一切事实都告诉你，让你自己去选择哪些是

最能帮助你得出结论的东西吧。当然我们已经有了些进展，就白瑞摩来说，我们已经找出了他的行为的动机，这就使整个的情况澄清了不少。可是神秘的沼地和那里的奇特的居民则依旧是使人莫测高深的，也许在下一次的报告里，我将能把这一点也稍加澄清。最好还是你到我们这里来。无论如何，几天之内你就会又接到我的信了。

寄自巴斯克维尔庄园

十月十五日

十 华生医生日记摘录

我一直都在引用以前寄给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报告。可是叙述到这里，我又不得不放弃这种方法，再度依靠我的回忆，借助于我当时的日记了。随便几段日记就能使我想起那些详尽无遗的、深印在我记忆之中的情景。好吧，我就从我们在沼地里徒劳无功地追捕了一阵逃犯和经历了那次奇遇的那个早晨谈起吧。

十月十六日——今天是个阴晦多雾、细雨蒙蒙的日子。房子被滚滚而来的浓雾重重包围起来，可是浓雾也不时上升，露出荒漠起伏的沼地来，山坡上有纤细的如同缕缕银丝似的水流，远处突出的岩石的湿漉漉的表面，被天光照得闪闪烁烁，由表及里都沉浸在阴郁的气氛之中。昨夜的惊恐在准男爵的身上产生了恶劣的影响；我感到心情沉重，有一种危险迫在

眉睫的感觉——而且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危险，由于我形容不出来，所以也就显得特别可怕。

难道我这种感觉是毫无来由的吗？只要考虑一下连续发生的这一长串意外的事件就会明白，这些都说明在我们的周围正进行着一件有计划的罪恶活动。这庄园的前一个主人的死，分毫不爽地应验了这家族中的传说的内容，还有农民们一再声称的在沼地里出现的怪兽。我曾两次亲耳听到了很象是一只猎狗在远处嗥叫的声音，这竟会是真正超乎自然的事？简直是既不可信也不可能。一只魔犬，可是又留下了爪印，又能嗥叫冲天，这实在是不可想象的事。斯台普吞可能会信这套鬼话，摩梯末也可能；可是如果我还能算是稍具常识的话，无论如何我也不能相信这样的事。如果我自己对此也信以为真的话，那就无异于甘心把自己降低到这些可怜的庄稼人的水平。他们把那狗说成妖魔鬼怪还不够，甚至还把它形容成口、眼都向外喷着地狱之火。福尔摩斯决不会听信这些异想天开的说法，而我则是他的代理人。我就两次在沼地里听过这种叫声。可是事实终归是事实啊，假如真的有什么大猎狗跑到沼地上来的话，那就一切都好解释了。可是这样一只猎狗能藏到什么地方去呢？它到哪里去找吃的呢？它是从哪里来的呢？白天为什么没有人看到它呢？不可否认，不管是合乎自然法则的解释或是不合乎自然法则的解释，现在都同样地难于说得通。暂且先放下这只猎狗不提，那么在伦敦发现的那个“人”总是事实啊！马车里的那个人，还有警告亨利爵士不要到沼地来的那封信，这至少是真的吧。这可能是个要保护他的朋友干的事，但也同样可能是个敌人干的事。那

个朋友或敌人现在究竟在哪里呢？他是仍旧在伦敦呢，还是已经跟踪我们到了这里呢？他会不会……会不会就是我所看到的在岩岗上站着的那个陌生人呢？

确实是我只看到了他一眼，可是有几点我是可以肯定的。他绝不是我在这里所见到过的人，而我现在和所有的邻居都见过面了。那身形远比斯台普吞高得多，也远比弗兰克兰为瘦。说不定可能是白瑞摩，可是我们已把他留在家里了，而且我可以肯定，他是不会跟踪我们的。这样说，一定还有一个人在尾随着我们，正如同有一个陌生人在伦敦尾随我们一样，我们一直也未能把他甩掉。如果我们能抓住那个人的话，那么，我们的一切困难就都迎刃而解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现在非得全力以赴不可。

我的第一种想法是打算把我的整个计划都告诉亨利爵士；第二种想法，我认为也是最聪明的想法，那就是自己干自己的，尽量不和任何人谈起。他显得沉默而茫然，那沼地的声音已使他的神经受到了不可思议的震惊，我不愿再以任何事情来加深他的焦虑，为了达到自己的既定目的，我就必须采取单独的行动了。

今天早饭之后，我们又出了一件小事。白瑞摩要求和亨利爵士单独谈话，他俩在爵士的书房里关起门来待了一会。我坐在弹子房里不止一次听到谈话的声音变得高了起来，我很明了所谈的是什么问题。过了一会儿，准男爵就打开房门叫我进去了。

“白瑞摩认为他有一点不满之处，”他说道，“他认为在他自愿地把秘密告诉我们之后，我们就去追捕他内弟的这种做

法是不公平的。”

管事的站在我们的面前，面色很苍白，可是很镇定。

“也许我说话太过火了一些，爵爷，”他说道，“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求您宽恕。但是，在今晨我听见你们两位回来并得知你们是去追捕塞尔丹的时候，确实感到非常吃惊。这个可怜的家伙，不用我再给他添什么麻烦就已经够他苦斗一阵的了。”

“如果你真是自愿地告诉了我们的话，也许事情就不会这样了，”准男爵说道，“但实际情况却是当你，或者还不如说是当你太太被迫不得不说的時候才告诉我们的。”

“我真没有想到您竟会利用了这一点，亨利爵士……我真没想到。”

“这个人对社会说来是个危险。在沼地里到处都是孤立无援的人家，而他又是个无法无天的人，只要看他一眼，你就能明白这一点了。比如说，你就看斯台普吞先生的家吧，就只有他一个人保护家。除非塞尔丹重新被关进监狱，否则谁也不会感到安全。”

“他绝不会闯进任何人家的，爵爷，这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反正他在这里再不会骚扰任何人了，我向您保证，亨利爵士，过不了几天就可做好必要的安排，他就要去南美了。看在上帝的面上，爵爷，我恳求您不要让警察知道他还在沼地里。在那里他们已经放弃了对他的追捕了，他可以一直安静地藏到准备好船只的时候为止。您若告发了他，就一定要使我和我的妻子遭到麻烦。我恳求您，爵爷，什么也不要和警察说。”

“你看怎么样，华生？”

我耸了耸肩。“如果他能安全地离开这个国家，那就能给纳税人减去一桩负担呢。”

“可是他会不会在临走以前搞谁一家伙呢？”

“他不会这样发疯的，爵爷，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我们都给他准备齐全了。他若再犯一次罪就会暴露他的藏身之所了。”

“这倒是实话，”亨利爵士说道，“好吧，白瑞摩……”

“上帝祝福您，爵爷，我从心眼里感激您！如果他再度被捕的话，我那可怜的妻子一定要活不成了。”

“我想咱们这是在怂恿助成一件重大的罪行吧，华生？可是在听了 he 刚才说的那些话以后，我觉得好象已经不能再检举那人似的，算了吧！好吧，白瑞摩，你可以走了。”

那人一边断断续续地说了些感谢的话，一边转过身去，可是他犹豫一下之后又回转身来。

“您对我们太好了，爵爷，我愿尽我所能地来报答您。我知道一件事，亨利爵士，也许我早就该说出来了，可是这还是在验尸之后很久我才发现的。关于这件事我还没有向任何人提过，这是一件和查尔兹爵士的死有关的事。”

准男爵和我两个人都站了起来。“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

“不，爵爷，这个我可不知道。”

“那么，你知道什么呢？”

“我知道当时他为什么站在那门旁，那是为了要和一个女人会面。”

“去和一个女人会面！他？！”

“是的，爵爷。”

“那个女人叫什么？”

“她的姓名我没法告诉您，爵爷，可是，我可以告诉您那姓名的字头。她那姓名的字头是 L . L .”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白瑞摩？”

“啊，亨利爵士，您伯父在那天早晨收到了一封信。他经常收到很多信件，因为他是个闻名的人物，而且还以心地善良著称，因此，无论是谁，在发生困难的时候，都喜欢求助于他。可是那天早晨，碰巧只有那一封信，所以引起了我特别的注意。那信是从库姆·特雷西地方寄来的，而且是女人的笔迹。”

“嗯？”

“啊，爵爷，要不是因为我太太的关系，我决不会想起这件事来的，也许我永远也想不起来了呢。刚刚几个礼拜以前，在她清理查尔兹爵士的书房的时候——从他死以后还一碰也没碰过呢——在炉格后面发现了一封烧过的信纸的灰烬。信已大部烧焦，碎成小片，只有信末的一小条还算完整，字迹在黑地上显得灰白，还可以看得出来。看来很象是信末的附笔，写的是：‘您是一位君子，请您千万将此信烧掉，并在十点钟的时候到栅门那里去。’下面就是用 L . L . 这两个字头签的名。”

“那张字条还在你那儿吗？”

“没有了，爵爷，我们一动，它就粉碎了。”

“查尔兹爵士还收到过同样笔迹的信件吗？”

“噢，爵爷，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的信件。只是因为这封信是单独寄来的，所以我才注意到了它。”

“你也弄不清 L . L . 是谁吗？”

“弄不清，爵爷，我比您知道得并不多。可是我想，如果咱们能够找到那位女士的话，那么关于查尔兹爵士的死，咱们就会多知道些情况了。”

“我真莫名其妙，白瑞摩，这样重要的情况你怎么竟会秘而不宣？”

“噢，爵爷，那正是我们自己的烦恼刚刚到来之后。还有就是，爵爷，我们两人都很敬爱查尔兹爵士，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他对我们的厚意。我们认为把这件事兜出来对我们那位可怜的主人并没有什么好处，再加以这问题还牵连到一位女士，当然就更该小心从事了。即使是在我们当中最好的人……”

“你以为这一点会有伤他的名誉吗？”

“嗯，爵爷，我想这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可是您现在对我们这样好，使我觉得，如果我不把这件事的全部情况都告诉您，那我就太对不起您了。”

“好极了，白瑞摩，你可以走了。”当管事的走了以后，亨利爵士转身向我说道，“喂，华生，您对这新发现怎么看法？”

“好象又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弄得比以前更加使人莫名其妙了。”

“我也是这样想呢，可是只要咱们能够查明 L . L . 这个人，可能就会把整个问题都搞清楚了。咱们能得到的线索就是这么多了，咱们已经知道，有人了解事情的真相，只要能

找到她就好了。您认为咱们应当从何着手呢？”

“马上将全部经过告诉福尔摩斯，这样就能把他一直在寻找的线索供给他了。如果这样还不能把他吸引到这里来，那才真是怪事呢。”

我马上回到自己的屋里去，给福尔摩斯写了关于今早那次谈话的报告。我很清楚，他最近很忙，因为从贝克街寄来的信很少。写得也短，对于我所供给他的消息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而且更难得提到关于我的任务。无疑的是他的精神已全部贯注在那封匿名恐吓信的案件上面了。可是，事情的这种新的进展，定会引起他的注意并能恢复他对这个案子的兴趣的。他现在若是在这里有多好啊。

十月十七日——今天大雨终日，浇得常春藤唰唰作响，房檐水滴沥沥。我想起了那个身处荒凉、寒冷而又无遮无盖的沼地里的逃犯。可怜的人啊！不管他犯的是什么罪，他现在所吃的苦头，也总算赎了他的罪了。我又想起了另一个人——马车里的那个面孔，月亮前面的那个人影，那个隐蔽的监视者和不可解的人——难道他也暴身于倾盆大雨之中吗？傍晚时分，我穿上了雨衣雨鞋，在湿软的沼地里走出去很远，心里充满着可怕的想象，雨打在我的脸上，风在我的耳旁呼啸。但求上帝援助那些流落在大泥潭里的人吧，因为连坚硬的高地都变成了泥淖了。我终于找到了那黑色的岩岗，就是在这岩岗上，我看到过那个孤独的监视人，我从它那嵯峨的绝顶，一眼望到远近一无树木的阴惨的高地。暴风夹杂着大雨，刷过赤褐色的地面，浓重的青石板似的云层，低低地悬浮在大地之上，又有绉绉的灰色残云，拖在奇形怪状的山边。在左

侧远处的山沟里，巴斯克维尔庄园的两座细长的塔楼，隔着雾气，半隐半现地矗立在树林高处。除了那些密布在山坡上的史前期的小房之外，这要算是我所能见到的唯一的人类生活的迹象了。哪里也看不到两晚之前我在同一地点所见到过的那个孤独的人的踪影。

当我走回去的时候，摩梯末医生赶了上来，他驾着他那辆双轮马车，走在一条通向边远的弗欧麦尔农舍的坎坷不平的沼地小路上。他一向非常关心我们，几乎没有一天他不到庄园来看看我们过得好不好。他一定要我上他的马车，所以我就搭他的车回家了。我知道他近来由于那只小长耳獾犬的失踪而非常烦恼；那小狗自从有一次乱跑跑到沼地里去以后，一直没有回来。我尽可能地安慰了他，可是我一想起了格林盆泥潭里的小马，也就不再幻想他会再见到他的小狗了。

“我说，摩梯末，”当我们在崎岖不平的路上颠簸摇晃着的时候我说，“我想在这里凡是乘马车能到达的住家，您很少有不认识的人吧。”

“我想，简直没有。”

“那么，您能不能告诉我，哪些女人的姓名的字头是 L L . 呢？”

他想了几分钟。

“不能，”他说道，“有几个吉卜赛人和作苦工的我就不知道，而在农民或是乡绅之中没有一个人的姓名的字头是这样的。哦，等一等，”他停了一下之后又说，“有一个劳拉·莱昂丝——她那姓名的字头是 L L . ——可是她住在库姆·特雷西。”

“她是谁啊？”我问道。

“她是弗兰克兰的女儿。”

“什么！就是那个老神经弗兰克兰吗？”

“正是，她和一个到沼地来画素描的姓莱昂丝的画家结了婚。可是，他竟是个下流的坏蛋，他遗弃了她。根据我所听到的情况判断，过错可能并不完全在于一方。任何有关她的事，她父亲决定一律不管，因为她没有得到父亲的同意就结了婚，也许还有其他原因。由于这放荡的老家伙和女儿之间的不和，弄得这女子陷入了窘迫的境地。”

“那她怎么生活呢？”

“我想老弗兰克兰会给她一些资助的，可是不可能多，因为他自己的那些乱事已经把他拖累得相当够受了。不管她是如何的罪有应得，总不能让她不可救药地趋于堕落啊。她的事传出去以后，此地有些人就设法帮助她，使她能过正当的生活。斯台普吞和查尔兹都帮了忙，我也给过一点钱，为的是让她作起打字的营业来。”

他想知道我问这些问题的目的何在，可是我没法满足他的好奇心，并没有告诉他许多，因为我没有理由对随便任何人都给以信任。明早我要到库姆·特雷西去。如果我能见到那位名声暧昧的劳拉·莱昂丝太太的话，就会把为弄清这一连串神秘莫测的事情所做的调查工作大大地向前推进一步了。我一定发展到象蛇一样地聪明了，因为当摩梯末追问到很不便回答的时候，我就随便地问了他弗兰克兰的颅骨属于哪一种类型。这样一来，一直到抵达目的地为止，除了头骨学之外就什么也听不到了。我总算没有白和歇洛克·福尔

摩斯相处了这么多年。

在这狂风暴雨的阴惨的天气里，只有一件值得记载的事。那就是我刚才和白瑞摩的谈话，他又给了我一张能在适当的时候亮出来用的有力的好牌。

摩梯末留下来吃了晚饭，饭后他和准男爵两人玩起牌来。管事的到书房来给我送咖啡，我乘机问了他几个问题。

“啊，”我说道，“你那好亲戚已经走了呢？还是仍然隐藏在那里？”

“我不知道，先生。但愿他已经走了，因为他在这里只能给人添麻烦。从我最后一次给他送了食物之后，再没有听到过关于他的情况，那已是三天以前的事了。”

“那一次你看到他了吗？”

“没有，先生，可是当我再到那里去的时候，食物已经不见了。”

“那么说，他一定还在那里呢？”

“先生，除非是被另外那个人拿去，否则您一定会认为他还在那儿呢。”

我坐在那里，咖啡还没有送到嘴边就又盯住他问道：“那么说，你是知道还有另外一个人罗？”

“是的，先生，在沼地里还有另外一个人。”

“你见到他了吗？”

“没有，先生。”

“那你怎么知道的呢？”

“是塞尔丹告诉我的，先生，在一星期以前或是更早一些的时候。他也在藏着呢，可是据我估计他并不是逃犯。这些

事我真伤脑筋，华生医生——我和您坦白地说吧，先生，这些事真让我伤脑筋。”他突然带着真挚热切的情感说道。

“现在，你听我说，白瑞摩！我只是为了你的主人，否则对于这样的事我是毫无兴趣的。我到这里来除了帮助他之外，没有其他目的。坦白地告诉我吧，究竟是什么使你这样伤脑筋呢？”

白瑞摩犹豫了一会儿，似乎是后悔不该冲口说出或是感觉难以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感情。

“就是这些不断发生的事，先生，”他终于对着被雨水冲刷着的向沼地而开的窗户挥舞着手喊了起来，“我敢肯定那里在进行着暗杀的勾当，正在酝酿着一个可怕的阴谋！先生，我真希望亨利爵士能回到伦敦去呢。”

“可是，使你这样惊恐不安的有什么事实根据呢？”

“您看查尔兹爵士的死！就拿验尸官所说的那些话来说，就已经够糟糕的了。您再看夜间沼地里的怪声，日落之后，就是您给多少钱也没有人肯从沼地里走过去。还有藏在那里的这个人，他在那里窥伺等待着！他等待什么呢？用意又是什么呢？所有这些，对巴斯克维尔家的任何人说来，都绝不是什么好兆。到亨利爵士的新仆人们来接管庄园的那一天，我是会很乐于离开这一切的。”

“可是关于沼地里的这个陌生人，”我说道，“你能告诉我些什么吗？塞尔丹说过什么？他找到了他的藏身之所或是发现了他正在干什么吗？”

“塞尔丹看到过他一两次，可是他是个很阴险的家伙，什么情况也不肯暴露。起初他想那人是个警察，可是不久他发

现了那人自己另有计划。据他看来，那人象是个上流人物，可是他弄不清楚他究竟在干些什么。”

“他说过那人住在什么地方吗？”

“在山坡上古老的房子里——就是那古代人住过的小石头房子。”

“可是他吃饭怎么办呢？”

“塞尔丹发现有一个为他服务的小孩，给他送他所需要的东西。我敢说，那小孩是到库姆·特雷西去弄他需要的东西的。”

“好极了，白瑞摩。这个问题咱们改日再深谈吧。”管事的走了以后，我透过模糊的窗玻璃，望着外面奔驰的云朵，和那被大风横扫的树顶联成的高低不一的轮廓线。这样的夜晚在室内就已够险恶的了，在沼地的一栋石屋里是什么味道就更不用说了。多么强烈的恨才能使一个人在这种时候潜藏在那样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样的深远和急不可待的目的才使得他如此不辞辛劳！看来使我困扰万分的问题的中心就在沼地的那所房子里。我发誓要在明天尽一切可能探明那神秘的核心。

十一 岩岗上的人

用摘录我日记的方法写成的上一章，已经叙述到十月十八日了。那时正是这些怪事开始迅速发展，快要接近可怕的

结局的时候。随后几天所发生的事情都已难忘地铭刻在我的记忆之中，不用参考当时所作的记录我就能说得出来。我就从明确了两个极为重要的事实的次日说起吧。所说的两个事实之一，就是库姆·特雷西的劳拉·莱昂丝太太曾经给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写过信，并约定在他死去的那个地点和时间相见；另一个就是潜藏在沼地里的那个人，可以在山边的石头房子里面找到。掌握了这两个情况之后，我觉得如果我还不能使疑案稍露端倪，那我一定不是低能就是缺乏勇气了。

昨天傍晚，未能得到机会把我当时所了解到的关于莱昂丝太太的事告诉准男爵，因为摩梯末医生和他玩牌一直玩到很晚。今天早饭时，我才把我的发现告诉了他，并问他是否愿意陪我到库姆·特雷西去。起初他很急于要去，可是经过重新考虑之后，我们两人都觉得，如果我单独去，结果会更好一些。因为访问的形式愈是郑重其事，我们所能得知的情況就会愈少。于是我就把亨利爵士留在家裡了，心中难免稍感不安地驾车出发去进行新的探索了。

在到了库姆·特雷西以后，我叫波金斯把马匹安置好，然后就去探听我此来所要探访的那位女士了。我很容易地就找到了她的住所，位置适中，陈设也好。一个女仆很随便地把我领了进去，在我走进客厅的时候，一位坐在一架雷明吞牌打字机前的女士迅速地站了起来，笑容可掬地对我表示了欢迎；可是当她看出我是个陌生人的时候，她的面容又恢复了原状，重新坐了下来，并问我来访的目的。

莱昂丝太太给人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极端的美丽。她的两

眼和头发都发深棕色，双颊上虽有不少雀斑，然而有着对棕色皮肤的人说来恰到好处的红润，如同在微黄的玫瑰花心里隐现着悦目的粉红色似的。我再重复一遍，首先产生的印象就是赞叹。可是随后就发现了缺点，那面孔上有些说不出来的不对头的地方，有些粗犷的表情，也许眼神有些生硬，嘴唇有些松弛，这些都破坏了那一无瑕的美貌。当然了，这些都是事后的想法，当时我只知道我是站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的面前，听着她问我来访的目的。直到那时我才真的认识到我的任务是多么的棘手。

“我有幸地，”我说道，“认识您的父亲。”

这样的自我介绍作得很笨，我由那女人的反应上感觉得出来。

“我父亲和我之间没有什么关系，”她说道，“我什么也不亏欠他，他的朋友也不是我的朋友。如果没有已故的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和一些别的好心肠的人的话，我也许早就饿死了，我父亲根本就没把我放在心上。”

“我是因为有关已故的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的事才到这里来找您的。”

惊吓之下，女士的面孔变得苍白起来，雀斑因而变得更加明显了。

“关于他的事我能告诉您什么呢？”她问道。她的手指神经质地玩弄着她那打字机上的标点符号字键。

“您认识他，是吗？”

“我已经说过了，我非常感激他对于我的厚意。如果说我还能自立生活的话，那主要是由于他对我的可悲的处境的关

心了。”

“您和他通过信吗？”

女士迅速地抬起头来，棕色的眼睛里闪着愤怒的光芒。

“您问这些问题用意何在呢？”她厉声问道。

“目的在于避免丑闻的传播。我在这里问总比让事情传出去弄得无法收拾要好一些吧。”

她沉默不语，她的面孔依然很苍白。最后她带着不顾一切和挑战的神色抬起头来。

“好吧，我回答吧，”她说道，“您的问题是什么？”

“您和查尔兹爵士通过信吗？”

“我确实给他写过一两次信，感谢他的体贴和慷慨。”

“发信的日期您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

“您和他会过面吗？”

“会过面，在他到库姆·特雷西来的时候会过一两次面。他是个很不爱出头露面的人，他宁愿暗地里做好事。”

“可是，如果您很少看到他而又很少给他写信的话，关于您的事他怎么会知道得那样多，以致象您所说的那样来帮助您呢？”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难于回答的问题。

“有几个绅士知道我的可悲的经历，他们共同帮助了我。一个是斯台普吞先生，他是查尔兹爵士的近邻和密友，他心肠好极了，查尔兹爵士是通过他才知道我的事的。”

我知道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曾有几回邀请斯台普吞负责为他分发救济金，因此女士的话听来倒似乎真实。

“您曾经写过信给查尔兹爵士请他和您见面吗？”我继续问道。

莱昂丝太太又气得脸红起来。

“先生，这真是岂有此理的问题。”

“我很抱歉，太太，可是我不得不重复它。”

“那么我就回答吧，肯定没有过。”

“就是在查尔兹爵士死的那天也没有过吗？”

脸上的红色马上褪了下去，在我面前出现了一副死灰的面孔。她那焦枯的嘴唇已说不出那“没有”来了。与其说我听到了，不如说我是看出来了。

“一定是您的记忆愚弄了您，”我说道，“我甚至能够背出您那封信中的一段来，是这样的：‘您是一位君子，请您千万将此信烧掉，并在十点钟的时候到栅门那里去。’”

当时，我以为她已经晕过去了，可是她竟尽了最大的努力使自己恢复了镇静。

“难道天下就没有一个真正的君子吗？！”她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

“您冤枉查尔兹爵士了。他确已把信烧掉了，可是有时虽是一封烧了的信还是可以认得出来的。您现在承认您曾写过这封信了吗！”

“是的，我写过，”她喊道，同时把满腹的心事都滔滔不绝地说了出来，“是我写的。我干什么要否认这事呢？我没有理由要因此而感到可耻，我希望他能帮助我，我相信如果我能亲自和他见面的话，就可能得到他的协助，因此我才请求他和我见面的。”

“可是为什么约在这样一个时间呢？”

“因为那时我刚知道他第二天就要到伦敦去，而且一去也许就是几个月。由于其他原因我又不能早一点到那里去。”

“可是为什么要在花园里会面而不到房子里面去拜访呢？”

“您想，一个女人能在那个时候单独到一个单身汉的家里去吗？”

“噢，您到那里去了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没有？”

“我并没有去。”

“莱昂丝太太！”

“没有去，我拿一切我认为是最神圣的东西向您发誓。我没有去。有一件事使我不能去了。”

“那是件什么事呢？”

“那是一件私事，我不能说。”

“那么，您承认您曾和查尔兹爵士约定在那正是他死去的时间和地点相会，可是您又否认您曾守约前往。”

“这是实情。”

我一再地盘问了她，可是往下再也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莱昂丝太太，”最后我结束了这次既长而又毫无结果的拜访，站起来说道，“由于您不肯全部彻底地说出您所知道的事，使您负起了严重的责任，并已把您自己置于非常危险的地位。如果我不得不叫来警察协助的话，您就会知道您受着多么大的嫌疑了。如果您是清白无罪的话，那为什么最初要否认在那一天您曾写信给查尔兹爵士呢？”

“因为我恐怕从那问题上得出什么不正确的结论来，那样

我就可能被牵连到一件丑闻中去了。”

“那么您为什么那样迫切地要求查尔兹爵士把您的信毁掉呢？”

“如果您已经读过那封信的话，您就应该知道了。”

“我并没有说我读过信的全部啊。”

“您却引用了其中的一部分。”

“我只引用了附笔，我说过，那封信已被烧掉了，而且并非全信都能辨认。我还要问您，为什么您那样迫切地要求查尔兹爵士把他临死那天所收到的这封信毁掉呢？”

“因为这是一件纯属私人之间的事。”

“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您要避免公开的追究调查吧。”

“那么我就告诉您吧，如果您曾听过任何关于我的悲惨的经历的话，您就会知道我曾经草率地结过婚，事后当然又因此而懊悔。”

“我听到过很多了。”

“我过着不断遭受我已厌恶透顶的丈夫迫害的生活。法律袒护着他，每天我都面临着被迫和他同居的可能。在我给查尔兹爵士写这封信的时候，我听说如果我能支付一笔钱的话，我就可能重获自由了。这就是我所想望的一切——心地宁静、幸福、自尊——这就是一切。我知道查尔兹爵士是慷慨的，而且我想，如果他听我亲口讲出这事的话，他就一定会帮助我。”

“那么您为什么又没有去呢？”

“因为就在那时候，我又从别处得到帮助了。”

“那么，为什么您没有写信给查尔兹爵士解释这件事呢？”

“如果第二天早晨我没有在报上看到他的噩耗的话，我一

定会这样做的。”

那女人的叙述前后相符，我提尽了所有的问题也找不出破绽来。我只能调查一下，是否恰在悲剧发生的时候或是接近悲剧发生的时候，她确曾通过法律程序向她丈夫提出过离婚诉讼。

看来，如果她真的去过巴斯克维尔庄园的话，恐怕她不见得敢说她没有去过。因为她总得坐马车才能到那里去，这样的话，要到第二天清晨她才能回到库姆·特雷西，这样一次远行是无法保守秘密的。因此，最大的可能就是，她说的是实话，或者说至少有一部分是实情。我垂头丧气地回来了，这是再度的碰壁，这堵墙好象是修在每一条我想通过它而抵达目的地的路上似的。可是我愈想象那女士的面孔和她的神情，我就愈觉得她还有些东西是瞒着我的。为什么她的脸要变得那样苍白呢？为什么她每次都要竭力否认而只有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才承认呢？在悲剧发生的时候，为什么她那样保持沉默呢？当然罗，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并非象她解释给我听的那样简单。目前，沿此方向我已无法再前进一步，只好转到沼地里的石屋去搜寻其他线索了。

可是这也是个希望极为渺茫的方向，在我回去的路上我感到了这一点。我看到一座山接着一座山，上面都有古时人们生活的遗迹。白瑞摩只不过说那个人住在这些废弃不用的小房之中的一幢里，这种小房子成百成千地散布在整个的沼地里。幸而我曾看见过那人站在黑岩岗的绝顶上，我不妨就先以此作为线索，把我看到过他的那个地方作为进行搜寻的中心。我应当从那里开始查看沼地里的每一幢小房，直至找

到我要找的那幢为止。如果那人呆在房内的话，我要让他亲口说明他是谁，为什么要这么长时期地跟踪我们，必要时甚至不惜用我的手枪逼着他说。在摄政街的人群里他也许能从我们的手中溜跑，可是在这样荒漠的沼地里，恐怕他就会感到不知如何是好了。但是如果我找到了那小房而那人不在房里的话，不管需要熬多久的夜，我也要在那里等着，直到他回来为止。在伦敦，福尔摩斯让他溜跑了，在我的师傅失败之后，如果我能将他查出的话，对我说来确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我们在对这个案件进行调查的工作中，运气一再地不佳，可是现在我竟时来运转了，而送来好运道的使者不是别人，恰是弗兰克兰先生。他胡须花白，面色红润，正站在他那花园的门口，那园门端正地开向我要走过的大道。

“好啊，华生医生，”他兴致勃勃地喊道，“您真得让您的马休息一下了，进来喝一杯酒祝贺我吧。”

在听到他如何对待他的女儿以后，我对他实在说不上还有什么好感，可是我正急于想把波斯金和马车遣回家去，这确实是个好机会。我下了车，给亨利爵士写了个便条，说明我要在晚饭时分散步回去。然后我就跟着弗兰克兰先生走进了他的饭厅。

“对我说来可真是了了不起的一天啊，先生，是我一生里的一个大喜的日子，”他不停地格格地笑着，一面喊道，“我已了结两件案子了。我一定要教训一下这里的人们，让他们知道，法律就是法律。这儿竟还有个不怕打官司的人呢。我已证实了有一条公路整整穿过老米多吞的花园的中心，先生，

离他的前门不到一百码。您对这点觉得如何？咱们真得教训教训这帮大人物了，让他们知道知道，不能任意蹂躏平民的权利，这些个混蛋！我还封闭了一片弗恩沃西家的人常去野餐的树林。这些无法无天的人们似乎认为产权根本不存在，他们可以到处乱钻，随处乱丢烂纸空瓶。华生医生，这两件案子我都胜诉了。从约翰·摩兰爵士因为在自己的鸟兽畜养场里放枪而被我告发以来，我还没有过象这样得意的一天呢。”

“您究竟是怎样控告他的呢？”

“看看记录吧，先生。值得看一看的——弗兰克兰对摩兰。高等法院。这场官司破费了我二百镑，可是我胜诉了。”

“您得到什么好处了呢？”

“什么也没有，先生，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我感到骄傲的就是在我做这些事的时候，丝毫也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利益。我的行为完全是由对社会的责任感所推动的。我确信，譬如说吧，弗恩沃西家的人今晚就可能把我扎成草人烧掉，上回他们那样做的时候，我就报告了警察，告诉他们应该制止这些可耻的行为。县里的警察局真丢人，先生，他们并没有给我应有的保护。弗兰克兰对女王政府的诉讼案，不久就会引起社会上的注意了。我告诉过他们，他们那样对待我总有一天要后悔的，我的话现在果然应验了。”

“怎么就能这样呢？”我问道。

老头摆出了一副很自鸣得意的表情来。

“因为我本来能告诉他们一件他们所迫切想要知道的事情，可是，无论如何，我是不肯帮那些坏蛋的忙的。”

我本来一直在想找个脱身的借口，不再听他那些闲扯，可

是，现在我又希望多听一些了。我很清楚这个老荒唐鬼的异乎常情的怪脾气，只要你一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来，就一定会引起他的怀疑而停止不说了。

“肯定是件偷猎的案子吧？”我带着漠不关心的神气说道。

“啊哈，老兄，是一件比这重要得多的事啊！在沼地里的
那个犯人怎么样了？”

我听了大吃一惊。“难道说您知道他在哪里吗？”我说道。

“虽然我并不知道他确实是在哪里，可是我肯定地知道，我能帮助警察把他抓住。难道您从没有想到过抓这个人的办法就是先找出他从哪里弄到食物，然后再根据这条线索去找到他吗？”

他的话确已愈加使人不安地接近了事实。“当然罗，”我说道，“可是您怎么知道他确实是在沼地里呢？”

“我知道，因为我亲眼看到过那个给他送饭的人。”

我为白瑞摩担起心来。被这样一个专好惹是生非、爱管闲事的老头抓住了小辫，确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可是他底下那句话又使我感到如释重负了。

“当您听到他的食物是一个小孩给他送去的时候，您一定会感吃惊吧。我每天都从屋顶上的那架望远镜里看到他，他每天都在同一时间走过同一条道路；除了到那罪犯那里去之外，他还会到谁那里去呢？”

这可真是运气！我抑制住自己对这件事感觉兴趣的一切表现。一个小孩！白瑞摩曾经说过，我们弄不清楚的那个人是由一个小孩给他送东西的。弗兰克兰所发现的是他的线索，而不是那逃犯的线索。如果我能从那里了解到他所知道的事，

就可以省得我作长久而疲惫的追踪了。可是，显然我还必须对此表示怀疑和淡漠。

“我想很可能是个沼地牧人的儿子在给他父亲送饭吧。”

稍有不同意的表示，就能把这老专刺激得冒起火来。他两眼恶意地望着我，灰白胡子象发怒的猫似地竖了起来。

“真的，先生！”他说道，同时向外面广袤的沼地指着，“您看到了那边的那个黑色的岩岗了吗？啊，您看到了远处那长满荆棘的矮山吗？那是整个沼地里岩石最多的部分了。难道那里会是牧人驻脚的地方吗？先生！您的想法真是荒谬透顶了。”

我顺从着他回答说，我是因为不了解全部事实才这样说的。我的服输使他大为高兴，也就使他更愿意多说一些了。

“您可以相信，先生，在我提出一个肯定的意见的时候，我是有了很充分的根据的。我一再地看到过那孩子拿着他那卷东西，每天一次，有时每天两次，我都能……等一等，华生医生。是我的眼花呢，还是在那山坡上现在有什么东西在动着？”

约有几里远的样子，可是在暗绿的和灰色的背景衬托之下，我能清楚地看到一个小黑点。

“来呀，先生，来呀！”弗兰克兰边喊边向楼上冲去，“您可以先亲眼看看，然后再自己去判断吧。”

那望远镜是一个装在一只三角架上的庞大的仪器，就放在平坦的铅板屋顶上。弗兰克兰把眼凑了上去，发出了满意的呼声。

“快呀，华生医生，快来，不要等他过了山呀！”

真的，他就在那里呢，一个肩上扛着一小卷东西的孩子，正在费力地慢慢向山上走着。当他走到最高点的时候，在暗蓝色的天空的衬托下，一瞬间我看到了那衣衫不整的陌生人。他鬼鬼祟祟地向四周望着，好象是怕被人跟踪似的。后来就在山那边不见了。

“哈，我说得对不对？”

“当然了，那个小孩好象负有什么秘密使命似的。”

“至于是什么样的使命，就连一个县里的警察都能猜得出来，可是我一个字也不会告诉他们，我要求您也保守秘密，华生医生。一个字也不要泄露，您明白吗！”

“遵命就是了。”

“他们对待我太不象话——太不象话了。等弗兰克兰对女王政府的讼案的内情公布之后，我敢说，全国都会因而大为愤怒的。无论如何，我也不肯帮警察的忙的。他们要管的是我本人，而不是象征我的、被这群流氓捆在柱子上烧掉的草人。您不要走哇！您得帮助我喝干这瓶来庆祝这个伟大的胜利！”

我谢绝了他的一切恳求，而且成功地打消了他的要陪我散步回家的想法。在他望得见我的时候，我一直是顺着大路走，然后我突然离开了大道，穿过沼地，向那孩子消失不见的那座山上走去。对我说来事事都很顺利，我敢发誓，我绝不会因为缺乏精神和毅力而错过命运之神给我送到眼前来的机会。

在我抵达山顶的时候，太阳已经就要落下去了，脚下的山坡向阳的一面变成了金绿色，而另一面则完全被灰暗的阴

影笼罩了。在极远的天际线上，呈现出一抹苍茫的暮色，在暮色中突出来的就是奇形怪状的贝利弗和维克森岩岗。在无边无际的大地上，一无动静。一只灰雁，也许是一只海鸥或麻鹬翱翔在高高的蓝色天空之中。在广大无边的苍穹和下面荒芜的大地之间，它和我好象就是这里仅有的生物了。荒漠的景色，孤独的感觉和我的神秘而急迫的使命使我不禁打起寒战来。哪里也看不到那个孩子，可是在我下面的一个山沟里有一些环绕成圈的古老石屋，中间有一栋还有着能够使人免于日晒雨淋的屋顶。我一看到它，心房就不禁为之一跳，这一定就是那个人藏匿的地方了。我的脚终于踏上了他那藏身之所的门槛了——他的秘密可被我抓住了。

当我慢慢接近小屋的时候，我走得小心而又谨慎，就象是斯台普吞高举着捕蝶网慢慢走近落稳了的蝴蝶似的。我深为满意的是这地方确曾被用作居住之所。乱石之间有一条隐约可见的小路，通向破烂得要塌的当作门用的开口。那个不知来由的人可能正藏在那里，或者正在沼地里荡来荡去。冒险的感觉使我的神经大为兴奋，我把烟头抛在一旁，手摸着我那支左轮的枪柄，迅速地走到门口，我向屋里望了一望，里面空空的。

可是有很多迹象可以说明，我并没有找错地方。这里一定是那个人住的地方。一块防雨布包着几条毛毯，放在新石器时代的人曾经睡过觉的那块石板上，在一个粗陋的石框里还有一堆烧过的灰烬，旁边放着一些厨房用具还有半桶水。一堆乱七八糟的空罐头盒说明，那人在这屋里已经住了些时候了。当我的眼睛习惯了这种透过树叶照下来的纷乱的点点阳

光之后，我又在屋角里看到了一只金属小杯和半瓶酒。在小屋的中央有一块平平的石头被当桌子用了，上面有个小布包——无疑的就是我从望远镜里看到的小孩肩上的那卷。里面有一块面包、一听牛舌和两听桃罐头。当我察看完毕重新放下的时候，心里一跳，因为我看到下面还有一张写着字的纸。我拿了起来，上面有用铅笔潦潦草草写成的：“华生医生曾到库姆·特雷西去过。”

我手里拿着那张纸，在那里站了足有一分钟之久，思考这张短信的寓意何在。那么说这个秘密的人所跟踪的并不是亨利爵士而是我了。他并没有亲自对我跟踪，而是派了一个人——也许就是那个孩子——跟着我，这就是他所写的报告。可能从我到了沼地以来，没有一步行动是未被他看到并报告了上去的。我总感觉到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象一张密密的网似的，无比巧妙地围住了我们，把我们拢得这样松，是为了到极端紧要的关头时，才让我们知道自己真的已被纠缠在网眼里了。

既然有了一份报告，就可能还有，于是我就在屋里到处搜寻起来。可是毫无踪影，也没有发现任何足以说明住在这个奇怪地方的人的特点和意图的迹象。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就是他一定有着斯巴达人式的习惯，对生活中的舒适不大介意。我看了看这开着大口的屋顶，再想一想那天的倾盆大雨，就更深切地了解到他那要想达到目的的意志是多么地坚定不移，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意志，他才能住在这种不舒适的地方。他真是我们的狠毒的敌人呢，还是正巧是保护我们的天使呢？我下了决心，不弄清一切，决不离开这小屋。

外面，太阳已经落得很低了，西面放射着火红和金色的余辉，天光照着散布在远处格林盆大泥潭中的水洼，反射出片片的红光。在那边可以看到巴斯克维尔庄园的两座塔楼，远处有一带朦胧的烟气，说明那里就是格林盆村，在这两处的中间，那小山背后就是斯台普吞家的房子。在傍晚金黄色的余光照耀下，一切都显得那样美好、醉人而又恬静。可是在我看到这景色的时候，内心里不仅丝毫不能感受大自然的宁静，反而还因愈益迫近的会面所引起的茫然和恐惧的心理而发抖。我的神经在悸动，但是决心坚定，我在小屋里坐在黑暗的深处，耐心地等待屋主人的来临。

后来，我终于听到他走来了，远处传来了皮鞋走在石头上所发出来的得得声，一步一步地愈走愈近了。我退回到最黑的屋角去，手在口袋里把左轮的枪机扳好，我决定在能看清这人以前不使自己露面。那声音停住了很久，说明他站住了；后来脚步声又向前走来，一条黑影由石屋的开口处投射进来。

“真是个可爱的黄昏，亲爱的华生，”一个很熟悉的声音说，“我真觉得你到外边来要比呆在里面舒服得多呢。”

十二 沼地的惨剧

我屏息在那里坐了一两分钟，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后来，我的神志清醒了，也能够说话了，同时那极为沉重的责

任好象马上从我心上卸了下来。因为那种冰冷、尖锐和嘲讽的声音只可能属于那个人。

“福尔摩斯！”我喊了起来，“福尔摩斯！”

“出来吧！”他说道，“请当心你那支左轮手枪。”

我在粗糙的门框下面弓着身，看到他在外面的一块石头上坐着。当他看到我那吃惊的表情的時候，他那灰色的眼睛高兴得转动起来。他显得又瘦又黑，可是清醒而机警，他那机灵的面孔被太阳晒成了棕色，被风砂吹得粗糙了。他身穿苏格兰呢的衣服，头戴布帽，看起来和任何在沼地上旅行的人完全一样，他竟还能象猫那样地爱护着个人的清洁，这是他的一个特点，他的下巴还是刮得光光的，衣服也还象是住在贝克街时一样的清洁。

“在我的一生里，还从来没有因为看见任何人比这更快活过。”我一边摇撼着他的手一边说着。

“或者说比这更吃惊吧，啊？”

“噢，我只得承认吧。”

“其实并不只是单方面感到吃惊呢。我跟你说，我真没有想到你已经找到我的临时藏身之所了，更想不到你已经藏在屋里了，直到我离这门口不到二十步的时候方才发现。”

“我想是由于我的脚印吧？”

“不，华生，我恐怕还不能担保能从全世界人的脚印里辨认出你的脚印来呢。如果你真的想把我蒙混过去的话，你就非得把你的纸烟换换牌子不可，因为我一看到烟头上印着‘布莱德雷，牛津街’，我就知道了，我的朋友华生一定就在附近。在小路的边上你还能找到它呢。毫无疑问，就是在你

冲进空屋的那个紧要关头，你把它扔掉的。”

“正是。”

“我想到了这点，而又素知你那值得佩服的、坚韧不拔的性格，我就准知道你在暗中坐着，手中握着你那支手枪，等待着屋主人回来。你真的以为我就是那逃犯吧？”

“我并不知道你是谁，可是我下定决心要弄清这一点。”

“好极了，华生！你是怎样知道我的地点的呢？也许是在捉逃犯的那晚上，我不小心站在初升的月亮前面被你看到了吧？”

“对了，那次我看到你了。”

“你在找到这间石屋以前，一定找遍了所有的小屋吧？”

“没有，我看到了你雇用的那小孩了，是他指给了我搜寻的方向。”

“准是在有一架望远镜的那位老绅士那里看到的吧。最初我看到那镜头上的闪闪反光我还弄不清是什么呢。”他站起来朝小屋里望了一眼，“哈，卡特莱又给我送上来什么吃用的东西了，这张纸是什么？原来你已经到库姆·特雷西去过了，是吗？”

“对了。”

“去找劳拉·莱昂丝太太吗？”

“就是啊。”

“干得好！显然咱俩的钻研方向是一致的，但愿咱俩的钻研结果凑到一起的时候，咱们对这件案子就能有比较充分的了解了。”

“嘿，你能在这里，我从心眼里感到高兴，这样的重责和

案情的神秘，我的神经实在受不住了。可是你究竟是怎么到这里来的呢？你都干什么来着？我以为你是在贝克街搞那件匿名恐吓信的案子呢。”

“我正希望你这样想呢。”

“原来你是使用我，可是并不信任我呀！”我又气又恼地喊道，“我觉得我在你眼里还不应该一至于此吧，福尔摩斯。”

“我亲爱的伙伴，在这件案子里就和在很多别的案子里一样，你对我的帮助是无可估量的，如果看来好象我对你耍了什么花招的话，那就请你原谅吧。实际上呢，我所以要这样做，一部分也是为了你的原故，正因为我体会到了你所冒的危险，我才亲自到这里来探察这件事的。如果我和你们——亨利爵士和你——都在一起的话，我相信你的看法一定和我的看法一样，只要我一出面，就等于向我们的对手发出警告，叫他们多加小心了。事实上，我一直是能自由行动的，而如果是住在庄园里的话，那就根本没有可能了。我使自己在这件事里做一个不为人知的角色，随时准备在紧要关头全力以赴。”

“可是为什么要把我蒙在鼓里呢？”

“因为叫你知道了，对咱们毫无帮助，也许还可能因而使我被人发现。你势必要想来告诉我点什么，或者是好心好意地给我送些什么应用什物来，这样咱们就要冒不必要的风险了。我把卡特莱带来了——你一定还记得佣工介绍所的那个小家伙吧——我的一些简单的需要，都由他来照顾：一块面包和一副干净的硬领。一个人还需要什么呢？他等于给我添了一双勤快的脚和一对额外的眼睛，而这两样东西对我说来，

都是无价之宝。”

“那么说，我写的报告恐怕都白费了！”我回想起在我写那些报告时的辛苦和当时的骄傲的心情，我的声调都颤起来了。

福尔摩斯从衣袋里拿出一卷纸来。

“这就是你的报告，我亲爱的伙伴，而且都反复地读过了，我向你保证。我安排得好极了，因此它在途中只耽搁一天。我必须对你在处理这件极端困难的案子时所表现的热情和智慧致以最高的敬意。”

我因为受了愚弄，心里还是很不舒服，可是福尔摩斯这些赞扬话的温暖，驱走了我内心的愤怒。我心里也觉得他说得很对，要想达到我们的目的，这样做实在是最好不过的了，我本不应该知道他已来到了沼地。

“这样就好了，”他看到阴影已从我的脸上消失之后说道，“现在把你访问劳拉·莱昂丝太太的结果告诉我吧。我本不难想象出你到那里去为的是找她的，因为我已经知道，在库姆·特雷西地方，她是在这件事里唯一能对我们有所帮助的人了。说真的，如果你今天没有去的话，很可能明天我就要去了。”

太阳已经落下去，暮色笼罩着整个沼地。空气已经变得凉了起来，于是我们就退进小屋去取暖。我们在暮色之中坐在一起，我把和那女士谈话的内容告诉了福尔摩斯。他非常感兴趣，某些部分我还得重复两遍，他才表示满意。

“这事是极为重要的，”当我谈完后他说道，“它把在这件最复杂的事情里我所联结不起来的那个缺口给填上了。也许

你已经知道了，在这位女士和斯台普吞先生中间还有着极为亲密的关系吧？”

“我并不知道这种亲密的关系啊！”

“这件事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常见面，常通信，彼此十分了解。现在，这一点已使咱们手里多了一件有力的武器。只要咱们用这一点对他妻子进行分化……”

“他的妻子？！”

“我现在供给你一些情况，来酬答你所供给我的一切吧。那个在此地被人称作斯台普吞小姐的女士，实际上就是他的妻子。”

“天哪，福尔摩斯！你说的是什么话呀？！那他怎么又会让亨利爵士爱上她呢？”

“亨利爵士的堕入情网，除了对亨利爵士本人之外对谁都不会有什么害处。他曾经特别留意避免亨利爵士向她求爱，这是你亲眼看到的。我再说一遍，那位女士就是他的妻子，而不是他的妹妹。”

“可是他为什么要搞这一场煞费苦心的骗局呢？”

“因为他早就看了出来，让她扮成一个未婚的女子对他要有用得多。”

我的全部猜测，我那模糊的怀疑突然变得具体起来，并且全都集中到生物学家身上了。在这戴着草帽拿着捕蝶网的、缺乏热情和特色的人身上，我好象看出了什么可怕的东西——无限的耐性和狡黠，一副佯装的笑脸和狠毒的心肠。

“那么说咱们的敌人就是他罗，在伦敦尾随咱们的也就是他罗？”

“我就是这样看破了这个谜的。”

“那个警告一定是她发的罗？”

“正是。”

在我心头萦绕已久的，似有似无、半是猜想的一桩极为可怕的罪行已在黑暗之中隐隐约约地现出来了。

“可是这一点你敢肯定吗，福尔摩斯？你怎么知道那女人就是他的妻子呢？”

“因为在他第一次和你见面的时候，曾经不由自主地把他身世之中真实的一段告诉你。我敢说，从那时以后，他曾不止一次因此而感到后悔。他从前曾在英格兰北部一度作过小学校长，现在说来，再没有比一个小学校长更容易被人调查清楚的了，通过教育机关就能弄清任何在教育界里工作过的人。我稍微调查了一下，就弄清了曾有一所小学，在极为恶劣的情况下垮了台，而学校的主人——姓名可不相同——和他的妻子就不知去向了。他们的相貌特征与咱们在这里所看到的都符合。当我知道了那失踪的人也同样热衷于昆虫学之后，鉴别人物的工作就算是完满地结束了。”

黑幕已逐渐被揭了起来，但大部真相则仍在隐秘之中。

“如果这个女人真是他的妻子的话，那么怎么会又插进来一个劳拉·莱昂丝太太呢？”我问道。

“这正是全部问题之中的一个，而这个问题已被你的探索工作揭示出来了。你对那位女士的访问已使情况明朗了许多。我没有听说过她和她的丈夫想要离婚。如果她确曾计划离婚，而又把斯台普吞当作未婚男子，那她无疑会要想到做他的妻子了。”

“可是，如果她弄清了这骗局呢？”

“啊，那样的话，这位女士就可能对我们有用了。当然，我们首先就应该去找她——咱们两人明天就去。华生，你不认为你离开自己的职责已经太久了吗？你本应该是呆在巴斯克维尔庄园的啊。”

最后的一抹晚霞也在西方消失了，夜降临了沼地。在紫色的天空中，闪烁着几颗半明半暗的星星。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福尔摩斯，”我一边站起来一边说道，“当然了，在你我之间是无需保守什么秘密的。他这样做是什么意思啊？其目的何在呢？”

福尔摩斯在回答的时候，声调都放低了：

“这是谋杀，华生，是件深谋远虑、残忍已极的蓄意谋杀。别再问我细节了。正如同他的那面网围着亨利爵士一样，我的网正紧紧地罩住了他，再加上你的协助，他几乎已经是我的囊中物了。我们所担心的危险只剩了一个，就是说不定他可能在我们采取行动之前先行下手。再过一天——最多两天——我就会把破案的准备工作完成了；在那以前，你得象一个感情深厚的妈妈看守她的病孩子那样紧紧地看好你所保护的人。事实证明，你今天所做的是正确的，但我还是希望你以不离开他的身边为更好一些。听！”

一阵可怕的尖叫声——一阵连绵不断的恐惧与暴怒的喊叫声冲破了沼地上的寂静。那恐怖的喊声使我血管里的血液几乎都为之凝固了。

“唉呀，我的上帝！”我喘了起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意思？”

福尔摩斯猛然站了起来，我看到他那黑色的象是运动员似的身体站在小房的门口，双肩下垂，头向前方探出，朝黑暗之中望去。

“嘘！”他轻声说道，“不要出声。”

由于情况的急切，喊声很大，起初那喊声是由黑暗的平原上一个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现在冲进我们耳鼓的声音，已显得愈来愈近，愈来愈大，比以前更急迫了。

“是哪一边？”福尔摩斯低声问道。由他那样坚强的人的激动的声音里，我知道他也是深受震惊了，“是哪一边，华生？”

“我想是那边吧。”我向黑暗之中指去。

“不，是那边。”

痛苦的喊声，响彻了寂静的夜，愈来愈大，也比以前更近得多了。混在一起的还有一种新的声音，是一种深沉的咕咕啾啾，既悦耳而又可怕的声音，一起一落的，正象是大海所发出的永无休止的低吟。

“是猎狗！”福尔摩斯喊了起来，“来呀，华生！来呀。天哪！说不定咱们已经来不及了！”

他立即迅速地在沼地上跑了起来，我紧跟在他的后面。可是，突然间，就在我们的前面，由那片碎石参差、凹凸不平的地方发出了一声最后的绝望的惨叫，然后就是模糊而沉重的咕咚一声。我们站住倾听着，再没有别的声音打破无风之夜的死寂了。

我看到福尔摩斯象是个神经错乱的人似地把手按在额上，一面跺着脚。

“他已经打败了咱们了，华生。咱们来得太晚了。”

“不，不会，一定不会。”

“我真是个笨蛋，竟不采取行动，而你呢，华生，现在该明白放开你应保护的人不管的后果是什么了吧！天哪！如果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的话，那我们就非得向他报复不可了。”

我们在黑暗之中向前乱跑，不时地撞在乱石上，勉强地挤过金雀花丛，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了小山，再顺着另一个斜坡冲了下去，一直朝着那可怕的声音传来的方向前进。每到高处，福尔摩斯都焦急地向四周望一望，可是沼地里黑暗异常，在荒凉的地面上，没有一件东西在动。

“你看到什么东西没有？”

“什么也没有看到。”

“可是你听听那是什么声音？”

一阵低低的呻吟传进了我们的耳鼓，又是在我们的左面！在那面有一条岩脊，尽头处是直上直下的崖壁，由那里向下，可以看到一片多石的山坡。在那高低不平的地面上，平摊着一堆黑咕隆咚的、形状不规则的物体。当我们跑近了它的时候，模糊的轮廓就变得清楚起来了。原来是个趴在地上的人，头可怕地在身体下面窝着，身体向里蜷曲成一团，好象是要翻跟斗的样子。他的样子那样特别，使我当时都不能相信，刚才听到的声音是他灵魂脱壳时发出来的。我们弯身望着的那个人一言不发，动也不动。福尔摩斯把他抓住提了起来，一面惊恐地大叫了一声。他划燃了一根火柴，亮光照出了那死人紧攥在一起的手指，也照出了由他被打破的头颅骨里流出来的，慢慢扩大着的一滩可怕的血。火光还照清楚了另一件使我们痛心得几乎昏过去的事——正是亨利·巴斯克维尔爵

士的尸体！

我们俩谁也不可能忘记那身特别的、发红色的、用苏格兰呢制成的衣服——就是第一天早晨在贝克街看到他穿的那一套。我们只清清楚楚地看了一眼，那根火柴闪了闪就灭了，就象是希望离开了我们的灵魂一样。福尔摩斯呻吟着，在黑暗中也能看得出他的脸色发白。

“这个畜生！畜生！”我紧握着双拳，喊着，“福尔摩斯，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我竟离开了他的身旁，以致使他遭到了厄运。”

“我比你的罪过还要重，华生。为了从各方面作好破案前的准备工作，我竟然把我们的嘱托人的性命弃而不顾了。在我一生的事业之中，这是我所受到的最大的打击了。可是我怎么可能会知道——我怎么会知道——他竟不顾我的一切警告，单身冒着性命的危险，跑到沼地里来呢？”

“咱们听到了他的呼声——我的上帝啊，那阵叫唤呀！——可是竟救不了他！把他置之死地的那只猎狗在哪里呢？现在它可能正在乱石之间转来转去呢。还有斯台普吞呢，他在哪里呢？他一定得对这件事负责。”

“他当然要负责了。我保证要让他负责的。伯侄两人都已被杀死了——一个是看到了那只他认为是妖魔的畜生就被吓死了；另一个虽曾飞奔逃避也未能免于死亡。现在咱们得设法证明这人畜之间的关系了。如果不是咱们听到了那声音的话，甚至咱们都不会相信那畜生的存在，因为亨利爵士显然是摔跤跌死的。可是，老天在上，不管他多么狡猾，过不了明天，我就要抓住这家伙！”

我们痛心地站在这具血肉模糊的尸体两侧，我们长期的奔波劳碌，竟落得这样一个可怜的结果，这个突然而不可挽回的灾难，使我们心里感到异常沉重。后来，月亮升起之后，我们爬上了我们可怜的朋友摔倒的那块山岩的最高处，并由绝顶处向黑暗的沼地里逼视。黑暗中闪烁着银白色的光辉，几里开外的远处，在朝着格林盆的那个方向，有一点单独的黄色火光在闪亮着，只可能是来自斯台普吞家的那所孤独的房子。我一面向前看着，一面对它狂怒地挥舞着拳头，并狠狠地咒骂了一句。

“咱们为什么不马上抓住他呢？”

“咱们破案的条件还没有成熟，那家伙细心狡猾到了极点；问题不在于我们已经掌握了多少情况，而在于我们能证明些什么。只要我们走错一步，那恶棍说不定就要从咱们的手里溜走了。”

“那么，咱们怎么办呢？”

“明天咱们有的是该做的事，今天晚上也就只能给可怜的朋友办办后事了。”

我们俩一同下了陡坡，向尸体走去，在反射着银光的石头上，那黑色的身体能看得很清楚；四肢扭曲的那种痛苦的样子使我感到心酸，泪水模糊了我的眼睛。

“咱们非得找人来帮忙不可了，福尔摩斯！咱们无法把他一直抬到庄园去……”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他大叫了一声，在尸体旁边弯下了身。我见状不禁喊道，“天哪，你疯了吗！”福尔摩斯跳起舞来了，大笑着抓住我的手乱摇。难道这就是我那严肃而善于自持的朋友吗？这可真是闷住的火烧出

来了啊！

“胡子！胡子！这人有胡子！”

“有胡子？”

“这不是准男爵——这是——啊，这是我的邻居，那个逃犯！”

我赶快把死尸翻了过来，那撮滴嗒着血的胡须向着冰冷而清澈的月亮翘着。一看他那突出的前额和野兽般地深陷的眼睛就不会弄错，确实就是那天在烛光照耀之中从石头后面闪露在我眼前的那张面孔——逃犯塞尔丹的面孔。

我马上就都明白了，我记起了准男爵曾经告诉过我，他曾把他的旧衣服送给了白瑞摩。白瑞摩把这些衣服转送了出去，好帮助塞尔丹逃跑，靴子、衬衣、帽子——全都是亨利爵士的。这出悲剧演得是够惨的，可是根据国家的法律，这个人至少是死得不冤的。我把事情的来由告诉了福尔摩斯，我对上帝的感激和我内心的快乐使我的满腔热血都为之沸腾起来了。

“那么说，这身衣服就是那恶棍致死的原因了，”他说道，“问题很清楚，那只猎狗是先闻了亨利爵士穿用的东西之后，才被放出来进行追踪的——最可能的就是那只在旅馆里被偷去的高筒皮鞋——因此这个人才被穷追不舍，直到摔死为止。可是有一点非常奇怪：塞尔丹在黑暗之中怎么会知道那狗跟在他身后的呢？”

“他听到的吧。”

“只是在沼地里听到一只猎狗的声音，决不会使象这个逃犯那样残酷的人恐怖到这样的地步，甚至冒着再度被捕的危

险狂呼求救。根据他的喊声判断，在他知道了那狗在追他以后，他一定拚命地跑了很长的一段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

“还有一件我尤其感到神秘的事，假设咱们的推断完全正确的话，那么这只狗为什么……”

“我什么也不想推测。”

“啊，那么为什么这只狗单单今晚被放出来呢？我想那只狗并不是永远放在沼地里随便跑的。除非有根据认为亨利爵士会到那里去，否则斯台普吞是不会把它放出去的。”

“在两种难题当中，我的困难是更加麻烦的一个，我认为，你那个疑问很快就可以得到解答了，可是我那问题则可能永远是个谜。眼前的问题是：这个可怜的坏蛋的尸体，咱们怎么办呢？咱们总不能把他放在这里喂狐狸和乌鸦啊！”

“我建议在咱们与警察取得联系之前，先把他放进一间小屋去。”

“对，我相信你和我可以抬得动他。啊，华生，这是怎么回事？正是他，真是大胆得出奇！你可不要说出一句显出怀疑的话来，一句也不要说，不然的话，我的全部计划就都要完蛋了。”

在沼地上，有一个人正向着我们走来，我看见有一点隐约的雪茄烟火。月光照在他的身上，我能看得出来那位生物学家的短小精悍的身材和那轻快得意的脚步。他一看见我们便停住了，然后又向前走了过来。

“啊，华生医生，不会是您吧，是吗？我再也想不到在这样的夜深时分会在沼地里看到您。噢，我的天，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受伤了吗？不——不要告诉我说这就是咱们的朋友

亨利爵士！”他慌忙地由我们的身旁走过去，在那死人的身旁弯下身去。我听到他猛然地倒吸了一口气，手指夹着的雪茄也掉了下来。

“谁，这是谁呀？”他口吃地说。

“是塞尔丹，由王子镇逃跑的那个人。”

斯台普吞转向我们，面色苍白，可是他以极大的努力克制住了惊慌和失望的表情。他两眼死盯着福尔摩斯和我。

“天哪！这是多么惊人的事啊！他是怎么死的？”

“看样子他好象是在这些岩石上摔断了脖子。当我们听到喊声的时候，我和我的朋友正在沼地里散步。”

“我也听到了喊声，因此我才跑了出来，我很替亨利爵士担心。”

“为什么单单替亨利爵士担心呢？”我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因为我已经约他来了，可是他并没有来，我吃了一惊，因此当我听到沼地里的喊声的时候，我当然要为他的安全而大感惊慌了。”他的眼光再度从我的脸上忽地转向福尔摩斯，“除了那喊声之外，您还听到了什么声音没有？”

“没有。”福尔摩斯说，“您呢？”

“也没有。”

“那么，您这样问是什么意思呢？”

“啊，您总知道农民们所说的关于那只鬼怪似的狗和其他等等的故事吧，据说夜间在沼地里能够听得见。当时我正在想，今晚是否可能听得到这样的声音呢。”

“我们没有听到这一类的声音。”我说道。

“可是你们以为这个可怜的家伙是怎么死的呢？”

“我可以肯定,焦虑的心情和长期露宿在外的生活已经把他逼得发疯了。他一定曾经疯狂地在沼地里奔跑,而最终则在这里跌了一跤,把脖子摔断了。”

“看来这倒是个最合理的说法,”斯台普吞说道,他还叹了一口气。依我看,这是表示他已放了心了,“您认为怎么样,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

我的朋友欠身还了礼。

“您认人认得真快。”他说道。

“自从华生医生到来之后,这里的人就知道您也会来的。您倒赶上了看这一出悲剧。”

“是的,确是如此,我确信我的朋友的解释是能够概括全部事实的。我明天就要带着一桩不快的回忆回到伦敦去了。”

“喔,您明天就回去吗?”

“我是这样打算的。”

“我希望您的这次来访,多少能把这些我们所大惑不解的事情搞出一些眉目来。”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人并非总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愿望得到成功的。负责调查工作的人需要的是事实而不是传说和谣言。这件案子办得并不使人满意。”

我的朋友以他那最坦白和最漫不经心的神态讲着。斯台普吞还是死盯着看他,然后他又向我转了过来。

“我本想建议把这可怜的家伙弄到我家里去,可是他一定会使我妹妹大感惊恐,因此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做的好。我想若用什么东西把他的头部遮住是可以安全无事的,明天早

晨再想办法吧。”

事情就这样安排好了。福尔摩斯和我谢绝了斯台普吞好意的约请，就向巴斯克维尔庄园走去了，留下了生物学家独自走了回去。我们回头望望，看到那背影还在广阔的沼地上缓慢地向远方移动；在他的身后，白花花的山坡上有一个黑点，标志着得到如此可怕的结局的那个人躺着的地方。

十三 设 网

“咱们终于就要抓住他了，”当我们一起走过沼地的时候，福尔摩斯这样说，“这家伙的神经可真够坚强的！当他发现他那阴谋已经错杀了人，面临着本应使人万分惊愕的情况的时候，他是多么地镇定啊。我曾在伦敦和你讲过，华生，现在我还要和你讲，咱们从来没遇见过比他更值得一斗的对手呢。”

“我感到很遗憾，他竟看到了你。”

“我起初也这样感觉，可是这是毫无办法的事。”

“现在他已知道了你在这里，你认为对于他的计划会有什么影响呢？”

“可能会使他变得更加谨慎，或许会使他马上采取不顾一切的手段。和大多数有点鬼聪明的罪犯一样，他可能会过分地相信了自己的小聪明，并且想象他已经完全把咱们骗过去了。”

“咱们为什么不马上逮捕他呢？”

“我亲爱的华生，你天生就是个急于采取行动的人，你的本能总是促使你想痛快淋漓地干点什么。咱们可以谈谈，假设咱们今晚把他逮捕了，可是这样做对咱们究竟有什么好处呢？对他不利的事，咱们什么也证明不了。这里边有魔鬼一样的狡猾手段，如果他是通过一个人来进行活动，咱们还可以找到些证据，可是如果咱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拉出这条大狗来，对于咱们想把绳子套在它主人脖子上的计划是毫无帮助的。”

“咱们当然有证据啊。”

“连个影子也没有啊——咱们的证据只不过是些推测和猜想罢了。如果咱们所有的只是这样一段故事和这样的‘证据’，那咱们会被人家从法庭里给笑出来呢。”

“查尔兹爵士的死不就是证据吗？”

“他死得身上毫无伤痕，虽然你和我都知道，他完全是被吓死的，而且咱们也知道是什么把他吓死的。可是咱们怎能使十二个陪审员也相信这一点呢。哪里有猎狗的踪迹，哪里有它那狗牙的痕迹呀？咱们当然知道，猎狗是不会咬死尸的，而查尔兹爵士又是在那畜生赶上他之前死的。关于这些东西咱们都得加以证明才行，可是现在却办不到。”

“那么，今晚的事难道也不能证明吗？”

“今天晚上，咱们的情况也没有好了多少。又是上次那样，猎狗和那人的死亡之间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咱们没有见到那只猎狗，虽听到过它的声音，可是并不能证明它就跟在那人的后面，简直就是毫无来由。不，亲爱的伙伴，咱们必

须承认一个事实：咱们目前对全案还没有得出完整合理的结论，任何能获得合理结论的冒险行动都是值得咱们去干一下的。”

“你认为应该怎样干法呢？”

“我对劳拉·莱昂丝太太所能给予咱们的帮助抱有很大希望，只要把实情向她讲清就行了。此外我还有自己的计划。今天就单管今天好了，何必多虑明天呢？可是我希望明天就能占了上风。”

我从他口中再也问不出什么东西来了，在到达巴斯克维尔庄园的大门以前，他一面走着，一面沉醉在冥想之中。

“你也进去吗？”

“嗯，我看没有什么理由再躲起来了。可是，最后还有一句话，华生。可别对亨利爵士谈起那猎狗的事来，就让他把塞尔丹的死因想成斯台普吞所希望我们相信的那样子吧。这样他就能以较坚强的神经来迎接明天必须经受的苦难了。如果我没有记错你的报告的话，他们已经约好明天要到斯台普吞家去吃晚饭的。”

“他们也和我约好了。”

“那么，你一定得借口谢绝，他必须单身前去，那样就容易安排了。现在，如果说咱们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的话，我想咱们两人可以吃夜宵了。”

亨利爵士见到了歇洛克·福尔摩斯，与其说是惊奇，不如说是高兴，因为几天来他都在盼着，希望最近发生的事会促使他从伦敦到这里来。可是，当他发现我的朋友既没有带任何行李，也没有对不带行李的原因加以解释的时候，倒确

曾表示了惊疑。不久，我们就给他匀出来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在很晚才吃的夜宵中间，我们把在我们的遭遇之中看来准男爵应该知道的部分都尽量讲给他听了。此外我还负起了将这一消息透露给白瑞摩夫妇的不愉快的责任。对白瑞摩说来，这倒可能是件大大舒心的事，可是她听了之后竟抓起围裙痛哭起来。对全世界的人说来，他都是个凶暴的、半是野兽半是魔鬼的人；可是在她的心目中，他却永远是幼时和她同处的那个任性的、紧抓着她的手不放的孩子。这个人可真是罪大恶极了，临死时连一个哭他的女人都没有。

“自从早晨华生出去之后，我在家里整天都感到闷闷不乐，”准男爵说道，“我想我还是值得受到表扬的，因为我恪守了我的诺言。如果我没有发过誓说决不单独外出的话，也许我就能去过一个愉快的夜晚了，因为我曾接到斯台普吞一封信，请我到 he 那里去。”

“我相信您如果真的去了，确实是会过一个比较愉快的夜晚的，”福尔摩斯冷淡地说道，“可是，我们却曾以为您已摔断了脖子而大为伤心呢，我想您总不会因为知道了这一点而感到高兴吧？”

亨利爵士睁大了眼睛吃惊地问：“怎么回事啊？”

“那个可怜的坏蛋穿的是您的衣服，恐怕是您的仆人送给他的吧。说不定警察还会来找他的麻烦呢。”

“恐怕不会，据我所知，在那些衣服上，哪一件也没有记号。”

“那他真是运气——事实上你们都很运气，因为在这件事情里，就法律而言，你们都已犯了罪。作为一个公正的侦探

来说，我几乎可以肯定，我的责任首先就是要将你们全家逮捕。华生的报告就是定你们罪的最有力的证明。”

“可是咱们的案子怎么样了呢？”准男爵问道，“在这乱糟糟的一堆里，您摸到什么头绪了没有？我觉得，华生和我两人自从到了这里以来是并不怎样聪明的。”

“我想，不久我就可以把有关的情况弄得更清楚些了。这真是一件极为困难和最复杂的案件，现在还有几点我们弄不明白——可是不久就会弄明白了。”

“我们曾经遇到过一次，华生一定早已告诉过您了。我们在沼地里听到了那猎狗的叫声，因此我敢发誓说，那决不全是无稽的迷信。在美洲西部的时候，我曾摆弄过一阵子狗，我一听就能知道。如果您能给这只狗戴上笼头、套上铁链的话，我就发誓承认您是前所未有的大侦探了。”

“我想只要您肯帮助，我就一定能给它戴上笼头，套上铁链。”

“无论您让我干什么我都干。”

“很好，我还得要求您盲目地去做，而不要老是问为什么，为什么。”

“就听您的吧。”

“如果您这样做，我想咱们的小问题不久就能解决了。我确信——”

他突然住口不说了，凝神注视着我头顶以上的地方。灯光照在他的脸上，那样的专心，那样的安静，几乎象是一座古代典型的轮廓鲜明的雕像——机警和企望的化身。

“什么啊？”我们两人都站了起来。

当他两眼下望的时候，我看得出来，他是在抑制着内心的激动。他那表情虽还依然镇静自若，可是他的眼睛里却闪烁出狂喜的光芒。

“请原谅鉴赏家的赞赏吧。”他一边说着一边挥手指着挂满对面墙上的一排肖像，“华生是不会承认我懂得什么艺术的，可是，那不过是嫉妒罢了，因为我们对一件作品的看法总是不同的。啊，这些人像画得可真是好。”

“噢，您这样说，我听了很高兴，”亨利爵士说道，一面以惊异的眼光望了望我的朋友，“对于这些东西，我不敢假充内行。我对马或是阉牛要比对一张画会品评得多了。我真不知道您竟能有时间搞这些玩艺儿。”

“好在哪里，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现在就看出来了。我敢发誓，那是一张奈勒 画的画像，就是那边那个穿着蓝绸衣服的女人像；而那个胖胖的戴着假发的绅士像则一定出自瑞诺茨 的手笔。我想这些都是您家里人的画像吧？”

“所有的都是。”

“人名您都知道吗？”

“白瑞摩曾经详细地告诉过我，我想我还能背得不错呢。”

“拿着望远镜的那位绅士是谁呀？”

“那是巴斯克维尔海军少将，他是在西印度群岛在罗德尼摩下任职的。那穿着蓝色外衣、拿着一卷纸的是威廉·巴斯克维尔爵士，在庇特任首相时期，他任下议院委员会的主席。”

奈勒：旅居伦敦的德国著名人像画家（1646—1723）。——译者注

瑞诺茨：英国著名人像画家（1723—1792）。——译者注

“还有我对面的这个骑士——穿着黑天鹅绒斗篷、挂着绶带的这位呢？”

“啊，您可得知道他——品质恶劣的修果，他就是一切不幸的根源，巴斯克维尔的猎狗的传说就是从 he 开始的。我们不会忘掉他的。”

我也很感兴趣并有些惊奇地望着那张肖像。

“天哪！”福尔摩斯说，“看样子他确象一位态度安详而又柔顺的人，可是我敢说，在他的眼里暗藏着乖戾的神气。我曾把他想象成一个比这要更粗暴、凶残得多的人呢。”

“这张画像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因为画布的背面还写着姓名和年代‘1647’呢。”

福尔摩斯没有再多说什么话，可是那老酗酒鬼的画像似乎对他发生着魔力，在吃夜宵的时候，他的眼还不断地盯着那张画像。直到后来，当亨利爵士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去以后，我才能摸清了他的思路。他又把我领回宴会厅去，手里拿着寝室的蜡烛，高举起来，照着挂在墙上的由于年代久远而显得颜色暗淡的肖像。

“你在画像上能看出什么东西来吗？”

我望着那装有羽饰的宽檐帽，额旁的卷曲发穗，镶着白花边的领圈和这些陪衬中间的那副一本正经的严肃面孔。虽说不上暴戾，却也显得粗鲁，冰冷和严峻，有着薄薄的双唇，紧闭着嘴，还有一对显得冷漠和顽固的眼睛。

“是不是象一个你认识的人？”

“下巴有些象亨利爵士。”

“也许隐约有一点。等会儿！”他站在一只椅子上，左手

举起蜡烛，把右臂弯曲着掩住宽檐帽和下垂的长条发卷。

“天哪！”我惊奇地叫了起来。

好象是斯台普吞的面孔由画布里跳了出来。

“哈哈，你看出来了吧。我的眼睛是久经训练的，专能检查容貌而不致被附属的装饰物所蒙蔽。这是罪犯侦察人员的首要特点，应该能看破任何伪装。”

“简直太妙了，说不定这就是他的画像呢。”

“是啊，这确是一个返祖遗传的有趣的实例，而且是同时表现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研究家族肖像足以使人相信来世投胎轮回的说法。显而易见，这家伙是巴斯克维尔家的后代。”

“还怀着篡夺财产继承权的阴谋呢。”

“确是如此，这张画像还碰巧供给了我们一个显然是最迫切需要的线索。咱们算是抓住他了，华生，咱们算是抓住他了。我敢发誓说，明晚之前他就要在咱们的网子里象他自己所捉的蝴蝶一样地绝望地乱拍翅膀了。只要一根针、一块软木和一张卡片，咱们就可以把他放进贝克街的本陈列室里去了！”

当他离开那画像的时候，他突然发出了少有的大笑。我不常听到他笑，只要他一笑，总是说明有人就要倒霉了。

第二天早晨我很早就起来了，可是福尔摩斯比我还要早些，因为我在穿衣服的时候，看到他正沿着车道从外边走回来。

“啊，今天咱们得好好地干他一天！”他说着，一面由于行动之前的喜悦搓着双手，“网是全部下好了，眼看就要往回

拉了。今天咱们就能见个分晓，究竟是咱们把那条尖嘴大梭鱼捉住呢，还是它由咱们的网眼里溜掉。”

“你已经到沼地里去过了吗？”

“我已经由格林盆发了一份关于塞尔丹死亡的报告到王子镇去了。我想我能许下诺言，你们之中谁也不会再因为这件事而发生麻烦了。我还和我那忠实的卡特莱联系了一下，如果我不使他知道我是安全无恙的话，他一定会象一只守在它主人坟墓旁边的狗一样地在我那小屋门口憔悴死的。”

“下一步怎么办呢？”

“那得去找亨利爵士商量一下。啊，他来了！”

“早安，福尔摩斯，”准男爵说道，“您真象是一个正在和参谋长计划一次战役的将军。”

“正是这样。华生正在向我请求命令呢。”

“我也是来听候差遣的。”

“很好，据我了解，您今晚被约去咱们的朋友斯台普吞家吃饭吧？”

“我希望您也去。他们很好客，而且我敢说，他们见到您一定会很高兴的。”

“恐怕华生和我一定要去伦敦呢。”

“到伦敦去？”

“是的，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去伦敦要比在这里更有用得多了。”

可以看得出来，准男爵的脸上显出了不高兴的样子。

“我希望您能看着我度过这一关。一个人单独住在这个庄园和这片沼地里可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啊。”

“我亲爱的伙伴，您一定得完全信任我，彻底按照我吩咐您的那样去做。您可以告诉咱们的朋友说，我们本来是很愿意跟您一起去的，可是有件急事要求我们一定得回到城里去。我们希望不久就能再回到德文郡来。您能把这口信带给他们吗？”

“如果您坚持那样的话。”

“也只能如此了，我肯定地和您说吧。”

我从准男爵紧锁的眉头上可以看出，他认为我们是弃他而去，因而深感不快。

“你们想什么时候走呢？”他语调冷淡地问道。

“早餐之后马上便走。我们要坐车先到库姆·特雷西去，可是华生把行李杂物都留下来，作为他仍将回到您这里来的保证。华生，你应当写封信给斯台普吞，说明你不能赴约并向他表示歉意才是啊。”

“我真想和你们一同到伦敦去。”准男爵说，“我干什么要一个人留在这里呢？”

“因为这就是您的职责所在。您曾经答应过我，让您干什么您就干什么，所以我就让您留在这里。”

“那么，好吧，我就留下吧。”

“再向您提出一个要求，我希望您坐马车去梅利琵宅邸，然后把您的马车打发回来，让他们知道，您是打算走着回家的。”

“走过沼地吗？”

“对了。”

“可是，这正是您常常嘱咐我不要作的事啊！”

“这一次您这样做，保证安全。如果我对您的神经和勇气没有完全的信任的话，我也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来。您千万得这样做啊。”

“那么，我就这样做吧。”

“如果您珍视您的性命的话，穿过沼地的时候，除了从梅利琵宅邸直通格林盆大路的直路之外，不要走别的方向，那是您回家的必经之路。”

“我一定根据您所说的去做。”

“很好。我倒愿意在早饭之后愈快动身愈好，这样下午就能到伦敦了。”

虽然我还记得福尔摩斯昨天晚上曾和斯台普吞说过，他的拜访是到第二天为止的，可是这个行程的计划还是使我为之大吃一惊，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希望我和他一起走。我也弄不明白，在他亲口说是最危险的时刻，我们两人怎能全都离开呢？可是毫无办法，只有盲目地服从。这样，我们就向愠怒的朋友告了别，两小时之后我们就到了库姆·特雷西车站，随即把马车打发回去。月台上有个小男孩在等着我们。

“有什么吩咐吗，先生？”

“卡特莱，你就坐这趟车进城吧。你一到地方，马上用我的名字给亨利·巴斯克维尔爵士打一封电报，就说如果他找到了我遗落在那里的记事本的话，请他用挂号给我寄到贝克街去。”

“好的，先生。”

“现在你先到车站邮局去问问有没有给我的信。”

那孩子一会儿便带着一封电报回来了，福尔摩斯看了看

便递给了我。上面写着：

电报收到。即携空白拘票前去。五点四十分抵达。

雷斯垂德

“这是我早晨那封电报的回电。我认为他是公家侦探里最能干的了，咱们可能还需要他的协助呢。噢，华生，我想咱们最好是利用这段时间去拜访你的相识劳拉·莱昂丝太太去吧。”

他的作战计划开始露了头，他是想利用准男爵使斯台普吞夫妇确信我们真的已经离去，而实际上我们却随时都可能出现任何可能需要我们的地方。如果亨利爵士向斯台普吞夫妇提起由伦敦发来的电报的话，就能完全消除他们心里的怀疑了。我好象已经看到，我们围绕那条尖嘴梭鱼布下的网正在愈拉愈紧。

劳拉·莱昂丝太太正在她的办公室里。歇洛克·福尔摩斯以坦白直爽的态度开始了他的访问谈话，这一点倒使她很吃惊。

“我正在调查与已故的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的暴死有关的情况，”他说道，“我的这位朋友华生医生已经向我报告了您所谈过的话，同时还说，您对此事还有若干隐瞒之处。”

“我隐瞒过什么？”她以挑战的口气问道。

“您已经承认了，您曾要求查尔兹爵士在十点钟的时候到那门口去。我们知道，那正是他死去的时间和地点。您隐瞒了这些事件之间的关联。”

“这些事件之间并没有什么关联啊！”

“如果是那样的话，这倒确实是件极为奇特的巧合了。可是，我觉得我们总会找出其中的联系来的。我愿意对您坦白到底，莱昂丝太太，我们认为这是一件谋杀案。根据已有的证据来看，不仅是您的朋友斯台普吞，就连他的太太也可能要被牵连进去的。”

那女士猛然由椅子上跳了起来。

“他的太太！”她惊呼道。

“这件事实已不再是秘密了。被当作是他妹妹的那个人实际上就是他的妻子。”

莱昂丝太太又坐了下去，两手紧抓着扶手，我看到由于她紧握双手的压力，使得那粉红色的指甲都已变成白色了。

“他的太太！”她又说了一遍，“他的太太，他还没有结过婚啊！”

歇洛克·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给我拿出证明来啊！给我证明啊！如果您能这样的话……”她那可怕的闪烁的眼神，比什么话都更能说明问题。

“我到这里来就是准备给您证明的，”福尔摩斯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里抽出几张纸来，“这是四年前他们夫妇在约克郡拍的一张像片。背面写的是‘凡戴勒先生和夫人’，可是您不难认出他来，如果您和他太太见过面的话，她也是不难认出来的。这是几个可靠的证人寄来的三份关于凡戴勒先生和太太的材料，他那时开着一所私立圣·奥利弗小学。读一读吧，看您是否还会怀疑是不是这两个人。”

她看了看他俩的合影，然后又抬起头来望着我们，冷冰

冰地板着面孔，现出一种完全绝望的神情。

“福尔摩斯先生，”她说道，“这个人曾向我提议，只要我能和我丈夫离婚，他就和我结婚。这个坏蛋，他为了骗我。什么花招都想出来了，他没有和我说过一句实话。可是为什么……为什么呢？我一直认为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原故。现在我才算明白了，我一直就是他手里的工具。他对我从没有丝毫真情，我为什么要对他保持忠诚呢，我为什么要掩护他，使他免食自己所犯罪行的恶果呢？您愿意问什么就问我吧！我是什么也不会隐瞒的了。不过有一点，我可以对您发誓，就是当我写那封信的时候，我从没有想到会有害于那位老绅士，他是待我最好的朋友了。”

“我完全相信您，太太，”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重述这些事情，对您说来一定会是很痛苦的。不妨让我先把事情的原委说一遍，然后您再来检查一下，看其中是否有什么重大的错误，这样您或许可以好受一些。那封信是斯台普吞建议您写的吧？”

“是他口授，我写的。”

“我想，他提出让您写信的理由是：您可以由此得到查尔兹爵士在经济上的帮助，作为您在离婚诉讼中的费用吧？”

“正是这样。”

“等您把信发出去之后，他又劝阻您不要前往赴约？”

“他对我说，为这样的目的而让别人出钱非常有伤他的自尊心，还说，他虽然是个穷人，也要花尽自己最后的一个铜板，来消除使我俩分离的障碍。”

“看来他倒很象是个言行一致的人呢。以后您除了由报纸

上看到那件有关死亡案的报道之外，就再没有听到过什么了吧？”

“对了。”

“他还曾叫您发誓，决不要说出您和查尔兹爵士的约会吧？”

“是的，他说那是一件很神秘的暴死，如果被人知道了我们的约会的话，我一定会遭受嫌疑的。这样一来，他就把我吓得不敢说话了。”

“正是这样，可是您对他也有自己的怀疑吧？”

她犹豫了一下就低下头去了。

“我知道他的为人，”她说道，“可是如果他保持对我真诚的话，我也就会永远保持对他的忠诚。”

“总起来说，我认为您还是脱身得很幸运呢，”歇洛克·福尔摩斯说道，“他已经落在您的掌握之中了，这一点他是知道的，可是您竟依然还活着而没有被他害死。几个月来，您都在紧靠着悬崖绝壁的边缘上徘徊。现在我们非得向您告别不可了，莱昂丝太太，也许不久您就能又听到我们的消息了。”

“咱们破案前的准备工作算是完成了，困难一个跟着一个地都已在我们的面前消逝了，”当我们站在那里等着由城里开来的快车的时候，福尔摩斯说，“我不久就能写出一本完整的近代最奇异惊人的犯罪小说了。研究犯罪学的学生们会记得一八六六年在小俄罗斯的果德诺地方发生过的类似案件，当然还有在北凯热兰诺州发生的安德森谋杀案。可是这个案件却具有一些与其他案件全然不同的特点。虽然咱们现在还没有掌握确切的证据，足以制服这个诡计多端的人，可是今晚，

在咱们入睡之前，如果还弄不清楚的话，那才叫奇怪呢。”

从伦敦来的快车怒吼着开进了车站，一个矮小结实得像个叭喇狗似的人，由一节头等车厢里跳了出来。我们三人握了手，我马上就从雷斯垂德望着我的伙伴的那种恭谨的样子里看了出来，自从他们开始在一起工作以后，他已学到了很多東西。我还很记得这位喜欢用推理方法的人怎样用那套理论来嘲讽刺激这位讲求实际的人。

“有什么好事吗？”他问道。

“简直是这些年来最重要的事了，”福尔摩斯说，“在考虑动手之前，咱们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我想咱们可以利用这段时间来吃晚饭，然后，雷斯垂德，就让你呼吸一下达特沼地上夜晚的清凉空气，好把你喉咙里的伦敦雾气赶出来，从来没有到那里去过吗？啊，好啊！我想你是不会忘掉这次初游的。”

十四 巴斯克维尔的猎犬

福尔摩斯的缺点之一——真的，如果你能把它叫做缺点的话——就是：在计划实现之前，他极不愿将他的全部计划告诉任何人。无疑的，一部分是因为他本人高傲的天性，喜欢支配一切并使他周围的人们感到惊讶，一部分也是由于他本行工作上所需的谨慎，他从来不愿随便冒险。这样常常使那些做他的委托人和助手的人感到非常难堪，我就有过不止

一次这样的不快的经历，可是再没有比这次长时间地在黑暗中驾车前进更使人感到难受了。严重的考验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的全部行动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可是福尔摩斯什么也没有说，而我则只能主观地推测他行动的方向是如何如何。后来我们的面孔感到了冷风的吹拂，狭窄的车道两旁黑洞洞的，都是一无所有的空间，我这才知道我们又回到沼地里来了。期待着将要发生的一切的那种心情，使我周身的神经都激动起来，马每走一步，车轮每转一周，都使我们更加接近了冒险的极峰。由于有雇来的马车夫在场，我们不能畅所欲言，只好谈一些无聊的琐碎小事，而实际上我们的神经都已因情感的激动和焦虑被弄得非常紧张了。当我们经过了弗兰克兰的家，离庄园，也就是那出事地点已愈来愈近了的时候，才总算度过了那段不自然的紧张状态，我的心情也才舒畅了下来。我们没有把车赶到楼房门前，在靠近车道的大门口的地方就下了车。付了车钱，并让车夫马上回到库姆·特雷西去，然后，我们就向梅利琵宅邸走去了。

“你带着武器吗，雷斯垂德？”

那矮个儿侦探微笑了一下。

“只要我穿着裤子，屁股后面就有个口袋，既然有这个口袋，我就要在里面搁点什么。”

“好啊！我的朋友和我也都作好应急的准备了。”

“你对这件事瞒得可真够严密呀，福尔摩斯先生。现在咱们干什么呢？”

“就等着吧。”

“我说，这里可真不是个使人高兴的地方，”那侦探说着

就打了个冷战，向四周望望那阴暗的山坡和在格林盆泥潭上面积成的雾海。“我看到了咱们前面一所房子里的灯光了。”

“那是梅利琵宅邸，也就是我们这次旅程的终点了。现在我要求你们一定得用足尖走路，说话也只能低声耳语。”

我们继续沿着小径前进，看样子我们是要到那房子那里去，可是到了离房子约两百码的地方，福尔摩斯就把我们叫住了。

“就在这里好了。”他说道，“右侧的这些山石是绝妙的屏障。”

“咱们就在这里等吗？”

“对了，咱们就要在这里作一次小规模의 伏击。雷斯垂德，到这条沟里来吧。华生，你曾经到那所房子里面去过吧，是不是？你能说出各个房间的位置吗？这一头的几个格子窗是什么屋的窗户？”

“我想是厨房的窗子。”

“再往那边那个很亮的呢？”

“那一定是饭厅。”

“百叶窗是拉起来的。你最熟悉这里的地形。悄悄地走过去，看看他们正在做什么，可是千万不要让他们知道有人在监视着他们！”

我轻轻地顺着小径走去，弯身藏在一堵矮墙的后面，矮墙周围是长得很糟的果木林。借着阴影我到了一个地方，从那里可以直接望进没有挂窗帘的窗口。

屋里只有亨利爵士和斯台普吞两个人。他们面对面坐在一张圆桌的两边，侧面向着我。两人都在吸着雪茄，面前还

放着咖啡和葡萄酒。斯台普吞正在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而准男爵却是面色苍白，心不在焉，也许是因为他想到要独自一人穿过那不祥的沼地，心头感到沉重。

正当我望着他们的时候，斯台普吞忽然站了起来，离开了房间，同时亨利爵士又斟满了酒杯，向后靠在椅背上，喷吐着雪茄烟。我听到一声门的吱咯声和皮鞋踏在石子路上发出的清脆的声音，脚步声走过了我所蹲着的那堵墙另一面的小路。由墙头一望，我看到那位生物学家在果木林角上的一所小房的门口站住了，钥匙在锁眼里拧了一下，他一进去，里面就发出了一阵奇怪的扭打的声音。他在里面只呆了一分钟左右，后来我又听到拧了一下钥匙，他又顺原路回到屋里去了。我看到他和他的客人又在一起了，于是我又悄悄地回到我的伙伴们等我的地方，告诉了他们我所看到的情形。

“华生，你是说那位女士不在吗？”在我报告完了之后，福尔摩斯问道。

“是的。”

“那么，她会去哪里呢？除了厨房之外哪一间屋子都没有灯光啊！”

“我想不出她在哪里。”

我曾说过的那种大格林盆泥潭上的浓厚的白雾，这时正向我们这个方向慢慢飘了过来，积聚起来，就好象在我们的旁边竖起一堵墙似的，虽低但是很厚，而且界线也很分明。再被月光一照，看上去就象一片闪闪发光的冰原，还有远方的一个个突起的岩岗，就象是在冰原上生出来的岩石一样。福尔摩斯的脸转向那边，一面望着缓缓飘行的浓雾，一面口中

不耐烦地嘟囔着：

“雾正在向咱们这边前进呢，华生！”

“情况严重吗？”

“确实很严重，说不定会打乱我的计划呢。现在，他呆不了很久了，已经十点钟了。咱们能否成功和他的性命安危可能都要决定于他是否在浓雾遮住小路之前出来了。”

我们的头顶上，夜空皎洁而美好，星星闪耀着明澈的冷光，半个月亮高悬在空中，使整个沼地都浸沉在柔和而朦胧的光线之中。我们面前就是房屋的黑影，它那锯齿形的屋顶和矗立的烟囱的轮廓，被星光灿烂的天空清晰地衬托了出来。下面那些窗户里射出了几道宽宽的金黄色的灯光，向着果木林和沼地的方向照去。其中的一道忽然灭了，说明仆人们已经离开了厨房；只剩下了饭厅里的灯光，里面的两个人还在抽着雪茄闲谈。一个是蓄意谋杀的主人，一个是毫无所知的客人。

遮住了沼地一半的大雾，白花花的象羊毛似的一片，每一分钟都在愈来愈近地向房屋飘了过来，先到的一些淡薄的雾气已经在发着金黄色光芒的方形窗前滚动了。果木林后面的墙已经看不到了，可是树木的上半部依然屹立在一股白色水气涡流的上面。在我们守望着的时候，滚滚的浓雾已经爬到了房子的两角，并且慢慢地堆积成了一堵厚墙，二楼象是一条奇怪的、浮游在可怕的海上的船。福尔摩斯用手急切地拍着面前的岩石，不耐烦地跺着脚。

“如果他在一刻钟之内再不出来，这条小路就要被遮住了，再过半小时，咱们把手伸到面前都要看不到了。”

“咱们要不要向后退到一处较高的地方去呢？”

“对了，我想这样也好。”

因此，当浓雾向我们流过来的时候，我们就向后退一退，这样一直退到了离房子有半里远的地方。可是那片上面闪耀着月光的浓白色的海洋，还在继续慢慢地、坚决地向着我们这个方向推进着。

“咱们走得太远了，”福尔摩斯说道，“他会在走近咱们之前就被人追上的。咱们可不能冒这个危险，一定得不惜任何代价坚守在这里。”他跪了下去，把耳朵贴在地面上。“感谢上帝，我想我已听到他走来了。”

一阵急速的脚步声打破了沼地的寂静。我们蹲在乱石之间，专心致志地盯着面前那段上缘呈银白色的雾墙。脚步声愈来愈响了，我们所期待的人穿过浓雾，就好象穿过一层帘幕似地在那里走着。当他走出了浓雾，站在被星光照耀着的清朗的夜色中的时候，他惊慌地向四周望了望，然后又迅速地顺着小路走来，经过了离我们隐藏之处很近的地方以后，就向着我们背后那漫长的山坡走去了。他一边走，一边心神不宁地左转右转地向后望着。

“嘘！”福尔摩斯噓了一声，我听到了尖细而清脆的扳开手枪机头的声音，“注意，它来了！”

由徐徐前进的雾墙里传来了不断的轻轻的叭嗒叭嗒的声音。那云状的浓雾距我们藏匿的地方不到五十码远，我们三个人都死死地朝那里瞪大眼睛，不知道那里将出现什么可怕的东西。我当时正在福尔摩斯的肘旁，我朝他的脸上望了一眼。他面色苍白，但显出狂喜的神情，双眼在月光照耀之

下闪闪发光。忽然间，他两眼猛地向前死死盯住了一点，双唇因惊异而大张着。就在那时，雷斯垂德恐怖得叫了一声就伏在地上了。我跳了起来，我那已经变得不灵活的手紧抓着手枪。在雾影中向我们窜来的那形状可怕的东西吓得我魂飞天外。确是一只猎狗，一只黑得象煤炭似的大猎狗，但并不是一只人们平常看到过的那种狗。它那张着的嘴里向外喷着火，眼睛也亮得象冒火一样，嘴头、颈毛和脖子下部都在闪烁发光。象那个突然由雾障里向我们窜过来的黑色的躯体和狰狞的狗脸，就是疯子在最怪诞的梦里也不会看到比这家伙更凶恶、更可怕和更象魔鬼的东西了。

那只巨大的黑家伙，跨着大步，顺着小路窜了下去，紧紧地追赶着我们的朋友。我们被这个幽灵惊得竟发呆到了这样的程度，在我们的神志恢复之前，它已从我们的面前跑过去了。后来，福尔摩斯和我两人一起开了枪，那家伙难听地吼了一声，说明至少是有一枪已经打中了。可是它并没有停住脚步，还是继续向前窜去。在小路上远远的地方，我们看到亨利爵士正回头望着，在月光照耀之下，他面如白纸，恐怖得扬起手来，绝望地瞪眼望着那只对他穷追不舍的可怕的家伙。

那猎狗的痛苦的嗥叫已完全消除了我们的恐惧。只要它怕打，它就不是什么鬼怪，我们既能打伤它，也就能杀死它。我从没见过谁能象福尔摩斯在那天夜里跑得那样快。我是一向被人称作飞毛腿的，可是他竟象我赶过那矮个的公家侦探一样地把我给落在后面了。在我们沿着小路飞奔前进的时候，我们听到前面亨利爵士发出来的一声接连一声的喊叫和那猎

狗发出的深沉的吼声。当我赶到的时候，正好看到那野兽窜起来，把准男爵扑倒在地上要咬他的咽喉。在这万分危急的当儿，福尔摩斯一连气就把左轮手枪里的五颗子弹都打进了那家伙的侧腹。那狗发出了最后一声痛苦的呼叫并向空中凶狠地咬了一口，随后就四脚朝天地躺了下去，疯狂地乱蹬了一阵，便侧身瘫下去不动了。我喘着气弯身下去，把手枪顶着那可怕的淡淡发光的狗头，可是再扳扳机也没有什么用了，大猎狗已经死了。

亨利爵士躺在他摔倒的地方，失去了知觉。我们把他的衣领解开，当福尔摩斯看到了爵士身上并无伤痕，说明拯救还是及时的时候，他便感激地祷告起来。我们朋友的眼皮已经抖动起来了，他还有气无力地想要挪动一下。雷斯垂德把他那白兰地酒瓶塞进准男爵的上下牙齿中间，他那两只惊恐的眼睛向上瞧着我们。

“我的上帝啊！”他轻声说道，“那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东西啊？”

“不管它是什么，反正它已经死了，”福尔摩斯说道，“我们已经把您家的妖魔永远地消灭了。”

躺在我们面前的四肢伸开的尸体，单就那身体的大小和它的力量来说，就已经很可怕了。它不是纯种血狸，也不是纯种的獒犬，倒象是这两类的混合种，外貌可怕而又凶暴，并且大得象个牝狮。即使是现在，在它死了不动的时候，那张大嘴好象还在向外滴嗒着蓝色的火焰，那小小的、深陷而残忍的眼睛周围现出了一圈火环。我摸了摸它那发光的嘴头，一抬起手来，我的手指也在黑暗中发出光来。

“是磷。”我说。

“这种布置多么狡猾啊，”福尔摩斯一边说着，一边闻着那只死狗，“并没有能影响它嗅觉的气味。我们太抱歉了，亨利爵士，竟使你受到这样的惊吓。我本想捉的是一只平常的猎狗，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只。雾也使我们未能截住它。”

“您总算是救了我的性命了。”

“可是却让您冒了这样一次大险。您还能站起来吗？”

“再给我喝一口白兰地，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啊，请您扶我起来吧。根据您的意见，咱们该怎么办呢？”

“把您留在这里好了。今晚您已经不适于再作进一步的冒险了。如果您愿意等一等的话，我们之中总有一个会陪着您回到庄园去的。”

他想挣扎着站起来，可是他还苍白得厉害，四肢也都在哆嗦。我们扶着他走到一块石头旁边，他坐下用颤抖着的双手蒙着脸。

“我们现在非得离开您不可了，”福尔摩斯说道，“剩下的事还非得去干不可，每一分钟都很重要。证据已经齐全了，现在只需要抓那个人了。”

“要想在房子里头找到他只有千分之一的可能，”当我们又顺着小路迅速地走回去的时候，他接着说道，“那些枪声已经告诉了他——鬼把戏完蛋了。”

“那时，咱们离他还有一段路，这场雾可能会把枪声挡住呢。”

“他一定是追随着那只猎狗，好指挥它——这点你们完全可以相信。不，不，现在他已经走了！可是咱们还是搜查一

下房子，肯定一下的好。”

前门开着，我们一冲而入，匆忙地由这间屋走进那间屋，在过道里遇到了一个惊恐万分的、衰老的男仆。除了饭厅之外，哪里也没有灯光。福尔摩斯急忙地把灯弄亮，房子里面没有一个角落未被找遍，但是丝毫没有看到我们所追寻的那人的踪影，最后在二楼上发现有一间寝室的门被锁了起来。

“里面有人！”雷斯垂德喊了起来，“我听到里面有东西在动。把这门打开！”

从里面传出了低弱的呻吟和沙沙的声音。福尔摩斯用脚底板往门锁上面一蹬，一下子就把门踢开了。我们三人端着手枪冲进屋去。

可是屋里并没有我们想要找的那个不顾一切、胆大妄为的坏蛋。面前却是一件非常奇怪而又想象不到的东西，我们惊愕得呆立在那里望着。

这间屋子被布置成小博物馆的样子，墙上装着一排安着玻璃盖的小匣，里边装的全是蝴蝶和飞蛾，那个诡计多端和危险的人把采集这些东西当作了娱乐消遣。在屋子中间有一根直立的木桩，是什么时候为了支持横贯屋顶、被虫蛀了的旧梁木才竖起来的。这根柱子上面捆着一个人，那人被布单捆绑得不能出声，你无法马上看出来是男是女。一条手巾绕着脖子系在背后的柱子上，另一条手巾蒙住了面孔的下半部，上面露出了两只黑眼睛——眼中充满了痛苦与羞耻的表情，还带着可怕的怀疑——死盯着我们。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就把那人嘴上和身上捆着的东西都解了下来，斯台普吞太太就在我们的面前倒了下去。当她那美丽的头下垂在胸前的时候，

我在她的脖子上看到了清晰的红色鞭痕。

“这畜生！”福尔摩斯喊道，“喂，雷斯垂德，你的白兰地呢？把她安置在椅子上！她已因受虐待和疲竭而昏过去了。”

她又睁开了眼睛。

“他安全了吗？”她问道，“他跑掉了吗？”

“他从我手里是逃不掉的，太太。”

“不是，不是，我不是指我丈夫。亨利爵士呢？他安全吗？”

“他很安全。”

“那只猎狗呢？”

“已经死了。”

她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满意的叹息。

“感谢上帝！感谢上帝！噢，这个坏蛋！看他是怎样待我的呀！”她猛地拉起袖子露出胳膊来，我们惊恐地看到臂上伤痕累累。“可是这算不了什么——算不了什么！他折磨了、污损了我的心灵。只要我还存在着希望，他依然爱我的话，无论是虐待、寂寞、受骗的生活或是其他，我都能忍受，可是现在我明白了，就这一点说来，我也是他的欺骗对象和作恶的工具。”她说说着就突然痛心地哭了起来。

“您对他已一无好感了，太太，”福尔摩斯说道，“那末，请告诉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他吧。如果您曾帮着他做过坏事的话，现在就来帮助我们以赎前愆吧。”

“他只能逃到一个地方去，”她回答道，“在泥潭中心的一个小岛上，有一座旧时的锡矿，他就是把猎狗藏在那里的，他还在那里做了准备，以供躲避之用。他一定会向那里跑的。”

雾墙象雪白的羊毛似的紧围在窗口外面。福尔摩斯端着

灯走向窗前。

“看，”他说道，“今晚谁也找不出走进格林盆泥潭的道路的。”

她拍着手大笑起来。她的眼里和牙齿上都闪烁着可怕的狂喜的光芒。

“他也许能找到走进路，可是永远也别打算再出来了，”她喊了起来，“他今晚怎么能看得见那些木棍路标呢？是他和我两个人一起插的，用来标明穿过泥潭的小路，啊，如果我今天能够都给他拔掉有多好啊，那样您就真的能任意处置他了！”

显然，在雾气消散之前，任何追逐都是枉费心机的。当时我们留下了雷斯垂德，让他照看房子，而福尔摩斯和我就和准男爵一起回到巴斯克维尔庄园去了。关于斯台普吞家人的实情再也不能瞒着他了，当他听到了他所热爱的女人的真情的时候，竟能勇敢地承受了这个打击。可是夜间那场冒险的震惊已经使他的神经受了创伤，天亮之前他发起高烧来，神志昏迷地躺在床上，摩梯末医生被请了来照顾他。他们俩已经决定了，在亨利爵士恢复饱满的精神之前就要一起去作一次环球旅行，要知道他在变成这份不祥的财产的主人以前，他是个多么精神饱满的人啊。

现在我要很快地结束这段奇特的故事了，在故事里我想使读者也体会一下那些极端的恐怖和模糊的臆测，这些东西长时期地使我们的心上蒙了一层阴影，而结局竟是如此的悲惨。在那猎狗死后第二天的早晨，雾散了，我们由斯台普吞太太引导着到了他们找到过一条贯穿泥沼的小路的地方。看

着她带领我们追踪她丈夫时所表现出来的急切心情和喜悦，使我们体会到这个女人过去的的生活是多么地可怕。我们让她留在一个窄长的半岛似的、坚实的泥煤质的地面上站着。愈往泥沼里面走，这块地面就变得愈窄。从这块地面的尽头处起就这里一根那里一根地插着小木棍，沿着这些小木棍就是那条陌生人无法走过的，曲曲折折的，由一堆乱树丛到另一堆乱树丛的，蜿蜒在漂着绿沫的水洼和污浊的泥坑之间的小路，繁茂的芦苇和青葱多汁而又粘滑的水草散发着腐朽的臭味，浓重的浊气迎面袭来，我们不只一次地失足，陷入没膝的、黑色的、颤动着的泥坑里，走了数码之远，泥还是粘粘地沾在脚上甩不下去。在我们走着的时候，那些泥一直死死地拖住我们的脚跟。当我们陷入泥里的时候，就象是有一只恶毒的手把我们拖向污泥的深处，而且抓得那样紧那样坚决。只有一次，我们看到了一点痕迹，说明曾有人在我们之先穿过了那条危险的路。在粘土地上的一堆棉草中间露着一件黑色的东西。福尔摩斯由小路上向旁边只迈了一步，想要抓住那件东西，就陷入了泥潭，直陷到了腰那样深。如果不是我们在那里把他拉了出来的话，他就再也不会站到坚硬的陆地上来了。他举起一只黑色的高筒皮鞋，里面印着“麦尔斯·多伦多”。

“这个泥浴还是值得一洗的，”他说道，“这就是咱们的朋友亨利爵士失去的那只皮鞋。”

“一定是斯台普吞逃跑时丢在那里的。”

“正是。他让猎狗闻了鞋味去追踪之后还把鞋留在手边，当他知道把戏已经被拆穿了而逃跑的时候，仍把它紧抓在手

里，在逃跑的途中就丢在这里了。我们知道，至少一直到这里为止他还是安全的。”

我们虽然可以作很多推测，可是永远也不能知道比这更多的情况了，在沼地里根本无法找出脚印来。因为冒上来的泥浆很快就把它盖上了。一过了最后的一段泥淖小路，走到坚实的土地上的时候，我们就都急切地寻找起脚印来了，可是一点影子也没有看到。如果大地并没有说谎的话，那么斯台普吞就是昨天在挣扎着穿过浓雾走向他那隐蔽之所的小岛时并没有能达到目的地。在格林盆大泥潭中心的某个地方，大泥淖的污浊的黄泥浆已经把他吞了进去。这个残忍的、心肠冰冷的人就这样地永远被埋葬了。

在他隐藏他那凶猛的伙伴的、四周被泥潭所环绕的小岛上，我们找到了很多他所遗留下的痕迹。一只大的驾驶盘和一个一半装满了垃圾的竖坑，说明这是一个被废弃不用的矿坑的遗址。旁边还有支离破碎的矿工小屋的遗迹，开矿的人们无疑地是被周围泥潭的恶臭给熏跑了。在一个小房里，有一只马蹄铁、一条锁链和一些啃过的骨头，说明那里就是隐藏过那只畜生的地方。一具骨架，躺在断垣残壁之间，上面还粘着一团棕色的毛。

“一只狗！”福尔摩斯说道，“天哪，是一只卷毛长耳獾犬。可怜的摩梯末再也看不到他所宠爱的那只狗了。嗯，我不相信这里还有什么我们还没有弄清楚的秘密。他可以把他的猎狗藏起来，可是他不能使它不出声，因此才出来了那些叫声，甚至在白天听来也不很好听。在急需的时候，他可以把那猎狗关在梅利琵房外的小屋里去，可是这样做总是很冒险的，而

且只有在他认为一切均已准备就绪的时候，他才敢这样做。这只铁罐里的糊状的东西，无疑地就是抹在那畜生身上的发光的混合物。当然，他所以采取这种方法，是因为受到了世代相传的关于魔狗的故事的启发，并居心要吓死查尔兹老爵士的原故。难怪那可怜的恶鬼似的逃犯，一看到这样一只畜生在沼地的黑暗之中一窜一窜地由后面追了上来，就会象我们的朋友一样，一面跑一面狂呼，就连我们自己说不定也会那样呢。这确实是个狡猾的阴谋，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把要谋害的人置于死地，而且能使农民不敢深入调查这样一只畜生。在沼地里很多人都见过这只猎狗，哪个见过它的农民还敢于过问呢？我在伦敦曾经说过，华生，现在我再说一遍，咱们从来还没有协助追捕过比躺在那边的他更为危险的人物呢。”——他向着广袤而色彩斑驳的、散布着绿色斑点的泥潭挥舞着他那长长的臂膀，泥潭向远处伸延着，直到和赤褐色的沼地的山坡连成一片。

十五 回 顾

那已经是十一月底了，一个阴冷多雾的夜晚，在贝克街的寓所里，福尔摩斯和我在起居室中坐在熊熊的炉火两旁。在我们到德文郡去经历了那场结局悲惨的案件之后，他已又办了两件最为重要的案子。在第一件案子里，他揭发了阿波乌上校的丑行，因为他与出名的“无匹俱乐部”纸牌舞弊案有

关；而在第二件案子里，他保护了不幸的蒙特邦歇太太，使她免于身负谋害其丈夫前妻之女卡莱小姐的罪名——这个大家都还记得的年轻小姐，在那件事发生了六个月之后依然活着，而且还在纽约结了婚。我的朋友因为在一连串困难而又重要的案件里获得了成功，故而精神奕奕，因此我才能诱使他谈起了神秘的巴斯克维尔案的详情。我一直在耐心地等待着这个好机会，因为据我所知，他是不允许各案互相搅扰的，以免他那清晰的头脑由于回想过去的事而分散对目前工作的注意力。亨利爵士和摩梯末医生都在伦敦，正准备出发作一次长途旅行，以便恢复爵士那深受刺激的神经。就在那天下午，他们来拜访了我们，因此，很自然地谈起了这个问题。

“事情的全部过程，”福尔摩斯说，“从自称为斯台普吞的那人的观点来看是简单明了的。虽然对咱们说来，一开始的时候无法得知他那些行动的动机，就连事实也只能知道一部分，因此就使得全部经过显得极为错综复杂了。我和斯台普吞太太已经谈过两次话了，这个案件现在已经完全搞清楚了，我不知道还会有什么不解之谜。在我那带有索引的案件统计表的B字栏里，你能找到几条有关这件事的摘记。”

“也许你愿意根据记忆把全案的梗概谈一谈吧。”

“我当然愿意谈一谈罗，虽然我不能保证全部事实都能记住，思想的高度集中很能淹没对于过去的记忆。一个正在处理案件的律师能够就本案的问题和一个专家进行辩论，可是经过一两个星期的法庭诉讼之后就又忘得精光了。因此，在我的脑子里，后来的案子不断地代替了以前各案的地位，而卡莱小姐的事也就模糊了我对巴斯克维尔庄园案案情的回

忆。明天也许又要来了什么小问题了，同样也会代替了美丽的法国姑娘和臭名远扬的阿波乌两案的地位。可是关于猎狗这个案件，我倒愿意尽可能正确地把它告诉你们，如果我遗忘了什么的话，你们再加以补充。

“我的调查毫无疑问地证实了，那巴斯克维尔家的画像并没有骗人，那个家伙确是巴斯克维尔家的人，他就是那个查尔兹爵士的弟弟罗杰·巴斯克维尔的儿子。罗杰曾带着极坏的名誉逃到南美洲去，传说他在那里没有结婚就死了。实际上，他结了婚，并且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家伙和父亲同名，他和一位哥斯达黎加的美人贝莉儿·迦洛茜娅结了婚，在一次偷取了大批公款之后，他就改名凡戴勒逃到英格兰来了。在这里，他又在约克郡的东部开办了一所小学。他所以想搞一下这种事业是因为他在归途中偶尔结识了一个患有肺病的教师，他想利用这人的能力作一番成功的事业。可是这位福瑞泽教师死了，弄得这学校由名誉不佳直到变得臭名远扬了。凡戴勒夫妇感觉最好还是改姓斯台普吞，于是他就带着剩下的财产，带着未来的计划和对昆虫学的爱好迁到英格兰南部去了。我由大英博物馆得知，他在这一门学问里还是个公认的权威呢，而且有一种飞蛾是由于他在约克郡居住时期首先发现的，所以也就永久以凡戴勒为名了。

“咱们现在谈到他的那一段生活，确实会使咱们感到极大的兴趣。那家伙显然是在经过调查之后发现了，只有两个人有碍于他获得庞大的财产。我相信，在去德文郡的时候，他的计划还很模糊，可是从他带着自己的太太而又使她以妹妹的身分出现这一点来看，显然他从一开始就是居心不良的。虽

然他可能还没有确定整个阴谋的细节，可是显然他已想到将她用作钓饵了。他下定决心要把财产弄到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或是冒任何危险。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首先把自己的家安置在邻近祖宅的地方，愈近愈好。第二步就是培养起与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和邻人们的友情来。

“准男爵亲口告诉了他关于家族的猎狗的传说，因此也就为自己铺了一条死亡的道路。斯台普吞——我就还这样称呼他吧——知道了老头的心脏很衰弱，稍一惊吓就能致死，这些都是他从摩梯末医生那里知道的——他还听说，查尔兹爵士很迷信，并且十分相信那个可怕的传说。他那灵敏的头脑马上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既可置准男爵于死地，而且又几乎没有可能追究真正的凶手。

“心里有了这个念头之后，他就费了相当的心机设法使其实现。一个普通的阴谋计划者，利用一只凶恶的猎狗也就满足了。可是他还采用了人工的方法使这动物变得象魔鬼一样的可怕，这就要算是他的机智和天才了。那狗是他从伦敦福莱姆街的贩狗商人罗斯和曼格斯那里买来的，是他们所有的货色之中最强壮、最凶恶的一只了。他坐北德文郡铁路的车把它带回家来，为了怕引起别人的注意，他牵着狗穿过沼地走了很长的路。他已经在捕捉昆虫的时候学会了怎样走进格林盆泥潭去，因此能给那只猎狗找到一处安全的藏身之所。他就把它关在那里，待机使用。

“可是好机会不是很快就能来到的，夜间没法把那老绅士从家中引出来，好几次，斯台普吞带着他那猎狗埋伏在外面，

可是毫无结果。就在这些次一无结果的跟踪追寻当中，他，或者不如说是他的同伙，被农民看到了，因此，那段魔狗的传说就又得到了新的证实。他曾希望过，他太太也许能将查尔兹引向毁灭，可是在这问题上，她竟表现出意想不到的不听话。她不肯把老绅士拖进情网，因为这样一来就可能把他交给了他的死敌，恐吓、甚至我连提都不愿提起的殴打，都没能动摇她的决心，她丝毫也不愿参预这件事，有一段时期，斯台普吞甚至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

“可是他在困难之中终于抓到了一个机会。由于查尔兹爵士对他已经产生了友情，就在帮助那可怜的女人劳拉·莱昂丝太太的那件事里请他负责掌管那一笔慈善金。由于他以单身汉的身分出现，所以他才能对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向她表示，如果她和丈夫离婚能获成功，他就和她结婚。可是他那计划突然面临了一个紧要关头，在摩梯末医生建议之下，查尔兹爵士正准备离庄园他去，他本人也假装同意这个意见，但他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否则他所要加害的人一远离，他就会弄得鞭长莫及了。因此他就迫使莱昂丝太太写了那封信，恳求老头在去伦敦之前的晚上和她见一次面，随后又用听来似乎很有道理的一套理由使她未去赴约，这样一来，他就得到了一个久候未得的好机会。

“在傍晚的时候，他从库姆·特雷西坐车回来，有足够的时间弄回他的猎狗来，抹好发光涂料，再带着那畜生到栅门附近去，他知道，他一定能看到老绅士在那里等着。那狗受到了主人的怂使，跃过了栅门就向不幸的准男爵追了过去，他被追得一边喊叫一边顺着水松夹道飞奔下去。在那样阴暗的

夹道里看到那只又大又黑、嘴眼都冒火的家伙在身后跳跃前进，确实是万分可怕，因此他就由于心脏病和恐惧过度的缘故在夹道的尽头倒地身亡了。那猎狗顺着多草的路边跑，而准男爵则在小路上跑，因此除了人的脚印之外看不到任何其他痕迹。那狗看到他躺下一动不动之后，也许走近前来，闻了一闻，可是发现他已死去之后就又转头离开了，就是在那时，它留下了摩梯末医生所看到的爪印。猎狗被叫了回去，并急忙地被赶回设在格林盆泥沼的狗窝去。这件神秘的事件使官厅感到莫名其妙，使乡下人大为吃惊，最后我们就接手调查了这件案子。

“关于查尔兹·巴斯克维尔爵士的死就说到这里为止吧。你们能看得出来，这里面的手段用得狡猾之至，确实，几乎无法向真正的凶手提出控诉。他那唯一的同谋永远也不会泄露他的秘密，那古怪而难以想象的手法使得他那阴谋进行得更加顺利。与此案有关的两个女人，斯台普吞太太和劳拉·莱昂丝太太都对斯台普吞极为怀疑。斯台普吞太太知道他在暗算着老头儿，也知道有那只猎狗；莱昂丝太太对这两件事都不知道，可是她记得，暴死发生的时间正是并没有取消的约会的时间，而这个约会只有他知道，因此她也不无怀疑。但是，她俩都是在他的控制之下，而他对她们则一无所惧。全部阴谋的前一半是成功地实现了，可是剩下的还有更困难的呢。

“可能斯台普吞并不知道在加拿大还有一个继承人。可是不管怎样，他很快就能从他的朋友摩梯末医生那里知道了。摩梯末医生后来就详细地告诉了他关于亨利·巴斯克维尔到来

的消息。斯台普吞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也许根本就不用等这个来自加拿大的陌生青年到德文郡来，在伦敦就可以把他弄死。自从他太太拒绝帮他设阱陷害老头儿以后，他已不再信任他的妻子了，他甚至不敢使她长时间离开自己，因为他怕这样会失去左右她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他才带着她一起到伦敦去。我发现他们住在克瑞文街的梅克司波柔私人旅馆里，我曾派人到那旅馆去搜集证据。在那里，他就把太太关在房间里，而他就装上假胡须，跟踪着摩梯末医生，先到贝克街，后去车站，还到过诺桑勃兰旅馆。他太太对他的阴谋计划多少知道一些，可是她对丈夫怕得厉害——一种由于遭受过残暴的虐待而产生的恐惧——因此她不敢写信去警告那个她知道正处在危险之中的人，因为如果那封信落入斯台普吞之手的话，她的性命就会发生危险了。最后，我们都知道了，她采取了权宜之计，她用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字凑成了那封信，用伪装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收信人的地址。那封信到了准男爵的手里，对他发出了第一次危险警告。

“弄一件亨利爵士的衣物对斯台普吞说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一旦到了不得不用狗的时候，他就能有使狗闻味追踪的东西了，他马上以特有的机敏和大胆动起手来，我们可以肯定，旅馆的男女仆人一定都接受过不少的贿赂才来帮助他达到目的。可是碰巧，第一只弄到的皮鞋竟是新的，对他毫无用处，后来他就把它送还，并窃取了另一只——这件事对我们最有帮助了，因为他在我心里肯定地证实了和我们打交道的是一只真正的猎狗，因为没有别的假设能够解释，为什么要急于弄到一只旧鞋，而对一只新鞋竟这样不感兴趣。越

是稀奇古怪的事情就越值得仔细地加以检查，那看来似乎会使全案复杂化的一点，如果给以适当的考虑，并加以科学的处理，往往却正是最能说明问题之处。

“后来，第二天早晨，咱们的朋友又来拜访了咱们，他们一直都受着坐在马车里的斯台普吞的跟踪。从他对咱们的房子和我的面貌知道得那样清楚和他一般的行为来看，我感觉，斯台普吞的罪恶历史决非仅仅限于巴斯克维尔庄园案这一件事。据说在过去三年里，西部曾发生过四次大盗窃案，可是没有一件捉到了罪犯。最后一件是五月间在弗克斯吞场发生的，其特殊之处是：一个僮仆因为想要袭擒那带着面具的单身盗贼而被残酷地枪击致死。我相信斯台普吞就是这样地补充了他那日渐减少的财产，而且这些年来他一直就是个危险的亡命之徒。

“那天早晨，当他成功地从我们手中逃掉并通过马车夫将我的姓名传达给我的时候，咱们已经领略了他的机智和大胆了。从那时起，他就知道我在伦敦已经接手办这件案子了，因此，他知道在那里再也得不到下手的机会了，他才回到了达特沼地，等待着准男爵的来临。”

“等一下！”我说道，“无疑的，你已经如实地描述了事情的经过，可是有一点你还没有解释到。当主人在伦敦的时候，那只猎狗怎么办呢？”

“我曾注意到这件事，而且无疑是重要的。毫无问题，斯台普吞有一个亲信，虽然看来还不象是斯台普吞已经把自己的计划都告诉了他而受着他的左右。在梅利琵宅邸中有一个老男仆，名叫安东尼，他和斯台普吞家的关系可以追溯到数

年以前斯台普吞做小学校长的时期，因此他一定知道他的主人和女主人确是夫妇，这人已经从乡间逃跑不见了。‘安东尼’这个姓似乎在英格兰很不普通，而‘安托尼奥’这个姓在所有说西班牙话的国家和美洲说西班牙话的国家里同样也不普通。这个人，象斯台普吞太太一样，英文说得很好，可是带着奇怪的大舌头的味道。我曾亲眼看到这个老头经过斯台普吞所标出来的小路走过格林盆泥沼。因此，很可能是当他的主人不在的时候就由他来照顾猎狗。虽然他或许从来也不知道养这只畜生是作什么用的。

“随后，斯台普吞夫妇就回到了德文郡。不久，亨利爵士和你就在那里跟上了他们。还要说一下我个人在那时的看法，也许你还能想得起来，当我检查那张上面贴着报纸铅印字的信的时候，我仔细地检查了纸里面的水印。在检查的时候，我把它拿在离眼睛只有几英寸的地方，感觉出有一种象是白迎春花的香味。香水一共有七十五种，一个犯罪学专家应当每种都能分辨得出来。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在不只一件案子里，全靠能迅速辨别出香水的种类才破的案。那股香味说明，案子里面牵涉到一位女士，当时在我心里已经开始想到了斯台普吞夫妇。我就是这样地在到西部乡下去之前肯定了那猎狗，并且猜出了罪犯。

“我玩的把戏就是监视斯台普吞。可是，显然，如果我是和你在一起的话，我就会干不成这件事了，因为那样一来，他就会大加小心了。因此，我就把大家——连你在内——全都欺骗了，当人家以为我还在伦敦的时候，我已秘密地到乡下来了。我所吃的苦，并不象你所想象得那样多，决不能让这

些细微末节扰乱案件的调查工作。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库姆·特雷西，只有当必须去接近犯罪现场的时候，我才去住在沼地上的小屋里。卡特莱和我一同来了，他假扮成农村小孩，对我的帮助太大了。靠着它，我才能弄到食物和干净衣服，在我监视着斯台普吞的时候，卡特莱经常在监视着你，因此我的手就能抓住了所有的线索。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你的报告都能很快地送到我的手里，因为它们一到贝克街马上就被送到库姆·特雷西来了。那些报告对我有极大的帮助，特别是有关斯台普吞身世的碰巧是真实的那篇。我已能证明就是那个男人和那个女人了，并且总算准确地知道了我应当怎样去了解。那个逃犯和他与白瑞摩之间的关系确曾使案情相当复杂化起来，这一点已被你用很有效的办法澄清了，虽然我也通过自己的观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

“当你在沼地里发现了我的时候，我已把全部事实都弄清了，可是我还没有足以拿到陪审官面前去的罪证，甚至那晚斯台普吞企图谋杀亨利爵士，但结果却杀死了不幸的逃犯的事实都难以证明他有杀人罪。看样子除了当场捉他之外是别无他法了，而要这样做，咱们就得利用亨利爵士作为诱饵，使他处于单身行路和显然受不到任何保护的状况之下。咱们就这样做了，虽然使咱们的委托人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可是咱们终于凑全了罪证，并把斯台普吞驱向了毁灭。使亨利爵士暴身于危险之中，我承认，这只能说是我在处理此案过程之中的一大缺点，可是咱们无法预知，那畜生竟会显出那样可怕和骇人欲绝的样子，咱们也无法预知那使它能那么突然地

向我们窜来的大雾的出现。咱们的任务的完成是付出了代价的，可是专家摩梯末医生向我保证说，这一代价的影响只是暂时的。一次长途旅行，不仅能够恢复咱们朋友深受打击的神经，并能医治他那心灵上的创伤，他对那位女士的爱情是深挚的。对他说来，在这件倒霉的事情里，最使人伤心的就是，他竟也受了她的骗。

“现在剩下需要说明的就是她在此中所扮演的角色了。无疑地，她是受着斯台普吞的左右的。其原因也许是爱情，也许是恐惧，更可能是两样都有，因为这决不是两种不可以同时存在的感情。这种控制的力量，至少是绝对有效的，在他的命令之下，她同意了装作是他的妹妹，虽然在他想要使她直接参加谋杀的时候，也发现了他对她的控制力还是有限的。只要不把她的丈夫牵连进去，她就准备去警告亨利爵士，而且她也曾一再地确想这样做。看来斯台普吞似乎还有着嫉妒心，当他看到准男爵向女士求婚的时候，虽然这一点也是在他自己的计划之内，他还是忍不住要大发雷霆地出面干涉，这样一来就把他聪明地靠着强自抑制而掩盖起来的火爆性格暴露出来了。他用笼络感情的办法使亨利爵士经常到梅利琵宅邸来，以便早晚能获得他所期望的好机会，可是在事情危急的那一天，他太太突然和他对立起来。她已稍知那逃犯死亡的事，而且她也知道，亨利爵士来吃晚饭的那一傍晚，那只猎狗就关在外边的小屋里。她谴责了她丈夫预谋要干的罪行；他狂怒了，他第一次向她透露他已另有所爱。她那往日的柔顺突然变成了深深的仇恨，他看得出来，她会将他出卖的，因此他就把她捆了起来，以免她一得机会就去警告亨利爵士，无

疑地，他是希望当全乡的人都把准男爵的死归之于他家的厄运的时候——他们当然会这样想——他就能争取他太太接受既成事实，并要她保守秘密了。在这个问题上，我想，无论如何他是打错算盘了，即使咱们不到那里去，他的命运也同样是注定了的。一个有着西班牙血统的女人是不会那么轻易地宽恕这样的侮辱的。我亲爱的华生，不参考摘记，我是无法更详细地给你叙述这一奇异的案件了。我不知道是否还剩下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没有解释到。”

“他是不能指望用他那只可怕的猎狗，象弄死老伯父那样地吓死亨利爵士的。”

“那畜生很凶猛，而且只喂得半饱。它的外表即使没有把它所追踪的人吓死，至少也能使他丧失抵抗力。”

“当然了。还剩下一个难题。如果斯台普吞继承了财产，他怎样来解释这样的事实呢：他——继承人——为什么一直更名改姓地隐居在离财产这么近的地方呢？他怎么能要求继承权而不引起别人的怀疑和要求进行调查呢？”

“这是一个绝大的困难，想要让我去解决这个问题，恐怕你是要求过高了。过去和现在的事我都调查过了。可是一个人将来会怎么样，这倒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斯台普吞太太曾经几次听到她丈夫谈论这个问题，有三条路可走：他也许要从南美洲要求继承这份财产，让当地的英国当局证明他的身份，这样可以根本不来英格兰就把财产弄到手；或者住在伦敦的短时期内采取隐蔽身份的办法；或者，还许找一个同谋，带着证明文件的证物，证明他的继承人的身份，可是对他收入的一部保留所有权。根据咱们对他的了解，他总是能

设法解决这些困难的。啊，我亲爱的华生，咱们已经干了几个星期严肃认真的工作了，我想，咱们还是换换口味，今晚想些愉快的事吧。我在虞格诺戏院订了一个包厢。你听过德·雷兹凯演的歌剧吗？请你在半小时之内穿戴好，途中咱们还可以到玛齐尼饭店吃晚饭呢。”